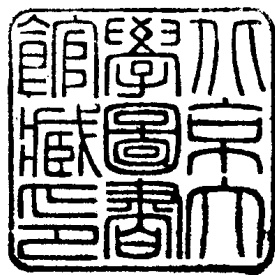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〇二冊目次

崇相集十九卷(一)

〔明〕董應舉撰
明崇禎刻本

.....

崇相集十九卷(一)

〔明〕董應舉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董見龍先生集叙



文章之途多端而大要以真者為至六經之文無一字不真故萬世不磨周末號稱文勝其寢濃麗可喜者無如左國然而合列國之諸侯卿大夫刻畫其言如出一口則神情失矣其流至縱橫押盭談天雕龍誕罔謬悠無所不至吾夫子逆知其弊而揭其指曰辭達達者非徒已有

是意而能言謂之達宇宙間有是事國家有是典章當官有是職守忠臣孝子達人高士名流哲匠下至田夫里婦有是懿懃吾能一一寫之筆端使讀之者如見其人如觀其事徵諸今而信諸後如是者始謂之達何則真故也真則理勝機流氣昌神王不待湊合而自中窺察不事模擬而自合軌履不必雕績組

纖而自成文采逸詩稱巧笑美
目而繼以素以為絢蓋言天質
自然色澤不施反極絢麗唐人
所謂却嫌脂粉污顏色蓋本諸
此此詩人之善言文也或曰若

是則凡真者皆可為文乎曰否
否巧笑美目雖出于天然而非
巧笑美目不足以為絢夫子固
云脩詞立其誠使詞不脩則里
巷村野之談耳何以為文吾讀

廷尉見龍公之文其辭沈雄奧
雅備極鑪錘可謂脩矣然而在
庠言庠在曹言曹在銓言銓大
之而國故朝常士風吏弊小之
而米鹽簿書竹頭木屑無不備

列語語由衷言言實際至于闡
發幽微抽揚小善曲折周詳千
載而下猶為動色即家人父子
或游或處或讀或辭必依于道
義講學洞如肝膽若披面目如

對也其撫景觸事發為詩歌尤
本于性情絕無近世詞人依倣
剿襲之態蓋公之韻言在陶謝
之間其議論之文似得昌黎眉
山之勝若紀載叙事則出入五

五

代史而浸淫馬遷所最不可及
者真境真情真事真語機軸結
撰皆出自胸中不寄人籬下古
之所謂成一家言者殆于公見
之吾國近代以作者鳴無如導

巖少谷二先生公復繼起而皆
官吏部故是奇事鄭詩取法少
陵王文原本歐曾當並垂不朽
要以指事達情本之身而不謬
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者其孰

六

能勝公哉在易坤為父二之光
三之章五之黃裳其文至矣然
二曰不習三曰舍皆有闇然之
意至于五則直曰在中夫惟在
中而後為天下之至文公生平

操脩建樹一出於真誠不欲表
暴文在中矣有真心術真作用
是以有真文章此黃裳之吉逸
詩之所謂素而極天下之至絢
者也公自名其詩曰存素意蓋

可見余不能文而與公論文頗
合因公集成而題其端若此雖
不足知公抑亦庶幾於所謂真
矣

同郡葉向高撰

崇相集序

曩崇相兄集成未鋟命予校而序之予
逡巡未敢承曰予何人斯敢敘兄文且
不有少傳公序在乎已而予歸里中遭
家難六七季崇相兄又緘書以呂益軒
所錄崇相集寄予且督敘予讀呂公序

詳確曲盡無以復加矣予雖未知文而
能知崇相之為人以崇相之人徵崇相
之文蓋綽有合者夫文者氣之鼓也氣
之剛柔大小舒肅婉直哀王長短緩急
而文亦隨之如風之觸物刀刀蕭蕭騷
騷切切其聲亦隨以變非可蓋也若吾

崇相蓋得其氣之浩然者乎其為人廉
直勁挺倜儻磊落視世若無足撓其心
者而信理必徃事有不可於意斧鑕易
之其於人無論良儉生熟立吐肝鬲不
盡不止於賢者亦無面譽而陰薦甚力
有過必痛斥使改已復欣然雖素不相

能者有一事可稱欣贊如獲已寶故知
崇相者以為至寬其不知者以為難犯
故雖登朝而席不得煖里居者半矣歸
即閉門讀書討論千古得失及當世所
急纖悉鉤纂不屑為浮綺而幽鬱頓挫
玄遠淡泊霜落崖枯之旨亦時時寫之

於詩其為文雄深奧雅飄飄乎若崖谷
透蛇煙嵐霏疊忽而雷電交作忽而波
濤澎湃起立忽而天清日霽沈寥空廓
莫測其所以即不知崇相者讀崇相之
文亦莫不鼓舞駭服蓋其浩氣所鼓非
有意於為文而自無不文也自光岳分

而人無完氣獨孟夫子巖巖而七篇仁
義流注江河至唐韓子昌言排二氏而
文起八代之衰其文其人無不脗合其
氣象可以想見崇相其庶幾乎吾聞崇
相壯時客有以奇術見者能使酒盃徧
厯客案自相擊觸至崇相前則伏不敢

過術者色赭再叱之則盤旋退觸他案而伏即此觀之崇相之氣鬼神憚之矣能憚鬼神即以俟百世可也

天啓癸亥秋日友弟益都董可威撰

四

今

上龍飛四十七年余既以將母還山晨昏之暇得友人崇相集而讀之因為刪十之一而壽諸梓一皆同志如惺麓尹公鳳林孫公崇相門人胡君符各出貲助刷人費既竣役矣有客

序

過而問曰子之行是集也將以其文乎余曰否、夫日月之麗於天也江河之行於地也鳥鳴獸走果實草花之燦然於天地間也夫人而知之也然則以其人乎余曰否、夫玉之必不為石也淫之必不為渭也經霜彌

茂之松柏必不儕於望秋先零之蒲柳也品夫人而知之也然則子之素何居余曰將以愧夫文然而人不必然者夫羊質虎皮言夷行跖者之不可以行世也而言行相顧之君子貴雖然猶未也重又將以進夫人然

序

二

而父必求其然者夫刻舟求劍膠柱鼓瑟者之不可以濟世也而舍已從人之君子尤貴客以明其然也蓋余與崇相遊十年往矣平生宦履惟教授五年時未習其事故而致禮正樂興廢舉墜五年人能道之既轉南

雍則議禮一揭守繩墨於陞步之間以一廣父抗諸貴人不為屈比時崇相胷中已志進賢剗矣六年不調坐席欲穿此亦倔強之效而一移計曹則糠粃之役復力肩勞怨以任之嘗讀其待罪錄檢良工之苦心焉假令

序

三

司使者盡若而人南國之儲即歲羨數萬石可也霜雪厚而梅花香草亦枯而山根出人鏡天曹庶幾位配其望而忌者亦自此側目矣猶記庚戌之春余以報滿入春明見其破籬敝棘即閹禁不設而人與終日言不敢

一及名利事至拔幽舉滯則又惟力
呈視惟 國家是念絕不作畧域觀
也再起建尉雖席未及溫而諸所平
反比於于定國不以身之將蔭誅三
尺以徇人登藉二十餘年海上汚邪
不給飡粥容膝之地半寄於蛇宮虎
穴之間而歷年俸入盡以克保障鄉
里敬宗收族之用宜撤所經過河諮
河遇漕諮漕處局外如處局內遠慮
所及若疏海禁若策奴酋覩未事如
覩已事今其父具在可覆按也大者
奏議必錄凡饋凡遇 社稷封疆治

亂安危喫緊處無不動色相戒若富
人子自護其家藏護、與主伯亞旅
訓教警盜備火之說者此其心何心
哉故崇相之父與人臣言忠則其忠
也與人子言孝則其孝也與朋友言
信則其信也與為官者言愛人則真
愛人也語曰不徒知之實允蹈之又
曰惟其有之是似之崇相之謂歟
余故曰將以媿夫父然而人不无然
者乃余所謂人然而父必求其然者
則亦有說蓋凡人之情所喜者必其
性之所近而所求於人者必其性之

所喜報嗜痴而癖好等者不好瑟而
崇相不升不魚、雅、父弱一儒生
也而所擬髯鼓類而快談者多武健
俠烈之事本矜、踴、擇言擇步之
人也而所傾筐倒篋而願交者乃跼
蹐揮霍之豪本愛鱗愛羽山深林密
序
六
之人也而論人則取其委曲行志與
直前赴義者本善心一片豈弟為質
之人也而論事則取其頡頏壯膽決威
以行惠者本獨乘獨挫堅壁固壘之
人也而取材則網羅四出同異兼收
惟恐有門人焉不得為國竅後急

之用本社門掃軌公府不識面之人
也而桑梓之事知事不言、事不盡
即非其之原疑謗集焉而議必求其
伸事必求其濟而不顧其最難及者
處人交友之間面或非之而背乃譽
之外若拒之而中乃翼之周伯仁之
序
七
苦心不令人知人亦但見其可憚而
不見其可曜與可德蓋崇相之文不
知者以為藻士之驚於名也其知者
以為奇士之喜於功介士之矜於節
也而皆非知崇相者崇相之笑與人
乃時離合之以傳其可知不可知之

神余故曰將以進夫人往而久必求
其然者余又嘗慨天下國家之事敗
於小人者什一敗於君子者十九是
非同異之辨小人與君子相左易知
君子與君子相左難知也蓋小人之
骨柔其氣餒其願欲易售其營壘亦
易破惟君子之才品自不同而業已
為衆所推其自負也常亢而不肯下
於是為浮刻為褊淺為執拗局、於
一途不能舍已從人以佐國家之急
安得入於此崇相者而與之談明通
於普慈學問哉此余之所以行其業

也於是名作而歎曰吾乃今而知子
所以知崇相乃以 國家之大與秉
彛之公雖知之而亦阿其所私遂存
余言付諸梓
庚申春月友弟呂純如書于石湖草
堂

崇相集目錄

疏一

感激時事疏

代表廉異疏

嚴海禁疏

查叅擅去諸臣初稿

條陳銓政疏

閩保留袁巡撫呂海道公疏

為死難蘇夢暘等乞贈廕疏

日變疏

大理求去疏

崇相集疏一目錄

請救毛文龍疏

危急效計疏

請較演處所疏

保衛神京疏

新命陳愚疏

先揀後屯疏

乞招遼兵知會疏

報安揀遼人丈給成數疏

安揀善後事宜疏

進遼兩疏

疏二

屯田務求實效疏

特表王兵道廉異

恭報屯地疏

報明分帑應急疏

請兌麥請屯兵疏

續報高粱疏

報稻疏

屯田協心疏

風勸捐義疏

屯餉合做疏

舉劾屯屬疏

進秩辭免疏

到任謝恩疏

分管堤工疏

請兵屯種耳盜疏

請舊撫家丁疏

恭慰疏

捐俸助工疏

崇相集疏二目錄

兩年支銷實數疏

屯田練兵省餉疏

奏繳三年屯田疏

明白州縣錢糧疏

查核州縣屯數完欠疏

三年報竣兩局疏

屯政善後疏

督鑄謝恩疏

鼓鑄急需切要疏

屯田局勢已成督鑄建局最急疏

錢法疏

庫勅庫網取本并釐正隱伏疏

辦鹽院揭帖乞罷疏

明白立網鋪網利害疏

辨私揭立網始末疏

附兵部石主事題贈稿代

附請張鴻臚卹典疏代

崇禎
疏目錄

三

崇相集

閩縣董應舉著

連江門人王舜發較

感激時事疏

乙巳六月南京國子監考滿博士董應舉上

為感激時事僭陳憂危苦辭以資脩省以消累尤事臣聞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人主之威亦無所逃于蒼蒼之表臣起家細微乍入仕版常願效死以報國恩雖以冷蘊下局不志溝壑伏見國家邇來窮災極異無歲不謹

崇相集

疏一

陛下亦累發綸音誓脩實政竟無其實而天怒愈甚謫見于郊此易所謂剥床以膚切近災也加以北土氣候浸似南方兆亦非美其他徵應皆為兵占而京城圯壞彌歲不脩貧者死災富者死商根本之地景象蕭條咨怨不絕臣竊憂之環視存事諸臣多圖自完無有侃然為

國家盡死分憂分謗者而幸變要功之徒方且巧辭非上心表裏閭閻明樓之伎侈言

祖靈違歸災變以解地

陛下之憂勤自營功賞明貪天禍臣恐自今災異皆將歸說求悅使

陛下寬然自恃謂可無憂直至不測而後悔者臣聞國雖青懼則不危主雖明驕則必敗

陛下初年未嘗無災而勵精政治勤圖修救綱紀肅而吏皆修廉自重人無愁嘆聲故能消弭

凶危輔成隆化今則不然綱紀日弛封章寢閣

崇相集

疏一

二

璦林大盈意未窮已厭惡大臣繫不使歸令之進退失據負謗含羞列城要地彌歲曠官若置不念巧制科道不恤計典示恩畱用消其齒牙舉朝紛紛此皆祖宗以來所未有之事即嘉靖六年南京考察不察言官

世廟震怒尚書朱希周以是罷去昔以不察言官而罷今以察及言官而疑雖有聖諭臣不敢謂然道路流言皆云

陛下意不在天下故屑越 祖法玩棄臣工弁
髦政事關抵忠規以教天下怠放虎中原吸歛
膏血以教天下貪顛倒恩威廢亂成典以教天
下悖違

陛下每遇災異輒云畏天輒云敬 祖以今所
爲豈天與 祖宗意耶奈何令臣下交修也

陛下聖識愈久愈練而不免愈驕災異愈迫而
愈不懼欲以弭變變恐益滋反而圖之和祥必

崇相集 疏一

三

集詩曰天之方颺無然泄泄雖以責臣實警於

君臣聞 祖宗時遇災下詔求言有以禮臣隱

蔽災異下獄削秩者蓋克謹天戒畏災惡佞其

切如此臣竊以祖宗盛美望于今日顧自望杆

祭告以後實政莫聞而封章益壅私疑 聖意

又有所移故不勝其愚昧死冒觸伏願

陛下深思殃咎不可苟塞勤圖救助毋私好惡

毋曠庶官毋留滯封章稽拂東望毋重演竭澤

致生他變進退臣鄰歸于公論慎固邊防收回
橫豎包容耿亮放遠愉壬以應天心庶幾尤可
弭威治克終臣雖幽黜永見太平死無所恨

崇相集 疏一

四

代表廉異疏 國子監時作

臣聞旌賢表善人主風勵天下之至術也風勵之權在於視世所急臣伏讀詩書羔羊著節則周治勃興格尅在位則時事鼎沸竊以爲千古之興衰皆在庶官之清濁況今度支匱竭權採旁午民不堪命非有廉吏民安蘇息臣以當今之務計無急于表廉者然而人情多變心跡難知或有矯廉而不情者有詐廉而媒進者有始

崇相集疏一

五

廉而末隲者若此之類弊甚于貪必當考其本末察其終始果有恬然無欲皦然不染安然無釣譽希寵之心者乃可謂廉靖真賢 聖世所宜急揚以爲天下勸者也臣竊見已故鴻臚寺卿張朝瑞生平砥礪善不近名仕宦三十五年家猶寒素妻子僅僕布蔬僅給內無北門徧謫之聲外無淺近自暴之意歷任中外氷蘖有聲再署京兆士民懷德一攝太常祀典寅清且多

著述足裨 聖教臣與朝瑞比肩番郡深心慕

服以爲楊綰胡威後生不能有過殆詩所謂羔羊素絲之流臣謬叨綱紀職得薦揚常恨不能早薦朝瑞使生蒙特異之恩今死後論定復不爲明白一言是臣既失朝瑞于生前復蔽朝瑞于死後風紀之闕將何時贖臣查得先朝福建終養御史陳希烈按臣列狀賜旌孝廉表厥宅里優恤其家夫御史七品官耳既已終養猶蒙

崇相集疏一

六

先朝優恤如此今朝瑞位列清卿行追古人清正足以表流俗恬靜足以消鄙吝死而無旌人將何勸臣故援例上請亦非爲朝瑞一人實以旌勸大典風化所移有如朝瑞見旌則內外臣工必將曰人如朝瑞死猶蒙澤況生者乎莫不感動刻苦上下相勸無負 聖明爲郡邑者必寬于誅求而民力蘇修操行者樂安于恬素而競躁息是爲因死勸生表一人而勸天下其所

禪于聖治非淺鮮者臣愚庸負位優游歲月
願以此為補風紀之闕伏乞 勅下吏部考究
朝瑞平生果與臣言不二准將朝瑞旌表格外
加恩以為中外臣子之勸臣無任 云

崇國集

七

嚴海禁疏

萬曆四十年十月吏部
文選司員外董應舉題

為觸事陳愚乞嚴海禁厚錄封疆任事戮力收
功之臣以弭亂萌以風有位以保萬萬年治安
事臣聞天下之患其來有漸其發不可禦其初
必有先見之士折其萌其後必賴忠武之臣收
其敗其萌不折其敗乃成然而世重言之者恐
無益而先受其禍也臣吏部司屬也所職在知
人察吏此外宜不必言者而患有閩一方係天
下昔嘗其毒今且更甚不早言之他日將有不
可支之患故臣不得不言臣閩人也閩在嘉靖
之季受倭毒至慘矣大城破小城陷覆軍殺將
膏萬姓于鋒刃者十年而未厭倭之視閩如薤
草焉歲刈歲然歲殺有司將吏狼顧脇息而莫
之誰何其後乃得戚將軍繼先者從浙募兵轉
戰與俞大猷漸次收復搜山搗海竭智窮力出
閩于血肉水火之中而存其遺孑蓋幸

崇禎集

疏一

八

穆廟之世而閩始完其禍之慘烈而難收如此
推其禍始乃縣閩浙沿海奸民與倭為市而閩
浙大姓沒其利陰為主持牽連以成俗當時撫
臣朱紘欲絕禍本嚴海禁大家不利連為蜚語
中之而紘驚死矣紘死而海禁益弛于是宋素
卿王直陳東徐海曾一本許恩之流爭挾倭為
難自淮揚以南至于廣海萬餘里無地不被其
殘滅而閩禍始慘矣當時微繼先無論東南閩

崇相集疏一

九

非 國家有也臣聞刳數將至民生外心昔日
東南之亂天地一大刳也去今未五十年民又
生心相率與倭為市福州首郡也處八閩之脊
而綰其會福州有事則八閩中斷而不相屬臣
幼時聞諸父老嘉靖末倭肆刳得志一夕談笑
肉薄城下不過千人城上人股慄江上兵船銜
尾閉眼欲走當事者不得已括金帛啗之揚揚
而去當時幸城內無通倭者耳設有一為為之

內應省城必危省城危而八閩之道不通無閩
矣今之與倭為市者是禍閩之本也而省城通
倭其禍將益烈于前臣聞諸鄉人向時福郡無
敢通倭者即有之陰從漳泉附船不敢使人知
今乃從福海中開洋不十日直抵倭之支島如
屨平地一人得利踵者相屬歲以夏出以冬歸
倭浮其直以售吾貨且番吾船倍售之其意不
可測也昔齊桓欲取衡山而貴買其械欲收軍

崇相集疏一

十

實而貴羅趙粟即倭未必然然他日駕吾船以
入吾地海之防汛者民之漁者將何識別不為
所併乎萬一有如許恩曾一本老乘之不賈白
衣搖櫓之禍乎又况琉球已為倭屬熟我內地
不難反戈又有內地通倭者為之勾引此非獨
閩憂天下國家之憂也臣聞伏卵翺飛牙集穿
屋蟄蟻破山乳蟻漏海事有未作亂有未形况
乎其已著者也使嘉靖之季早嚴海禁則王直

必不敢自微往徐海陳東不敢自浙往曾一本
許恩不敢自閩自廣往東南受禍安得若是烈
也由今思之則朱紉曲突徙薪之策勝于十萬
之師猶當追錄而祀之奈何使蒙不白之冤于
異世乎戚繼先收復閩土庶幾十一于湯和况
乎坐鎮薊門十五年一塵不聳不知省 國家
幾千百萬錢糧全邊塞幾千百萬赤子乃生不
蒙列土之封死不獲華袞之謚將何以勸忠勇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而鼓其死力也嗟夫世平則文吏持議使先見
之士不得終其謀世亂則武夫効死至治平而
復忘之國之大患故在于此昔弦高犒師秦兵
却走契丹徂宋萊公戒心智高蓄謀宗旦蒙死
今臣鄉郡通倭而臣獨言之則臣之家族必受
其禍矣然臣不言則全閩禍而 國家亦禍語
有之先事而言是謂不祥後事而言國受其殃
臣不敢避不祥之禍使至于殃國故敢冒昧上

聞伏乞 勅下臣部早選才望有方畧者為福
建海道專主海禁假以便宜凡惡少通倭者
反大姓出母錢資之通者皆重法以折其萌比
於武王拘戮群飲之義若海道能禁絕通倭卓
有成績加銜進秩與之久任或照邊方兵備一
體超陞仍乞 勅下兵禮二部議勘朱紉當日
因何而死果無他罪止因海禁為士夫所中乞
為申白建祠原鎮地方以風任事之臣詳勘戚
繼光救閩功次并薊門十五年不中虜患其功
當比何人或并名將俞大猷一體 賜謚使忠
勇者樂忘其死亦今日之急務也臣伏見
陛下聖德上符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世廟而嘉靖末年東南多故當時 國家財力
尚饒材武尚衆法令尚嚴而鹽平禍亂猶尚如
是之難今財力匱乏法令廢弛天下倉庫如洗
國儲不能支二年加以建酋倖順卑翼以俟粵

東夷市變煽難知沿海倭患旦夕不測而虜封未就羗變時作水旱妖怪無處不有

陛下方舉萬萬年之觴大小臣正諱言職事臣不知將來之所終臣肉不足以潤斧鑕骨不足以填坑塹獨有報國枯腸欲先事而吐以當唐人千秋之一鑑伏惟

陛下裁察

崇相集疏一

十三

查叅擅去諸臣初稿

為不候 明旨擅歸成風乞酌法嚴禁以一主權定臣紀事臣惟人臣貴躬事主義無所遯東西南北惟命是視敢或不共則有常刑故擅離職役因而在逃者罷職不敘國憲昭然臣猶記先朝時各官不辭朝徑歸者行提至京處治以為擅離不臣之戒即

陛下初年南京學院競位以陞副使乞休亦奉

崇相集疏一

十四

旨落職法至肅也邇來綱紀浸弛議論紛拏入習而玩蕪以章疏不下進退無據內外諸臣或有父母迫切至情不得已而徑去者或有病苦久不見省而去者或有被論含詬處分無日徑去者或有已經外轉托故去者雖事情不一賢否不同而先後 明旨或降三級調外或降一級二級調外或止降三級或止補任罰俸或與衣冠閒住或徑革為民各已斟酌輕重無令得

恣夫人臣禮也臣意諸臣既處群工或有戒心
孰意習玩成風法不能禁去年劉曰淑以知縣
去矣今年侯慶遠又以侍臣去吳亮以按臣不
候代去段然以科臣去王霖以道臣外轉僉事
相繼去其他因事請告者又紛紛矣前者既去
而後復劾尤去者屢矣而人不悚惕無論他日
借去之名以圖復今日標去之迹以掩醜而堂
堂天朝光景如此成何體統若不酌法嚴禁

堂利集

卷一

七五

則朝廷威福不足以制天下臣子進退之命
而臣之于君將泛如萍梗天下無事彼將自恣
萬一多故安危生死呼吸之間將皆掉臂不顧
耶非所以明主權也臣查得嘉靖時章煥自
淮撫擢南京總督糧儲未任過家僅逾數月遂
為言官論劾下獄夫赴任稽遲非擅離職後也
便道過家非因而在逃也而

世廟赫然速治不少寬假令如今諸臣生于其

時如此行事不知將何如處然猶可諉者
世廟黜陟立斷疾雷迅電不逾朝夕

皇上章疏不下進退惟谷令諸臣猶執以藉口
耳今欲擬之以逃則章疏不時下有可藉口恕
之以情則習玩成風蕩無紀極愚以為欲振法
紀以遏天下不臣之漸伸人主進退之權莫若
辨別去者之情形而為之法自今以後除因病
乞休者聽其素望久乎地非要害迫于父母至
情不得已而去者姑從輕議其餘有故假托及
厭薄外轉巡方不候代者皆降三級調外若要
害地方徑歸直以避難論我

皇上亦宜大奮乾綱將諸臣攻擊章疏速發處
分毋令不肖者藉口其外轉已去諸臣及請告
紛紛無故擅歸者亦勒令赴任以策後效庶
幾臣紀肅主權尊而君臣分義不至泛散不可
收拾矣

條陳銓政疏 萬曆四十年十月題

為感激 天恩據職陳愚少裨銓政萬一伏乞
聖明採擇事臣竊惟吏部四司今之所謂美官
也非品望絕倫者不宜充選而臣以迂腐妄庸
得之不可謂非幸臣自去年五月以考功司主
事到任今年七月遂轉本司副郎纔踰一年四
司歷徧不可謂非速幸而且速臣宜何如報而
臣竟未有以報也臣媿欲死不意八月二十七

崇相集疏一

十七

日叨轉選司之 命又下矣先是二日臣已患
病在床忽聞 新命且感且泣不能恭謝病中
循省才劣遷速一年尸曠之罪既無以自贖苟
有一得可裨銓政之窮而杜其漸是亦愚臣報
効之萬一也謹不次占擬條為九款一曰衙門
乏人之繇二曰吏弊山積之繇三曰請告職掌
當明四曰冠帶職掌當一五曰冊庫規矩當定
六曰効勞當節其濫七曰衙門書辦當絕其源

八曰吏部員役掣籤之法當公九曰各部頂首
遞減盡絕之法當守此皆衙門內事言之無越
俎之嫌而亦不嫌于取戾者臣請究言之夫吏
部司官不少矣近至乏人者何也一則 新命
未下一則舊人不來 新命未下者待之

皇上而已至舊人不來其意有二一則待掌選
而來以大行其志一則恐來而有相軋之形不
得不少避此二者皆非也夫吏部事體何司不

崇相集疏一

十六

關係無論考功即驗封一司封典吏役皆其職
掌予奪閔乎世風閹撥準之天道清理得宜裨
益不少豈必掌選為行志哉至于相軋之嫌則
各司各有職掌各守所職各有程途我無凌越
何嫌可避必懷凌越之心者而後可避此耳舊
人避此而不來萬一掌選有事副郎承乏夫新
進副郎望未堅乂者也驟而當此劇任能絕然
免于外議有幾乎是舊人避嫌而使新人承敝

尤不通之論也臣以為自今驗封考功稽勲三司掌印必用舊人舊人起者不必推托辭免聞命即赴有缺即補一則可以舊法教後輩一則可以老成重衙門一則可以緩急待用衙門不至乏人此銓政之當講一也夫官有專職則吏不為非六部各司未有一年半年遷轉者而吏部一年便轉數司豈吏部事果無難于各部而吏部官皆神明天絕吏不敢欺乎夫人雖聰明

崇相集 卷一

十九

事非久不練功非久不成今以一兩月之官御盤據久詐之吏無論前之所行後或不知即一事而嘗試于前後遲速在其手中翻覆由其變幻或詐前言以誑後或示已信以售欺及其既覺印已他移一法未行弊已隨作即有志建立者亦無可奈何矣臣以司官遷轉固宜周歷四司亦必更歷數時縱遇有缺或前序轉而後遷或前遷轉而後循使各行其志而究其用總亦

未嘗失序有何不可哉不然如臣不肖四十九日封司三十二日考功欲不為吏所欺難矣此吏弊山積之絲銓政之當講二也夫外官請告權在撫按彼若欲留必不代題其代為兩請者必其挽之不可得者也吾可從中贊而留之乎至于進表官員自行請告尤屬無謂若覆而留之留之而不赴則使地方不得其用吏部不得其缺以不得用之人又占地方之缺可乎

崇相集 卷一

二

不可乎且使其人賢耶必以得請為快其人未必賢耶而徒以此窺探人意或借此以稽延水程家坐待遷奈何為之留而以浮辭悅之哉是不惟侵撫按之權又且壞衙門之體何也各部司屬請告該部有美辭者吏部不重贊此體也臣以為外官請告既經撫按代題當聽其去不必再加贊辭其進表官員請告者仍宜于撫按處求題不許自請至于地方缺官撫按

擬人以請亦似侵吏部之職宜各還其權而無相侵此銓政之當講三也夫文選主官而吏則繇考功司而驗封此大職掌也今援例諸吏農皆從功司始三考實歷冠帶者皆由功司付題何獨援冠帶者不論歷役一年半年徑繇文選不繇功司封司為半空突入之人乎至使奴後惡少憑恃寵靈不歷半役倏而冠帶倏而取選考功不得查其籍驗封不得驗其單長奸啓倖

崇相集

卷一

三

莫甚于此而房科乃以職掌為言此不過當時各司吏役爭此利路當事未及詳察耳終非政體也何也以主官者而難以吏以典劇者令查半空突入之吏農不增其劇乎臣愚以為一切冠帶吏農必令原籍起文先投封司封司查題冠帶而後可付選司斷不宜仍前徑題使典劇者增劇且恐有來歷不明之累也此冠帶一項銓政當講四也夫百官俸單考語薦語則兩

庫掌之一字瑜瑕升降判絕任期差錯先後相懸往年設立書辦十名分地書寫令自註名悞則革役責至重也而終得恣其奸弊者以單數入其手也故二十九年郎中王永光有分地七便之議自甲至癸分官送閱則甲既分地乙又分官分地時既與之類單分官時又散而與之類單查官時既隨官而查歸單時又隨地而歸而又陸續登揭不一而足則是一單幾番入于

崇相集

卷一

三

各役之手弊安得而不滋也臣以為宜令書辦照地登寫送閱時仍令自分所管地方之官具揭某號某官某年月日到任其俸幾何序次而列十役會送右司閱畢即令當堂合造一冊分作三號則分地之單不入他手而一寫之後不復亂翻稽察不煩奸弊亦少豈不易簡可快哉至于各官俸序則臣在選司時已造有各官年歷橫以稽其俸直以見其履歷若逐選類造或

可少備查考矣其每年進表官所齎各官考語釘封甚密一入吏部兩庫分寫黃綠補洗其弊甚大或有抄全本為市者是外密而內洩之外慎而內清之也臣以為宜令各省直所送司兩另用薄紙小樣可以裁割粘單則書寫不用一日可了數省矣官既查對不煩從容而有餘力則各書辦雖狡豎能取不經手之單補洗而洩漏之狀此為兩庫簡易直截之規銓政

崇相

三三

之當講五也夫吏部劾勞之濫古未聞也自本部堂孫尚書前時定為七員後定為十三員斯已節矣已足矣其後冒濫極而外議沸前任楊侍郎始不得已列為二款其一盡革不啻其根其一姑容五十員不許私引令其漸次消絕非以五十員為定數也今之勞簿數未大增臣以為言者蓋以部堂清正聞于天下而七員十三員猶其所待定者今可仍五十員而過之乎夫

實有千金不吝者能得其死力也得其幹力也今此五十人者除本科接旨上本護堂印及大堂後堂外其餘何勞哉而槩目之曰勞甚至有勞簿不載之勞免而又免之勞皆酬之以朝廷之官予之以朝廷不得已之例銀如上糧從七該做外衛經歷也而與做京衛不知加納例銀幾何上糧正八該做衛知事也而與做縣丞不知加納例銀幾何上糧正九該做文思

崇相

三四

各所十庫大使也而與做主簿不知加納例銀幾何又如宜為所吏目也而與以州吏目不知加納例銀幾何如此類所費例銀不少矣況又免省祭它年免當該它辦之例銀乎更有可怪者加納縣丞主簿部議停止者以其親民也衙門員役徒手得之是外吏加納者不可親民衙門人便可親民乎是國家不得已開納者猶可議止衙門人獨不可止乎今之丞簿京衛率

多衙門員役其最下者乃降典史降者降矣借問准降例銀幾何嗟夫外吏辛苦艱難二十餘年僅得冠帶而候選待次求降不得取選不能獨衙門員役勞外生勞恩外求恩紛紛藉藉無有窮已臣嘗備員選司親見主選者處置之難焦舌蹙額苦于無可奈何前規已成後難盡割或前准考中今不得不從者或自呈批查不得不酌者或已行各司官門吏書辦供役日月不

崇相集

卷五

可知不得不少為處者或胥吏將衙門舊役雜入選簿各項中而難于稽查者臣計每選効勞及衙門員役各司官書辦門吏各項常十許人若照事例定年歷加納改級等銀所破例銀少亦不下三百餘金每歲不下二三萬金此皆朝廷所以備遺儲養戰士者也而衙門員役優游得之得之者少猶可多則濫矣人但知其濫也而不知其陰耗遺儲也臣非惡其濫也惡耗

遺儲者之多也今縱不盡革猶當少節其員其在勞簿者應照本部堂前手所定七員十三員或再拓為二三十員其在勞外者一切痛革庶幾省一員省一國家餉遺一員之費節一例

國家多得一例之用耳此銓政之當講六也就中而論在書辦門吏尤為無理夫是役者非三十六年奉旨嚴革者乎革而催役催而與之選于是有私頂即有頂首三十七年頂首一百

崇相集

卷五

兩耳三十八年遞增至四百三十兩今五百兩矣夫縣裁革而至頂首四五百兩不過三年也彼何以輕擲若是前者利後者繼繼者又利而一役化為兩役一役化為兩役縣頂首百金而化為千金利既得矣官不速選彼何苦而不蠲集錄擁裁且其來也非盡由官引也私買長班混同遠接挿入公會便作同盟一官未接下手先投捐金占役權雖不受其類安得而不繁是

衙門公會為盤根之所也今欲革之當絕其源
欲絕其源當自禁部差遠接始何也部差遠接
彼既勞費本官或不及知題革之故而與之偕
來來則麾之不去不得已而姑容之姑容之不
得不隨眾而與之選隨眾而與之選而接踵者
不絕矣安能禁也臣以為各部屬官聞命即
赴未有遠接而來者即以銓體嚴重則各官原
有後堂一員用以穿衣脫衣者以穿衣脫衣之

奏相集疏一

主

勞破 朝廷數百金之例銀使之遠接有何不
可而必門吏書辦為乎既無所用其遠接而此
項自可立除何也門吏以接帖也閣部大老接
帖止用長班不用門吏即本部三堂止用長班
不用門吏何獨司官必用門吏乎書辦以寫帖
也各科各道各部雖有書寫只催閒人何獨司
官獨用上糧農吏况後堂甚閒可供書寫已撥
窮吏中豈無可供書寫者而必另收書辦此門

一開繩續影附官未久而門吏書辦已更官已
行而未供數月之門吏書辦已借名而乞選臣
不知司官有何補益朝廷而破費事例如此之
甚也今但著為令曰各司官看門合照大老科
道事例只用長班各司官書寫合照各部院事
例只催閒人不催吏農仍不許帶入衙門各司
官陞任起用不許再令門吏書辦遠接只令後
堂長班既絕其遠接之路自無難割之情以後

崇相集疏一

主

有創起門吏書辦者許科道衙門參論則書辦
門吏不能革絕者臣未之聞也臣今亦有門吏
書辦因其遠接麾之不去賞而遣其一猶恨不
能盡遣故為此決絕之議使後人不至後時之
悔如臣今日也此餘政之當講七也夫當該掣
籤當堂登簿示公也法自本部堂孫尚書始也
而吏部當該書辦獨浙人為之或仍本貫或冒
北籍俱以農民私相引授膠固盤結牢不可破

于是本部堂二月有條禁冒籍吏役之疏欲令
四司當該皆揀兩考實歷不許私引已得

旨矣而是月即有稽勲司侍親科當該吳應祥
私引楊王庭驗封司實撥科革出當該徐繼仕
私引潘鵬齡二人皆非兩考實歷也而頂首銀
則先入于二役二役頂首則革盡而遞減者也
臣以為當條革之始彼即潛入則 明旨不足
憲部議為虛設矣于是稟堂將本衙門當該與
崇相集議一

天下大吏公掣而二缺果掣得之而得之者反
戾乎不敢居盤據諸役猶陰嗾之使去是無法
也幸八月又掣二人矣但舊役盤據者多不開
糧而欲久其中夫吏役三年出缺制也即不開
糧缺可久據乎臣以為自今吏部諸役凡入部
三年而不開糧者皆以其缺公掣而各科書辦
其上糧冠帶選官皆與當該同是名書辦實當
該也當該之缺既掣書辦之缺可令私頂乎驗

封司實撥科有當該矣又有辦事四名是一科

五當該也濫不已甚乎當裁其一此省官不如
省吏之說也而書辦辦事之缺亦應公掣夫當
該既掣書辦辦事又掣則衙門員役之不清盤
據之不破未之有也臣所謂掣籤之法當廣者
此也此銓政之當講八也夫頂首之為吏害也
已久萬曆二十八年嘗有四減盡絕之疏有緣
事者革盡蠲出者予官之議矣其事職之封司

崇相集議一

三

專官註簿 明旨昭然今簿中蠲者革盡者四
減盡絕者頂首皆如故吏部掣籤一有美缺得
之者不能衆據之者不肖釋竟無如之何而為
之改撥則是以吏部撥吏之權為豪吏所制烏
用掣籤為乎夫李克敏廬州一知府耳痛豪吏
之占役一革頂首舉廬州郡縣頂首無不革盡
者豈以堂堂部堂歷奉 明旨設官註簿而竟
不能行之豪吏此則封司之責也其故在于官

數遷而無成薄已註而不續使豪惡吏得操其權而美缺長為彼占其在本部衙門先已不行安能責之各衙門哉夫為吏作奸其固然耳所畏者法耳今作奸而革役者頂首如故送問者頂首如故且考察革出者仍冒恩頂首如故則彼將何畏哉是教吏之奸而導其橫也故臣以為欲清吏弊必當守頂首四減盡絕之法與考察之法相參欲守四減盡絕之法參以考察當

崇相集疏一

三

自本衙門始而本衙門之頂首甚多當作五減除前已革盡而後生出者當折其半而為初減其已遞減註簿明白者照減數減之其未註減數者槩作二減之數其在送問考察革出衙門者皆革其半罪重者全革則豪吏不得占缺貧吏不至改參奸吏亦有所畏而不敢為非矣推此行之各衙門九吏之冠帶者令報遞減頂首銀數不減者革其役如此而法有不行乎夫革

頂首者賴而難割減頂首者漸而易消况臣又改四減為五減則其割愈輕于情法宜無不愜者但當專官註簿堅持而力行之耳此銓政之當講九也此九款者五為衙門職務四為吏役皆為無當之談至于吏役款中尤為瑣屑勢必不能行者臣欲防其漸不得不切其言之而預為法以防預為道以節不至流濫或可免于外議不然他日又如三十五六年間科道交章

崇相集疏一

三

至煩嚴旨督責而後議而圖之晚矣夫中人怙寵則忠臣奮舌外吏違錯則法士持格獨于衙門猶為金柅之牽費國家之例金任豪吏之占役恣其所為何所底止臣非獨為今日慮也為他日防也臣冒昧狂慙激于天恩謬有陳瀆言無足採伏乞勅下部覆議摘扶而誅其妄幸甚

閩保留袁巡撫呂海道公疏

為海國危敵蒙 恩撤璫允慰輿情撫道告去
尤失民望仰懇 聖明特加獎慰以安地方事
臣聞明主愛民不啻其害不奪其恃何者害不
去則民不安害去矣而所恃者不啻民亦不完
也臣閩人也閩自高家播虐虎牙縱橫考索生
命掠奪民財椎竭骨髓異寶輦歸原籍重槓促
鞭踏死驛卒無算又殺行戶燒民房造兵器招
參相去疏一

呈

亡命設謀不測萬姓震恐如焦如焚所恃者地
方官加意循撫少殺其毒耳案乃致疾撫臣袁
一驥列其罪狀卒然斬關刳之去恨道臣呂純
如節其驛騎又與李思誠都司趙庭等當先赴
難俱刳以歸獨番純如于署中當是時百姓奔
號三軍裂背聲殷若雷變在俄頃非諸臣極力
慰安諭以

皇上神武來必撤回正法毋容輕動恐變不可

知矣其後案又囚府臣抗憲詔私呼健兒艤船
海喙是時閩地正荒饑尊相望百姓日五六驚
妻子不相保道臣呂純如又與司臣撫按深計
恐民饑以案為名釀成大亂乃預放軍糧市粵
穀賑饑以安衆心又加設兵防截案下海之路
日夜巡警戒嚴五六月乃幸得蒙 聖明覺悟
察案毒虐矜憫遐方撤案回京 詔旨一下中
外鼓舞閩萬萬姓始知有更生之樂痛定思痛

參相去疏一

呈

且喜且悲今方望諸臣之收其憊不謂一驥純
如不堪前辱各疏乞罷束裝候 旨萬姓旁皇
涕泣如慈母之將離恨不能越萬里而叩闕臣
等備員輦下親見 皇仁之如此見諸臣功德
如此見父老萬萬人至真至切之情如此而不
為

皇上一披瀝是為忘德不忠罪莫大焉臣聞王
尊見傷公乘叩闕冠恂告代河內借番當時之

君莫不俯從人欲昭顯賢異史冊以爲美談即
我明浙江按察使林碩見蜚中人裴可力而
卒得察于

宣廟賜以溫言特勅馳驛榮復原任切責可力
取歸治之是皆不奪民恃風勸天下人臣之以
百姓爲心者今案之凶惡百倍可力一驥純如
不憚身家之禍首犯凶鋒幾至魚肉不過爲地
方百姓耳且微二臣案黨必自疑構危地方案
宗相集疏一
三五

必見殺案殺則朝無威而民且大亂繇此觀
之二臣有功地方甚鉅而其心甚苦所以踟躕
四顧忍辱深籌寧歸案于上以待膏斧者蓋
非獨爲國體實弭亂萌也且明

皇上之威靈專太阿之魁柄存法紀而一民心
善未有如此者如二臣而不蒙明察不賜尺一
之詔不加賢異之擢乞歸不省若忽若疑臣恐
志士聞而解體此公乘所以奮辭河內所以冒

死而顧借者也夫邪火盛而元氣鑠火退而肉
消不有醫王妙手其曷能完今日閩中消鑠已
極水災荒沴又作非二臣其誰能完之臣等慮
切桑梓憂在海氛不得不冒昧合辭白陳功狀
伏乞

皇上點發二臣乞休章疏勅令二臣盡心供職
終始保護閩方仍令正案典刑以慰萬萬人之
望則忘身殉國之臣聞風增氣莫不奮勵而

宗相集疏一

三五

陛下仁明且與

宣廟並日月而齊軌矣

為死難蘇夢暘等乞贈廕疏

封司題

為縣官死難甚慘明例贈廕可稽懇乞 天恩
卹錄以旌臣節以彰 國典事驗封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原任雲南雲南府祿豐
縣知縣蘇夢暘男蘇萬民奏稱臣父夢暘原籍
廣東肇慶府德慶州封川縣人縣歲貢初任潮
州府學訓導陞授前職第祿豐向無城又無兵
臣父蒞任設柵編甲建橋置械方逾一載而鳳
崇相集疏一 三

阿克鄭舉之難作攻陷武定府和曲州焚劫省
會挾取武定印殘富民元謀羅次祿勸尋甸嵩
明等處臣父聞賊勢猖獗排門退練丁壯十家
一聞日夜巡視一面申詳道府請餉募兵未蒙
發下臣父元旦祝 聖賊猝斬關而入立解冠
服督戰手刃三賊見賊鋒難當差人諭臣懷印
逃出以便一意敵賊臣遵命逃走被賊追砍一
刀暈倒在地賊意臣死矣而去臣父被執呼曰

寧殺我無傷百姓賊數以不降曰我漢官不降

責以金帛曰我廉吏無金帛願求速殺賊怒縛
于旗竿射之身中百箭初三日搜出戮屍野中
臣負屍回縣星夜持印投送陳巡撫收訖隨蒙
委官同臣收殮父屍又蒙巡按御史周懋相題
為遵 旨查覈死事官員疏內首開臣父云一
忠自勵九隕無辭賊壓境而慷慨從戎期保無
城無兵之邑邑賊入關而被執不屈甘為死忠
崇相集疏一 三

死節之完人睢陽齒堅常山舌烈例應卹錄以
勵死節等因又蒙巡按御史鄧漢題稱查勘該
省勦平逆賊有功將士併死事各官緣縣內開
祿豐縣知縣蘇夢暘等或効死封疆或捐軀行
陣或延頸待刃或闔門被屠抱恨黃泉血濺長
弘之碧街冤五夜聲哀望帝之魂例當廕敘等
因又蒙兵部題為逆首克舉生擒會審事情明
確謹遵 旨駁報以備完勘事覆議臣父遇賊

臨戎百折不挫捐軀報國一死何慙忠誠貫乎
日月氣節凜乎冰霜委應贈卹以表忠魂等因
三十九年十一月內奉

聖旨蘇夢暘等五員各依擬贈官仍與龍旌等
十員行各該撫按官旌卹其家臣僻處萬里聞
命望闕涕泣叩謝臣父七品外臣拒賊死難
不過自矢赤心乃蒙特恩准贈京銜仍行旌
卹臣父死且不朽但因臣祖母陳痛父身死臣
哀痛之至

承重持服兼之經營藁葬逡巡數年前項

聖恩尚未赴奏請給且兵部題覆止于贈官
未及議廕竊念臣父死狀周御史題應卹錄鄧
御史題應廕敘已見公論之同而歷考死難之
臣贈官廕子載在明例者不一而足如嘉靖三
十四年江陰縣知縣錢鏐死賊詔贈鏐為光
祿寺少卿廕子立祠正德年間四川梁山縣主
簿時植被流賊殺死詔贈植為本縣知縣廕

男時寵入監讀書又如浙江台州府知事武曠
嘉靖間禦倭死難蒙贈太僕寺寺丞廕子武

尚賓入監今臣父臨難抗節憤烈殺身禍甚慘
酷且身死印全又非徒死者比實與錢鏐等事
體相同臣敢比附以請伏乞勅下吏部議覆
准賜臣廕仍乞即給贈官行卹恩典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
先准兵部咨題稱該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鄧漢
宗相集疏一

題卹雲南死事官員蘇夢暘等卹錄錄繇節奉
聖旨蘇夢暘等五員各依擬贈官仍與龍旌等
行各該撫按官旌卹其家欽此又查得本部職
掌內開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內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周如斗題稱江陰縣知縣錢鏐領兵追倭
被殺乞重加錫典覆奉

世宗皇帝聖旨錢鏐准贈光祿寺少卿廕子立
祠照例行欽此又查得嘉靖三十一年五月內

原任浙江台州府知事武埤因倭犯黃巖領兵與賊對敵陣亡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武埤准贈太僕寺寺丞還廕一子入監讀書欽此又查得正德六年十二月內原任四川梁山縣主簿時植因流賊藍四等大勢寇境與賊對敵殺死奉

武宗皇帝聖旨時植與賊對敵力屈被殺情可矜憫贈本縣知縣還廕他男一人做國子監生

欽此

聖

欽此欽遵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雲南雲南府祿豐縣知縣蘇夢陽男蘇萬民奏稱伊父緣武定叛賊鳳阿克鄭舉作亂被賊殺死乞要比例贈官錄廕一節為照阿克之變滇南震驚一時官吏奔避恐後獨本官無城可守能死守以全忠見賊難支復遣子以全印觀其騎危被執白刃抗辭百矢藁身三日授命棄屍原野之間完節天日之下鬼神欽泣誰招宗旦

欽此

聖

之魂日月開明宜錄廷實之後但據兵部來咨止議贈官旌卹夫羽林字孤納官勸烈士節人風惟上所勵况大臣在任病故猶借勤事之名錄廕贈官備蒙殊寵而乃靳此于忠義之鬼哉歷考前例如錢鏐以知縣廕而贈以光祿少卿武埤以知事廕而贈以同丞時植以主簿廕而贈以知縣國典昭然何分彼此臣故以贈官旌卹之外再以廕請也又據兵部咨與蘇夢陽同時死難者有嵩州吏目韋宗孝于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值叛賊大理保等攻城督率士民拒守擊傷數賊賊不勝忿十八黎明以門板搭脚大攻城陷先將妻施氏與幼女勒死旋即雄經家人被殺者五名又有嵩明州學正龍旌者當逆賊破城本官義守官舍不肯逃匿被殺身死夫此二臣者一以幕職抗賊鋒全家殉義一以廣文守官舍志在喪元烈矣丈夫允

為臣鵠但宗孝出于吏目非有詩書之素乃能
飛矢石以擊賊挈妻孥而就死率其僮僕同作
義魂其禍極慘其志極烈似尤世之所難者臣
故因蘇夢暘一節而并及之臣愚以為夢暘贈
廕當如錢錞韋宗孝贈廕當如武暉而龍旌志
節不愧儒紳或當贈以國學職銜以為師儒之
勸等因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具題十
二月二十七日奉

六月二十七日奉

四三

聖旨是蘇夢暘抗賊殺身忠義可憫准贈光祿
寺少卿廕子立祠照例行韋宗孝贈本州同知
也廕一子入監讀書龍旌贈國子監博士欽此
此為三十六年蘇夢暘等五員死事奉有
前恩未給四十年夢暘子赴奏乞恩未獲
至四十二年十月董應舉始為題廕併及
韋宗孝龍旌二人云其三人則係武官兵
部事

日變疏
戊午五月南京大理
寺寺丞董應舉上

為日象大異可畏 國事可危懇乞 聖明早
覺反危為安事臣以被言乞休杜門待 命聞
四月末聞外人傳喧二十八二十九日日中黑
闕為變異常五月初一日未時臣于宅西空地
親用水盆仰照見日旁有黑氣作態游移上下
忽入日中日光盪轉不定旋為黑餅蓋于日上
不盡黑出日光奄奄如紫少頃黑氣又作態復

天相示疏一

四四

入日光盪轉黑蓋如前奄奄如是者三又變淡
黃未申以後遂無光彩臣稽李淳風玉曆通政
日第十八篇其占甚惡臣意占臺必有明白為
陛下言者及聞邸報並無一疏殆不可曉或者
諱而不言耶或者言而不敢見之邸報耶臣今
亦姑言之臣聞變不虛生日變尤大四月之日
變尤為至切以陽極之時而陰敢犯也黑者陰
象掩日最為不祥臣總玉曆通政所說黑氣黑

點之類太約數端一曰政法不明號令不常君德不光日生青黑爲示若省咎補過則吉一曰天子繼天爲子維以祭祀爲盡子道若郊祀弗恭天意垂怒乃生黑氣一曰臣挾私愛黨進不肖挾私怨退忠良傷明哲之德民以怨之故日有黑氣黑點一曰黑日與日對或合胡狄來華一曰日出入時有黑日掩日主化外侵中國掩盡則禍不可言至于黑橫日中如分日爲兩亦

崇相集疏一

四十五

主鼎分凡此數種臣亦未知應在何等但舉目前至切之事莫如夷虜建夷之禍蓄謀已久人皆知而不言彼此相挾惟以甘結勒碑了事養成豺虎使之搏噬及至今日事變倉皇徵兵索餉騷天下而前後敗事之人一無嚴旨樞臣家坐而不來將臣懷疑而不進朝廷甚急而臣下甚緩無餉無銀無兵又無成算熟視拱手關口以待時日聽胡夷之合交爲嬰城之危

計大言勦而恐不知所守慮在外而不知慮在域中臣竊不知其所終縱幸無事不堪再舉矣何也力竭而難持財竭而難繼法玩不威不可收拾也夫

世廟之世南倭北虜並發卒以不危者何也法嚴而任事者惴惴也故以兵部尚書翁萬達自潮州二十七日到京尚被嚴責且財賦有餘材武臣不乏得以便宜從事故雖亂而卒平今萬

崇相集疏一

四十六

事情竊以天下之大賦稅非減于前事例日多于舊太倉銀庫何以若洗臨德徐淮四倉昔皆三十萬名爲備郡國荒以此轉輸實陰備有事日師行糧從之用也今乃不及數萬漕運以秋爲期先臣于謙當也先之變所以得番漕卒自益也今踰期不到漕卒亦大不如額太倉糧餉昔日足支數年今能有幾昔通倉米多于謙恐爲虜資請給官軍一歲糧俸聽其自運以餘米

為之直今不知所積多少議者但欲招兵而不
急催漕運師旅叢聚量沙難飽變且中作且各
省招募率非精卒費銀又多且恐未必中用不
如發銀聽大將精募精則可少矣精卒一可當
三食以兼人之餉十猶贏四猶之費也與其以
不練之卒充數而無用毋寧慎募之為精與其
充數多而糜餉毋寧兵精數少而餉猶可支又
况處處招募將令奸雄生心卒有澤中之呼海

崇相集

疏一

四七

外之警首尾衝決肢腹畢潰此立蹶之道也
陛下視朝中文武更有可倚仗者誰如有可倚
仗必能發夷禍于數年之前處銀餉于不虞之
備何至今日倉皇驛騷計無復之但以內帑為
恃乎萬一城門晝閉更有何賴臣聞緯發恤周
漆室憂魯况于蒙恩澤被寵榮者執行取諸臣
久觀時變必有奇謀宜令條畫以資廟筭閣臣
一人斷不能獨當其任宜得知兵者叅其事令

朝臣悉舉在朝在家習兵知變真心任職之臣
以修實政仍 詔朝臣充廣德心和衷廣益破
藩離求功實惟賢惟才有益于國者是與毋以
意見橫生猜嫌九事議定而後行期于成效毋
或二三 勅内外文武百執事各修其職所職
不效必罪無赦亦無或故為撫撓撓亂職守使
人不得盡其用得以逃咎分責

崇相集

疏一

四八

陛下亦宜深加修省臨朝諮詢得失登進賢能
使官充其任事責其成毋滯奏章脩
祖宗故事振持綱紀一以令甲從事其有註誤
觸犯心忠而迹狂其才有可使者施以不測之
恩使之感奮自效而重朋罔失事違命自恣之
罰如此法不立亂不定變不弭臣未之聞也臣
旦夕待放之身見古人雖在猷畝猶憂朝廷故
不揣庸妄因感天象謬為塵瀆伏乞

陛下番神省覽

大理求去疏

為不肖當去 君命當尊懇乞 聖明速賜處
分以成綱紀事竊惟臣子進退必奉 君命而
後 朝廷尊 朝廷用舍必賢者進不肖者退
而後 國是定今之不肖孰有過于臣者臣自
戊戌得第己亥就教以至今官歷任十二閏年
十九皆以贖贖從事為吏部不能揚清激濁至
以題覆寶子僻事見叅而歸起為今官又不能

崇相集

疏一

五十九

見幾堅隱孟浪赴任再被前言拜疏乞身封印
司廳苦滯囚人進不能叅會時流退不能飄然
高舉如近時諸臣徑出國門之為者杜門三月
未遂初志然臣所以遲遲待 命不敢徑行者
盖亦有說良以三揖一辭固君子潔身之義然
而 國有典制進當惟 命退亦當惟 命使
遠 制以自遂棄 命以行意無事之日既倖
避而後出有事之日皆藉口而競逃其流之弊

至于群下瓦解 朝廷孤立未必不由于此臣
嘗以此繩人今亦何敢自便是以欲去之心雖
急未得

陛下命不敢去也近于五月十五日接得吏部
照劄留臣供職臣何敢留臣聞風木易摧湍流
難定違時者不祥昧進者多辱違心之痛主組
不榮臣既誤出今亦豈可誤番乎臣番不足以
成 國是臣如徑去亦不成紀綱不得不再懇

崇相集

疏一

五十

天恩准臣休致使臣奉 命而出今亦奉
命而歸全臣子始終之義臣之上願也不然徑
削臣籍或加貶謫以為不肖冒進者之戒如此
則賢不肖之分明于下進賢退不肖之權重于
朝廷天下有事皆可指臂而使矣

請救毛文龍疏

天啓元年十二月太常少卿臣董應舉上

為忠義可憐將材難得懇乞 聖明加意救援以收廟算事臣聞齊式怒蛙勇士爭赴燕收駿骨智者輻輳以二物之微猶為伯王資地况忠義奇杰奮不顧身之士立功于萬死之場槁目于無援之路而棄之以快敵疑之以資讒此愚臣之所扼腕為 國家惜也臣伏觀奴酋發難以來河東世將望風投降反戈內向蕩我疆圉

崇相集 疏一

至

百姓莫不剃頭乞命我之帥臣與尸遁臣奔逃雖置經畧三授尚方劍發盡內帑竭天下力以聽指揮竟無一矢敢東向者而兵亂于內疆促于外舉朝文武莫不變色相對諉曰無將無兵臣竊惑之豈遼東數千餘里無一忠義四海九州之大無一奇材異等之士堪為 國家吐氣者及觀邸報南衛鐵山諸處遺民猶肯徒手保險死不降奴號天飲泣以侍王師又幸有毛文

龍者持孤劍穿賊中與其豪傑設計盟誓以二百人奪鎮江擒逆賊佟養真等獻之 闕下且不費 國家一把鐵一束草一斗糧立此奇功當時登撫若肯疾速策應資以器械衣糧使之收拾殘民立成一軍時出撓賊凡諸陷賊人必有恩漢內應者豈非制奴一奇耶奈何藉口以先發為恨一不策應坐令孤絕又虛騰塘報破壞其功臣竊傷之今又以回鄉人稱文龍前月

崇相集 疏一

至

計殺奴賊三千人奴令李永芳佟養性以車駕砲往與為難陰令朝鮮縛文龍等語疑文龍無塘報此人或奴所遣以誘我者其事誠不可知但有此捷而望其來報則事勢之至難者何則奴既絕我河東之路登萊又饒妬其功茫茫大海何處得達臣愚以文龍縱無此捷但觀鎮江一事已是奇男子矣

陛下試問舉朝文武從來大將有不費一鐵一

草一糧而能立功如文龍者乎有置身四陷之地孤絕無援能與忠義子遺感發成功如文龍者乎如此膽畧使有三人奴可虜遼可復永芳養性可縛而繫之鼓下矣且就遼平遼鼓舞殘民用其必死之心練成精卒不待四出徵兵騷動天下川蜀之亂可以不作今棄文龍于絕地委遼忠義于虎狼之口似為養真報仇佐奴而致疾于我也豈不哀哉夫舍殘遼必死之精卒

崇相集 疏一

五

不收以為用而遠募天下以致亂棄奇策有効之文龍不救而偏信一籌莫展之王紹勲侈口三方並攻索兵索餉無時可成不知存立文龍一軍即成眼前三方之策舍有用就無功孤忠義輔殘賊不顧天下安危但殉一己好惡如此不已臣恐添下亂盡尚不能越三岔河一步而社稷已危也臣愚無識誠見邊疆危急而阻絕忠義坐失干城內自賊而遺禽于奴深為失策

故不避狂瞽言之伏乞

陛下嚴勅經撫諸臣消融成心亟畱救援或飛一詔募慣海人即所在拜文龍為大將錄遼民之有功者次第陞授仍勅梁之垣將所賫銀兩宣諭朝廷德意偏加賜賚使益感激立功早收全遼不至并壞天下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崇相集 疏一

五

危急效計疏

天曆二年正月二十八日上

為危急效計以備廟算採擇以保宗社事自經撫不和戰守無策將吏內懈叛黨外洩奴賊乘機過河直攻西平劉渠以二萬救之而陷虜遂長驅廣寧右屯勢在呼吸間矣如廣寧不守山海關且岌岌既且中于京師京師一動天下將不可知故救廣寧所以守山海守山海所以保京師保京師即所以保天下此必然之勢也

崇相集疏一

至

今當事大臣悠悠忽忽大小咋舌肉縮避難甚且託故移家保全妻子不顧宗社此不忠之大者臣以為必斷其歸計移家者斬而後肯為國家出死力此急務也今之議者以廣寧勢不可保僅議守關此以廣寧視廣寧爾若知廣寧關係甚大安可不救

陛下何不立詔文武百官入覲外吏及都門四方豪杰有能激發忠義號召敢死之士出救廣

寧者禮而遣之功成則爵以通侯吏士受上賞臣知邦畿內外必有奮呼響應者或潛說虜為我聲援或設奇用間使廣寧右屯知救兵且至其守必堅而後揚疑兵以分其勢相機會以挫其鋒圍乃可解圍解而後山海不危京師無恙天下奸雄乃不生心故臣以救廣寧為急策也夷狄之性視我強弱廣寧既急西虜必且乘隙而入我邊諸口何人可仗臣聞嘉靖庚戌設三

崇相集疏一

至

經畧坐鎮昌平通州易州以遏虜衝今宜擇鄉寺科道有才望善治兵者出鎮各口如能以恩信結虜說之攻奴灼然有効者即授經撫之任其林下廢棄性行不純而才能治兵者亦破格錄用置于各口以盡其才此又急計也臣聞薊東八十里有蘆臺豐臺其道可抵天津寂無守禦又聞右屯船家務糧船所集奴既及廣寧右屯萬一奪我糧船用遼人駕使歷蘆臺抵天津

出我不意我之咽喉立斷今宜急令天津薊遼
速議一軍以防萬有不意之虞俟後酌量屯營
以省大費昔李泌營關中韓重華營代北曹操
許下諸葛五丈原皆在兵戈擾攘財力殫匱之
時建立此計今亦未可以為緩也京師天下根
本五方走集奸民所聚如劉保之屬為奴用者
不能保其必無臣向十年前備官銓曹猶見夜
禁嚴肅行必訶問今來入京蕩然無紀萬一有

崇相集

疏一

壬

奸何以稽察此其責在五城察院兵馬司臣愚
以為宜編保甲列其生理丁壯出入可以知人
可以緝盜可以收其豪杰仍令五城加意夜禁
不時更深突出查點更鋪究其懈弛不訶問者
以絕奸萌其城內防禦器械樓櫓城隍近都營
堡一一宜議語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今日之
計日當一年不可耽失此又一急務也臣見從
來武舉多以論策取中不惟開假代之門炫欺

人無用之畫即使忠勇如韓世忠狄青李抱真
等若應此科且亦不能自見況今危急正資弓
馬臣愚以為宜揀選兵民凡射中七矢力能勝
七百斤以上者與武舉同一體敘用其射能命
中矢不虛發力能絕倫者尤當峻拔其射中五
矢者賞以錢不過費錢三十萬而精技皆出矣
其精銳精鎗精刀者法亦准此人情趨利誰肯
後人若行此法臣恐畿內外之兵不可勝用不

崇相集

疏一

壬

待遠募于他處也此又一急務也邊報既急遠
近心搖內者欲出外米之來必稀人聚食眾勢
必易竭宜令外儲悉入太倉如正統于謙策聽
官軍自運一歲糧以贏米為之直仍遣精敏有
心計人就近分途買糴刻期而到差出者勿令
以家從又一急務也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
陛下冲齡踐祚遭值多故遼陽既失奢酋又反
三蜀分崩滇貴難保秦楚浙直處處蠢動

祖宗天下能有幾何今廣寧又圍河西覆沒宿將已盡屏兵不振草澤奸雄乘之而起臣不知禍之所終此誠

陛下卧薪嘗膽之秋也若曰幼冲則今已及世廟入繼之年大踰

神祖嗣服之日矣當時朝廷勵精主權振立法紀森嚴群下用命大臣亦各一心營職不敢苟且徇私職兵職餉職器職邊莫不各得其才一

崇相集

疏一

五元

有不效雷霆立至以故大小兢惕無亂不夷自神祖末年靜攝上下涵容情竅成習遂兆遼變加賦徵兵日趨于亂今天下且有土崩瓦解之象矣兵亂民離疆危地促大臣猶顧視體面不肯擔愁未爛不問器材不恤職疆事者遷延不發以待變此皆主威不立國法不行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痛自脩省泣告

九廟克己側席誓平禍亂以無失

祖宗之舊正告群臣回心易慮以振厲有為勅諸曹常朝間免侵晨入署亟圖乃事勅朝臣舉違才自監司守令應試孝廉義俠布衣各舉所知以備擢用勅守關大臣即日赴關以為後勁擢任孫承宗于中樞召呂純如徐光啓楊璉疾馳至京資其忠力其有從吏南遷委棄陵寢者請劍斬之以懲後庶幾天下可救也臣狂瞽

崇相集

疏一

六

蒙昧遭時危急義無擇言臣無任云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着該衙門作速議行各官移家眷出城顯是保妻子不顧宗社查出問罪徐光啓楊璉且不必起呂純如着即起來用董應舉慷慨任事便着專任較射演武諸務所有應用錢糧該部即與議處

請較演處所疏

為危急效計以備採擇以保社稷事臣日前所上愚計奉

聖旨云欽此欽遵臣素不才不嫻武事今蒙

陛下責以專任較射演武諸務事急時危臣敢不勉但京營官軍既統于戎政衙門又有總兵蕭如勳白兆慶訓練營軍令臣何處着手所較所演當用何兵較演當在何所未經部議安所

崇相集疏一

六十二

効力臣愚以為此兵部戎政事耳臣不敢越俎今日緊要惟在嚴保甲拿奸細練民兵脩守具儲芻糧屯兵通州開馬穿外城不及脩當增高敵臺搭蓋營房以處營兵毋使遠疲在京好漢亦當鼓舞招來重加恩賞拔其雄俠者以其類為招練成一軍亦足以濟臣無才能徒有肝膽常恐旦夕塵飛効死無地激切瀆奏奉聖旨該部作速議覆

保衛神京疏二月三十日上

為保衛神京第一要務懇乞聖斷立限責成以救萬有不虞之危事臣聞國有三險外在邊內在垣又內在門戶外邊失則垣墻危垣墻危則門戶重今廣寧既失以山海關為垣墻京師門戶實在通州蓋控二河引漕入京為國咽喉虜入必趨通州以斷咽喉咽喉斷則立斃故欲守京師必使通州之勢與京師聯絡欲使通州

崇相集疏一

五

之勢與京師聯絡必沿河對設敵臺上下三層四面安銃大小相間大者周八十丈可容四百人小者周二十丈可容百人大小間錯必擇精火器者守之有膽力謀策者將之虜至則銃砲相接不使孤而被攻虜退則屯守相望可以間而營田暇則習火器治刀械以時訓練外植榆柳開溝洫柴牙縱橫即成地網虜騎不得馳騁不得阻吾糧不得乘吾虛計造臺費不過數萬

工不過數月臺兵不過二千內與京城犄角外
扼險而臂指擁輔猶之屯百萬于野也臣以為
守京師之法莫此為要此為門戶之險門戶之
險既立而後自通州至昌黎灤薊皆如是建造
擇人分任刻日報工停大工碑及諸廠所餘街
道所置官碑一槩移用以速竣工不過半年隱
然天險從地而出惟怯人心亦恃以固由此而
至關口邊外相地營田百萬之糧可以坐致以
崇相集 卷一 全

田入食屯軍乘田隙講武事田熟入聚士飽氣
揚虜且望而不敢入此萬世之利也蓋設險之
法急則由內而之外緩則由外而之內今事急
矣京師無備臣請先理京師通州而後及于邊
外要在築臺堅固疾速成功集合三險鞏衛社
稷永無憂虞臣雖尸素而死無恨矣奉
聖旨該部即看議來說

新命陳愚疏 天啓二年四月廿二日上
為寵命未敢遽承重務所宜先定敬控愚衷懇
祈 聖裁事臣叨冒 皇恩擢任常少頃因疾
疲方欲乞歸恭承 新命陞臣太僕寺卿兼河
南道監察御史職銜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關
等處屯田安插遼民事務臣聞 命不勝戰慄
自古屯田或出將帥或用召募將帥則屯即為
餉召募則農亦為兵未有分而能成者今屯田
而安插遼民是欲藉遼民以屯也屯于直隸天
津至山海等處是為京師擁護左臂也藉遼力
以屯是以賑救當召募不虛費其銀于賑為京
師擁護左臂是以屯政寓軍令不別費其銀于
募比之古將帥屯田有兵可用者其難十倍若
得湊手成功其利亦十倍何也救流民使不生
亂一也左臂厚京師益安二也溝田槎牙因成
地網列樹參差胡騎不得長驅三也農隙講武

崇相集 卷一 全

壯聲遠暢虜或弭心四也關兵弱脆居民惶駭
有屯助其聲勢安固其心五也于屯田處所鼎
錯敵臺虜至則入保烽火相屬易達京師六也
屯衆收多米草之價自平國餉不匱七也漕運
艱難屯田稔歲令漕民就糴可省其疲八也民
不疲勞天下不亂九也屯事既成用不募之兵
因不漕之粟人不畏敵兵不虞饑進可戰退可
守十也此如何功力而令臣不才任之乎臣聞

崇相集疏一

空五

忠臣受任必計成功老成圖國必慮大費今以
遼民數十萬鬻妻子接衣食其情至慘一聞安
插之令所在擁集其費必大大率安插一戶須
一土室牛種田器月穀食必具而後可耕作二
百家一敵臺大小相錯兵械必具而後可收保
有耕作之資而無收保之所寇至棄之屯事不
成故欲得其利必督其功欲督其功必給其費
不知朝廷有多少錢糧可以應此乎有錢糧

以應而後臣敢任無錢糧以應集者必驚驚必
亂臣將無以自明臣不敢任也且屯田既有屯
田御史又分以界臣一權兩操遼民既經經畧
總督請賑又命臣安插一民兩恤安插之事
須與郡邑相關畿輔郡邑專轄者多不能分心
于兼銜之上司事既與之相關勢又不能使之
奉行衙門新設必有分任之官必有聽用之人
俸糧工食于何處給查地借糧于何責成一有

崇相集疏一

空

阻格勢必難行今勅書尚未票與臣能行之郡
邑乎權不能行之郡邑臣亦不敢任也古之募
屯必月給穀食待田熟而止今臣始受命候
勅候關防出則種期已過必須給食至明年夏
所費益衆若安插而不給食猶用其力而扼其
吭必復流離臣亦不敢任也以臣私計安插一
萬遼民農房牛種器械敵臺等項須五萬餘兩
月給穀食自今至明夏麥熟而止亦須五萬二

項已幾于十萬矣今以安插二萬為率須用二十萬有奇明夏以後麥米自給乃可省此而籽粒猶不能入官後年秋夏熟乃可計畝輸糧輸稿桔為關餉用蓋傷疲之民予以一年籽粒乃可存立也 朝廷費二十萬之銀而待輸于兩年之後議者必以為遲大利在後萬一先有齟齬臣能終其事乎臣不能終其事而能成其功乎終其事而不能成其功徒耗大費于荒墟廣

崇相集 卷一

宅

漠之野民不得安餉不得給數年之後不能以數十萬餘兩糧草還之 朝廷即以斧鉞加臣臣亦願受不與臣終其事而責臣成功臣亦不敢任也古之屯田皆用軍法從事晁錯募屯亦有假士假五百假候居則習民于射出則教民應敵勸以厚賞威以重罰而後民前死不旋踵蓋約衆以法行法以權况今邊民為人所隸所屯又在邊鄙非以軍法律事安能制之臣愚欲

十家為保保有保長十保為聚聚有聚長十聚為連連有連長四連為帥帥有帥長而後統以屯田分司歲一課殿其有作奸蔽奸鼓衆煽亂寇至不入保入保不嚴守者須用旗牌行法又須立中軍叅將守備把總等官乃有次第法可施行否則臣亦不敢任也蓋臣屯田雖非將帥而迫于危邊亦須有將帥之權雖名安插而制約流民亦須用守邊之法故立法不得不嚴持

崇相集 卷一

宅

權不得不重也臣本無才能少已病疇但歷官思做實事行事不敢違心當事以臣性頗堅忍素能耐煩故以此事薦用不知臣雖堅忍不能為無米之炊臣雖耐煩不能行無權之事若不先條曲折上請 聖裁但貪官將不計事任何如下將受尸曠之誚上將蒙斧鉞之誅臣之所大懼也

陛下倘能察臣苦衷多發錢糧計數責臣後効

假臣事權令得歲終會同屯田御史考核有司
給臣旗牌許臣設立將領或薦辟慷慨忠義豪
俠奇偉有益國家之人以為參佐如此臣乃得
展其愚如錢糧不應手事權不假借事事掣肘
令臣不得展布負職負官負

皇上任使寧自今乞骸骨不敢拜 命語曰事

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信故君有責于

其臣臣有死于其言故其受祿不誣而受罪亦

崇相集疏一

完

寡此臣今日之義也伏惟 聖明裁察而進退

之臣無任戰慄云奉

聖旨這條奏屯政甚晰錢糧事權等項作速議

處以便展布責成勅書關防即便給與該部知

道

先揀後屯疏

天啓二年十月內太僕寺卿
兼河南道監察御史臣董應

上

為屯揀難兼事權難一流民易亂可慮謹據目
前處法上請 聖裁事臣至驚下不堪任使蒙

皇上採輔臣吏部議差臣屯田安揀遼人臣有

寵命未敢遽承重務所宜先定一疏奉

聖旨云 欽此又蒙

皇上允戶部請發銀十萬兩與臣臣恐流民易

崇相集疏一

七

亂六月朔日疾馳至武清延見遼人遼士遼官

及諸地方人等廣詢博訪得其情形日夜經畫

雖知其難有不得不為之處者臣聞自古屯田

以兵以成以贖罪予爵募人未有無安揀者乃

今臣屯無兵無戍而無以安揀使遼人顧耕猶

可以處然而不願者十之八九矣強之使耕勢

必難久故曰屯揀難兼一也自遼將賣城人人

有疑遼之心一旦驅而入關流離窮蹙不能盡

創其剛勁之習土人畏之惟恐其易種于茲地
方有司亦畏之不肯吐地臣雖累檄強之使報
不報也地方不報地臣于何處着手故曰屯插
難無二也而事權又且不一或此安插而彼驅
逐動以遼人釀亂相恐州縣承風支撐臣非地
方統轄之官勢亦難以一切臣聞人情資身無
策不畏死亡饑寒追身不顧父母况習弓矢便
騎射瞋目語難之遼人乎彼自入關以來力能

崇相集

疏一

主

南徙者徙而南力不能徙又不能營生者累累
填于溝壑今其存者非死亡之餘即勁悍而覲
為兵者也彼能為兵亦能為盜不有以處之勢
必內訌或乘虜入而奮其憤戾之心或乘盜起
而與之為梗今秋防已近奴與虜方眈眈而妖
賊扼漕國家之憂方大又不能區處此輩窮
極之而使為變此肘腋之患也故臣以為大可
虞絲是言之安插之事當在屯先必不能與屯

合當與賑參用必不能盡挿之于屯臣慮此至
熟也故于二難無一大可慮之中求為目前之
法一曰安農二曰安生理三曰安無告四曰安
士五曰安弁六曰安兵皆隨其顧而為之處臣
已刊保甲兩分別遼東原籍丁口何等八戶見
住何處作何生理部銀未到已先行各州縣酌
賑一番部銀既到已于膳馬臺諸處買地及田
錦衣所捐靜海縣四當口地差官築室以招之

崇相集

疏一

主

每户先給農具銀二兩定居者再給額生理者
止給資本二兩不再給無告者月給銀三錢五
分士若弁稍加分別其強悍而願為兵者亦姑
給銀一兩以少殺其意而預圖所以消之之術
或視西北諸鎮可用其技擊者給之行糧移其
家令其故將將之分挿其地其將亦得寄衛于
彼不至聚而有世祿不繼之憂又一便也臣聞
殺往來者多務其勢御悍馬者縱送其轡壅之

而使決極之而使軼其傷實多今遺官洶洶以不得廩祿為苦兵以不得應募為苦不早為之處變且不測故臣不得不言必此項有處而後安揀之局易完安揀稍定而後屯政可大舉也臣查得國初屯田在京錦衣等衛及後軍都督府屯額六千三百三十八頃北直各衛屯額一萬六千四頃有奇合之可一萬六千四百餘頃而皆以武官督之取其餘糧以餉軍正德三

崇相集

卷三

年始遣屯院查覈衛所子粒除革奸弊一年一差取兩州縣竟無成功者地廣而期速也嘉靖二十九年選風力重臣督理北直山西宣大屯政隆慶間又遣三都御史督理屯政萬曆間又遣尚寶丞徐貞明查考京東水利皆不效而罷其後津撫汪應蛟題請萬沽營屯開河進水置閘規畫甚大未及收成而陞去其後屯兵漸裁地亦漸荒今屯院所報同知盧觀象所開皆

其故跡而未及十一耳臣以為此處開屯數萬子粒即在明秋自此而豐臺蘆臺相地開種其貴戚大臣及朝紳鄉紳肯捐故業或屯牧地以益屯者臣得履畝按實列名上請欽獎以高其義其道臣肯專以此為務動督有司核地開屯數多浚溝遂能阻騎又時訓練成精卒效馬燧李抱真所為者臣請大用之以為勸蓋此事成則國受其利民去其害人心可固危疆可安

崇相集

卷三

不成則百姓加賦無窮已人心搖動天下遂不可支其所關非細故今日當以此事為第一而賞罰之法不可不嚴臣待遼人安揀已定之後尚有條件上聞至于經臣所請賑濟山海關內外遼民業已奉旨下都議覆且責成各該撫按設法安揀亦可少寬愚臣不職之愆矣奉聖旨這所奏屯種安揀等事甚悉該部即與議覆

乞行招遼人為兵知會疏

為安插已定召募滋擾乞行約束以定民心事
據直隸通州武清縣知縣陳民情呈詳前事內
稱本縣奉文安插遼民四百三十九戶分別農
商給以牛具資本查照官生隸之軍衛學宮又
建房置田所以為屯插計者不遺餘力矣邇來
山東天津永平山海等處招兵遼民一聞各自
奔越間有委官至本縣地方召募而游惰者利

營相集疏一

主

其安家銀兩攘臂爭先以應之是寺院予之以
安而遼民不肯安也他日倘按簿籍而責此棲
止不定之民將于何處蹤跡乎合行申請約束
已經安插遼民不許投往別地即各處奉文招
兵委官須先赴寺院衙門掛號批發將招過姓
名報縣于保甲冊明註往某處應募庶號召不
擾而受廬為氓之衆無復朝秦暮楚之思矣等
因到臣臣看得人情莫不欲安息養無法則黃

鳥與歌還定安集則澤鴻致咏乃若遼人不然
人以弓馬為能家以食糧為利謂兵不必戰而
無終歲之勤戰不必死而有披堅之賞其樂談
兵不樂為農者其來久矣自喪亂入關不忘故
習日持弓矢以望招薄視安插而不屑技不足
以雪恥復仇志常在于瞋目語難雖有前後樞
臣經臣撫臣及臣賑插數番不足以厭其無已
之欲逐逐而東逐逐而西逐逐而北逐逐而南

營相集疏一

主

一聞招兵之信惟恐其赴之不疾無論領去安
插銀兩無歸萬一奸雄起事借招兵之說以動
衆奸細潛謀假應募之說以竊發不大可寒心
乎故臣前有屯練約束之請勅書亦有遼人贅
力過人堪充行伍者與邊兵一體給糧隨營操
練以備調遣之旨臣未奉旗牌又無糧草可
以聚集操練不得已欲擇其可疑者疏請給糧
南徙以為漸消之策而部並未覆蓋操練有月

糧可消其牢落之心南徙有行糧可散其飛越之勢今皆不行臣將何法以處則有如武清知縣陳民情所議凡各處招兵與臣知會之說使得責成各屬查其所往以少了屯挿之一局耳念臣孤孑一身領此重任以至難定之遼人當至難測之時勢又加屯田事務併在危邊而威不足以彈壓奸人銀不足以屬厭衆欲今雖以安挿信票換其過關執照以徵信于部終不敢

崇相集

疏一

七

謂遼人之受挿而不他徙也伏乞勅下該部移咨經督及各處撫按凡欲招遼兵者移文到臣批發各縣抽選以應其餘著土籍者免其三年丁糧地方不時譏察如有不法即當究處庶幾恩威並行亂萌可弭而

皇上還定安集之鴻仁亦可少究矣奉

聖旨董應舉安挿專責這所奏即與覆行

報安挿遼人支給成數疏

天啓二年十二月

為奉揚德意安挿遼人恭報支給成數以祈聖鑒事臣聞周有戎狄之難而宣王中興厲精圖治安集流移而鴻鴈之歌作其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卒之以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蓋幸其君之明能憫其勞而予之以安也此周業之所以復隆

陛下冲年纂承大統有克舜之資而際周宣之

崇相集

疏一

七

運邇因東闡非人奴象益進遼人入關載道仇離此天以中興之機啓

陛下也

陛下思恢故疆矜憫黎庶屢命疆臣累行賑恤澤已厚矣仁已至矣又恐棲止不定資生無策因納輔臣議欲挿遼人于屯令彼有可資之業而國亦成開屯之利誠一舉兩得也而謬以畀臣允發帑金十萬為屯挿用臣恐錢糧重

大不敢盡領及視事已在季夏耕種已過又值
淫潦無地可屯只得買膳馬臺安子莊等地治
屯屋以待遼人不虞遼習情竄而不肯屯也臣
于是不得已有屯挿難兼之疏蒙 旨下部許
臣從長料理嚴覈支給臣于是得一意行順天
河間保定永平各州縣照臣所刻保甲冊酌量
給發以安挿信票換其過關執照為據緣州縣
報冊不齊初報續報倍蓰或冊有名而無執照

崇相集

卷一

或有執照而冊無名或以院道賞照教官給照
與夫馬牌路引為照或改補假刻執照逐處奔
銀甚且做名重名相錯于冊中又有縣官以領
狀當照者臣奉有嚴覈之 旨法亦不得不查
查行往復動經旬月自夏徂冬乃克竣事此臣
不敏之咎百喙無所辭也今據順天永平河間
保定等府通涿等州武清等縣報過安挿遼人
一萬三千四百一十四戶共收過執照一萬三

千二百八十五張間有一戶分作數戶者有一
人遞投數照者有自山東續來領銀即去者有
往來乞給路費者有流丐孤獨求賑者臣亦斟酌
應之共用過帑金二萬二千六百九十八兩
亦云少矣蓋前此計口賑給豪強多獲臣今計
戶給之雖少而卑貧受惠總以相補也未挿之
先遼人紛囂梗越其責在臣既挿之後遼人紛
囂梗越責在各州縣至于建學聯士立膳田以

崇相集

卷一

賑之著土收民譏出入以察之行約束以消萌
漸歲月以化頑鼓忠義以敵愾此則善後之事
臣與各州縣不敢不均任其責臣竊念遼人入
關以來已經前後經畧牛監軍張視師李巡撫
王總督孫閣臣及臣與閭巡撫凡賑賞七八次
往年山東遇災父子相食只得一再賑恤未有
重恩疊賞如今日者恐周宣還定安集不能及
此故以此決

陛下中興之功遠勝成周不難也其山海關內外遼人多係食糧兵弁有閭臣賑賞又有撫臣閻鳴泰賑金五萬理無重挿臣謹將各州縣安挿過遼民姓名開列上聞奉

聖旨這所奏安挿遼民俱有著落不失朝廷軫恤至意知道了該部知道

安挿善後事宜疏

天啓二年十二月上

為流民已恤奸宄可虞乞定法制圖善後以究皇仁事臣聞帝王制世仁義兼資仁以恤民義以防奸非義無以成仁非法無以制義今

陛下于遼人賑賞數次又命臣安挿于屯田之中德厚已極而遼不肯屯只求皇賞又命臣從長料理嚴覈支給務濟實用臣敢不嚴覈然而不能不為國家深長慮也臣觀遼人可憫固多

奸頑不少而奸頑多在武弁有力之家慣冒錢糧心常思亂向之叛降奴酋反戈內向者皆武弁也今既入關猶存故態鮮衣怒馬所在縱橫其知義守法者十無三四臣常差官給散安挿銀兩貧弱遼人必向天叩頭感念皇恩其多方要挾鼓衆猖狂者亦皆武舉武生之詐為生員者也臣聞恩極則玩玩極則變天地至仁猶有秋肅臣常見遼紳談及遼人亦云遼奸難測

若不及今善為處置後悔無及臣請陳五義以
收仁一曰入土籍二曰嚴保伍三曰散奸猾四
曰歸祖籍五曰立師儒何謂入土籍蓋遼人散
處各府州縣雖經安插其實往來不定猶如不
繫之舟莫得而制臣請各府州縣自今再行細
查某處遼人實在若干看土者附于土籍勿徒
有司時行約束督令生理毋使非為此屬民之
義也附籍既定臣請分責有司有司責保長議
其出入其遊手進食不事生理及招引往來踪
跡可疑者左右隣謹察之以告不告連坐此禁
邪之義也臣查各州縣遼人永平獨多永平遼
人灤州撫寧獨多撫寧一縣可當順天保定河
間三府之數不啻其所以畢聚于此者何也以
其近關軍旅所聚易于生理也臣竊以為不然
夫奴之所以取逮者皆遼人啓之今被驅率入
關雖云鴻鴈亦雜犬羊萬一奴謀益進安知獻

關無人又安知其不從覺華渡奴直趨薊州以
絕關門于外乎今知搜緝奸細于京師不知解
散奸猾于要地是知堂奧而不知蕭牆也臣聞
火聚則熾水聚則湧未有奸頑湧集而不為亂
者今灤撫之間刳殺日聞無事尚爾有警若何
散之之術誠不可不講矣此防患之義也往時
遼弁在遼世有廩俸之入供給優裕得騁其意
今形勢失便寄衛無所其心獨能無慨然者與
其聚而寄之于此為無俸之官孰若散而歸之
于各省祖籍俾世其官或加俸一級扶其徒侶
而行水則有舟陸則有車官給其費俾無艱于
行形勢既復故族得聚彼亦忘亡此亦王者利
導之義也至于遼生隨在寄學固亦甚便然遠
則真偽莫稽散則科貢難敘臣查各州縣報兩
遼生五百五十二名經臣考者僅九十有四餘
皆不可知非發行學院約束益難辨矣臣聞全

遼儒學惟有鐵嶺錦州寧遠前屯四印尚存敎
官改選印付廩生孟養性仝獻瑞茹秉鈞收掌
獨鐵嶺敎官徐思恭留印不付臣以生員私看
學印敎官已選而印未付皆為非法欲令遼紳
劉永茂暫為收署為遼生督課以待後命臣又
得豐潤生員魏廷芬地三千四百九十畝莊房
俱全以膳遼士亦令劉永茂暫管蓋以遼官束
遼士則真偽難欺以膳給行敎導則士習易挽
崇相集疏一 全

此亦成人材備器使之義也有此五義而後遼
民不至為非遼奸不至生亂遼弁遼士不至于
披猖而

陛下之仁益以溥中興之烈益以彰無此五義
則恩窮于無法變生于不可知不特臣慮之有
司慮之即遼東有識之人亦皆慮之臣職在安
綽不得不過為善後之防伏乞

陛下晉神省覽 勅下該部酌議善處以究

皇仁遼人幸甚國家幸甚

聖旨這所奏安插善後各款着該部即履行

崇相集疏一

全

進遼冊疏 天曆三年五月內上

為安插事竣恭進遼冊謹畢 御覽事臣于去

夏蒙

陛下特遣屯田安插遼人二事合併臣不能強
驚棲未定之人于屯又不能強土著懼亂之民
吐地臣不得已具有屯插難兼一疏欲先安插
後屯田蒙 旨覆允于是臣得一意督各州縣
造報遼人姓名發銀與之安插收回入關執照
崇相集疏一

為驗蓋自夏徂冬發去安插銀二萬二千六百
九十八兩收回執照安插過遼人一萬三千四
百一十四戶已于去冬十二月造冊繳送部科
具疏報明奉

聖旨這所奏安插遼民俱有著落不失朝廷軫
恤至意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又具善後五奏
奉 旨着該部覆行臣稽未敢造列名冊進
覽者誠恐迫冬涉春或有饑寒生亂蠢動不安

之形無以謝責也今自奏報安插之後已歷三
時已報遼人既歸生理即續到遼人如楚繼勳
等亦為資助三百餘金士為之課訟為之平似
亦相安于無事之天矣臣今乃敢查其原衛列
其姓名據州縣原報寄住地方以 聞獨安插
中有佟姓者亦有生員武弁原係州縣所報于
地方無別情形臣亦不敢過猜以傷

皇上安集之仁今亦還責有司時為之察而約

崇相集疏一

東焉至于遼士建學之議未決則禮臣任之臣
能為其資而不能決其議臣聞得民甚難失民
甚易我

太祖皇帝間關百戰取天下于胡元之手大封
諸王于遼以鎮壓虎穴

成祖繼之肆伐三犁犬羊脇息又分裂諸夷授
之 勅印各為君長使不得併吞為強蓋經天
下如此其難也自龍虎將軍封而奴酋得以服

諸國自邊牆徙鴉鵲關棄而中國益失險自南
關奪以北關為名而奴謀益狡自柴河撫安靖
安三岔兒堡聽奴入田以耳結了事而奴益不
制一奴耳忽而舉撫順忽而燬四路忽而陷清
河拾開原鐵嶺擬瀋陽奉集而銛遼陽又忽而
殘西平拱手而食河西之全何其易耶同此民
也昔用之取天下驅夷虜而有餘今以之守肩
背不可失一隅之地而不足此非民之罪將吏

崇相集 疏一

完

謀國者之罪也不惟

祖宗深意輕棄險以資敵不念 朝廷紀綱輕
撓法以教逆不顧天下民命輕竭髓以益亂賊
未至主將先奔驅率遠人入關火絕其後言之
可為嗚咽非

二祖在天之靈

陛下獨斷之神安居不動綏靜有方天下且不
可知矣大學云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得衆

之遠在于審所用人平其好惡而已故觀遠之
所以失益知

祖宗之法不可不行觀遼民之所以流離僅存
益知天下之民不可不厚為加意伏望

陛下日懸遠圖日想遼事深 詔群臣講求所
以保民寧國之道毋以私意賣法以傷

九廟之心則畿內安遼人亦安而天下亦安矣

臣不揣狂愚敢因進遼冊而併及之無任戰慄

崇相集 疏一

字

云 云奉

聖旨這所奏安插遼民知道了建學等事着該
部作速議奏

以上原缺

崇相集 卷二

屯田務求實效疏

天啓三年二月內太僕卿臣董應舉上

為國家需屯甚急人情視屯甚緩乞明職掌責成功求實效以裕軍興以蘇民困事臣惟國家屯政責在屯田御史而

陛下又以天津山海等處畀臣非樂設冗員也誠以兵興不息禍亂無已天下徧苦加賦內帑發至二千餘萬計無復之不得不多方與屯也

崇相集卷二

且屯院兼轄山東河南而臣專營畿東就危邊

省輸餉

陛下所以責成者甚重臣雖驚下敢不盡力受命之日臣與屯臣馬鳴起考覽古今屯田若趙克國諸葛亮羊祜李泌韓重華及國朝康茂才等皆當干戈相尋饒道難繼之時旋種旋獲兵食旋足饋餉旋省總未嘗待制于他年者何其著效之易今何其難耶豈非承平日久紙上

倉廩有司視為故事通遞相習然耶耳今天下徧苦加賦矣若如州縣衛所屯田所報開墾所得足以抵之賦何用加今何瘠瘠廩廩也以此徵之豈非侈虛譚無實事之故耶臣以今日非大興屯利不足以濟國家之急非綜核名實不足以收屯田之效臣聞煖不厭績飽不厭耕赴渴者併步今日屯政急前十倍苟事虛文國且不救為今之計沿邊各道府州縣皆當以屯政

崇相集卷二

二

考成沿邊荒棄田地皆當吐為屯用舊時屯額入于豪右者皆當清出還官各府州縣所屯皆當核實計效如以兵屯則當核其所收抵餉幾何募人屯則當核其所收兌運幾何如督學御史左光斗所陳以童屯則當核其上糧入倉幾何方與准考而三者之權皆當責之于臣兵則有葛沽屯兵通州昌平浙兵三處皆有可開水利就近用之國不煩餉兵無坐食此甚便也募

人則承新寶玉三河河間雄易之間水耕甚多
蕪莽南人率之以種初雖有開溝農具之費後
必大穰亦郡邑之得爲也童屯則與臣查其所
開荒地所上糧石若干所獻屯地所納屯糧若
干咨送學院亦甚核也三者之權既責于臣臣
乃查核知會督餉部院一年應減兵餉幾何應
省度支錢幾何據實上聞而後乃見屯田之實
益也昔我

崇相集 卷二

三

太祖天造草昧連歲征討攘却夷狄非有倉庾
之積也亦藉屯田成功

成祖靖難之後肆力三犁亦云殫矣盡以高地
給軍軍飽而國不匱蓋緣當時臣子皆有實心
故得實效今時勢至此獨使

陛下焦勞于上萬姓戴目于下大小臣工道府
各屬孰不戴天履地有不以實心爲國家營任
即不忠之尤爾臣雖不才受此重任無以安插

遼人兩費區處今已買有荒熟地分委各官隨
宜開墾倘得邀天之靈明秋水旱不作遍野豐
登以告成事塞餘責臣之上願也如其不然率
屬無法開墾不實臣當伏斧鑕以謝

陛下諸臣亦當伏斧鑕以謝臣罪無所逃矣奉
聖旨這奏內屯田事宜自當專任責成以需實
效

崇相集 卷二

四

特表王兵道廉異疏

為直述道臣去後兵情民情以表廉異事臣奉
命屯田法得薦拔廉異如天津兵備道新調湖
廣副使王弘祖廉直愛人忠實為國素為津人
所服臣素知之去秋以屯事微與臣左旋即與
臣合力與屯誓心幹濟事事着實臣方欲首薦
之以待秋報不意今有楚調矣軍民士庶莫不
奔至武清乞留甚至當舖人亦有言之而泣者
臣有子

本月初三日臣自武清來天津親督屯事且與
為別途中聞弘祖已行追而及之于靜海大王
庄河上留之堅不肯回但見一路人情嘆息不
已初六日至雙港白塘口陶庄見兵士數百停
鍾號泣曰幸強為我留王兵道我無王兵道不
能安種臣猶以兵士之情為復屯感也未足大
異再行有老婦數十擁臣喃喃臣下車問之泣
曰我清官在此軍民相安我海上人得活今去

矣言訖而泣不止臣于是大感欲淚從行者莫
不色動嗟夫世之留官虛套耳未有感及婦女
已去而言猶泣如弘祖者且弘祖素廉直執法
不阿無市恩媒人之術何以使人如是豈非真
正真清真心愛軍愛民故入人之深若此耶臣
平生所見惟萬曆初年福建軍門龐尚鵬之行
舉城兩泣婦女拜于田間今乃見弘祖一人耳
臣雖非地方官而有屯事相關不能早薦今見
臣有子

去後軍情民情如此而後悔臣之失也夫見賢
不能舉舉不能先與蔽賢同臣請受蔽賢之罪
而以一疏自贖抑臣有說焉人之性質不同安
能盡愜時論當先考其平生課其實事察其微
隱苟為人心所服即是體國之良臣如弘祖為
人其潔白無私執法不撓抑強扶弱護善防邪
真愛洽于人心實心歸于為國此最難得者所
病者察奸太盡嫉惡太嚴耳總之無一毫保爵

位自完自利之心今銓部量移已定法難更易
但一敗真切人心不可不上聞以備銓部採訪
或念弘祖復屯苦心假以數月竟其事而後與
之到任臣願分與廩俸使賢者有數月之留人
心有數月之慰此于銓法公道似無相妨者臣
愚不識忌諱伏候 聖裁臣無任 云奉
聖旨地方官既得人心何不保薦留用該部知
道

卷二

七

恭報屯地疏 天啓三年

月

為恭報屯地事臣自去夏奉 命屯插六月視
事武清種期已過從權買得膳馬臺安子庄青
苗地七十頃又同知盧觀象申送錦衣田爾耕
四當口熟地七十頃涿州知州劉曰珩申報楊
尚仁開荒成田三十三頃武清前任知縣李士
元申報馬房荒地八十九頃後任知縣陳民情
報出葦地六百頃寶坻縣知縣周詩雅申用臣
崇相集疏二
八
安插銀兩為買金蓋馬房地五十頃保定縣申
報開荒一十七頃又委官陸續買得高庄窠于
家庄苦鹽坨白倣庄李自沽老鴉口朱家窩駱
頭洵地共三百一十九頃殷家岡九花窰地八
頃桃園庄朱家庄地二十一頃青縣史惟忠等
地四十二頃馬基庄三河庄地六十七頃四當
口蘇中元地十二頃又查出武清縣新庄侯尚
村又光各處地三十五頃又豐潤生員魏廷芬

熟地三千四頃以上捐報及買荒地共一千四百餘頃皆旱地也其水田則有天津道王弘祖申送雙港白塘口兵屯剩地三千六百畝屯田御史馬鳴起畫圖標出陶庄辛庄三千餘畝共成六千餘畝并石公衍開寶坻縣鄧家庄二千畝此外又有工部員外蘇萬傑自認三河縣開田三四千畝涿州知州申開柳河營一十六頃材官魯安世領銀前去涿州高村開導水田二

常和集

卷二

七

千畝尚無的數大約旱地價廉而工力省遇年則倍收水田雖不用價而開河築埂造閘之費甚大若藉兵力則費省而速無兵催入則費多而遲有人相成則易無人相助則難惟在該部所以處臣耳臣去秋所請工部員外蘇萬傑管河同知楊森皆不得力獨臣一人親至屯所廻環於雙白陶辛之間以船為宅率勵材官催人開河日不暇給又將巡查各處旱地荒野寒烟

臣誠不辭勞瘁顧於原奉勅書許辟參佐之語未協今臣不敢以府佐請但求天津衛經歷周似達一人為臣效奔走乞加京衛一衛使得專力左右稍存體面伏乞

陛下憐而允之臣至夏上麥秋上高粱冬上稻不敢後時所買地價重輕恐有後言臣亦盡數解還然後計其籽粒所入與用帑金多寡以為臣罪之輕重臣無辭也臣材能淺薄日暮途

常和集

卷二

十

窮但欲一事報國而歸他無所計奉聖旨屯田已有次第還用心料理周似達准加銜用該部知道

報明分幣應急疏

臣于去夏奉命屯揀蒙發幣金十萬臣已領過七萬用之安插者二萬三千兩留為屯用者四萬七千兩尚有未領三萬在戶部餉庫臣見四方多事請餉無已司農苦于措處即接濟毛文龍亦無以應臣屯田已有次第願以未領三萬應文龍之急臣聞臣義無私圖謀不眚臣見年年策應海外常至後時秋風不便往往損舟豈

崇相集疏二

獨失餉且輕民命朝廷若以文龍可以不濟即便停止若欲責其犄角以緩奴酋仰關則應急錢糧自當趁此便風逆發免往時填海之禍况朝鮮擅命廢立情形尤不可知視我應接以為輕重若欲文龍隨機觀變應接豈宜少緩不然早決文龍進止毋使捐軀致命之臣棄絕海外為蠻夷笑臣愚懇妄發伏俟斧鉞奉

聖旨 這所奏屯田利銀接濟毛文龍具見番心據事已有旨了着該部作速給發

請兌麥請屯兵疏

天啓三年七月十一日上

為屯麥已收苦無處置乞議兌給北軍以省運費併議屯兵事據督屯官石公衍呈稱今年二月奉委開種高庄窠老鴉口黃庄梁城所范家庄青縣等庄春麥頗熟因雨纏綿日夜驚惶督同庄頭乘晴搶刈陸續收得一萬一十七石買席賃屋雇工費不下二百餘金今蒙憲牌督上津倉切思各庄寫遠萬石之麥陸用牛車遇水

崇相集疏二

三

又覓舟載其費既浩及至上倉攤晒挑脚斛面之費又難設處又須守候非時日可了又迫收高粱將若之何若得北軍就近交兌可省浩費且聞關上差人買麥山東若盡數交與似為尤便伏乞奏請定奪等情又據四當口雙港陶宰等庄屯官江顏鄭行篤稟有麥千石俱苦搬運見今堆囤乞早分發等情據此看得屯田患其無實報數往往欺罔故臣欲以上倉省餉為

本據公行等所稟運倉費濫交兌誠為便計臣
以此事實之實抵縣知縣周詩雅回稱西兵食
麵價重于米往往以米易麵如密如薊如關門
皆應給發但當議腳價該鎮用麥即令該鎮措
之又當議磨碾開樞輔欲伍設一碾亦該鎮自
設俾經久可行則年年可省餉米此實抵周知
縣之議也臣又問之佐屯員外蘇萬傑萬傑以
為通州新兵守操軍衛軍春班軍四衛隻身軍

崇相集 卷二

十三

月支米不下萬五千石若以麥抵米即戶部倉
歲有萬餘之積其船則河西務小糧船坐糧廳
剥船它運廳二河運船通州密雲皆由此載若
兌津薊自有彼中運船等語臣再三思之西北
軍士既喜麥食各處亦有運船交兌似易但水
陸運費亦當議及如關上召買即以麥交割召
買官聽其以海船領運如兌通州軍兵即以麥
交割通州道差官聽其以河西務剥船領運如

兌密雲即以麥交割密雲差官聽其以它運廳
剥船轉運如薊如津亦莫不然屯官不過交割
上船明白取彼印領報臣及發餉衙門轉報戶
部核數以聞庶屯效有據欺罔者不得酬其奸
臣亦不至以屯官無解戶之苦也最便莫如即
以葛沽見在屯兵與臣春耕可供濬築秋收可
資搬運洪水暴漲更可藉其護堤所收麥米可
抵月糧隨收隨給不待久頓于晒場且以所收

崇相集 卷二

十四

抵餉不待全仰于度支未必非小補也臣聞自
古屯田以兵所收即為兵糧既省餉且省運即
營田大使糧餉事權皆出其手處之亦易未有
如臣受特遣之命不與一見在屯兵事事掣肘
焦心困慮買地開屯鋤荒作熟幸得有麥而猶
徬徨無措如此之苦者今收麥在場又恐雨壞
且高粱稻禾繼登相迫難虞伏望
陛下憐察急勅該部議撥葛沽見在屯兵與臣

併議撥兌運費責成諸鎮通使臣得專心屯事
無他困苦益率厲屯官竭力報國云奉
聖旨董應舉屯田收穫已多具見勞績搬運煩
費委當就近兌支其舊沽屯兵即撥與管轄更
為長便着該部作速酌議具奏不得稽延

續報高粱疏

為屯麥未兌高粱天登事臣于七月十一日因
屯麥已收無虞開發奏乞兌軍兌關及請屯兵
自給等事奉

聖旨董應舉屯田收穫已多具見勞績搬運煩
費委當就近兌支其舊沽屯兵即撥與管轄更
為長便着該部作速酌議具奏不得稽延欽此
欽遵隨蒙戶部覆允兌與通州軍給之脚力作

正開銷已移戶部糧儲廳通州通議今麥尚未
兌尚在守候間又據督屯官石公衍報到收有
高粱二萬五十石江樞報到收有高粱四千六
百九十九石張永福報到收有高粱一千五百
三十三石鄭行篤報到收有高粱一百九十九
石此皆臣旱地之籽粒也父老皆言數十年來
無此豐收皆緣聖德格天今年霽霖各處水
決獨不及屯最後一雨乃決雖損屯且然不決

以結成額果決以發地之肥為明年利天實有意國家成就屯事非臣一手一足所能邀此大有也臣前報旱地葦地一千四百餘頃多餘買置為之認納錢糧召佃開墾分官勸督蓋用地價三千七百一十三兩三錢臣恐議者不察臣因無地不得已買地之故或有後言故前疏欲扣還地價解部以明買地之未嘗費帑今稻田將熟矣計以籽粒變價三千七百一十三兩

崇相集

卷二

七

三錢解部以抵地價至于各官所報籽粒須待兌軍兌關完日方有實據蓋從來屯田無效皆因屯官報數不實業為所欺不免回護故臣以兌軍兌關為據報多而兌少者必罪不宥而後虛張欺罔者不得售其奸國家開屯方有實益也屯為兵設也屯不餉兵欲屯何用兵不省餉屯效何據此臣所以蒿目時艱冀欲事事着實少效萬一也收割既完臣且相地開井因勢

而趨之河低者因其所開以築堤可成水田高者因其所開以周潤易發各種且有井而屯之多寡可數他日不至侵隱有井而後之編伍可行即此便成土練此臣所以夙夜經理冀得就緒以為後規者目今漕糧方集通州兌軍之冊未到而高梁又登堆積場中亦須處置容臣審時度勢而圖其便或將高梁兌關或變價交兌要使實實有益軍國屯官不得為欺決不為之

崇相集

卷二

七

回護以自蹈于欺罔也乞聖明垂鑒奉聖旨這屯麥高梁俱着兌餉地價及各州縣錢糧准查明開銷不必設處變價屯官功罪併優敘有司各官俱事完具奏該部知道

報稱疏

天啓三年十月內上

為恭報天津水稻預定解部銀兩事臣于天啓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據前任天津兵備道王弘祖開送雙白兵屯剩地三千八百零八畝與臣開種陶辛一帶則屯臣馬鳴起畫圖與臣兩項荒地約計七千餘畝今年春弘祖方與臣戮力同心比耦動事忽然調去屯事幾擢臣三月始事兩至屯所以舟為家親督屯官石公衍等

崇相集

疏二

十九

開河治開招集農魁隨區墾闢越手既遲雇工甚貴牛種之費倍于他時又不得用一屯兵治堤致被水患猶幸田祖有靈必有收穫本月二十三日據督屯官石公衍函報東西二屯屯官羅茂昌等收得紅白稻一萬餘担做米變價可得三千餘金候完日遵照部議解兌新餉等因到臣臣看得天津水田不患無水而患無堤堤非兵力不能高築有堤則天津兩河之地皆可

化為水田無兵則天津兩河之地將復歸之水府臣新受事不能如天津同知盧觀象久屯何家園用兵用軍無不如意加以張思忠郭世安庄頭民屯重屯之助其所收入多寡臣不敢與知但舉臣屯官石公衍等所屯雙白陶辛之稻而具其成數間雖有一二奸頑以錢糧為戲者俟其交割日計其所欠以法從事其勤敏有効者雖賤必錄蓋臣所以體國者止有一心所

崇相集

疏二

二十

以警動屯官以大作于後者亦止有一法臣才弱心苦恨不捧掬以充軍儲今所報麥高粱稻約有四萬餘石尚有黑豆小米雜糧章洵屯課及工部副郎蘇萬傑分管涿州籽種俟收完日另報

屯田協心疏 天啓三年九月初二日上

為屯田急在東隅協心乃能有濟謹條便宜備採擇以大興屯政事臣竊觀前史自古屯田皆于兵所聚地如克國湟中諸葛渭上自屯自給且戰且耕他變不生強敵知懾此將帥之事最為便也即如許下之屯父食其利鄧艾議圖淮南移之陳蔡皆就近以決策未有越數千里而仰食者今防奴要地實在畿東臣聞邸報見戶

崇相集 卷二

主

科抄叅欲令中書舍人王廷彥所捐千金營田于南者與臣營田于此誠識時之急務國家聚兵榆關以扼險要而募置步馬于天津通州昌密遵化之間惟恐聲勢之不壯今糧匱兵饑所在呼噪因而行劫者有之甚者走而投虜其存者岌岌業業皆無固志其勢不能終月况欲扼雄關縛奴虜乎于此之時而不予畿東協力屯田為餉軍計更何策哉且畿東屯地極多亦易

為效天津地最下而甚沃不虞旱而虞水大河十餘皆汪司農為巡撫時所開兵屯之外有地數萬餘畝溝而井其地開而節其出繚以大堤綴以糧畛十萬之糧可以立具雍奴寶坻以東視河所決以為肥瘠早種急收水而不害若井而趨之河高下隨宜必有一得焉豐玉之界三河薊永之間河涿以南抵于易定水泉自流但用導引南入種者不絕皆得利以去近則弘仁

崇相集 卷二

主

橋至通灣其流渾渾今為盜藪若疆以成田比舍耦耕鷄犬相聞不惟足食且可弭盜是一舉兩利也各州各縣閒地彌望多作荒熟備邊備荒名目徒入奸胥之橐入于度支者有幾夫屯非備邊耶屯以救饑非備荒耶誠一清查不可勝壑今糧匱如此兵饑如此誠使地方有司肯以國家為意不分畛域與臣從事一二尚義能如田錦衣吐其所有畀臣臣亦不待買地而屯

事大濟矣臣聞救焚拯溺愈近愈濟今之漕糧數石而致一石若得十萬石可抵數十萬石矣又聞戶部約畧軍興經費所少百數十萬金若大興屯田豈不損省其半蓋屯愈近費愈省費省則所出者亦省所出省則度支漸紓而內帑亦不至大竭而天下事可為矣臣恐當事者以其呼庚呼癸之力轉而為主伯亞旅之任也伏乞 勅下該部計議務令內外協心為國急圖

宗利集

卷二

二十三

凡有意于屯者與臣共事凡有效于屯者容臣列名優異而奸豪影響專利及地方有司不以屯為意者容臣叅處凡屯之所入盡以給軍餉部餉院撫院核其實屯院考其成臣之屯官俱聽其考核而無敢逃罪如此而屯事乃大濟也奉

聖旨屯田軍國急務董應舉實心任事前後收獲已著勞能內外相關衙門當協心共濟有司

急公總事及地方尚義諸人即行褒勸急緩各官併奸豪阻撓的指實叅處其給軍考覈等事一併計議覆行該部知道

三月二十二

二十四

風勸捐義疏

為屯田捐義未酬風勸不廣事臣于天啓三年八月二十九日題為屯田急在東隅協心乃能有濟謹條便宜備採擇以大興屯效事奉

聖旨屯田軍國急務董應舉實心任事前後收穫已著勞能內外相關衙門當協心共濟有司急公趨事及地方尚義諸人即行褒勸急緩各官并奸豪阻撓的指實叅處其給軍考覈等事

崇相集卷二

三

一併計議覆行該部知道欽此隨該戶部具覆移咨到臣內開凡有義捐地土籽粒之類如錦衣衛都督田爾耕等即其所捐之數題報照例旌獎或題授職銜以風示來茲歲以為常等因臣于本年正月欽奉 勅諭亦有所屬土著流寓軍民人等尚義捐助者褒旌題敘等語欽此該臣查得錦衣衛都督田爾耕于天啓二年六月十七日據河間府同知盧觀象呈報爾耕捐

出靜海縣四當口地七十頃與臣開屯至天啓三年臣委屯官江樞開墾已收屯麥一千四百石臣自開屯以來有司奉公者少一寸之土必須償買甚且得一首報地權貴便憑猾棍米爭孰肯以國家為意者爾耕慨然捐其所有可謂知所先務矣部覆有如爾耕等查實旌獎實得激勸之宜然而未數數也獨有武清監生趙繼光及子如梓捐地五千畝不求題敘他如涿州錦衣舍人吳邦璋捐梁各庄水田三百畝領臣銀三百八米如之豐潤生員魏廷芬捐地四千畝因欠戶部車價臣已代償五百金曹錦首報地二十頃張承先李文元王福增及靜海縣民劉存禮生員黨大庸等各有捐地近來有准貢生考中州同於學周者捐銀五百兩欲引經歷薛光裕事例請臣題與通判職銜臣恐以爲欲廣屯利須多屯本費本平官不若鼓義而勸如

崇相集卷二

三

爾耕繼光父子蒙旌方學周子以應得職銜則有餘力而顧忠者磨至矣其餘捐地不多臣但列其名便足鼓舞其氣蓋當帑竭財盡征調未息之時司農仰屋州縣椎脂餓軍叫號而走驕兵坐食而盜不藉屯田不激忠義何能有濟于萬一臣前所請金用尚未盡而特為此請者誠慮後之難繼效義者不勸則慕義者不來慕義者不來則屯利今年止矣異時即欲再鼓恐

常相集

卷二

無人應且臣愚計欲開河以便運建堡以收保錯阡陌以成險今皆未有一焉竊聞駙馬王昺有意為之未得其實臣亦遣監生程伯纘往南招有氣義之人以共成王事故以冊疏為之嘴矣伏乞勅下該部議行奉

聖旨屯田捐助急公宜加褒敘田爾耕併趙繼光等即與廩朋題覆該部知道

屯餉合做疏

天啓四年
月 日上

為屯糧守兌三時纔得交割新糧又升謹陳屯餉合做之策以實屯利以免屯官守兌之苦事臣聞從古危迫皆興屯田以兵屯以兵運如湟中渭南澤潞許下及董搏霄運法歷歷可攷更無有兵自兵而屯自屯運自運分而為三如今日者分而為三即有三費且有三町畦古以一而兼二今以二而不能餉一故兵日驕而國日

卷二

三八

敝豈非職此之故哉臣自天啓三年開屯據屯官所報子粒頗多恐其沿習欺罔初請兵給發以實屯而不得兵再請兌以實屯而不得兌于是部議變價變價矣又議運以待兌臣運至蔡村運至龍灣八門城以待矣部又條議變價凡再運再囤閱冬而夏不得了手至五月初八日始得管糧同知張懋德印信實收盤運過石公衍淨高粱二萬石米二千五百石麥五千八十

八石一齊交割明白屯官始得息肩而臣去年
一年之屯糧始得歸結吁亦苦矣一年開屯三
時守兌所囤子粒蒸濕生芽運船斛耗又甚所
被固已不貲而一切囤費運費守兌費姑從約
算每石貲銀三分八厘共去腳價一千四十八
兩三錢今始了手而新穀又升及今不講求兌
運之法臣與屯官之勞敝將何所極且其勢亦
不能屯何也春夏屯種而奔命于兌秋冬收成

今月六號二

三

而奔命于運屯官只有一身顧屯則失兌顧兌
則失屯此事勢之必然者臣今年屯事為守兌
妨者大半矣臣愚以為古來兵屯兵運之法既
非無兵在手者所能為就近餉兵議又未定目
下惟有餉臣與臣合做之法可以兩成而無敝
何也餉臣召買費多孰與就近屯田餉金既置
孰與屯利相資以餉兼屯此為上策即不然臣
之子粒既登餉道即撥運船泊臣所屯之水際

差官斛之運官領之斛領既竣即以其數報餉
臣報部奏上兌完即兌高粱高粱兌完即兌雜
糧稻米子粒不淨責在屯官運船刁措責在管
糧同知如此則臣今年子粒又得明白而屯官
兌一子粒又得收一子粒不至以兌妨收了得
一年子粒又做得明年屯種不至以兌妨種不
惟于臣有益且于餉臣亦省大費是為兩相成
之道前餉臣有疏欲撥船與臣自運至山海關

今月六號二

三

臣恐運船非素轄水脚無所出終為未便惟顧
餉臣與臣合做少救臣疲亦餉臣之所以為國
計也此事臣亦商之餉道錢士晉糧廳張懋德
皆以為可謹因恭報兌運實數而特疏以聞奉
聖旨這屯種新收子粒着管餉道府官即與收
運其屯餉合做等事該部一併議覆

舉劾屯屬疏

天啓四年七月十一日都察院右副御史臣董應舉上

為屯田已有次第敬奉簡書舉劾屯屬以屬入心以振屯政事臣自去秋報屯累奉明旨舉劾各屬臣猶遲遲至今者非敢緩也蓋事出始創人情觀望臣且不自堅安敢以法格人且臣欲為國家實屯田之利先與地方相格勢必不行故每事含隱苟得措手其地少助于國雖唾面受侮怡然耳之有司見臣之能忍不知臣之

崇相集疏二

三

為國而忍也見臣之自催與皂自給材官買地納糧無異庄長不知臣之苦心為國且不忍累及民也臣為國不忍累民彼且以為不相統轄玩忽益生甚且指屯地為後獻虐屯佃以非刑聽信吏書加徵入索此非獨輕臣輕國也夫國計急而後議屯屯事難而後議及臣使臣有可耕之地可使耕之人則便宜十二具在金城皮袴督耕亦慕師德斯亦何求于州縣惟其無地

而買地以屯無可使耕之人而招佃以屯既納錢糧又充國餉既屯且運守免不派于地方催後催車動動自甘于終歲斯亦于州縣何妨者乃不肖有司禁嚇士民以地予屯者目為投獻有意與屯者詬以奉承嗟嗟此國何事而相梗若爾以助屯為奉承則必以抗屯為風力矣以抗屯為風力則必使國無屯呼吸生變而後可矣君父之義不明國家之急不恤內帑已竭

崇相集疏二

三

民膏已盡又不容人之屯獨何心乎且臣所買以屯皆各縣備邊備荒之地除納錢糧供官後備脚費膳遠士所費不貲而兩年收入解部充關不下四萬餘金若使州縣自地自民自屯自種不待催募費必大省功必大倍是亦有司分憂國計之職分焉用臣礙其耳目執語曰不黑不白不如裂帛臣今屯有次第矣若不黑白二臣鼎且裂謹舉其有意于屯者遼餉道錢士

晉管糧同知張懋德俱為餉臣按臣屯臣撫臣部臣所薦若使士晉兼管屯田懋德專理屯運臣之屯事大濟矣若涿州知州劉曰珩清動敏拔慷慨時艱首開屯課每歲輒加不以時局為嫌其顯助郎中蘇萬傑團柳之後尤力今遂黃雲蔽野倘令代傑必能日廓日增足以分臣一臂決也楊村管河通判王三楫勤督堤功從來未有以身為植不避炎蒸所築十年決口無處

榮相集 卷二

三十三

不堅臣每行田輒為心折此官才果而達守清而誠一時修政立事之賢未有出其右者以上四官皆于臣屯事相關而有灼然同力之意不為薦揚臣且失助其餘州縣賢良頗多必待報屯完日乃可品敘至于武清知縣畢生輝臣初亦重其寬平不意近來衙役為政士民沸騰假浮腹更張承讓指官詐騙錢糧加一徵收備邊備荒巡緝通縣四千餘頃每小畝派銀一分三

厘計該五千六百餘兩聞其解部不及二千畝此一端可知別項快手趙璧皂隸蔡應科宋寶門子王秀各役縱橫可知官政尤有不妥者臣有帑金百餘寄于其庫屯地錢糧令其自扣報明乃故提庄戶飛簽如雨撓其耕作至則動責數十猶曰飛簽而本官不知五月中陳文表被責幾斃向臣泣曰縣官謂我投獻故耳臣不勝慘然有銀不扣濫刑無辜然猶曰本官為戶房

榮相集 卷二

三十四

所使至蔡村倉房臣去秋買之崔光璧者已經改建于縣何與乃以快手一言立提光璧責之三十詎曰汝奈何以房投獻伊嗟夫有銀買倉有銀扣糧而猶殘其人以爲吏書洩忿其意明欲地方與臣為難不與臣屯耳若使處處如是臣何以報屯乎

陛下裁臣故據實叅糾以示黑白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錢士晉兼管

天津兵備屯田劉曰珩以代蘇萬傑張懋德王
三揖優加紀錄畢生輝照不及例調用庶有心
為屯者得展其力而玩忽不職者警矣奉
聖旨吏部知道

崇禎二年

三

進秩辭免疏

為效微任重春迫心驚感激 天恩莫知所報
事臣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得邸報吏部題履
戶部屯田急在東隅疏奉

聖旨是董應舉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理順
天等處屯田屯兵事務寫勅與他欽此欽遵臣
即日望闕叩頭謝恩訖臣本鄙儒猥蒙特
遣屯田安插遼人去年幸了安插一局今年二

崇禎二年

三

月始事屯田臣材能短淺權力輕微不能申復
祖制釐正軍屯又不能指使有司協成屯務苟
且從權買地開屯亦照天津舊例據各屯官所
報收入籽粒亦甚微末方今高粱運與天津兌
關米麥照屯臣馬鳴起屯糧變價解部濟邊之
議已解八千到部矣餘尚未了臣前疏事竣日
叅處欺罔尚未舉行忽聞新命進秩副院無督
四府任責綦重臣有何能堪以居此且立春在

即土脉將柔開河築堤畫井分溝工緒甚繁日
迫一日吏部戒臣卸肩督之終事而無一兵一
馬一輿一皂種種僱人件件費力而欲廣開屯
利勢必不能與其冒寵而悞屯孰若度時而告
退若以屯官籽粒交割尚未明白臣經手錢糧
尚未造冊送部願以原官了發此事不敢復當
新寵侍事體明白容臣乞身一切屯事別任能
者毋以臣悞大計伏乞 聖慈收回 成命允
臣所請臣無任感激待命之至奉
聖旨董應舉督屯著續加銜酬勞不必謙讓以
後還悉心料理其屯兵已有旨著聽調用仍即
與覆行該部知道

臣相奏疏二

三七

到任謝恩疏

天啓四年正月

為恭謝 天恩勲圖後効事臣聞明主責人以
實誘人以功責人以實故下不欺誘人以功故
下勸力臣於天啓二年夏奉 命屯插其冬已
繳安插一局天啓三年乃事屯田方愧効微無
以報稱當事喜屯事有機擬議加銜陞臣今官
臣懼鵜梁之誚又虞負乘之羞具疏上辭願守
原官以終厥事欽奉

臣相奏疏二

三

聖旨董應舉督屯著續加銜酬勞不必謙讓以
後還着悉心料理其屯兵已有旨著聽調用還
即與覆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聞急病讓夷
辭尊居卑臣之節也今國病無餉所急在屯臣
初試其事藉力屯官稍有收入未酬厥勲臣有
何勞可賞在

陛下誘臣致功不吝高爵在愚臣自顧菲薄益
切冰兢緣春事已迫卸肩不能不敢再辭已於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馳赴通州到任望闕謝恩自今以往督課不動於前收入不倍於前事浮其實入濫其出臣負

陛下屯蠹不叅屯功不薦有兵而不以井地有屯而不以練兵臣負憲秩不敢辭罪至於天時則臣不能逆觀但盡臣心力以邀福於我皇上之格天而已臣任重心危無任感激屏營之至奉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臣

分書提上

為驚警過始奉簡書屯恐後時謹以便宜

德事分任責成以速屯效事臣過蒙

陛下寵任本月二十五日接得勅書命臣督理順永保河等處屯田屯兵兼督軍務道府有司俱聽節制屯種等事聽臣便宜從事又與臣以屯田題晉班軍兵部所覆葛沽陸兵及地濶軍閒去處許臣會同督撫酌量調用各州縣備邊備荒等地著臣嚴行稽覈尚義捐助及奸豪阻撓者分別題敘叅處屯官著有勞績者得以奏薦優擢道府州縣得以舉劾殿最

陛下責臣何其重而軫念軍國者何其至也臣不勝感激即日率屬屯官宣諭德意莫不鼓舞自奮但今驚警已過追日從事猶恐後時況臣轄地至廣必待親歷則愈遲緊要屯事必待奏覆則愈悞臣謹以便宜嚴行各道府轉督州

縣着力開屯官屯本即是急公民肯捐助即
是尚義許其立時題敘旌錄不待歲終其應調
用軍兵應請錢糧該道即行調請火速以報秋
成子粒給何軍省何餉臣與該地方督撫覈實
會同奏明不次優擢奉行不力責在州縣督率
不嚴責在道府臣取其尤者以聞亦不待歲終
如此而後屯利可廣也至于天津水田有堤則
為膏壤無堤則為水區今幸有軍兵可以築堤

營相集疏二

四十一

查得葛沽陸屯兵止一千津軍止七百今既歸
臣勢須日夜分功妄意欲以陸兵與督屯官石
公衍督率開河築堤以津軍與原任都司趙榮
祖督率開河築堤一面行事一面聽候部覆蓋
開河築堤當在去冬今兵始到手時勢已迫少
緩一刻即誤一刻屯事故臣急疏以聞奉
聖旨屯務煩重重應舉奉勅督率聽候宜行
委用各官該部即與題覆

臣等請將屯種耕盜疏決治河解任中計其
為分兵屯種以弭盜賊事據通鎮中營崔凝秀
呈據左哨千總王文度呈稱強賊高景仕等積
年截劫奉 旨緝拏未獲遼縣南新河地方見
有賊產堪以入屯等因到臣據此已經批行該
縣清理去後為照通遼為近郊重地而南海子
高各庄等處則巨盜高景仕之所窟穴也公行
劫掠莫可誰何臣去冬曾疏有欲就盜數疆以

營自三疏二

聖

成田比舍耦耕鷄犬相聞不惟足食且可弭盜
之議今清出賊產并查出三間房神仙庄田陽
等地俱在微中有司不能問民佃不敢屯若非
借力於兵其何能濟伏覩 勅諭內一款尤有
地濶軍閑者俱會同該督撫酌量調用仍因
招集兵軍編成保甲付伍置立管領督率訓練
以資防衛餘地則備兵以屯塞極地肅清盜
匪得憑鎮撫營兵出無才六百有奇就中擇其

不任戰者三百名慎選廉幹材官督之往屯彼
處以坐食糧餉之兵且屯且守賊之巢穴既為
吾據兵有三百足以備盜且地去通州不遠一
有緩急呼之即來官廩兵餉毋煩設處而地方
用寧此最便計也顧其兵屬鎮臣張士顯分兵
以屯兵猶其兵盜賊屏息功猶其功臣何與哉
且從古屯田皆係將帥趙充國前事可師豈以
鎮臣各此數百兵不以屯於咫尺之地而聽盜
六月二日
賊縱橫乎臣已經移會鎮臣計議弭盜營田方
畧然不一題明恐有越俎之嫌謹具跡瀆劇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請舊撫家丁疏

為地震風霾盜賊橫發乞定職掌以便從事事
臣奉新命督理屯田屯兵駐節通州通州東西
戎馬交衝之地舊撫原有家丁七百該道該州
各有數百亦以地重不可無此彈壓也自舊撫
裁而家丁并之道臣無容問自該道陞順撫而
陞者未任署者不能常住家丁無所歸着往往
為非臣奉勅書有兼督軍務之語今地震風霾
恐有兵變而盜賊竊發蹤跡往往在家丁夥伍
中其管兵千總等官既非臣轄臣亦不能問也
蓋兵常操練則不暇為非有事且能應敵兵無
統轄則操練無時有事則走無事則盜養兵而
走害已不輕養兵為盜亂且中起此臣所以鯁
鯁為國家慮也臣自駐節以來不敢不以地方
為事率屬材官各奮其力屯官石公衍擒獲潞
縣反獄強盜王繼章等中軍崔凝秀擒獲烤死

丙相刺殺賊人王登等該州近日又有蘇友韓
之變家丁時亦自危夫危而無統又恐發覺勢
必為變以京師內外盜賊充斥之時而有自危
家丁乘之其勢將不可知此臣又為目前慮也
今若以地方責臣則請舊丁歸臣聽臣專委中
軍官日日操練消其邪心以成勁卒若不以地
方責臣則責在道臣亦須久住此中日日操練
使為非而生亂臣新有胞弟之變不能奮飛
只緣今年屯本已發籽粒未收不得輒去一日
在地方一日憂懼故疏以聞奉
聖旨該部知道

恭慰疏

為恭慰 聖懷事臣奉簡書也田畿甸竊見邸
報 皇子皇女相繼薨逝臣不勝震悼恐上紫
聖懷惻怛過甚 天顏不怡臣不勝膝切伏惟
皇上聖德日新春秋鼎盛發祥生瑞踵至沓來
必有不世出之賢聖旦夕徵蘭夢而集麟趾者
臣不勝大願願

皇上省思寡欲節宣

玉體謐靜宮闈少停內

崇相集疏二

吳

閱金華之聲以迎生氣實天下萬世之幸奉

聖旨覽奏慰知道了禮部知道

捐俸助工疏

為捐俸助工少效微忱事臣聞周室中興斯干有作所以紹聖統開福祥也惟我 皇居配于北極數十年經營于

神祖蓋愛天下之物力而不逮其成至今日輪真于我

皇蓋聳萬國之觀瞻而匪棘其欲凡在履載之間咸切子來之想况臣謬膺特遣涵泳隆恩稍

崇有真疏二

四七

積薪俸之餘用佐躋寧之理謹循近例捐助大工銀二百兩雖泰岱無藉于塵埃而天日亦傾乎葵藿從此竹松苞茂壯百二之山河行見蕞

莞熊羆撫萬年之家室

云云

兩年支銷實數疏

天啓四年

為恭報屯揔帑金支銷實在并兩年屯入實數以祈 聖鑒事臣于天啓二年四月中伏蒙

聖恩差臣畿東屯田安插遼人發帑十萬臣念帑金至重且易竭見毛文龍立功海外孤絕無援遂疏讓三萬與戶部接濟止領七萬兩此臣領帑實數也臣之初出見遼人如奔馬日以討實為事語之屯田不應也于是先計所以揔之

崇有真疏二

四八

之方總其原籍而第列其所寓之地收其入關執照為據計戶給銀使單貧者得資以生且念遼士失學真偽難辨見必考考必賞且立課程助其馬力間或助以燈油新生遠生雜還而至亦陸續而助至于今不絕蓋前後安插已經奏報者張可欽等一萬三千四百一十四戶未經奏報者楚繼勳等八十八戶韓國柱等八十戶併諸作興安插諸費約二萬三千兩尚有帑金

臣等查萬屯地畝爲屯本然而屯田之事原屬屯院
臣官新設時情已玩而不親且事欲核實地方
益駭而不爲用聞地而無地問屯而無兵臣于
是不得不買地開屯高地價貴買其荒而可下
手者催入開墾貼以牛種工食其近水地可開
水田者催入開河治開屯地經跨五縣地既廣
濶不得不募人分屯隨處建設農房倉場行臺
屯官署宅并治農具備舟車爲用總計兩年買

地一十三萬八百四十七畝用價五千九百三
十一兩入錢并捐地清出地可十八萬畝有奇
渠墾造開集歸開諸費可四千四十七兩六錢
與張將軍陸年坪有之該為利者尚留屯本一
萬七千五百兩為明年開種用並費三四兩年
屯練西滿無非臣等滿漢計滿年浮粒除納別
縣裁撤營糧積解部所萬兩并滿變積兌運所
費其中並有九千兩變價充衙門用三年

四年屯官材官書辦隸快各役工食公費及佐
屯工部郎中蘇萬傑官役廩糧銀四千一百兩
變價給遼生廩糧科舉起送舉貢盤費二百八
十兩尚有兌運屯糧六萬零二百二十三石已
兌四萬二千二百二十三石候兌一萬八千石
以待春運合上變價兌運除納錢糧給費外可
四萬六千兩有奇而屯本僅二萬六千三百兩
也加以水田大傷所得猶如是亦足以明屯事

之可爲矣臣聞古之屯田以兵屯卽爲餉不待轉輸亦有以主餉屯者卽屯卽運不待守兌且地不待買人不待僱所得止以充餉無復他費故力省而效易見未有如臣初年無地無兵百方艱阻卒得收成屯官又苦于守兌且備腳費既竭力以充餉又納州縣錢糧甚至當櫃頭馬差納客戶丁糧百姓賦無二科臣爲國屯乃如此且名爲屯撫出無一府佐縣佐之隨入無一

官一吏一役之廩食獨營獨給隱忍從事從古
屯田未有如此者此屯之變體也國家艱難臣
敢憚勞勩然體變而今不行安能大益臣恐議
者不察以臣糜帑故敢畧疏其實臣年老賸賸
謬膺特遣不能飽躍三軍區區主撮亦何足云
除去年陸營兵屯另報外謹詳列實數以聞奉
聖旨戶部知道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一

前此屯田練兵者餉疏天啓四年冬上
為免有可練之兵兵有可省之餉謹陳愚見備
採擇以少裨時艱事臣聞兵以克亂久則亂生
餉以膳兵窮則兵變故自古忠智遠慮之臣未
有不而屯田以收億寧國者臣自天啓二年奉
命屯種三年始得買地開屯其秋收入頗多因
請舊沽見在屯兵為用被阻荏苒至今始得部
覆而餉部僅分陸屯千兵與臣責以盡屯才陸
營相集卷二
二營八千畝地又命臣屯而不練臣何敢違但
屯練原自合一臣雖不才不敢不勉且兵屯舊
例人止四畝畝稻二石定價六錢上稻津倉以
供公費猶往往不如額况臣欲用此兵開河築
堤乃欲一兵兼兩兵之屯勢必不任故酌令人
屯六畝即以所產抵餉准銀三兩永錢額外多
獲者與之慰而獲少亦令之賠于是法皆用命
所收稍加而上年臣賞其勤者劉厚等責其怠

者未得勝事聲等兵士莫不動色蓋陸屯千人
歲餉一萬二千八百五十兩今以所屯抵餉可
省三千六百金似省三分之一矣于國豈不利
歟臣且得其力以開河河工既竣或可量力而
加要使兵知屯之為利而安于防海是亦古人
優屯戍復府兵之遺意臣故曰兵有可省之餉
者此也世之疑阻兵屯者恐屯則廢練夫使屯
而廢練則克國不返旆于先零矣臣則以為屯

崇相集疏二

臣

更能練何也各處操練不過春秋二季餘時則
逸若夫屯兵三時耕作則力齊千耦合作則心
齊固已無時不練且自收成之後至俶載之先
中間五六箇月儘可操演臣近于收成後督令
陸屯營屯都司石公衡守備李茂芳治器械新
旗幟鼓而操之精壯可用者不下六百八仗兩
出衆者屯十八餘亦習于進退坐作之節即舊
漢水營猶存體而嘆息者夫曩亦有陣宮嬪婦

人亦可習武王者寓兵于農伯者內政軍令豈
必二季行事吶喊吹打而後為操練哉且如此
操練何鎮不然而望敵先走調用即逆者何故
亦可反而思之矣故曰屯有可練之兵者此也
臣聞澤竭魚徙林枯鳥去今東南水災山東荒
饉漕運日阻倉廩日匱明年之事大可寒心以
臣愚見不核兵不屯田勢必無幸今趙率教既
屯于關外矣關內諸鎮道之兵奈何不屯趙率

崇相集疏二

臣

教屯而兵不加弱奈何以廢練為解驕子索餅
餌不恤其家不得則怨且怒有一焉自請營運
猶有父母之心焉故欲家不傾不如分營欲國
不蹶不如分屯臣愚以葛沽水營之當仍舊屯
也何也葛沽陸營歲餉十二兩而水營獨至十
八兩者以其習水也舊以千兵屯田而五百為
舵手繚手自餉部設兵船于大沽進扼海口而
葛沽水營無用矣一向無船無水操徒具空名

鹽廉厚餉今又坐遠而廢屯不已甚乎若改千
人從陸糧以屯便可省餉六千金而裁其五百
可省九千餘金計其屯入并陸屯所抵不下七
千餘金蓋于餉額五萬幾省其半矣且何家園
廬同知所屯水田今已敗露若盡撥以與水陸
二營自何家園雙港葛沽之間上下四十餘里
銍艾基布農興則競作以撥禡相先農隙即合
操以旗鼓相震既合屯練相資之法又可收拾
營有兵二

聖

盧屯不至廢墮又以時操練彈壓內險是為三
便若處處鎮撫能如是屯不惟餉減且使兵無
邪心便成土著敵至而人自為戰不待召募司
農司馬何至仰屋橋舌呻吟棘七無已時我臣
職在督理屯田屯兵竊見兵餉匱乏焦勞聖心
又慮明年漕運艱阻恐有叵測之變故冒昧上
陳伏乞聖明裁答勅下該部行各撫鎮道詳
議施行奉聖旨該部知道

奏繳三年屯田號

為奏繳屯田地畝事臣于天啓三年起手屯田
援天津兵屯買地舊例買得武清縣地二萬一
千一百三十畝寶坻縣地六萬六千一百七十
畝豐潤縣地一萬七千一百九十畝靜海縣地
九千七百七十畝獻縣地四千二百三十畝青
縣地二千一百四十畝涿州地一千一百五十
畝涿水地九百五十畝以上八州縣共買地一
萬有餘畝

十二萬二千七百畝用銀五千九百三十二兩
零又得靜海縣田錦衣等捐地七千畝武清縣
趙繼光等地六千畝青縣生員曹廷玉荒地一
千畝涿水縣劉進庫等荒地九十畝房山縣吳
祥荒地三百畝共義捐地一萬四千四百畝武
清縣開荒七千畝寶坻縣開荒封糧地三萬畝
香河縣開荒一千五百畝涿州開荒一千畝共
開荒封糧地四萬七千畝通前價買義捐開荒

并耕種等地共一十八萬三千畝半皆荒下用
力開墾而成其未及開者尚多夫臣為國開屯
而買地者何也不買則無所得地也地多荒下
而買者何也腴地人不忍割且價高費本也地
多荒下而能有收者何也動用人力開種早補
助時也從來下地十年一收自臣開屯天啓三
年水四年旱而皆有收者何也屯地雖下種早
穗高水不能害旱則下地得利也臣之所屯水

崇相集 卷二

五七

田甚傷而旱田大利以利補傷其利猶倍從來
屯田臣獨有實者臣以欺罔為戒以子粒兌運
為據以屯官不實參處為法也至于屯本天啓
三年臣發一萬五千八百九十兩所收子粒除
備兌腳價供役衙門員役工廩并納州縣錢糧
外變價解部者八十兩本色兌運二萬七千六
百石四年發本只一萬四百餘兩比前少矣所
收子粒除腳價供應錢糧加作興邊土外變價

解部六千兩兌運三萬二千六百二十三石本
漸少利漸多者地漸熟也今年屯本臣止發九
千八百四十兩而子粒兌運計且必加何也前
年屯河未開陸運煩費屯井未盡屯佃鹵莽今
臣委督屯官石公衍監生黃應桂開河便運晝
井樹界則費省而農勸矣且無衙門供應之費
又無變價解運之煩屯之所入盡以兌運能無
加乎不特此也臣屯分收悉照民間三七之例

崇相集 卷二

五七

其所變價充兌者十之三耳七分在民可資召
買又屯河開運脚省自此以往用得其人則屯
本益省屯利益大不得其人則臣區區心血洒
之荒草已耳地以人成人不能罪地也此臣逝
梁發苟之思不得不先為慮至于地畝坐產弓
步四至何項錢糧何佃承種屯官庄頭何人臣
已詳造圖冊解送戶部戶科磨算外謹將屯事
曲折上聞奉 聖旨戶部知道

解明白州縣錢糧疏

天啓五年五月初一日上

為明白州縣錢糧事。從古屯田無買地開屯者。有之。自舊津撫汪應蛟始。今葛沽雙港何家園兵民所屯。皆其遺跡也。臣自天啓二年奉命屯。神既苦遼人。不肯屯。又苦地方不報地。不得已而買地開屯。亦援津撫舊例。非敢創而為此也。顧汪撫有兵而臣無兵。汪撫所買地不納糧。臣則一一納糧。不徒納糧。且計畝養馬。計畝派豆。

當相告疏二

卷

且當櫃頭如寶坻豐潤房山涿水皆有養馬而寶坻加當櫃頭及派豆并運豆脚費房山加修城銀兩豐潤加運官草脚價夫納糧養馬櫃頭派豆修城運草此黎庶之役也。然黎庶耕種納官之米。享其餘以自奉。臣奉命屯田。既盡所有。以先運交。復納糧及當雜差亦已盡矣。至于馬房備邊。備荒地多荒瘠。雖有糧額。每年州縣解部。往往以水旱拋荒為解。或十解四五。或十

解二三從來並未完數及臣于前項荒地用銀

買置用本開熟其力甚勞縱不得從百姓三年

開荒之例亦當照各州縣解部之數乃地方則

以拋荒不追開之自臣必責如額是欲臣納其

所不報部之數也甚至將臣開所未及一片水

窪鹹地而徑坐之糧如武清縣者臣不知其何

說豈為國興屯合應如此哉今除納過各州

縣錢糧共銀三千七百二十六兩六錢九分八

當相告疏二

卷

絲經票庫收申文領狀詳冊手本六百六十八

件造冊繳送部科查驗外謹將所納數目開列

聖聞

澤州縣屯課完欠疏

為查核州縣所報屯課完欠實數事臣于去年十月內據報涿州通州安州祁州靜海固安高陽清苑深澤豐潤青縣滿城河間安肅獻縣容城涿水寧津新城慶都任丘吳橋阜城定興順義慶雲鹽山新安懷柔完縣唐縣三十一州縣共解過銀六百九十八兩三錢已經題明外後續解者則有束鹿知縣張履端解課十三兩

崇相集疏二

五

二錢八分東光知縣楊應震解課五兩六錢八分昌平州知州徐士俊解課二兩四錢玉田知縣張友程解課三十二兩八錢六分雄縣知縣黃宗昌解課二兩零四分博野知縣吳玉解課一兩二錢二分永清知縣沈懋解課二十二兩一錢續解共七十九兩五錢六分連前解到者共一百七十八兩八錢八分此外報而未解猶有景海交河南皮四州縣其報五年起科則有

易州蠡縣興濟遵化香河東安良鄉七州縣至于徑不回文如文安等縣者臣亦不敢再核以四府七十一州縣之所報屯課只有如此猶有報而不解及徑不回文者臣雖名為特遣有何風力能使有司奉行然即此亦足明責成州縣屯田之難矣除將前項解到屯課銀兩轉解戶部太倉查收外謹將各州縣地畝實數開列上聞奉

崇相集疏二

五

聖旨戶部知道

十三年報竣兩局疏天曆五年三月十一日

為奉差三年報竣兩局乞行查勘事臣于天啓二年以太僕卿奉命屯田安插遼人六月初一日武清縣到任三年十一月加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自到任至今今年四月三十日三年滿矣初安插繼屯田念時之艱不敢辭瘁念國之匱不敢分毫費帑凡事委曲即至衙門材官屯官吏書門役與皂丁快及佐屯員外經歷各項

崇相奏疏二

三

工庫皆自設處十萬帑金讓與毛帥者三萬用之安插者二萬三千所餘四萬七千金耳用之開屯買地造倉建署行臺農房農器濬河造開畫井樹界舟車裝運教場營房各項長存事產九千九百七十五兩四錢用之開通海屯河以便海運賞軍鹽菜銀六百兩又今年發出屯本九千八百四十七兩存剩二百七十七兩除外計三四兩年屯本止用二萬六千三百兩耳而

崇相奏疏二

四

臣按變價而還部一萬四千兩米麥高粱兌還約可六萬二百二十石兩年兌脚供衙門及遼膳起送舉貢盤纏州縣錢糧各項一萬八千四百十六兩皆從屯出合上還部兌運一切諸費已有六萬四千兩以抵二萬六千三百屯本幾再結矣臣無才能止知愛惜帑金只知堅忍就事故以流離思亂之遼人以二萬三千紳之而定以先朝三次特遣未有一效之屯務臣從荒地措手而稍有效實賴聖止聖德徽幸成事若夫屯利不弘兌運不廣實苦無地亦能大作非臣之得已也至于屯兵興節葛沽陸屯既以稻穀抵餉歲省三千六百登既屯莊綠矣而通與內兵亦令之屯臣區區愚慮漸綠矣兵馳遠募致亂就兵屯田免聖憂敵國奉旨明旨屯歸督餉部臣而餉道王楚權清勤廉監念急公且必收拾屯利以

減召買之機信為便也所有內丁作何歸看自有部議獨慮屯事初創未覩厥成臣行之後議者不察臣所以買地之故又不白臣屯入幾何或有一二揣摩為臣餘責者臣已造有地冊及諸各項冊乞 勅部科將臣各冊一一查勘計臣帑金所買與臣屯入有無冒破欺罔如其明白臣乃敢直任鼓鑄如其有罪臣願受應得之罪而無敢辭臣無任悚慄隕越之至奉

聖旨

聖

旨董應舉勞心胼胝悉意綜覈屯本屯利冊報甚明不必查勘該部知道

屯政善後疏

天啓五年八月初一日上

為屯事歸併督餉明年屯本已備謹條善後事宜以祈鑒裁事臣之屯田于畿東也惟我

皇上為國餉計臣不敢不竭心力從事蓋臣屯有三有買地開荒納糧當差而得子粒變價解部本色兌運及備腳給役諸費者名曰民屯此用帑金而收其效者有用葛沽陸營千兵經理舊屯六千畝與民屯相錯為之開支河築高堤

字

臣

造石開借與牛種農具收有稻穀抵餉者名曰兵屯此因舊屯舊兵樁節以省度支者有四府七十一州縣報解地租七百七十七兩八錢八分戶部咨與陸營抵餉銀同發督餉衙門抵作部發腳價者名曰州縣屯課此與兵屯民屯無相涉者今兵屯已歸津道民屯及州縣屯課已發而與餉通查徵總歸督餉部院無容議矣臣猶以民屯明年屯本未備以煩後人設處終為

臣等起奏盡故令督屯官將新麥變價及存剩
本發銀追還屯本銀共成六千五百兩為天啓
六年開種地已解餉道者三千二百兩更三千
三百兩則公衍應解二千八百兩陳元勳應解
五百兩以足其數其工部屯田員外劉曰珩未
完屯本并應解子粒銀可一千一百兩秋盡應
完又石公衍屯本入外更該四千兩着令新收
子粒并元勳等子粒湊足三萬二千餘石兌運

崇相奏疏二

六十七

如數則其功不及則其咎也此臣因慶明年屯
本斟酌今年屯入以為規則者抑臣有請焉臣
自天啓二年夏出巡畿東見百姓日苦今年益
甚派召買派驢頭派車頭三累併逞民不堪命
臣每諷民亦勞止惠此京師以綏四國之詩為
之惻然獨念百姓召買賠累甚多臣屯兌運外
屯佃客存糧石獻出變價如初秋發銀與屯官
概買從廉斷欲其價必廉四五萬石可一時有

運屯官代買四五萬石州縣百姓即免四五萬
石之累不亦可免一若我臣又聞餘慶甫塌河
洶東地多窪下舊有河身隱見至菱角沽通梁
城所入海長可百餘里若開成河不惟可免水
患變滷為腴且便于海運臣令石公衍督率屯
院題番天津班軍開濬自本年二月十五日
菱角沽起工至五月終已開至劉樸庄約長四
十餘里用去鹽菜銀四百二十兩矣軍已歇班

崇相奏疏二

六十八

今後自劉樸庄開至塌河洶過餘慶甫十里西
對天津下三十里灰堆之地番五里壩以截水
其鹽菜銀并造浮橋各項應于員外劉曰珩還
本于粒千一百兩內取用蓋臣因兩年兌運之
苦思及屯河又因見津運覆溺之患思及通海
屯河今若開成催中船裝載傍海岸行歲省船
脚無數其與歲開新河十五里歲費銀八百兩
歲役實靜天津民軍三四千人歲勞歲費不覺

獲溺者豈不相萬哉昔元郭守默以浮鷄洶盤
溪風浪轉遠常有損失議于關榆河口徑直開
引縣家村姚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其患至今
漕道賴之臣愚以關運未已此河必不可不成
直在餉臣加意耳此臣于卸檐之後猶以為祝
也至若各州縣屯地各有主買武靜清獻寶坻
以東至梁城所浸及豐潤界則府公衙買之豐
潤孟家莊魏隆楊許諸地則連紳劉永茂買之

崇相奏稿二

卷二

涿及房山涿永則前任屯田員外蘇萬傑職之
接任員外劉曰珩核之按地畫圖必有可據今
臣已行而公行承任查對無患不明白者但涿
屯去水遠運出不易而田又無多臣初題蘇萬
傑欲其大作乃管理一年僅能償本尚費俸薪
今曰珩力辭俸薪惟任事度其歲入不過數
百金煩一部郎無糧無俸以營之豈可繼之道
代臣愚欲候餉部另委劉員外應與田部其各

邑近水易運已成之屯用力既深屯官經手亦
熟營督如故至于錢糧各州縣民地官勲原有
定額誰敢規免若夫馬房備邊備荒地多蕪薄
向來州縣解部多以拋荒為辭今屯官一為開
荒便責全糧甚且于未開荒地亦併責之何其
無急公之義也臣以百姓買地納糧之外尚以
自膳屯官買地既費其力于開荒免運又耗其
利于納糧當差豈不甚哉當事若不欲為國興

崇相奏稿二

卷二

屯則已若肯為國興屯此項錢糧疑亦可免此
免一分屯糧便增二分免之此而厚得于彼豈
為失計乎且天津何家園錢糧並未聞納而獨
厚責臣屯使人窺指而度當事之輕重毋乃于
朝廷特遣意相刺謬乎故臣于善後事宜而以
此終焉伏祈勅下該部酌議行餉部查照通行
奉

聖旨該部知道

謝恩疏

天啓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工部右侍郎臣董應舉上

為屯効未弘再奉

特遣謚謝

天恩事臣聞

古之賢者急病而讓夷古之明君試能而使過

臣奉

命屯揅三年罪過弘多

陛下不加斧鑕獨蒙

溫旨鑒臣苦心臣不勝

感激方督屯官造冊

奏繳尚未及完本月二

十二日接邸報吏部會推臣督理京省錢法戶

部右侍郎奉

聖旨

主

聖旨鑄錢原是通行天下非為一部而設况係

工部職掌如何推官用戶部銜董應舉還改陞

工部右侍郎寫勅與他司官亦着工部差遣廉

幹的去建局荊州即統率荆西道催鑄銅料工

程再於產銅處仍建一二局委賢能府佐官員

鼓鑄務要錢質堅厚利民裕國欽此欽遵臣益

感益慄夫督理錢法部議選用廉智大臣此如

何重事臣生平取予時有出入不可謂廉又至

愚不諳事體不可謂智况病耳病腰屯効又未

繳明不可遽承

特遣量已固宜力辭且三品

典制亦有辭例第以國家艱難屯與錢鹽皆

能濟急而錢法尤大而廣當事推臣不過謂臣

頗能堅忍就事欲再試之以稱

皇上苦心之旨

皇上不待屯事

奏繳遽畀

新命或亦鑒臣

素心於才力功過之外此何等

隆遇臣若照

聖旨

主

例疏辭不惟上孤

皇恩且衙門新設錢本出

於淮揚錢局設於荊州行錢之地方既廣會同

之事體亦繁處本買銅各項事務件件宜蚤多

一辭疏不免多一候

旨國家望錢利甚急而

虛費時日非所以急病而勤國也故臣冒昧即

於本日望闕謝

恩非廢辭讓盖大事不可以

以讓承也至於屯田各冊各圖臣方日夜催督

覈日奏繳以聽查核如其無罪乃敢直前任

事為萬國者分四顧之憂不敢不竭心力稱
明旨臣無任感激兢業之至奉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卷二

三

鼓鑄急需切要疏

天啓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上

為鼓鑄急需不容少緩謹條切要事宜以祈
聖裁以便奉行事臣本愚蒙累蒙特遣屯紳未
報竣復命專督鼓鑄無非為國家財餉兩匱以
臣承其乏也奉 旨建局荊州通行天下工部
差遣司官荆南道催趲銅料工程銅料不許低
假錢式一照嘉靖嚴禁販銅如販鹽律詳批
聖畫皆臣下智識所不及臣與司官欽奉遵行

卷二

三

臣敢不虔獨鑄本取資搜括臣猶虞其未能湊
手目下造局收銅燒鉛鎔鍊且無所出安覲錢
利無已請就戶部搜括款中有網法行盡應補
積引之說一釐正可乎今商人汪重光等僉呈
願輸新網課銀以興錢利以速成功以佐軍國
事內稱利以入興子縣母出鑄本豫則奏功速
措處艱則見效遲若需鑄本于搜括慮成棄舍
于道旁當此蒿目時艱豈宜久虛鉅效重光等

額立新綱課銀刻下可辦四十八萬兩以為鑄
本商利而無妨正課鑄便而無病引窩先開鼓
鑄之利即見泉府之流徐行搜括以繼後需是
一舉而利百者也乞為轉題等情到臣臣以重
光所呈與前款綱盡鋪行積引之說稍異前款
鋪行積引臣不能知其顛末然所_得十七萬重
光請立新綱便有四十八萬乃商之自為引窩
地取利于年餘爭願先輸非出于借亦不待搜
索相_與議_二

王

括而有也且年年正餉不缺目下鑄本有餘此
鹽額正供外措處之善畫此議一定即可差官
建局內之鑪舍錢庫銅庫望臺外則臣與司官
衙門必垣牆堅固乃可防奸或有空閑衙門可
以修括亦宜急圖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况
錢弊多端尤宜謹且速乎鼓鑄不患無利而患
無銅陝銅產于鎮虜蘭州聚于三原蜀銅聚于
瀘敘滇銅聚于永寧衛署首梗而滇銅稀矣若

戶部

王

在產銅處所建局則銅益不下臣愚以為宜設
一道于聚銅之處擇商買銅給引催發先期申
報刻日到刑以便催趲查收此皆急著大須擇
人臣以為莫如南京戶部員外魏良佐便良佐
刑人也善計而守廉用之造局必悉土情事辦
而不擾用之發銅必諸物價銅集而難欺若借
四川僉憲職銜往督其事必稱任使而陝銅或
用潼關道或用商雒道管理俱便也銅有高低
新坑最劣受銅者宜辨鍊銅有分數三七最高
監鍊者宜核錢之內好全在于此則司官崔
源之之責也至于禁私販絕旁蹊不與他漏則
荆南道及權關主事之責而荆之施州衛衛之
十八灘及他諸處產銅可六七十萬而十八灘
銅往往漏與粵夷可收而括之鉛出衡州桂陽
宜如銅禁鼓鑄大作非屬禁不足以收利權佐
國用臣欲專設一道以收刑衛銅鉛且于岳州

查過湖船隻有無漏銅漏鉛兼稽查發運制錢
船水程其事亦重臣以為莫如見任福建鹽法
道葛寅亮廉潔無私竭力公家不避勞怨此臣
平生所素知者且資望已深似宜優擢若加銜
以佐臣必能除奸革弊流通錢法為益不少昔
劉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
費不克停天下攝官獨租庸使得補敘皆簡新
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其後

呂相奏疏二

三

多為名臣臣非其人既受斯任不得不以用人
為急至于押解押運當資兵力督率匠役朝夕
鼓鑄當無遺力何能兼攝其事謂宜責成刑南
道假其兵巡防護轉輸庶免疎虞至于搜括諸
款容臣到淮揚與鹽臣計議集合各商以義相
勸自能增益國課但勿加紛搜括之名駭人耳
目亦所以鼓舞忠義之一機也臣草疏已畢見
弢御史劉光祿條陳鼓鑄一款有云錢法以鹽

法為母倘彼母之職守未通將往來之取資或
滯欲于臣官銜 勅書中明著戶部鹽法等字
庶呼之即應此又俟裁于 宸斷非臣之所敢
必也六月初五日奉

聖旨鼓鑄資本既商人樂輸公私俱便鑄局看
到刑日議建銅鉛一併嚴禁魏良佐准加僉事
職銜葛寅亮酌量加銜委任如議董應舉勅中
著無戶銜以便行事其事宜瑣屑者聽便宜行

呂相奏疏二

三

不必奏請務殫心力有裨財用該部知道

屯田局勢已成督鑄建局最急疏

天啓五年七月

初四日上

臣竊以今日國匱民困兵禍不息非屯田鼓鑄決不能大濟時艱臣嘗與寧前道袁崇煥計議屯田崇煥慨然募營平之事且曰今竭天下以繕榆關如人通身膏血盡注瘡孔必立仆矣宜簡練六萬戰兵餘盡令屯田游騎護作且練且前不惟餉省地可漸復臣以為此恢復穩着

字和去九二

臣

也去歲趙率教始效前屯今年崇煥力請閣樞用脩防三都司屯寧遠直抵松山杏山與率教競作大約秋入可三十餘萬足抵津運四十萬石不啻矣而永平道張春用屬兵屯屬地浸有頭緒為諸道倡其勢必成乃臣畿東所屯奉旨歸併餉部臣預虞明年屯本六千五百金陸續交與餉道其未收四千餘金責成督屯官石公衍以高粱雜糧抵兌此亦餉臣發運之一力

也至于蕞沾雙港民屯與兵屯相錯臣去歲令劉鎮華趙榮祖開河築堤可萬餘丈今年石公衍又令李茂芳再加濬治又造石閘已無餘功而陸營屯兵臣去年止得一千名已以稻穀抵餉三千六百兩扣存津庫所請水營屯兵改從陸例歲可省度支一萬四千七百金此應歸天津道徐如翰料理者也臣今已行當必有與國為體之臣定廟勝之冊而恢行其事者臣復何

字和去九二

臣

言哉顧臣日夜凜凜者惟是鼓鑄新命甚重國家望利甚急建局荊州百事創設淮揚走司奸棍觀望行事臣方在此候領勅印不得過徃而錢局之木料磚瓦毛無措備臣又當到揚州會同鹽臣處置鑄本乃得到刑移足之間動費時月歲云秋矣若局不速建轉眼風霜不便建造不幾誤鼓鑄之大事乎今有舊商候選運判監生汪應臯候選州同加銜通判貢生方學

周皆願出貲先往荊州備辦局料聽臣所題魏良佐經始且應臯等候選已久不敢望實缺但得前項虛銜前往效力義無所辭各具呈前來臣以二官所呈既不奪地方之缺又不求望外之銜而可以過錢局速鼓鑄此亦事理之至便者臣非因造局至急恐誤大事不敢冒陳伏乞勅下吏部將汪應臯方學周速昇前項職銜令往出貲建局候局完日容臣查覈敘報庶官方錢法兩得其宜而捐義者益勸矣奉聖旨汪應臯方學周准與前項職銜前去建局候局完查敘吏部知道

錢法疏

為錢法事權未定謹申 明旨陳末議以祈聖裁事臣聞周官元府管氏四權以霸以王皆錢焉出漢唐以來無世不事鼓鑄其法可得而言也錢出于銅管子有封山之令以專其銅于官漢大農丞主鹽鐵復置上林均輸鍾官辦銅令丞廢銷郡國所鑄錢令輸其銅入三官以專其鑄于上林唐令出銅所在置監蓋銀鐵錫冶外銅冶九十有六宋亦時時採銅令所在置監輸錢京師皆就銅所出地以便鑄也封山之外則有禁銅器收一切惡錢禁人買銅錫禁以銅為佛像其銷錢為佛像者以盜錢論宋則有罪者以銅贖官民同之蜀先主至取帳鉤充鑄皆節銅以為錢資故曰銅不佈下則盜鑄無資盜鑄之害吳王濞以亂漢項梁取計秦木以亂秦故歷代謹之犯者必死輕則戍刑之所在非重

法莫能禁也我朝戶工職鑄即漢三官之法
皇上特命鼓鑄荊州以收銅權而便流布即唐
宋所在置監之意命錢以嘉靖錢為式而
初書錢以一錢四分為準臣愚以嘉靖有四火
錢錢質肉好非如今市坊所有嘉靖亦錢僅重
一錢而已也錢質肉好而加重則奸鑄無利不
禁自止又令天下贖罪以銅其他非銅所出之
地或以銅器及奸惡錢秤納如銅之價民得以
利

崇利集 卷二

八

銅器惡錢除罪愈于禁之又愈于收之且令各
處官察錢鋪收買偽錢罪如盜鑄等則奸錢無
所售而奸易息矣古錢之存者唐神堯開元錢
為最其文畧用八分云出歐陽詢手古雅深潔
所以流行至今臣意錢文宜仿之方可示萬世
至于禁銅器之法當自官府始嫁娶邸舍薰爐
器物糜銅不貲若易以鐵錫何不可執達者以
公罪論有鬻此者入其器物勿售凡此皆臣所

日夜圖度以副成命者顧事權浸不得如
明旨蓋鼓鑄荊州本以銅聚費輕而權一也今
南北各部各省悉買銅于荊則銅價日躍而刑
之資鑄者少矣即買銅官間有乘貴為利者安
捉詰之又各處鑄錢制不一而真偽難辨奸鑄
乘之而起紛不可詰如是則銅權既分錢權又
散私販私鑄之禁不得施何用臣為臣愚以為
各處競買徒為銅商增價價貴而利微孰若以
銀與臣得酌贏奇使奸商不得挾銅以市重又
刑鑄工費省于北運錢以入愈于運銅似亦一
便也且事出一手法令易行分督各省道詰奸
鑄者以捕獲為賞罰或可少弭孰與處處競鑄
錢輕重不等而借奸盜以口實乎凡事制一則
難欺權一則易達

崇利集 卷二

八

皇上命臣甚明而下不必尊信取本于鹽既為
一二鋪網奸固所滯取鑄于銅又為各處競買

所分臣將何資以鑄且亦非

陛下所以遣臣意也臣愚蒙迂滯蒙

陛下擢拔試以所難臣惟 詔旨為兢兢故敢

申請如欲合鑄則請如前旨悉以銅權錢權與

臣臣得禁銅勿下為明年地若京鑄有常額臣

既忝銜二部義無彼此或發銀聽臣督買或差

官督鑄惟所命之勿過其則若各處鼓鑄斷當

禁止不然彼以境內贖銅自鑄亦無不可此亦

崇和集

皇上通行天下之旨也如必欲處處分鑄而悉

取銅于刑則楚之撫道足辦其事毋待臣為贊

疣矣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以便臣遵照施行

奉

聖旨該部速與議覆

遵勅立網取本并釐正隱伏疏

為遵 勅諭立新網取鑄本并釐正隱伏利害

以裕國計事竊自軍興繁費司農仰屋議及鼓

鑄取本于鹽臣誤蒙簡用于七月二十日領捧

總督錢法鹽法 勅印隨繳屯務八月初十日

始得兼程而南九月初一日方到揚州隨會鹽

臣面議立網取本鹽臣欲以庫銀那臣臣曰所

奉 勅旨取新網四十八萬非可以他銀抵也

崇和集

于是面與鹽臣約退而召集諸商議所以立網

取本之法至者以目若有畏而不敢言者察之

始知有一二奸商專欲鋪行積引以撓臣者臣

又面鹽臣前戶部尚書李汝華鹽法十議首禁

積引前鹽臣龍遇奇亦痛切言之而前網開此

名目者因從前兩淮套搭餘價銀二百一十萬

而鹽未行不得已為銷積引免其餘價以補之

耳當時淮南借過一百四十萬兩歲許代銷積

引二十萬并附綱二萬引十年計免餘銀一百七十六萬兩蓋以一百四十萬還其本以三十六萬還其利且謂積引盡銷以後葛藤可斷此一時權法豈謂十綱後長有此名目哉乃今奸商欲鋪積引不知從何而來既非朝廷所借套搭餘價之數又係疏理斷盡不行之物若是弊引法不可貸縱云先年所積未盡乃每引用價八九分收買者此正奸國坑害邊商阻害正

學利集 九二

七

引盡害國課之引須令悉出投查覈其可者照正引例補納引價五錢六分補納餘銀八錢而後可鹽臣奮然曰累牌追查積引再不肯投今日立綱更復何辭臣又面與鹽臣議以日月光天聽山河壯帝居十字為淮南綱鹽臣出示立綱群商大集認納者六百餘人臣悉發道司查結乃知奸國結黨要挾為害無窮信有如前部疏所云百方沮壞射影含沙常思一還者臣于

提款以謝鹽臣相與議覈間忽接部報戶部具題招商劉國祚金常裕等承認積引舊窩二并二萬引陸續上納且云屈指二年綱窩已盡此新舊引窩理應退還朝廷時敢執為已物何物么麼敢以兩手握定朝廷利權蓋深見積國把持之害而奪其引窩以招新商使奸無所容清源祛弊最為良法臣又自信愚拙得當于戶部矣其請立新綱以取鑄本即戶部所謂

學利集 九二

八

綱窩已盡新舊引窩應還朝廷之說其力阻積引必令引價餘價與正引等即戶部招商認納積引二十二萬舊窩之見何其相符而不與他臣查得舊例淮南邊引正額行五十二萬九并并十四綱鹽引引價五錢六分共銀二十九萬六千二百五十三兩四錢以還邊商餘價每兩銀錢銀四兩六錢五分一十九兩二錢解部以充鹽餉銀銀銀銀銀銀銀銀銀銀

解銀四十七萬六千一百二十一兩此正引徵解之額數毫不可增減者若論畫一之法即今御商所認二十二萬引窩亦應照邊中正引之例每引納引價銀五錢六分餘價八錢則引價該銀一十二萬三千二百兩餘價該銀一十七萬六千兩外加遼餉二萬二千兩三項共三十二萬一千二百兩一切解部方與正引例合今劉國祚金常裕等先認一十七萬兩後認五萬

崇禎五年

卷九

兩是每引止納銀一兩矣比之正引引價餘價遼餉每引共銀一兩四錢六分者少却四錢六分矣總計每年少銀十萬一千二百兩斯議也若因度支告困用示招徠則可若即以爲例恐引同而數有輕重入即避趨弊竇隨之且亦非隄之平進大抵此輩多是假借條陳以亂鹽法如王一儒鄧廷臣曹繼鹽所積膏也傳懸禮鹽道積膏也王秉衡係假名餘皆走司光棍與點

奸注之桂朱少峰吳道敷相爲表裏千方百計止欲銷行無名之積引始曰翻網翻此積引也繼曰鋪網鋪此積引也今皆爲戶部窺破不得已而更爲認餉又每引隱下四錢六分無非乘國家之急以自爲利其名未必真亦未必認窩行鹽但占窩轉賣如指木于山議價既定以待主人出銀彼受其中保之利如此而已矣今頃立定一例使無差等則正引既不失額而積引

崇禎五年

卷九

引價餘銀多出三十二萬一千二百兩以解部充餉是亦濟國之一道也此外則有應天府屬上江高淳句容溧水六合江浦與和屬全椒及淮鳳所屬州縣食鹽而餘鹽銀兩原不解部歲可三四萬金補庫折價歲有七萬兩庚申以前疏理道臣查解赴部庚申而後計又六年不下數十萬兩縱或那湊別項所存亦多今當清查以後盡作歲額此皆戶部原題所載斷難沉閣

事將來者以兵二款并前正引餘銀遞餉承認
積引舊窩畫一之法歲共可得九十餘萬兩多
出疏理所解四十四萬餘金矣但舊綱自起字
網起至今尚有扣留未銷一十六萬九千六百
三十一引原係疏理派銷之數當為一處臣查
得溧陽江都二縣歲行食鹽一萬九千九百一
十五引舊用積引今應盡行新引補納餘價姑
番此項以銷扣番臣又查兩淮割沒銀歲用奏

崇相奏疏二

九十一

解以補積引餘銀免額之缺而淮南每引預徵
二錢該銀一十四萬八百零四兩八錢此外找
徵者亦多為奸商積書洗改侵沒者亦復無算
如樊御史手左國華所首王士昌鮑士璜等一
網侵隱至萬餘兩見在追究餘綱可知臣愚以
割沒預徵原非舊制盡割沒者以行鹽多有夾
帶割而沒者千官也今鹽未行而先徵割沒是
事斷亦與帶夾奸商積書洗改侵沒者亦復無算

崇相奏疏二

九十二

如額最無不事其銀不事其銀為奸商積書
洗改侵沒亦何益乎臣愚以此項稍宜從寬湏
照解部銀兩徵之或以十斤為準慎擇掣官以
正錫對針為主多者補納又多至十斤者鹽引
充沒問成且重奸棍賣緣討妻包攬割沒收銀
之律覺則用大枷枷號究贓擬遣如是則屬禁
而不犯夾帶少矣夾帶少則正鹽疏何至復
有扣番乎且所議寬者寬之于積書棍棍侵沒
之手非失解部歲額而可以與商困免扣番一
舉數利何憚而不為乎至若臣之鑄本初意銅
多須用四十八萬兩今銅少且貴矣即減其半
而數番鼓之亦可得利合將淮南丁卯應納日
宗綱餘銀每引先徵三錢五分該銀二十六萬
二千一百五十八兩四錢作為鑄本尚存銀六
十三萬二千二百餘兩盡留丁卯年解部戊辰
年後一照今定九千餘萬為淮南歲額而准北

尚在其外鹽法至此亦已盡矣無以復加矣臣
又妄聞淮南尚有應查從前未解補庫折價及
水鄉折價割沒并未解餘銀與挑河募兵賑濟
等項數十萬兩近為奸商奸胥套領朋分者鹽
臣自能料理至于淮北舊網未完議尚有待臣
聞劉晏濟唐鹽利居半不過摘發奸弊使鹽法
平一下莫能欺故利盡歸國耳今日清理鹽政
亦無他術只有立畫一之法勿使輕重參差致

奏和未疏二

九三

奸人得以借題規利去那借湊解之目令錢糧
頭緒清楚積胥難以指借侵欺嚴積引浮課之
禁絕絕網嚴禁之端使先後有序正引易行又
定掣鹽之官重積棍營委包收之罪使掣鹽無
弊而鹽法不壅如是而鹽不難通課不大益臣
未之信也臣愚以為能舉有鹽兵利害隱伏之
劫久惟部滿高成漢查不款不懸心籌畫臣已
西會巡鹽御史陸北亦由議具詳止請伏乞

皇上亟勅戶部查覆嚴立功令以窒奸弊以
普惠良商以裕軍國助大工而濟時艱垂規
不朽天下幸甚非獨臣得藉手以報命于園府
而已也

奏和未疏二

九三

辦鹽院揭帖急罷職
未塔進年
初二日上

為立網鑄本衆商樂從已行開納忽被計逐乞
賜罷斥以安愚分事臣之取鑄本于新網也奉
勅命也從部覆也臣之畫一網法以取鑄本也
鹽臣畫題衆商樂從並未聞所謂鳥驚獸散撫
綏慰諭之事但臣未到時徽商吳道勳盡行積
引名曰鋪網鹽臣出示督促商銀嚇以身家性
命而商猶未應也臣至而鹽臣以一手本授臣
崇相集卷二

未又手書此皆忠義商人某所激勸今被吳惟
順刻揭阻撓求一明示慰諭以堅其志臣視之
則鋪網吳道勳等之手本也臣以兩淮邊引共
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而行鹽乃至百萬以
此安得有積且前網積引亦已銷盡而明疏禁
絕矣今鹽臣復鋪淮南積引二十二萬此從何
來且其法正引餘價八錢而積引乃止三錢五
分則無盡矣萬引便虧餘價九萬九千兩矣加

以那案劉汝容項錢糧所虧不啻一平萬天此
引引價五錢六分若以解部又該十二萬三千
二百兩而積引免徵算米已及三十三萬矣夫
淮南一鋪積引便失朝廷三十三萬金此非
細故也臣故不敢徇但日與鹽臣議立新網而
以積引四害技之面請集商會議面請出示立
網面約會題而鹽臣皆陽許之蓋出示而舊商
新商認網者五六百名矣鹽臣無奈之何姑謂
十月二日

臣秋解正急讓之先徵蓋恐新網納而鋪網不
得行也有謂臣者曰此輩狡猾異常不開積引
一路終敗公事且聞鹽院夜召道勳等作計九
月十七日暗有疏揭相傾臣以赫赫鹽臣相示
肺腑決無此事衆問一問答云既議會題豈有
相負不意其不然也十月二十日鹽臣出巡臣
始開徵衆商爭納約二十五日完乃二十三日
鹽臣拿吳惟順之牌至矣牌開部衆惟順即吳

建創立新法刻書傳布以為騙局夫吳建為人臣何敢為辨但立網一議實出汪重光引前部院綱盡積引已盡之說故臣據以入疏于惟順何干且惟順揭中以六十萬引為額臣只照舊額七十四萬九千二十四引于彼何干各商爭納何人驚散臣委未知面問江都知縣胡敬辰商人何時驚散連聲答云一向晏堵並無此事又問鹽臣如何撫諭對曰亦未之見夫江都知

崇和集

卷二

縣鹽臣鄉人也亦言無驚散撫定事矣及見邸報鹽臣有司官破格久任之疏而侵及臣云司官乏人誰為供應誰為管理似謂因臣而有供應之煩也然臣到揚州裁損從役發出衙門鋪陳器物其日用供應衙門官吏門役各項據揚州兵鹽道詳照漕撫衙門例臣又極意裁省月費不過百金夫亦何難供應而待正官管理乎

臣請法憲臣何以不為奉行小吏擅鑄山之

全局何惜竭煮海之餘脂何暇顧已成之額課臣于鹽臣拜必先凡事必面請不知誰為小吏奉行且所立淮南新綱引數悉照舊題所定銀數一照舊例每引引價五錢六分餘價八錢之數未嘗加增一文各商皆以為公而預徵鑄本每引只先徵銀三錢五分各商皆樂從果竭何脂而踰何額乎果已驚散何為九月認立新綱者如許多人鹽臣果已綏慰何不明白疏聞而

崇和集

卷二

但以揭疏請告部臣乃知前日人告投杼相傾之言信矣今眾商認綱之銀已納又被縣捕嚴急人人股栗而不敢前明是阻臣鑄本以務快其所圖耳嗟夫國家當此三空四盡極力搜括靡所不竭之時而淮南乃無故生出前部前院所疏盡絕之積引歲失數十萬金可惜也密揭有靈勅旨無用臣即欲為

皇上效力亦有所不能也伏乞勅下該部行

地方撫按查商人有無驚散鹽臣有無撫諭及
臣所定綱法有無踰額竭脂供應有無繁費一
得其實立賜褫斥如其不然亦願當事詳察立
綱之有利無利鋪綱之有弊無弊又為臣處置
運司已收認綱之銀應作鑄本與否毋徒以譁
張數語授手神奸而自失其陸海也至于臣年
老衰殘耳聾腰折本無才能又多疾病累蒙特
遣事皆創設勢皆掣肘不能竟其成功尤望
聖旨該部一併酌議具覆

崇禎十六年

卷九

皇上別選賢能代臣督鑄與臣乞身歸里以游
咏太平啻結 聖明當與天地無極矣奉
聖旨該部一併酌議具覆

奏請白立綱鋪綱疏

為明白立綱鋪綱利害并查鹽法隱伏乞定
廢算事兩淮鹽法前綱行盡積引盡絕應以引
窩還之朝廷再立新綱此部前院即今部
臣皆有此疏也今鹽臣乃欲鋪行積引臣以鋪
行積引其害有六再立新綱其利有六請分別
言之兩淮歲行鹽九十七萬餘引而各處食鹽
又可七萬餘引計行百萬餘引之鹽矣而邊引

崇禎十六年

百

止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尚歲少三十二三
萬引且不足積從何來縱曰十年前存積大
鹽壅下然歲不過二三十萬以邊引所少抵之
有餘况前綱又搭銷三百餘萬踰其數矣安得
有積今不查積引有無乃欲歲鋪淮南二十二
萬引止納餘價銀三錢五分之正引歲少餘
價九萬九千兩矣其害一旦正引引價五錢六
分若解部作五錢算亦有十一萬兩而鋪綱則

不納引價其害二遠餉歲加三十一萬兩前鹽
廣獎尚爆苦心設廠外疏題內七萬兩係灶戶
帶價七萬兩許商人帶鹽而淮南新舊引七十
四萬九千二十四引每引願助一錢而不帶鹽
該銀七萬四千九百二兩四錢准北新舊引二
十二萬餘每引義助一錢又帶鹽一錢該銀四
萬四千四百兩二項共該十一萬九千三百餘
兩今止解七萬是積引獨無遠餉也其害三往
時常帶銷積引不納餘銀致虧額課動那割沒
折價各項補解而奸商奸胥乘之侵沒所失無
算今若那解其弊亦然其害四且行一積引即
墜一正引墜多不得不扣留扣久正引亦成積
引矣其害五扣番多商必賣緣絕行而邊引阻
滯又如前之囤戶捐勒邊商以致折本開中不
前邊糧不繼邊軍因以鼓譟變生不測其害六
今若立網除正引餘價遠餉外照戶部近題將

積引引窩召商承認而約以畫一之法淮南應
行部引二千二萬引餘銀八錢便歲增一十七
萬六千兩庚午以後淮北亦應歲行部引七萬
便歲增五萬六千餘金共歲增二十三萬二千
兩矣利一也引價每引五錢解部淮南歲增十
一萬准北歲增三萬五千共十四萬五千兩利
二也商派遠餉原止七萬畫一立網則新舊槩
徵淮南准北歲增四萬九千三百兩利三也且
部引餘銀引價遠餉既歲增四十二萬六千三
百兩而割沒折價等項銀兩免于那湊盡可解
部而奸猾無從侵沒利四也積引不行正引無
滯既免扣番葛藤盡斬奸計難行利五也法既
一而商無避邊引易售囤戶不得捐勒邊商
樂于開中邊糧足而軍無庚癸之呼不致生變
利六也鋪網之害如彼立網之利如此昭然明
白毋煩再計矣然使銷網害國而商得均利

猶難言而利乃獨歸最巧最精財力通神之商
矣使立網利國而商不樂從猶可言也而網法
畫一奸商不得措手良商直截受課無超壓之
苦而有均平序受之便人人樂從既益國又
利商何憚而不為乎且不特此也兩淮餘價遠
餉六十八萬三千四百餘金解京正額外又有
挑河每引徵銀二分五厘七毫歲該三千五百
九十餘兩扣番各場包夫脚價每引錢二文歲
該銀一千八百四十餘兩淮南水商免京掣公
罪每引一分六厘歲該銀一萬一千九百八十
四兩潮包每引四厘該銀二千九百九十六兩
水鄉逃亡坍折色歲可三萬七千三百六十
兩兩綱鹽割沒每引一錢歲該十九萬四千餘
兩食鹽割沒溧陽一縣歲該一千九百餘兩江
蘇州縣歲該四千八百兩宿遷徐山新增引月
額該三千四百兩以共九項約有三十二萬餘兩

除扣番脚價以食灶勇其募兵會手工食尚亦
有餘挑河只挑鹽河淤淺用米二三并諸項歲
亦不下二十七萬矣若畫一立網則此項盡
可解部而無那借之弊并前項積引餘銀積引
引價積引遼餉共七十餘萬在今正解之外者
即再以七萬湊抵遼餉尚有六十三萬兩只
一清查自見也又補庫折價七萬兩近方用之
以抵遼餉而從前何用賑濟歲四萬八千議免
不久而先年餘剩何存亦應查明至于割沒找
微割沒公罪橋壩公罪功蹟加煎經紀販稻王
鹽餘剩等項尚亦不貲應存以供鹽院運司之
用斯已大足矣方今國餉匱竭司農仰屋丁
田之賦再加商稅復開事例及手序序且及衙
門頂首隸卒工食如此瑣屑尚不憚煩而容至
六七百萬錢糧撥平奸手何其見小而遺大也
與其疏櫛窮簷盡若取諸富商與其并及費序

蓋若清之積蓄况商灶所已輸之數非比民間
追取而任其乾沒此臣之所以瀝血嘔心而為
軍國謀者蓋鋪網則歲課不越九十萬立網則
歲至一百四十餘萬所進不下五十萬皆以畫
一而致非有額外之加即使鼓鑄獲利豈能若
此之見成乎向鹽臣曾面語臣從前動用銀兩
都無冊籍臣未知前乃今目擊則有不忍盡言
者矣伏乞

崇相集

卷二

頁

皇上俯賜詳察 勅下部科從長計算畫一定
法苟得多為軍國之助以免窮簷之侵若臣即
被螫而去無所辭矣

辯私揭立綱始末疏

天啓五年十一月初九日進

為私揭有靈 成命難據謹陳立綱始末以祈

聖裁事臣於十月初五日會同鹽臣題為遵

勅諭立新綱取鑄本以二十六萬請鹽臣畫題

且以書來謂臣利商利國而不知其先有私揭

到部欲借吳惟順以撼臣也夫吳惟順故敗徐

縉芳者臣初不知其為吳建但以條陳立綱合

於前部前院綱盡立綱之說非出新創故據以

崇相集

卷二

頁

上請尋亦絕之若謂驚散商入前此臣不敢知
自九月初一日臣至揚州並未聞此但於九月
初七日鹽臣以手書粘鋪綱徽奸吳毛等手本
之後以吳惟順阻撓鋪綱欲臣獎成耳並無驚
散商入語也臣以鋪行積引歲損國課三十三
萬兩錢利雖多豈遽有此若就此清理立綱歲
可增錢糧五十萬獲見利而裕長益豈在鼓鑄
下乎具臣 奏有會同鹽臣釐正利害隱伏之

語有與夫利大害敢或苟且故盡誠以感鹽臣
隱忍以待鹽臣九月中約示立綱衆商投認綱
引者六百一十一名簿發道司矣商既驚散安
得有如許人乎總之立綱鋪綱勢不並立吳毛
勢勝則吳建應死何乃株連無辜且及汪重光
且及吳學克之家屬掣其幼子驚死其老母明
以臣之立綱拂其所欲耳然則當時會疏何不
止臣而盡題會本也既與臣會本盡題又以揭

卷目集疏二

五

俸部陰設陽施將無作有講張變幻傳播長安
使人真謂立綱之害商人驚散在廷諸臣安得
不動色於臣臣勢孤道遠邸報稀遲安能復伸
其舌哉大抵天下事聞不如見虛終歸實臣非
至揚亦不能悉鹽法之委曲立綱鋪綱之孰利
孰害今既煩部疏百罪應受如以臣越俎侵職
訴而去之惟命以臣為偏聽生事而加罪焉惟
綸咸諒其朴忠而矜其愚亦惟命臣今且赤手

離揚矣生死進退惟

上所裁至於立綱鋪綱到底利害損益尚望姑
存臣疏以待公論之定今亦不敢盡言也奉
聖旨

卷目集疏二

頁八

代兵部為石主事題贈稿

戊午

為國險可依勞臣先隕乞恩贈卹以慰幽魂勵

臣職事職方司案呈

云

案查萬曆四十四年

十二月該本部會同戶工等衙門尚書黃等

題為浦城奉旨修築久未興工謹循衆論定

基址計財用擇人用事以固畿輔重地事內稱

浦口城為南京保障缺其一面任事無人竟未

修築今臣與戶工二部各選其屬在戶部即用

六日三疏二

頁

浦口管倉主事歐陽照臣部選得武庫司主事

石應嵩工部選得虞衡司主事余文龍三員聽

臣等移咨吏部皆停陞遷俟城工告成從優遷

敘等因已經兵部題覆奉聖旨是欽此欽遵

四十五年十月初八日石主事奉委同戶工二

部主事過江督造自起工至今年七月僅九閱

月已建完新城九百七十五丈修完舊城一千

六百餘丈築邊堤九百二十六丈又建城門四

座砌水洞大小十座敵臺五座俾費銀五萬兩

方在報功而本官以積勞身故查得本官雲南

永昌人繇庚戌進士初任江陵知縣調濟源又

調靈寶擒斬礦賊曾經河南兩院題請紀錄及

陞今職適值城工本官受委之始即云省費可

以成功觀者皆慮其難今果以五萬金九箇月

而新城舊城一齊完整與金川儀鳳二門外水

陸二營相對以控長江之險雖本部成謀二部

崇相其疏二

頁

協力然非本官勇往未必即能成功職等有時

過江勞問曾見本官叱咤徒役指揮將領一日

之間巡陟數次三冬之際靴履再易性命委之

風霜起居同于匠作病篤之日猶傳呼查點各

工聲不絕口真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

今據執事諸役地方者民僉辭哀請若不一為

題恤何以激勸勞人及查得萬曆十年內管

河郎中羅用敬曾以積勞病喉身歿其時太子

太保工部尚書臣潘季馴會同總督漕撫戶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舒應龍題為乞
恩贈卹病故勤事司官以慰幽魂以勵人心事
疏下吏部議覆奉 聖旨羅用欵准贈太僕寺
少卿今主事石應嵩督城浦口控扼長江鞏固
豐邑其功不下漕河而築城之議三經奏請先
後百年率皆阻縮今一旦告成費省功速其勞
比羅用欵尤難合當援例上請厚加錄贈其戶

崇禎集 卷二

五

工二司已有從優遷敘之請無容再議等因通
查前來到部臣等看得本官才當八面力任千
鈞百事到手無難萬變當前力辦屢經盤錯益
別鋒鏑在江陵起萬民于昏墊在靈寶除大患
于湏臾即此城工又為百年未結之局一經營
作遂成國家設險之圖臣等才非加于昔人事
亦踵乎前議昔費多而不任今費少而成功豈
臣等之所能實本官之敢任及審地方衆庶咸

言悉其焦勞辛苦之狀江霧未開已親提乎臯
鼓夕陽已謝長襲沐乎烟嵐體厚而邪侵不覺
病至而醫藥無靈為國忘身其志可念方今遼
事倉囊邊材孔亟使本官尚在堪推行間必能
為國效一臂之勞嗟夫已矣此臣等尤為時事
悼惜此人也臣聞愛駿馬者市其骨寶靈螭者
襲其皮蓋加恩于死所以激發生有如本官
得蒙死後之異恩天下之人必將攘臂而前樂

崇禎集 卷二

五

求一死以報君親勵勇敢而壯國威在此一舉
矣此亦古人式蛙市駿之遺意王摩厲世風
之微權也臣等不揣愚妄欲將石應嵩比照羅
用欵事例特加卹贈以勵死事之臣其戶工二
臣歐陽照余文龍一體從優遷敘諸効勞人等
容臣分別具奏上聞

代請張鴻臚卹典疏附

為遵例代題請卹以光幽魂事臣職貳奉常兼攝鴻臚寺篆於某月某日有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張朝瑞男監生張應太呈稱朝瑞原籍直隸淮安府海州人隆慶二年進士歷知安丘光山鹿邑三縣入嗣南京行人司為戶部郎出守金華轉濟寧浙江兵備萬曆二十年以浙江叅政陞應天府丞尋陞南京鴻臚寺卿二十九年

聖

五月初六日考四品滿三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在任病故伏覲 大明會典一兩京四品官併受本等封者俱賜祭一壇太父朝瑞實官四品考滿又踰兩年於例允合緣太貧不能赴京陳乞懇乞代為題請等情到臣臣伏讀 大明會典萬曆元年題准兩京大臣病故應得卹典如見任公差於外者許各撫按官勘明具奏此為公差在外者言也其致仕在家病故者撫按

代題子孫微弱官司不為代奏者亦許子孫自

衍陳乞此為致仕在家者言也今朝瑞卒官京

邸已踰一年既不得比之公差又不得比之致

任徒以子孫貧難致稽卹典臣實痛之臣查得

先時給事王鑾奏請兩京大臣應得卹典者見

任錄各衙門朝瑞卒官臣實代置攝其衙門觀

跡思人既深景仰稽人按例實與王鑾所奏相

合故因其子哀懇代為奏請亦以朝瑞刻苦一

宗相具疏二

聖

生考滿四品絕無瑕議一壇之祭令甲昭然非

出分外為此具奏伏乞 勅下 部查覆朝瑞

應得卹典如例 恩賜以光幽魂以勸臣子之

匪勉勵操不為身名子孫計者臣不勝大願戰

慄以請



崇相集目錄

條議一

屯田釋言

今古屯田利害

屯田議

天屯田議

損益陳建屯田條款

移督餉部院并餉院

移戶部查馬房錢糧咨文

答李司農條議揭 答楊掌科揭

卷目 議目錄

答徐掌科揭

移兵部畫一兵屯咨文

屯兵省餉議

鹽綱釋言

辨餉司新定綱冊

戶部改復兵部討選鋒加餉咨

議酌預支并救荒諸策

條陳草場利病

崇相集 議廢中和橋未收馬草

續陳草場事宜 高平差

竣差申明預給席價

吏部題南銓勲司班簿

辛亥考功副郎求歸呈

題辦簿 刻典故語

大理經費議

太常四夷館經費議

國學訓戒朔望拜廟不到諸生

留雍與吏部議禮揭帖

廣庠類輯禮樂書詳文

選教樂生議

查明祭器議

鄉賢名宦神牌議

復鄉賢祠

招舞生

藏聖像

謁孔顏小影

懲穢服議

崇相集 卷一

閩縣董應舉著

當官而有條議據所職而為言也予歷任所奉職屯揀錢鹽為劇而苦于撓奪不得遵

明旨而告成事亦莫此為甚故條其梗概與疏相綴續次則南倉曹事亦猥冗賴部堂相信得縱其手故有條議而無疏銓疏九弊幾盡矣廷尉僅數月遼事方崩日變告異常少則榆關危

六月十六日

一

三百六

急間亦觸事抗章而衙門以內計議清理亦有不得不存者至于南雍廣庠號為清暇而予猶日惕惕有所振舉釐革大率皆議禮正樂飭弊更新之事亦一時心精所注故附綴于末以見予之迂腐雖文學散官未嘗無所事事倘亦委吏乘田意耶非耶

屯田釋言

或問古者兵興必賴屯田而予有遺議何也曰固然也古之屯以兵戍茶人以募民主以將帥或發運官而予無一焉而以空銜從事此其違眾一矣世之言屯者必曰三年開荒而予謂即屯即效此其違眾二矣以屯院之專職也州縣承風歲報開種而無一效嘉靖間特遣風力大臣隆慶間特遣三都御史萬曆初特遣徐少卿

六月十六日

二

貞明無一效予乃從千阻百搖中含詬忍恥手口卒瘞以求蓋其前此其違眾三矣一事而三違眾欲免于議得乎或曰古未有買地屯者而予買地且所買多荒瘠何哉曰予不得已也州縣不報地不買則無以屯高地人惜且價多故不得不買其荒而瘠者而以工本牛力取勝春借而秋還古法如是幸而有收以納錢糧以變價解部以本色兌運以充腳費以與遼士以

供員役傍且及于操練武事無一非屯出者買
地何害且亦舊津撫兵屯之例也彼買為兵屯
予買為民屯詎不可乎曰兵屯有常民屯有常
乎予曰不敢知也凡屯以人興廢獨石之屯興
自葉文莊文莊去而屯荒矣畿內三十六萬軍
屯永樂以優靖難士卒今其存幾何而況于予
乎予屯荒瘠所以有獲者以工本為嘗且從民
例而不擾也若不發工本而使之屯雖輕其租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入民且掉臂不顧何也地瘠而水旱之不時貧
佃重于棄本也兵有常餉則有常屯民無常工
本則無常佃其勢固然曷足恠乎然則予之屯
入何如曰予自天啓二年奉 命屯挿允幣十
萬讓還三萬與部止領其七安插用去二萬三
千其留為屯用者止四萬七千耳除買地開河
築堤造間建廩農房營房官舍舟車又開通海
屯河長存事產用去一萬五百兩外止有屯本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往萬六千五百兩自天啓三年始事至五年屯
已三年矣而鼓鑄 命下未及秋收而行經手
屯入止三萬四兩耳兩年于粒變價解部一萬
四千兩兩年本色經手兌過天津米麥高粱四
萬二千二百二十三石運過關上高粱六千石
共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三石其未運糧一萬一
千餘石因在菱角沽者則屯官石公行認運船
戶領狀可據也行時又預處六年屯本六千五
百兩已解餉道三千二百兩餘亦石公行認解
至于五年秋新糧及涿州新課一千一百兩題
明而去後據石公行揭報是秋蝗大至新糧頓
損餉道責令屯官舊糧新糧一槩運至天津約
有一萬一千餘石是時各處無收高粱每石價
一兩五錢以上糧廳壓價只作五錢算併六年
屯本六千五百兩解助大工止銀一萬二千兩
訖其涿州一千一百兩留津未解如是則前後

解部助工及留津不下二萬七千一百兩而經手兌運四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計抵三萬六千五百屯本尚餘二萬况三四兩年脚費二十四千金未算乎又况公衍續報運津糧一萬一千石脚費一千四百餘金未算乎又况給膳遼士科中盤費二百八十兩納州縣錢糧三千八百兩乎又况自給衙門員役屯官及佐屯官役工廩三年四千一百兩乎有效無效予何敢言

崇禎集議一

五

但今部議此屯責成州縣歲餉僅二千二百兩則屯官辛勤似亦可念也然則子何以不屯于關而屯于津曰此 朝命也 朝廷命予管理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人事務著之官衙予敢不自天津始若山海關則有張兵備春以所轄軍屯所轄地關外則有袁監軍及趙率教諸屯予在津開荒費力甚苦何能遽至關耶然則子何以越俎而用津兵曰予自四年秋

如副都御史其銜曰督理順永保河等處屯田屯兵夫葛沽水陸二營屯兵轄之保定非予所得督理乎且屯屬保定津撫爭之餉部持之至天啓四年始得陸營千兵其年即以所屯子粒抵餉三千六百兩已省陸餉三之一矣若使處處如是于餉豈不大省安有叫呼跳越相率為盜如近日哉然則子欲盡兵而屯乎不虞廢練歟曰非然也屯與練人見其二予見其一若屯

崇禎集議一

六

能廢練則趙克國不振旅矣且今專言練者何嘗得一兵之用而且為盜為逆不可制矣予不敏實虞遠募厚餉竭國生亂非屯決不能兵而處非其地用違其權姑試之民屯以明屯之易效又姑試之葛沽陸屯以子粒抵餉以明餉之易省夫姑試之通州內丁練而鼓之于屯創教塲新旗幟治器械建營房欲少就屯練合一之法而亦習

練不能和合人精誠誠大事上言下實官予之罪也傳故時何敢練

卷之四 屯田利害

職聞從古兵興餉乏多以屯田為利然屯早者功成屯遲者功隳先零之侵漢之疥癬耳趙營平恐兵久而生他變遂條屯田十二便宜咸騎士省大費卒以貧破先零而國若無兵焉忠臣謀國豈待敵而後圖乎曹操之併群雄也以屯許下鄧艾欲圖淮南議移屯于壽春司馬懿用其策廣渭渠溉東南諸陂大佃淮北又廣淮揚

崇相集議一

七

百尺二渠所在露積軍無留行羊祜鎮襄陽計罷石城守分兵開屯卒以沼吳此皆屯早功成者孔明智矣用兵筭無遺策然急于進取六出祁山糧道不繼既困乃屯渭上兵民雜耕未幾而將星墜此屯遲而功隳者唐之屯其著者為婁師德初為豐州大都督衣皮袴率將士以耕積粟百萬後以平章出營河蘭鄆廓復營隴右振武告饑侍御韓重華出為水陸運使至則出

賊罪沒九百給牛種使耕兩年得粟四十萬斛漢得除罪軍資以飽又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百三十人種百頃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中受降城出入山河六百里間屯堡相望歲省度支千三百萬此皆屯效較然也李泌欲因戍卒屯關中市吐蕃原蘭運牛治農器給諸種待熟而倍還餘則增價以糴使屯者獲利願留者即以田為永業遺其家人就之久則戍

崇相集議一

八

卒皆戍土著而府兵之法可理夫戍非土著猶欲因屯以復府兵况可棄土著而遠募兵乎以母觀之督兵者以兵屯以戍卒屯發運者以募屯屯早則無不獲利而屯遲者雖孔明亦至隳幼此亦千古言屯之梗概也我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削平諸亂軍費繁浩乃與康茂才主餉營田水輸陸運無不給足天下既定謀臣畫守邊策請選諸將畫地分屯八五

百里遇敵則戰寇去則耕屯即為餉不待轉輸
錢也屯能守此法何豐州振武之足言乎

成祖靖難後散遣諸軍三十六萬給與腴地轄
之衛所徵其餘糧以備軍儲更番入衛其制近
于唐之府兵無柰法久弊生屯地往往為有力
者所奪于是屯糧日虧尺籍日不可問矣正德
三年乃設屯田御史查核各衛子粒除單奸弊
轄二畿一省一歲一差地廣而期迫此豈有意

崇禎集議一

九

使之屯乎然以屯為名不得不責成州縣州縣
見御史之歲易也持三年開荒之說應遞遞相
沿歲歲奏報卒無一實失在制不在御史也嘉
靖季議者以屯無實效請遣風力重臣隆慶間
又遣三都御史分督三省皆未久而罷萬曆間
遣徐貞明徧查京東水利止宿荒祠用心可謂
勤矣而水田一敗仍復罷去此其故可思也既
有屯院矣後特遣是分御史權也州縣所報歲

歲不實特遣者仍責成州縣耶是仍不實也特
遣者不責成州縣耶身督之身效之稍以利見
是明特遣之效無以處夫御史也此所以屢遣
而屢罷也不知一畿二省一年一差勢不得親
事而考成雖后稷不能成功况御史乎不更其
制而屢擇其人既擇其人不終其任此亦議者
不思之過也今欲收御史屯田之效宜倣韓重
華故事分北京山東河南為三差而久其任歲

崇禎集議一

十

取其屯入餉軍即以地方撫臣省餉多寡為據
方有實效效實而加峻擢焉抑亦可也又莫如
修我

太祖法令主餉者查核各州縣備邊備荒及馬
房地募人開種以班軍開河築堤在在成屯以
便水者克運遠水者變為腳價地廣屯多數十
百萬之糧可具猶勝于召買截漕十倍矣又莫
如清

戒租軍屯之餉于權貴者還之軍令二十家餉
一精卒不廉于官擇一名將統之時時操閱春
秋合閱于三大營課其殿最有事則聽調遣此
不募不餉坐得成卒萬人下可為澤潞上可為
府兵矣又莫如令關內關外諸撫鎮皆揀卒以
屯屯自餉其芻稿即為馬料農興力作農隙
操練兵不坐食心力齊一間以開溝洫成地險
游騎護作臺堡相錯虜入收保出可擊其情歸

崇禎義一

土

內省餉而外逸以守邊法無善此者寧前道袁
崇煥有言今日事勢譬如醫病當計通身膏血
若以通身膏血盡注瘡孔中其人未有不仆諸
某欲關外選精兵六萬練以待戰餘兵悉令屯
田屯糧既多人有固志聲壯勢長相機而進屯
之所及即為我土不然餉一不繼必無幸矣職
以崇煥此言乃恢復穩着也至于職之所屯兩
年恩可兩倍視前三特選既已効矣而用力尤

雖地有制而買地開荒兵有阻而催人開河耕
佃則借本實力分收則官三民七州縣則納糧
當差衙門則供官雇役非將帥非發運徒以一
半一足與其徒竭蹶于荒烟莽蕪之區千搖百
阻猶挈挈不休何苦哉誠知國匱民困不可復
支非屯決不能兵非屯練相資決不能國也夫
處勢極則定慮生議論一則成功易故觀克國
孔明則屯宜早觀師德重華則屯宜專觀

崇禎義一

土

二祖神謨則屯法宜遵觀今日事勢則屯任宜
審職智能短淺不知經畫惟在當事詳議屯田
利害以定廟筭而已

屯田議

屯事非難屯而不兼兵之難屯而兼兵者非盡
兵而屯也藉其衆力以開溝別遂築塲登稼擇
其不任戰者以耕如十人之中三爲農兵七爲
練兵農專薦糞兵專訓練大事則合力而作時
事則專業而工以一農兵可治旱地二十畝三
農所入可省十人半餉此屯而兼兵之利也屯
不兼兵則屯費廣而初利微兵不兼屯則兵坐
空相集義一

古

食而國難繼古以兵屯其效立見今分而二此
其所以難也然盡兵而農則又不可蓋農有薦
糞之事兵有操練之事當薦糞而操練則田事
妨矣當操練而薦糞則兵事又妨矣古人屯田
亦用游騎護作豈盡兵而農之之謂乎然則周
禮所云寓兵于農何謂也曰周禮一井之田出
車一乘出甲士三人是八家而僅甲士三非盡
八家而驅之兵也詩曰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

蓋于此而講武于此而擇伉健以備甲士故曰
寓云爾故無事則甲士藏于農而助耕有事則
當先而戰此其制也由此言之周亦未嘗盡農
而兵之也明矣議者曰兵農合一屯練相兼此
但美言無當實事愚以無兵不可以成屯盡兵
而農不可以爲兵但于其中擇其不任戰者以
耕合其力以開溝別遂大事合作既可省費耕
之所入亦可省餉此則養兵而去坐食之害屯
田而成功最速者也不然兵不可撤食不能繼
今日請帑明日請餉坐食而自窮生亂而益敵
天下不危未之有也

空相集義一

古

屯田議

世言諸葛聰明以屯由一嘗觀之輪營平一看
矣營平當漢全盛時何難先零汲汲以餘伎
不怠致生他變為慮力而屯田減騎士省大費
竟能坐困虜而國若無兵焉此如下棋審定一
着而全局皆收者孔明以一隅爭中原急于進
取數戰以微利既困乃屯渭南未幾而將星墜
矣此如下棋着着殺着着救雖勝而卒以不振

崇相集議一

十五

也孔明事事精采營平事事持重然營平得一
先着便收全勝故曰算定于外禍生于內從來
佐霸興王成大事之人皆無許多精采只會大
打算識先着而已今日先着安在內帑既竭矣
貳膏已枯矣東西之禍未息關上本色至百六
七十萬度支金錢三此猶囁囁不足司農嘔盡
心血以應之計無所出其勢不能終日汰兵不
可減餉不能汰則散而為盜減則驚而為變且

崇相集議一

六

兵之虛實大將為政備兵使者不得問如驕子
陳哺不糜不已力不能供且反戈內向矣今日
事勢不待狡虜扣關且立蹶也然則舍金城一
而更有何策可救乎以愚計之關內外兵不下
十餘萬若簡三之一以屯人旱地二十畝准糧
幾月寬其入數示以屯利將無不力令各鎮帥
亦如之簡不任戰者以屯是為不汰而汰絕乳
者先以餌代兒且甘餌巧忌乳今以屯入抵餉
是為不減而減涉遠者中道衣敝挈物于百里
之外者半至屯漸近則腳費漸省矣津門之六
十萬腳價可半裁也饒大費而兵不飽者糧貴
于所乏也屯則沿邊糧賤而士馬易飽牛馬仰
秣非蒿結芻梗不飽屯則自足而草料不躍人
心有恃則強屯則人各有恃不生邪心地險以
為固也屯則溝遂縱橫胡騎不得長驅自古兵
興不息財殫力匱未有不屯者獨克國能未匱

而圖之此其所以高出千古而圖以國予敵今之議者但曰屯則妨操恐兵弱若然則充國何以能威騎士省大費全制虜乎且向年之敗逃送死者亦何曾不操今之調邊即逃者何曾不借操練名而卒不得一兵之力豈以屯而廢練之故耶夫屯亦練也勤力合作則力易生熟畛耦耕則心易齊農隙操練則耳目易一以平時練力練心之人又有半年練民練目之事

宋程真議一

七

安見屯之廢操而能弱兵乎觀之近事則操者如彼考之古法則屯者如此審時度勢則糧餉無所措計之人力則藉兵力以開水利可省雇值以屯入抵餉可省餉金度之地利則旱地費省而利厚宜于北兵水田費多而利微令習者參焉總可救匱屯不妨兵百不失一顧當事諸公博采群議為營平之先計勿為孔明之後悔也

損益陳建屯田條款

秦人備邊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何其難也然而秦孝公以亟耕力戰遂強其國豈必盡取給于轉輸哉嗣是晁錯勸募民徙田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苦益寬而屯議起趙充國擊先零願罷騎兵人屯二十畝益蓄積省大費卒滅羗振旅而還唐李泌與德宗論復府兵之策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種荒田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因屯致富不復思歸比及三年有願留者以所開田為永業本貫給長牒續食其家而遣之不過數畝則戍卒皆成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敝為富強也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贖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牛種使償所負一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屯百三

得入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踰雲州
極河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三十堡田三
千畝頃餘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夫錢三千
餘萬緡按李泌韓重華所營田即今大同宣府
陝西諸邊地而趙克國所屯即今甘肅地也豈
有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哉但邊塞風沙早
寒又有胡人寇鈔之慮非脩車戰煩林木列伏
兵爲之屏衛大開賞格以激勸之則不成屯而

李相集卷一

七

勸賞之令宜倣周人田畯命官秦人力耕受爵
漢孝弟力田之科而後人勸于耕我朝洪武
中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亦請選諸將有智勇
謀畧者營田人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
高下分屯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
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爲安邊長策景泰中
葉文莊公以左叅政協贊獨石軍務嘗請官銀
買牛禾餘額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

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
取給自是邊人驩洽歲亦屢登此已行之效也

冷若邊照

成祖聖旨聽令北直隸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閒
地不拘土客官民軍舍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
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許官軍戶下
人丁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耕者必衆耕者衆
收入必多民間米穀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

李相集卷一

三

矣丘文莊亦請于九邊分屯不征其租士卒能
于本田外多耕者賞之使人人奮耕家家有積
穀價自平聽內地運糧州郡齎價來糴不獨贍
邊而內地轉輸亦省矣屯田既立邊縣可制宜
倣晁錯制縣之法五家爲伍十伍一里十里一
連十連一邑皆擇其賢材習地形知民心者爲
之長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夜戰
務相聞足以相救晝戰目相接足以相識驩愛

之必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民前死不旋踵矣今宜畧倣此意而酌為之法如田百畝出一兵則千頃得千兵萬頃得萬兵兵至滿萬則成大縣矣且俾沿邊州縣一從此制什伍其民盡習兵戰專以守邊禦狄上供歲賦一切除免凡軍需雜役取諸近邊司府以給之使邊民自為兵之外一無所事事則民得專備禦樂戰鬪在在干城坐食無用之兵可省矣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又因屯田可寓地網夷狄騎利在平曠易于馳突宜定經界開溝洫每一里共濬一溝畧如古者井田之制一可以息爭端二可以備旱潦三可以阻狄騎四者我兵車禦虜即可依此為營俾免臨時掘塹之勞草木子曰井田之法非獨為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設險守國之意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于天水渾作地網以阻金騎縱橫鑿為渠濶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穴尺深丈餘連綿不絕如網其後金人來犯騎兵始不得肆是亦禦胡一策也又宜繁林木以資拒伏林木叢密則敵騎不能入非惟不能入且不敢入非惟不敢入且不敢近何也彼懼有伏故也夫林木之中小車可由也步卒可屯也騎不可騁也兵伏則莫測多寡此敵人所以畏也今宜于邊界二三十里內皆厚植樹木如榆柳棗柿之類皆北土之宜廣植成林則不惟可收拒胡之效亦可收薪果之利邊塞內有數十里叢林繼以屯田溝洫阻前扼後烽堠居叢林之外兵車伏叢林之中屯田居叢林之內則田者得安于耕耨而無虞矣丘文莊謂今京師近邊潭蔚等州西來一帶重岡複嶺蹊徑狹隘林木茂密以限虜騎馳突不知何人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折枝為薪燒柴為炭致使林木日稀險隘日夷一旦有警將何以扼其來

而拒其入乎請于邊關一帶東起山海而西沿
山種樹遇有罪犯應罰贖者隨其輕重專責栽
種以必成爲效所種必隔丈成列叅錯蔽虧使
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責成巡徼不許
砍伐邊防亦因以固文莊此議鑿鑿可行其與
修邊牆費貳勞人胡騎出沒驚擾縱使成牆虜
騎潰入反爲所笑豈不天壤哉此不戰而屈人
兵也是皆屯田之事不可不急務

平定集議一

三

不移督餉部院并餉院

爲議運屯糧經則以便屯官運守事照得本寺
院職在屯務幸賴天時麥與高粱所收幾及四
萬麥已奉 旨允與通軍高粱前准遼餉道詳
文欲備關運議自屯至水次腳價本寺院自備
關運腳價部院措發又議唐官屯離津逆流一
百六十餘里即船價亦要本寺院每石貼與三
釐等因看得屯運不可無爲召買原有腳價况
今秋潦泥塗陸運甚艱即今屯官運麥雇舟雇
車既勞且苦又迫收高粱又迫收稻既已一身
三役本寺院日至蔡村盤麥上倉親自封囤了
此一事亦至月終方能料理高粱竊計屯而無
運少或可爲今旱地水田所入既多接踵而至
各屯至水際頗遠即水際至天津亦非易事當
此收成相踵之時不惟財力之不堪亦且人力
乏不給部院既有召買腳價如肯俯恤屯官差

平定集議一

五

官至屯收兌或水或陸部院撥舟撥車甚易各屯官止須潔淨高粱以待搬運而無奔命之苦倘糧不潔淨數有短少罪在屯官定行叅處決不縱容在部院只有腳價之費而無召買之費在本寺院止效胼胝之力而無搬運之勞似屬兩便如此則屯者專心於屯可以資運運者專心於運可省召買之什一事分而人不倦力暇而屯益廣所關國計非淺也

崇相集議一

三

移戶部查馬房錢糧咨文

為咨查撫屬錢糧事照得本院欽奉

勅諭內開一款各州縣備邊備荒等地業主逃亡無力耕種及奸民逋負詐稱拋荒等弊嚴行稽核欽此查先為屯麥未兌等事准戶部咨該本部具覆本院題前事奉

聖旨這屯麥高粱俱着完餉地價及各州縣錢糧准查明開銷不必設處變價欽此本部查得

崇相集議一

三

地價既奉明旨准其開銷不必補還其各州縣錢糧動支葺洵課程稿變價交納不得混亂版籍等因咨會到院除本院買置州縣官廩民地錢糧載在版籍者照數完納外又查寶坻縣備邊地一項四十八年糧銀四千四百八十九兩零天啓元年糧銀止二千六百八十八兩零則此項錢糧之可開銷明甚又查得武清馬房地四千三項有零該縣稟稱二年解部或以

千石百兩或以二千則此項錢糧之無定額
都廟堡三縣如此他縣皆然蓋此項地畝既非
膏壤時被災荒故其錢糧可增可減而豪猾特
多隱占往往十不納一胥吏為政官不及知下
之所上未必盡入於官官之所徵未必盡解於
部有備邊備荒之虛名無濟部濟餉之實效其
來久矣今本院為國開屯既收籽粒充餉又納
錢糧於縣官是一地兩科也且如武清馬房地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四千餘頃據說天啓二年三年解部錢糧止二
千上下是每畝不過四五釐耳而縣胥派詳屯
地輒開一分以上苛責庄戶使之不得安心屯
種雖已行批示而病根不除此患終無寧止本
院愚意與其多納以惠奸孰若照比縣解分數
自行解部以益軍餉為此咨貴部即行該司
據陳武清等縣此項地畝每年解過錢糧若干
或大畝起科或小畝起科則本院應納之額自

有定則另立屯戶按畝照額解赴貴部以充軍
餉而屯政亦直截不至旁撓矣希逐一咨會施
行

崇禎集卷一

三八

答李司農條議揭

職近見大司農李崧老條陳屯政中有屯院屯田費銀五千去歲獲米二千石今歲獲米二千石寺卿屯田費帑二萬兩今歲報解八千兩皆先費鉅本而後獲微利云屯院事職不敢知但職今年開屯已報高粱二萬石兌關見運到龍灣候解凍交與督餉部院各項屯課及米麥照部議變價已解八千兩到部矣其米麥未

奏有集議一

三

變價約有五六千石科議兌關亦聽餉道差官來運要見八千兩解部外高粱兌關若干候完日部院題明恐崧老一時未憶但知解部者之為屯利不知兌關者之皆從屯出也故揭

答楊掌科揭

職方發疏見楊掌科疏大意欲職稻米兌關耳惜聞命之後也米麥變價原出部議今已解部八千兩矣如欲本色盡行兌關除變價解部外蔡村倉中尚有麥數千石稻米亦在此磨礪未完完候督餉部院差官來運其高粱二萬已陸續運至龍灣矣亦候部院差官來查也交割子粒只有兩路不兌關即變價解部總之濟邊兌

奏有集議一

三

則查其石數解則查其兩數方有下落不兌不解借名貯倉盡是有名無實職無別巧只是終始不為屯官回護欺罔而已此疏所以有完日恭慶之云也職屯而無兵既苦掣肘屯而無運又苦奔命且為費甚浩出差兩年無一夫一馬見成工食月月拮据恨不得脫手掌科望職以昭今垂古之規古有成規矣趙克國以兵屯權得自主其一規也韓重華出賊罪吏九百餘

入給牛具使耕以償所負此又一規也棄文莊
擇兵之不任戰者使之營田獨石以助軍費此
又一規也惟掌科命之至於錢糧名為十萬職
以三萬讓部止領七萬除安插續揀課賞造冊
差遣工食各費外又除領出短折及光銅包銅
鉛絲俱經部驗外實為屯田用者文銀九色銀
止四萬六千餘兩耳今尚可留為明年開屯用
事竣日詳開自明也

司馬一

三

卜二答徐掌科揭

職接邸報見徐掌科本色兌關一款謂職若不
樂於兌者夫屯種兌關兌軍乃為有據此議自
職發之至今猶不得兌職若欲死豈不樂兌乎
請詳言之去歲五月十三日據各屯官報新麥
遇晴所收約萬餘石職即以手本請於餉部津
撫克作軍儲津撫以為此餉部事又親面畢白
老以厰座請白老說麥糧與別糧不同須極乾
燥方可久貯不然蟲蛀易生腐爛可慮尋又以
手本相答且曰異時解津倘有濕氣必令晒乾
恐涉刁難之跡云云此回老成長慮然職見津
倉原無晒場可晒於是始懼麥之難處矣不得
已具屯麥已收苦無措置一疏請給北軍并請
葛沽屯兵以麥抵糧欲了此件因兵議見阻忽
而七月屯水大至求給通軍撫道往復已在九
月之末軍以屯地泥濘不樂往兌不得已始議

變價變價非職之得已也求兌不得求充軍儲
不得求為兵糧不得故不得不出於此然亦因
戶部覆馬屯院疏津未上倉可惜不如變價之
說而用之耳且是時關鮮索餉急戶部無措累
書索銀職遂先將已變者八千兩解部後見科
疏要將本色兌關戶部覆疏亦然即將未變價
米麥并高粱俱運至水際待兌自冬徂春守候
日久日催運船來兌戶部咨文又要將兌關米

金日集議一

三

麥變價六千兩以與餉部餉部持此不決職苦
不可勝言一恐地氣方升蒸壞子粒二恐子粒
露固奸人竊取三恐屯官守兌不得照管新屯
日夜憂慮以兌為幸豈不樂於兌乎職竊念古
人屯則屯耳何至守兌自冬歷春不得交割兌
則兌耳何至既要變價又覆兌既覆兌又請變
價既貴陸運又貴短載猶以戶咨相持當去秋
收稻時屯官既以運麥而不得收當今歲屯種

時屯官又以守兌而不得屯此等曲折掌科豈
知之乎職極知迂拙不能達時念欲曲就國事
每事含隱不辯今亦不得不言一字有欺天地
誅極

移兵部畫一兵屯咨文

為兵屯宜合謹遵 明旨咨請畫一事昨接即
報見兵部一本為防兵盡改屯兵等事該本部
具覆天津巡撫畢 題前事奉

聖旨這屯田防守事宜既經議確還照該部原
題行欽此卷查先為屯麥已收若無廢置乞議
兌北軍以省運費并議屯兵事准貴部咨覆本
院題前事議將葛沽額設陸兵二千餘名移歸
屯臣董應舉為春作力田之後仍令津撫互為
兼統等因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咨會到院欽遵續准餉部畢
咨稱海防營駐防葛沽原額陸兵一千名水
兵一千五百名欲以一千陸兵盡屯水陸二營
屯額八千畝之田其水營一千五百留以操練
防海立為分屯分練之議其說曰陸兵屯而不
練水營練而不屯此自部院之意云爾愚意屯

而不練便是改兵為農改兵為農便是廢兵國

家方欲屯以充餉豈欲屯以廢兵乎此本院之
所不敢出也若云水營練而不屯將水練之乎
將陸練之乎水練之則水營見無兵船繚手舵
手皆為虛名何以能練陸練則非設立水營防
海之意是練猶不練也愚意水營虛名不如陸
營之實陸兵每兵歲糧止用十二兩八錢水兵
歲糧已費至十八兩實者餉少虛者餉多不如
屯田集議一

就中簡其不能水者盡歸之陸選其能水者出
與大沽防海之兵互為犄角或令運糧至山海
漸省運費即厚其糧亦有實用練成皆聽部院
節制本院何敢異同如此既不判兵于農又不
混陸為水既可稽實省餉亦可得水陸實用乃
與貴部題覆之意相符亦本院疏請屯兵之初
意也相應咨會為此合咨貴部查照來文內事
理請為裁酌施行

屯兵省餉議

查得葛沽陸營屯兵月糧自二月至八月每月
二兩三錢七箇月該銀九兩一錢自九月至正
月上班下班合算月約七錢五分五箇月該三
兩七錢五分共計歲餉十二兩八錢五分二月
至八月加稻種三十斤不在此內然祇屯四畝
耳每畝入穀稻二石石五十斤定銀三錢四畝
八石上天津倉欠則照數扣餉此舊例也今每

京報集卷一

三七

兵今屯六畝計稻該十二石計銀該三兩六錢
即與准作月餉除外歲餉只用九兩二錢五分
每兵減餉三兩六錢則是一歲千兵可省三千
六百金餉矣而兵亦得實受屯利勤者六畝屯
得五六兩亦其自得情者亦其自虧總扣三兩
六錢而已如此則人力於農不敢自惰取虧矣
既得減餉且可以時訓練以資防守用其餘力
開打集糧則更九兩二錢五分之餉得此三利
既無有餘以資訓練實有兵名無兵數之得失乎

鹽綱釋言

議者以某專督鼓鑄不宜干預鹽政固矣然立
綱取本出自部覆 勅書載為畫一立綱之疏
又鹽院之所畫題者某豈自專也哉若謂不宜
干預則部覆 勅書宜審而鹽院亦不宜歡然
畫題矣此其罪某不任受也或謂某不宜用吳
惟順夫惟順即吳建某不知也特見前部前院
痛詆積引奸罔奪朝廷利權特立綱法明言綱

京報集卷一

三七

盡積引亦盡無復葛藤矣而汪重光方位適以
立綱揭進故據以入疏其後吳惟順刻書欲准
南歲行六十萬引每引四百三十斤外加鹽七
十斤某畫一疏仍行七十四萬仍無加鹽信用
惟順者固如此乎然則鹽院何以言驚散商人
曰前綱疏言積引已盡鹽院與吳道勳等生出
名目鋪行弊引名曰鋪綱適惟順立綱揭至而
鋪綱之說遂阻故深恨之鹽院曾有手書言惟

順阻撓鋪網欲某獎成鋪網奸固某不敢應鹽
院不得邑陽與立網陰以驚散商人揭部坐為
立網之害不知九月十五日會商立網網頭花
押有簿認網者六百餘名何驚散乎蓋不借驚
散不足以聳部不打倒立網不足以伸鋪網之
弊而鋪網之弊鹽院不欲自居初則以手書賄
某獎成繼則假手餉司分其過謀亦狡矣及內
外透合部題立網轉而與立網人為難部詆鋪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網轉而鋪行弊引不得不借吳惟順惡名以生
端耳然則致毒許高第者何曰疑其以鹽弊告
某也然則致毒張經歷者何張經歷故某書辦
加納利州衛候缺經歷某衙門無中軍無旗鼓
出入傳宣必須有人鹽院疑其為某耳目故又
惡之耳然則鹽院何以致毒于汪應臯方學周
韓世則究其之甚汪應臯源以貢例加納運判
職銜請選既必去秋某以刑部錢局建廠之惡

某既某應臯白某亦能分本臂但在出候選
某為成經始廠事職滿公題原銜以往局
成教功哥選選應臯索方學周嗣往學周亦貢
例以義助部覆加銜通判者也二人之官 朝
廷用其銀吏部覆其職坐守京師久亦可選徒
以某之一言出力營廠某疏只以原官題用既
不奪地方之缺又無加銜何曾有分外增益彼
我既而學周之南而病臯獨往荆州買置碑瓦

卷一百一十五

四

本植方營廠事而鹽院大獄一興即以應臯學
周為汪重光方位故坐應臯賍三千兩學周賍
三千兩不知重光自重光應臯自應臯也既指
馬以為贖不得不脫贖而殺馬且學周死於南
涼人入共見鹽院仍行應天剖棺以驗嗟夫此
何等刑慘而淫逞至此不過欲取悅奸固故備
極生死之刑以懲後使無敢發其奸耳曰彼以
某奸積引為公罪何哉曰公知從末積引之害

將邊無宿糧皆責邊商辦納邊土之殷實者曰
詳吐妙殷實招遠人克曰遠來書入兩人曰書
此三邊商上年納糧次年稽查完欠照序立而
給與倉鈔實收給引到淮每引估價五錢買與
內商內商得引守支掣後賣與水商轉販江廣
取銀納課往時鹽法脩明無壓無超內商得利
邊商引至即賣樂於開中軍糧相續不絕後以
鹽壅引無人買內商點者乘其急以八九分銀
國其五錢之引於是邊商折本不能開中書遠
二商亦逃以致軍食匱乏往往鼓譟此積引害
遺一也國戶既以賤價國引復欲貴價而出一
遇大鹽橫行賄求相率越行行一積引即滯一
新引父之正引俱化為積引此積引害正引二
也正引官價五錢彼只以八九分國之既虧引
價而錢二分正引餘銀八錢彼又議免如前帶
積引者滿洲便虧課虧價一百四十萬此積引

害課三也引之積也自魯太監行大鹽始奸國
乘機取利專行積引正引盡廢餘價不足以羨
邊邊糧反無入上年年套搭大司農李桂亭發
憤清覈令袁凱理照套搭所借之數立綱帶消
自丁巳年起至丙寅年止共銷淮南積引二百
萬免其餘價以還所借一百四十萬之本利而
淮南積引盡絕自丁巳年起至庚午年止共銷
淮北積引一百四十萬免其餘價以還所借七
十萬之本利而淮北積引盡絕前部前院既已
題明矣是後邊引未曾加中又無大鹽致積今
日積引從何而來虧殺李桂亭龍鹽院一片為
國苦心今日部院一手番滅歲騙朝廷四五十
萬銀此積引之欺君虐國流禍無窮四也積引
滋害如此況乎無積引而以假引沒官引弊引
為積引乎今即以不行積引為予罪予誠甘之
奏對

鹽法詳報司新定綱而

竊覽鈎司所發部定綱而以淮南積引
七十二萬引窩召商劉國祚金常裕等與淮南
商分認每引在部預納二錢至行鹽日扣徵餘
銀六錢違餉一錢并割沒一錢共銀一兩每引
只徵引價五分自以為額外得此課銀矣不知
此即鹽院鋪行積引名曰鋪網法也損課不少
何也兩淮鹽弊無大積引前此戶部曾查兩淮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五

歷來浮壓積引實數不過二百四五十兩疏理
立網設法帶銷照套搭之數消至三百萬明言
網盡積引亦盡斷此葛藤矣今陸鹽院乃與淮
南奸商吳道勳等鋪行積引是向之所謂盡絕
者今復生來也豈不駭哉蓋愚讀條例前此有
木雕假引以騙當舖者甚多又有年遠違例沒
官銷匿之老引有南京印匠私刷印號不全之
盜引有各處行鹽引不銷繳轉行使一化五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五

亦之退引與皆法所不貸者自積引盛行奸商
往往借與為用餉司不察而失為之寬假如正
引引價五錢六分而彼只五分正引割沒另在
餘價違餉之外彼算在內正引餘價上年納完
次年乃與行鹽彼當春找銀即與行鹽不待先
納與先年奏革楚行河鹽何異骹法固已甚矣
而猶解之曰今日積引即先年見引皆內商用
值所買者請問劉國祚金常裕等果原日內商
乎其人多浙直其窩皆新認何時用直而有此
引乎若曰前時邊商在邊納過糧草請問前時
邊商被奸商坑價每引止七八分者其引已落
奸商之手前網俱已消盡安得留至今日哉又
謂積引由先年浮課壓壓非商自積情應與行
請問先年浮課非即魯監大鹽所壓積引二百
四五千萬兩疏理消至三百萬者乎則所消已
驗其所核矣矣安有積引留至今日且兩淮行

鹽并食鹽歲可一百零七萬而邊引歲止七十萬五千是歲火三十六萬引也縱有所積抵之有餘况自前綱以來並無行大鹽者安得有積乎今鹽院與餉司合謀餌奸突出積引名目綱冊不繇准定而定之于京積引不繇查驗而只憑奸國口報則是前之所消乃魯監大鹽所積之引今之所行乃前部前院所斷以為盡絕必無之引徒以假引老引盜引退引混為積引也

卷一百一十五

四

欺罔豈不甚哉從此奸棍歲納部二錢給照至淮賣窩歲可得銀十數萬良商歲歲買窩歲費亦不下十數萬奸國歲售弊引二十餘萬行之十年虧損國課五六百萬其害可勝言哉大抵情有輕重則窺伺從生法有偏私則奸究易作兩淮奸國之害所以相續不絕者止因積引寬假與正引大異耳如使畫一立綱將兩淮歲欠鹽付在鹽引盡作部引而引價五錢餘價八錢

鹽餉一錢令商自認歲入不下四十九萬兩而割沒在外并各項錢糧另解歲可六十餘萬不更大益國而塞弊端乎此事明白易曉特餉司陸院與奸國主意先定雖有心為國者莫如之何也

卷一百一十五

四

三

改復兵部討選鋒加餉咨

南京戶部為軍餉匱乏備開新舊出納數目互

相酌議以希共濟事案查兵部二咨一為簡標

兵增募將以飭營伍事一為營軍缺額數多循

例選補壯丁以實營伍以重根本事前咨加增

選鋒鹽菜及叅將廩糧并家丁丁伴等項大約

費銀近四千兩後咨選補壯丁尚無定數加增

糧餉亦知多少該本司稟堂會同查糧廳總巡

廳銀庫主事細查本部每年十三司分管各省

直額收額放錢糧額收三十二萬二千六百二

十二兩尚有逋負額放三十萬九千八百七十

五兩所入已不供所出矣又南兵部每歲續增

銀兩自嘉靖四十年起至萬曆五年增定者大

教場都督員下家丁口糧支一千五百六十兩

巡運軍支五千四百六十兩大小等營把總三

家丁口糧支三千三百六十兩巡運衛總二十

頃改軍百四十兩萬曆十四年新江浦子口營

餘額終緩布銀二百四十兩九錢十八年添

巡運馬步軍及衛總八員支一千五百九十兩

二十二年選鋒餘下添給冬夏布銀九百九十

兩二十五年咨支操江府標下一千五百八兩

七錢九分大小等七營選鋒支鹽菜銀一萬九

千兩二十六年新江左右營選鋒支鹽菜銀五

千一百九十六兩二十七年巡運衛總夫馬匹

草料銀二百一兩水陸兵營節年增減不等自

二十一年起至今年四月止共支過銀七十二

萬兩此皆原額所未設者本部無計設處十年

之間四將倉糧改折勉強支應苟救目前實非

長久之策今又欲加增選鋒鹽菜及選補丁壯

糧餉益無所出勢必復改折糧米竊計倉糧今

雖稍有餘積皆由水兌米多數年倉米少放故

得稍餘若如近年所放相續不已水兌又行改

折倉米能不日匱查得萬曆十五六年間連年
說得軍民困乏借支倉糧不足借北漕僅救
饑饉今之事勢與前又異南京人家內無升斗
之儲惟是待哺舟楫萬一有荒旱之災倉米既
窮北漕恐不易借何策以支又萬一有劉天緒
等事發于不意不時勦滅滿城軍民計口受糧
雖有二十七倉不足供數月之用食缺心搖此
時各將誰諉戶兵二部表裏相繼戶部治餉不

六有六議一

三

能禁兵部之不增兵兵部治兵不可不知戶部
之缺乏協濟固貴于同心慮事必思為可久宜
以本部錢糧出納之數知會兵部商其今日所
需之緩急較其他日所慮之輕重擇利害計凶
荒酌增損之宜通彼此之苦使治餉者易供而
後治兵者可久此亦至公至正之道在兵部必
不以為嫌者也案呈到部擬各就行為此合咨
貴部煩為查照施行

議酌預支并救荒諸案
預支之說不知起自何年即耳目所親記萬曆
十五十六年水災相仍倉米一石值錢千文當事
不得已方請預支軍糧兩月與百姓買壽至十
七年浦口糧盡皆過江關支二十七倉之米殆
盡不得已而借北漕以續南軍之食而以南戶
部銀賞邊當時北太倉積儲頗多故得借也以
其愚見當時立此名目亦甚失體蓋留京饑乏

六有六議一

五

自應上請開倉賑施若以預支為名則恩德不
歸于上而後來又難扣還是徒與之也徒與之
而德不歸于上則名實兩失且預支之名既立
一有小荒軍引為例當事者不得不緣例為請
萬一天不厭禍水旱頻仍外米不入倉米月散
米盡而不繼必有內憂此不可不慮也故某以
請預支不如請開倉賑施事急米貴之日不過
十萬權聲如雷矣恩數不常下不得引以為例

倉米不至盡散且以明注之德允為得體而無
穀總計六斗七倉現在米不過三百六十
萬石除過耗虧折外不過實米三百餘萬石歲
放常五六萬二月十月折銀若值米貴以米
代銀又加預支當至八十萬如此則通南京之
米僅支四年餘耳今湖廣江西吳浙諸處出米
之地皆被水災即郡邑間有登熟必槩以災傷
請明年糧運不至明年又災後年糧運亦不至

六日下議一

至

如此則是坐食此倉矣國家根本萬萬人之命
皆在此倉安得不思樽節愛惜乎今幸本部調
停糧米早放數日米價大平此便是救荒至術
無待更以預支請縱欲預支亦當俟之明年蓋
前十五六年之災亦至米甚貴時方請預支今
歲荒便請若米價不貴而遂與之不知明年後
年復荒作何處置再請預支乎恐有後來不繼
慮故不請預支是米賤而行惠米價而漸德

也兩者皆非故當酌貴賤以為緩急總盈縮以
為遠圖譬如慈母藏餅餌待子饑乏然後予之
猶歲子年以待後求若一頓予之小兒口活惟
恐不多餅盡之後饑渴無救前日之飽不足補
後日之饑惟有哭泣呼咷尤百出而已愚以
預支于米不甚貴之日不足為德預支不繼于
米甚貴之日則足以生亂今之慮荒當以三年
為率今之救荒當約畧倉米足救三年仍餘一

六日下議一

至

年不至借支此倉乃可無慮何也災害未可知
今之北太倉非昔比也夫人足之所履不過只
尺耳今置足于只尺之地外無餘地其能立乎
故荒當漸救其不足米當預計其有餘事固有
意外難算者不可以目前所有苟以悅軍不為
遠圖也愚以倉米每石必至七百錢時乃可預
支即有詔先行亦當酌量緩急然終不如以
上恩賑恤之為得體是在當事一轉移間耳又

救荒之法不在禁糶定價在周知四方豐歉貴
賤有術使之流通使有可繼而已今湖廣江西
吳浙諸處雖皆被水災其中豈無一二郡邑不
災者亦借此規免有司意頗在地方欲因事而
為德雖不災郡邑亦槩以災請儲運且不入儲
運不入坐倉倉米雖隆之天猶將匱竭况僅僅
三百萬乎計宜咨行各處撫按地方有司災少
之地輸運如故又令富民能糶米數千石至京
者與之冠帶復其身米聽其自牟利如此則運
者間至而貪利之徒襁屬而至荒庶乎有瘳若
禁糶定價則古人所謂反為奸民生氣餒未且
益貴不獨血脉不通結為痞塞而已也又政在
急病不在偏施偏施則易窮急病則無怨今都
城內外米價亦平獨有被水之家其苦為甚宜
有以處之若盡無礙積蓄多寡給助則目前雖
救積憂而患固滋深久豈無怨至于除盜賊尤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屬荒政之要宜行各兵馬司嚴督子兵查報白
龍掛經問未結者如法監候又嚴審子手照認
審分巡檄每日具結監督分司事發日照名提
究庶幾倉場無慮而米可存以待賑不然米貴
盜且益多盜多而米益易竭不獨貽累于守支
且將陰損倉儲釀亂生釁未可知也此亦周先
王救荒弭亂息民之慮也古人救荒亦有務興
作以食貧民者愚意作無益不如作有益又不
如作大有關係之事尤為益也今浦口城蝕其
半其地關係不細向蓋屢請而屢議之竟以擬
議錢糧未合而罷愚以天下無事此城可緩天
下有事此城不完愚不知留都之所終何也留
都之所恃者長江天塹此城實扼其險也此城
不完則城中倉糧祇為敵資一葦南渡即天塹
終險矣矣直與敵從事于睥睨之間都城濶而
難守太心易搖能無危乎根本危而天下從可

卷一百一十五

五

知故曰此城關係不細也無事而圖之既以為緩有事而圖之又恐不及然則何時而可愚嘗問諸往來人此城故蝕于水歲以侵入今所蝕地頗生洲矣獨其東尚未復就其缺而補城之計一二千丈費不下四五萬金米貴役興饑民就役必衆役衆則易就故惟此時可以興作不惟為保固京國之要圖實亦救荒之仁術也

五十五

條陳草場利病

職蒙委草場見各商虧折賠累之苦心竊憐之及至場放草每包不及十斤時價僅值三文原所領價則一分一釐六毫也夫以三文之草領出一分一釐六毫之價彼之獲利已厚矣猶有賠累者何也職細細體察週視草堆有未放而爛一角及半邊者此七八年草也有委爛無數化為糞壤者此派放未完草也有堆放頗新蘆席飄落一二處無蓋者此新收草也職于是喟然嘆息乃知商人虧折賠累皆繇于此一則積之多年而爛一則蓋之不固而爛一則派放月久踐踏而爛此三者商人之所以困也抑又有故二向商人包收包放上堆之草皆不足數攢典以其包放也不之問監督以其包放也不之最小人無知只圖目前所領官銀或以抵債苟可了事恣少斤數甚至欠數千包虛報堆完者

有之其意以後日無草以錢買籌抵塞耳不幸
收草過多經歷年久原數既虧積爛又甚于是
有放未及半草無一莖者矣不得已賣產賣子
賣子不足而逃走逃走不能而死獄一人逃死
數人共賠賠之不足計出無聊則有如向之金
川清涼十年三燒委曰天火而已又有舊病未
補思剗新肉營求買草領價以完舊欠舊欠未
完新草又復掛欠輾轉負累無有了期草商情

字相二義一

五七

弊大抵若此矣今縱不能救前當善其後善後
之策莫如節買草慎蓋墊儘堆挨放又令守丈
攢典任上草之責而已夫多備糧草所以待夫
有事向有買足百萬之議矣職獨以為宜節者
何蓋草與糧不同糧運自湖廣江西地遠而難
卒至也故宜多備草出之近地在在有也故雖
備至三年亦為已足今查在場見草已一百十
餘萬自有奇領備待收之草又二十萬合之幾

于一百四十萬矣計每年所放不過二十餘萬
如是則現在之草足支六年不啻矣若復再買
愚恐今之新堆後復化為糞壤意者暫停召買
專放舊草可乎議者又欲買草之後兩年折錢
夫折錢費誠省但兩年折錢不如歲當草盛之
時間月一折于計猶便且總計四年折錢之數
足展放草一年是又有七年備矣而何必多買
乎議者又以蓆戶納蓆多不如式當計其短少

字相二義一

五八

扣價如式者上堆有餘留以備用此亦惜財盛
心也愚又以為草堆露天特恃一蓆耳非若糧
米在廩蓆可節而少也草堆層層而上層層綴
蓆而壓之蘆蓆短少則入不深壓之不固蓋之
不厚風飄雨壞不能持久今聽其短也而但扣
其價又節其餘則草堆之所蓋固已踈矣新堆
之草尚有飄露安得待之數年愚以為短蓆必
不可准也堆夫履蓋必不可使踈也宜令商人

實審必要如式不如式者不准用又令堆夫蓋
墊于常法兩兩相比之外加一垂尖則持之益
固庶可少敵風雨乎至于放草向有三場均族
之法一堆放至八九月尚未完者愚以放草與
放米不同米放未盡猶貯之廩草放未盡棄之
風雨夫以八九年之爛草又經八九月之風雨
踐踏暴曬月甚一月是重虧也若照倉米挨陳
法儘堆放完而後及他堆不過兩月可完一堆
殘爛亦少是亦合于挨陳之法各商之所同欲
者至若馬草原係商人包放與攢無與職欲准
照倉攢任上草之責者蓋以包放虛數之弊非
分責攢典不能措非分責攢典亦不能使督監
之留心而必數也為之法曰草在外場斤數不
足者罪在攢放
草自虧至萬包者永不起送虧至三千包者賠
寬方送如與則攢不得不起心上堆必如法矣

上堆如法後日放草商人亦不至賠累而草政
亦不虛矣以上四議惟上草蓋堆如式職可自
行若停止上草職在山東司儘堆挨放職在查
糧廳官攢起送職在各監收必公同酌議庶可
無失至于清涼門城內草所宜多收中和橋在
城外宜少收今中和橋有十六堆清涼門僅八
堆乞令監督移文山東司以後告投上草停止
中和橋數年為便職愚無識目擊草場利弊思
為善後之圖非獨為商蓋亦為國非獨念商人
賣產賣子逃走監死之為可憐亦念國家以有
限錢糧委之糞壤委之烈焰之為可惜也芻蕘
之見倘有可採乞發各司議妥然後施行

議處中和橋未收馬草

據中和橋馬草場鋪戶任光臣等告稱辦完馬草蘆蓆竹木等項運堆在場聽候驗放不期天雨連綿水勢橫大難以進場懇乞轉達督府鮑豁註比等情查得各鋪所辦馬草職于攢典劉君試看役後已出示驗收矣而久雨方晴水仍不退滿場深淺不一待晴數日雨又續至此各鋪所以紛紛告求免比也竊思草場三所中和

冬月三議一

空

橋最低僻在城外有事難以隄防正德七年南京巡視倉場御史楊瑛王崧題請設立清涼草場乞罷城外中和金川二場後以衆議不一清涼草場雖設城外二場亦不果罷然既三場並立矣則收草亦應三場均堆如何中和橋之草獨占二分而清涼門城內之草反不及半乎夫草以備有事也而備于城外者過多備于城中者過少豈前題請意哉蓋中和橋草買之

近地價既賤矣而每月放草一籌三十包草蓆各項等官價已及四錢八分零者而商人籌價止五六十錢所以欲多占二分厚收其利也而本場又曠又低河水常溢放草不便籌價益減即今圍牆倒却五十餘堵築費不少以職愚意該場在外馬草多堆既非前時題請思患預防之意該場又低時有水患放草收草往往不便水盛牆崩動以數十餘堵修築不易破損公

冬月三議一

空

帑糜爛錢糧莫此爲甚今欲盡廢外場乎恐持議不堅任事者先縮矣但當金川中和二場均收而清涼門場在城之內法當加倍見今中和場舊堆已多其應收之草可以停止其已領銀未完者應照原領三百一十兩計草先放盡草而止銀不再給則奸珥而草不濫矣

高錦鏞陳草場事宜

職承承草場將及一載其間利病攷之頗詳前
後條款已經議行外更有一二庸見欲以救商
省費者蒙令續陳敢冒昧投上

一商人賠賍皆由上草不足其上草不足則以
買籌甚賤之足恃蓋一籌之草約三十包官給
草價三錢四分八釐加木蓆價已及四錢八分
矣而放日買籌中和橋僅五十文其利十倍清

六月二十一日

三

凉金川籌價僅百文利亦六倍不啻人恃此故
草不盡上或上不及半者有之往時買草不多
易于放完前利尚存足供賠賍其後買草過多
動至八九年始放故多壞爛加以同上商人消
長或故或絕衆為均賠上草既虧年久又爛又
為人賠三累併至重息揭債商能無敗乎三場
雖中金川門雖疲而人猶衆惟有清涼門苟孝
高錦鏞楊章敬周植楫四人原有十八死絕逃

走者六矣以四人代六人賠賍若已徹骨今尚
有應賠草一萬五千餘包若照籌價合用五萬
餘錢不為少救職恐此四人者將為六人之續
後益難處矣若以一萬五千應放之草派放三
年每年只賠五千餘包庶幾遞減擔力陸續可
了至于明年買草的須僉商幫助蓋人衆而事
易舉收草不難而後來亦無力少難支之患不
然疲商寡助前賠後迫債累已多揭借亦難雖

六月二十一日

高

有刑法亦無奈之何也
一舊商疲累既由上草不足及買草過多則新
商初僉的須設法防虞職前陳停買草以防壞
爛責令收草攢典放日虧折不准起送以防包
放既議行矣然草自外場挑至堆所一路撒落
既多秤驗之時扛繩未除上堆飄委亦復無數
加以放日軍人踐踏縱使嚴收一堆五萬斤草
定損數千商人貪利不顧後患以寬為德長厚

君子聽其固然以寬為恩及至虧折賠苦鬻產
逃亡則昔日之寬適以為害不如初收加嚴其
後可以無患也職以倉米貯厰尚有鼠耗馬草
露天獨無剩餘舊例每包十五斤價銀一分一
釐六毫計值不過三文若使十斤加一以為草
耗于商猶利加之數外僅以足其數內他日彼
可耳若何憚不為乎至于收草既完必須請堂
臨視低小者重責商攢以警奸欺庶幾監督經

奎

心草場亦有實政夫買草有定數既易于放收
草有耗餘又足于數又請堂臨視以驗虛實如
是而後來之商復如今日者未之有也

一馬草糧儲均為重務糧儲既有三年專差而
水先草場僅止數月以故一堆之草累經數手
始完夫事之原委非久不知弊之曲折非久不
詳數月易手前後不相詰委則猾胥為政而已
前刑員外條陳欲半年一差職愚以為當作一

差蓋每年春秋二季議定收草二十萬包春
間給銀秋末必上秋初給銀冬末必上必須一
手催完故差必以十年完草為度差滿視草高
下以為考核庶幾人競于實國無病草矣

一草場成例每草五萬包該價銀五百八十兩
蘆蓆二萬五千片該價銀九十八兩鋪墊杉槁
二百根該價銀二十二兩總計諸費每草五萬
包共費八百零三兩有奇則每包各項費銀一

空

分六釐六絲每籌費銀四錢八分二釐矣而放
日買籌不及百文少者五十文糜費已極及草
既放蘆蓆杉槁前費一百二十兩者誑稱朽爛
盡行變價不過數金而已豈不真可惜哉查得
循環簿每放草五萬包定有揀蓆五千七百五
十片留此以待下手收草之用此舊制也近來
每查此項買草五萬即買蓆二萬五千片用有
餘剩又巧立修堆名色漸漸開除化為烏有既

不用揀蓆以墊草又虛費剩蓆以修堆不其冒
濫之甚哉若遵舊制查用揀蓆墊草其新蓆用
足外即有所剩即還商人不得文書不作剩數
庫不給銀簿不支銷萬一欲用修堆許用揀蓆
數百而止豈不明白節省而難欺者哉大約收
草五萬除用揀蓆五千七百五十片外只須買
蓆萬五千片合作二萬餘片從容有餘職初議
儘蓆蓋墊于兩兩相比之外加一垂尖比前加

冬月集議一

空

密矣而收草一十五萬總用蓆五萬三千五百
二十片時尚未用揀蓆已省銀八十餘兩矣若
參用揀蓆一堆可省蓆價四十餘兩十五萬包
便省蓆價一百二十餘兩歲收二十萬包便省
一百六十兩矣至于墊草杉槁其弊甚大每一
買草書手通同木商混請取木分其餘利盡將
舊木變價初政者往往不知合無照依倉法放
厥竹木交明下手收米手手相授經數十餘年

猶更易以彼況此何獨不然職收草三堆倒
用舊木六百根止用二百二十九根餘用舊木
墊墊尚有新舊木二百六十二根見移清涼開
草場以待明年收草見年林實實收可查也若
照此法一堆放盡即令該攢該商交明下手見
年取其實收或移他場備鋪墊之用萬一一二
朽爛驗明方許變價不許多根則年年收草不
用買木其費豈不太省此場官王九思之議確

冬月集議一

空

有可行職為之斟酌以請也

二草場三所清涼後設故以帶管為名每年買
草不及中和橋之半前職條議收草城外宜少
城內宜多已蒙定數歲草二十萬包清涼居半
中和金川各得五萬永為定規如此則清涼門
買草倍于二場不必仍用帶管名色矣原二帶
管舖宜各為其印務即令中和橋金川開場
收草最為便於民也

二舊例放草五萬例變碎蓆價銀二兩四錢六釐二毫五絲其實朽爛杉槁照例斤兩變價俱係商人包納後又改令見年攢典上納自萬曆三十二年至今各攢各商並用肥已並不納交職查倉例碎蓆價銀並係守支官攢認納不完不准起送方無拖欠今責令新攢見年彼不關其前程任意拖延致虧公帑合無准照倉例草既放盡守支官攢自行辦納不完不准起送仍不准擅將揀蓆改為朽蓆及將杉槁誑報朽爛混請變價如此則蓆價易完蓆數亦無虛報弊源俱絕矣

高平差

大厰之蓆往往有剝脩倉之功往往有開剝者能節則闕者能補也某承乏錦衣差初督開溝繼設更舖置器又繼而曉場道路繼而官房繼而厰座不煩工部職此物也去冬攝差高平按簿查蓆雖頗有存而各倉不相假借或晉散他用破費亦多不必盡得其實爰以錦衣差法理之五倉之蓆通而為一以蓆之價與倉之工始事于天策南北急水病也先溝後場水所出也以溝之土實塘之窪因其便也障出水之溝以板恐頽而淤也內溝以城磚場以平磚因勢道下便水流也二倉既竣爰及興武高平諸倉告成尚有剝蓆嗣我者循吾志吾知百廢具舉為此差百年利無疑矣

竣差申明預給席價

為申明節席脩倉預給各攢碎席價銀事照得
本職待罪倉場職在收放至于脩倉原屬工部
但晒場廩座溝途更鋪房屋器用既已盡壞不
一一料理則無以為倉一一料理則公帑不足
輾轉思維第見入廩蘆席多有剩餘就中設法
節省存留變價召工濬溝置鋪脩器增牆外又
解上四十三兩五錢九分發貯縣庫其後席積

崇相集議一

主

愈多工程愈益有緒又將所存剩席發給各縣
解戶蓋因各解席價自交窰戶令進磚瓦自三
十五年正月至今三十六年十月止共節席價
四百三十八兩三錢發與窰戶陶宇陳琥凌晨
吳雲龍等買城磚五千七百塊平身磚三十三
萬五千三百塊時瓦五萬一千四百大瓦五千
片又買滾溝廊石條三百一十四丈加以募掘
廢廩埋土大磚無慮萬餘并諸工費委曲計處

已砌過錦衣倉溝場一百九十丈虎賁左倉溝
場三百八十丈豹韜左倉溝場一百九十丈旗
手西倉溝場九百五十丈又移建錦衣倉辰字
廩一座五間修砌虎賁左倉藏字廩一座三間
各倉官廨官房二十七間監署公署四間倉鋪
二間開創新路一百五十丈木風路石椿鎗弩
床帳祭器二百八十件並不敢仰煩公帑大約
蘆席萬片只用數千入廩即計各攢放糧日碎

崇相集議一

主

席價銀該納若干預先多給各攢既先得他年
碎席之價備納有餘且席省廩寬亦可多貯糧
米本職因得輾轉出入絲存黍積竣此微工但
念各攢放米在後人情貪利隱其本末萬一託
信收糧之日席數不足希減碎席銀兩事經別
手誰復能知職不得不申明并職前時帶管
萬平差填築三倉汗塘砌成晒場又板障大溝
永利水道俱出剩席等費一併粘單照驗職非

敢多矣自鳴但工求急就事出從權形迹既不暇顧而碎席銀兩已盡預給事理亦當上聞且使本部院知此推之各差轉相存積以備脩理他日公帑或可少寬亦不必紛紛互爭于三七四六之間而處置亦自有法也

六和云義一

三

下題南銓勲司班簿已酉

客司公費并役隸工食皆出于班銀獨勲司班銀頗少諸費一不可省選司功司時有助猶時有不足其勢不得不重加罰班噫諸從事自郡邑司所卑者乃斗食假貸出身歷兩考不下十年走千萬里道乃得至部文書尺籍一不當輒以職掌繩之稍得官猶有官辦辦滿而回籍待次其艱難辛苦亦甚矣不幸而有父母之喪遠

六和云義一

三

者從千萬里外丐郡邑文書報聞能一一如繩墨乎即職掌所載彼亦安能盡知之不能盡知之以而職掌受罰猶可謂誤不可謂故況可求多于職掌外乎予每見近地起復者其罰猶少而遠者偏多彼既自悉補中道衣弊猶不足而重之以此余實憐之時于職掌內有所寬假蓋亦營其以不知受罰耳欲揭一簡明法例示諸司晏吏有老蒼從旁白曰如此則人盡知之而

蓋少矣噫彼固利其不知而罰之耶公費工食
誠不可闕而諸從事之艱難辛勤亦有可念予
奈之何哉爰照舊規列其所費于前庶幾費省
則罰輕其中猶有可省者以例不除其時都吏
為許友璣蓋合工食公費為一簿庶便而易考
云

卷一

五

題辭亥考功副郎求歸呈

滬外荷本堂拔擢一歲五轉愧無以仰酬恩造
緣以苦情乞歸實無一毫矯飾員外聞成就人
材者當養其廉恥成其大用舊時司官多以主
事請告再起再補而後周歷四司三起而後當
事閱時久而資望深故卓然足為衙門之重近
時初任者以乏人難歸里居者必待時而後出
新舊不相接而事體多更更役為政甚至典劇
之地新人代攝視為傳舍滋議實多廉恥不立
顛仆隨至其輕辱衙門甚矣員外心嘗有慨每
欲多起舊人有望者為考功驗封正郎然後足
以鎮壓時流待次掌選不惟尊重衙門亦且端
澄政本今員外歸志已久蒙轉選司不敢拜命
謝恩者恐有顛仆為衙門羞也伏念老先生
作人盛心決不欲員外為無廉恥之人萬懇代
題放歸成就賢外實在本堂敢昧死以請

卷一

七

新題辦簿

凡辦之數有三曰實歷曰農曰援例實歷之金
從農歷法四例以十其定數也凡辦之用有三
關部各衙門諸役工食三堂各司廳季辦月殮
錢及一切零雜公費工食有定額公費時多時
寡季辦月殮視官多寡其大凡也舊時內辦撥
吏都吏二科收支或多隱蝕自三十九年正月
開例款目設簿數扇以某項登某簿以某項給
六月三義一

某用稍明白矣然都吏收一而用一撥吏收二
而用二簿多而數煩用不相等而彼此交補消
算又易淆且以季辦而目曰房價宅署者何
居以員役工食一一係之官無謂以月殮錢而
官不備者月而列之碎以舊衙門辦事進士跟
辦司廳站班不以予窮吏之艱于貼辦者而月
費登登諸此類不盡愜乎人心其他浮溢不
實不詳詰指多則督言紛則惑固其理也夫事

固有簡而易操者誠使以實歷農例合而為收
簿逐撥類登不漏不混則收數一矣以工食公
費季辦月殮錢合而為用簿工食有領狀季辦
月殮有收押其餘公費列之下方依類而登或
刻票以為信酌數以為節則類雖煩而用數亦
一一覽而即了一算而即盡孰與駢拇支指多
方于款項此項不足以彼補彼項不足以此補
萬一覽者不詳且毋論消算或漏而後我耳目
亦已多矣夫一條鞭設而錢糧清額數定而浮
詭絕推類而行吾何不逸故君子執簡以御煩
畫一以創法

卷目集議一

七

刻典故語

前草鄒大澤類集封爵誥勅贈廕吏役為四卷
不知何年吏役失其三類間有續者某就中釐
而為八一封爵二戚畹真入三大臣慎恩四裁
廕五庶僚封贈六前母本生七蔽復職八檢舉
違錯其篇端題目稍改令易曉亦稍據近牒補
續一一迫于遷轉不能盡補其缺其遠者亦無
所據以補也然而恩數慎濫已可觀世子奪寬
之目義一
嚴已可別品胥奏必罪不貸貴近已可稽法後
之君子酌時而準之法又求之古持正以維世
通變以盡利道在其中矣當不止為條奏故事
之魏相也

經費議 南大理

易曰節以制用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德行以
節成必度數制而後能節不節則嗟度數之制
由嗟生也予以大理右丞承乏攝政見卿郎將
圮寺屬借屋以居直役透支至半年莫知所極
爰考寺志及公費簿所載各項直役所夫斗級
監生胥吏貼本貼辦假俸公田地租入及刑部
贖本紙劄合之可五百金以上用以給各役之

司馬義一

半

稍入供官府之好用與其塗墍戶牖器物宜無
不足聞司空丁先生向為右丞時捐薪俸構右
郎然猶取司廳歲羨百金為地未聞乏絕也今
何以洗然大匱且至透支豈非不節之過歟時
當其極而事不能已予不能不為六三之嗟可
但諉曰匱而不一圖耶爰與司廳張君評事杜
君葛君推求前後所以足不足之故令各條所
見兼訪老校僉曰往時雜厯監生撥自吏部者

歲六名名貼本十金今撥不如數金殺為陸官
吏辦歲撥十陸為衙書長班食也今亦不如額
此不足也往時兵部歲撥把門直役五名考
林次崖舊志註云一名應役實工食四其為銀
四十兩矣不知何年寺役往縣私領今止存三
而刑部紙劄不相應者四年此二不足也往時
各役稍食有額有程自劉公志伊設寺書而稍
食加一各役亦漸加徐公陟以公田地恤皂隸
之私無加稍食者去年忽加至四十金以上寺
入幾何堪此重費此三不足也往時費用有經
出入明白自張一翰手簿書不可問別內補瘡
至今難復此四不足也今欲復故吏部雜
歷官吏辦如數請兵部直役如數請部紙劄
如數書辦皂隸不可汰一切新加工食須裁其
直役所失斗級等銀宜復舊規解寺給與各役
額余秋夫公田地宜盡大各項公費不可省而

名義須定經制須立費歸其實用歸于正季核
其數歲脩其事庶幾可久夫用節則無嗟無嗟
則安安則甘甘乃往有尚也此節之德行也雖
然物始未嘗不節而後乃流濫人情持終難故
以苦節悔亡終之易其有意乎遂酌羣議釐為
數款以與後之君子守焉

四夷館經費議

本衙門無錢糧惟是宛大歲解紙筆硃墨銀二百四十九兩六錢耳又直堂二十金新直房租歲四十六兩二錢合之共三百十五兩八錢止于如此而已然嘉靖間前輩郭公鑒猶能樽節公費修建正堂豈非稽覈精而費不濫乃能積而用之此歟聞之故老舊時季費剝厘而識之委官出納兢兢惟謹後多因為利萬曆庚申

三月六日

全

間吾友洪平仲猶參其典守之不恪者奪其考而復匣識之法如前前輩之不以公使錢為私德如此予以天啓元年秋上任每一出郊輿馬紛然請賞曰錢糧多擲之委官無益且有近例予心疑之及查公簿是年正月起到十二月初堂任已四易任多費繁未卒歲而費至四百餘金溢于歲金百餘矣是何所取給則追上年拖欠而并取之蓋一年而靡年半之入不啻也稽

其所出大率虛冒與濫賞至于堂任陞轉十館

之賞最多按簿臚然各官實不到手有冒而半入者而冬季各官筆札銀復無所處噴有煩言予曰弊極矣下樂于邀恩上喜于為德日費日濫安所窮已且時有並任縣解難應安得歲歲有年半入哉于是集眾議裁濫費公擇委官逐項分派量入為出以直堂房租為長班籌夫書房費以二縣所解為正堂各館用凡上任邸報

三月六日

全

季考紅課四季紙劄及火房一切費皆定為規則凡用必上節而賞亦下裁約供應外稍令存餘地以待並官不致一時窘束且以示諸後使知歲入止于此各項歲費如彼更無可為私惠地他日不得紛紛冒乞以累主者之大德即委官亦得有所遵守賢者能積以待後之如郭公者不肖者亦凜凜于吾平仲之叅不至相市焉德坐空乏之如今日矣易曰不節則嗟若念之無忽

訓戒朔望拜廟不到諸生

問汝諸生今日得為衣冠稍有知識從何而來
非從聖人來乎既從聖人來則是聖人為汝開
眼其德無量汝必當有敬重之心既有敬重之
心自然朔望瞻拜不敢遲失瞻拜遲失便是心
不敬重心不敬重便是忘本古人有云入廟思
敬當汝瞻拜時上有聖人兩廡賢者汝若有志
必惕然感動若作事不合道理對之必有愧心

卷之八

八十五

則是瞻拜片時便能使汝心地回轉發奮作人
亦在此基朔月之初也望月之中也朔日而拜
則自朔以後不敢為非以愧聖賢望日而拜則
自望以後不敢為非以愧聖賢如此則一回拜
聖一回儆惕古之有志者常懸聖賢遺像朝夕
瞻拜蓋亦為此汝奈何忽之縱云天寒起遲偶
然過失不知起之遲速由于心之敬怠汝明是
怠安得以寒為解乎昔魏莊渠督學廣東時惠

州有民某者生不識字日置四書焚香拜之踰
年心遂洞然通知大義莊渠見而禮之夫彼蠢
夫耳尚知拜書推他拜書之心欲如汝以衣冠
拜聖廟必想望不可得肯怠失而遲乎彼無勸
而拜汝有罰而不拜人之相越一至于此汝其
猛思痛改毋自棄于聖賢其出惠州百姓下也

卷之八

八十六

留雍與吏部議禮揭帖

職等承乏成均敢不靖共而謬仰涸于下執事
顧有事關宮牆禮當復舊度執事必可以聽者
謹布而請裁歲首二丁拜聖邀寵道駕亦執事
之所自致其敬于聖人非本監之所宜私德者
拜而不送所以專執事之敬于聖人不為私也
自嘉靖以前送止二門階坡所以申職等之敬
于執事不為諂也隆慶年間乃有送至東角門
者已非舊規猶曰此裏門耳年米以執事就輿
之便送出櫺星門及集賢門外遂沿為例然揆
之于理終覺未安何也執事拜聖非拜本監也
職等代聖人送乎非執事之所安也若自為送
乎則櫺星門何門而乃以迎送疑非職等之所
敢而亦非所以尊執事何也執事為拜聖而來
固不欲人以非禮之恭私致款于聖人之宮牆
以自為尊也且天老拜畢職等列班階左未有

送上轎者院道拜畢職等送至階坡未有送上
轎者而獨以此禮奉執事疑執事且必曰是名
為儒師者而諂曲若是沿而不改豈為監有人
乎此職等所以皇皇洗心以求改也若曰近例
已然汝何敢易則職末品也豈敢憚一迎送之
勞然不敢違禮以取罪惟執事實義圖之夫沿
近例而可以明執事之尊沿焉可也沿近例而
執事不益尊瞻顧宮牆或以動執事不安之心
意亦執事之所欲改而有待者故敢以意請唯
執事義圖之萬一降心相從未必不為盛德之
光謹揭

類輯禮樂書詳文

廣東巡按御史李 牌行提學道廣州府儒學
教授董某購有文廟禮樂志文廟樂編及邵儲
古樂義諸書選儒童教習樂舞一時祀典犁然
歸正可謂千載一時相應合選諸書何者為全
或此有而彼無應採或異名而同實應刪類為
一部派各府梓行等因轉行到學本學教授董
某看得文廟禮樂志樂編同出潘巒之手而互
參同異

允

有詳畧禮樂志雖該樂舞不如樂編之詳顧其
中樂器音律形製總序及黃鐘或問四清聲或
問極為詳妥此又樂編所無者又禮樂志獨冠
國朝事例雖重時制而歷代祀典闕無委源監
古知今恐亦明時所不廢也其孔子世家節取
史記失之太畧諸子小傳亦多疎舛末載嘉靖
九年祀典集議旁及文移瑣語失之太繁以上
數項俱當為之刪定職不揣其愚妄加考究尋

聖諸書日夜纂集謬作歷代崇祀志以代事例
作孔子年譜以代世家更定顏子曾子子思孟
子閔子冉伯牛仲弓宰子端木子冉子有子子
路子游子夏子張澹臺子原思子南宮子漆雕
子巫馬子許子宓子不齊公子季次樊子遲公
西華子公羊子陸子及國朝胡子陳子啓聖從
祀孟孫氏周輔成氏小傳凡二十九刪去祀典
集議不切要者三之一類作禮部凡三卷其樂

允

編所載事例已畧備歷代崇祀志及集議中而
冠以樂器音律形製總序其餘樂舞圖說悉依
樂編至黃鐘四清聲二或問皆附卷末類為樂
部凡三卷合之共六卷彙成全書至于邵儲樂
書所論舞以五行八風為主極為有見但不切
于文廟未敢輒附理合繳報云

選教樂生議

看得聖廟雅樂不作久矣無論五音從律即琴瑟笙簧等器委之道流素未調習丁祭觀樂只以空手撥弄真同兒戲夫琴陽而瑟陰也故游魚出聽六馬仰秣風雨來而玄鶴舞音之所感不失其類也此可令猥流為之乎彼未鼓一絃未識一操勉強應命括索雇錢二丁而來一麾而散應者既苦其煩聽者不聞其響無樂可也

全

焉用是餽羊為職于去秋曾稟學道幣聘本學生員戴科岑用案考文廟樂志教習童生十二人琴瑟已請試之丁祭已有可觀而笙簫等樂歌舞之節仍須教習顧大樂久廢一旦擇人教成若不微加作興終于散去仍歸遺流則是今日所為幣聘教習徒為一時耳目之觀無益也查無限定人數習成效勞者許作樂生免其縣考有進則補庶幾士心競勸大樂永不廢墜云

查明祭器議

看得爵斚等器自元時已碑列斤兩件數每一脩廟必行查補原庫房與教授衙相近時得查考今教授無衙庫房寫遠而庫子只存其名以門子無攝為之無專責成點者乘間竊去以輕換重即如琴瑟等樂皆是數百年舊物付匠修補亦被私換職已于舊年十二月請蘇訓導同生員馬元震查明壞者甚多又琴六張其三古

全

物前已被匠換去無從踪跡今通令曉樂生員戴科督匠修理琴六張瑟四張已完職于本年正月復庫子三名責令看守庫房如有失換着令賠償更思著為籍詳其斤兩交割下手而修理樂器箱櫃簾簾之費職已捐處恐後者難為繼耳久之任其廢壞損失未必不由此也

鄉賢名宦神牌議

看得先賢先儒及名宦鄉賢牌位向多失落非

獨甌朽蓋緣門墻不固無賴惡少穴入時竊為
炊爨用職已三次捐銀補完隨補隨失又令生
員何大襄馬元震查補名宦鄉賢神牌三十九
位俱于丁前三日奉安矣但原造神牌俱不如
式今以文廟禮樂志格之多係僭越而鄉賢子
孫莫不欲隆重其祖高至數尺字多塗金比之
夫子神牌恐不能勝此非所以安鄉賢之靈也
子曰祭之以禮子孫即欲致隆其祖當自家廟
為之奈何于先聖先賢羅列之地獨為高大之
神牌以相壓為勝乎謂宜一如禮樂志名宦鄉
賢神位高皆一尺二寸字皆墨為是

復鄉賢祠

據志今教授衙故鄉賢祠也教授安得長據之
令擇望日復祠鄉賢其中而教授且率妻子徙
居于西廡之外寮雖湫隘尚不失故措大時規
模我德荒學舛輿勸無術教授之恥也齊宇不

嚴賓宴無所非教授之恥也昔賢居官縛竹為
床置几讀書怡然教授不猶勝之耶何敢不樂
望日諸生從予改祀鄉賢預告

招舞生

文廟琴瑟久廢本學已令戴生科教成科已蒙
當道上賞矣且以教舞見屬本學亦考求樂志
樂義諸書具有成法苦不得人習之道流既蠹
俊民乃恥為之曰是伶工賤役也噫有事宗廟
崇相集學議一

左

何役不榮周之習舞則公侯子孫漢則二千石
之子隋唐舞郎皆取品子其重也如此即國初
洪武九年亦令擇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習之
迨後雜以羽流遂令衣冠之士恥與其列今當
道欲復古教化加意于此非輕矣士柰何亦恥
為之如或俊秀子弟自十五以上至二十願從
吾游者吾且以舞教且為上其名于府新其中
服冕其家賤更必不令羽流間雜為吾秀士恥

也秋丁巳近有意者速報名如數而止

藏聖像

文廟設像非古也土偶聖賢其夷之遺風乎像且弗肖久之且敗世廟易以木主聖識遠矣當時天下郡邑或藏像或木而屏之要以掩人所不見即貽棄于蟲鼠風而不恤矣且其說曰吾不忍尸祝而土藏之譬之腐屍不葬謂人曰吾不忍其親孝乎哉教授思此至熟業已得請于

學使者奉像而藏于番山之後隱隱三峰標以

石碣而諸生間或有執不忍之說者議欲藏之

禮殿之中夫禮殿以禮聖非藏地也雖云不移神御周以磚石便獨不念神御舊石已泐不易且崩聖像能獨完乎今縱未壞終能免壞于百數十年後否不能免于壞而能免于藏否一藏之不忍而忍其壞而藏乎夫宗廟之祭遠則桃桃而墀墀而鬼夫墀則瘞之矣鬼則置之矣夫

此非其本本原原猶以義割況于弗肖之土偶也諸生欲求聖賢真面目當于鄉黨數章及中矢諸賢問答等語且有二石刻猶想像依稀奈何不忍于土偶非達理且非制也教授如制一聖像藏于番山之北碣曰萬世為土一賢像藏于番山之左碣曰聚靈過者起敬聚靈碣二一照諸賢從祀位次左右而列云

謁孔顏小影

學議一

先

凡在號舍肄業者即外學諸生朔望亦當禮于大殿初二十六謁燕居及新杏壇各四拜畢對揖而散謁聖不出者舍長一再諭不悛斥之或恐先後不齊當鳴鼓三通為節一鼓振衣再鼓對明倫堂三鼓齊集拜後至者多一拜以昭不略至者畫卯本學月給茶餅費舍長供茶蓋瞻謁聖像亦爾諸生所以自重其本原而煩苦諸生此歸于禮讓恭敬本學亦未必盡非也

湛誠服議

細查家禮三父八母圖慈母齊衰三年蓋義服也而律亦有為慈母服之說但據家禮慈母註云所生母死父令別妾撫育者謂之慈母當服三年而父妾乳哺者謂之乳母只服總麻迹相似而恩有淺深故服有輕重今湛誠所丁憂者顧氏乃其母之媵妾有子則當杖期無子則當總麻縱有撫抱之恩亦當先請後服

崇相集 目錄

議二

海課解疑

海灣認課圖

議草壺江等幫申解

海幫問答

開溪議

社倉議

新舊堡始末

諭脩隣堡

與畢見素議改折官糴

六目集議二目錄

官糴議答張郡伯

與馬邑公議官糴

紀瑞變

籌倭管見

錄邪教防亂

與韓海道議遯水將海標

與黃玉田議城广石

與海道議看航建牙

福海事

米禁

福寧海事

黃中丞勘功揭

中丞黃公倭功始末

諭嘉登里文

徙懷德祠復奎光閣議

新港議

福省山川議

漫言

省城第一門戶議

閩省護龍疏河公揭

水法白心議

崇相集 議二

閩縣董應舉著

當官條議職也鄉亦職歟曰君子有職于天地進則天下國家退則其鄉鄉之疾苦利害當事職之或不及知而問焉吾不以告負良當事矣且使其鄉貼貼抗敵饑饉盜賊之憂日益而無所控吾乃寂如寒蟬避嫌養交以邀慎厚名而自為地不知君子必爾然否也范子曰先天下

卷二

之憂而憂豈有恕然于托身托家之地而秦焉越焉不一憂省耶或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輕則有侵權之咎將奈何曰權在當事言在我我言而當事行焉鄉人歸德于上何侵之有言而不行惟當事命誰其侵之若忌謀政則孔子沐浴而朝之請不幾于國之大戮乎予幸遭諸公祖父母皆良不至賈罪且其事亦多有闕地方不得不存而錄之以待後之詢于蒭蕘者

海課解疑

海上故無幫自嘉靖四十三年流棍誑官以海為港而壺江幫立十石連江繼之萬曆間又分連江為定海北茭奇達是為六幫六幫立而沿海漁民十數萬家被商哨毒虐至賣妻鬻子流徙而去為盜賊者有之予自乙卯歸買一婢壺江人也又買一壺江人也駭而問之曰壺江男女賣幾盡矣遣人往查則有三女一男俱賣而隨以死者有二男一女俱賣且及妻者一一得其主名凡賣男女一百四十六人賣妻十人餓死無算于是乎不覺淚下嗟夫壺江非朝廷赤子耶一灣六七百家何辜而被害如此遂問壺江人商課幾何曰三年僅九十一兩三錢五分耳然則使民歲認此數豈不三倍于商耶何苦以民供其魚肉遂備錄所賣男女主名作為願連冊上之前守張公及見素畢公痛而上之撫

臺黃公下司道府縣議僉以幫非祖設且禍民其課又少民認課三倍于國大益宜革幫聽民納課便是方石館頭定海北茆奇達諸灣皆包如壺江例而六幫俱革矣計六幫商課三年只得五百四十八兩零令民歲認此數三年共得一千六百四十四兩零蓋加商課千金不啻矣

或以海民認課亦宜領引銷引不知引為商設

卷二

三

也若以責海民是以海民為商也其何能辦且漳泉海民何曾領引銷引

或以各灣認課不下場支鹽為非法予曰有永福官商例永福商不下場支鹽許其收買驢馱肩挑之鹽者以歲納課八十金也今海民納課三倍于商不使用小販易米鹽乎若曰非法則永福商亦須下場

或以各灣用鹽宜有界限曰各灣網捕俱出大

海絕島而課則以灣定凡漁網船各載鹽至網所用之與南北二商行鹽之處絕無干涉是無界限而有太界限也

或以海鹽宜定觔兩予曰海民用鹽視魚多寡魚多則用鹽多魚少則用鹽少若限數往買不惟買多買寡難與海利相期且海民逐日網魚何人往買乎總之認課既多聽便為宜

或以閩安鎮為西南路咽喉宜用兵船協緝予

卷二

四

曰閩安鎮信為咽喉然西南路去海甚遠節節有哨而兵船乃在海中今令兵船協緝將緝之海乎則海民納課三倍已為有課之鹽矣何用兵緝將進入鎮口緝乎則兵船無離汛地逆上緝鹽理且鎮口甚狹船促巡司几席前過非外海汪洋可以橫行之比彼自有哨何待兵乎當事不知鎮口之狹過疑一哨難守故有此議至若以小埕兵船與白石巡司協緝益不相蒙蓋

白石巡司在福寧黃崎鎮今認課者乃小埕王岐灣隔白石二日水程地不相屬協緝何為且兵船以防盜賊豈為巡鹽設乎今乃假協緝之名酷索報水乘海民用鹽至緊之時盡逐鹽船使無處買天時向炎魚鮓坐爛其害甚大猶不使捕鼠而聽其害主人之畜可乎不可乎當事亦未之思耳

或以鹽政事宜有海鹽透入閩安即便擒拿之

文選議及海民醃醃上溪船予曰自古禁私鹽

五

未有禁民醃醃生理者且淮浙海外醃定魚貨曾禁其內地發賣乎况海民買魚于海既用課鹽醃定成水矣水魚與溪船裝籃魚不同若禁及此古人所謂禁淫具也且鹽政事宜亦何嘗禁醃醃

或以海灣納課不齊歸咎認課予曰然則商課齊乎未聞以商課不齊而尤商法者况海課三

倍于商欠者不過一二若如前府議委巡司徵

解何課不完蓋巡司近而省城遠零星灣分課

額不多赴省納則若盤費附人納則被侵用若

令附近巡司親歷各灣坐催上年所欠催上年

灣長下年所欠催下年灣長納者既辦完者自

速又有一法灣課原作兩限到後每每拖欠若

著為令必要灣長先期那撮一起完納方許持

庫收照鹽簿收牙利以抵那撮之子錢其非灣

文選議及海民醃醃上溪船予曰自古禁私鹽

五

長而占牙利者必究如此則先期辦課者不至

賠累而完納恐後矣

或以沿海灣分有通山處恐難防截予曰然則

內港如坑田洋門大義青鋪富竹尚幹爪山等

處皆私鹽出入之地亦豈能一一防截乎若照

永福事例處處認課國且大益亦無待鹽哨之

紛紛矣

海灣認課圖

福城之東則海鼓山障之長樂諸山連閩縣石龍山又逆上重障之延建之水自西來抵洪塘塔湖分爲二一從潭浦東下爲南港一達南臺東下爲北港而黃岡藤山高蓋揚崎諸山亘其中二水滙于馬江合折而北從重障中行四五十里兩山如門一港如線而閩安鎮綰其口有巡檢司批驗所實閩出海之咽喉也

卷之三 課二

七

出閩安鎮而東六十里嘉登合北連江館頭諸山夾而出急水門有小島焉名曰壺江古海曲里也元天曆二年秋里淪海而壺江以山僅存今附嘉登里海水環之可八百家冬出網鏡灣鏡灣者大海中絕島也又名竿塘浮定海一日乃至夏秋則網于白礁頭白礁在壺江後與五虎對峙爲五虎門此爲海喙故有巡檢司今圯巡檢不敢居網者無多壺江浮鼓尾而上則張

岐入網所張收蓄歷數灣爲下崎下崎之對曰浮岐以網爲坐合北諸灣獨東岐前等蔡盪蝦皆壺江屬灣共認課九十一兩五錢三分出閩安鎮而南六十里爲長樂石可二千餘家冬春釣礪山網于上下竿塘夏秋繒于東沙白犬或在碯濟北笠庄鼓下多商販船湖井後山其屬也又南爲梅花所漁網與石同蓋去鎮百里矣共認課九十一兩五錢三分

卷之三 課二

八

連江之附海曰館頭門邊在急水門上出則粗蘆鄭崎大小灣百勝東岱蟾步頭跳而東曰官嶺凡十餘灣館頭東岱最大商釣爲業餘但醃蛤蛤而已認課四十八兩五錢三分浦下以裡至江南橋邇溪而上各山村民食鹽且用以醃冷烈之田其課四十三兩縣徵而解焉並附海課共九十兩五錢三分從五虎門出遠望有城高爽而抗海者爲定海

其後為小埕軍民雜處以海為命又東則王岐
灣春網夏秋繒與定海小埕同業數為兵船
福清豪所苦共課額九十一兩五錢三分王岐
灣屬連江非福寧黃崎鎮也上去閩安鎮下去
黃崎鎮各水程三百里有奇

王岐東南又出而抗海者為北茭家可三五百
其屬為苔綠小邦後灣小汴白沙土塘多者百
家少者十餘東落西洋馬跡梅嶼澗尾下目皆

六目二議二

網繒所共認課九十一兩五錢三分北茭巡檢
司舊有鹽斤銀一十二兩共一百零三兩五錢
三分

從北茭東下為奇達城奇達之家如北茭東西
洛西洋石笋石英馬翅後埕東嶼等海皆其網
所綴而北則赤財後財大汴馬鼻其與下宮鶴
與馬鼻家可三四千後財最小或醃蛤肉或網
海皆奇達屬共認課九十一兩五錢三分自閩

安鎮至奇達水程約六百里遙矣是為六幫地
過此則羅源幫濂灣門又過此則鑑江青山並
產細鹽並福寧幫頭幫塘頭下澣延亭東冲羅
湖北港間岐大青山峴石竹與西洽苦嶼松山
幫養與三沙銅山無慮數十灣皆食東路鹽非
認課之界也

六目三議二

計

查議單壺江等幫申解

或問于予曰子欲議單壺江等幫有諸曰然然則廢商乎曰否吾非敢廢商也彼商故也何謂商故國初設西路幫不設沿海此故也故之所有誰能廢之夫壺江幫何始我始于嘉靖四十三年李邦寧作俑其後六幫因以起非商故也非故而毒民且不益國不單何待且沿海立幫有五害鹽出福清海口而海口松下諸處以

冬月集議二

十一

鹽為命其人悍而殘東之惡則挺而為盜古不設幫于海蓋亦曹參以齊獄市為寄之意自六幫設而網密硬敗者不能禁徒以陷小民且滋盜其害一夫商之有接盤也雖委官查掣莫能盡其弊若設幫于海私鹽所湊是開商以接盤之便也且以生盜其害二夫商必影貴勢必有牙與哨非無賴惡人不為群無賴惡人估勢借法而與鹽官衙門線索表裏何所不逞于

選使搜鹽而索騙一言少辭毒打先行次乃就鹽解官令其膽慄而後羅傳喝稱紳紗藏菜壓騷前諸害並至無人敢抗甚且毒人女而不敢問抑勒人魚價白賒人酒米不還不敢索奸暴僻居人婦女不敢吐氣立名目恣苛禁顯為奸威不敢不從甚且乘便行劫矣夫鄉里豪暴者聞則法及之至于哨則雖為盜不見法何也彼以法為名也其害三夫漁之于鹽也無刻不用鹽貴則甚病今海鹽百斤直不上八分耳而商價則四五倍用五倍之價以漁漁能為生乎况邇來海利頓荒所網不克口食又索灣價使販鮮買爛之船不來一遇陰雨鮮皆坐爛助海虐而奪民救其害四沿海六幫各有地頭而海利無常地勢必逐利而畧逐利而畧則本幫禁禁今年壺江人垂死見禁于盧紹往崙山不得往嶺邊又不得束手待斃其胃死往者告種

冬月集議二

十二

南港鬻妻子與衣服罄血求免哀哉斯民為魚
為肉其害五五害毒民至痛即故所有幫猶應
議軍况非故乎且海上一幫三載課不過九十
一兩五錢三分歲計之不過三十金耳而海民
被慘毒歲破千金有餘而賣子鬻妻流離他徙
如織今若計民認課總計商三歲所入為歲額
令灣長催納彼脫湯火其入必先比于商幫利
已三倍矣而海民且得減鹽價六七倍網之所

崇曰集議二

十三

得可以自資萬一海荒無幫無哨逐處可苦猶
能少救子遺此于國課大益而于海民亦大便
權其利害詳其始末與其設幫而害民無寧認
課而益國子故曰單幫便或曰如商窩何曰此
易據耳如南港官吏衙役何曰語云救焚惜屋
萬家成灰當事者豈以彼易此乎或又難之曰
海幫單則鹽私鹽也導民以私可乎曰予以單
商為私意知海幫之私為私何也失幫必防其

出入如西路幫鹽白海口鹽場歷松下入閩安
鎮官詰而掣之至南臺又掣而上倉官衡其數
加封識焉及當幫期官又衡其數入船至竹崎
所掣焉水口又掣焉有關有隘而後掣可施有
官封官衡而後數可攷今海外飛帆一瞬耳歷
何關津何處盤詰何處查掣何官封倉何官出
倉其名掣鹽等項不過取常例之名目任其收
硬取鹽五六倍其價以害民而已此為私鹽魁

崇曰集議二

十四

宿何名為幫乎此非官不欲為稽察海不可得
而稽察也勢也故漳泉興化海上皆不立幫而
但通之以課有課之鹽即為官鹽官不問鹽之
所自來民不知幫之為何物自買自用自賣自
販固未有以私訾者何也處海上之法當如是
也況今海上六幫海民認課三倍于商較之興
泉漳不亦官之甚乎何以獨曰導民以私興泉
漳不為私而此獨曰私商課少不為私海民認

課三倍乃更為私則是損課以奉商厚毒以禁民也微獨興泉漳聞之羅源倪侯崇明海邑也而亦無幫即近而福清亦無幫則海之不可幫明甚予豈獨為此方民哉夫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物土之宜而制其利先王之法也今江南漕運而阻深山邑獨行京折惟其賦入之利于國不必其同也何獨鹽政必欲一切乎愚以山邑用幫海邑認課去海遠者用幫去海近者認課

崇相集議二

上五

此亦貢助兼用之意今漳泉無商官引到即剪銷不待其領而銷亦未嘗定其所用斤數時日推之此海何獨不然

或曰如此則私鹽悉化為官鹽矣獨不妨東西路乎曰不妨夫所謂私鹽化為官鹽者正為舊日海幫言也夫海幫領于鹽場者百二十分之六耳餘皆盤之硬販而五六倍其價以散各網鄉民至賣妻于無恥聲者以其官幫也此所謂

私鹽化為官鹽也今民納課三倍奈何云私且亦不能涸入東西路何也西路南港鹽有閩安鎮南港西峽竹崎所水口等哨海船不得上也東路則故有青山小鹽直入福寧州黃崎鎮以通政和引僅三十餘道鹽僅二十萬去此海甚遠何從而混入焉夫海課鹽既不能關入東路又不妨西路與民認課何為不可哉

崇相集議二

六

漳可以為例乎曰司農條議本欲並課耳興泉漳有課有餉復咨不別白言之故疑其不食官鹽如予所議海幫非故設也畢之而課三倍正與司農並課意合使各處俱如予所議加課三倍司農何求多焉

或又曰幫法下場支鹽海民獨不下場為疑夫幫法以理商也非以理民也東南諸郡之海外無鹽無課皆海獨不素為流棍作俑今已認課

三倍于法爲已詳矣若必拘拘幫法而今之場
夫則彼無幫無課者當何法以處乎且永福內
商亦未嘗下場夫鹽但收買海口上里驢馱肩
挑餘鹽水路樟溪口陸路白灣聽其運賣何以
獨責海民永福不下場不以所買驢馱肩挑之
鹽爲私者以課論也海民納課甚多又無陸路
乃致詰于所買小販博易魚米之餘鹽獨不以
其課寬之乎此亦事例之可明者也今但當講
崇相集 議二 七

海幫答問
咸聞曰子之議鹽也已煩將爲鄉里德而國不
決利其可久行乎曰予不敢知也予所知者俱
亂萌而已且此六幫地皆非余里余少而聞其
地有飽食焉壯而知有鹽患然未甚也作官十
七年而歸則聞有賣妻鬻子流徙而去其鄉者
問之則曰海荒苦幫鹽又聞之人自連江海上
抵福寧孤島絕巔有陷爲盜賊者往往殺掠人
崇相集 議二 八

明目不顧其懦者爲流丐聞海警則頓足而呼
其無聊喜亂如此進而問幫鹽之害則曰海故
無幫幫自近設勿論壓鹽粧鹽毒人不堪只以
鹽價論醃鮓百斤須鹽二十斤買之海販價止
二分六釐而幫價已至八分海上鮓價不過錢
餘耳能餘幾何養我妻子我民終歲所網能輸
萬斤上耶而以八金市幫鹽公歟孰無死得乎
幫實有口能食我網食我船食我兒且食我妻

吾有死而已予聞其言而悲之且為惕然是以
不愛其愚以聞于當事幸諸明公皆德心惻怛
悲憫救民如不及除害如已螫上下習履動訪
力圖乃有端緒卑所本無而定為之制許民認
課而免其領引銷引永除苛害方將條便宜著
成法鑲鰲負之山碑開悟之與明示四遠存民
生路完其家室俾與昆蟲蟻蛤同享太平此日
月之明天地之德也予何力之有夫問疾苦戡
言引集義二
九

暴亂有位仁者之事也一體生人不別避通敵
蘇不在于堂下痛楚猶關于乃身求瘼之苦心
也予民而民為吾取軼宿簡易而賦益民去其
疾而邪慝不作經國之上畫也予乃曰吾為鄉
里德不亦左乎

開溪議

癸丑

水利開通下田變為膏壤吾鄉九聚田僅百頃
水利非乏也有孟溪有淤坑諸為塘緯為圳血
脉周注宜無旱憂而連歲苦旱災無救荒瘠相
屬者病在溪日淺閘圳蝕于旁田水多漏竇管
斗門者規小利而不蓄也往歲之旱無大小皆
暴烈日中走拜竟以不效天時不如地利誠使
開溪深三尺餘各橫塘開如之蝕于旁田者還
為圳期于四通必深必廣斗門不輕洩漏堤水
竇聽眾議其可者不多為竇如是則水有蓄而
旱可支矣語曰蹶者脩塗渴者貯水吾鄉之困
于旱亦苦極矣勿論貧戶富者且失歲入數倍
棄水利而聽天時不可為智勤拜禱而憚開濬
未矣占官圳以自為利仁者不為有水而不蓄
有上上田而得下下收非愚則情也爰擇本月
二十二日約龍塘拱輿等灣保約及有田者會

于梅與菴面議開濟事想必樂赴不赴者喜天
災樂民困梗衆而害成此其人吾不知之矣

社倉議

乙未

古者有荒而無荒後世無荒而有荒天耶人耶
夫歲之有豐荒天之行也恃歲者困罪歲者愚
經制不立而以聽于有餘不足之數豐則狼戾
歉則枵腹其勢固然又胡罪乎天哉蓋文中子
之言曰仁生于歉義生于豐義以經仁仁乃大
豐以備歉歉乃足雖有亢水湯旱吾弗憂之矣
夫周禮不詳荒政我乃其備于先事者則有若
倉人廩人遺人旅師之設其粟自野入之羨鋤
粟屋粟間粟以及縣鄙之委積靡不粒而積之
以待凶荒散利施舍惟是焉資又何待倉皇于
民命垂絕之日左濡右沫以博救荒名也後世
社倉之法猶有此意而世皆等之于塗炭隱民
無所取食待命富室蓋耕而新穀入焉獲而懸
室磨焉豐歲猶病何論歉哉嗟夫澤息久矣獨
一常平社倉猶不能行民生何時或甦哉五六

月之變亦可深長思已和糴一行穀價日踊惡
少群聚折屋大呼幾在忽焉非當事者急發穀
以賑甯不牙矣設社倉之法素立所在有餘積
安有此變乎昔先君子嘗以夏初發粟平價至
秋冬收成如其價以入不加息焉曰吾此法成
即古常平社倉昉是矣不幸遽沒而予兄弟無
腴田之所入僅足自給警于歲饑市粟五千以
待鄉族之乏者春放而秋還以新還舊粟不論
價而數加十二不論價者使貧民春杪而享秋
成之利也加十二者少贏而稍積之漸以廣其
施也鄉族有好義者為予推行庶幾有備而先
君子未竟之志或少酬萬一乎大田之詩曰我
取其陳食我農人王道之興必是焉始區區一
粟而鄉未足云也

此萬曆乙未社倉議也捐銀二十兩丁酉出
青山而散癸丑又捐二十六兩連歲重荒而散

新舊堡始末

癸丑

龍塘舊堡自先贈公始也時當嘉靖之季倭患
歲棘焚劫慘毒歲歲被里中人鳥雀竄歸則無
棲傍徨涕泣思為妻子室廬一日之托而不可
得贈公說之曰吾鄉環水可城雖貧莫克然歲
奔歲焚無時已試各以十奔之勞費勉而成堡
猶有寧止眾是之夜夜聚議未能堅決林公元
綽奮曰堡則堡矣何容議眾請盟贈公問眾有

酒乎以代歎血董審曰無止有燒酒一瓶醋梅
一罐耳遂取以盟于境神之前贈公主議曰審
為呈首崇德記功膏元祝熾宜天銘林國用鄭
元津往請官咸鳩厥力無變志于是群走而白
于按院李公邦珍李公難之再白曰民力誠不
足辦堡然有溪邊一帶石基可折不患不終事
也且請右衛參軍蔣孟評為督李乃允之時嘉
靖四十二年癸亥十二月二十八日也院符既

作編戶認造僅僅一百二十戶十九貧困雖極
貧者亦造三尺獨默叟伯二子以買宅于省不
肯應督城者怒贈公請代造遂以金十六兩署
其名曰董道通蓋與伯名合也又自署曰董克
濟二十四兩為舉署曰董信二十兩信舉乳名
也時年僅七歲而董永定等十三戶亦各有捐
竹岐拱與二灣各助八金始督以蔣繼以圻交
葉巡簡淑蓋兩改督三閱歲而功乃就功取苟

卷之二

三五

完石多破矜凡為堡一百七十丈自東北隅繞
鄭氏宅邊立遺安門截塘規而西為九達門沿
浦而南至水門左浦削不可城贈公又捐七十
金城之抵盈科門折而南至溝頭為合浦門又
親而北前以四雲山為準蓋若環壁然甚可觀
也自堡完而下產文事歲進數倍于昔舉亦幸
從續紳先生後說者謂龍塘地得水有堡如環
則氣聚而不散宜其興也承平久而生齒繁董

垣作備折盈科門右十數丈而城遂廢又未幾
議脩城而崇仁子鳴盛出三兩遂折盈科門左
三十餘丈直抵水口收為屋地而城大壞其後
效尤者眾舊堡后皆取以自用予為孝廉時嘗
痛心于是也念贈公功緒一旦淪棄力欲復之
而未能出仕十三年歸見鄉里時事日惡怵心
嘉靖末年焚慘之變若在目前日夜圖回如病
者體獨計舊堡窄而屋地踊貴誠拓城東田二

卷之二

三

以為屋地價且十倍資費固有餘可次第足也
遂請于撫院丁公繼嗣按院陸公夢祖廉訪陳
公邦瞻皆可之而徐邑公鳳翔親犯風濤來視
生寒雨中見沿江五舊堡皆壞而此地當江海
之喙連八九村落無可依者大以為宜城併以
官助請適予假歸遂捐金八十三兩市田三十
餘畝收之堡內得屋地四十六間并左右旁拓
及舊堡基合之當得地真一千二百餘畝拓城

費前堡一帶則以間架錢其董垣所壞十五丈
鳴盛所壞三十餘丈則命其家學初等及盛子
繼進還而學初等家貧姑令造半議既定乃以
壬子四月十八日始事環水門門右舊折牙突
一丈四尺不可門眾方貽聘鳴玉奮曰我寧折
入以就功于是縮入七尺移門左就之而水門
左右一帶城基遂定苦于無石所拓屋地召買
無應者其應者不肯出直又欲鹽米凌雜陸續

卷之二

三

文匠抵數勢不可坐待予乃四貸子錢家得金
數百以買石石至矣事無統紀所召匠陳德光
陳仕周等僅三夥日袖手飲博旁走地直酒食
無算拒外匠不得入無一肯訶問者至八月乃
稍稍造東南隅僅如堦及欲乘冬月釋手而他
之而仕周所造城四十餘丈又皆傾予不得不
頌顏壯聲以從事矣會是時繼自國子歸議及
堡事不肯琢條石又不肯估所斥地為間架又

不肯造戰塼其言曰所折舊堡石不琢且無戰
塼也獨外樓肯折又欲公貼琢石費相持至數
月後達莫決無可奈何姑貼之琢石土戰塼亦
公任之繼乃造所壞堡三十餘丈而其所造猶
反張也匠人又告金盡培石磚又無所出不得
不再以贈公餽粥之遺出質以終事適兵道呂
公純如以巡海之便來視堡訓勅各役諄諄于
形勝水口之說聽者始帖又委閩主簿石鳳儀

卷之二

三

督其成石北人也性直而有威幹各匠始懾始
力間架地價城價始漸入予貸金亦至百凡半
石皆有資而功緒日見矣繼亦改反張城稍稍
向四雲山城乃圓是役也用條石一萬二千二
百五丈結石小石共四百零五船并木鐵磚瓦
灰雜需雜工諸費合之共費金錢二千一十三
兩三錢皆出予地直間架及公私助撫院丁公
助督自接院陸廉訪陳各四十屯道李公思誠

五斗督學使者馮公斌郡伯喻公政郡推周公之夫閩縣徐公署閩縣金公元嘉各二十而運同笑公如璋亦以十金助兵道呂公則三十也予亦另捐三百餘金力殫矣所造城僅三百丈舊門五改造者三一環水門即舊水門一澄清門即合浦門移出改已向為丙案取天馬一登寶門即遺安門移出改壬向為亥案取三台形勝既佳門加高大灣中廁池皆外徙又改鄭家

字有

三

路從登寶門割向宮後至溝頭其他屋路占逼皆議割頗井然矣所微不足者西南角不如舊離水口四十餘丈其包蓄更深厚耳然大勢氣局自佳大抵地方形勝其成壞有漸莫不由人壞于貧者十一壞于富有力者十九然壞易而成難成于既壞其勢尤難非上藉當道德意勤賢有人且有舊堡石十三四為地雖百應舉何能為力語曰欲得路視前步欲得高乘丘阿觀

前堡壞損之由與今日所以興拓繩正不遺餘力猶未大快予心者則贈公當日以一布衣勤勞鼓舞造我後人其事誠奇予不敢自謂能子也爰述終始著禁戒以示後居此者世世保為福利久而勿壞是亦滄海一長城矣

一舊堡折毀皆因廣居猶曰未領官銀也今新堡領官助矣堡領官助即是官城其有毀一磚一石者皆有律地方不得縱容縱容者同罪

字相集

三

一地方興敗皆由水法水法者地方之性命今日千爭萬爭僅僅爭得水口十七八而已舊有纜大石護池者護此則彼蝕水口沙嘴久恐漸損應合起石移于沙嘴至于四周城邊俱不許作園栽樹近城樹木多能藏盜也且亦為他日豪強壞城併池之漸故尤宜慎

一本堡內溪外潮只恃一帶海堤障水竹岐堤舊有護堤水乃不決今二堤不脩不惟害及田

禾亦恐衝于上堡合令竹岐地方歲歲固築二堤務期高大可久田既受利堡亦無恐

一城堡雖完銳炮器械未備一旦有警何以禦敵每門合造發煩銳一具每百垛百子銳一具鳥銳四具鐵鈎刀鎗家備小石礮備鎔鐵釜火藥社倉粟多備庶幾守城有資而無憂寇矣

一本堡既蒙官助且蒙軍門丁 疏聞一方保障所係匪輕然地遠法疎萬一有恃財舞智壞

衆自利如舊堡所為者衆宜直前告發庶幾奸富戢心保障永守

論脩隣堡

奉昔東崎大小賢達君子頃海警流聞遠近鹿駭不肖見貴堡與長灣堡地壤已多人不肯守恐賊據為巢為省城門戶憂兼恐貴鄉棄堡奔竄妻子流離室家焚掠歸鳥無棲性命難必亦非諸君子之便計故具與當道言且親身往說脩築為省城亦為貴鄉也今蒙委官督修計家出財長灣費小樂就獨貴堡費大而有家者少

出財頗難不肖曾囑委官須多請助以寬諸君之力其為諸君計未嘗不周且切也今聞大小怨恨歸罪不肖且波及陳學山殊失不肖懇切為地方之本意不肖請與諸君私計夫貴堡之修不修何與不肖我修則賊至可守四方奔竄而我家室獨完四方悽苦而我父子兄弟安坐以待賊至則守賊稍退則乘隙耕作生理不廢利亦諸君利也予不肖何利不修則流離焚掠

性命且難自必況有室家害亦諸君害也于不
肖何害不肖何若以不干已事實怨于貴鄉我
貴鄉如計及利害自為身家性命至切之計合
心併力亟圖厥成而但苦于力之不足則當以
此苦情力懇官府多乞救助不肖必不惜力惜
口十步九拜為諸君請其修也惟諸君如不計
利害苟欲奔竄其不肯修也亦惟諸君何必歸
罪不肖不肖處海喙龍塘一塊土耳假貸拮据
既慮本堡又慮隣鄉又慮省城本堡未高又欲
加高不為本堡請助而欲為諸君請已無分毫
之利而反受貴鄉之怨天下癡人無如不肖想
諸君看到此亦發一笑也

與畢見素議改折官糴

癸丑

承諭兌軍立法當防其弊信也但敝里所兌軍
每名原有軍單上列年分下列月分領米者官
為印記未領者空單既月上用印即無重冒之
弊館票行縣即無牽扯軍人名目抵塞軍人不
得實惠之弊軍人所以樂于求兌者以倉米出
倉每石不過四錢今兌得八錢餘也見役里長
所以樂于兌者亦以包攬上倉每石費銀一兩
二錢兌則省却四錢軍得倍而民省三之一故
咸樂改折且改閩候二縣之折則可留米一萬
六千餘石于市冬價可平乞糴備荒召商集米
尤當權于損益之實又信也但敝鄉與南中事
體不同敝鄉田少豐年不足自資上仰延建下
藉惠潮東藉溫台况今荒甚而溫台又乏所恃
延建邵三府耳以三府供福興泉漳四府臺下
以為足乎其勢不得不通惠潮他省水道四通

急則商船呼吸可至敝省西北皆峻嶺獨邵武
米運自廣昌光澤米自新城山路差易餘直從
海耳海道險惡春汛尤不便冬底一二處有收
之粟尙救目前至春恐益貴貴而有粟猶可若
不通粵通廣昌新城則米粟無來路何所糴販
雖有金銀不如糠粃故召商乞糴雖爲無益而
不能盡廢也今漳泉興化諸府商販日集洪塘
販米以出勢亦難禁禁則召亂不禁則上三府
之米日竭三府米竭福州無救矣今不尋米來
路春粟必湧而竭必亂內饑外亂其策安施杞
人之憂不獨桑梓也故以爲通惠潮高廉廣昌
新城便

卷二

三

官糴議答張郡伯

承示官糴稿此老公祖救民苦心與天同仁更
能補天所不及不止渡蟻陰德也謹附書愚見
于旁以備財酌官糴之法于敝省最宜蓋田少
而歲多歉也又近海者田多歲十年不及三收
也勢不得不糴外粟今議資萬金不爲不多又
有先給銀與軍留其米以濟急斷無可慮矣顧
愚所欲效一二者光澤米取之新城建昌米達
之邵武建寧縣皆近而易買價廉而無風波之
險爲費不大此可先期議糴也買溫台之粟須
用浙人買潮惠高廉之粟須用廣人何也小官
難責其不染惟土人熟其地知其價不至重虧
也買粟放粟始終一人是矣然粟有粗細恐難
一律官既逐利當防揀和且用斛不如用秤秤
之所差每百止可二三斤斛之所差將至八九
斤不啻此當察也官穀歲進然後可廣惠且積

以特極荒之年捐其所進亦可以救民丁改亭
為倉容七年積穀至十萬石行取日盡斥賣代
輸二縣戶口仍留其餘以遺後人設無歲美安
得有此于忠愍在河南官米亦歲進民受其利
况饑饉不測有當賑之無告乎遠鄉又有當予
之倉本乎二者非積羨誰取哉搬粟入倉不無
脚費押運出糶又有重勞所賣之粟原價即廉
能堪再費乎愚意備省城者盡數運入官倉備

小司一議二

三

各鄉者擇近水湊集處所置一常平倉粟到之
日即搬入貯米貴日發糶各村則便而費省若
建倉未便借貯大姓之家積有羨餘斤以起蓋
亦無不可也至于放粟必待大暑前一月此時
價正踊貴也粟必發盡數乃可稽有餘以給工
食而扣其銀以積穀則無留穀而羨餘多寡更
明矣此事做得終始其利無窮某為孝廉日曾
捐金為社倉本聲第後無人管理而盡散

矣癸亥春並捐銀千程兩以連荒而又散蓋粟
誠屬宿歲難固家迄今為常立常平有志之家
雖倉宿歲難固家迄今為常立常平有志之家
聞之法無踰于此

與馬邑公議官糴

穀米諸貴半由穀乏半由禁米米禁則富者閉糴以微利奸商乘急而躍價棍惡乘禁騙錢而米益貴此從來積害如今年五月末敝鄉爛米五升價至五分小兒貸銀一百七十兩買米至鄉而價始減非一百七十兩之米足周海濱有此米而閉糴者躍價者恐源源來而價不得不減也其後某歸載崇安米僅四十石以與人遠

卷二

三十九

近相傳莫測多少而價遂大減蓋救荒無別法有虛聲有實備買穀他省實備也備至而真測多少奸富恐奪其利爭出所餘奸商恐持久不售爭收微息而賣是以虛聲而速之平價也昔文潞公治郡米價大起或勸其定價公笑曰是反為奸民增氣勢耳于是搜得倉米若干出四隅官賣之即日而價平者民莫測官米之多少也今但歲發千餘金市廣市溫台乘秋而往勒

限而歸毋使過冬市廣用廣人市浙用浙人必

是語官發穀必于大暑前四十日發必盡此毋庸禁糴而米常平官米亦且歲進矣乘秋而往穀賤而人不靳也毋使過冬者又則費多將蝕吾穀多也市廣用廣人市浙用浙人者小官奉差難責其一毫不取土人知穀價所市必廉雖稍染而吾穀猶平也差品官者前程大不敢以官試法也發必于大暑前四十日者此正常年

卷二

四

踊價之候稍減時價民利而官亦利也至若給發之法以秤不以斛斛之大小難定而秤有據也廣穀甚賤官糴宜有利而猶未益于官者持久而耗多也發不以時而價減也又發不盡者復納之倉費耗益多也買之非其人發之非其時則官本消而民亦不甚見德如此而以爲官糴無益而不行恐後有急卒難救也蓋聞田畝餘取上地之隙地以耕即豐年猶仰給于他

省况乎重荒故官糴之法于閩最便其次莫若
限田縉紳家田勿過千畝寄庄者不許私立官
戶以規其私閩田少而限田尤爲宜然不能行
也不可問也病廢之人激于民艱而言不自知
其言之妄也

紀瑣變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福建稅監高家毒虐閩十
六年矣自鹽商工匠行戶驛夫士大夫輩下至
負販小民無不欲食其肉會廣東稅監李鳳死
有旨家燕管廣東稅事家遂大造樓船日夜
治軍器刀劍杖鎗弓箭以屋量又召營中倭教
刀法巡撫袁公一驥恐為閩禍出疏攻之各行
戶以家且行四月十一十二日群赴領價家嗾
群兇捉打市上人盡擁隨之大鬪爭以火火其
門延燒民房三十餘間火先達曙會天兩海道
呂公純如鹽道李公思誠恐難作欲姑戢民而
圖之同事不可十四早市上人各持稻草繩繩
米從燒場鑿窰牆洞於杖屋窰從樓上望見遂
部勒群兇裹面手刀發銃乘馬出百姓無器仗
見銃崩裂窰遂直至軍門斬關入直入內堂捉
袁公袖行欲同歸監群兇亦捉其婿與先生時

陳在烏石山太虛菴讀書不知也候官金令君
來告且商召兵既別去予欲下山奔視一門入
若諫肅曰公祖也必往族子養河贊予決遂從
予步下山有雨色滑甚至南街則聞軍門已歸
院鹽道李海道呂已與宋同入監所矣問諸行
人言宋刺軍門至節鎮坊遇營兵奔入有陳珂
者聲鼓兵皆拔刀挺鎗軍門目止之宋色變呂
公方在按察司署中聞報與李公齊出與入踞
蹞不欲前呂叱前至節鎮坊呂舍與從刀圍中
步入與軍門握手同行李與二都閫從之遂入
憲臺競說宋案見救者至大哭而手刀如故趙
都閫乘間奪其刀呂助之指見血縷焉布政司
寶公子偁是日方理庫聞之促與夫與夫未集
茲以隸令理問李名芳從亦至節鎮坊聞道閫
悉列坐講解矣遣理問諭宋眾毋妄動參隨朱
朝臣亦加理問面悉之實遂不入而軍門亦歸

宋謂呂李二公若當護我呂曰有時差官護送
汝也宋目攝之又恨呂前節制其夫馬也是夜
獨偕其宿監所呂坦然當之不為意次日陳郡
丞代始出謂予予有何策予曰委之百姓呂曰
不可民不堪再亂毫釐之差滿城流血予大服
其言於是議召兵防宋出入刀斗夜聞宋亦困
欲詣軍門謝罪李呂二公私計案誠可誅萬一
上不遽撤兵防久恐生變况又加以荒奸民易
動不如因其求謝與堅約與皂月再易宋人不
得輒出必鎖門如官府勿得騷行市勿拷吊
鹽商一切關津官為政勿輒遣虎牙往案聽我
則出固一人易制耳不聽我益為備姑與往復
緩時月候 旨另作區處軍門是之寶公不察
以為此是和議不可行且案既得志不盡鋤其
兇黨為一海上有他奸賊效案所為將奈何遂
決其吏卒兄弟乘陰與宋通者欲一切剪滅其蔓

外間一二畏蕙者聞之謂實公前不入憲臺今
又欲與宋為難疑有樂禍心而實堅持紀綱之
說不肯下一日顧予曰我能制璫恐與人相左
取尤奈何予直謂之曰公毋為是言猛虎在庭
所不先下手者恐傷人耳有一人焉能制虎而
斃之有不欣然快之耶人正言公樂禍公能制
即制勿以相左為言當是時鋒銳義憤者皆是
實深沉有識者是呂予以二公之議兩不相掩

金村集卷二

四十五

總以始終能制者為長按院徐公鑒時亦在省
一鎮以靜曰吾知憲職而已出疏攻宋甚力而
陰令人收其黨其後宋竟不如約不出謝相持
至五月米價大起奸民乘機欲為亂而衛宋兵
晝夜暴烈日霧露中洶洶不安又不可撤是時
李又以賁捧行獨實呂二公與按君日夜皇皇
以救饑消變為務會呂公所買廣穀至平難不
足悉發各縣倉又不足發布政司倉又不足實

乃預發按君軍糧米價稍減亂乃不生而予亦
出山矣抵延津乃聞撤宋之旨方宋之變撫
按糾道交章請誅宋者至衆而內閣葉先生上
言宋刳撫臣為逃死計不撤將死於禍予從報
中見之亦病其言竟以是得旨撤宋回矣時
蓋六月某日也宋聞報固不肯發廉訪蕭公近
高公始至與實公日促之歸呂公設謀遣部下
將士陰散其黨將內亂至九月宋乃發其兇黨

金村集卷二

四十六

收縛殆盡大半出呂公手

等倭管見

丙辰

倭弄泥鷄籠久矣數年前曾掠漁船往攻一月
未能下則斃漁人為質于鷄籠請盟鷄籠人出
即挾以歸今又再舉者不特倭利鷄籠亦通倭
人之志也鷄籠去閩僅三日倭得鷄籠則閩患
不可測不為明州必為平壤故今日倭犯我則
變急而禍小倭取鷄籠則變遲而禍大此灼然
也且昔日倭殺我人今日倭煦我人倭殺我人
崇相集議二

人怨之倭煦我人人暱之故殺我者怒我也煦
我者泰我也怒我可敵也泰我不可敵也今通
倭人皆言倭國好夫寢鋒升樂殺戮之人而謂
其好剖孕婦賭男女注孩兒于梨觀其宛轉以
為笑樂之人而謂其好明州平壤呼吸崩殘東
南積骨成山朝鮮僅棲黑子此誰之為而俞曰
倭好倭好嗚呼非天將降利乎生何以心迷
如是耶耶近自虎山二倭船漁船遇之而走魚

倭船欲網及取倭遣漳來叙甘言招之為之
歛歛欲網舉以運之送之以漁即答掌以謝宣
昔有光緒變為禮義我然至東湧二船成五
矣皆了白芒居其三此中國船也為彼所併獨
劉一船走則刺其手溺其一子披其一子腰故
不走則慰之走則殺懷以德示以威于是遇倭
者毋敢走矣繇此言之倭誠好人我昔誓丹犯
宋小掠而還寇萊公策之曰此狙我也乃預召
崇相集議二

石保吉李繼遷等于要地及羽書一日五至萊
公言笑自如直促真宗過河而已蓋其謀預故
神閒而氣壯也今倭僅五船耳以利愚我以甘
言誘我以殺走者恐我又潛入內地探我五寨
三進熟視而不敢動警報急則張皇肉縮寬則
遂謂無倭飾言以誤上司萬一如契丹狙宋去
而隨之以盜漁船不敢走兵船不敢禦聞之為
聞其可知我不欺余之為萊公者果出何策也

流通奸人牟利者近亦得售不待生心于鯨
鯨之窟而勾引可潛消或曰倭以琉球市將如
之何曰琉球人貢則受之琉球以倭人貢則我
嚴備而却之不去則殺之總得漢物耳何苦未
得而却也且與其以鷄籠市也孰若以琉球市
也其間出而歸而計其稅最關主路于琉球當
時時敵功多設漁船故可用也至若琉球往時
歲市易于我以轉市他島自十年一貢之
旨下漢物之外市者少于是通倭者大得利相
踵以去初猶候風今即秋冬亦往名雖禁之實
不能禁得利即淫賭游蕩且生外心勾引為非
從來之勢也今開琉球之市于外寨交易則外
資流通奸人牟利者近亦得售不待生心于鯨
鯨之窟而勾引可潛消或曰倭以琉球市將如
之何曰琉球人貢則受之琉球以倭人貢則我
嚴備而却之不去則殺之總得漢物耳何苦未
得而却也且與其以鷄籠市也孰若以琉球市
也其間出而歸而計其稅最關主路于琉球當
時時敵功多設漁船故可用也至若琉球往時
歲市易于我以轉市他島自十年一貢之
旨下漢物之外市者少于是通倭者大得利相
踵以去初猶候風今即秋冬亦往名雖禁之實
不能禁得利即淫賭游蕩且生外心勾引為非
從來之勢也今開琉球之市于外寨交易則外

武漢仙人謝智言既寧吳建之亂初亦以幻術
誘眾妄言世界將更令人照水現出富貴冠服
動其心人皆信之久之徒眾益多遂欲于謝屯
舉事施生歐生發之建寧道行府捕焉柯侍御
為之請謂此齋徒耳何能為且安有異志也府
署某公釋建不問建出眾益聚恨二生欲殺之
二生逃之順昌則跡之順昌順昌戒嚴當事者
不得已遣縣令諭散建眾建以客禮見謂令曰
汝是好官姑放汝出不然吾眾不可犯也令與
從者皆失魄去建遂焚各村之不附已者將及
某村有為巡簡者多智遣人謂建焚村無益幸
聽我言緩而兵我釀諸富人金以犒眾是實利
也且使各村聞之不兵而服不亦可乎建許之
巡簡以釀金為名陰集鄉兵是時官兵捕建者
觀望不敢前會有俠者詐以五十人接建說建

曰公衆未練未可用吾爲公練則分調其衆于他所乘間縊殺建而跳身走建死衆亂巡簡鄉兵適至闔殺之投之溪幾盡其脫者又殲于順昌建禍始息當二生發建時鋤建一獄吏事耳而當事不戒養成其勢微俠者計摘其根而巡簡兵從外合禍不可知矣巡簡以是超三級俠竟迹其名去莫知爲誰奇矣我使建得成二生無噍類矣曲突徙薪從古無議其功者豈惟無功初亦蒙疑天下事往往如是或曰建藩樞黨也其衆雖穢有脫而蔓蔽山海間者今福寧之秦興興化之某所連江之徐臺長樂之種墩往往奉温州教主呪咀君父種墩衍教者爲馬全十閩之嘉登里鄭七實倡而奉之其幻術與建類令人盡賣其產業以供衆曰亂且至汝且富貴何處不是汝業禁人祀祖先神祇以預絕其心惟祀無爲教主昏夜聚男女于密室手並香

默呪息燭而坐至有誤認相服者曰不打破此項非吾教也亦砂許七妻李氏女也初從其教見其弟婦姪女如是恥之吐其事謝智曰吳建初教亦不如是全十嘗謂人吾教初有小難後乃大福今年三月有大船迎汝去也遲則八月其衆日夜望船至地方首之聞捕笑曰我且縛而去轎而歸耳指其旁人曰汝他日跪求我救我不汝救也居獄中獄中人又信之夜則出獄傳教于人家官府不知也全十謂其衆曰我今難已過大福將至不知後竟當何如姑記此以備徙薪之一說諺有之孩兒畏天墜溪客造船以防出蛟亦可笑也

與韓海道議選水將海操

海警雖息冬初風便尚須隄防禦倭必海水兵
為便水兵仗兩真偽只看使船自五虎門抵定
海掠海而過能行走自如其技十五掠竿塘橫
山而目不瞬者技十八乘風而直抵東湧之外
洋望鷄籠淡水島嶼如指諸掌者惟老漁能之
此選兵法也麾下材官能此者百不得一故偵
探率虛張亦宜以此選之後乃不面謾誤軍事
也陸兵月數操水兵不一操是要者反輕宜其
不任也操必于海縱不下竿塘但出五虎抵定
海猶可某生未習海者前與右伯渡此忽如矣
海操亦不難也海數操而水兵皆羸手矣諸寨
遊母敢偷泊內地送日矣今不習兵于水而欲
禦賊猶以嬰兒搏也不選材官于水而使之將
猶使魚緣木也選將于騎射不如選將于海選
將于海不如就捕盜哨官之水戰有功三次以

上能獲賊首者通陞之益鼓其氣精其技無患
海矣伏惟裁擇幸甚

與黃玉田議城方石

奉問省門要害近至方石相度地勢六山倚聚東臨大海可二千家其地出鎮門南行三十里與琅崎相對在梅花所之上其人業漁習水多殷實有力若因山而城之其險天設即海上諸堡不如也外與梅花犄角內與琅崎門相綰險可城人可用若創一城宿以重兵賊至則扼其吭賊入則尾其後賊出則要其歸無所不便蓋鎮下兩港東下則五虎門南下則琅崎門五虎上有急水門甚狹前議于凰甯桃源對造敵臺以東港門之東今又城方石以扼港門之南省城可高枕卧也且方石城長樂北鄉諸村皆可依以入保即長樂亦增一鐵障矣省城門戶無如此要蓋于海在外之內于鎮在內之外真要害處也

與海道議看航建牙

睹航事某向議屬之戎船者非獨為漁人實以寨遊出汛從來未有出洋者率泊港口避風濤某欲引之出洋與以航利兵貪利出洋益習水一利也外有異船彼在海中先報不至如前年夷船入港不知二利也海漁以兵船犄角若船給以百子銃賊至蟻攻之此不資糧不造船而得勝兵之利最為長策三利也但所遣戎船必如黃右伯所招壺江兵取回用之乃可不可參以南兵正防南人為盜也大抵沿海老漁皆可為兵有此一法就引兵船出洋又引漁船習戰國初以屯田助兵威今以漁船助水陣內政軍令計無踰此者東崎建牙似為得筭以地利則在省城外關南出琅崎門東出五虎門水道既均控扼兩近便一內則從漆頭山七十八里至省水從閩安鎮入警息易聞烽火可不設且虎

船往來馬江龍江之間盜賊可少便二外則宿
兵近海漁船往來雖纖芥之患亦知不至妄傳
便三將在兵集出汛收汛俱在海灣開警即發
不似南臺發遣之遲便四撥一戈船看航即為
遠探自東湧銳山蚊子飛過皆見急則隨勢襲
擊一面報聞一面濟師便五平時海賊常乘收
汛出沒今雖收汛賊不敢發便六一向選將數
套刀數把箭數行條陳搖炫上人無絲毫中用

卷二

五

所報水兵皆非慣水今令參府督之浮海伎倆
能否立觀可得真材便七沿海城堡無統難堅
得一參府就近彈壓人益有恃守固野清賊無
所掠其勢難久便八外有重鎮省城高枕便九
此東崎建牙之利也若論堪輿則祖龍兩兜牟
蜿蜒發下南面甲馬亦用武之地但恐處置失
宜居民畏駭使某先受衆尤耳當示以利官為
造二敵臺于浦所出處以便拒守又增脩其堡

福海事

海政壞極矣姑勿論漳泉即福海往時五虎小
渠寨遊出汛率至東湧東沙某塘南則東西落
皆有兵船來往守之故賊不得長住今止泊海
邊明以汛地予賊矣往時賊刻船止在海洋少
有登岸者去年且上黃崎北茭奇達五虎門沿
海諸灣攻堡殺人搶畜燒房偏于寨遊近處肆
毒明示無畏又睥睨內港壺江館頭琅琦諸灣
張榜索銀又遣賊徒坐灣頭柴敗船以出此直
在省城重門之內而猖獗如此矣往時賊索報
水刻人取贖歲不過一兩次今四季索報如徵
稅糧前賊既免後賊又索不啻魚肉且擇其強
壯者為用擇其船之完而能飛者加槽為哨刻
船既多分艚益衆每以四五賊分統數十被擄
不與手持寸木不許交語顏色稍異立刻見殺
逐船不獲大棒破頂被擄贖回大率皆死其留

人索贖者必條物件遣賊徒監買以出無敢言者寨遊失事不敢報甚且兵船為賊得以銀與火藥還贖歸故賊益得勢也夫禍莫大于習為固然變莫變于久釀而恣其毒今民以納賊為固然賊以索贖報水因船于我取人于我為固然兵船以泊海邊讓汛地與賊劫人不救為固然任其肆毒歲釀一歲則沿海數十萬生靈其不盡折而入于賊乎何也海民恃海為生今海為賊據而兵船不問則民之死命制于賊矣民之死命制于賊何所不從此非賊強而我民弗敵也無銃也又非賊眾而兵船寡也船非船兵非兵將非將也何以謂之船非船夫船者將與兵之所托命也船堅則足當風濤乃敢出洋捕賊今所委造船者非托命于船之人所領船價經歷多門其實為船用者不過半價至使捕盜借貸貼造而歸派于兵夫以非托命于船利

害不相關之人使之造船又歷扣而半其價船能堅乎以故民船二寸一釘兵船間尺一釘或用南釘或用半釘或絮隙而不以網絲甚且釘叅竹油叅釘力既稀膠灰又濫龍骨所以為幹也短則易飄板底所以為載也薄則易脆蓬所以受風也叅以蔑囊則易折鎮索所以定舟也不以竹皮為筋純以蔑囊則易斷其他槓具率多苟且其敢出當風濤乎此所謂船非船也何以謂兵非兵水兵月糧出汛九錢耳把總扣一錢二分哨官捕盜請糧隊長皆有扣又有出汛風篷照夜長燭打醮做福諸費之扣有委官放糧長夫程儀折席之扣有放糧過期兵士缺糧借銀納息加五之扣又有上司差官差役查船查兵查器送禮使用之扣多一查則多一扣新船貼造必者名扣八九錢多者扣兩四五錢舊船不及十二汛而壞者弄汛扣陪則是新

舊船費皆出于兵也且將領到任有扣祭江霜
降有扣督府水標春汛冬汛常例有扣僅僅九
錢月糧扣去許多得到兵手能幾何哉故非窮
丐極無聊賴之人孰肯當水兵者彼名爲水兵
實不諳水且有各衙門寄名食糧者有捕盜包
兵自潤者十名之兵率虛三四每船除貼駕外
不過水兵十五名耳以至無聊賴不諳水之人
數又無實敢出而當賊乎此所謂兵非兵也夫
兵非兵與無兵同船非船與無船同且將又不
識水自兵部除來者既不辨其宜水宜陸自軍
門標下補出者又不辨其宜水宜陸往往以統
將充總以生不見海之人充哨充捕一出外洋
七魄無主足且不能立安能殺賊是有將而無
將也無兵無船而又無將直以海予賊以民委
賊耳賊安得不生志大肆日益日進出入內地
如入無人之境矣如此衆已聞其危我何也夫

之初發盆水可滅及其燎原焦爛難救夫芝龍
初起亦不過數十船耳當事不以為意釀至百
餘未及一年且至七百今且千矣此莫非吾民
何以從賊如是之多我棄之彼收之我驅之彼
用之我兵非兵船非船將非將彼善用我人取
我船擄我將乘我過羅饑荒而以濟貧爲名故
歸之如流水也今日福海賊亦無幾而海政不
脩委民于賊坐視其死勢且燎原矣嗚乎戒之
我母使芝龍之禍復移之福海拱手以聽其糜
爛而莫之救也

米禁

福建治亂視乎漳泉漳泉饑則盜賊衆盜賊衆則福建亂此必然之勢也福建上府多山而沿海郡邑田多鹹而少收故上仰粟于上府南仰粵北仰溫台從來如是漳泉近粵故粵粟上府粟聚于洪塘溫台粟聚于沙埕福海民資以販糴無阻者此固然之事也論勢則漳泉不可使錢論事則海民不可遏糴自南賊熾粵粟阻漳泉饑于石猴與海商之販粟而南者如織不重禁則虞內竭故慮根本者請禁又請以接濟禁于是乎羅之于洪塘又扼之于閩安鎮以鎮外即海也而鎮外閩縣連江長樂福清沿海數十萬生靈緣此遂病何也禁以接濟目之也愚以未可禁而以接濟爲名則不可何則接濟之罪與盜賊等獲則宜殺今不殺而沒其粟使誠接濟耶不殺猶爲失刑使非接濟而懸以坐之

耶沒粟猶爲非辜其不可者一夫以接濟禁而沒粟罰不過欲絕其販耳不知商逐厚利不容重費百計營出或賄委官或求分上批准批放者不絕放者是則禁者非准者是則禁者疑且上人何以知准者放者之不爲接濟乎其不可者二夫所謂接濟者于賊所獲之必有左驗乃可行法今或于洪塘或于內港或于鄉村不問真否無不爲哨捕差役委弁委官關津所持至使窮秀才亦歆其利而請爲哨古人禁釀具君子笑之今亦類此商販行賄而得出海民囂囂而待斃同一赤子而棄外如此恐非仁人之所忍也其不可者三此風一倡窮山奸棍無不藉此騙人負販小民以魚易粟數斗遇即奪之徒手涕泣而歸羅源古田福安福寧大戶有積粟二三年者亦爲奸民所制不得糴不能禁奸而以生奸不惟貧民苦而富者亦病其不可者

四或曰軍門有二三十担准放之令足以通海
民矣不知海民至省近者二三百里遠者一二
千里往來煩費僅僅三十石處處查驗費多而
粟加貴矣且以數十萬生命而限担以出即使
數米而食猶為不給而曰以此通海民乎其不
可者五夫禁于洪塘猶曰慮根本也而沙堤北
粟與閩何與而亦禁之至使寨遊兵船動以接
濟為題目其害不可勝言禁于洪塘又禁于沙
堤禁閩粟又禁北粟令民何所措手足乎其不
可者六鄭芝龍之初起也不過數十船耳至丙
寅而一百二十隻丁卯遂至七百今并諸種賊
計之船且千矣若曰禁接濟以絕賊餉道餉道
絕矣何以一年而賊加十倍乎豈非驅吾民以
與之耶彼以恤貧誘人我以禁粟驅民此芝龍
諸賊所鼓掌而笑也率此不已閩且為墟而何
有于閩安鎮內之入我其不可七也或曰子欲

苑禁歟如根本何曰吾正慮根本也吾郡米粟
多由生府而部武粟乃自新城廣昌至得利則
輒通禁嚴則止而上府之粟且不下是自絕其
源也是非根本慮乎福郡沿海數十萬人亦根
本亦子也今上羅扼于閩安鎮北羅又扼于兵
船食者民之所天持之急則亂恐難收拾吾之
所慮乃在此昔張咏在杭值歲饑獲鹽販數千
人悉縱之或以法諫咏曰使此輩作賊不知何
如能收蔡齊在河北值饑許民販鹽自活河北
以寧古人弭亂豈在羽檄飛馳生民塗炭之日
而後戒我度其必至之勢審乎利害之分而預
為之慮法有所不問粟有所必窒惟恐民散而
為盜况為厲禁以驅之耶今子之所圖近在城
廓而外棄海民委之亦賊掩耳冷心禁絕生命
海寇焚燒惡以害賊賊尚在遠憫然登陴省城
粟民幾能憂根本哉固如是乎吾以米當引其

所自来奸當察其所自往屬禁則上米不來而
下且多漏不如明令海商告販給文以往取彼
回文為驗無回文者必法則其往有數其來可
稽可以示德于南人而他奸亦絕何至逼糴倉
糴殃及吾民也哉語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
言良可思也或曰軍門近招南商給票糴于上
府何如曰無益也南商糴于上府溪道遠煩費
給票往返不下月餘南民從釜底望粟而令餓
以待之寡矣且上府粟是吾郡海民利而以予
南人不便不若開沙埕禁以北粟于南人泛海
便又不如聽海商販往尤便其事簡徑而法制
不煩閩可蘇矣不然既不能驅除盜賊以還粵
粟于漳泉又不開一路以通海販徒以萬姓性
命刻担刻期處處把截以為差委官使衙門地
視奸利無益于防奸而亂且日益矣此亦究心
地方者所宜知者也夫黃巾赤眉乘饑而起我

朝劉六劉七因饑收眾前事較然矣黃蕭養亂
粵廣城晝閉樂危約制嚴密軍民洶洶及楊公
信民至而開門諭賊凡為蕭養掛誤授兵歸農
者聽出入自便蓋示一出降者日數千人蕭養
擒矣今欲除賊先散其黨欲散其黨先恤其餓
更于漳泉百姓所最疾苦處先為挈出以感動
之庶乎黨易散而賊可孤掃除之有日矣吾以
望夫今之為楊公者焉

福寧海事

聞之同年鄭玉沙曰自萬曆癸酉福寧烽火寨
失事始募建寧人千名為左右營至壬辰奏復
叅將又立浙兵一營海則添設嶺山臺山礮山
三遊兵加矣船衆矣宜乎山海無事而海無安
枕者以債將利兵驅之為盜也蓋北路水兵多
係臨汛招募每兵揭債四兩充為拜見圖月糧
耳而月糧九錢除扣雜費外多不過五六錢以
還債息且不足安能果其腹哉然使長得為兵
猶可隱忍未及數汛復汰矣負債下班計無復
之不得已去而為盜彼既稔知港嶼險隘與海
村民家貧富隨意剽掠招集無賴為之內應號
為海上齊王允漁釣者遇之輕則給票令贖重
則身首異處沿海俱不聊生職此之繇也况近
年遊營多係武科欽依名銜與防館本州分庭
抗禮肩糧既多役古又廣出入儀從體過都聞

誰肯披堅執銳履汛地為民禦侮乎稍拂其意
批衆為難以來必勝無論齊民受害即青衿亦
受其辱今又借憲禁接濟騙銀煽害有賂則奸
販揚帆無賂則閭閻枵腹其間拘番報州申道
者皆不遂其嚇索也禁糴原以為民反以害民
設官原以禦盜反以為盜凡事如是欲求江河
晏清其可得乎

今黃中丞勦功揭

為直敘前撫倭功以昭遺烈以明公道事照得沿海苦倭其來已久彼勢張則地方糜爛我策得則俄頃收功其固然耳憶自萬曆丙辰奸徒構倭樓泊東涌張聲作勢上下震驚城門為之晝閉偵使又被挾歸中丞黃公赫然震厲特起寧國廢將沈有容於家屬以水標治兵練器振法周防於是我武維揚先聲遠震次年偵使送

三月

三

歸道叅出撫倭皆崩角拜心不敢有他惟撫御之有方雖兇殘而惕息何物桃烟門者將倭二百殺擄浙兵突入閩疆奪我漁船擄我漁戶幸觸舟於東沙猶修辭以肆毒公念海多颶風又多礁石圍久則恐損我舟戰速又虞彼困關遂假沈將以便宜聽其從長而繫敵故得乘機用聞碎其績到之船盡沉於海孤其望救之路誘令就擒生繫於十七倭水榜二級以報命於暮

府孤豚入笠永無奔突之虞半鏃不遺坐得萬全之勝自是倭酋喪膽入犯無聞非公神武孰克除兇獨惜功疏繞騰制歸悲愴雖蒙勦功優敘之旨兵部覆勘之行而公以勞悴隕身前事永閤矣故使遺孤叩闕再核厥功查得兵部行勘原文斬獲首級桃烟門等果否真倭犯浙侵閩果否殺擄所獲刀銳兵器果否夷式此則件件無疑真倭反獄見於王巡撫之疏犯浙侵閩殺擄慘劇出於浙捕余千閩漁鄭居之口所獲倭刀倭銃貯庫見存覆勘敘功確然有據若以倭船觸礁未經鏖戰為疑則法憚窮寇迫則兩傷當日非便宜假之沈將則料羅以一倭緣船尾而奪船大金以數倭追所獲而毀堡皆緣失算以致差池故知東沙生縛之功審謀識勢不損舟不折兵不費糧當加於鏖戰百倍也

我是後屈猶亦亦中環海寇雖雖倭犯不入猶

足徵其懾我天威今日海寇縱橫元戎詔獄則
公當日謀將苦心所以備於未來懼於臨事者
其功烈尤爛然可想矣至於捐貲造船選銳巡
海迫倭於險者則署福寧道右布政黃公琮之
力為多並宜敘錄某聞駿骨收而燕霸怒蛙式
而齊張況今當守之拊解猶思異代加以後
車之振策可掩前微謹據當日實景士民公論
一為揭明以佐勘局之採擇若云情面枉舌非
奇利集

夫伏祈裁察幸甚

中丞黃公倭功始末

在萬曆乙卯丙辰間長崎島倭酋等安與鷄籠
番構難其子秋安未歸遣船尋覓而通番喜亂
者遂請張倭遣蔡欽所陳思蘭于督船三百隻
米報仇以某疏禁通倭海道石公置二人於法
也此語一煽人人震駭至丙辰五月明石道友
船停泊東湧僅二隻耳內地不知多寡大家爭
奔入省城城門晝閉無一敢出偵者軍門黃公
以厚賞募人遠偵而董伯起應命時某方在海
上率人守龍塘堡伯起持紅票來時賊報急無
船為討館頭施七船同李五等往十六夜駕出
十八早始至東湧上山四望因二倭船泊在南
風湧布袋灣蓬檣俱卸一白艚載在南磴伺船
伯起不見也以為無倭矣已而南磴船張帆逐
蔡問汝何船眾班以討海船遂令上山運水道
友見伯起面自執之詰問眾皆詭對伯起

蘇不免大呼我說亦死不說亦死我軍門聞汝
來侵已造五百隻船以待令我出偵今日殺我
蘇汝不殺蘇汝我兵船即至矣倭皆拍手喃喃
通事曰他是長崎島等安差來十一船今二隻
在此彼國法重去早去遲皆殺欲借汝首軍一
人去報國王免罪八月即送汝歸無恐也首軍
者彼處頭目之稱遂挾伯起過船施七船歸伯
起據船傍寫書歸報有誓死之言此十八晚事
十九亭午倭猶不去伯起問通事倭何不去通
事曰彼待十一隻齊歸伯起念二隻倭船省城
驚惶如此若十一隻俱到豈不倒不了城牆遂語
通事教他題番字石上後船至自然歸矣通事
以語倭遂於十九午時開洋去廿二伯起報書
始到省城乃解嚴於是通番棍徒又哄海道欲
徑長崎率伯起予以伯起肯誓死何必尋母落
棍徒計是後料羅失金各失事予乃以書與見

素畢公云閱海事非參將沈有容不能了沈予
素識面者也但聞其為浯銅把總時舌退紅夷
死以便宜擊倭於東番遂力薦之畢公轉告黃
公黃公立差人往寧國起沈於家其冬沈公到
黃公特題沈為水標參將信任極篤沈公訪予
於百洞見伯起歸報書曰此子倉皇寫書暇豫
如此必歸也次年四月明石道友果送伯起歸
泊船王崎灣上下又驚惶莫測倭意黃公命沈
出撫伯起同明石道友三人來叩頭不佩刀沈
公問汝何不佩刀道友曰不敢沈公取一長倭
刀與佩道友感激欲死蓋彼國以佩刀為飾也
又以唬頭坐三頭目駕至定海實分其勢看其
意何如道友等又大感沈公遂帶伯起見軍門
予恐倭或挾伯起為互市計請解輕其所挾
黃公然之乃命海道水標出定海撫賞七十餘
倭皆跪道左迎及頒行賞賜皆叩首言伯起不

受我物我亦不敢受二公曰天朝賜汝如何不
受乃各叩頭受訖未幾倭首桃烟門者犯浙破
浙二兵船殺兵十八名擄捕盜余千及兵目十
名至閩又擄漁船鄭居等二十餘人而舟觸礁
於東沙碎焉撤上搭寮修艤以引漁船署福寧
道黃公琮先令把總何廷亮巡海知其事報撫
公即檄沈水標便宜從事各寨遊俱聽節制何
廷亮欲戰沈曰困獸難迫且多礁石易損舟彼
嚴礁石間伺我必大損兵不如誘而擒之便乃
遣王居華上沙與語居華憤通番語與伯起同
送歸者也言明石道友已受撫桃烟門心動曰
有道友書來吾即從沈即遣居華取道友書書
到乃降沈公令倭先束刀銃乃許上舟沈公分
倭與各船為功自解桃烟門等二十八名并二
級歸報軍門此事若非黃公以節制便宜假沈
則如廷亮輩輕率上山我兵必為所屠如料羅

數十兵船圍迫一倭船幾破矣一倭潛入水從
其船尾緣舵而上殺兵奪船而去北略兵船鈎
七落水倭拾入大金堡數倭趕上搶奪燬其堡
而去此皆前事之可鑒也沈公奉軍門命而出
可殺則殺可圍則圍不可殺不可圍不得不出
於誘然無道友一札誘亦未易終始是黃公信
任沈公撫道友得其懽心故以一札助我後令
節制諸軍故得操縱自如不折不扣一兵不損一船
不旬日而縛虎狼如繫孤豚成功如此之易非
沈公之力黃公善將將之力也當偵使之送歸
也人疑倭必要市竟不要市矣人疑誘倭倭將
報獲竟不報獲矣迄今十三年海寇雖生倭
犯無有則黃公之謀將善後灼灼可知非黃公
不能用沈非沈公不能為黃公用故予謂黃公
倭功加於屢戰百倍者以此

諭嘉登文

黃龍譚諭隔江嘉登里地多海賊時遭歲歉
然黃年未通番之時生計亦自不乏殷實時有
者入無外心各勤本業也自近年惡少生心通
番地方益窮去者死海死盜死倭及病歸死者
不下五六十人骨肉生離長作蠻夷之鬼妻兒
慟哭莫招魚腹之魂丁壯或至絕嗣骸體雜於
泥塵嗚呼哀哉通番求富反以致窮通番求活
反以速死若以不顧死亡之心力用之農畝用
之生理亦可救口安生妻子且得長聚不幸而
死亦在故鄉何至析骨滅烟如此之甚今日兄
弟妻子思想悲泣當日何不力行勸阻使至此
幾乎嗟夫前車既覆後轍又尋前通倭今又通
賊夷矣情水洋洋七更船之便貪小物三倍利之
幾莫計碗穩襪襪青襖皮靴叉手坐食恥問耕
釣其穢蠢蠢僥倖船主客銀落手浪用花樽不德

大姓又陰主之斷送人性命以益自己罪莫大
焉更可恠者漳泉通番其故習也今乃反來嘉
登覓船舍彼素通之地借途於此不知何意數
年滿海受南賊之害今以嘉登為窟將無引鬼
而入市深恐種禍於無窮此地獨董漢橋江益
侯陳鄂渚數君超然不染言之覺額汗泥之中
亦有蓮花汝等何為甘淪惡趣害已而禍地方
非顛非愚非惡非刦數將至不作此事矣念在
隔江不得不一諭相勸聽與不聽即是人鬼
生死之關毋忽

徙懷德祠復奎光閣議

府學諸友欲復奎光閣徙懷德祠其說曰學故有闕居其隅萬曆辛亥欽材脩葺通學使者馮公至有獻諛者謂其祖故懷安學官馮光浙有德於諸生宜祠遂以奎光材建懷德祠於閣地而閣遂廢學之科第遂以不振今宜徙祠而復閣予曰閣固當復祠尤當徙何也馮固懷安學官也其人誠賢耶何不祠於其去任之後而祠

於其孫為提學之日又何不祠之於懷安學而祠之於府學且府學特祠有幾耶一為唐觀察使常袞開闢文運者也一為宋朱文公高弟黃勉齋明道學以淑郡人者也後雖有作興斯文之官莫敢建祠於府學雖有講明道學之郡賢如陳北山諸公莫敢建祠於府學者以二公不齊於光浙何人乃與鼎足以文明會聚之所為點者獻諛謀利之地於義不可縱以祠既已

建廢之無色亦當徙之候官學何也懷安原併之候官也不然當徙之共學書院何也共學書院故是懷安學光浙當日作教地也以原學教官祠於原學及於所併學地差為有名仍祠府學斷乎不可

開新港議

堪輿家以大勢論水法古人不鑿新港者欲令東方一帶送龍之水合襟而過堂又欲令一臂倒地陰沙逆上迎西來之水所謂沙合橋者是也潮水則從大橋折小橋歷丙巳宮至水部關其宮而入此全省環抱之勢也此新港不宜開之說也又云後人所以議開者以龍從亥落水從其朝所謂馬蹄踏破御街水則水從巳丙而折入不如從其而直入也此新港宜開之說也末又委曲論潮水從大橋折入者未始不為其此則曲說夫水從其朝者以水口論非以曲折論也其論倒地陰沙信為有理而云水從其直入而東方一帶送龍之水斜飛而不合襟過堂細查水部關外河水從教場後過南門板橋以東為第一過堂復自象橋下分支至洗馬亭為第二過堂每二過堂即有陰沙送到已有二陰

沙二合襟過堂但開深即可矣自路通橋至沙合橋乃第三重河第三重陰沙最長新港不開則第三重全臂直至沙合橋轉小橋大橋而出滴水無漏固是全勝新港開則第三重陰沙截斷雖失外重環抱之勢而得其水入朝之利以故自弘治間開新港後省城文物最盛東林五尚書三翰林南林北林馬司農鄭侍郎林侍郎張總制陳尚書及諸中丞接踵而起則其水直入之吉利明矣既塞之後京官盡歸大老寥寥少年科甲多沒他鄉通郡無一翰林臺中亦稀即治聲著聞可當行取選者且以制歸利與不利昭然可見若以人事微應而論則開新港之說為長

省城山川議

省城自龍腰過脉建起為樣樓山再建為屏山
總政司山中歲三山為孕育地乃自上分宗西
行一枝轉結烏石橫度平遠以收其靈秀此城
內山之定局也龍腰最微最貴此一城之命脉
不可不保護妄鑿盜埋法誠宜禁屏山為貢院
興賢之所斯文命脉所關小民乃作猴王廟於
其頂淫褻正氣法誠宜從曾觀察鯢鯢於此良
為有見若論省城水法龍腰東北諸山之水匯
於溪送入湯門關龍腰西北諸山之水匯於湖
送入北水關此二送龍水也最妙洪臺二江之
水挾潮統入西關環注而東而海潮又自水部
門直入環注城中與送龍水會進以鍾其美退
以流其惡最為吉利從來有水關而無開限亦
亦閉塞者以潮沙往來非若他處有出無入之
水虞其漏泄也葛公以杭州蓄水之法施之福

則每開管做軍服高懸天多開少開美不得堪
惡難得流此開官開夫之利非省城之禍也且
城東泰泰灣環而水部門直出者取其利
舊記所云疊浦出狀元者以此其水也自弘治
間開新港而城中科第盛發翰林八座蟬聯亦
以亥山其水來朝為御街水也亥既取其水為
御街其勢自不過堂若要過堂自失御街況水
部門外已有二過堂乎又況他郡下手之水多
不過堂乎何必拘拘葛公苦心開河其功德自
不可泯但不知水勢以他處開蓄有出無入之
水法而開朝夕往來之水以倒地過堂遂成說
而和察開新港後文物之大利且以行迫只開
齒齒橋與東之河而不開安泰橋以西之河蓄
水挾而流者廣大開河之士不能遠置而置於
水部門其水處亦直則有殺城中諸河水部獨
斷其源而高堆則為祖殺當時已有逆占其不

利文物矣今欲去之不過煩營兵數日置於教場窪廢旦夕可畢也若開新港則地方百姓自肯向前不煩官府夫作官善政不過一時興扶氣運造福無量某見曹觀察著論侃侃亦本其意而推之以取正為閩造福無量之君子非敢以為是也

漫言止言福海

崇禎己巳七月末吉夢警至人心奔潰當事汲汲圖近守之策有以專守閩安鎮為言者以此鎮最狹可設銃牆設木牌也不知此鎮受上三府之水岨狹流迅嘉靖季曾以鐵鎖截流立斷矣今即用木猶恐其斷縱不斷賊至鈎絕之鼓掌而入我能如之何哉何也凡鎖江蹶船之事陰為之而賊不覺乃為我陷若明設賊即明斷易耳且賊未至而木牌一設必蹶行舟溺人必多是不能禦賊而徒為人害也今財匱兵船正缺孰若以此費造船列於可守之處之為愈乎舉生長海濱於海頗習其可守之處與其所以控制之方亦嘗一再籌度不敢謂是姑漫言之以請於同郡士大夫之為地方計者

省城門戶以閩安鎮南出之琅崎門東出之五虎雙龜門為兩喙以梅花定海為兩臂以松下

之東西洛礪山之西洋為兩關以海壇臺山為
兩將近之東沙竿塘遠之東甲東湧皆我汛地
此其大勢也舊時兵船咸設汛地有船故賊不
敢泊而福海無事今各寨無船汛地皆棄以予
賊矣賊自南來必徑海壇上東西洛出則浮東
湧而北入即上磁灣東沙竿塘乘便掠北茭黃
崎小埕而窺內地賊北歸必自臺山抵西洋擾
我福海今欲禦賊必禦之游否則禦之關又否

二

全

則固吾兩臂又否則營吾兩喙兩喙致力則省
城高枕兩關致力則內海安堵此又事勢之必
然也今無暇遠談請言近守夫扼險者扼於內
不如扼於外扼內者如鼠聞穴中弱者先走扼
外者如虎踞當道展步有餘故守閩安鎮不如
守兩喙也東喙五虎門上有雙龜壺江熨斗塞
其隙而桃源一支瞰江鳳甯有石碇入江中名
白疊石與桃源宮後相望向三百丈其流甚急

於此對立敵臺列鏡以守又以兵船十五隻泊
漳江嘴有脚觀城與之進退賊雖百艘亦不敢
涉何也水急而鏡近也又壺江人保護妻子力
為吾助也兩臺鏡手不過百人船兵不過四百
餘人足以固鎮門之東喙決也南喙琅崎門與
广石相對其江頗濶然江中有積沙非潮滿大
船不得行時從兩港出入賊若窺鎮必從此入
然广石六山倚聚居人二千餘家如斷然城之

二

全

其險天設更於近港處作鏡臺宿兵船於城下
為有脚鏡城賊必不敢越此而南上何也賊未
則扼其吭賊上則懼我尾其後也所用兵船大
小二十四隻兵不過七百人而鎮門之南喙無
虞矣此為守省城門戶之要者實者萬萬可據
何必縮入鎮內局跡累息一敗則不可復支也
無敵自南隊數劫則省城安枕者此也乃若梅
港提海軍嚴抗捷助近自守嘉靖季倭曾屢攻

不破矣今以將手充入反為擾累但所乏者糧耳食足則守固矣至於兩關則東西洛尤急何也賊南賊也來必徑此舊屬五虎遊汛地小埕十船貼守往往相換今若專設松下二十二船省小社巡司改為標翼衙門鼓舞土人與之協力以遏賊衝彼必外浮東湧而北吾海可以不犯即不然隨賊而入與梅花石角賊必橫趨東沙竿塘垂涎小埕定海亦必不敢遽入兩喙何也小埕水標兵船或南征被燒或破壞不補幾盡矣賊欲據此斷吾左臂彼見兩喙地險有備敢遽入哉至於西洋為小埕礮山交汛之地舊制小埕兵船四十正以其汛地遠及東湧近乃西洋竿塘東沙備多故船多也今縱欲省亦須二十八隻與松下合俱為標翼防守兩關其兩喙兵船原屬軍門標下時時出海遊偵遇賊撲擊事急則專守兩喙獲根本如此則內外

完密而福海可無事矣故曰兩關致力則內海安堵者此也或問海壇曰海壇遊原駐海壇觀音門有船二十餘隻沈有容嘗擊倭於東旋矣今船少將懦入居鎮東則海壇為空談非復其舊不可或曰如予所言兩喙兩關既須補船又補海壇不已費乎曰非費也省城根本地福海賊所耽耽而船不及百非自完之計也況各處見在船已有四十餘隻補造僅及半乎且從來以省餉禍軍事者多矣船缺不補糧缺不問海賊至則以陸兵嘗之水陸不相及而調少船嘗之一嘗再嘗船兵俱盡而糜餉且不貲費益甚矣其禍更不可言也今不核省之實而徒畏費之名閭亂其何既乎不特此也今之縱橫海上不奉正朔焚劫地方燒船殺兵殺弁憚嚇官府者皆通番之魁宿也等之接濟貨物輸大藥助賊勢者皆通番窩藏人也今之為賊奸細出入

曉地傳報消息者皆通番徒隸也被既作賊得
利被盡地方無如之何則陽而要我撫而擁衆
脅衛擁財自殖如故又索我餉挾我官一不如
意振翻欲飛一賊未除一賊又起千禍萬禍皆
繇通番漳泉向藉洋稅明行禍已如此矣吾郡
效尤猶幸當事持禁稍嚴莫敢肆往但恐奸徒
鑽刺百出或援例請洋稅助官造船一為所惑
福郎即為漳泉之續耳嗚呼戒之哉查得嘉靖
二十六年福清馮淑等三百四十人泛海通番
朝旨查勅海道官 詔用朱統為福浙巡撫
裴直指紳乞勅統嚴海禁勾連主藏之人統持
法必行通番巨姓不便遂為言者所劾改巡撫
為巡視尋罷其官二十八巡按浙江御史董威
希貴官指請寬海禁二十九年統被論逮問自
餘然是海禁弛弛通倭如織倭至直徐學毛
勳徐梅彭老陳東麻葉等通制倭寇浙東諸郡

因寇浙西寇蘇松寇淮閩入南京寇閩寇粵凡
十五年沿海郡邑被倭殘殺無慮數百餘萬皆
董威寬禁一疏之流毒也當董威請寬海禁時
豈不大快奸徒貴官之心當時大家無識亦豈
不以取財於夷以富中國猶為得算不知未旋
踵而禍徧東南矣今漳泉已殘破吾郡猶貪厚
利而忘酷烈則曷不以前事近事合觀而一恧
惕也此尤為福海生死安危之本若論福海全
局則漳泉當散賊黨福興當扼賊鋒漳泉有漳
泉之海民可用福興亦有福興之海民可用大
約復外汛扼內險補額船急糧餉謀海將練海
民而用之算定而終始必行勿圖苟且如此三
年而賊不消磨閩海不清未之有也

省城第一門戶議

省城水自上府而下分為南北二港匯而束於閩安鎮閩安鎮東出為五虎門有堡舊設巡司北為萩門南為壺江鼓尾並出大海其上為急水門南有嘉登之凰崙山北有新安桃源山夾立不及三百丈雙龜熨斗綰之此鎮門東喙第一要地也閩安鎮南出為琅琦門其窺險者為長樂大石灣六山倚聚居民二三千家與嘉登里之海嶼相對江面雖濶中有積沙大船難泊行邊海乃有港賊所從入此鎮門南喙第一要地也今急水雙龜門當事已議建鏡城鎮門之東喙固矣若城急水門不城大石猶為失險何也東喙雖固而賊從南入出其上猶無益也若大石踞山而城其險天設又宿兵船於城下北風則宿於海嶼賊雖百艘且望而不敢入何也懼我扼其吭且尾其後也此為鎮門之外距為

長樂之鐵障若有警急則出一道於大石南可指揮梅花松下東可指揮定海小埕控制既便咽喉又固保護省城門戶之策斷無踰此也若以費大帑乏難以資造則嘗與地方有識計議本灣商船北糴歲費三四千金移以造城不用帑矣且城成空地甚多賣為屋地可得七八千金又地方牙利鹽利各項猥雜聚毛成裘亦可數百若猶未就再用北糴商銀一年無不就矣或問既城可恃又用兵船何曰船是有脚鏡城是守港兵船相資為用其守乃固且兵船宿此出海殺賊甚便以此一枝為軍門水標時偵海外遇賊奮擊即五虎遊徑可不設各寨遊船亦可減矣何也遊則有汛地標則不拘汛故出可以戰入可以守也某籌此已久今見當事急為門戶計再三籌度無踰此策故又冒陳乞行長樂縣勘議施行實為地方百世之功德謹

閩省護龍疏河公揭

為省城龍脉水法非故人事漸乖懇乞保護疏
通以回王氣以昌文運以利民生以安地方事
切以閩省龍脉五峰展勢從龍腰建起樣樓山
再起為屏山行省山南面正朝前有烏石平遠
以收其勝中藏三山為孕育地此山之全勢也
東北諸山送龍之水匯於溪從湯門水關入西
北送龍之水匯於湖從北門水關入此二送龍
之水纖纖無幾所恃海潮南徙其入水部水關
西從兌入倉前西關與養龍水會潮汐往來流
繞城中入以進其美出以流其惡舟楫不絕貨
財日積其亥交媾人物日盛此水之全勢也但
龍腰一脉最貴最微為省城性命所係因北方
入跡罕到近被無知盜莖及有開園鑿池且種
樹園為墓地者如此則破弊已甚而龍脉大傷
矣又屏山黃院文明之地居民作猴王廟壓其

頂不但科場弊竇多潛其中而龍脉亦為有損
損而培之正在今日至於水法家前道葛公苦
心極力清出河岍開濬深廣誠是不朽之功但
開於安泰橋以東之河而未及于西內之各河
不問只於出水開寬環帶既偏水亦不蓄且以
杭州開法施之福河不知杭水虞洩故利用開
福河全靠外潮流繞開則甚病內穢壅塞而不
清百船阻拒而難進柴米之價日躍生民之資
日困且福山亥龍新港其水名為御街最利文
物今堅塞而反之大橋兩方出水擊破胎神
法曰大不利且潮進迂迴繞進即退內河常涸
停淤日淺包藏臭惡何曾蓄得寸流又開河之
土堆于其方隱隆如山尤為蘊殺在葛公非不
有意地方只緣不知地利蓋蛇之功既成添足
之患方大嘗開因之害人萬姓無不愁毒今當
法葛之蔽終葛之功則水法全勝吉無不利矣

近蒙杜公祖體悉民情懲軍開闢萬姓雷懼河
流復舊但開板尚存開柱未去開限未起官開
官屋猶在開坊蓄水二字猶足疑惑後人除害
欲盡全恃德心又宜仍開新港以還御街挑土
堆以去蘊殺清安泰橋西之河岬以顯環帶度
其功力所費不多新港民自願開不用官錢或
從旁市田另濬無所不可挑堆以填教場少藉
兵力不妨鄉紳犒賞但安泰橋西河岬勢湏設

卷二

先

處或照舊公行事或每間畧定官價令彼處大
姓門前出銀估貼開門見河於彼亦利只在斷
行自能成功至於龍腰一脉蒙方伯公清查起
莖其樣樓後園原是官山仍宜還官剗其墻砍
其樹以杜後患明立界石嚴禁覬覦不可以一
二人而害通省之脉且其龍在布政司後尤宜
保護及今不禁後悔難追此亦在方伯公一着
力之間耳若折下猴王廟另建他所居民自當

出力湏差官督率總之費力不多造福無量從
舟王氣可回文運可昌民生可利地方可安閩
省士民世世頌諸公祖之功德萬萬年不磨矣
伏惟裁察定奪施行

卷二

二

水法白心議

省城水法東西二送龍水從湯門入者為壩所阻而北關西湖今又淺塞則送龍不得力矣所恃新港水從巽入名為御街西水從辛入名為學堂二水周繞城中前時大利今幸水自小鳳山至柳橋不容舫矣然猶尚可開新港乃為東街池塘所塞人不敢議反以塞新港逆上大橋出水為過堂而謂某議門為難東街不知浙水

百〇三

不過堂廣東水不過堂延平建寧水不過堂即南都水從通濟門出至下關浮江亦不過堂豈必過堂之為利乎若以過堂為利則夾龍巽水入不過堂矣何以名為御街然則堪輿書亦無取於過堂乎今塞新港既失御街之吉又逆上大橋丙午方出謂之擊破胎神於法為凶既拘過堂之利獨不慮擊破胎神之害乎失一吉就一凶以成就過堂之說不知何見且識不曰南

臺沙合河口路通先出狀元後出相公乎自新港開後出三狀元大老相望而葉臺翁當國其驗如此今沙合橋開矣新港塞而不通矣又有擊破胎神之凶以法以識兩為不利而一二無識者持之何說也今勿論大老凋謝如王京老林益老王番鼎林嘉善皆以制歸近李純老又物故矣舉貢知縣外死及丁憂被劾且六七人孝廉又多支節且物故如此猶以東街數口池

百〇四

滄訛而忘文物之大害乎某海上人止靠海龍王送福徒為省城吐此一塊血猶為蹲沓所議故憤悶上白某雖愚豈以數口池害東街哉

崇相集目錄

序一

鄭一拂先生祠錄序

劉忠烈祠序

文文山別集序

共學書院序

朱子語錄序

考亭朱氏重脩譜序

李氏合譜序

高安龍山吳氏族譜序

史醫序

唐詩風雅序

盧圭峰文集序

蒼霞集序

吳襄惠公文序

代

跋郭建初先生文集

蘇潛父游集序

明自劉公集序

文恭劉先生集序

陳元凱詩序
約我詩序

周天寧先生詩序

崔孟起詩序

任維中制義序

王母汪安人家語序

贈蔣九鯁之温州

代

贈傅官允較士南都

送徐邑侯應召序 為里人送徐邑公序

送蕭連江歸里序 夢洲周使君應召序

贈俞克邁治兵薊門序

送練生赴闕序 延平倪太守考績序

傅生求贈大中丞與參黃公詩序

為海民送見素畢公序

贈連江令九雲萬侯擢丞平陽序

嶺南七道圖說序 王叅軍序

待罪錄序

初刻駁語序

崇相集序一

閩縣董應舉著

門人林逢經跋

鄭一拂先生祠錄序

吾鄉鄭介公一拂先生清涼寺祠之復蓋發自
焦太史而尤我臺山二先生成之既宇既庭祀
事有經過者徘徊入者咏嘆于是乎有倡有和
有記有畧有官府之典彙又有前代遺文傳志
謚議太史手錄燦然足徵鄭君鑣以忝對茶可
不傳遂梓之並祠之規制器物靡所不備董生
應舉伏讀而嘉嘆作而曰嗟夫此王介甫呂平
甫諸人所極力擠抑欲致之死元祐諸君子所
心賢而未敢輒援者今乃令人景慕至此我且
公去今已四百餘年朝代更易遺跡雲散公乎
此地又非有政澤之施族里之寄徒以一時禪
林燈火咕嗶遂成俎豆廢而復興嗣而不絕人
今若為其子孫然天理民彝之不可卒泯如此

若使當時諸人今而在過公祠下不知當何如
為甚哉者好惡轉易未可知也嗟夫骨鯁難親
流風易動徒告已然彼極力擠抑與夫心賢之
而未敢輒援者徒以成公一拂之名自遺
天下萬世以恨嘆之資而已于公何加損哉予
嘗反覆公傳詳其始末公之卓然招麾不動志
士或能之獨其結忠致命期于必濟當九閭不
通之日觸禁行權擅發竟能危動主聰轉
早為霖使人不知所從入是為奇耳造次一疏
遂關宋室興亡三百年来鮮有其比即唐于方
邵志完號稱敢言其言僅止于官闈以公視之
特猶劍首之一呖至若劉向屈平劇奸傷亂言
含慟痛見若著龜非不有闕宗社而入之無術
徒鬱而自殘錄是觀之公之為公不特大節耿
著其蘊力才術固足以當天下之所難而為其
節不敢是夫未所謂剛而可與權者而當時以

為狂斥去之其知者以為介以為合于殺身成
仁難進易退之說竟無有知公之關係社稷者
非獨介甫不知即司馬公亦不知非獨司馬公
不知即東坡亦未必知之蓋至紹聖決裂靖康
播遷公言一一皆驗而公始見矣使當時終用
公即不必有元祐使元祐得公為助亦何至調
停而竟遺後患乎此志士所以撫膺長嘆也其
後百年至嘉定人始為公易名祠始建又三百
餘年至今日而祠始復公之精誠氣象與其讀
書之景山齋寂歷雪夜流觴皆赫若目前臨風
撫咏猶足起懦興頑使人追想而不能已東望
故人佞佛之所當時所詫邀寵君父恃為可久
者已烟消雲散不可復道矣嗟夫世之所恃固
在此不在彼也

劉忠烈祠序

嗚呼天地古今生民之變至元極矣其時忠臣
義士奮死于萬不可為之秋與國俱盡者蓋亦
可指數如吾郡福清之劉招撫林空齋之夫婦
兄妹尤其特者當招撫與空齋首義時元已盡
取天下又取閩食其七獨汀未下耳文丞相自
汀奔龍巖招撫以汀幕歸時豈有一成一旅足
自奮者哉興化雖復福州淮兵之謀不克僅一
福清衣冠遺子遽開義局雖三尺童子知其無
成而招撫空齋計必為之以一彈丸地當天下
之全以敗魂累息迎風欲仆之殘喘鼓而與如
霆如雷之鐵騎敵雖明知其無成猶願與國俱
盡嗚呼其亦可悲也已矣議者以其倉皇舉事
方試輒敗為譏嗚呼此其所以為難歟夫即墨
存齊猶云以邑敵國祿山河北之師不能事于
浞都而張許睢陽視招撫空齋當日所處何如

睢陽不能不敗而欲責招撫乎傳稱招撫兵敗于灰山虎匿空齋盛服坐堂上嚙指血書壁而死招撫夫人林氏猶抗辭以張其兄不憚赤族獨招撫展轉走匿欲道海不得乃自經死嗚呼此其志豈但已耶夫國亡而起義君辱而圖死雖少知忠義者能之然必勢有可為力有可施智有可效不然時或有可乘或百之一千之一萬之一而猶有可冀者未有萬萬無可冀而為之也萬萬無可冀而猶為之所謂不戴天不履地瞑萬世而不顧者也人臣所難正在此耳若度勢審力而後舉事事不敗而後為或敗而猶有萬一冀姑嘗試焉斯亦無難者矣予觀招撫空齋所成就不能如即墨存齊如睢陽之遮唐半壁而氣則兼之直不知田武安張睢陽諸公當招撫時更何作用耳然使同時督府參佐如吳尚書浚陳太著俞謝秘書杞等人人如招撫

雖不能成功而在在起義轉相犄角或可緩崖
山迫之命亦未可知也嗚呼此其所以為招
撫歟論者不究其心而輒責其敗退之所謂自
比于亂賊設淫辭而助之者吾故表而出之使
為臣子者雖當萬萬無可為之時不可不存招
撫之心毋輒虞敗而自止焉可也

文文山別集序

天地剝運至極而極而天地忠義貞烈之氣亦至文信國而極何也古人死國或以激烈或以從容一死即已爾未有社稷既墟孤身陷虜間關冒萬死以脫又間關冒萬死出入鋒鏑購捕從拍天海濤中以圖興復再敗再執而猶不已者至于服腦子不死餓不三日日奮舌斥虜祈死不死竟以三年柴市成其大死此固首陽之所不能餓常山之所不能屠天地之所不能剝者也愚故曰天地忠義貞烈之氣至信國而極愚獨恠夫公之精忠能止陳宜中見虜而不能自尼其行能舌折強虜而不能回賈餘慶呂文德之逆能于一日百死中義感余元慶故人為之覓船以濟能以情告通守楊思復脫身海上而終不能解李廷芝之疑能脫虎口尋二王再鼓餘燼而猶能止張世傑蹈海之謀賈呂逆

徒宜中老通國不足責至于廷芝之死守揚州雖敗德祐太后之諭終不肯降其志豈在公下者僕不遂公如苗再成而通兩淮約三路並舉扼虜吭或庶幾乎萬一之復燃爾以張世傑之忠壯沉族厓山而不悔使其乘邵武大捷與公併力定計不亟亟為浮海行亦何至遽有厓山之溺蓋天地氣運至此當極剝之時不惟小人懷逆雖君子亦不同心相猜相軋以至于亡天實為之奈之何哉予從廉訪魏公得公指南吟嘯及集杜諸帙當時艱危偏乞千死萬死枕杌失計之狀歷歷如覩若與杜貴卿余元慶趙時賞鄒鳳叔諸人見公髮指氣奮于黑雲荒榛間慷慨悲歌淋漓不已又若天巧于留公之生使之獨日月于燕市以為萬古忠義之冠也非剝之極果歟公欲付梓以勵世命予為序陽明先生嘗有序矣其言自信國此集蓋以危險急難

之事教天下後世臣子當盡其心吾惟恐其言之不盡傳之不廣也夫盡言以教人廣傳以訓忠此仁者之所為然則魏公此刻固即信國之心陽明先生之所謂仁也歟

井學書院序

自懷安學省而興學書院與溫州許公仍舊學為之非出創立君子與焉厥後守者怠彫蝕障塞失其大觀督學長水岳公至慮閤學之不斷乃追公志加廓焉撤其障匡其偏正其位弘其制建翼統祠于講堂後周以精廬時集諸生其中勤勸課核膳田且為之誌以示後其誘造來哲之心亦勤且備矣顧愚有請于公古之為道者何其易今何其難古何同今何異耶豈非所以學之心異耶蓋古人之學雖精微而用功則甚切近如所謂止至善者不過止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達之天下國家而是而非有他善也所謂盡性配天者不過起知于夫婦之知起能于夫婦之能非有他謬巧也所謂性善先齊者不過孩提愛敬夜氣清明孺子乍見行遺毫髮嚙齧之心達之非有他瑰奇也繇

此言之天下之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夫婦孩提
孺子行道乞人夜氣乍見躊躇而道無不在豈
不甚易而甚同乎以是為學是謂下學不必離
跂求達而天道性命已渾然在日用脩為之中
而不自知矣此真人人可學人人可共者今之
為道者不然高其言精其辯取子所罕言子貢
所不得聞者羣聚而強索之執燭揣籥畢世不
休何其難也而且家宮墻人柯斧入主而出奴
藉口學之不講不知德不脩義不徙不善不改
之尤為可憂藉口衛道苦心不知道學之不可
以戈矛尋狼攻鬪奪遞相為勝噫乎甚矣故古
之異異異端今之異異吾黨古之同同吾黨今
之同同異端古下學而上達今上學而下達古
之學以孩提孺子愚夫婦平旦行乞至于聖賢
今之學反以聖賢局面而失孩提行乞愚夫婦
之初心古之學未行之恥言之今之學不恥不

行而恥不言迺其所以異也夫昔者聞學之興
蓋以行勝矣今欲續之當與聞行欲與聞行當
成就其孩提孺子夜氣躊躇愚夫愚婦之初心
不當更為他說騁之使不得返也噫人能存孩
提乍見夜氣躊躇愚夫愚婦之初心而迪于藝
倫聖賢戴路矣何憂學之不續公以為何如

卷之十一

七

朱子語錄序代

自孔子出而帝王列聖之道明自孟子出而孔子之道尊自宋諸儒尋墜緒開而明之至于朱子而聖賢微言始有所統一然其為力也勞其為說也詳其起諸儒之後而集其成則孔之刪述也其當儒言盛而濫觴之秋詳于辯而嚴于守若峻溝塹若畫階級則孟氏之所為不得已而斷斷于二氏也噫是紫陽氏之苦心也說者

朱子語錄序一

主

以紫陽之學近于煩碎破折無直截簡易絕然自得之妙夫孔不曰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乎孟不曰以道深造乎夫達誠可徑何必下學約誠可驟何必博文而亦何所俟于深造之功為誠其理有不得不然者是故慎思焉慎辨焉析義于毫釐察幾于幽隱究極于天人綜心于物變蹈迪于體驗推而達之不敢或苟銖銖矻矻不厭其煩以求合于孔孟之旨今之操戈而尋焉

朱子語錄序一

主

者吾推其意大約有四端非以其難而畏之則嘆其實而避之非厭常則驚高夫知見之學不可憑也而可匿片言證聖無問生熟棒喝交馳誰為悟者今提而命之曰躬行曰敬義曰存省彼安所匿焉故畏之夫九霄之臺實有其基塔頂說鈴等之風影然虛者易欺實者難掩矣難掩則不樂趨故避之夫稷黍生人者也日見之謂常食耳然棄之則死今之食紫陽之餘者久矣彼且謂是不足自神久則厭厭則玩玩則棄是棄黍稷類也夫性命即夫子罕言也妄意而言之即不必是猶異乎局局者夫紫陽氏所謂以道深造下學上達者也然而不如禪悅之通脫可喜且無可跡着夫以厭以畏以避之心忽見夫可喜無可跡着之說其不推高而徙入之乎徙而入之于彼必操戈而尋于此其勢固然何足怪哉要以綱紀人倫持循道法心有所束

而入行有所約而正以爲己則治以爲天下
國家則并爲難則孰能舍朱氏此
聖祖所以斷然以朱學爲的也鼓簣熾而操戈
盛後生小子隨聲非毀敢于無君無師天下滔
滔將何所止噫今之世有能歸命紫陽者即亦
聖人之徒矣予故因高安朱公刻語類而漫及
之是亦予之不得已者也

考亭朱氏重脩譜序

國有統家有系聖賢有聖賢之統系莫可奸也
呂奸秦牛奸晉莽操奸漢統而不系劉石諸夷
狄借姓起事及贅姓改姓別姓賜姓樊然淆亂
數傳之後孰知系所自出耶吾觀聖賢之統系
亦然楊之於義墨之於仁子莫之於中鄉愿之
於德非吾道劉石耶佛與老顯自爲教以奪我
是爲莽操世且陰竊其說以附于儒曰吾道實
然牛與呂儼然壇坫之上宮牆之內天下靡然
從之嗚乎其可懼也已誰責哉是故國失統責
柄臣家失系責子孫聖賢之統系失非後死者
之責歟是故明統以史明系以譜明聖賢之統
系以言是故孔賊鄉愿孟禽楊墨韓歐周程張
朱諸君子夷佛氏蓋皆有不得已焉故曰吾爲
此懼聞先聖之道不啻守吾世統世系云爾董
生曰予讀考亭朱氏譜蓋三嘆息焉夫集諸儒

之大成與顏曾思孟周程張邵真精合契稱曰
 閩學流光衍澤于徽于閩赫赫名宗誰敢干之
 乃吾滄汲汲恐北落墩頭之借而入明著于譜
 豫為之防其重本明系統承先正之心可謂勤
 且周矣雖然重本莫若脩道脩道莫如務學務
 學莫如盡性盡性莫如求端于天文公朱祖也
 文公之學從諸大儒而直趨孔孟孔孟祖之祖
 也而天又為群物之祖孔孟之教祖之故曰天
 命謂性率性謂道脩道謂教此孔孟之所有事
 也一此之謂統承此之謂系背此之謂賊陰背
 而陽附之謂竊以異說借儒名以簞鼓天下之
 謂闇奸以我助邪率天下以歸于無父無君之
 謂禽獸嗚乎世無孔孟又無程朱使禽獸接踵
 于天下則後死者有罪焉爾吾故因譜而著之
 以防世之牛吕莽操劉石于吾道者吾滄名鍾
 文大足令朱子十世孫刻譜者建陽令汪君元

標新安人丙辰進士為政以經術化導為先觀
 其刻譜其志尚固可知矣

卷目序一

六

李氏合譜序代

某嘗讀易至同人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夫族而類之可以知同矣然物不辨則淆而不可以久故曰中正而應利君子貞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類而辨天下猶通況族乎於乎吾族蓋杭出也杭有總管公者南渡時徙自汴實為鼻祖其後至提領公子均保均達與其孫瑞皆以豪見法于國初均保戍興州辛正丘首均達窺閭

卷之三

九

瑞亦得禍而成其子原信原達于黔其李原道冒母姓蔣窺姑蘇獨原幹一人番杭耳原幹數傳至桂泉公亦絕其在杭者獨均保公之後最著而吾黔縣信達二公以邈于瑞府公皆總公提領之後與淞同祖顧其先倉卒難作東西離折萬里大創之後數傳始復歷百餘年又各限于所聞見莫能尋尋之則自先奉直公始也先奉直公以計偕紆道至杭展墓苦心咨訪稍得

瑞緒及得瑞府公夫婦像而歸譜之時華因其舊而脩焉雖知原本武林然恨未能卒合之又自今日始蓋某嘗漕南方慨然欲尋奉直公未悉之緒寄園博諏異得源裔然竟無有應者徽天之幸客歲晤司空第于京邸乃得大詳黔浙之分源及先世行事各所未聞見者而敘之圖之傳之像之統之別之以為後人徵信感法之地于是十數世萬餘里不相聞之骨肉一朝

卷之三

三

復合先世幽遐炯若指掌其事不可謂不奇而其盛衰之故離合之迹亦可深長思也已夫提領公以前尚矣當均保公瑞府公父子蒙禍時手足分裂李氏不絕如髮在黔者不得保其為黔安問浙浙不保其為浙安問黔夫寧必其後之綿綿延延以有今日而卒有合也則宗祖功德可知也夫均保公之戍而復也瑞府君子孫之黔而登也皆天也物不兩大故原幹之後廢

物必有偶故均保公之後蕃然浙與黔皆三傳而始盛黔之恥菴猶浙之志廣公也何其興之皆不暴也長源大霏諸祖視七品府君輩亦庶幾焉其他文德武功縉紳庠序彼此交映司空生浙之門戶益大矣而不肖某亦得邀靈祖宗獲與司空弟考論家世兩美必合是天之不亡李氏也假令黔浙之子孫發不同時即同時或中外相左安得面敘終始灼然無疑瓜瓞繩比

之晤蓋若有假之者矣故曰其事終始甚奇而盛衰離合之故亦可深長思者也雖然物必有始始者物之甫受命者也其數將益益則復虞其渙故受之以辨辨則可久同入之道也今黔浙合譜使人知所本源示正始也其別派其傳實其繪像示辨也派明則本支可尋傳立則先德不泯像在則羹牆如見三者所以聯渙示可久也是同入之道也於乎觀是譜者其亦可深長思也已矣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

古人爲安龍山吳氏族譜序代

苑吳獨泰伯也江南爲盛高安之吳獨斷自
刺史理者郡所始也理以唐天寶間刺瑞家于
官有子馥郁而龍山獨祖郁者龍山所始也郁
之後衣冠不絕自唐迄今幾七百年經幾亂
通興通復其在唐則庾亮也在宋則苞茂也在
元則果碩也在昭代則椒之蕃實而條遠也盛
矣哉而皆系于郁郁系于理夫理之先獨無可

六言字一

三

尋者乎慎遠也其慎遠者何因生賜姓周道也
類族辨物易教也故四代之祭郊禘同所以見
神明之澤大太極之義也春秋諸侯卿大夫以
字緣分派別自相爲宗所以明統緒之正二五
殊散各一其氣之義也故曰宗法立而天下治
以其有統也譜牒者明宗者也世遠則易忘地
遠則難尋味龍山肇數七百餘年不爲不久其
間入道始終似續出入譜牒卒在墳墓第宅與

夫術業進退忠臣孝子義士貞嫠文人墨客奇
表俠倆之徒不爲不多其族不可謂不大微獻
紀實詳之猶難况能旁跡于遠故夫祖之必郁
始明其所可明也稱曰龍山因生也其慎而不
遠及辨物也是古之道也夫譜與史有同有異
史記世家必推其所自始然不能一一詳疑蓋
闕焉其爲諸侯王年表迨于曾玄六世復綴君
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遠則窮數煩則亂故

卷有集字一

五

五世一提者以澤爲量且使人易明也是譜與
史之所同也夫史爲天下人設也公言而公書
之善惡莫得掩焉譜爲宗設也言其祖父則傷
其子孫言其兄則傷其弟故不得顯有所是非
夫是非泯則勸戒亡矣譜之教窮矣故微之微
之者不詳其事或名而不字或字而隱其生或
徑絕之使人觀而果爲惕曰夫夫何以獨畧
獨絕也于是有改轍焉有蓋愆焉有幹蠱焉寓

創父子一字之間微而顯親親而公是譜之所
以為教也是春秋之義也與史異者也凡此皆
銅陵公有意倡為之以成繼緒公長洲龍安公
之志使其宗有鳩君子與焉予獨以為君子尋
宗欲的而取法欲遠夫吳之德大矣三讓幾禪
也延陵之節蓋在孤竹之間雲臺以烈著酌泉
以操顯其風流餘韻猶能興起人于千載之下
况姓其姓者耶今觀譜中所載龍山諸先進其
奇行信足多者安知其不興起于是夫登山者
動而益高即途者趨而愈速豈與夫局足自喜
擅譽鄉國而已哉吾聞龍山山川秀異纍纍青
石間畫成以易兩字夫易神明之淵數也其數
無盡其測無方有盛德大業焉天啓之矣能無
使後之述譜者以龍山為重乎予于銅陵君
有一日雅因其請序發其意而為之兆

史綱序

予向為南博士見同年陳德遠談二十一史上
下數千年行事如指諸掌甚慕之欲窮此書而
畏其繁浩覽不能一帙以事奪去者屢至今茫
然也嗟夫史者宇宙之跡千古徂徂萬古徂徂
其世之興衰事之得失人之邪正賢愚物之恢
奇詭幻陰陽之變化地理之遼邈烟消雲滅孰
能跡之哉無史是無宇宙也乃朱紫陽病陳同
甫輩以史為學而所自為綱目紐串古今綱發
其義目詳其實事博而功深非胸中具有全史
能如是耶又何曰讀史心粗意別有說耶蓋
孔子刪定六經而近史者半唐虞夏商西周以
前跡于書東周以後跡于春秋其歌頌風謠關
于政治功德與夫君卿大夫士制數行事沿革
損益跡于詩若禮尚論者考焉是又以經存宇
宙之跡者也第經與史跡同而義異經筆削則

為經未經筆削即史耳故曰太上化史為經其次法經于史其次離經史而各有所顯顧人學之何如耳善學者無粗不精不善學者無精不粗何必史哉今之顯精于經者少矣苟資帖括而止仕則棄之等于敝屣而况史乎况二十一史乎吾鄉起部中拙余公性嗜學不以史事自妨而尤加意于史親自較讐凡事之可資綜博益人意識者輒摘而手錄之命曰史鑿蓋取一

史鑿

序

鑿富鼎之義持以示予予見而喜曰公所纂撮多異事雋語可以資博人必喜讀因而引之以全史以盡識宇宙之跡是亦勸學之一助也使吾德遠見之將必重加敬慕如予不肖學問行誼日衰愧公多矣不特史學一事而已故因公史鑿之刻為識數語云

唐詩風雅序

詩之為道比物附情傳音合節常有不盡之思故其於人越微而其感人也至速吾夫子蓋喜談之時舉以為教曰不學詩無以言詩可興可觀可群可怨可事君父而多識可以蓄德也而又達于政事通于學問其要也如是宜其多收而並採也顧其所刪十五國風大小二雅以及三頌上下千數百年僅存三百十一篇何其少

唐詩

序

少耶豈三百十一篇外獨無可為興觀群怨資乎又何以生解于絢素採其句而不存其篇諸如此類宜亦不少豈其者節聲調之不合歟抑合寡而乖多耶何其喜之甚而取之甚嚴也且其綜錯時代參互正變王之風衛之雅魯之頌而之殿于列國取一代制作以意差次而不拘舊時夫子固曰吾取其可興可觀可群可怨可引異教觸發學問如是而已使入讀而得吾

所以差次去取之意于詩道亦有得焉故曰詩
三百篇以蔽之曰思無邪此夫子選詩之法
也後世之詩去三百遠矣而選者又多艷其辭
而遺其義拘于時而失其旨專取聲調而不本
于情實如唐詩諸選國初惟高廷禮為稱約有
正聲多有品彙當其搜輯之始不觀姓名即知
誰作可謂善于尋聲矣而但以聲調為主無局
外之觀作者亦時病之厥後于鱗有選又但以

卷一百一

元

其意所及者為賢英雄欺人耳食可笑其他議
論分別羽翼正宗規規初盛中晚若隔畛域總
之隨聲測響未合大通安足窺于興觀群怨無
邪之旨哉吾鄉司馬黃公嘗慨于是軍務之暇
吟詠斟酌親為裁定于高李之選各有刪除而
增太者十之六七以唐無盛際而唐詩之盛亦
時見于初中之間不得專稱而以初中晚為號
大約于全唐之作取其渾素不取其怒張取其

敦厚不取其佻薄蓋美正宗羽翼之說惟雅是
歸其間雄渾高古淵沉幽愴頓挫盛艷冲澹婉
約勁挺無不畢備較之高李諸選尤為多寡適
均謂予結髮受詩宜為推明其意予以性情在
人聲氣在宇宙發為詩歌雖視其時之所尚與
其氣運之盛衰而一種渾涵深厚和平之氣終
未嘗絕時盛則旁薄一世時衰亦留于數人故
唐詩之尤者多有三百篇遺意不論中晚皆然

卷一百一

三

亦何必苦分中晚也吾夫子選詩在可興可觀
可群可怨可翼藝教達政學不拘于正變今乃
以時代論詩夫子以思無邪一言盡詩之義世
乃以聲調格之高其論者曰刪後無詩卑其言
者曰詩在初盛然則一種渾涵深厚和平之氣
其果終絕于世矣乎其亦不廣之甚矣司馬公
此選庶幾有夫子之意而唐風亦盡是然愚猶
以為并初宋晚之名不立可也

次編盧圭峰文集序

惠安盧希韓先生圭峰集若干卷莊徵甫得之
示由崇憲副而猶病其雜也令莊吳二山人損
焉以授我又令我損焉以傳蓋存者十五六而
古風獨全讀之金石發而星河流也又淙淙然
若急澗寒響從之以風雨澎湃四下百怪出而
萬壑移何其奇也及考其行事先生生于元季
腥臊傾否多事之秋兩為縣令能以一言感悟

三月二十一日

三

隣盜使之投戈縛其酋又能激用其民戢安溪
流突數萬方張之巨寇持之踰年竟完其邑建
遷漕司提舉海口鹽場又能持法抗番大商之
以貨得參省政立能箠殺人者使不得奪國家
之利而敗場又能勤禱以一言回賜其精誠貫
徹山變天地下變盜賊如此使其生當休運都
將相之權得盡所設施其熱烈可勝道哉天奪
元魄刑政不綱校盜以柄揭竿四起而據高位

操朝政者方事賄奪忘國恤雖有蹟烈章章如
先生僅置之澤國凌雜間不得究其施後以近
臣薦起潯陽而先生沒矣明興雲龍奮起一時
佐命建功諸臣大抵皆元遺獻而先生又死已
久先生生不究當時之施死不達興王之運獨
番其詞章照耀天地越二百年兵火灰燼烟
消而滅之餘而其文猶流傳于士大夫之口沉
淪幾晦久而復章此豈偶然之故哉吾觀先生

三月二十一日

三

文雖不如詩然皆有關政紀諭寇祈晴諸作通
于幽明其論常平利害纔然可指矣予見往年
和羅擾民大率亦若此語曰有治人無治法世
季弊滋無法而不為害安得盡如先生者而用
之先生平生孝義初從其師余子賢試浙省師
道卒不顧試期而歸恤其家如在有加焉雖貴
鬼師之友必拜則其抗暴化頑動幽明而名後
世者良亦有本士不積于仁義而徒欲暴以文

賈聲自喜耳欲長存可異乎先生名琦號立齋
希韓其字圭峰則其所居之山取為集名者也

卷之六

三

徐蒼霞集序

天地之事尚非其性之所近則為之而無成學
者而家能必至雖疲精神窮歲月而性與習不
相受迹與妙終不相入匠氏之斧斤庖丁之牛
其妙至于疑神者蓋皆性獨有之非但日習其
事然也天下之事尊而名貴可學而能以行遠
者莫如文古今才人士嘗喜為之而有至有不
至蓋自漢以來至今歷數千百年操觚而為文
者不知凡幾其灼然名家行于世而可久者代
不過一二人或四五人止耳何其難也豈獨學
之不至哉蓋有其學而出之無其才有其才而
運之無其法有其法而變化之未能神皆不可
稱作者夫神其至矣非學可能又非一切才敏
可及若有靈虛塊實潛之蘇子瞻所謂行于所
當行止于所不得不止至于所以然而然雖作
者亦不自知也

卷之六

三

之峭古尚未能極于變化然其醞釀傑異出入
經術與韓歐諸君子各自為法亦各有神解焉
非夫天之所縱千古斯文之所屬何以能至于
斯極也故曰性有所授學有所因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世乃欲以字句比櫛模擬格象劈積襯
砌以為工甚且謂唐宋可廢直接漢統而不自
知其去愈遠也以予所見吾鄉少宰先生之文
實能卓然獨得古人之所謂神者而出入馳騁

六司六字一

三

若舞若飛若江河流轉回環往復錯綜要渺若
抽雲烟若燭日月有蘇歐諸君子之風而時離
合之以自為家其為文特談笑杯酒枕席之暇
操筆伸紙嗟咄立就大作小篇長言短牘隨物
賦形無不斐然秩然可喜可愕浩乎不知其勢
之所止與其機神之所以合蓋亦其性有獨至
焉者與少宰同時並駕相許可者莫如江夏明
龍先生其文悍疾揮霍如風雨驟至號吼霹靂

使人失視如怒濤激浪驅使舟楫而與之上下
以放乎中流其家法與少宰不同其為透徹如
意則一二公疑皆有天授者耶何以卓然自拔
如此也昔唐宋之盛諸大家同時並駕各相取
下不以其家法不同為嫌其往來議論相異相
詡之概有可想者近世文士每不相容如何之
于李七子之于唐應德王思道輩互軋交讖不
遺餘力斯皆偏見獨識不睹其全宜其所就者

六司六字一

三

不遠少宰獨能與江夏交贊以力此道其識有
非今人所及者其能起衰復古羽翼文明以成
國家昌隆之運者將于是乎在予與少宰同里
朝夕其議論而一無所底少宰謂予可語命題
其稿予積時日竭心思而不能就乃知文章真
有天授焉非性之所近雖為之無成學之不能
以至者如予是也

吳襄惠公文序

代耿中丞師

吾師溫麻襄惠吳公遺稿若干其鄉少宰葉先生為之輯定而予刻以傳作而嘆曰嗟夫子今益知吾師之難也自予為諸生受知師至今幾四十年見師所較楚士高等者無一不颺發或一邑連八九名相次取大官往往而是至其臨見諸生風範詳整造次有法終日色笑藹若春風諸生或有過端不厲聲色從容一語使人神

定月六年一

三

慄汗集若不能自容其于行誼有道者雖布衣子弟禮下之如賓友以默動人心是時先兄恭簡公較吳嘗嘆慕師為不可及師亦以恭簡能作人于文字之外開豁成就有斯道功歎然若自以為不及者其後師更敷歷中土南制百粵五嶺功伐偉然竟以將母一念陳情于權相在事人子不敢言孝之時而竟亦得請天下難之再起留樞未及一年遂有浩然之志 朝命累

起竟不能得而恭簡亦以是年歸卧天臺山中恭簡與師故同年並當國家文治極隆之會同出督學同心相許興起多士一時吳楚相望為天下冠其後並為大僚其出處進退終始之節大率不異恭簡講學至老師不言躬行氣象深醇望之使人意消既歸閉門掃軌靜觀萬物之趣時時見之吟咏或縱手揮洒筆墨淋漓世爭傳寶望廬以得一見為榮有識君子咸謂

三

朝廷優禮耆碩能曲全其高使之有以自得于桑榆之境默挽世風亦吾師終始之遭也予少受學恭簡幸稍有聞長受知師而出亦較士于師之鄉步趨只尺莫之能及常以為愧晚佐留樞想像風采夢寐從之顧師不可見矣得見師遺稿披玩吟繹庶幾淵弘凝靜方潔雅正之操與夫經國之餘謀對時之逸韻如或見焉故為畧序梗概以志吾思且以慰夫

世之慕師思師而不可得見者

跋郭建初先生文集

吾鄉以布衣顯名者無如郭建初先生當

世廟末島夷作難東南諸郡邑歲破閩禍尤烈當事者莫能支先生發憤條議籌山度海若在眉睫其經畫備禦之策甚詳當世諸名公轉相推轂遂道吳越上金陵溯大江而西及荆滇之交北游都下窺雲中慨然念庚戌之變欲歷九邊盡觀天下阨塞會戚將軍築碣石宮以請將

三七

軍故知先生于閩者也于是為考遼故作燕史揚推軍實旁及舟車器械中國所恃長技一一精討時從馬上占筆為諸鎮畫倉卒計無不悉中當是時郭先生名聞天下愚嘗讀先生所撰著深沈辨博一縱一橫要歸于實用觀其對李中丞酒中大言其氣畧一何壯也先生非有一命之寄封疆之責特以一青衿感激時事開口縱談動關大計此豈得之卒然道聽途說從紙

上嘗試以釣奇耶語曰事不素具不可致遠自舞蹈止齊孤矢縱送會同田獵禮樂六藝之教廢而經緯文武之畧不見于士大夫然其間賢者猶能周慮安危斟酌時務為未雨綢繆之計以待夫有事及其敝也士夫安于養養相與習為雍容無益之文辭高者托于虛曠忘其國恤一旦有變則倉黃首鼠肉縮不任急則以百姓為餌此時平之通患也使在事者盡如先生何至岌岌若此嗟夫天下事未易言也以徐洪客之才泯然不復再見而張德遠輩以儒者謀國屢屢挫竟無貶談此英雄有志之士所以撫膺長嘆耳即如先生當時所與游以節鉞收功者非無其人然或因事會藉將士力取大官亦未必其具之素講至于文章作者代興爭說不朽然而綜事實苞經濟施之世而可用垂之後而可法不為輦輓浮藻則吾未知其誰與惜也

先生老而不施之用也先生平生蒞游最久與
完敬將軍周旋十五年邊塵不聳去今僅二十
年蒞事變美廟廊之上勞于計議莫知所終噫
安得有如先生元敬者起九原而問之

聖

蘇潛父游集序

有宋文章則推子瞻兄弟與歐陽王曾諸君並
馳角立而幾跨其上子瞻流脫自喜尤為學人
所悅其實乞靈竺乾濟以漆園機括耳要之篤
厚沈至近于實用則子由或庶幾子瞻之文晚
乃益勝蓋更歷憂患流徙嶺海霜雪厚而天根
見死生迫而百慮消子瞻乃成其為子瞻矣不
然如子瞻少年鋒銳早得柄用吾安知其與介
甫何如哉又安得海上諸作經日月而燭星辰
至今傳說不已也吾友潛父夢寐子瞻而氣類
不遠其玩弄禪悅借以摧壓世界亦復相似乃
其鍛鍊自立隨事省覺則不待蹈險而似日有
進也吾數見而益畏焉出而督漕有游集大畧
日錄所見附以議論間或發之詆詠風濕乎其
可味纔乎其可指疑又幻出一部志林哉吾老
矣不足當潛父猶憶數年前潛父以事至南京

宿我烏龍潭舍廿許日日以佛學騁我也夜夜
槌撻旅拒不受已乃相與躋天關從天界寺統
出靈谷走姚方門乘月上棲霞夜半扣門天未
明飛上絕頂我據靈鷲峰婆娑佛頂之上潛父
鼓手題詩口占相詭歸猶繫一壺鞍邊至石馬
田中跳下折黍葉為桮鼻飲大驚田之人繇今
思之正可一笑佛乎仙乎聖乎賢乎我與潛父
乎兩不相涉譬之鳥啼花開各自成趣所謂天

言目下事一

四三

下文章莫大乎是使子瞻見之當亦啓齒不知
此時去雪山幾尺耳潛父謂我弁其集漫及前
游而因以秤量二蘇背世所馳不幾再為笑于
潛父哉

明自劉公集序

明自劉公清貞有道君子也初理吾郡瞻然不
滓歷官尚寶鴻臚太僕雖閒曹必勤脩所職遇
不可必爭不直不已及轉京兆飄然遠引平生
加意士類所成就為多于鄉亦興復學宮有特
祠焉世之高公者以為冰壺玉柱所在輝映而
已孰知其一進一退皆有成立不以顯晦終始
少解其心如此乎蓋公之學得之南塘所謂真
性充溢天不能遏之妙故其風節行誼政事皆
為真性之發現行止可否一斷于心絕無所矯
爾瞻序其文引易之乾惕脩詞立誠之旨明公
進修之無已也予以乾之六爻潛見躍飛亢皆
以龍象三獨指而名之曰君子者心無可象求
之乾乾而已乾乾者狀其惕也故曰惕若潛以
惕潛見以惕見躍以惕躍飛以惕飛亢以惕亢
故曰用九見群龍無首吉無往非惕也即全易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此意故曰懼以
終始此之謂乾乾此即性體脩此為吉恃此為
為存此為立誠君子公之所得或者其在斯乎
文字固不足以盡公也

文恭劉先生集序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吾直以是
為輕為者微耳然世亦有深藏固閉韜鋒鏑狙
事會必小以圖大者往往或失焉何哉彼以為
而托之乎不為非真有所不為也夫真有所不
為者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夫不為不
欲而不以違其心則天下之物莫有動焉者矣
天下之物莫有以動之則其于可為可欲也雖

艱且鉅孰禦乎吾讀王守溪筆記所載文恭劉
先生當景泰易儲時大小臣工爭先歸命獨
先生為祭酒不肯勸進不獨富貴不動其念即
當身利害亦復漠如此真所謂有所不為者其
于楊肅高世用之薦惟恐晚已終日不怡此其
識為何如江淵謂公不能幹事鄙哉無足論矣
守溪猶以公受知英廟身後推恩官其裔至
尚寶丞謂為不能幹事之效亦淺淺乎論先生

矣夫君子之不為不欲與大有為終始只一心耳雖禍敗甘之豈論其後之效不效哉吾獨惜公不為宗伯不得盡奮其死爭易儲之氣後雖見知于英廟未久而沒徒以節槩風韻薰被八宇至今跡其事者洒然生色恨不得槩見其功業亦其所值之數然也然當時所稱善幹事者竟亦何如先生雖不得用其不為不欲之操皎然如日亦何愧于可以有為者然則君子欲

六相六年一

聖

有所為于世宜亦自不為不欲始一切歲鋒鐸狙事會以幸其一中之術何所用哉故因序公文及之以醒世公名鉉字宗器直隸吳縣人刻集于閩者副使公瀚集其遺而僅有存者湯溪之孫都御公畿其板皆失今刻者為連江永偉也公之後顯而賢者多即丞恂恂宜于士若民亦足見公厚德之遺之遠

陳元凱集序

物之可近者不貴可貴者不近其大凡耳吾友元凱今世所謂濯濯者其持身如處子壯年失妻終不復娶雖魁兩榜歷文學博士纔得戶部郎即謝病歸終日扃門謝客嘗一至烏石山看予聞客聲即走聞佳山水心輒動畏客輒不往予嘗嘲元凱世皆如子直須以環堵為天地即日月山川皆為空設矣元凱大笑指庭間花石尾水盆此非吾之五岳江湖耶其為趣如此元凱多材善畫妙有詞翰雖不出戶日搢搢筆研間有以自遣其拈筆造次必擇言不為近語其字與畫皆精妙人寶貴之讀其詩如入清溪棹曉月兩山倒影蕩漾于舲楫之下而空明激射如近如遠其清言瑩骨雅步繩趨不失尺寸酌乎古今之間動中倫慮亦似其為入予私評元凱盛年獨居似王右丞終日焚香默坐寄懷清

遠似韋蘇州然右丞有輞川差足樂元凱貧無
丁林亭可適卒而後有紹興之命視之蘇州
猶為不遭然其出處語默蕭然韻致則二子莫
之先習之弊也佻達之俗興各師心自恣放于
繩墨澆不知其所止蓋識者憂之如吾元凱豈
不誠可貴哉今督學使者岳公纔下車即敕郡
邑俎豆元凱于學宮以示風趨可謂盛舉其集
則其友人某梓之以傳因名之曰元凱集亦從
其可貴者也

四

約我詩序

予不能詩亦不喜讀詩客有持詩示予者曰此
唐也即無不似唐者即不似唐也乃約我為詩
不為唐即無不唐者即不必唐也而固不欲以
示人予自其署中索得之則大叫絕如聽偈靈
山中對漆園披剝儒墨齊大小窮物情又如從
子美崎嶇變峽間親見其淋漓恣騁於溪陂石
濠新婚別諸什而同其悽憤也予於約我詩病

空相集序一

又說

則讀不平則讀感憤愁鬱無聊則讀讀則諸障
輒已已輒復讀予不知其為詩知其有刺於吾
心而已吾不知其為唐知其寫情擲景窮變極
命了達無礙旁屬溢射其致可風而已大抵約
我此道從七淨悟入而受才絕異雖在驚叫淵
總中而縱心所出縱筆所入無不飛舞沈痛若
駭者失而不自知其所以予不知詩顧獨好約
我詩

我詩如神機發予亦不自知所以而予同年獲
之云云

周天寧先生詩序

吾鄉詩道大盛其不為詩者鮮矣然予猶疑其能者或出于不習為詩之人何也無緣飾無模擬也凡詩出於情飾則非情情矣而摹前人聲調出之則情與調相押而不得恣無磅礴滯鬱沈痛之趣其為情也亦薄吾飽經所載多女婦野人語爛然萬世者皆迫情而出不暇顧其法之何如也今為詩者不求之情而求之前人之

字

五

口前人口非吾口也口非吾口則情非吾情可以為詩乎又况一意作綽約人口乎然則詩之盛衰吾未知誰在予向聞天寧先生才而不知其能詩而陳振狂時稱之意先生習為詩耶而其詩乃僅僅非窮年竟世以詩為事者何其詩之必而聲調甚似也或者抑才以就調歟抑習為詩者染此歟語曰詩者不過習者之門然天下能事多有非習所到者有意而精習之往往

有法縛法脫之病古之名將不習兵法古之豪傑讀書不求精熟不獨詩為然蓋習彌精趣彌減調彌輕情彌薄學步者蹶學聲者笑天下事大抵皆然惜先生既沒不得起而痛與之談也

字

五

崔孟起詩序

問詩何病病在求似似唐似晉似魏畧畧乎似漢極矣然不得為真詩真詩從性情出也人各有性各有情各有自然音響節奏直口吐出境迫情真何暇求似且何必唐晉漢魏之似也木匠之咏采芻之謠適然來適然吐彼亦烏乎似我同官崔孟起能為詩而不求似意有所極縱筆颺發如追兔逐電若失若驚快不可止間有病句病字病聲孟起不屑顧也或者少之董生曰此其所以為孟起夫以孟起才貶口縮舌以求似何渠不唐晉魏漢若乎然而孟起有孟起之性情一求似吐者半顧忌者半孟起將失其為孟起矣惟有病而孟起之性情畢見有病而不顧其病直洩性情不傍門戶此其所以為孟起也予嘗戲謂孟起孟之似叔敖也優而已而人多喜優孟嘗君之客鳴若鷄吠若狗能出孟

嘗于阨不失為盜而人多喜盜鄉愿之媚世也似忠信廉潔能得人權而孟子目曰德之賊然人趨為賊今子之詩其不為優為盜為賊決也抑猶為狂獦之間耶孟起笑曰狂獦何容易何容易吾寧為之何渠詩

任維中制義序

鼓山東折數十百里放于海層巒疊嶂矗雲礧日爭為奇怪者不可勝數而君山為近君山臨大江突起逆折巖后嶽嶽如熊虎飲河挾以長洲錯以雲島凡延建諸溪瓶注汪漚白龍洪峽之水皆束於是予嘗往來其地與任維中之父少海君遊嘆其地之奇絕是時維中方弱冠授我以文才穎鋒出予見而驚避之而有司未之

任維中制義序

五

奇也未幾維中舉于鄉少年盛氣於人無所屈下獨好與予遊嘗並轡長安楊柳樹下語及文章大言曰文章之變有如山川浩渺旁薄沉雄淵蓄傑然控扼于波濤撼蹙之衝者其觀壯其勢勞若夫萃律回逆變異百出風水相薄日月相躍使人神搖魄奪留而不能去者其勢險其觀奇子獨何好乎予曰海人語海然而後者勝矣維中太吳今年秋維中既第過金陵出生平

所作索予序予方役役糠粃塵垢中故業久落讀其文忽憶十年前長安道中語如有所觸又忽如從少海君上君山觀其萃律回逆變異畢出之勢徒嘆其絕而未能歸以遊且躡飛雲凌波濤以極海上之觀為何如也

任維中制義序

五

王母汪安人家語序

新安王子文詒持其王母汪安人家語示余曰
是吾伯吾父所輯以詒我子孫者願先生為我
論焉使無忘予曰噫善矣子之請也夫婦言無
章父矣而王母獨能是而伯若父能輯而存之
以永母訓其皆可賢矣乎夫國家之興必有所
自始其大者在種德而其要在言語教令以約
子孫于義滋其德而善其教使有所儆悚循率

矣

至于父而不廢即男子猶難之况婦人耶今之
世吾未見有若而王母賢也其言深切人情合
道理其教而伯維材處友之道與夫雞鳴原初
心之說雖儒者無加焉爾之兄弟孫子世服之
豈特僅持其家而已夫家與國雖異然皆有一
脉以繩繩乎其中必無失其脉而其後乃可以
久吾觀詩書之際如無逸諸篇其祐祖宗遺德
遺教至詳矣然無及內教者至於詩則稱述后

妃及其治服澣污之節無教之訓恤下之恩又
因君子而念其僕夫如今所傳葛覃樛木卷耳
諸詩是也又上而太任姜嫄皆有詩如此其詳
蓋書以道政事故于內教或畧焉詩被之樂歌
用之房中薦之宗廟歌咏以感發其家之人則
其詳於內德有以也嗚乎此周之脉周之所以
興其後衰敗亦徃徃自閨門始故其詩曰婦無
公事休其蠶績蓋深悲其脉之失也繇國觀之
豈有異哉然則王氏之脉固在王母今家語
所載昭然義方雖以被之書詩作王氏一經可
也

卷一

委

贈蔣九觀之温州代

溫陵蔣君九觀以江山令入為南地曹者五載而東甌之命下時蔣君以上壽母歸矣諸曹郎走相告曰蔣君必善守彼其明豁弘大敏而練於事也或曰其人仁於物無不吹累焉或又曰是其廉辨不劇者也是出自孤而能立養以適志蓋孝者也夫孝斯慈廉斯威仁斯使敏斯治大斯包皆守之道也是皆然矣雖然吾以職

事觀之尤信夫

其

國家財賦生民之大命縮於司農而郡縣實理之令於民無不劑掇也而財賦十九守於民主藩飾者也而財賦十七故令善則宜曹曹善則宜守職相攝也事相習也功相致也數相推也蔣君之於司農不待政而吾知之於江山也今蔣君之於東甌不待駕而吾又知之於司農也職以相職事以相事功以相功推端以數計猶約之也然則蔣君他日之勲

實相

業庸有既乎夫東甌浙之南郡瀕海控夷蛟龍之所出入然其民勤以思藩飾易也又蔣為江山時東甌人浸漬流聞已聳其心志矣茲行也政可不肅而成矧其能孝能仁能廉能敏能大而加之以習果其善東甌也已於是諸曹郎請予言為贈且請更端予無以益也顧今天下財賦匱竭百姓抗敵而不經無藝鑿山決海之求日益而不可止君所治郡故有張羅峰先生者

其

肅廟收回閹豎之權輔成嘉靖之烈君其為我過其廬而軾焉想見其流風遺烈其猶有弗泯者乎

贈傅官允較士南都序

官允商盤傳先生既竣南國試榜出觀者動色走相告曰某某售矣彼殖學也駿才也今售矣今售矣其不得志者曰某某果售矣吾固前知之或曰何以曰以先生之教昔先生在晉雍時迪士以道古蓋讀焉而六籍兼課焉而史與衍義諸書兼試焉而策若論兼曰士不通經不綜傳理不精負蓄不厚而欲決勝於一日之間效

卷一百一十五

序

七

用於國家者千里矣每都試蓄厚者必前文必古士之勤日夜絃誦攻苦者聲殷於壁宮槐市之中而風漸於南國人慕學焉如某某其人觀於先生之教其售必可知也吾固前知之諸大夫聞之前賀先生曰異哉先生能使不得志者不怨朱某曰噫不足異也吾未見衡若鏡之取尤也雖然吾以為先生快者三焉得一人一也教功成于也通經學古者售士知向方三也夫

猶良別瑜衡者之任也而不能必得之於士何者習成於耳剽而蓄者淺也即予兩効茲後終不能無嚙嚙余有人焉出之厚蓄三試之而愈勁是連十五城之寶沉埋山川一旦照耀於寰宇也快也夫樂能相馬而不能牧石能相木而不能材牧且材矣而追電之足不韋飛雲之具不顯是兩不適也今先生以道古教而道古者應又且售也無問受業不受業識不識成翁然

卷一百一十五

序

若於其指是先生之教成之也又快也夫舉業利祿媒也苟以闕捷為事然而心術道術國運之所與污隆其關不細靡者售競靡矣道古者售競道古矣以習之偷先生一挽而之學又能拔而顯之以示天下使人皆知道古之為利而學古者又眾矣是奪天下之耳目心志變而之古也又快也蓋昔談太學善教者無如胡庭安際明後其知貢舉稱得士能力反文章於

古者無如歐陽子然而定安明復能陶成人材而不當掄選之任歐陽信得士矣而通經學古之教天下不素知故群起而譁之久而乃定要之三先生之功皆大且遠而不能兼有其譽固知先生今日憮然可以無憾使三先生而在將必嘆詫遜謝為先生稱快寧獨三焉已也

空

送徐邑侯應召序

仕之途無所不矯飾然而得失參半焉又有不矯不飾而大得焉者天不可誣也予自稚年聞許侯直鄉者治閩民安之而已不知其績也然至今思焉官至大中丞復有陳侯帶川者悶悶焉渾渾焉訥訥焉然因逸而為之祝者盈路不要而得也竟入為侍御此二侯者皆世所謂無矯飾者也而效若此矯飾何益乎吾見其徒為勞而卒之以不掩也今徐侯之來惟民與士之為親因民以出政不先為事也因士以造養不謂為名也達民所惡而順聚其欲拂士之邪衷而漸涵之以正卹卹乎其為心淳淳乎其為政其行事大類二侯而為侯士若民者無遠邇孺耄智愚賢不肖皆曰侯真誠侯慈父母也其達而有德者無間識不識皆知侯為君子未言而信不謂而洞其衷蜚騰洋溢人人以為可親可

仗侯亦大遠矣。我今侯驛心思窮智巧離鼓以
達人揭屬以媒人飛其聲以先人關其術以掩
入其所得能加於是乎。否抑或見瑕焉而遺入
以議端安能翕然乎。動終有譽如是矣。侯今入
為計曹握國民之本究救時之業登用彌高金
玉不變將陳許二侯所就未足以極侯也。聞有
師侯德侯者索予言以贈予。謂侯如春風煦日
長養萬物而不自知。人卒無不知者。誠之不可
崇刊集序一

金

掩也。夫誠則無事無事則達天達天則物化於
內感順乎外而天人一矣。何所往而不利。詩曰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易之觀曰觀盥而不薦有
孚顒若。

為里人送徐邑公序

歟。閩江而東達於海上其地多斥鹵人多愿慙
以漁代耕無蓋藏之固險阨之守故恒憂盜而
尤警於島夷承平久而舊堡隳去省巡而奸宄
作有盜魁毒民積三十年莫之敢問人人戴目
無所訴徐侯至鉤而置之獄稚耄忤舞連旁邑
邨聚皆手額頌功侯猶以為未足乃稊然深思
為海上保障計親犯波濤凌馮夷而淖風搖塗
翼而躡四顧徘徊謂龍塘當海喙有險不圖患
至焉保遂捐俸大築仍請官助卒完其險屹若
環壁觀者堵立而嘆咏德讚功究厥終始謂侯
煦色愉言恐傷一物而獨行法於盜魁其心澹
然無營而獨銳意綢繆海上之事賢者固不可
測耶董生曰此侯所以為仁夫仁者之於天下
非但能愛而已固必有迫切之心焉有迫切之
心而民害不除民生不宅有不坦然憤排之

而赴之耶若身然痛穴於肉必刮而樂之恐後
若家然其樹之圍必固必力至於民獨不然明
知其害莫之去也明知其便莫之圖也非不動
曰仁民仁民而便文自愛容容泄泄安在其為
迫切哉不迫切不可言仁不除害宅生汲汲若
身家計者不可言迫切如侯所為是真能身家
其百姓者耳其法盜賊者所以恤小民其澹無
營者所以營百姓總之一心一仁旁薄周匝於

卷一百一十一

三

慮圖措設間若迫若速而不自已故曰侯至仁
也或以侯嘉惠閭至廣子獨言此何也曰政以
及遠為難仁以保民為大舉遠以該近舉大以
推餘漢傳循吏亦各以一事收名至使深山罷
老扶杖遠送民之所急其感獨深故其跡獨著
也侯且入主計為國家扶痛遠圖豐其澤溉
及天下一海隅安敢私焉姑為遠民道不盡之
意而推本侯之用心以告夫今之容容泄泄者

仁者

四全選蕭連江歸里序

聞泰君報連江則覺吾張君其至矣歷四五十
年無間漸遷民稚童女婦生未見公者皆曰張
公賢邈前後無匹者問孰繼之翕曰今蕭侯無
問稚童女婦耆聚野處屋居皆同聲某歸自京
師聽於臚言心異焉問其治狀與者曰自侯至
吾未知後者五年矣田者曰吾輸賦之無左驗
自盱眙人始吾喋而重輸靡所控也侯至而始

卷一百一十一

空

給驗又無重耗吾入而輸出而高枕矣里長職
歲曰噫吾斯役向非二三十金不能了今不費
一文矣市者曰吾操於奇贏侯息我以生絕無
公市吾得飽其妻子者侯也訟者曰孰鼓吾爭
而以訟為戲孰柔吾心息吾氣使我退而自解
散者誰侯耶山海遼民爭不能一稊米憤盈而
發者其必太函抵償無訴者侯至而此風息
所金銀亦無數額金卷不入乎侯吾慈父母也

基聞而嘆曰有是我向所未聞也夫官為民
務也得民氣而他天何求焉未幾而侯以註誤
行而轉為留按此不能得幾至羅市禁氏之種
聞之亦出涕曰吾無賦而縣賦吾麻侯不賦吾
麻也奈何去我乎士之愿者亦曰侯無他惟民
之恤慈母心獨苦也侯既行艤舟於江百姓跋
涉攀而號者數十百人某前酌告侯曰古心使
古心幸以高第聞大不過召為御史次郎屬又
次州刺史郡丞已耳近歲以御史敗者比比而
郡丞刺史一再轉秩毛吹而去者衆矣孰如今
日榮乎昔覺吾之歸也亦以左遷當時國論與
今日人心果孰為得乎侯非有今日之遭何以
遽星奔之民雪禁氏之涕使予三嘆而不能已
也然則斯遭也乃所以迅揚五年之苦心獨知
獨登而示以告此者侯何不愉快焉獨某出山
既則雖聞侯賢而不知其得民如是之深歸而

深知矣而不走聞之當遣使侯至此不能無悵
然者平生嘆息張覺吾不可得及見庶幾其人
者而又至此然則賢令君果不可為也侯笑曰
覺吾何人吾能配之然不有今日何以邀先生
之言吾榮多矣遂開纜

夢洲周使君應召序

君臣之義明而天下治矣夫君臣之分等於天地誰不知之然而君必曰君父臣必曰臣子非獨其義之無所逃亦自其性之不可解者也無所逃者制於人不可解者定於天徒曰無所逃而已猶未見其義之重至於以君配父以臣配子天性之愛通於朝廷則所以為天下國家計者寧待勉強激發而後盡其心耶何也義固不

可解也

序

意

此義不明臣之於君汎汎然如逆旅之相遭得一醉飽而止或用意氣取聲名結黨與各奮其私不顧國患急則委咎於君以自解為人臣子固當如是耶噫今之世有能知不可解之義為天下倡者則吾必為天下幸矣如夢洲周公其人也公為郡理廉潔堅貞極力為百姓不以官為念於士仁而能教愛而不私人以為寇絕前後吾獨以公之賢非公之所以

為大公之大在深明君臣父子之義刻念不忘父能絕去畛域異同之見以與賢者共事此其所以有關於國家者公嘗與眾談學忽聞遽變立起踴惶慘怛若其患之迫身而無以抵其於天下賢才進退若與其身為榮辱嘗言天下美事非一人能盡有人為之即若我出名在彼猶之我也天下賢者意見行事雖異總是相成大我言乎非性忠義真為君父天下計戚戚然若不可解者詎能如是吾於是觀公之深矣使在事者人人有公之心何憂天下哉吾故因其內召特揭之以示為臣子者皆當知有君父一意於國家盡去意氣聲名朋黨欺蔽之私而後天下可救也

贈俞克邁治兵薊門序

夫追風之足不樂康莊必非不適也險不極道里不絕遠不足以騁其橫厲焱發之氣而怒作憤盈有竭然自失耳古之雄杰其志尚大率若此吾讀虛江俞公集見其平苗平倭平山海連寇功在三吳兩浙七閩二廣間至赫矣顧獨有意於西北曰非此不可與千古爭雄其所教偏廂制虜車出入武剛何其壯也克邁公仲子越

卷一

三

三十年走長安白公所受報未盡功狀得以指揮使治兵海壇飭紀揚威而日以無事每念其父之言未嘗一日息夢於燕雲之北也會遼警有推擇克邁為薊門游將者克邁喜曰此亦吾奮足時則過董生論兵董生曰薊門為京師屏出潮河川即朵夷耳時時陰陽我幸虜無僂答冀吾不憂憂東奴首耳北關李而首虜合矣孰能斷其右臂哉昔曹寶臣見德明父子強盛欲

卷一

三

惡剪其翮潛以恩威動諸羗康奴西延家妙俄然魏等族使之內徙置籠竿城捐四砦與羗而復置宮門十砦又陰結廝敦購賞操丹破喃廝囉內寇之謀遣人誘致元昊圖其形告王醜以他日樞府憂其見何遠至教射給田課馬團三百人為一指揮開邊濠深廣丈五塹其險者以限敵塹地為方田何其法之備也設元昊時有寶臣當不至倉囊若是矣傳稱寶臣用兵寬不

如武惠然善用間賞罰立決多奇計神速不可測各自為一家吾獨以寶臣術畧尤為可法克邁馳志西北不異先將軍不知用兵方畧何如晉人有搏虎者或折脊或持其尾而馳或以阱期於制虎而已克邁其為武惠之寶臣哉間二虜而折其臂以朵夷為喃廝囉使德明鏃羽元昊不得逞是在今日償先將軍未了之志果與千古敵雄也則吾於克邁有厚望焉

送練生赴闕序

予向聞練生父至都門能使松月中丞見夢於其鄉孝廉某者而練生父以此得顯然為中丞後大異之當靖難時雷霆至震也挾以陳瑛酷毒所鍛無得脫者何以能存一綫之緒於新寧且中丞與黃分宜子澄方寧海孝孺齊深水泰張澤州曷得禍最烈而分宜之子田經走楚寧海幼子存於魏典史澤深水之族存於六歲兒

澤州亦以一子脫然則天之巧全忠臣豈瑛等所能滅哉及觀新淦峽江爭祀中丞而留都諸處各有正學諸公祠春秋奔走不啻其子孫然大忠大節生氣勃勃宇宙間固不論後之有無況夫其竟有也

成祖嘗論遜國諸臣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大哉言乎惜為瑛等所誤徒以成諸臣不畏十族之名於天下萬世耳然而雷霆方霽日月旋明瑛

與景隆旋亦見法其子孫竟何如哉此可為天下後世賣國欺君者之一鑒或以革除之際朝非易姓苟不徒權倚必激而隕宗是固然矣然人各有志義烈所形何暇反顧彼教官典史吏目皂隸戍卒樵夫如陳思賢黃謙鄭華茅印儲福等猶赴義相踵況高爵大位謀謨朝堂親飛射鈎之矢如中丞等哉此而可左右袒是無君親也

成祖自盡其心之論已明教天下之為臣矣故知遜國任事諸臣不得不烈烈死遑顧恤九族哉然不愛其死而死猶生不愛其族而族存此則天之有意乎其間昔錢習禮與中丞有連為人所持

成祖曰子寧若在猶將用之况習禮乎

宣宗遜位中丞如瑛瑛憫中丞絕嗣欲官其婿

三祖觀之身猶欲用况於褒卹墳猶欲官况於
子孫生行矣今豈無導

上心為中丞地者夫獎忠烈以勸臣子亦千載
之快事故為之歌以勸其行歌曰北風吹裂金
陵水一龍飛去一龍起耿耿中丞舌向天白日
黃塵滿西市井里沉烟二百年獨留一綫三千
里乾坤依舊氣長存日月雖蝕光不死我欲為
君扣九閭千世萬世扶天紀

卷一百一

七

贈延平守倪初源疏績序

初源使君子初第時所與朝夕長安寺中心遜
以為不及者來守延延是時當水沴蕩擊殘漂
之後所在城邑頽阬田盡蝕失賦額至三萬畝
有奇上下焦焦莫知所屆初源曰拯災如護病
完之而已雖然有法有權至則問疾施舍省訟
禁騷教飭群屬以息民為事已乃脩郡邑城料
夫役慮匠作使民食力於官而售其木石器物

卷一百一

七

民乃甦會 上念災有復祖令初源曰後者一
年耳田蝕者能歲歲復乎乃議清丈自近邑始
總得伏田如千畝與水蝕者相當於是遠近爭
承長短相補贏縮相認蝕者釋負而賦額固以
不失君子謂使君此舉念國定民不市德不蒙
上不為嚙嚙煦煦之德以減額取譽此其所存
何如耶君於災民息而用之平賦而完之是謂
有法用而寓賑平而使完是謂有權有法有權

何事不濟彼煦煦嚙嚙者皆自顧不足不得不
借譽於此者也故書以達道干譽與佛氏徒欲
同科使君既完延內外寧帖乃原本教化烝譽
髦程菴講德遂稽衆謀復舊學以追宋之盛莫
址於中峰之陽歸然表於大忠四賢之間以為
士標予嘗從九龍山望見新宮言言翼翼挾景
靈浮王氣環控迴合天地發揚日月宣朗意者
紹明聖統名世傑人復起于此時乎使君百世

卷之六

五

之澤將於是乎在又以愚中先生舊傳讀書白
猿洞其地山不水跳疑非大賢發跡地欲改卜
以昌道脉皆有權法存焉豈世之嚙嚙煦煦者
所能曉也昔子產為政於鄭鄭疲國也又強宗
侈汰無節不更法不足維衰不明制不足綴淫
故為之殊章服植田疇義正其子弟未幾而謗
言興矣鄉校議矣逮及三年而後翕然歸德也
曰是能教我植我使我安田疇子弟之樂者子

產也夫以子產之才且賢必三年而後明其功
民之難得如此今以觀於使君所以息民定賦
繩督子弟勤望其成者何以異於子產哉而令
出而人安之教行而士勸焉不待三年頌聲始
作則是子產之所難使君之所易也語曰順風
激矢其迅千里子產處亂國而逆制其衝故驟
難見德使君處災郡順欲安之人心欲奮之士
氣又有法有權以成其所欲為故見德易也使

卷之六

五

君順以政不求譽而譽流子產逆以政不求譽
而譽亦流處勢雖異其於終始得民則一然則
治亦何以嚙嚙煦煦為哉使君今且報三年滿
當有殊擢延人且欣且戀惟恐使君一旦去已
而君之僚李君常君鄒君以予知使君者相與
乞言為賀賀者賀君政之成欣欣戀戀惟恐其
去已者則士民怙恃罔極之心鄭之所以咏緇
也予於使君蓋見善政得人在此而不在此
向之內通君於十五年而後非奇然而已也

傅生求贈大中丞與參黃公詩序

天堯惠我閩嶺有亮哲大人與厥攸宇躋之禍
蒙發其難呂收其毒歲之不淑實與諸公圖其
備而畢厚其成既勤既勩民以不厄惟是海外
事莫得要領烽燧不時人不帖席其他癰疽瘰
結積為民毒尚未克清洗則有我與參黃公建
節焦慮如病在體不肯留餘初下車淫霖涌溢
公步禱水沒於脰袍濕其半萬姓咨嗟祥飈轉

卷目具序一

八十一

晴而公不自為德已又申保約謹干掇剔害剗
妖散海幫蘇民益國海營至欲以身當寇條畫
應機履屐中任島夷聞之遁變逆為順次年歸
偵使厥角海上委命軍吏如嬰兒又用其人生
繫六十九倭之流刳者江海晏清守卒則鼓不
遺半鏃而公不自為功方事之殷太夫人計至
矣歎血如膏出裏墨而公凡筵不敢廢所有事
竟完厥功歸即廬次惟我民我士我屬紳耆老

追德念功爭為詩歌以留其休烈謂公求瘼甚
切除害甚勇畫策甚周成功甚神前之餘德得
公而收後之牖戶待公而固天實惠民以公而
又奪之歸孰為公繼者予謂公之功德信如與
頌至於不自功不自德之心孰窺深淺吾嘗見
公之容寂然而意懇然其心空空然藏能晦善
以來群畫而轉圓從之惟其當必信必果動必
破的沛若江河此公所以公聽並視不旋踵而
成天下之務也蓋其心下故慮周慮周故行果
行果故善集不自用而用圓不自德而德溥不
自功而功赫此非淵遠於學乘道以游者烏足
以獎之夫歌盛德美成功君子事也崧高烝民
原本學問推明功業之所繇卜子序之予雖不
文猶能知作者之意遂不讓而為之序

卷目具序一

全

為海民送見素畢公序

古之深心於天下國家者必有仁術而後能盡利害之所歸行仁而無術譬之行舟而無楫也必弗達矣人之言曰天下無全利無全害予以為不然夫利害何歸歸於國與民而已誠使一動而國利民利斯非利之全耶一動而瘠民國因以敝非害之全耶噫自非深心仁人孰能審利害之所歸則我見素畢公足以當之公在閩

卷相序一

全

八年自叅藩歷方嶽始則連歲惡告糴歲勤後則東餉徵令旁午歲益加民不堪命中則波濤螺蚌之人被商毒交死亦浸有邪心公踴然深維求所以社席水火者於是以糴本易軍食積之以平價又念米易浥令內歲者以粟積至十萬石無航海之勞而倉實露積公之妙於行仁一也東餉之歲急也念請之不得則以他金錢代予不失徵令之額而下不重困歲亢省民饑

三萬有奇汎泉獲新恃以無賠公妙於行仁二也民之禍於海幫也認課之議起蓋國三倍上下拘牽不決公深念之而不當其事及署道遂與中丞黃公太守張公決策幫非祖設又毒民且生盜不如以海治海聽民認課大益國而脫民禍是兩得也屬有入賀行三展行期以待議成救沿海生靈數萬呼舞之聲波騰海震其後兵哨不守厥事截海妨民胥吏又以商法束

卷目序一

全

民不原永福事例及公當日所以救民水火為國增課之意事幾搖公又極力持之民上課磨至公之妙於行仁三也昔紫陽杜倉諸路傳以為法杜祁公在永興當西腹兵之際不廢調發而區處期會費省於他州蔡尚書齊在密州弛京東鹽禁許民賈海易食救活百萬三賢功德公皆庶幾豈非至心妙畧能盡利害之歸然歟顧愚以是三政海課尤難何則積粟平價歲豈

或緩東餉寬民遼定則已若海幫毒民嗜盜並
作肉盡骨枯安知所極公之救民即以消亂所
關地方不少且蔡齊弛禁未能益課公課三倍
視蔡何如公生平廉潔絕塵動求民隱筆仕康
樂扶撫刀弊如母煦子不使人知遂成完邑在
閩正田賦恤行市惠軍民平出入上賦受餉者
皆大喜德政甚多予獨列是三者舉其大也且
以公之仁術可以救此原原天下今入而應召
必有謙讓裨益朝政想吾海民且亦邀福於天
與被休澤於無窮決矣

金

贈連江令九雲萬侯擢丞平陽序

古之為吏也易今之為吏也難非吏之難時難
逝古之時吏以廉平為上今廉則不足以結貴
人之懽平則不足以取譽卑之乎不及格矣古
之吏所事者民耳故得民而獲上者十九今民
得而上不必獲也事與復背馳將何適乎古之
民常賦定而供億省故有所餘以為生今皮骨
盡矣且官沒其俸公洗其藏而交際卒不可省
即使元道州胡威父子復生能有立乎故曰今
之吏難者時使之也然則居今之時為古之吏
不亦難之難者耶九雲萬侯蓋今之能為古吏
者其守如胡威其憫惻窮疲如元道州其於連
江一切贖鍰火耗行市槩蠲僕役課疏以給至
於民俗所善風氣所宜或視為緩圖者必力為
興除如禁圖賴而輕生之風息所留民命無筭
禁鬻產主西易主而猶舊者而薄俗懲條正俗

邑在海鹽課徵其負去其累而善政不搖邑之
形勢後卑而汪築王尺堤以壯其勢凡侯所以
靖連相連備極苦心使人食其德不覺者皆取
悅當世者之所不欲為且不能為也如此治行
而不內擢僅得平陽丞以去豈吾所謂古今廉
平異效獲與事相背馳者耶或曰連之令從來
無良遠清正如張覺吾以改教去練習如蕭古
心而罷歸侯之今日猶為勝之愚獨以二侯雖
不良遠連且畏壘之百世此主爵者之所不能
奪貴人所不能薦也侯之得民與二侯同而所
處尤難其為畏壘決矣即無內擢何負哉且平
陽大郡丞得自為政安知他日之不百世侯耶
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侯知道者必以予言
為然

嶺南七道圖說序
嶺南於星為朱鳥之喙負楚介閩淫於大海綴
以帝甸外則交南由城諸國舟師之所通內則
樂執之種龍戶馬人豪惡少之所出沒歲不忘
警蓋海廣則隙多地廣而險衆也 國家基置
轄以七道牙錯其間要以控制要害指臂相使
首尾相應其慮至詳其間謠俗所因山川所原
險阻阨塞所憑戶口人物所多所寡郵置所經
戎戍所邊是為形禁勢制便治之原君子審焉
然稽之載乘猶費綜索夫古有聚米借籌不終
談而決勝者得其要而已予用是授劉生簡使
考粵故而約圖之凡若府若縣若州若衛所若
山川戶口謠俗道里阨塞屬於何道靡不臚列
括以數言蓋方楮千里矣識者規之目圍得之
掌上昧者俵俵參臨撫之間故曰不出戶而天
下治閉門造車四方合轍豈必躬跋履窮載籍

而後地無遁形官無遁政執若夫因應為術匡
振為務本謹俗知變原山川知政因阨塞知制
稽戶口知養考郵政知節核戎戍知警察民眉
知懼撫時事知救是在覽者自得之此予作圖
意也

王參軍序

凡官府營創其久近堅脆之效率異私營非獨
其材異也匠異也非獨匠異也匠匠者之異也
夫人私有所營未有不為子孫數十百年計者
故材必選工必擇物力人官相得而可以久長
若官府營作委之匠匠者而已匠匠者率祿薄
苦於無以自給又阨下僚不能自顯白即守廉
無知之者而當道亦以此為厚之故匠匠者率
十二而漁其匠若行匠若行又十二而漁其徒
若役兩得所欲苟以塞事而物力之堅脆人工
之良楛不論矣故官府營創不數年必修而人
自為營以遺後至老子長孫數十百年不廢職
錄此也又官府營作恐匠匠者與匠比必再三
估而後從初務張後務削於料必償於工而
為匠若行之首者亦陽苦而陰樂得之何者上
有所奉而下有所漁也以其所漁者償所奉且

以其贏自利故官府一營作無所不繹騷計費
或殺而為其所費者且十此不啻而其功又不
可父數數脩葺計其費於人所私創又五六此
不啻而官府卒不悟也非獨不悟亦以公事公
為之耳事不可盡噫使為官者各如其家安有
事之不盡者事盡心盡即職亦盡即上之知不
知何計焉廣庠之後不佞業與諸生營其五六
費皆不出公帑其後按臺李公發八百金續成

字有二字一

七

之而叅軍王君為督士謹曰噫王君祿薄其不
能先於前所云矣又曰噫百年一役王君其可
如前所云者王君聞之曰噫某雖不材亦嘗聽
采芹萊菔之歌矣其敢如前所云以忝君義遂
來即謀求可相佐者予以諸生何大襄應君即
白府請按臺所發金付大襄而朝夕監之大襄
乃得以其無所食與有所贏者畢用之於
廟廡而陰補所不經估者甚多大襄亦自捐四

十金不佞噫噫實累大襄顧猶不諒以常人之
心度君自有所具以勞君君謝曰先生重自損
以力宮牆吾不能有助恐受勞乎即何以異於
前所云者先生毋乃以我為非人哉蓋再進而
君再卻予退而嘆曰難哉王君以一窶叅軍乃
能受聽於名義卒不污以明其操使廟廡得
其全力不虞於苟圖以寬予責而稱兩臺非君
其誰貺之曷可無言以章予猶憶耿司徒為侍

字有二字一

七

御時省家其邑有尉某者廉倨於豪強無所避
豪作飛語中之不悛也即曰官能廉即御史不
廉即典史何畏焉豪益謹公聞而作文獎之且
聞於當道遂為名邑尉君子曰賢哉尉不卑小
官君子哉耿公樂成人美不遺於小官人如尉
官無卑矣人如耿公官不自棄於卑矣夫人情
常喜於有以自效而苦於不能終尉之能終耿
公力也吾非耿公即言不能為君重然業以始

事知君且欲勉其終使繼此啓聖祠諸後皆得
收實效如大襄之今日也世其無為君耿公者
我書此以遺大襄使為王贈

待罪錄序

待罪錄者錄予罪也夫子何罪罪夫法所不得
為而為之者也夫法所不得為而故為之者何
也予憫夫守夫者困於賠累而非其所自致也
予又念夫倉場之壞極而莫之圖是二者宜皆
有以處之而無所出則予心開焉勢不得不冒
夫法之所禁夫冒法以行私予亦不為也冒法
以既吾心雖罪何傷是故冒罪而不辭法曰餘
未作正夫消則自一粒而上固不得輕動輕動
者以自盜論法至嚴也南京地濕久儲易壞守
夫者動十餘年國家寬之以過耗五年八月
以上正米遞減而猶不足者追賠遞減之不足
而況有餘乎然其間堅亢厥座不足於正而餘
於過耗者固有之當事者恐動之為罪往往以
賞為德予以為與其為德於諸後孰若為官攢
軍斗釋毒死非辜之累且得還其米於公家也

故通融六倉有餘不足相補凡補已詳應追未詳應追並諸已故應追法得請免而猶為之補者通二千五百餘石此亦律所謂私補別項虧折以監守自盜論者也猶有不盡於此者予初事事土漫溝堙場蝕者半水淫於廩屋瓦剝落米所由壞往往在此予既憫守支者之賠累而欲利乎其後勢不能盡得之公帑於是樽節剩席積為諸解役用歸價於陶以磚以瓦又令梓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匠效木匠人效石拓場四倉砌而加濬以丈計者一千八百三十三為廩二並諸更亭更鋪倉學倉房諸官攢官房監督署宅以間計者四十有五創錦衣倉左路一百五十丈創木為障綴以石椿以枚計者四十又八床帳櫺几鐸鼓琴鑪為件三十弁井防溺開塔以梯各一除設法開掘廢廩舊碑及查取舊廩殘木外凡買城磚平磚三十七萬三千三百有奇瓦五萬九千八百

七十片石三百四十九丈木一百一十七根人工灰席釘漆諸費二十一萬八千二百文皆取諸席價而以過耗有餘之米助凡用米九百五十石此亦近於律所謂那移公用以監守自盜論者也是皆法所不得為者嗟夫子雖不肖敢以身試法哉顧以私補別項者猶為公家補那移公用者猶為公家用若盡以行賞則此三千數百餘石吾不知其誰得於公家乎何有且法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固不曰行賞無罪也均之為罪寧以急公是故冒焉而不辭然吾聞之諸委吏前此倉差無歲不有追賠前此掃盤多者不過百石今多者乃至千石以上且至二千百餘石矣夫此之二千百餘石也與前之三千數百餘石也皆予泰存累積不苟為德於人乃得有此也使予局局然黷救法似似然惑於流俗之議而苟以悅人則米之散矣矣安得冒法以還之公家乎雖然使

予不遇倉場之壞官攢之虧賠而不煩經畫則
未益有餘予且盡以所餘掃盤而作正支可幸
無罪矣予蓋不得已者也敢辭其罪故作待罪
錄其代署高平差亦作三倉
晒場治厥一俱不動公帑

卷之六

七

初刻駁語序

大理秩亞於刑部而駁其獄詞非得已也
天威職掌在焉獄不當而不駁則為負所職而
有所距違于天威駁即起嫌且重為訴屈者
患苦兩者安所逃罪然而輕重有分焉欲避嫌
必負職欲不負職必不得避嫌且嫌亦無容避
也人各有所是非是則從非則違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從其所違枉其所直民有

卷之六

七

不笑我者乎勿論民即吾心自顧謂何違心而
避嫌屈遏其本然之直以負所職仁者不為且
亦待刑部賢者以不厚矣予本書生謬佐晉都
之平法故不習性又固執凡事不敢違心每以
大公之道望於人自始任抵今幾十月杜門強
半所視獄詞無慮數十輒率所見期於得情以
無負所職其駁者皆心所不得已間亦有情罪
彼此輕重應駁令民自處平而止者甚者再駁

而聽刑部自發落又甚者直書所見送還令其
改正此皆從前未有之例而予冒行之委曲以
伸其直鞠鞠然瞿瞿然仰天威而俯所職環
顧上下人情之變衙門體面之拘權於法以便
民亦足以明予之無樂於駁甚矣今方乞休待
命印無所歸勢又不得弛罪過弘多然不敢自
拚輒錄所駁刻之或有覽而得予心者焉

崇相集目錄

序

謝諸消被莊公章恩序

大司成雲嶠劉老先生太夫人 章恩序

劉從事兄弟承 恩序

朱惟卓序 紫雲仙製義序

同志錄序 重明傳序

胡生虔孝詩序 建紫陽先生祠題辭

木筆堂集序

邑丞程明卿之惠州叅軍序

古岳葉氏家政序

淮揚兵備崑源楊公移鎮蘇松序

徐若谷奏最入賀序

長樂萬侯公親序

憲使梅梁杜公入賀嘉平 聖壽及元旦

序 送龔玄之歸雲黃序

隲言序

北游記序

選義序

福唐周侯考最序

吳昆池邑侯考最序

為隣邑四侯賀吳侯奏最序

新寧陳侯章恩序 平寇紀畧序

序二

賀莊肖坡封君 覃恩序

予與莊赤雉同官國子相善也予轉民部適皇長孫生赤雉走賀我曰幸哉予得追榮于親矣天遲子於國子若巧待焉予曰然然是國福也未幾赤雉亦轉民部得封其父肖坡先生與其母某孺人予往賀拜且言子以天之遲我為巧也則不以速子為巧乎夫國子近例姑勿論子見

皇上於中外大小臣工之所推擇有朝上而夕報可者乎子獨報可子誠賢誠才

上誠知子然或少湏之未淹也而慶典則後矣今子之報可與慶典會也其捷得寵為爾二人先也是以一日為三年也非尤幸哉赤雉視我而笑客有及問者曰予以莊先生之一日為三年固也不知封君之以三十年為一日何也封

君父方伯公顯貴矣而莊先生又以少年魁天下赫赫然封君不知也恂恂然入於學宮而出則寔於郊外方伯之故人與莊先生之稱為兄弟官於吾土者欲交之不得抱恬耽寂重積以有待如此者三十年矣天欲不速之於莊先生得乎哉吾故曰封君之以三十年為一日董子曰噫有是哉有是哉是可觀天焉觀德焉雖然吾以客之論為未盡夫國家之興也當昭明有做之威則必有錫類不匱之孝

聖子神孫重暉重潤以聳承天命而其時亦必有異猷顯世之士趾美揚休與國家共享太平之福於無窮蓋皆有天意焉封君當盛世有父子為之作述自處於顯不顯之間逍遙乎無為坐而觀異猷寧君楨國之烈於赤雉以厚陳錫而引錫類蓋社稷無疆之慶勞皇周浹於君臣

封君聞而喜曰人通其誠事獨一慶典之為幸

大司成雲嶠劉先生太夫人 章恩序

漢劉成據諱劉子以太史侍母夫人於里中者前後十年會朝廷有大慶典被兩都官及其親於是起劉子劉子顧南便養也則以為南翰林轉諭德太夫人遂有錫命或曰劉子宜北胡乃南即云便養然孰與北而朝夕奉大官賜於母之為寵靈也且世之奉母於北者豈少哉曾子曰此劉子所以孝也夫以劉子之學其於君子

三

親大義毫髮之間較若鎗銖豈顧以榮寵置心於母之所便疏水猶懼何云大官夫南中之於豫章猶其家園也江水可甘潘與可御親戚骨肉之閒時日相聞母固安之矣又何求焉而又何國慶之施龍章之耀子以昭聖善而明燕喜豈不樂哉是劉子之孝之光也雖然微朝廷魏成終未聞孝光玉其於臣子可謂敦切恩厚矣然猶有翩翩之論北山之咏制又不得以其

貴及親錄此言是雖古恩厚之朝不能盡愜人予私懷歸且難况能張以便地使子母懼然於宴會中矣况况邀寵祿休顯其親不假年勞資格而有以自致乎吾以是知朝廷之仁之大也其勸孝也周其錫類也廣其加恩於賢者也甚厚而有體劉子今日不可謂非厚遭也易之晉有之夫晉內坤外離夫離麗也於人為文章於朝為錫命其光上出不可掩也夫坤道

衆允進而麗明往而有慶先生自此升矣母之
錫庸有既乎予老矣尚能從諸公卿後拜太夫
人於養堂前如昔虞母顧母時之煥耀於朝典
也願以晉之六三與六五之說進

序一

五

贈劉從事兄弟承恩序

育我劉君與其兄向陽皆以祿史起家給事諸
郎署中拜恩北闕下繪圖索言於董子董子
曰君子得寵若驚矧是莼莼者焉用圖則翁而
對曰吾不忘吾勤也自吾遊公門所事者幾令
所比肩而趨者不知幾輩然而得免於戾賁闕
聞至此者十不得一矣非抵觸上人喜怒罷則
紛拏於衆口不自救吾蓋日惕惕焉得有今日
吾子以為莼莼乎夫吾亦既勤止矣圖之所以
志吾勤抑吾懼夫終之不易也是以有請董子
曰善夫勤未有不成者夫懼未有不勤者勤而
能終小將可大易曰懼以終始抑吾語于古之
為仕者道而已耳抱關擊柝亦道也抱關擊柝
而道卿大夫弗與易之矣卿大夫而不以道抱
關擊柝弗與易之矣是故君子懼失其道小人
懼失其官無大小一也苟為君子大而澤益大

焉小而於物亦有濟也無小矣苟為小人雖小亦害大益可知故夫君子之仕大小皆道也懼寵之及而無稱焉小人之仕大小皆竊也寵而不足寵也二君之為斯圖也其以為寵乎其以為懼乎其以為寵則思報之矣若徒志其勤以說間左為美觀則世之登文石上玉堂者豈少而屑屑圖之乎二君拜稽首曰先生命之矣教吾忠矣雖然吾祖有二劉者以道學鳴有龍陽君者以令鳴吾不肖不足承祖烈敢放於回大泯其遺風以為先生羞敢識明教圖其終董子曰如子所言有念祖之恩焉其河終也已

上贈朱惟卓序

國祚於山川民域於國士域於道德仁義道德存義者衆矣所以稱自失其性以待用於國家者也止乎其域則治教休明風俗淳美而天下治踰焉則壞小踰則小壞大踰則大壞風俗之敗必士焉始故先王重焉舉而域之於學學者學此也太學者又天下士所萃道德仁義教化之所自出故古之名士必遊太學以廣其摩切一其視聽而企其所未足而底於成其上則若周之同道德一風俗其治至於郁郁其次亦不失若漢之砥礪名節振懦起頑雖富衰否之季猶能相扶以義相勉以正而不少降屈于奸雄無忌憚之夫其流風餘韻至今猶可景慕此其所貴者末世文辭勝而道德衰矣士不厚勵激行而惟文是務進退者不隨以若相炫歸而巳風教相道者與實相反而何學之為今司

成傳公教太學孜孜于道德仁義其時士之以
德行名者甚衆而清遠朱生數見稱賞生在家
時故以振匱立義稱今又以德行見賞其歸也
其鄉先生與其友各為詩贈而請予序未予方
慨古昔道德仁義之遺教不可得見久矣而徒
致羨于古人今或意其庶幾焉然則教道之隆
替關於士風豈細哉而士君子信不可無所蓄
積以取信于天下也孟子曰天下之善士而友
天下之善士生歸觀其鄉國告語其徒侶誘作
仁義摩勵志氣相與出而待國家之用以無負
上教而又進求於古人吾知南海他日必有卓
然拔出為天下士者或生倡之也

紫雲仙製義序

予不語怪非無怪也恐啓民惑而至於亂常夫
怪固不足易吾常也易曰精氣為神游魂為變
不怪不足為天地諸書傳所載變幻不可知之
事往往有之是特二氣摩盪游戲之常耳曉者
不之怪也夫天地之氣陽發而陰藏故本陽者
形本陰者神形而能神陽之盛也傳所謂至誠
如神者是也神而能形陰之盛也凡百物之精
脩煉不散之魄動於景光不觸而發不響而聲
為人之所能為人之所不可能可駭可愕若有
若無者是也然亦每每藉人氣醖取之其理固
然何足怪乎我友赤海氏好奇而博於文旁及
神仙老釋之學無所不究極嘗為予言東漸紫
雲何仙之事甚奇且出其文五首示予曰吾姑
傳之令人使知耳目習見之外亦有世外游戲
之文如熟見寤寐伎倆何所不有也夫物固惑

於所恆者不之知耳知之則不異之不異之則
以為固然而復於常所謂語之以不語者耶且
其文有可傳者傳之庸為惑遂序而歸之

十一

三同志錄序

同志錄志同志也夫志曷同同於公曷能公公
於性譬之冰千流百派性必之下其之之也有
違性乎哉故曰性貞天下之一一則公公則達
故曰達道夫之焉必達也弗達弗同夫五方異
習學異見事異情人異品各隨其所之而究無
弗達也則究無弗同也觸之善而好同觸之惡
而惡同迪之行而倫同本之天而道同習可化
也見可融也情可決也品可齊也非志其孰能
之是故君子章是以貞教遜是以敏功立是以
基性辨是以徵學惟其同也夫同則曷辨曰子
見春風沂水足民強國贊禮樂者之不同於仁
辨好不覓公滾馮泯善勞與夫老安少懷信朋
友者孰同於仁乎故曰究無弗達究無弗同也
德者德與辨者辨此豈習見情品之足為町畦
二三子勉之是錄所以志也

重明傳序

廣州司馬陳公以孝聞於吾鄉鄉之縉紳先生
嘖嘖其母夫人七十重明事以為三異曰明之
用取之血老則血枯疾不可為矣而母夫人明
以七十復疾近猶可為也而母夫人明以六十
四失凡六年而始復復於醫手無足異者而母
夫人明以醫束手無措子婦自護持若恍若惚
若有告之復異哉非神誰為之非陳公孝感誰

崇利集卷二

三

致之其以為言孝而假之神言神而感於孝猶
有待也夫孝則何待哉通天而天通地而地通
神而神記曰孝道之至通於神明非有通之者
精神所結極而自通若神之為非神之為此所
謂不可使知者也當太夫人失明時陳公食無
味行無適坐無安若忽若失若無所致力俛俛
然營營然目所視耳所聽神所凝一惟母夫人
之明是冀焉他無知則公之神固已全注於母

夫人而潛回其視於冥冥默默中矣向使叩醫
而效則醫自為神而孝之妙用不顯蓋至金鍼
不轉醫手莫措子婦叩天若告於寢是天之所
以巧彰公孝亦公之精神自極自通莫知所以
然而然也然則報新宅復眼明啓陳公於夢寐
中者神耶若扶太夫人首告以勿掉可為者神
耶善乎漳南劉先生之言也子母精血相屬也
蚺之塗錐也朝用而夕反也理之不為異者也
神與非神必有能辨之者雖然叩天天應見夢
夢徵衰老久廢之視忽然自復何故哉夫幕雀
冰鯉刺血扶睛非意所及非常所見而千古往
往有之即謂之神也亦宜愚故曰孝也者德庸
而功神

卷二

胡生虔孝詩序

孝經教孝者也而無額禱應感之事豈非以其
事與有冥而不可知也哉然而親病而積賴北
展求以身代亦往往有奇應先儒列之小學又
似以其事為可知者蓋誠極而神應於迫切無
可奈何中至性天機湊合迸出正其平生竭力
行孝之微應非徒取必於一時也孝經道常行
使人可守小學言微應見天人呼吸之妙使人

六月六序二

五

慕而致誠其為教則一而已然則額禱微應其
果不可幸為而其事亦非杳冥而不可知也哉
吾友胡生往從予太學聞父病奔歸且行且禱
其父危急者數矣胡生至而霍然若有甦之士
大夫以為異言於直指使者請旌之又作為詩
歌道其事胡生聞宋以示人者蓋又願予生始
蘇乃出之予讀毛氏詩言孝多矣陟岵蓼莪諸
篇皆孝子所自作其他錯見於祀頌禘歌功

德而原本於孝思皆若天人桴鼓確然其不
著獨南陔之什乃無其辭豈其事之可異非常
人所可道歟抑亡失已久聖人不忍絕之而姑
存其目也近世好文有一事便形詩歌而其所
作未必能如三百篇然以宣揚至性桴鼓天人
以堅人行孝之心而益求其至是所謂錫類不
匱亦詩之所以為教者也

樂相集序一

七

建紫陽先生祠題辭

吾里龍柄故宋鐵冶場也昔紫陽先生以偽學
禁避地寓此所題躍龍津石刻猶存按年譜紹
熙五年彭龜年攻韓侂冑侂冑黨張貴模沈繼
祖等遂以偽學發聲轉攻之榜諸朝堂而先生
褫職繼祖之疏實出胡紘其所撰造事跡投合
言官多鄉曲射利人也蔡元定遂以是年編置
又三年先生別元定于寒泉精舍又五年有旨
令以朝奉大夫致仕六年而先生卒當時射利
小人附會侂冑不能盡滅先生之行與學徒以
偽之一字蓋之先置元定于法以禁學先生學
者甚至科場不敢取義理文字因先生以及其
徒又因先生以及聖賢義理之學不知當時士
大夫所得于韓氏幾何而喪心若是可哀也哉
許當時群小所以偽先生者謂足抹殺先生不
知先生因此益重其避跡所至從之學者多所

成就至今海隅一字一跡傳以為寶如龍蛇之
章星漢之躔使人望而增氣蓋天理民彝聖賢
統緒非韓氏之所得而滅而射利群小所為竭
力攻讟者徒以廣布先生之跡使之無遠不屆
爾予嘗與同里君子俯仰寤慨而郭復之父心
山公遂倡祠于躍龍津而予亦以十金助未幾
應召北首矣此事誰其竟之所恃同里諸君子
協力贊成使先賢遺跡燦然復興他日予歸瞻
拜祠下誘率群俊相與紹明遺教于無窮豈非
諸君子之大賜也哉

木筆堂集序

治古文詞如游名勝不登峰造極窮幽壑凌絕
險呼吸烟雲倒騎日月不足稱游不棄人事忘
得失寒暑與蛇虎爭蹊不足極游之趣往予泊
百洞避於石中緣歧騰上幾墜而復留一步一
喘乃得躡蓮花踞獅子挾八仙而跨其頂曠視
海外如是者數矣猶未能名其狀吾友交甫一
游而遂忘之若胸中具有茲山者豈其目力足

九

力心力果爾殊絕如是耶雖然百洞在海上人
不敢到獨交甫操小舟出沒風濤而游焉亦足
壯矣交甫少穎異喜議論好從長者游今出而
游天下以其集令我為序予以游道告之使其
勉而盡天下之奇極其所往以成大觀毋但如
游吾百洞而已也

送邑丞程明卿之惠州參軍序

聞丞程公平南博士時所知者也少時韶秀為
有侍御貴婿溫然玉立設其時語以為丞有掉
頭而嘆耳今乃丞於吾邑攝攝抑抑如惟恐失
者士民皆稱之于於海上治百洞聞其治績亦
喜焉招之游其神欲飛及以事至不能一停輟
第望山色而嘆也予戲語公昔崔斯立為清河
無所事事第日哦松間見數挺竹一渠水相待

公相公序二

三

不釋以為公事設見吾百洞彼將棄官而從之
矣公何使役也公亦大笑崔公謂丞負故爾今
丞不負某某敢負丞予避其言未幾轉惠州參
軍朱別予曰今丞異唐丞今之參軍不乃似之
耶吾方為子樹巨竹長松於參軍之庭決水為
渠恣子之哦而治事何如哉惠州多名山有兩
湖焉不知於吾百洞若何子其往游焉可也程
公廉辨有並其子婦汪死烈聞人爭為請旌亦
足以見公家法之成君子於是乎知政也

古邑葉氏家政序

昔蘇子瞻欲復古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睦之心其意以有族無宗則忘其祖後世無世卿故大宗難立而小宗之法猶易行然而莫之行也蓋亦有故凡為族所宗者必其人足以服衆而後人聽命焉苟非其人昏且弱雖宗莫宗此後世之情也吾里諸大姓雖不立宗而往往有祖祠春秋行事必推其老者主焉而能者為之輔其有子姓婚姻慶吊戒勸事必告於祠群聚而議舉焉藹然相關要亦不失古立宗之意以此而代宗法不亦近之乎然而郡邑無是也家自為祭宗人一再從之外則不復知獨翠屏葉公游於吾鄉之潘氏得其法歸捐田五十畝令子孫歲職歲息以為祀資又酌慶賀議優恤申祀典傳諸五校旁及賦役敦禮明義以聯其族人蓋始嘉靖庚申迄今五六十子孫世守其法

為之孫者已二十餘人衣冠翼如接踵肘而奮功名者可指計也其孫端卿從予游而請為序予謂端卿而祖以布衣立義既成其宗亦胙後人敬宗收族之報彰彰如是可弗念哉雖然吾顧子之廣之也昔范文正既貴顯立義田以贍族至今以為美談吾以為此先憂後樂之志所成耳不能憂樂天下者不能憂樂其宗之人總此一心然使文正終於小官以馬僨責且不暇暇計其族哉故語心則宗先而天下後語勢則成天下而後能成其宗憂樂先後之間亦在吾子審之而已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翠屏公謂耶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則以為端卿望

三 贈淮揚兵備崑源楊公移鎮蘇松序代

國家幅員東南之界自遼陽抵瓊崖負海諸郡
凡萬餘里而吳會為之中自江以北維揚其又
南則京口三江以包姑蘇此皆留都三輔地鹽
筴所資漕餉所出 國家命脉咽喉之所也地
要而近海島夷卉服若在戶庭非有文武才分
地埶壓莫能任崑源楊公業備淮揚兵三年而
海不波既任矣頃之 朝廷進秩大叅移鎮蘇

松稱防海備兵使者如故議者以公誠任海誠
要猶之備兵使者耳奚擇淮揚蘇松哉蓋予耳
剽前事流觀海圖而按其扼塞夫備水之難於
備陸十倍也而江北之與江南亦微有間異日
者島夷首禍荼毒東南狼山廟灣實有戒心然
直上跳往耳黃浦青村柘林柞浦三泖之間焚
劫推如夫尚有遺帛者乎崇明孤懸以當江海
之裔此如轉者振注北跳狼山左顧劉家何不

管戶內金山屹然當直浙紐會以望舟山遙然
黑子之着面是亦一崇明也夫往事則如彼形
勢則如此故蘇松重蘇松重則南可援浙北可
及江防善備者備於千里之外要害之虞豈其
以膏壤為區脫而使有屬厭心先事而計按圖
而規全海具在目中非身膏劑掇孰能究之哉
故曰變化者與天扼險者與地涉練者與人地
有定形海無定局得則萬頃杯浮失則波濤起
於堂坳惟其人惟其人 朝廷借公於蘇松是
以淮揚為嚆矢也而豈無意乎公暇而揚旌於
滄海之上蜃宮鼉窟隱見重溟靖海廣寧之烈
彷彿見之所為海上長城者必自有在某迂儒
也安知兵姑因友人姚江防致太守朱公之意
率言若此

贈徐若谷奏最入賀序

某讀詩見有周王者以四方來賀為受祐貞符以時邁式序為昭明大典豈不以龍飛利見之期為天人之所注屬耶其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明諸諸侯以功烈佐助天子也然則當利見之期而無可序之功與有可序之功而時非利見亦不足稱龍光於昭明之世矣以其功遭其時則參伯徐公今日之行是公冠壘豪杰人

司馬遷

五

也自起家為令時即能談笑拔卻柔方張之稅瑞三制其毒滅人而骨為間寢馬草場庇及諸邑能借脩墓散鑛盜焚城暴骨之慘於冥默不覺中為御史按蜀能節縮好用多積備荒為地方了皇木通賦之苦不使民知能於言下得下尚耕使園累年懸購不獲之巨懸若概機氣出泰閔滿能收海上奸猾使盡其類蓋一歲而奏功者三焉能持法御權導水利回王氣

為地方百年利公之功可謂明白鬱積而旁薄矣當事者方欲為公奏績適遇

今上御極繩祖武受天祐之時惟公入賀而謂予知公宜有言予惟人臣遭時遇主不患無可乘之會而患無旁薄鬱積可陳之功有旁薄鬱積可陳之功又值利見之會此天之所以迅發豪杰一朝而信其志於天下也今國家多事內戰而外削朝任而夕負民力既竭天下之禍

司馬遷

五

莫知所終

主上方訪落求賢思得有謀畫善應變不二心無負任使之臣孰先公者公入而望天門班群后稱下武之詩以賀因而述職陳功且為上畫所以救世之冊羣天之祐果為國家名佐也余以茲行卜之

贈長樂萬侯入覲序

職嘽諸有餘心存乎不足此賢者事也而述職陳功不嫌自鳴雖唐虞諸臣亦為之豈爰爰揭揭希知於當世耶解者曰天工其代無上下一也陳已之勤所以副猶病者之心昭已之能以見治理之要其用意深厚與陳謨讓德相表裏此其所以為可貴歟世之仕者蓋亦有可述之職可陳之功曉然鳴者人人是也吾不知其意

卷之三

三

之所存於古何如但問其所施設於民者盡乎否耳職不盡心不盡陳之而有媿辭矧曰天工其代夫行百里者併日而聚糧中夜而駕及晏而後至何者途遠而恐不及也今為政則不然泄泄而行循循而趨以苟為可一有加意百姓者相與恐之曰無越思無露才以所當得為之事為局外是何其輕視天子而泰越吾百姓也如今之時吾以為必有餘於職之心而後職可

盡必不自足於其職而後心能盡職必嘽諸有餘心必存乎不足而後可以入告不然治日就敵焉已矣長樂萬侯吾友赤石所推為賢者其為長樂職甚修自學宮戎伍城郭道路倉廩荒政為前後令所熟視拱手不肯為者皆偃偃偃偃追時日而為之恐後其禁奸興良作士除暴皆若關於其身必盡行其意而後已猶若有嘽然不盡者所謂職嘽諸有餘心存不足者始侯謂我侯今入覲以其功而陳之嘽嘽然足以副堯舜猶病者之心當宁必有以識侯者顧其嘽不自足之心與夫施設次第為百姓必不可已之計非流俗所能知故因丞若薄尉之請而搜概發之以破流俗之見使知為臣子者各有可代之天工毋退然自遜於唐虞諸臣下也

卷之三

三

憲使梅梁柱公入賀嘉平

聖壽及元旦序

天地於剝復交乘之際必生聰明神武不世出之主以開天下之太平故易復後有臨臨而後為泰此天數也臨之六五智臨大君之宜其卦直丑星回於天歲且更始是謂貞元會合而聖人出漢之光武以是月生於洛陽官舍起而掃平禍亂復漢鼎於新莽之手所謂智臨非耶我

卷之六

元

皇上神武統天受終

先帝其時運閣竊極頌莽盈朝宿兵

大內變在肘腋四海瞻烏爪距張設其不俄而

為新者無幾耳微我

皇上其誰收之光武收漢室於既更

皇上收圖錄於將潰其事皆出千古而

皇上聖自實與光武同月而尤近於泰並得智

臨之宜貞元之會永齡登極與豈偶然之故哉

而四方萬國莫不踴躍萬壽萬年之祝於浴聖之晨具表擇人入賀且賀元旦吾省憲使梅梁柱公實行公入為頌天保元如之歟以代華祝稱泰之包荒馮河不遐遺朋亡以與尚中行之君子共贊平明之治鞏萬萬年無疆之休此臣子之至榮也而公所拔龍飛恩選才美士謁予詞以贈予無能為役無已稱詩之采菽乎樂只君子啟天子之邦明公外庸也又無

卷之六

三

已稱蓼蕭乎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明公入

賀能重王國也又無已稱下武乎受天之祐四

方來賀于萬斯年不遐有佐明朝廷受天祐

而得賢佐如公竟能保泰於無窮也公華亭人

丙辰進士與吾師易齋李先生同郡為人寬大

其處可親為治以不擾焉通民情獨持政要嘗

談宋除妖亂於人不以猜黨之先浙有去思其

在吾閩猶能得此大深服無待已云

送龔玄之歸雲黃序

烏傷自古多奇杰往往以武節顯宋之宗汝霖
其著者也宋通女直汝霖卜其禍始棄官而隱
靖康之變洒泣赴義單師獨進屢折敵鋒竟能
說下群盜收復汴都其才在李綱虞允韓岳諸
公之上汝霖不死宋不南矣噫今有其人乎吾
未之見也然而烏傷俗好武喜談兵易驅以義
戚元敬將軍嘗用其人盪平南北矣本之則陳
白頭之義旅三百始元敬加募而訓練焉故豪
傑爭奮依戚而成功名者亦多乃今非昔矣材
力勇伉者不圖功而媒利投袂而起見敵而逃
居者罕白頭之俠出亦無摧鋒之用而耳食者
猶曰義烏義烏不其愚乎乃予所知有劉鎮華
者善望氣其言多驗今年又於同年曹能始處
得龔玄之玄之善天文隱於雲黃山能始招之
而出聽其言似有心者與談烏傷習尚能道其

得失因懷曰世無戚元敬耳豈少白頭予於是
又知烏傷之猶似有人也其歸也能始倡贈行
之章予因念鎮華而更端焉曰

聖天子在上何亂不夷知星知氣不如知人世
有宗汝霖吾且望風而拜不啻景星慶雲之為
瑞於聖世也遂贈以詩

出山容易入山難拋却雲黃與剡竿一十二年
清供地却從海外望雲端拋却雲黃與剡干軒

字相二

三

時相失又重帷歸未浩笑看人世萬蟻爭旋八
角盤

臨言序

幹辦天下事無先於識况兵者國家成敗存亡
生死之關差若毫芒禍重丘山是故慮患欲遠
範圍欲大應機欲速而皆非無識者之所能與
識生於心而充於學有心於天下國家則識從
此起矣達觀古今事變而察其所得失昭然臚
列則識不期中而中古之善謀國者敵謀未發
我之全勝已收兵刃未交而敵之機牙已壞桑

陰未移敵已傳首於鈴閣之前油幕之下何者
有識則能慮遠而謀深範圍大而應機捷也吾
獨慨夫今之人奴曹蓄禍二十年矣大家不以
為患及變作即亂動破碎天下激成西南之變
而天下遂不可支狼行者覆盲行者溺猾者以
國為市豈不痛哉今讀魯人徐公為駕部時所
條陳國事遺事古事今事纚纚乎娓娓乎條分
款列鈎擗情形如指諸掌又如秦越人洞見五

藏欲手鉞石而從之此公經濟之實學 國家

起死回生之丹訣也大率深心救世者不於子
而於母不於兵而於民蔡齊之為河北也以鹽
救饑而河北晏若張益公治杭縱鹽盜人曰不
可公曰今正饑使此輩作賊不知費幾多兵力
此消患於未形者也龔遂理亂絲而渤海平我
朝揚信民開門散賊而黃蕭養授首此治病而
不益疾者也公言兵事而及監司守令其識遠

矣公為人真誠坦蕩負雄畧而有小心視我海
師鯨鯢蛟鼉之窟無不周歷足跡所經石畫隨
起又善鼓舞吏士下及龍戶馬人莫不願為之
死故所至奏功數年痿痺決裂幾不可治之閩
海公與中丞熊公收之於談笑間天下事真有
對者有人自錯耳公之雄畧要不盡於此然亦
可以窺公學識之一斑雖然公視閩他日竟當
何如也

北游記序

宇內奇觀無加於海蓋山川凝結之氣至此而
鬱怒勃發爭為奇崛不能自止也同年曹公欲
海遊而難其險今年有事於潘渡橋乃道北郊
盤峻嶺泛舟潘溪視橋齒料木石峻乃歷溫麻
抵予梅與觀於溪海長濤短瀑之交徜徉獨笑
宿我梅花樓兒瑋自三山聞之奔歸遂導公遊
百洞翠簾懸石石竇間聽濤松閣循蝙蝠洞入

三五

仙掌觀虎穴穿一線天登閭風臺盤薄蓮花心
中嘆曰海外多奇然妙在不雕不鑿瑋笑曰然
則山川固當以天勝耶復導公北至王華值雪
坐王家园山桃綺結歸見海山益麗留為後觀
遂從梅與駕餘艘正帆飛上頃刻抵吳山又嘆
曰吾今乃知海之非險也因錄所作並橋議示
予予謂公此行有三善焉以游觀果功德一也
攬勝海外目園益寬益壯二也陸往舟歸益習

海便於後游三也予老矣足棘不能游然喜人
知我山請列公所未游者於左夫龍柄朱紫陽
所避地也曜龍津遺跡在焉邇溪而上有龍鯉
天陰則見有水虹人笑則游盪而出有龍門龍
潭石壁夾天變絕人境此亦瑰異幽渺之觀也
公有意乎突江中者為大礮龍之別館其下為
小礮予童時沒盡乃見今則出水數丈矣水底
乃有宋人所題龍門大道四字異哉焦山瘞鶴

三

不足奇矣壺江白屋有靈椿焉應在壽人故有
七里樟林以元天曆中秋日淪海今且浮矣滄
海揚塵非耶此亦天地之呼吸變幻也公有意
乎閩以海為塞江夏侯戚少保皆有措設近為
賊圍矣浮海而尋其故就近而扼其險使外侮
畏謀省城高枕此亦襟帶綢繆之一勝事也公
亦有意乎昔人以海遊規謝傅公故善游而
游則自今始故約畧其可游者角廣公意而止

選義序

孔子命辭曰達而論語乃寥寥數語成章耳達之義可識也孟子以言近旨遠為善其文直指人心激動變化開後世大家諸法之祖近之義可識也韓退之論文貴自樹立而陳言力去一洗六代綺靡之習眾所共趨者則其所謂陳者又可識也今之時執雖非古文其喜達而惡冗惡雜惡沕喜近而惡陳要亦無異達則旨遠旨遠則言雖近而不陳然而陳之病當細察也時尚綺語綺語亦陳時尚解了語解了語亦陳時尚點字點字亦陳時尚籠隱語籠隱語亦陳時尚子史子史亦陳惟有聖賢精理實理萬古常新時一提練久而不陳然而襲用其詞不加精察即聖賢語亦陳也今日時執之病在逞逞才逞見逞學皆以奇博奧異自命而於理不精不實於法無涉無伍雖足動眾總之落陳何也旨

外而不遠惠濟而不遠者沈沈而不近所以陳
近者老矣用習時守一過諸房刻令予為序予
謝陳語以應守亦留心此道其所選必佳而予
無暇讀書及無當徒自哂而已

福唐周明府考最序

晉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矣三年有成然則聖人神化固亦計時始效耶後之從政者雖不能盡如聖人然其施為次第立名蹟興事功亦各以其心力所及為率治效有跡或期月而調或三年報政而有異擢其與幾幾慕用慨不得展者不尤愉快也哉吾是以賀後之君子之遭也福唐周侯以楚材牧閩一試永春期而成

卷之二

七

化再攝惠安惠安人母之遂以異等調福唐福唐十七濱海鹽筴所湊盜賊所出入跋浪翻濤之區歲饑民囂號稱難治侯至而十奇三惠之聲溢乎閭巷出則三柳婆娑入則一簾清韻績用既成士紳咸喜謂予縷述德政以代謳吟予無以為也昔羅仲伯繇茂陵徙閩中萬年人皆繫牛馬於道張祐歷臨安武康錢塘標聲宋代韋景駿為肥鄉貴鄉幼童出饒犄歟古之人乎

夫邑改則地殊地殊則俗異俗異則剛柔緩急休否醇澆之施設亦異何以調之如一如眾子之連乳於其母無不滿足也豈詩所云左宜右有者耶今觀周侯之治永春惠安以及福唐其士民悅服亦何以異於仲伯諸公等則其所以調酌設施曲中三邑之人心入於其天決乎肌髓者吾亦安能縷而數之哉此亦侯之三年有成也雖然天下無事則循吏重多故非文武兼資不能有立葉司馬昔嘗治福唐矣入為侍御風采屹若及寧夏告變我師屢劄當宁旰食直待公而後平雖新侯封其名與王文成項忠襄爭烈於麟閣景鍾之間跡亦自福唐發也今海寇縱橫天若以是開侯之武畧以為葉公後勁他日並載邑乘為福唐光寵亦千古大快事哉予以侯之今月卜之

卷之二

四

吳昆池邑侯考最序

起家為令戴星鳴琴無不可為理條而遭盜賊
不測之變百姓徂於承平望風奔迸此非有雄
傑經緯之才不能振厲掃除挈赤子而還之衽
席也善乎虞升卿盤錯之言差足為勞臣吐氣
要以脫民湯火與戴星鳴琴課功案牘者孰多
恐古循良諸君子見之不能不默然拱手耳吾
邑吳侯調自上杭值山賊卒起遠近震懾而上
杭當其衝侯率吏民三抗三翦完其城吏民番
侯不得發竟贊富道直闖其穴聚而焚之為閩
粵江西除蔓連無已之害事平至閩又值海寇
猖獗沿海囂然不保朝夕侯風殄水宿親與為
辛苦浮一葉出海外觀形勝與備兵使者陸公
圖所以控扼之方龍戶馬人望見感泣賊亦遷
延不敢上說者謂侯此一役勝於千雄金湯時
平政弛武節不競哀矜即為良將不其然乎或

以多故之地天開豪杰堅鍊其器納之大受機
古名碩用此奮起者多矣彭子陽以一言下于
儀而吳郡按堵李匡遠歷鹽亭通泉三縣所至
盜賊滅跡青史艷之然未有如侯之籌山籌海
兩試兩効若天專以盤錯弄侯而大其受者予
猶憶嘉靖季島夷作難郡邑令長頻與賊對或
詭服督運餉軍劬勞至矣往往以功名顯承平
久而士大夫恭於富貴回履之內不辨東西一
旦有警肉縮膽慄况識所謂經緯事哉如侯真
可謂雄傑不群者矣侯約身勤民其政績不可
殫指今且報最必內擢謀謨廟廊盡展其所蓄
積卓然聳聲烈於麟閣雲臺之上兆自今日始
矣漢永和初之尚書令則昔日之朝歌長也是
用為賀

為隣邑四侯賀吳侯奏最序

官而兼五官六察之事者今乎錢穀刑名則戶刑之事也屬民行城時地利遇亂賊則兵工之事以禮整齊其民教訓辨告不倦鋤奸興良見人眉睫而得其心圖迴政業如指諸掌則春官天官臺察之所鯁鯁而恐其才及者今之為令如此益亦甚勞而且難矣非難於拊循難於直行其志非難於直行其志難於卒然不測之

小序

四

變備不素具能鼓其民而用之難也國朝名臣從今而起者多矣要以人之材質不同事之常變亦異苟其有心亦各有以自成況於舉天下之至難則於大任乎何有何也彼於五官六察之事皆身嘗而手劑掇之素也昆池吳侯之為令真能兼五官六察之事施之於政者其所最難响賊卒發遠近震驚虔圖之不免粵圖之不免我師三敗我師殲焉討無復之耳賊鋒且至

正抗侯奮而鼓士民爭出擊賊三犯三創乃不流突竟聚而焚之而三省之憂解及來吾邑中丞公方有事於南委福海於備兵使者與並海諸邑餘艘盡發海備卑薄侯日夜宿海上鳩民扼險謀築銳城固民奔潰之心民亦恃侯為長城卒以無患夫侯於兵旅非素習也又非武備素修士卒服習地利素諳也徒以惻隱義憤之心與士民相感奮以有成功非其平日行政深得民心安能鼓之而皆奮乎今且報滿二邑士民爭手額以賀而侯官李侯新寧陳侯福唐周侯溫麻沈侯亦艷侯功而慶其成授簡不佞使為賀章非徒僚友相慶之私益新寧福唐溫麻皆瀕海練兵親知其辛苦且海壤相接有事將角如左右手之相為使侯官與閩朝夕接軫事同一體故其情獨篤以此申同盟之誼期以交贊主事而已四侯皆饒經濟又樂成人美且將

先後起而任天下之事矣昔河東公裴均與
陽廬相榮陽鄭相天冰趙侍郎登封顧吏部同
官河南後各至大僚韓愈為之記赫奕千古吾
郡一時五侯同心衛民則如記中所謂始迹同
後而偕大者決矣予非韓公而何足以文之

新寧陳侯覃恩序

朝廷之有寵章所以勸臣子之忠孝也外吏非
其年績最者不得邀蓋庸之以勵其職至於
大慶覃恩獨被兩都雖微秩新制科皆得以其
職受錫類之恩蓋亦遭逢之異數也天相我

皇手滌乾坤

皇子即於初元出震新寧陳侯適觀部政得贈
其太翁臨汀公奉政大夫封其嫡母太宜人

六月二十三日

母孺人此外吏三年戴星所不能必得者何其
遭之幸也予聞有非常之遭者必有非常之報
有非常之報者必有非常之烈然則尋常案牘
課績固不足為侯道矣予嘗見侯於海上望其
色知其豪矜其譚知其畧又知其與督師袁公
厚善袁予所畏也其為令於昭武予知之又在
潞河握手籌天下事如指諸掌其後寧遠之役
國家累知獎得公西歸安所謂非常之烈非耶

然袁公出關人所畏縮不敢措足者公獨奉其
母太夫人往其精忠壯膽固足以吞胡虜八九
矣今人能作此危忠危孝事乎侯與袁公生同
地才同調又先後同自關起又何奇也顧袁公
在昭武無事武畧抵關乃顯出耳今新寧雖近
海多警然區區小醜不足辱侯之一笑太夫人
從子於官服異寵享榮養甚安而愉快矣視袁
母關外差樂侯寧當以一方一邑報耶然吾聞
臨汀公棄官歸隱尋真方外有一異僧閉關先
知其至出而握手授以秘書曰以教而子不知
所授何書母亦圯上老人類耶夫神授其秘袁
同其調而朝廷又激其忠予知侯他日必有
非常建監與袁競烈於雲臺麟閣間果矣

平寇紀畧序

邑侯昆池吳公之在上杭也不佞應舉但知其
破賊全城之功不知其全上杭又全武平也但
知其破賊於上杭不知其破於武平破於粵界
也但知其佗當事決策搗巢不知其親率死士
躡絕壁入深箐抵粵極阻極僻之山盡覆其巢
而後返也及觀紀畧而始僮然嘆曰仁哉吳公
智哉吳公勇哉吳公夫自武平郭弁悞師劉
陷徐必登死遠近震驚賊且破安遠圍長寧而
江西岌岌矣非公親募三圖壯漢親履行間三
折賊於武平之巖前再戡羅岡洗曹田鏖箬菜
秣馬員子山武平且不保賊且流突北踰會昌
南踐粵閩之上游亦不可知矣公以一長吏東
馳西突神機默運脫民水火閭恃以安賴與粵
亦數寧無遺育種於茲土所全活生靈不可勝
數故曰仁賊之再逞也自會昌餽武平魯公以

令牌授公公間道追襲從羊腸鳥道中忽出旗
鼓從天而下賊駭而走武平士民始有更生之
望公又潛師中赤截賊歸路盡殲其衆已而程
鄉松源擒新賊又攻象洞乘夜襲上杭公與曾
公計收三箇兵入城內以健腹外以驕賊伺其
懈出擊之殺其酋花腰蜂賊喙遁矣夫中保之
間道也中赤之截歸也上杭之歛兵入城而忽
出以擊也皆法所謂出其不意者也故曰智且
賊初起百餘人耳既敗我師忽而千餘忽而數
千忽而破城邑忽出忽入忽東忽西是時既無
素練之兵又無能將公徒以義憤激烈鼓舞其
民視衆如寡視貼天絕壁如履平地視粵境如
戶內甚至黑夜無燭趾棘膝巉而不憚入虎穴
搏虎子而不懾公固曰誓捐軀以殉地方派賊
不盡滅不休百姓不安堵不住竟如其言而妖
氛盡掃矣此豈尋常文法吏所嘗親者乎故曰

勇也勇生於智智生於仁兼是三德乃成厥功
總而論之不募三箇兵氣不振不蕩巢穴賊剽
復萌不以令牌從事公之智勇不能恣用而成
功偉哉曾公知公用公可爲將將之法矣雖然
安遠平遠非邑令耶安遠破而平遠撫然而撫
之禍甚於破也何則破可惕而復振撫則流禍
無窮也守備戎司非將耶戎司敗而功歸於土
壯非獨土壯之爲能得衆久而忠憤深者能使
其民故用之而即效也此又可爲處劇賊治百
姓者之法矣侯今在閩甚爲中丞公及諸當事
所知屬以海事日夜拮据時駕一葉浮海視阮
塞次第方畧當亦以其用之流賊者用之海賊
吾知沿海生靈且將頌侯功於開梧之嶼不啻
如武平一邑而已也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
蠻荆來威

崇相集目錄

壽文

賀申相公壽文

壽趙太公文

王太宇壽章

連邑方公父瀘川先生暨夫人壽言

壽晴峰游親公文 張梅友壽章

陳醫士春宇九十壽言

陳醫士肖山壽序 顧太初母夫人壽文

連江孫孺人七十文

陳若蘭大奎初度序

順山李翁七十二序

高君翰七十序

呂文麓先生封君壽序

壽郭心山文

壽王居壺文

念夢王先生八袞初度序

沈寧海七十初度序

林心弘五十初度序

毓台鄭公六袞文

表嫂林孺人七十悅辰序

丘母孫孺人五十序

林母鄭孺人八袞序

程永寬母七十壽言

符卿思山葉公壽言

姚孺人六袞壽言

堂叔思泉公壽文 壽愛浦兄六十一文

壽從嫂郭氏七十文

壽崇政弟六十初度序

壽從兄疇浦六十文

族嫂楊氏壽文

崇相集

閩縣董應舉著

賀申相公壽文代

是歲八月某日為吾師少師瑤泉先生七十初
度蓋先生釋相事自遂於五湖烟水之間者十
有四年於此矣天下士大夫群庶無間識不識
羨慕先生如長離九苞翔於寥廓又如靈光歸
然南表也是社稷之鎮我往歲

上緣慶典特使禮存異數有加庶幾君臣終始

一德之交某在田間未能為壽今適先生覽揆
時矣諸老請祝某請致辭夫三五之際運會之
隆太和萃而名世出莫不投交魚水贊化神明
而其人亦壽考弗祿與人主共享太平之福然
而明農請老迫於衰遲不能蚤有其林壑豈其
時固爾耶抑亦有制耶將任重難下耶抑時者
常與余哉值者也制者出於人主也任身當之

不能他釋也前世勿論夫

世廟之震赫

穆廟之敦裕涵夷弘演以至

今上之初斯不亦千載一時哉先生生其間日
熙天裕麟出鳳儀遂參國論宅首揆彊而得政
未艾而歸蚤投魚水之歡又蚤得有其林壑而
父享之不制於年不累於任蕭然於功名進退
之會何其福之無也或者以先生際遇名位比

於宋之呂文穆夫文穆之以狀元相也其時宋
初治遇則太宗真宗也其厚被寵而老不衰也
其人質厚寬簡善持正也皆與先生同然而先
生之所處則難於文穆何也文穆初相參於中
令中令嘗螫於多遜矣見文穆委心焉交已合
矣其時人主亦銳於圖治無釜鬲憂閒不生也
三閭三執不嫌也故得顯行其志先生之於
今上不可謂不遭然其參國論時則上獨任也

其宅首揆時則上懲前相而獨斷若二意矣
獨任則嫌於有所抗而不能下與為同即益疾
也與為異即示隙也與韋則示德與弦則示舛
見能則媚見不能則鄙參論之謂何先生處此
大難矣夫獨斷則苦於隔焉而不能入上不能
入而下急於入則愈隔也聽其隔而不為疏解
則下負謗而上孤恩顧其勢當徐入而下難偏
曉也故或以天下大事下嘗試以為名上嘗試
以結舌姑婦勃礪家督自怛則先生之處此又
難矣獨任獨斷非神聖不能用然而岐用之則
下痞而上壅矣夫下痞上壅此不治之效也而
上且無戒心下且無怵惕日日浸淫將不可知
以二難加一不可知即文穆在能晏然乎先生
何以能委蛇虛舟從容庖解直而直曲而曲不
動聲色而默養天下於和平也則先生之功其
難易可知也便稱次鵲歸洛泊宴親故子孫上

觴怡然自得此真太平盛事非天其誰啓之然
而希與先德稍遜矣書曰惟天純佑有邦天壽
乎格繇此觀之則知夫太臣者身社稷者也其
壽國家元氣也元氣固則社稷壽造德不降則
鳴鳥不聞卒茲有陳則多歷年所吾師乎吾師
乎慎毋私有其林壑之樂不勉駕而圖社稷
也

壽趙太公文

駕部趙五視有祖曰趙太翁年八十來視其孫
司馬署中神奕如也少履若少壯能於燈下作
蠅頭字讀古傳記雜說上下古今興衰成敗奇
恠倣詭之跡若指諸掌年至而聰明不衰髮黑
漆無一變飲食行衍見者莫不為五視賀翁何
脩而矍鑠若此也且賀翁之得有五視夫太丘
之長文朗陵之文若固自不常耳當其從祖父
數百里聚會之頃着膝侍案上動天文下屬天
下耳目至今引為美談然卒崎嶇漢季閭宦煽
殃群雄交關之際跋涉險阻以有其功名不知
二祖見而心樂之否唐衛之婚文若有戒心矣
脫身表結為操子房不能保其身以長文之知
命矣於劉豫州依棲當塗親與改事之事使二
祖在獨能無慨然者以藉自視與二祖孰多
然則素長者好為德又幸生 聖明之世上下

循法無怵惕憂五視既少貴又官番曹雖職戎
樞而優閒容與得朝夕於祝撰辟呬趾向之事
翁晏然享之固其倫常福履之盛亦所值之時
然也豈非幸歟恐非太丘朗陵之所有也雖然
今天下比之漢季雖為無事然芽蘗發作矣遼
左南滇東粵未可安枕卧拱手理也吾聞許司
馬為郎時邊事告急窮日夜治文書討阮塞思
方畧無暇沐櫛卒用章顯五視豈後之我翁明
於成敗得失之數篤於教忠夫時平則優悠恬
愉以享其孫之奉有事則訓勵警發以起其孫
之業使功流社稷報 天子不世恩而歸美慶
源此翁之所以為壽五視所能自致者敢因五
視問之翁以為何如

羊太宗壽章

歲在玄默攝提格之次日在駿狼吾鄉司隸王
大將軍實初度惟時司隸之屬軍正軍司馬以
下攝幣稱觴圖所為將軍壽者予將軍世好也
故習將軍其先世雄長百夫身用武科奮起立
功名不二十年繇偏裨四轉而掌禁衛建節天
中東至齊西至陝遙制河湟支水枝布邇婆諸
羗夾右至川扼搆絕其奔路遺諸軍功還軫留
都握符控轄南面而朝其平昔比肩鴈行材官
蹶張跡射欻飛之長莫不受事抑何壯也留都
根本地

高皇帝之鐘鼓在焉禁衛故重臣無所事休惕
雍容裘帶談笑尊俎歲時從故人飲酒雅敬殊
履之客貝冑之士廣達上千年之觴而勸為樂
茲將軍何不愉快吾且問將軍古之豪傑德澤
感慨常恐不得當以效其一日之命故從後去

老據鞍至公矍鑠壯氣雄發自請將擊先零
時年已老宜不以明主尊老臣之策彼老高
將軍集壯者半乃班定遠以山書壘都樓三十
六國而巍巍於生人五門允何其智謀深計也
之數千者將軍又何顧焉語曰名馬伏櫪名劍
伏室世之治也雄武干城之將常當其所有餘
而待而優閒燕喜以養其氣銳有事則出故朱
微之詩曰不遑啓居獵狔之故彼其時其身之
不能懈暇言壽乎今將軍幸際

天子神武三難既平孔垂以謚歸而鎮撫豐邑
之故鄉丁寧敦示不據於耳乃室乃家稱觴為
樂好城而得以自逸不可不謂社稷之福將軍
得無撫髀自惜思用其所未足者乎果夕上播
勳勳勳德德其五十年其願出而自效如伏波
將軍也惟將軍其願而而自亮如定遠之收功
於前將軍也張將軍將軍其有以自慶矣

賀連邑方公父瀘川先生醫史人壽言
學之為教其標蓋於通性命一門其所以潤
衆外可以及於天下之不吾違則賴焉而自
享傳焉而足樂此古經術之儒不以富貴易者
若吾所開連江令君方公之父瀘川先生者幾
是先生於學如日用飲食白首不輟以靜為根
以沉涵融釋為務其內足於己者醇如推所有
以教人多有達者其事親從兄七十而猶慕傳
其業於其子子冠省試從子於官教之從政攷
攷以作人為事故令君至連未數月而士心大
得爭曰公真吾師不啻父母推教所繇則又曰
先生真吾大師大矣亦也於是某月某日為先
生七十初度其配羅夫人齊德配壽諸生朱
某言堂生曰某知先生之壽身得之學也夫神
明之於人也猶天之於地也地無形而不可
見天無聲而不可聞然則先生之壽身得之學也
神明之於人也猶天之於地也地無形而不可
見天無聲而不可聞然則先生之壽身得之學也

事引壽而究其命各秉性命合而心無外事行
有根宗故可以錫類可罔殺害可以繼難終其
天祐難齊也福壽是壽壽亦非宜身其內外齊
氣孫子奮跡繩繩良非偶而已先生生平寡慾
少嗜無所多取於天惟嗜學一念至今不釋所
謂壽考作人無數而譽髦士者非耶古之言政
者必徵士言孝者必徵衆庶之懽心能得多士
心以壽其親則令君之為政可知已易曰人助
信天助順故學有諸已之謂信動不違天之謂
順信順兼焉之謂福內外齊福之謂備備福以
事其親是謂能子

平賊賊敗以陳事帝隱憂以亮聞卒然見

遂為梓方山手傳其意以方山未少年好酒使

氣善談兵馳騁當世其先世嘗有勲聞當得官

棄去不顧晚乃遯跡以為庶幾有得者予以時

隱人世固有之獨無東坡為之表著耳予親晴

峰游翁其父大叅公勲業名一時翁以少年貴

人子雍容裘馬宜可以得志顧念夷虜毒天下

宗有六壽文

奮然請纓以隱囊捉麈王謝之子弟欲與介冑

精悍之士從事於鋒刃矛戟呼吸生死之間以

蘇王愾報國恩此其氣何如壯烽火既熄釋然

歸山口不饑兵箱寇帶事農桑獨取靈樞玉版

諸經精隱之以救人察脉理於渺茫可知不可

知天境
見所錄
谷所偏
懸斷毒
天卒無
遺者此

之前後發露為合曉後釋脉不

飲食其精而無味脾中然之條節飲食相表裏

卷之二十一

杜應人請端坐竟席冬則閉戶獨處累月不出

人莫能窺其際翁之世閱才氣馳騁歸隱殆與

所貴乎相似而無其洛陽園宅壯麗與河北田

歲得帛千疋者然適足以法累但不知方山子

隱岐亭時能出其精心脉理有濟於人否老能

攝生葆氣退然若無事否蘇東坡謂其精悍之

色猶見於眉間然則方山子雖隱猶未能調服

其心宜未得為知道者而猶以為庶幾有得使

卷之六 壽文 上

其得見翁其褒稱贊嘆宜何如哉予非子瞻而

於翁有連習翁行事已久又非卒然會遇出於

不意如子瞻之過岐亭見方山子而聳異者聊

因兒瑋請一言佐翁八袞觴為道如此亦以見

朝世崎隱人不少如陳季常者季常幸遇東坡

活子之無以重翁為可愧也

張梅友壽章

予向得傳老錄於潘景升始知有梅友張君意其必善息者夫傳必有所操其操之也若懷則其傳之也若釋重負彼直借焉以放其形骸之逸耳目之間而遂以快意於桑榆世固多有之是皆有所不得已焉言傳張君家世可傳者至衆矣大梁之德少宰之烈縹緲金石之歲煨燿來襍皆有足傳何必老傳善夫景升之言曰

十三

吾師傳以不傳夫傳以不傳則其操不慄而其傳也大矣吾且問君從古善傳者有幾陸大夫說下南越親挈橐中裝傳之諸子而更往來之不欲數過不鮮為乃公恩范少伯不勝霸氣之餘三致千金三散之既施其德乃聽子孫脩業而息脩然仙也秦西山洞達天人之際綜統六經榮而命其子曰淵傳吾易沈傳吾書此三者孰為可傳其傳也孰壽然而陸范二大夫差快

笑息於其子者也西山父子出於窮巷之中敝衣缺屨千古俎豆斯其心豈有息時張君自視孰與三子所傳孰與三子多然而張君又差快矣君五子分業無慕之窮而有二大夫之達因任善息以待後人得脫然塵世之外是天贊之也詩曰君子有穀貽孫子夫貽則傳傳則壽薪傳火也谷傳聲也梅傳春也是孰貽孰傳之然薪以實谷以虛梅以生意而傳皆不絕易曰復

十四

其見天地之心乎復者剝之還春之始天地得復以禪於無窮故觀復而天地之壽可知也觀梅而天地之心可傳也張君友梅而盎然生意於通復之際則其所為壽與其所可傳者將莫能極寧直如世所稱釋負偷自快而已君之戚白洪生欲乞言以壽為道其意如此君將必曰吾無所事繁稱吾姑消息梅花傳吾生意於杯酒中安問三子為也

贈陳醫士春宇九十壽序

陳家有陳華軒者往來予家素方多効予問術
所擬受曰受之父問父壽幾何曰幾九十可得
見乎曰可見之則顏童齒鯢耳目六用加於少
壯予駭然問曰公服食乎抱一乎吸日月之精
而步維斗乎皆應曰否然則何以壽曰吾能不
怒夫怒之賊人也甚於欲怒則肝沸火加木子
戕母木強而土衰火燁而水竭水上病而金離

上五

五行反覆皆怒之為夫欲快則止矣怒尚留餘
故曰甚是故聖人戒之抱德煬和與物為春夫
春木德也吾故號為春宇吾行術五六十一年群
於人中性其性情其情而不知乎吾壽吾顏然
而已矣某嘆曰此公所以壽也夫靈樞玉板素
問諸書非為壽人設乎然其要不過明天地陰
陽度數性情之變以無失乎其和則樂樂則
可以其性也至於華胥天下此黃帝所以順下

風於煙同也君得之以壽人且自壽審於制化
而平導其情不屑屑劑七故其術精精而神亦
壽乎平生所見壽考矍鑠異常者惟五羊劉
君差渥澤又君五子傳業著名差為勝之予在
五羊潛江已望九去今八年矣開尚無恙當是
百歲以上人君幾是乎抑軼而過也華軒曰久
莫如壽壽莫如言願以先生言壽吾父永永某
曰諾嗟夫吾儒有一聖方可壽天地萬物最簡
而立有效者無若中和乃曠千載閱六七宇宙
竟無一試而陳家學自托於黃帝者能得之以
壽其身則龐然可愛重如春宇其人者吾能不
感感而加慕之乎

洪意壽陳醫自出文

蓋岐黃遺書有之古之知道者法陰陽和術數
服食御神故能却老而全形壽弊天地夫醴醪
灑溢橋引輪割案抗毒熨脉家之所務也夫孰
知夫九州九竅四時四氣五藏六經八紀八谿
十二從二十五陽六六九九之相為制會故曰
無代化無違時陰陽者血氣之男女萬物之能
始也不知陰陽者不可語攝生不能攝生安能
生人故夫自壽壽人一道也豈其弊弊於劑七
之末今之醫蓋難言之矣乃予故所遊陳君則
嘗染指於是也時時奏禁方於予甚效江之南
江之北其以所善告者趾錯君時調以八藏之
劑無不立起也而稍輒無取焉江之南江之北
縣以桔若杏樹於君所者凡數千章而未有止
藥如戲謂君何所從受意從長桑公來耶君曰
赤意索之再大靈樞玉版虛設乎蓋君生平

行事大類宋清時悟陰陽術數之學於黃帝
麻得之遂多所濟於病者嘗曰移精變氣祝
有術還矣樹腦髓結筋訣脉消浣腸胃吾未見
其人也夫醴醪灑溢案抗毒熨其法具在微乎
微乎入於無形乃一切以人嘗吾技以技食身
此夫不抵矛而殺者也吾弗為之矣蓋君之生
人皆其攝生之餘緒故其試輒效至於今年指
使矣而術益精而貌加澤也其有道者耶吾聞
古之仙人多隱於藥肆越人精矣不能自完於
李醢數豈有極耶至黃帝岐伯以其術壽天下
後世使無札夫然皆身度百歲乃去也夫釋縛
脫艱全真攝性功豈不相為哉君生平活人最
多江之南江之北賴君以終天年者不可為數
則君之年吾亦安知其所極耶以其攝生者生
人其壽人者乃其所以自壽歟庶則君雖謂今
之知道者可也

賀顧春初母夫太壽文

同年顧太初以南宮第其夫人詞林講經世之學既成獨不欲遠其母教請告歸侍歸輒久不出察其意若怡然有以自得者是歲十月太夫人七袞誕辰同榜兄弟官於南中者謀為壽命某致詞某何能詞某獨於泰初有感也夫人子於親莫不有真性之樂其數之備至於枕席敦匱揮翰服御之適其節澹澹之適其味其服之

元

動至於咳嚏欠伸向趾進退唯話掬溜播灑之必求其當而不以為煩其入之微至於視無形聽無聲迎意於微渺釋然論之於不知其事則孩提小學之事其心則聖賢合天地至微至密之心可得而盡不可得而言也其樂則真性自有之樂手舞足蹈之所不能形容而況於外物乎夫其事之煩且備而其人其心則微然如世固有遊富貴之途居棘壁之會而不得志於此

者其微於性也乃棄其所職而備數服勵之其昧心分於政紀而視聽微渺者道曠其勢固微然者其勞焉而親不能不念得失焉而親不能不思念則不恬思則不愉不愉則則雖崇於奉備於享而天性隱微之際不能無嘆然者亦其理然也即吾二三兄弟幸有其親者固亦不免於此獨吾泰初之得有其樂於此也其官則禁近職則詩書無鞅掌以分其心無勞

二

痒得失以關其親之慮出則揖讓朝堂講皇王之業歸則陶陶祇祇於庭闈之上寢戶之閒用微密之心以先其志意而數為之備服為之勤久時與其弟誦詩書道古昔間雜諧謔笑可樂之事用以獻娛而發榮蓋其所以為樂者皆天常天性之真而無待於外任宦者之所為處勢微於地鳴急於室可無有者而泰初得之泰初獨得其樂於此及得遂以恬愉異性固其

精神而茂延其筭也豈不盛哉豈不盛哉若夫
黃閣紫扉之業窮微極號施捨斷親以大明中
憲公之遺德報內教於無窮此太初兄弟所自
有之物孟子所謂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太初
之所自得於子母間者固不在此未敢以是而
潤太夫人觴也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卷一百一十五

連江之有城自十竹生先生始也是時天下無
軍百姓惟於畝畝無休惕兵革之憂先生以侍
御歸里倡建邑城役及里老莫不怨恨未旋踵
而倭變作所在破壞焚焦百姓無所歸竄迹山
谷而不得免莆田福清寧德諸郡邑皆破獨連
江以城堅而完環遠近村落挈妻子入保得全
性命者無筭然後知城之為功甚大而先生已
不及見矣先生有二子先後無祿卒以不嗣獨
有女十人其貴者為襄惠吳公前夫人又蚤世
而其所出只一女耳其餘皆無子且不壽其壽
而有子者獨一孫孺人孫孺人者吾友肇先母
也肇先嘗言其母有德曜舉案之操桑於夫而
嚴於子孝於其所嗣其姑而復視其於其姑其
為家甚勤若不知其為貴家女者為侍御為女
擇配皆不出其意畢此見先民敦故樸厚之風

不存乎勢利予既慕先生而悲其後之蕭條雖
其女亦不能終為婦為母之事心切傷之而獨
為孫孺人慶其壽且有子子且多且賢詩書禮
義之業殷於家庭瑤觴采舞之樂歲陳於膝下
若聚其兄弟骨肉所不能享之年與福而備享
之者意侍御之氣獨鍾於是女耶何其福之備
也孺人今春秋七袞諸為爵者欲得予言為壽
予不能侈談獨本其家世約畧其氣類較其所
享所餘為孺人慶且以見侍御先生不朽之功
所不得報於天者當與連江俱永天之厚於孺
人亦若有意焉者也

卷之三

三

賀陳晏蘭失墮初度序

修常行於家粥粥至老老長長幼幼庭內懽
然無怨無惡於其鄉則可謂善人矣家能是家
三代也鄉能是鄉三代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何言之易哉常行之所達積
家而為鄉積鄉而為天下道德一而風俗同如
此而已矣吾嘗志古而神往其人今世有幾是
者乎吾將呼舞而揭之以回末俗况見於吾戚
也請言其人一為林君良用其事父柔聲下氣
飲食必察言語愷愷然若孺若嬰其於鄉族又
能群也一為鄭君良學其與兄弟處也異而異
同而同若手足若尺各脩其能以完厥身邑中稱
其家法焉一即若蘭先生其事省波公雖細必
親出則必極慮事為之備宵旰壯知讀書而已
茶間家述出歸挾而行而已不問儲特微屑也
仕則胥吏若蘭老則朝朝夕夕無間其言悅其

慕和靜而能寡群而能議其舅司馬公之制而
舉也召之不往而往從其兄於江淮舅氏愛之
間舉稱焉吾拔邦秀聞其行於季立得其介於
其言采軒先生也得其意之所趨蓋心敬而志
之之三君者皆予戚也而名皆不出於鄉獨吾
以為能挽末俗而庶幾三代之遺者在此數公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吾乃於叔季而
幸見三代人每舉以勵俗蓋號焉而莫予應也
即僅有應者能有其心不能有其家法能有其
家法而聲氣細微曲折之間真愛溢出而不自
知者猶鮮甚矣數公之難而可貴也今林君已
矣獨若蘭與鄭君在若蘭之步履山坂上下不
興少壯其貌癯而甚澤會其誕辰觴者咸集而
予為之詞併及二公以見予之欣慕不獨為親
戚也聞林君所望於風俗相薰相摩以庶幾三代
也焉者意亦不淺焉君者尚其勉之而轉以

贈順山李翁七十序
鄉飲酒之禮所以教天下孝弟仁讓義信其登
降揖讓介備袒割揖遜之義抑抑秩秩不言而
使人意諭衆觀而成化於教為捷孔子曰吾觀
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是豈徒尚年而已順
山李翁以行聞於鄉衆舉為鄉賓邑大夫賓之
國人聚觀讚之人也能出弟於阨而身為質者
能順成父母意而娛其老者莫不內顧而思效
弗及者媿焉董生曰吾嘗揚解於廣得一李君
大震大震孝者也袁生崇祚舉之即筵之日觀
者色羨其弟子如騶異以進再拜府門而歸不
見郡大夫衆皆高之而吾藉以無辱於斯典今
觀於翁庶幾我玉德之隆也莫不以賢者為老
為事故詩稱赫赫之寧與邦家之光交重夫以
翁老而淳德薰洽其道德熱烈遠視旁格豈勝
唱嘆而揚屬譽而其所重亦在此蓋賢才以宣

化而輔成理者老以式民陰諭之於道交為贊
者也賢才之功顯故曰光者老之化微故曰寧
然者老能使人感慕而化其光邦家亦可勝道
我故曰王道易易然則順山今日亦有助於王
教者也是月之望適公初度鄉飲既歸宗戚更
爵且以其父次山百齡為祝予曰此足寧胡考
矣邦家之光何如鄭交甫曰公子木伯賢甚不
啻東莞李生也

五十壽君翰七十序
夫山子之足千里而地於中道君子惜焉然而
恩平極其崑崙惟山子能也吾嘗慨新寧石董
漢強直廉異幹濟之才值江陵當國綜核名
實時功能著白不竟其用豈不負我然猶官至
少參未有如今君翰先生困阨之甚者先生強
直廉幹不下董漢僅僅三仕理於雷同知於洮
守於興國並有其績其解散瓊崗礦徒不動聲
色帖然無事園保洮番教誨其子弟使之專心
內向為吾杆開誠化柯樂源遺孽使自縛其元
兇累詔捕所不能得者此皆地方大計治亂安
危之關人所不敢任使在江陵當國時其名位
豈足道哉董漢以縣令為大司空策上流千里
之河當事缺手委重不畏越俎之嫌竟成大功
至今名其堤曰石公堤在越親探甲冑倭生擒
五十斬馘無算有粵西中丞之望後竟以抗直

解官優游林壑且三十年登九而後化說者以
董溪音於用而償於身譬山子之弛中道而上
崑崙者耳以先生視之所償當何如也董溪既
歸無以為家江村落莫僅有庭菊數畦日與客
條次古今阨塞戰守機宜千古如見先生乃有
敬亭九華發其慷慨豪宕之氣浩歌激響直欲
起太白而從之其中皆有所未足予與董溪同
郡而未之見與先生隔千里者三僅一見於都
下每念東事狼藉士夫肉縮之時得如董溪與
先生其人者在事猶可救十二三耳故於沈君
巨山壽言之請不能無感而且追念江陵也

風傳贈詩有美麓台先生
昔者嗟乎兄弟倫常皆性命是流軒與天絕氣
運至哉風俗相貫而不能必際其盛際其盛而
有歎相成非君子一大快事耶予嘗慕呂益軒
之為人天性忠孝勇於為義其當官風節卓然
不可以利害禍福毀譽動天下皆知其賢不知
其尊人文麓公之賢有以成之也公之為諸生
也閉門讀書史治性理家言不為浮詞希世竟
不售而發之於益軒益軒貴而公服用出入猶
故諸生也曰吾不以子改吾操而益脩六行敦
手足仁族里周乏賑荒至出袍帶簪珥繼之曰
吾不以貧累吾子每當益軒之官輒錄產簿納
水篋中示古人之無家於官之義益軒能其宜公
真善游其仲於太學不食六歲兒近遊鄉門內
發舒如也與吾不啻傳焉其思與難之務也
益軒通諸宦家飲食輒戒曰此何時兒忘國恤

乎萬一有事將何操以應其篤於教忠又如此
夫世之以子貴能不敗其子者少矣况能教乎
即能教不過教以保爵位榮父母推恩兄弟族
里使行道感嘆如是足矣孰教以大義勤勤如
是乎自利祿鬬捷之途開天下不知有仁義家
庭漸染之教地天下不知有君臣風俗日壞性
命日失天地祥喜之氣亦日消安得好古敦行
以大義相勉如公父子其人者以挽風俗少扶
天地之元氣也哉予故刻之以風世且以壽公

卷之六 壽文

三

壽郭心山文

布衣拔擢孤苦而能自奮者人必以為難然得
抑激者十九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隨處而發如火必然如泉必達如饑渴
之於嗜味不得不已非激之而奮也故謂之性
性與激其亦有辨乎姻家心山郭翁拔於孤幼
者也賴其姑以植終身母之行成業長義加於
鄉族言依於仁義予心慕焉而尤以為難者遠
祖墓失已父其子克卿寤寐見之以告父子皇
皇入深山拔荆棘遇山叟而搏顙遂以得之未
章野哭曹信為絕似未足奇也吾里龍柄宋朱
紫陽避地處也得月巖躍龍津龍蛇之章委之
草莽孰有過而問者而心山父子倡義建祠以
風示後進其有意於學脉甚厚予亦有六世祖
去吳公之墳感戚於心竟莫能尋每至灣坪觀
郭墓為之徘徊嘆息而自憾而朱祠之建不能

為衆人先吾愧心山父子多矣語曰精誠之極
神為之輔又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將至
有開必先心山父子之精誠在祖其嗜欲在學
脉故求之而必得創之而必舉也非仁義根心
不自障於流俗者詎能如是吾所以難心山者
以此心山今年七十里黨遠來徵辭為壽予故
述其大者且遙告之曰天開郭氏專其精誠嗜
欲於祖與學脉意必有疊疊繩繩起而發其志
者壽莫大乎是他日吾輩春秋行事紫陽祠講
明其學俯仰梁汝昌鄭庸齋之流風餘韻而有
進焉以龍柄考亭為沂為泗為杏壇謹毋忘心
山開先之義我乃所以壽之也

壽王居壺文

蓋海之山離立上海水環之有樹鬱然盤於
風濤震濤之中終古不改色者椿也番僧識之
謂其應在壽人予自甲寅抵海上見合北嘉登
二里間登年九十者六而壺江得其三異哉椿
之為祥乎抑其地僻絕無櫻心滑性之事得全
於天者然耶今年春予與王丈提曾傲炫海游
有王翁居壺者昂然而來談吐如少壯問其年
九十一矣問善息乎曰否寡欲乎曰八十始絕
也問其配八十有九翼鏢同之相與嘆羨翁仙
人耶何以不絕欲不却勞不胎不息坐得久視
之方且內外並翼鏢也吾聞蓬壺閭風搖蕩天
海有巨鼇負之其上多仙人其事荒忽不經至
若東海紇與陳長壽六百歲則吳人周詳之所
覈也紇與地千里宜五穀人家千餘皆壽獨奉
長以為壽魁壺壺文碑九僅八百家亦多壽人翁

於儕輩中亦為壽魁地國相賴然耶然壺江去
人境不遠予與二三君子歲得婆娑椿樹下視
翁亦若陳長然不啻如周詳僕一見之為快也

奉賀念慶王先生八襄初慶序

憶在萬曆戊戌予以進士觀政御史臺時也

神廟方深居而朝廷網紀法度猶肅臺中
君子議論持大體不苟細是非無所偏繫其行
事風采多可恃賴如念慶王先生尤其傑然者
是時先生至自按齊得同年趙太史輩六七公
而名益重已按楚採使熾而毒有所不快於地
方輒請逮治取旨如寄被其毒者所在而是

先生深念所以制之之方曲而曲直而直因瑕
罅而發故楚毒最先收而諸省之虎寇如故入
以是益知先生先生亦晉岡卿去矣真鴻高翔
邀我不盡其用予每念未嘗不仰聲跡於雲表
也及與呂容使君共事潞河得先生矍鑠狀甚
喜又為先生喜有容曰此天之所以重用先
生者耶夫自戊戌以來幾三十年所矣始
神廟用其神廟喜盛在測然權猶上操已乃感

之以其不測者轉而是非無所問於是言者無
他奇禍議論浸苛細角而為黨黨立而權隨士
大夫遂按所隨以黨中其欲無暇念國矣隨
極而反反極而復益矯益偏士大夫益矜益變
其能卓然不變如先生父子者有幾哉詩曰世
之不顯厥猷翼翼以翼翼成疊疊積國而寧君
而不計乎其他此其所以顯世也呂容敦重而
蕭給節愛而知本務凡所施設皆有古人之意

三

三

其持論知大體用意深厚歸於為國翼翼者非
耶先生垂老見壯子繼起功業顯發其所未足
獨能無快然者而後乃見先生父子卓然不變
之為大今年先生春秋八十予亦六十有九髮
種種矣向念三十年前

陳種漁育容蓄之恩當時四海無虞亂賊必克
其究如在目前不勝念國之感因呂容君欽之
其終始之始終先生多病先生多病先生多病

不計寧海沈公七十初度序

寧海沈公長予半歲而精神矯健彪額蛇鬚目
精如黑漆其歸自登萊也以病請予嘲之白賢
者急病公固宜歸且公少時嘗馘虜可母林
攻羅卜寨幾為所獲騰躍而上竟破之至閩赭
倭來番舌折韋麻郎馳驚浮天濁浪中如履平
地何其壯也而今病丙辰之歲君再至閩亦時
時言吾手亦痺矣欲歸然一聞明石道友來仗

三

三

戈而出拊其背摩其頂麾其眾若崩厥角又得
其力取桃烟門等於東沙若承蜩焉不自知其
病之去體也今病者何也公曰吾年至而病然
則伏波銅標非七十時耶趙營平七十四自請
依先零惟班都護以老入玉門關為幸耳彼入
虎穴搏虎子服從三千六國乃可以請公未得
其終始之始終先生多病先生多病先生多病
不得病其老我我不得老子姑母嘲我將

亦自嘲公歸二年乃七十鬢髮復黑間為諸子
治第飲其叱咤三軍之威驅使匠役時從賓客
歌兒傳食諸子家斑斕奏樂上壽既饗乃去之
復之一家循環無休時而予適在淮揚聞之笑
曰此公善老善病善自取樂過伏波營平遠矣
雖然伏波矍鑠自喜馬革之志壯矣一為梁松
所中主恩幾不能終營平得魏弱翁任其策功
成矣然而開隙武賢其子卒不免二公見知君
相猶如此况無知公者哉然則世之病公老公
者乃所以壽公完公而善為之計者也予今亦
且病且老且羨公樂將不暇嘲公而自嘲矣故
因其子仲山請壽言而率爾以應

大英林逖弘五十初度序
天啓下卯心弘先生年五十矣邑里士紳請詞
致賀非賀其五十也賀其得免杖下之歲月皆
先皇帝所留之歲月也蓋是時權璫為政右其
黨毒蝕颺起先生一以法格之璫大怒傳
旨予杖群璫爭持錐來錐先生及門矣先生曰
吾其死錐乎非
上意則跳而卧於後隣之屋竟日而後隣不覺
也易服而下假傘而出行於市中而市人不覺
也以肩摩捕者之肩而過而捕者不覺也璫益
怒下令長安大索先生雜行旅出都門而門者
不覺也東行四日至遵化乃自言於遵化巡撫
請逮杖於闕廷絕而復蘇掖之起且躡且笑璫
亦索指之曰蠻幸得生乃如此當是時先生非
用權以少緩雷霆之怒群閹弗戢廷無生杖御
史矣故曰先生今之日月皆

先皇帝所晉之月也可謂也雖然有天當先
建魏姓群關而被逮也有以如越轉於其屋移
爾不滅姓遲來驢也故有本釋於及屬德故先
生杖而闕廊火天若曰林御史杖而批鱗者絕
矣戒我戒然則先生之逮而能迹迹而復以
杖杖而能不死皆天也天欲大先生之用故曲
全其生以為明時碩果夫豈偶然而已哉予與
先生同郡少未相習天啓初元奴陷遼陽先生
方令沛亟脩沛城制火器練民兵汲汲若不及
予應召道徐聞之而嘆沛去遼陽不下三千餘
里奴即長驅豈能遽及沛者而先生振勵奮飭
真若以沛為雍丘為睢陽又若用汝霖之磁以
復沛者何其壯哉乃知忠智之士深心慮國恒
謝於未然故危而能特變而能安若汝霖料變
於沛沛無所不備乎就其難難身斯賊鋒
也金唐氏晉之半與其以青島辦明氣靈乾

坤窮千古而不朽者也予嘗逆奴禍於戊申已
酉間而當事弗省至甲寅而益嘵嘵有令遷安
者曰奴遠極無庸慮予謂女真蝕宋不四月而
舉天下之半遠乎哉故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予不幸言而中先生幸而不為睢陽然而山東
妖變鄒嶧為墟而卒折於沛豈非訓練素講之
效哉先生智足以慮變忠足以折萌勇又足以
劇虎狼之口而卒以無患非天所相以為
國家折衝禦侮匡濟時艱之臣安能如是今
主上神聖權璫伏辜矣不日且起先生然則今
而後皆先生建豎不朽之年不獨
先皇帝之所晉蓋亦天之所篤以絕偏有邦者
予可無祝乎

壽甌台鄭公六義文

士有得志而擁貲自封於公家毫無所利而利
無郡國者華乎有不得志而勤脩內行宗族稱
孝鄉黨稱義者華乎彼以利而遂此以行而章
而世積其耳目不之此而之彼究極而論得失
判矣記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中拙余先生曰
吾友甌台鄭君蓋幾是其事親也能柔其下惡
而得其權沒而廬於墓下三年不以疾懈其於

壽文

四三

堂弟之孤也撫而教之若胞克以有立其於鄉
出粟千石賑饑者再邑城圯倡義脩築不以遺
縣官憂邑南石橋於形家為不便則徙而置之
於左學宮庠下不能大發文物又倡而新之凡
此皆某所欲有事踟躕吟言不能遽遂者君皆
有以遂之而吾邑韓賊矣君處家處鄉嗜義如
不及其太凡所謂勤脩內行以德為華寵者
鄭君耶則以告林先生清海清海以告董生董

生曰異哉古田處萬山中有中拙先鳴又有甌

台以行義相砥天將大發於是邑耶於是甌台
年六十矣其子之特以文名邑之父老子弟家
之秀鄉之畷之特之友之戚爭為甌台祝介紹
清海來索壽言董生曰異哉甌台處古田萬山
中負奇獎售者屢矣然竟不售乃以老秀才入
為上舍生此亦士之不得志時耶然而行德不
倦至老而有加能使邑人貌其名中拙尊其實
清海頌其義而不佞某又以拙訥遲鈍之詞囑
囑於觴祝者之前其與得志而擁貲自封於公
家毫無所利者天壤矣況又有之特之振其未
發者耶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則今日之祝之謂
也

壽文

四四

壽表嫂林孺人七十祝嘏序

聚卑乙族差次家法大小祥善內外無違德微
應然人多壽多賢子孫丕有休烈稱德門若是
者誰屬則惟我于同舅氏之家自榕坡公父子
祖孫以忠厚傳世本雍實蕃增墀之下孫遞為
祖間閭之內女亦為士執簡策影儒纓者踵接
獨我勸予兄苦學無成而年又未及艾予竊惑
焉然而達問達生繼起而酬其志壬子之役達

四

生先鳴幾冠八郡使勤德勤學者嘆而加勉是
天之直勸予大也而吾嫂林孺人實代其終蓋
勸予以中子為舅氏當戶孺人相之他嫩勿論
即如勸家佐讀量田佐勤教子佐嚴施恩戚里
佐德懷毒者一言解釋被嗾欲甘心者笑而歸
室霽消尤辨於俄頃解衣推哺生其宗人使勸
終以德益彰舅氏之澤益以厚其有達生兄
弟不亦宜樂湯之餘慶必於坤以其順而能發

厚而能載也家人之四富家大吉以陰居陰
德富矣不厚不順不可言富不富不能載不能
發安所得慶乎富於德慶乃餘四有家人之責
焉故曰吉坤有母之道焉故曰慶餘孺人順於
家厚於人積善於不自知是謂能載能載能發
吾意更有大焉者為孺人百歲慶也正月二日
實惟七十祝晨爵者擇言於不佞故本吾舅氏
父子祖孫家法之善所以勤德盡後沛發今日
者于以見德門善祥在富其厚順之德而積之
於有餘非復一時赫奕稱世家者之可萬一幾
也

壽文

四

壽丘母孫孺人五十序

茲於連廷稱德門而際可兄弟起旅幼著聲膠
庠誠難壓其曹偶人皆曰其母孫孺人之力蓋
際可生二週而失怙其弟鳳鳴猶在母腹中庶
叔纔六歲人睨其產者不絕孺人與庶姑相倚
而獨力持之得不中廢而加殖焉以遺三孤且
督而成之於學微孺人丘之世不可知矣或曰
孺人孝謹慈惠姑去世已久姑之妹窮老迎而

養之於家曰如見吾姑也其他矜惻多類是宜

四七

其有際可兄弟歟今年五十而德丘者致祝立
生曰吾必吾師之文董生曰吾不文而能贊子
其學母也易曰妻道無成而代有終臣於君亦
然夫國家昌明臣子燕及拱手而享太平之福
誠無難耳一旦有事廟堂肝食物力屈而財力
屢計無援將聽其淪胥甚且以國為利有能如
爾母者希報存者植爾於孤幼者乎有能如爾

母顧恤其姑之妹以不忘其姑者乎有能如爾
母完其家以及庶叔俾爾兄弟發聞於時者乎
臣而能是是謂代終子而能是是謂能子今子
去為臣之日近矣子能學母乃能為臣子能為
臣乃能為子母以我見迂而談腐也請以我言
質之爾母而後進一觴焉母壽將未艾丘生曰
諾

世所難操母難太孺人

全眷徽寵於君而親其榮則有恩封制誥之
為其高奉職為人子慈福於天而親歸其葬則
有親識賜祝之文能代人言者職焉莫不表其
徽德開其幽行章其為善之報侈其昌衍之疇
在朝廷以此勸忠而閭黨閭閻以此勸行並皆
關於世教感乎人心非可苟然作倖然取也吾
友孝廉以尹與其兄以並以文顯其母鄭太
孺人春秋八十高矣而體康神健人皆卜其為

字相其壽文

五

前歲微祥而致祝曰太孺人恩封制誥在旦夕
間而子孫血血且繼起而奮功名天之所奉太孺
人厚矣顧其閨行閭德柔婉勤莊姑嚴而得其
懷慈親而刺其過家貧而忘其勤子學而成其
志終始不貳宜其遐福謂年為歲矣年於
是皆感也夫是當食養時將將終閨閨積心於
此而無懈抑抑勸勸見其壽哉曰吾以此操奉

而責於天一旦有子拔泥塗列縉紳向日所

為愚夫愚婦可欺可侮之人天且集其禧君且
嘉其隱人且頌其徽而代言能文之士且揭而
布之耳目然則默默抑抑積心幽渺之事何見
其為負也今日太孺人之閨行閭德既為祝者
所揚他日太孺人之閨行閭德且為褒言所重
記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以尹兄弟勉之詩曰
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予且頌以佐太孺人觴且
以湯之積善餘慶為世之人勸也

字相其壽文

五

贈程永寬母七十壽言

程生永寬言貌無所取然能破產以繕道如素以報本守陰陽學道士悅之會有伺隙垂涎者群道士白官乞留若失父兄竟完其璧其完也衆醵金以賀永寬曰吾之不得罪於公等繫吾父母之訓吾父少孤孝於叔氏叔母母也與吾母敬事之脫喪而猶夜泣宗黨稱焉吾於父生而無以報也存其教而已於吾母莫克其養也

宋刊集壽言

至

怡其志而已公等有意於某請以為吾母權於是林孺人年七十矣衆相率入拜林孺人董生聞之曰巧滑性利薰心從來矣永寬行事類愚然能使道士慕戀不捨如此既成其身又及其母永寬不忍矣孺人食貧以老今見其子為衆所隄豈不欣欣色喜哉此永寬所謂怡志者也

贈韓卿惠山葉公壽言

韓卿惠山公相國文忠公介弟過萬曆戊申于時面蒼鬚滿賜公棹都門執禮甚恭訝曰介弟如是而與公藉藉何也以告文忠公文忠公曰吾弟性直少婉然知敬長者予曰知敬長者少婉何傷其後公以太學生克脩玉牒晉今官子亦以應召至時則奴酋猖獗經撫不相能朝議紛如矣文忠公欲兩調之以就國事

宋刊集壽言

至

談者欲相國一決公走告予曰吾兄當此時不決如求多者何吾決計歸矣予私念當時調則愈乖即決亦愈亂相國固自有見然而介弟之直義可敬也已而公果歸歸二率而璫焰作矣惠公見其微力以身乞公方還朝侍兄遇於中途欣然賦十畝之章幾未幾而璫禍大熾誅奪害類無虛詆設公入都寧能晏然已乎幸際聖明鋤奸正邪宗社再安天下始知有

生民之樂而文忠公已不及見公亦且老矣而精神益王人為公壽公曰吾必得董先生之言為華子謂公以太學生荷國恩致位卿貳兩愛賜金亦榮矣而歸而脫璫禍老而見太平此數幸前士大夫之所惴惴而不敢必者然微皇上不及此則公之優游里門安享遐福皆上賜也其又可忘耶夫擊壤之世野老忘力耒首之歌婦人忘德及至中興再造勞人安宅而

公相集壽文

五三

鴻鴈之歌作何者長治者忘亂而之治者感人情然也況夫出湯火之枉席慶舒長之聖日者乎此又元老之家所當深念者也文忠公嘗以古文辭知予故於壽公之言不得辭且以壽考維祺保艾爾後為公祝也

不肖姚孺人亦來壽言

歸隱之壽在夫與予故夫取其相子取其教相得則身榮教得則名永身榮名永其壽大矣無是者吾獨得之姚孺人姚孺人者起潛余大夫配也余大夫起萬山中博綜羣籍淹貫二十七史為名進士予敬之慕之然其初固貧甚也而委禽於姚姚之人曰余生貧也孺人曰不貧腹笥富矣既歸於余相里氏斬其姐曰聞姐曰腐

朱相集壽文

五

豆而食之有諸應曰然私自念吾得日腐豆而食之抵九鼎矣盖余大夫之貧如是而孺人不以此挫其志也且不使外家知及大夫成進士賀者曰孺人貴也孺人曰否貴在腹笥且吾子未

獨學宮象其女之手歸也有書盈車增之名

不肖姚孺人亦來壽言時耳孺人相夫如是

教子甥是所不讓賢乎牛養夫且積功庸而上
遂美于君壻且踵起躬執與榮名孰與永其為
肅木邪永乎吾獨羨夫余氏父子能於制舉外
別有以自貴雖婦人女子亦皆知學詩書之澤
流於無窮斌然有足多者故特揭之以壽孺人

行集卷二

賀從叔思泉公七十壽文

吾父同祖弟兄六人獨吾叔最少然最壽某於
諸父獨事叔最久而久以出山不得侍左右十
年之間人事變易宗戚故舊往往有可愴心者
獨叔老而健貧而裕晚而得一子蓋親屬可幸
之事未有加於吾叔者是歲叔且七十宗人致
祝獨某在三千里外不能從子弟後且悵且愧
顧徐念之某自七八歲挾冊席諸父教督有今
日受國恩無絲毫可以自効而覲然素食優
游鶴廳夕惕惕無以報况敢規其私事君致身
而私是恤亦叔所惡也其不以曠左右罪我明
矣異日者稍得一當以歸追隨杖履於蓮峰梅
典間談笑從容以謝積曠且率宗子弟聽叔指
陳家世述艱難用以警薄而回淳繩吾祖父孝
弟共讓之義今日之觴衆姑先我謀請歸而更

之胡正善牌字文也敦懿字孤吾伯父默叟珠

鑄鼓提管料食無屋地等處轉更進與賜焉

世廟末乘島夷誼海士警卒至內外不暇相顧

吾家兄弟叔姪之美聞於里中當先承德時伯父父子業詩書先承德獨當戶以佐其業其後伯氏子肖浦兄以諸生為先承德服公賦上下會省跋涉勞苦萬狀以逸不肖某於學世世手足篤義相成里黨傳以為勸其時予嫂郭氏亦甚賢凡兄上下會省月率二三往或從中夜起冒風濤兩行露宿於人情宜以為難嫂獨不介介顧時為先安人佐襄治緝衣履予兄弟及女兄終歲不厭予少時見先承德有事即呼兄先安人有事即呼嫂雖予有室不以屬也必嫂乃稱意蓋兄於先承德姪也而予嫂於先安人姪子婦也而予婦不如嫂婉淑和會朋於大義性不忍傷一物每來予家則大小咸喜先安人兩母不見嫂則心不樂仲姊嘗為予言當世廟末乘島夷誼海士警卒至內外不暇相顧

世廟末乘島夷誼海士警卒至內外不暇相顧

競入山其時先安人初舉崇政弟未一月也左待景若抱弟行且躡嫂為新婦未又有身亦行且躡及取弟嫂喜母懷中納之與先安人相翼至孟溪山中藏蒿莽間寇退而如注弟僅無人色矣先安人數目欲棄之嫂不肯也歸至孟溪農舍母姨陳取熟水渥弟累以敝縕少頃乃蘇嗟夫子與弟得有今日非嫂與陳氏姨其誰全之陳氏姨已矣嫂今年七十予不能奉而之官顧思吾兄易簀時以玉姪托我今讀書而我負兄天不能有所致於吾嫂酬莫大生全之德而又無一言以為壽是忍人也爰述述艱難終始之故不敢歸一詞使兒璋歸而頌之嫂且告家之老使知吾家骨肉之所以相成者其來已久為婦者亦宜若嫂之婉淑和會壽吾家脉無缺斷焉為鄉里所笑哉

家書常政弟初度序

為保時至月邁月孤感興殊深無忝所生知
家之兄弟善相成也不惟謀議之故又欲教
其子弟以先惕之以天命策之以日月而
又重之以岸獄水淵之懼曰何自而能教也則
溫恭小心者乎溫恭小心所以教也蓋古人之
處危而能慮如此故其家室安和骨肉相保天
命又之而永永無斁也今吾與弟並六十浸老

家相書文

吳

矣錄今以前之日月其征其邁吾不自知也但
見豪風激勁勞成我於學事我坐必隅出必送
有斯相見我必避辭見我必肅而已錄今以後
之有月其征其邁吾亦不得而知也但願為弟
者如弟以恭其兄勿忘前人之教而兄為兄者
如弟以成其家而澤其鄉能指點教誨兄雖然
處有能教之懷獨先錄德為教誨終身不
言半常教錄誨公誨教為力忘之也酒姪處

數狂舞而先承德不問珠浦公不愧謝忘之也
前忘可能也後忘不可能也不問可能也不愧
謝不可能也非友禾天性融洽混成併為一身
淳然無絲毫隔者能如是乎此語見弟子孫所
當勉也吾又有勉焉詩稱溫恭小心非憚而畏
禍也天地鬼神常密伺乎人心而與之為損益
故謙和敬畏福之本也氣張則覆人惡其上自
古戒之吾與弟心非不慈也而言或不溫中雖
有以自下也而禮或不恭心或不小以之行於
風波之場其能終乎吾懼前人之忝也今吾行
世多阻色身而歸與弟朝夕相規進子孫而訓
之以毋忘吾父吾母之遺教而特天命之所定
吾弟邁位敢以老廢我因弟六子初渡宗誠稱
福而吾以規為壽果亦外疏詩賦之清也

家相書文

己

壽從兄疇浦六十序

吾鄉濱海而少田操畧餌而漁者十六七年而
有獲猶時有風濤之警盜賊不測之災憂妻子
而虞性命其次乃折閱人率踵屬不悔者何也
彼以田之所出微終歲動動僅得一飽漁雖蹈
險亦時有贏利出則脫風色投餌乘流收綸而
高枕無出入作息之苦勞逸異而險夷易故踵
為之夫孰知其以性命擲也田入雖微猶為本
業風濤盜賊不怵於慮出入作息日與妻子相
見歲成則秉穗稠積所出狼藉鳥雀馴於堦前
鷄肥美炊香釀熟里黨葉秭相問遺寒則閉
門袖手飽食而已有餘則出以資用權子母逐
什六因而坐致素封者固有之安在其無贏利
夫力不動心不專雖陸海猶險苟勤且專矣何
慮不利豈必泛海蓋吾鄉生業之謬如此獨
從兄崇忠君壽其父子承足之力於田日無

事夜無越思耕耨以時蠶桑惟法而歲獲恒倍
飲食資用充然而有餘一門之內婦貞子順外
尤而內和蓋兄少年馳驚於風波不測之中者
數矣父知其利害故反而事此其務專故獲效
速其力勤故其利豐其事熟故其神閒吾方欲
以兄之所為為鄉里勸而宗之子弟乃以是歲
為兄壽璋來索言吾不暇遠引但就兄之力本
務農優游享年者今歸而頌之以侑行觴聞者
得無謂吾不脫田舍故習故語語不出菑畬耶
太史公喜譚貨殖猶曰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其
所輕重較然矣周祚八百實始后稷吾家子弟
其無忘先世辛勤而薄其本務自棄其安固長
矣文樂試身於不測也詩曰有餘其香邦家之
光有叔其馨胡考之寧請以是祝兄而我宗人
竟以為何如也

族嫂楊氏壽考

吾宗之遷龍塘也始於悅中公派為三房崇公其系孫也才微為藩司從事多長者將實修宗譜陳太史為之序崇公之後世執宗事七世浸微八世而季之有後者獨崇直兄一人耳危我岌岌乎然有五子皆克家人謂天之碩果於季氏也蕃而遠條在此五子我問誰所出則嫂氏楊也續季房一縷垂絕之緒而長發其祥嫂

之月六年七

二十

之所造遠矣我今嫂春秋七十諸婦歲遞乳長孫且婚矣少者次第持書孩笑於前宗戚以為慶稱觴為壽璉乃走金陵請言予謂璉爾母壽爾家我宜有述雖然吾語汝樹之剝而初復也必厚墜本加勩焉其生乃蕃夫友恭禮讓謙和厚順此迎祥之府發育之基也內處外間漸劑春餘而示於義其昨可知爾之兄弟勉之耳房從此興矣所以壽

爾母者亦豈有極人其亦以是語之

爾母者亦豈有極人其亦以是語之

詩序

古詩人曰風人風之為言無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工詩已傳於後而姓氏或不著焉今詩人皆文人也文人為詩則

詩序一

欲有詩之名欲有詩之名則其詩不得不求工者勢也詩而工矣世亦何難以名予之然世所號一代名家始皆就其習之所近意之所趨與其所矯以為詩

其氣魄聲援皆足以休一代之

人予之名而後已今讀其詩何如哉虛懷自審豈其作者之筆力皆出讀者目力之下然其間亦有一二先達闇然不使世知

詩序二

其為詩者今其詩反能留一代之真聲元氣而足以服讀者之心何也愚以為名無損益於詩而盛名之下能使不善處名者心為之不虛而力為之不實見

詩出而名隨之是則詩而已矣
其意常以名之所止為詩之所
止彼闇然不使世知其為詩者
常欲使吾之詩有餘於其名而
吾所以作詩之意與力又若有

詩序三

餘於其詩如是而求詩之不工
不可得也吾嘗持此意以求夫
今之為詩者所以至不至皆不
出此閭有董崇相先生者其人
朴心而慧識古貌而深情所為

詩似其為人非惟不使人知而
若不敢以作詩自處者庚戌予
始讀而選之見其力之至巧之
中蓋獨勝者過於同能而兼長
者遜其端諸公亦知予不妄而

詩序四

詩始有集丙辰始徵予序而猶
不欲使有聞於世蓋其深心純
氣如偏師探穴銜枚宵征業已
過之猶自以為不及獨往不已
寧使詩至而名不能我追勿使

名至而詩追之者也吾友蔡敬
夫亦聞人其識其詩皆似公吾
輩為詩不能有名於世則已幸
有名於世念今之世猶有二公
其人者為之深有內愧焉於以
詩序五

虛其心而實其力其亦可也

景陵鍾惺伯敬撰

候官門人王度書

崇相集目錄

詩

感咏五首

厨娘

丙申集母夫人墓 王九粵移尊太虛亭

陳季立招飲城西草堂

寄大灣林肖崖

洗竹

吳山夢弟作

寄滄江諸友

戊戌采青軒對月

六目詩目錄

自西嶺抵通光塔下漫行至弘教寺水亭

送楊德秀下香山 西山月下飲酒

己亥贈鄧汝高學憲之滇陽

抱膝亭

己亥北上取選泊大穆程

示弟讀

道逢老姬歌

登浴日亭東坡韻

辛丑冬游端州七星巖

同莫元慎登峽山飛來寺作

英德道中

入曹溪

壬寅南安放船

照影

西舍看蓮

戲題千佛嶺

癸卯游棲霞三首

游慈僧房

雜作

問太虛茅堂

客過

歲晏

甲辰成均官舍初就喜而有作

六目詩目錄

曉望

七夕

別意

客至

東陳元凱莊微雨看菊二首

寄題清寧臺

于陳元凱處乞食值其不在

觀魚

寒空

題焦先主謝墩鷄籠神館圖二首

別謝覺先歸樵川謝有春草吟

乙巳寓萬松菴山樓

游大能仁寺

騎驢獨游城南諸勝

宿半雲菴

答陳季立招遊

索茶

別小萬松菴

題梅

乙巳宿州道中夜行

卧佛寺禪語

樂舞歌辭

復任至淮陽念齋衙庭菊盛開有作

江上曉望二首

續夢語

丙午謁方先生藁蔭處

上牛首值蘇潛父與張君弼歸戲作幻語

陟文殊閣見潛父從南山歸步其韻

自天界寺乘月上棲霞僧松同行

九日同潛父登高

高子詒燉之燕訪予留都高子前聘亡女

淑也

九月晦日送任甥敬美南還

戶部官舍種菊初開燕朝元凱能始二公

丁未送陳元凱之揚州

送林從周楚府錄事

登倉中鐵塔塔名普照在景陽宮後開久

矣開自予

有事安德門瘞鄉人枯骨宿天界舊寓

題耦耕圖

戲贈曹能始生日

送人之維揚

戊申看梅

官舍晚梅

首夏過孔雀菴看竹

秋日尋孔雀菴通上人

秋日游龍潭鐵塔諸倉作

秋日作遂有亭于金陵寺後三首

秋日上遂有亭別鄭歸德

已酉燈夕香山看月作

游真珠泉

寄陳瓊山八十翁

見作觀瀑詩者作此示之

題羣芳亭

林柳州歸壽其兄耕隱先生作華萼堂

別董葆元

聞連江吳孝婦割肝有述

莊徵甫王母方伯夫人九十矣以手織寄

徵甫賦此為壽 題怡怡堂

慎獨四言

左弦

怒箴

詩目錄

五

庚戌春與袁大可能夷唐宜之兄弟游京

口諸山

金山四首

游焦山作

看瘞鶴銘

送陳用吉之南海

蘇侍御席見梅花

梅花

上陵

贈呂益軒二首

述游別蘇潛父西巡

又送蘇潛父

閉門

辛亥中請假歸念里中諸勝得償夙游有

作

黃樓詞

自廣陵開纜至揚子橋史永嚴追及談飲

至五鼓分手

過釣臺作

過謝臯羽墓處

將至常山作

壬子熊兆履訪予海上有贈

壬子歸里夜同諸子至梅與因憶念元德

秋塘游釣四首

游留雲菴飲石臼巖作

詩目錄

六

游小雲居

贈陳邦秀老友

株蒲三首

梅與三絕

上羅谷

上白雲山般若菴

觀海雷石

靈椿

出塞五首

中秋

九日雨

株菊

冬日寓斗中陳園作

跌坐戲作八疊體 遠俞心虛之薊門

荷亭送客作

甲寅夏日譙集荷亭

甲寅北上游雪峰龍眠山有作二首

枯木巷

應潮泉

無字碑

衡之明六叔會從予游雪峰歸作此示別

出山游武夷謝洞五絕

咏望夫石

乙卯游古松菴童子以香具至示二偈

全有詩目錄

七

示河沙行者

示無斷行者

乙卯出都見西山山色東同曹

出都行五日以阿福出疹取道張秋有作

歸游武夷二絕

初得仙巖諸洞

於福唐見蝶穿花作數字易之

丙辰懸虎作

懸田謠

游龍潭水虹

憩泉

定光石室

星窩

懸石洞

猿公巖

天路

三玉螭

游石竹作

有序

陳季立病之有賦

丁巳四月三日射得一虎于百洞山中五

歲兒福懼呼促烹是時韓觀察徐都護

沈叅戎在海上撫倭因以虎肉遺之副

以此詩

百洞

同林清海飲建寧陸羽泉

全有詩目錄

八

將到武夷作

戊午元旦大雪次日周光祿蘇尚寶邀玄

武殿看雪有作

戊午元日大雪朝謁禮成沈宗伯以詩見

示和之

佛手柑送佛心住持侑以此偈

徙倚

七夕

賦承恩方示門人陳磐生

偶成	閉門
初冬	感咏二首
戊午金山作	
卜隱茶園示詹道人移植花竹作	
海儂	己未登百洞絕頂
沈將軍歌	題扇
乙卯出都胡光六以詩見贈答之	
送林永光之臨安	
伯起歸自日本又為海將	
林職方僑寓建寧勉之赴任	
六十四初度作	自嘲
題邵見心豹頭書院	
看梅	壬戌別武夷龍巖
武夷山中有持西湖圖乞贈者作此駁之	
舟行	
癸亥送丘毛伯直指按河南	

感賦	馬上吟
甲子于閩樂府	送王戶部督餉延綏
屯中賦懷	乙丑夢語
寄題永平夷齊廟	題岳王廟
題兩忠廟	常山嘆
謁考亭	
過徐玄仗林亭見梅花盛開作	
三笑亭大飲	題徐玄仗鳳舉軒
題徐玄仗見龍室	丙寅聞邊報
聞袁自如破虜向議屯田練兵	
游鷺湖峰頂寺	將至閩嶺作
分水關	婦里作
初歸海上作	諸子初來海上
明六復之約水為珠簾以詩見貽答之	
冬日游百洞見桃花盛開	
梅與觀瀑	熊兆履再游百洞

答人

兒緯復任留都

送陳磐生北首

三友墓在桑溪成化間郡人吳叔厚築以

葬其友徐振聲林世和而與之同葬也

林已無後吳徐子孫春秋上塚不輟

木落陰窮瑤花獨賞見林守一步林和靖

高季迪韻聊拈二韻又自為韻一首

梅絕

梅開喜友入至

太虛亭八絕

寄黃衡山

送陳子榮之衡岳

智廣乞字

蠶

片尾看月

姬巖古松

能始游我海上枉詩見貽而予適在三山

聊作此以答之

又答能始詩

送邵見心之上川

已已壽洪汝含七十嘲其遺妾

壽孫母

題終南佳氣入樓臺圖壽馬季聲

雷山人索題山人名起四

同雷山人看保新菴依韻答之

龍舟

石楚陽以詩見訊依韻答之

以西國七首贈心開熊公侑之以歌

奉贈大中丞熊公兼制兩粵

詩目集詩目錄

十一

崇相集詩

閩縣董應舉著

連江門人王舜發教

感咏

生與憂患生息與憂患
息蚍蟻戀枯枝千金易
蟬翼傷哉大化中日日
受糾纏百年能幾何持
以為誰德

造化有密理君子常下
民宜為歲世術要以全
吾真狂瀾觸石怒澡服
取垢新鑛以鍊成寶璞

以鑿見珍鑛璞失其故
鍊鑿何足嘆

精衛填滄海滄海幾時
平烏鵲梁天河天河亦

已傾愚公不量力乃欲
移太行咄哉自疲苦其

志未可輕

清水不可唾濁水不可
食水濁日月遁水清蛟

龍失豈若大海流際天
以為域洶洶生精光清

濁非所測

狼躡奔秦軍柱厲不旋
踵當時未見知何況被

恩寵烈士死一言豈復
顧其種嗟哉緩帶徒高
論戒傷勇

厨娘

宋高宗失一玉孩兒有年矣張循王厨娘剖黃瓜魚腹得之以獻高宗大喜以為舊物後還之北因封厨娘

玉孩兒出魚腹夕作厨
娘朝華屋金世界臨可
復吁嗟可憐岳武穆循
王一言丞相喜九廟含
悲二帝哭

丙申築母夫人墓

叫罷慈烏天不聞若堂
累就淚和雲但應細讀

王哀傳不向人間乞墓
文

王九等移尊太虛亭

多因善病久離群愛我
移尊就白雲下晚風

猶積葉山前秋色半酬
君

陳季立招我城西草堂

城西草堂背江開江樊
林竹巧相迴一溪風雨
時進艇半棹圖書獨把
杯池柳閉門非已甚潛

夫者論若爲裁我亦有山澗海上蒼茫秋色待
君來

寄大鴻林肖崖

大鴻門前波浪迴秋晴鷺鶴坐江隈風滿釣石
足勝事郭索嶠山從酒盃兩急千峰潮正上月
明孤艇鴈初來念君咫尺不得往獨對黃花半
未開

洗竹

三

太虛之亭竹西園繁枝歲久遮光輝當中取勝
剪其蕪千山萬山揖吾廬疎密得理雲往來橫
翠交加遠眸開遠山如欲上青天近山蹲伏墜
堦前延延野綠平如掌疎簾日入蒼苔上無那
高枝不肯降拂拂雲中作清響

吳山夢弟作

時有東屬國之變

別汝三月無書來夢中見汝心顏開似憐孤影
吳山月不復春雲江上臺春雲飛出梅花島朱

頃池塘變春草定安楊梅綴海霞荔枝離離復
垂通知君對此忽苦懷骨肉千里書難裁東萊
不滅海水沸遠道之人胡爲哉半生寸管不得
意昨日南天今北地何物浮名作使人目斷天
涯如棄置

寄滄江諸友

二月出門別桃花三月停驂浙水涯吳山雲氣
藏古寺夏木陰森射晚霞晚霞散作西湖錦手
摘荷花共誰飲菱歌一曲夜未央水月冷冷不
能寢對酒當歌暫解顏夢看只在滄江間滄江
老友足勝事釣月巖頭擘丹荔豈念吳山一片
雲獨向愁人眼中墜

戊戌來青軒對月

地白鐘聲寂山秋夜色多倚闌成雪界按戶即
天河野氣沉平楚池光轉碧蘿忽聞清籟發淒
絕獨如何

三自西嶺抵通光塔下湯行至弘教寺水亭
無山不可眺况是菊花秋認塔緣崖入隨雲到
寺遊亭虛松從蔭葉積水潛流坐覺諸天寂行
歌殊未休

送楊德秀下香山

十日不了香山寺有客來分半榻雲泉響每從
松頂落鐘聲多在月中聞誰言秋色能欺病自
信黃花不負君此去都門何所見孤鴻天畔正

斜照

西山月下飲酒

請急少人事三入名山遊雲壑窮窈窕况當山
月秋山月隨風墜林杪曾照遊人知多少來青
軒前霜氣寒九龍山下鐘聲杳人間見月能幾
何不飲空言月色多下方世界隨塵淺世上浮
名似影過若道功名能不朽借問山月長圓否
三五清光滿漚杯堪宴食之如缺在月半月吾

為汝飲汝勿愁青天浩浩無盡頭有缺有圓還
有復盃中有酒更何求

己亥贈鄧汝高學憲之漢陽

送君漢陽把君手聽我狂歌勸君酒古來梁益
接大荒別一乾坤不曾割櫟榆靡莫自為雄秦
漢唯憑五尺通于然西指頭蘭滅元鼎元狩之
歲開鴻濛鴻濛乍開忽復合六詔蜂屯還雜還
玉皇天上出靈旗蒙氏田中聞吠蛤俯仰千年

六月六日

六

似結溫乘風吹散隨長流火井烏蠻通禹甸生
銀白爨受湯球點蒼山西洱水拔地稽天攢雲
綺使者驅車看地符三百芙蓉當面起人生得
意無遠近况復禮樂達昌運椎結盡化為冠裳
坐見走馬却以糞勸君酒向君歌追君不上可
奈何漢使風流猶可問新詩萬里倘相過

抱膝亭

上有崔嵬山下有沿迎谷溪水深且清曲曲森

古木天晴理釣絲天陰歸茅屋抱膝時一吟千
出萬山瀑

已亥北上取選泊大穰埕

大穰小穰四五里烟樹微茫十數家沙嘴浴鷗
驚連棹波心彩鷁落晴霞人收梨栗聊供客月
下滄浪數起鴉信宿淹留乃何意故園昨日已
天涯

示弟讚

吾家世貧賤我乃食舊德遲暮辭釣緡黽勉追
雲翼何以報所知頂踵未云極顧此貧病身兼
乏圓通識世路良嶮巇常恐孤生植願言古之
人幽獨無慙慙異守金石言歲晚或得力
天道難自昧名位各有極苟不殫厥心俯仰愧
所職弱水無縱鱗旱風無大翼巧圖多不終至
誠天與直以我百年身憑此萬里軼何天不可
飛何地不可息但恐負神明高厚亦偏仄

外物不相受艱險良可習曲肱豈不怡脫粟聊
自給揣已常凜如量體節所入瘠土無甘薺石
田無豈粒得性何所求失性何所急不見千載
人至死尚骨立

秋風戒林木遊子生遠懷悲感相迫送離情暫
為開豈知建溪水西上復東回舍我骨肉親就
彼徒旅催况近登高日北鴈復南來獨與妻孥
俱別思終難裁暴起衆所忌秀木風所摧善與
福同域得為失之媒小宛多苦言回首望南陔
道逢老嫗歌

北風烈烈吹枯枝雨雪飄飄行人悲白日荒荒
復欲暮野色慘淡馬遲遲馬遲遲道傍老婦哭
流移在平以北逢不淑阜城之野無子遺挈家
且向滕陽去苟救殘喘從孤羈少婦挽車老婦
抱兒日行百里常苦饑三里一息十步一推足
為之腫手重推手重推風如錐大兒已賣小兒

鐵縱有眼淚祇空垂枯草尚有根枯木尚有枝
民今無祿天祿之譬彼飄蓬與斷草朝暮南北
隨路岐今去癸巳曾幾年老身兩見家流離皇
天乎皇天何不爲我收疾威苟安鄉里但願哺
糜黃鳥之歌哀者誰嗟爾暫御之人飽食大官
常苦肥

登浴日亭東坡韻

虎門南扼扶胥口鹿步東臨黃木灣風雨百靈
生駭浪雲霞千頃擁仙山天浮南極空濛外日
躍扶桑渺靄間始信域中奇不盡何人到此不
開顏

辛丑冬游端州七星巖

身世不知終清游聊取適况有錯落巖乃與天
星敵板地出青螺離立如連壁險絕不可尋十
步氣相激喘息時一停頗如天上歷盤旋入腹
中竅穴難具覓石乳結巖璇雲根膠閃鑠銳下

珠濺泉側掛芙蓉蔚射見日光陰沉蒸露滴
欲窮水府幽已覺精神暢或恐是桃源猶疑生
霹靂大笑出洞門秋山吹玉笛

同莫元慎游峽山飛來寺作

足力不濟勝目力苦愛奇山寺雖遠絕吾意欲
窮之盤嶺四五歇拄杖行復遲轉見衆山赴冷
然天風吹稍稍如有愜不覺忘其疲入門問古
佛飛寺來胡爲飛來既已久飛去復何時笑
萬仙老占勝如擇枝情境一以接仙佛亦成馳
去矣峽山水杳杳無前期心目兩相釋中流把
酒卮

英德道中

好山故作勢相尾赴溪傍磊磊迎船立浮浮動
日光樹挂帆影翠風帶石嵐香水宿偏多勝遲
留固不妨

大曹溪

停舟入曹溪曹溪還幾道不見曹溪人但見曹
溪水曹溪水自流曹溪雲自起雲水相與泊吾
懷悠悠耳

吳興子寅南安故船

放船春溪上灘淺時凝流少撥駛然下又觸前
頭舟篙師巧相避曲折如縈鉤深既如箭過淺
亦如芥浮深淺不為意輕舸何所憂

照影

唐詩

十一

早起臨清池顧見水中影欲語忽不能冷然心
獨省我影在水中對之忽相笑亦有天上雲飛
來水中照

西舍看蓮

見爾池中蓮每往不能已欲移恐傷根聊復日
來此

蓮衣戲題并佛嶺

石巖間石佛汝體即我體如何世上人見汝便

作禮石佛答石巖世人好雕飾強將我作佛作
禮我不識

癸卯遊棲霞三首

入山不必深清淨不必禪但得時休沐胸中無
掛纏出郊信獨往遇物無不鮮春風翼新麥翠
浪生平田川原互藹藹我行亦翩翩翩翩不覺
遠遂至攝山前谷口暗柳葉東峰抽暝烟鐘定
人已寂且就片雲眠

唐詩

十一

一春不自得結念茲山遊偶爾衆休暇不及呼
朋儔行隨日色遠食借僧厨幽梵響起夕警轉
覺身世浮自昔明徵君抗志在茲丘生前寶高
尚死後空名晉何況去來迹譬如水上漚聚散
非一處森森無停流山川宣有待神理自相求
暫寄亦不惡久住未必優朝霞朝已代夕霽夕
還收且問前時菊今日還在不物化已如此主
客為誰謀

曉鐘罷清夢靈境澹營慮攝衣欲登山林外有
人語遲之携手行望望烟霞去試飲白鹿泉往
頰雲生處石骨欲上天半為佛所據驚嶺豈在
茲短筇吾且御望中一點白江上千帆曙溪谷
介嵒迴風嵐互吞茹奇變蕩人心一行一竹步
不知古來人多少同斯趣

遊慧僧房

昔人卧亦遊吾今遊亦卧適來眼底山知從夢

中過

雜作

仕官事大官曲意逢其喜事親能若茲豈不成

孝子

豚蹄賽田神巫覡操其德含血詬天公陰晴不

濟力

家無別術請看嫁醜女媒人多與錢隣人多

貴

種桃欲何為且以悅其趣從來食實人何曾解

種樹

濟是湖大虛茅堂

君從三山來曾到烏石否其下是吾廬竹林可
如舊

在山不覺樂出山空復思但恐入山日又似出

山時

客過

閉門攬書花下卧有客聯車忽相過為愛秋容

此獨佳却把青尊對花坐晚風微動花氣清摘

花浸酒香盈盈且酌數杯從所去明朝復此聽

車聲

歲晏

歲晏無所事登樓覘春色柳眼欲歸青晴光被

遠陌濁酒私自持錢年如送客

甲辰歲杓官舍初就喜而有作

一穗自喜得婆娑小構繞成四月過舍下人情
看乳燕堂前物色長新荷當窓且放青山入夾
路無嫌綠樹多却笑廣文能幾日欲將處處著
烟蘿

曉望

樓外只疑水雲中似有山不然鐘磬杳何處響
潺潺

七夕

縱巧何須乞雖星亦有期月翻枝上鵲風落網
中絲靈駕倏而返明河空復思惟有懷歸者貪
看眠獨遲

別意

薄遊不怨暮相知何用深但見有流水悠然便
數琴清聲聊自寫絕聽若為尋感此殊難別他
時月滿林

一詩寄孫

秋齋寂不喧秋色淨堪把乃有花一庭隨意疎
而野主人寡將迎忽忽聞車馬自起摘花叢點
落東籬下相視無所言知客何為者

東陳元凱莊徵甫看菊二首

陳生懶未除莊生病初起獨自把花枝頽然秋
色裏濁醪不復來故人那可恃秋色日以深秋
花日就紫感我遲暮思撫懷不能止今日天氣
清遲君析玄理

冷蘊何足戀有此庭中花歲歲作秋色時過陋
巷車雖無白衣來近市酒可賒頗憶去年時君
來飲我家秋光若流水遞遞變物華此花已三
種吾意亦已奢明歲不復知安能計其遞

寄題清寧臺

高臺一望思悠悠想見前時萬里秋地標白阜
為沙塞天遺黃河作帶流

皇靈無後五單于保塞暫令息帳廡胡馬寬閒

塵不起月明如洗見盧駒

漢月臨邊鐵騎催將軍鏖戰夜嘶枚臺中譚笑
揮符出臺下降王繫組米

于陳元凱處乞食值其不在

飽向故人道饑乞故人殮是事未能免故人己
出門偶見松竹密庭宇澹不喧忽忽成欣賞不
覺移朝瞰稚子稍進食阿戎復清言白酒三兩
孟微吟鬚數掀天地本浩蕩禮俗徒煩冤君出
當何來我醉亦已昏一官如寄寓相過似隣村
今日且歸去明日還來論

觀魚

游魚會清池漪藻被淺濤浮動自成文迢遞微
風起忽然雲影翻若在秋空裏

寒空

寒風吹枯林獨鳥下淺水四野白荒荒凍雲飛
不起曠若天地空茫然靡所止日月有死生吾

以觀其始

題焦先生謝墩鷄籠神館圖二首

冶城東一丘新松出如薤昔為謝公墩今為焦
公有不臺亦不亭風吹綠苔厚致之宇宙間聽
人日游走不復知主賓焉能辨前後天地本遽
廬丹青為戶牖披圖時一觀千古如崕嶮疑有
晉時風吹我杯中酒

山川有消歇文彩自流映不見古時丘尚有今

人咏焦公好嘉遯繩古以為正悵彼鷄籠山遯
跡悠然愛蕭雷不可尋池館昔曾盛空有數畝
園心力詎能併神樓既渺冥馳賞亦為病不如
且置之風月自為政

別謝覺先歸樵川謝有春草吟

春雪如花春風深君歸不歸傷我心爾家本自
為衣巷才藻猶傳春草吟江山佳氣隨雙屐
若期洽故林且莫買舟來一醉幾時明月更

遊寺

錄乙巳寓萬松菴山樓

高樓入翠微樹色生素几搖蕩硯水中時有流

雲止

春山紛可悅春流鳴不絕獨有嶺頭霞照此林

中雪

遊大能仁寺

舊寺荒涼石逕斜官窰殘瓦半藏沙東風不為

詩

人來少吹上空庭幾樹花

九

騎驢獨遊城南諸勝

郭外新晴春可憐雙柑持向白雲邊遙僧但問

前頭寺若箇梅花勝去年

宿半雲菴

僧在山腰占半雲聊分一榻對氤氲東風且莫

吹成雨明日山頭看夕照

答陳季立招遊

綠滿樓前雨後晴閒開軟枕聽鶯鳴不知我及

緣何意却喚持柑別處行

索茶

園子先生寺作家竹邊燒筍坐邊花生憎新水

白於玉穀雨多時未試茶

別小萬松菴

客子樓居月幾更雖然欲去也閑情請看樹色

週遭綠不放春風與客行

題梅

十

題梅

南州臘月風怒鳴萬樹逡巡不敢生天地黯淡

無顏色雪花落地

空盈盈自有南枝一點白回頭却喚春

風行春風次第枝頭見月下玲瓏香隱現雪花

失色寂無聲分得餘香百花面百花笑笑春已

深梅子青青又滿林徒教紅紫爭芳艷直待嚴

霜見汝心

乙巳宿州道中夜行作

日色欲墜雲滿野僕夫持鞭叱疲馬馬行不前
道已昏停車且頓茅簷下里父傳呼取道燎東
隣科草西隣罵少男作苦未帖席竈下餘薪不
盈把土牀藁結半蕭疎陸續縛炬送行者官人
何事苦夜馳豈是王程難少假去年水潦田有
魚前年旱魃草如赭流移暫復居道傍十家八
家亦聊且白日偏向荒村急持火將迎無冬夏
太平無事官長尊鼓吹馳驅甚都雅當車豈亦
念貧民處處郵亭淚堪灑願天爲我回日光照
耀官人休鰥寡

卧佛寺禪語

無諍即兩是有諍即兩非菩薩與外道我看亦
同歸
不動禪爲坐不立宗爲卧我欲佛倒植翻却蓮
花座

樂舞歌辭

龍何飛飛蒼穹鳳何儀儀紫宮瑞靈充塞日正
中陛下聖作道顯通開明堂議辟雍萬方俊
傑來趨風朝獻謀策未暮見豐隆樂莫樂生威
世駟馬高蓋無憂忭東隣有美酒西隣有鼓鐘
彼此更爲壽莫然不知西與東一日復一日爲
樂無終窮日月開廓雲龍相從諸君慎勿優游
而道思千古萬古時一逢望天門氣鬱蔥露華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濃碧玉佩陪上公總章之下祝華嵩四夷畢會
萬福未同陛下壽考大明始終

後任至淮陽念齋衙庭菊盛開有作

出月近重陽籬花幾處黃閒庭知早種應節定
聞香露蕊疎能好風枝亞不妨少將淮市酒到

日恐開觴

江上曉望二首

日出水氣盛江空帆影微連山忽不見一葉青

何依着處疑龍窟前遊想燕磯湏臾烟霧破
實豈多違

一望疑無際江行若蹈空且依蘆渚白少待海
霞紅霧漲山爲幻天低地覺窮惟餘鐘阜頂露
出曉雲中

續夢語 首二句
夢語

靈鵲學度琴學得成何用不如盤雲飛客客聲
相送一聲一喜來解我相思夢

丙午謁方先生藁葬處

偶出聚寶門言游聚寶山聚寶山中一抔土使
我見之慘心顏當時十族一朝盡血肉波道紅
殷殷鬼不敢哭誰敢視乃有遺骨藏人間枯松
并死白日晚墓上片石蒼苔斑東望 孝陵色
紫紫玉河之水尚潺潺魂乎何歸帝左右手扶
日月雙迴環狂呼大叫周四極下視千古空髻
鬟生涯勲業不足當一笑孤竹之子雖死猶少

屏天開地廓雷雨霽正氣明白塞人寰骨肉泥
土何足問此地舊游魂來還

上牛首值蘇潛父與張君弼歸戲作幻語
汝來我即來汝去我不去汝我何處尋月明在
秋樹

陟文殊閣見潛父從南山歸步其韻

高閣俯雲堆明明見去來人行如蟻度林谿似
天開法葉霜猶晚秋堂鶴未迴却憐今夜月獨
坐放光臺

自天界寺乘月上棲霞僧松同行

遶郭經多寺貪山更夜行月明僧伴好人靜稻
風清碎影嘶疲馬浮烟直化城一峰看漸近何
處桔槔聲
驢背幾十里山中欲二更敲門僧夢醒分火佛
燈明濁酒聊酬倦長林復有聲兩人相視笑辛
苦更多情

九日同潛父登高

正值登高候，偏逢勝友過。
杖頭三百少，秋色兩山多。
髮短風欺帽，天清鴈落坡。
年年驚歲晚，無奈菊花何。

高子詒燾之燕訪予留都高子前聘亡女

淑也

見子知吾老童年，今若茲乍逢如不識。
長路更何之，北首霜初厚。南來鴈幾時，幸毋談往事。

颯不堪悲

九月晦日送任甥敬美南還

吾老喜相就，言深念欲違。
人將秋色去，夢與海雲歸。
姊弟三分影，天涯幾授衣。
不禁鬢髮色，因汝報庭闈。

戶曹官舍種菊初開燕嘲元凱能始二公
去歲黃花看不徹，秋風惱殺雪齋前。
今年種汝渾無地，寥落庭中亦可憐。

高堂丈菊人爭愛，數尺枝頭亦自花。
縱使白衣無酒到，一般秋色似陶家。

墻高地窄風露少，費我栽培花較遲。
但使霜深猶逞色，絕勝對酒即離披。

小庭疎菊已多時，曾憶前年汝賦詩。
不謂病魔欺便得，顏然吾自挿花枝。

曹生愛菊每吟詩，片地栽花汝不知。
若使名園人共到，為花忙殺賞花誰。

十月三詩

三

董生菊癖殊不惡，無酒無人獨自看。
每待風來時一笑，更於月下不知寒。

名花栽地更分盆，只恁看渠且欲飡。
小許已堪娛歲晚，不須東塢又西園。

十月丁未送陳元凱之揚州

石城門外送行舟，柳色鶯聲相對愁。
歸到清涼山望蒼蒼一點是揚州。

送林挺周楚府錄事

望特立青溪水綠間君何事遊楚世王門斗粟
新穀饒况復待次項相屬縱云此地多米魚亦
有餘聲不可居置家兩地非便計欲往九疑無
舟車願君且去遊赤壁東山月色今何如

登倉中鐵塔塔名普照在景陽官後開久
矣開自予

鐵塔凌空落日迴風鈴薄蝕閉莓苔千年普照
已若此南面景陽安在哉香積化為倉庫地高
標仍見鳳凰臺茫茫秋色無今古一日登臨一
刮灰

有事安德門瘞鄉人枯骨宿天界舊寓

朝送秋雲出郭門歸乘潮宿祇園三年鐘磬
復在耳此夜醍醐且共尊塵世忽如流電過法
緣頗似度杯存已知生滅尋常事明發揮鋤菜
茹原

題耦耕圖

春雲霽霽樹如沐襖襜相將驅白犢侵晨隴上
登土膏昨日山中聞布穀莘耕生事太希奇沮
溺為心亦促塋予其明農將奈何歲歲但以豐
年卜

戲贈曹能始生日

曹生今年三十幾骨如束玉眼如水墮世應同
白雪來詩名故得陽春比潞河邂逅已十年南
中廷尉後兩遷除書數上不見報屐齒處處題
風烟縱云歲星亦何有何曾日給數升酒枯管
空吟白下梅瘦馬長隨山郎後曹生曹生汝勿
愁尚有諸生坐白頭

送人之維揚

問君仙舟發不發江上春雲坐忽忽雪花如山
不得來別後但看廣陵月
去歲送人歲正初今歲送人歲正除厭見石頭
城下水年年長送廣陵書

戊申看梅

開年數出梅花寺獨騎山頭雲接衣嫩蕊含春
纔朵朵橫枝弄雪故霏霏掃除公事吟偏苦貪
看幽香坐不歸忽憶孟溪親手植溪南溪北玉
成圍

官舍晚梅

見汝臘前出欣然向雪看科頭時索笑獨立不
知寒東閣真何似南枝亦已殘如何二四點累

月在欄杆

早得春消息徐開引衆芳雨餘風拂檻庭靜月
過牆獨嗅湯成麤微吟忽憶鄉年年花信裏鬚
髮已蒼蒼

首夏過孔雀巷看竹

首夏雨初晴長林綠如髮扣門問此君擇步避
新筍衍衍下盤鳥嚙嚙出地刺誰知山巷中可
以紆吾軫

秋日尋孔雀巷通上人

林深不辨徑積葉翳寒泉屋角留殘日秋階童
獨眠問師何所去遙指隔江烟夕磬無人發林
中聞暮蟬

秋日遊龍潭鐵塔諸倉作

秋氣肅林莽次寥生遠心駕言縱游目冥托在
高岑所忻會計地一一足眺臨鐵塔挿天表龍
潭半壑深偉哉豈芭業庾廩何嶽嶽稟實根本

詩

手

固人愁天地覆茲歲五六月陸地魚龍吟萬姓
叫昏墊舟中持釜驚至今郊野間疆畛不可尋
登高易爲感即事詎能任水乾魚徙穴葉盡鳥
辭林對此轉蕭瑟城中起夕砧

秋日作遂有亭於金陵寺後三首

金陵名利滿遺勝在斯丘獨見鐘峰正環看衆
壑投曉雲沉萬戶雲氣會清秋偶此成欣賞山
川空肯遊

平生喜幽獨奇勝忽相遭遂以亭臺冠稱成大
宇高地偏藏氣象雲迥見秋毫只恐松苔下翻
嫌屐齒勞

面對峰尖日回看江外山雲烟相映發天地亦
迴環勝豈吾能有心因獨往閒蒼茫隨處合不
假綠蘿閑

秋日上遂有亭別鄭歸德

十日不到山乃見山客老日掛松上枝雲樓隴

主

頭道短草忽淒淒長空徒皓皓此已不堪居况
復別同好

已酉燈夕香山看月作

時訛虜警九門盡
閉民皆逃入寺

紛紛燈市月生塵來到山中只一輪不信瓊樓
天上有更無纖翳到嶙峋

九門昨日戒行塵山寺今朝始返輪烽火未傳
民已駭不知燈火為誰春

漢戍防秋塞草新弓刀猶復泣胡塵可憐十五

失街月飛向沙場便慘人

平生愛月復貪山月在山中那肯還只恐春光
不相放又隨孤影到長安

游真珠泉

七年聞此水每帳隔江烟乍見涵天碧居然吐
影圓夜光如可掇寒藻亦生妍一笑泠泠處真

同河渚旋

漢武帝游
河渚得珠

寄陳瓊山八十翁

主

主

彭澤愁無酒香山空上年白衣香不至丹壑老
能專海鶴鳴沙急春鳩集杖便曾孫難可曉橫
索買書錢

見作觀瀑詩者作此示之

銀河掛上天流水不到地瀑布何處來若在半
空墜暝雲晝不開白練濺空翠但聞雷而鳴若
有神龍戲忽作水晶簾橫挈冰壺潰天女散珠
未雪花因風吹沫射蛟魂驚光炫魚目媿終歸

澤物功且以環觀示何物物外人日日来取醉

題群芳亭

厭入群芳亭群芳闕芳景番番花信風吹夢不能靜

林柳州歸壽其兄耕隱先生作華萼堂

耕隱先生學漢陰柳州千里來追尋綠榕滿地白日靜華萼一堂春風深燕語鶯遷各自得紫芝瑤草若為心從容授七情何極十載離思已不禁

別董葆元

春風轉江樹春鳥鳴其枝下上各自得雙飛不復離感此去吾好別酒不忍持我生無石師得子以為期枉木就繩括疎放或可治直木不取裁空有凌雲姿所貴石匠心斤斧惠所宜

聞連江吳孝婦割肝有述

君不見連江吳貞小老翁病疽病縲繞手滌膿

血卧牛衣以被進翁寒徹曉可憐家無買藥錢

願割心肝感幽香黃面老婆夢中來夜半一炷
天煎燎一割再割肝不前若有推之露標杪霜
刀探入隨手烹出之釜中色如縹持向翁前再
拜言乞得猪肝猶恨少一片入口神爽然再嚼
驚疑頭始掉沉痾已起阿翁甦忍痛難堪血流
標遠近喧騰泣且嗟安得新婦如此家天地神
明真咫尺庭前夜夜叫慈鴉

莊徵甫王母方伯夫人九十矣以手織寄

徵甫賦此為壽

莊生手持一疋布云是九十太母手中作白苧
縹成雪色來短梭擲向寒窓度憶昔周旋行省
公素絲玄純夜分功五絨羔羊三十載歸來桑
柘此心同內外諸孫幾半百膝下封君頭又白
祖武今看戶部郎城隅不改舊時宅舊宅爭迎
雲錦車諸孫舞袖爛成霞七十老萊來獻笑遂

巡猶渥水陳麻豈無僕妾如鴈鶩豈無文穀如
飄霧所貴當官寒素風寄將千里同絲絢莊生
拜晚手製為親著澤裏長相宜絲絲縷縷存清
白歲歲年年祝壽祺

題怡怡堂

木則有根枝枝同莖連理並榮分披以瘁嗟彼
紫荊何知人意一夕枯生三田駭異人不木如
出入斯媿家室分崩起於女婦惻彼豫公掩戶

三目詩

三

自梧義感閨門還其足手骨肉苟虧富貴何有
伯淮共被戀我天親雖有家室出自他人盜賊
雖梗終感至仁介然土室肥遯以珍亦有兄弟
等如父子味不獨膏食必授七休偃一堂寄將
千里台鼎雖登朝夕几几元慶義敦椿津致美
卓哉斯人可用為軌張氏九世始自一人物猶
同乳況此天真孰悲四鳥痛苦分身孰令同氣
散若吹塵最哉有政味彼君陳有堂渠渠有樹

纂纂我作好歌式是憂倫

慎獨四言

於穆天命集我靈臺陰陽倏忽神鬼往來善機
初萌神將宅之惡機初集鬼將摘之善善惡惡
寧不自知自知自欺其賊者誰勿謂無知指視
所環勿謂無害人鬼之閑鷄鳴舜跖毫末丘山
天命不二奉初以還江河可從意欲難防小人
飾善譬如累瘡其外雖愈其中則成澄澄晶鏡
自蔽其光集義無大防意無小可嚴非人可忽
非渺所以古人戒於未兆冒貢非幾如集于夢

左弦

以儉勝貪以鄙易貪以施代侈以悔生善以逆
鍊心以捨立命以堅忍成美
過欲其陽德欲其陰神予鬼矢集于厥心告過
者仁譽人者賊獨復者強善下者德

惡我為仇仇我為恩損益之故孰知其門嚴霜

酷雪草木怒生人自不見歸德春明

吾有石師在於橫逆初或惜心久而滋德我有

妙巧在于誠實金石可開況于舍識

遺財遺殃遺德遺祥高明鬼瞰積水生光或授

之報或捐而償彼哉愛子不審其方

愚者作事智者發笑智者作計鬼神發笑無偽

不彰無巧不破惟有一心與天為造

怒箴

詩

三

奴心為怒如心為怒怒則不怒怒則不怒嗚呼

汝其心奴汝其心如母令炎炎以焚厥軀

庚戌春與袁大可能夷唐宜之兄弟游京

口諸山

一日出白門六日至京口風信雖遲留山川頗

無負兀兀金焦山騰騰北固阜勢轉滄溟深波

搖石壁陡白日風雨來靈恠生左右不知水府

幽但見蛟龍走須臾霽色開鏡面涵星斗帆影

入檻中鐘聲落濤後俯仰懷古人悲歡得朋友

大叫海天空獨惜無美酒

金山四首

挾水山多壯浮天寺更清塔將波共躍潮與梵

齊鳴江鶻窺盤下春帆掠岸行只貪入境別風

浪數能輕

突然一片石孤峙亂流中不見風濤壯彌知天

地空日光搖水府梵響隱龍宮豈謂人間近銀

冬月六詩

三

河兩界同

一塊江中起江流天外通魚龍爭避路樓閣欲

凌風兩岸浮烟接千帆寫鏡同所嗟非弱水未

往尚克克

乾坤此一劃終古作長流積氣成天漢占星帶

女牛霸圖江畔草仙跡海中漚偶此凭欄立迎

風看白鷗

遊焦山作

南界多奇勝焦山獨曠清孤根當海立萬水接
潮平遂見扶桑影時聞鼙鼓鳴吾游今始得鷗
鳥亦輕輕

看瘞鶴銘

破浪下滄溟來看瘞鶴銘苔文三石偃風色一
江青月出海門靜潮生水氣腥因知古人意毛
骨惜仙靈

送陳用吉之南海

嶺南吾土近風氣亦相同大率山連海終無雪
映空螺牆白齒齒榕蓋碧童童只有珠如月從
他積水中

蘇侍御席見梅花

寒威坐上逼春來忽訝燕中有早梅地氣自南
今幾載孤芳破臘獨先開紛紛薄雪隨風入點
點清香拂酒迴五十五年花信裏可曾開却看
花杯

梅花

可道嚴寒雪滿空灞橋官閣迥相同不知銷盡
無窮事只在寒梢數點中

上陵

無官不束縛出郭便超曠山川春雪餘風日柳
條上况為上陵行得觀帝圖壯太行自西來
荆業開天障矯矯羣龍飛鬱鬱元氣旺東壺大
海流北扼諸胡吭三虜不敢居八神陰為相日
月正天樞乾坤護神藏赫哉九廟靈席此萬年
况易理著復隍太平虞板蕩春言庚戌秋停鞭
一慨望

贈呂益軒二首

擲下柳初生白門梅已結端居念故人忽忽聞
車轍握手顏已怡何暇敘寒熱世態幻春雲丈
夫殉奇節一言誓始終金石猶為裂塞予髮種
種壯髮多豪傑行空有飛黃發足風塵絕時哉

不可常領子忠自竭

良馬不戀群春鴻不避雪所嗟南北風使我心
蘊結握手曾幾時而後南其轍夜為促膝歡朝
為春明別宇宙豈不寬欲語誰為悅失計逐風
塵水火互寒熱牙琴久不彈劍首聊一快君去
我亦歸閉口向巖穴

述游別蘇潛父西巡

平生樂勝游白下吾與爾朝踏天闕雲暮飲棲

空

望

霞水日行一百三大半明月裏蹇驢力不支拍
肩笑相倚禿柳如鬼立驚鳬觸人起久聽桔槔
聲乃及靈山吐鷺嶺若飛來足以供吾履大江
數隻鷗烟聚幾叢蟻當時苦戰爭今日只流峙
枯殺明徵君快哉鵠夷子三百破杖頭千峰收
足底歸卧明月舍鼓掌龍潭湫子作無賴禪我
結空虛墨夜夜北斗橫日日秋雲委天地兩么
麼嬉笑弄傀儡城西醉酸圖天界金粟蓋安知

雲鳥身聚散如彈指大鵬擊九霄駿足輕萬里
丈夫際時會到死不肯已譬之登崑崙乃亦西
其執吾老且歸與一竿而已矣

城西與潛父飲
醋作醉酸圖

又送蘇潛父

馬蹄特特六轡耳耳將子何之言西其軌繡斧
當前霓旌旖旎屹彼太行大河瀾瀾以車以舟
莫或遑止維彼井參畢昴所委霸氣猶存王風
斯靡未息胡塵洊罹瘡痛歲虐匪仁小大圯圯

空

望

赫赫簡書如臨如視雍本以私折薪以理膚寸
之合同雲萬里塞塞王臣邦家所恃盜恩則偷
孤恩則恥嗟我懷人勗哉天紀

閉門

閉門過菊節獨立看秋空一鴈落南去微霜看
樹紅安居銷志業觸緒愧遭逢頗憶半千竹迢
迢滄海東

辛亥冬請假歸念里中諸勝得償宿遊有

全唐詩作

十年怨別太虛臺歸去柴門得自開卧竹無人
應塞徑亂蒲菴水定侵苔潛夫論著猶多事求
仲過從或見猜獨許西山相對語白雲飛去又
飛來

梅與臨江壓海潮孟溪東下白迢迢千山四入
如窺鏡片石三分自作橋趁水魚蝦時復上近
人鷗鷺不須招江風似喜歸逋客故遣漁歌入

酒歌

詩

四

孟溪溪水帶茅堂蓮岳爐峰接翠長素几雲霞
時五色小橋風月亦多方書厨大半供殘蠹蠟
屐多應閣短牆所喜十年歸夢醒滿園朱實吐
瓊漿

登山列嶂森森別有留雲六鵝深藏屋異時
成小隱石門終日鎖遙峯桃源踪跡猶疑幻盤
谷風烟尚易尋獨與鐘聲藏不得時時隨月出

青林

國初王巖隱作

黃樓詞

黃樓城上雲接天黃樓城下水含烟眼前汴泗
不敢關一帶環環如月弦千艘叫咷歌管發水
波聲纖相凌遞九里連綿欲截流飛過孤山如
渡筏芒碭雲散盡陰陰泗水茫茫寶氣沉鼎伏
空煩秦帝問鹿分終失漢皇心千年陳迹隨流
水一塊彭城漚中起虎戰龍爭經幾回岸移谷
轉誰能紀笑殺風流太守狂氣吞河嶽散天章
欲將城角黃樓月來敵乾坤傾洞場

自廣陵開纜至揚子橋史永巖追及談飲
至五鼓分手

宦游畏羈絆旅游嫌路長陸行十四日買舟放
維揚波涵燈月動簾影搖清光頗似鏡中坐去
之風洋洋春晴夾岸濶江暖雙鳬翔日色射水
中異彩生帆檣爾時正一笑顧我癯木觴忽傳

有故人飛檣來船傍招手呼我飲有酒如瓊漿
持壘不待勸譙浪還相當露森月色小寂歷江
漏長狂談渺天地披豁遺肝腸僮僕觸還卧呼
舞氣更張君年四十幾我已五十強脫巾髮皆
禿顧影顏俱蒼世界能幾何塵夢紛未央有水
且游釣有山且徜徉開口笑千古閉口合三光
安能束五體局促入斗量曠哉此一遇相見復
何方鷄鳴各分手烟水兩茫茫

目三詩

置

過釣臺作

避秦入桃源避漢乃在此桃源不可尋釣臺水
之渙釣臺不在魚一竿聊寄耳漢鼎還故人高
高秋風靡

孔光附莽頌莽功德至
數十萬人因以亡漢

賢者有避世于時亦待清不見東海人反手開
周京故人不共理毋乃薄天明南陽一草廬幸
落誰炎精遺跡雖不存千載並其名

過謝車羽墓處

釣臺南畔白雲源鼻羽當年許劍存生靈不隨
天地盡清風千古對忠魂

鼻羽有許劍錄
誌此山所自清

題將至常山作

風帆雖滯得山多日日舟中坐綠蘿預恐水窮
行色動千山騎馬雨中過

壬子熊兆履訪予海上有贈

海人上嶺如上天十步一喘不能前山人說海
魂先斷焉敢置足臨深淵我家海上浪如屋海

目三詩

吳

若馮夷相追逐六鼃震蕩仙聖愁日月倒翻雙
輪浴何物山人劇好奇扁舟直下看蛟螭入門
大笑飲斗酒但問神山何所之神山隱隱雲中
見弱水茫茫分一線便欲携君蹴沃焦但恐蜃
樓開閃電熊生熊生幸少停眼前杯勺是滄溟
且鑒嶠山嘗郭索十洲玄圃幾人醒

天寶壬子歸里夜同諸子至梅與因憶念元德
陽歸故棲無處不可喜況作石梁行復在明

月裏倒影搖清光溪聲接潮水含情獨不懽仲
容今已矣

秋塘游釣四首

秋氣爽林塘微月墮寒水艤子宿松根風吹棹
歌起隔江山影來近與鐘聲止泛泛何所如蒼
蒼水中坻

樂曲草塘靜沿洄秋色深水禽衝雨下風葉向
舟吟一尊聊俯仰萬籟正蕭森忽忽聞吹笛言

將獨客尋

暑罷氣猶燠秋臨水獨涼風舸迎露宿海月漏
雲光暫快夢同典初衰濕却妨薄言歸草徑還
觸竹林香

直釣不可釣吾意豈在魚愛此一片石水月共
清虛潮滿石梁動夜涼風木踈淅淅隨同侶行
歌歸去與

游留雲菴飲石臼巖作

石臼為誰馨香餘搗藥塵山藏秋色遠雲過紫
芝新寂寞生靈籟空虛養谷神何時乃冲舉聊
醉百年身

游小雲居

萬山東赴海一聲轉藏雲樹裏石爭出巖頭水
徑分低枝猶乳鵲高枕易成眠寂靜無過此潮
音天外聞

贈陳邦秀老友

邦秀老曉事乃作農夫魁鷄鳴糾笠出日晏沾
塗回四體豈不勤歲計於茲諧四月稻花吐微
香逐浪來導泉滿畦逐雲影相徘徊遙喚沮溺
語三皇今始孩作息聊自可擾擾何為哉願君
秉素志吾道在蒿萊

採蒲三首

採蒲九節龍乃生石澗上其葉不盈尺屈詰根
相向受性通其靈不獨祛塵瘴雲人愛澤蒲施

問如劍仗寧知服食神但取葉肥壯採此欲遺
誰日晏坐惆悵

採蒲採九節飲水飲上池垂老息馳騁服食尚
可為端午日正中結侶相追隨深澗石齒齒靈
雲轉逶迤採滿懷袖飄飄香風吹氣烈避水
族根古盤龍竊把玩已堪喜况乃多神奇

昔有窶人者服蒲顏反童不寒亦不饑舉步上
冲風富翁見而慕採食希神功色味苟不淨終

六月六詩

見

歲空冲冲仙源豈相假福業翻相攻惜哉此靈
藥入事不得終所以絕世士一意思固窮

梅龔三絕

千山飛練白三峡東流狂莫遣江潮入留看瀑

布長

雲過山還骨潮回石出身臨流衣濺雪收釣月

潘人

風波看砥柱消息聞江潮正得鷗相狎何人復

見招

上羅谷

羅谷深深別有天萬株松裏一燈懸不辭烟雨
携筇入且傍諸天半榻眠

上白雲山般若菴

海山盡處雲藏寺般若東頭日上天說有扶桑
知近遠欲從夜半取虞淵

觀海雷石

六月三詩

辛

何處浮槎覓海雷張岐巖畔兩凡開不因海若
驅潮至那得驪珠弄水回

靈椿

生壺江白崖上榕葉槐身三年一結
子如紅豆番僧至始識之其地多壽

海上靈椿何處來白崖風色翠雲開直疑天姥
游蓬島故遣神仙取次栽

出塞五首

白羽何旁午雕弓向月彎誓為君雪憤不肯擬

生還戰苦旄頭落沙清征騎閒徽侯寧足道所
喜破龍顏

橫劍長太息千古幾英雄一自祈連後沙塞無
殊功數級博勲賞壯士爲報容告廟書方下井
泉烽已通

男兒有七尺寸管不得力出門欲何之挿翅馳
九域左揖衛將軍右揖趙充國不學羽林兒飛
轡章臺側

五言古詩

五

駿馬不可乘發足直千里不顧駕鼓車顧渡弓
盧水天寒塞草枯風急黃雲駛蹀血上燕然荒
遊笑山子

雲旗高挿天胡馬塵初起傳是渾邪歸獨將渡
河水降王三十二減戍幾千里寧誇血戰功完
師報天子

五言古詩
癸丑秋不雨三首

絕竄中秋霽今宵畏月華一天無寸翳四野有

長嗟累夜虛占斗何心更問槎但餘霜髮切憂
早總能加

不必登天柱何須調管絃圓光如畫日雲漢耿
秋天底事珠官喜生憎綺席偏時荒人易動對
此獨潛然

縱說明年好今秋望已空齋心渾不吊天意幾
能通澤畝半含穎原田盡轉蓬如何今夜月故
做萬方同

五言古詩

五

九日雨
他鄉晴獨眺今日雨沉吟總是登高日十年未
稱心

採菊

尋常有地堪種菊園丁無計水獨漉縱逢天旱
亦如沮但向盆中栽五六旱多盆少不得滋開
花如豆笑東籬重陽有雨花怒發已無秫田空
無出餘花摘葉也自好獨立秋空白如掃前山

突兀如有人欲往從之寫懷抱

冬日寓斗中陳園作

偷墜一亭綠不知冬氣淒密條出深鳥竹外絕
未蹊奇賞變時候塵心開所迷忽見梅花吐行
杯獨自携

歸里嫌生事貪閒欲避人草亭渾自笑高枕比
來頻天棘藹餘綠夭桃漏小春不知終可隱且

暖賞時新

目長詩

五

人事誰能絕郊居自不塵客來方罷夢花發已
先春脉脉窺生態欣欣接所親小橋因看鳥笑
墜白綸巾

趺坐戲作八疊體

寂寂形俱釋微微息欲深風林霜洗洗壁月夜

沉沉五濁空空相三天種種心寧知穩泊處穆

穆更森森

送俞心虛之劍門

俞將軍橫戈並馬別我向燕雲我有倚天長劍

持贈君雪花照牒雙龍文精光翕忽凌紫氛燕

雲劍客能有幾長纓短後徒紛紛憶昔都公拔

劍起一擲金門行萬里手出偏廂制虜驕心輕

衛霍誰能比東南天地感妖祲一劍橫芒成海

水西平百粵東三吳半壁清寧日月孤壯心終

欲死西北自恨不得與太公中令並駕而齊驅

君今此行何所圖圖忠圖孝圖丈夫乾坤社稷

目長詩

五

三尺裏裂土封侯何有無

荷亭送客作

每從送客得真游鏡裏看山湖上樓雉堞影涵

烟樹動水晶宮帶嶺雲浮桑麻鷄犬村春午車

馬旌旗驛路秋客去雨來人獨嘯微微風色蕩

輕鷗

甲寅夏日諸子集荷亭

未幾暑氣蒸相命游荷諸愛此荷上風吹我杯

東峰拂拂生香來盈盈碧筒奉日晏殊未闕復
得并山雨

中寅北上游雪峰龍眠山有作二首

千山從此落一塢是龍眠占斷風烟路真成兜
率天緣苔侵柱半寒雪散峰前已悔出山早停
鞭獨悵然

絕景豈易到初游不忍歸龍池分水遠象骨入
雲微一洞他年事三穗舊日機八天聊作戲誰

說再未非一洞雪峰洞名
三穗義存法器

枯木菴

存公闢大教乃在枯木中白日雪花墜千年梵
刹同無枝不礙月有穴自成展試問檀那者空
虛何所窮

應潮泉

誰言雪峰高上有應潮水誰言滄海深一氣通
玄熱高深不可窮天地如與月食諸腦空息

探萬靈無窮門一笑游苑始

語錄都成說三穗亦是權何為再一石有字不

能鑄

鳥跡空中見昔文石上生若教逢具眼
字字却分明

本說碑無字偏偏字更多頑然荒草裏日日演
多羅

字前原有教碑後已無文欲待何人識天風吹

暮雲

衡之明六叔會從予游雪峰歸作此示別

火雲長竟天疊嶺不見地問君夫何為從我作

此壽高高雪峰山沉沉雪峰寺地勝靈藏藏勢

極置風墜六月失炎威白日飛空翠入境已清

涼真觀多所寄矯矯義存公枯木乃生意一手

斷氣神三穗洩玄秘素之七百年往住見法器

相說應潮泉乃在高山鼻下通滄海淵呼吸如

相說應潮泉乃在高山鼻下通滄海淵呼吸如

一還是二妙境不可窮初游得三四分明一天
闌若待真人至古來發大業棲托必靈異恨不
入城蹤愧我出山騎

出山游武夷謝洞五絕

明知此奇絕不肯入烟蘿直待出山日停驂始
一過

巖腹受月光骨節清如水不知海上山見月能

如此

三月三日詩

五七

俯視雲鳥低仰見日月側石磬下清冥千山飛
翠色

四日巖際眠半生夢中境却羨深山人不識深

山靜

此山已三游初如不相識不是境難窮匆匆無
所得

題詠望夫石

山頭一片石云是望夫者望夫夫不回獨立青

笑下青失無盡期望夫來何時一片石人心青
天知不知

乙卯游古松菴童子以香具至示二偈

大熏烟狂香泣鼻尖觸着難安且把一絲放斷
清清一箇蒲團

問汝一呼一吸緣何能闔能開香入何干汝事
從他自去自来

示河沙行者

三月三日詩

五七

以沙量佛沙盡佛有以佛量沙沙沙佛首選佛
選沙落分別否無齒老婆沙佛一口

示無斷行者

欲斷不斷欲續不續割水揮刀鋤園擊竹悟得
驢腹人天不悟人天馬足

乙卯出都見西山山色東同曹

西山飛輿逐征輪藍蔚橫天蔭蔭新不出春明
那有此况連晴日更無塵吼龍遠落軍都嶺獨

鹿南趨易水津寄語同袍休恨別良游偏屬倦遊人

出都行五日以阿福出疹取道張秋有作
心急嫌路長年衰畏兒疾况有風塵侵而無朝
夕逸改道從張秋東流復如櫛水壅坳杯浮堤
危柳根出葭葦何蕭條程途難可詰覩此一線
流轉憶滄波日失計辭釣緡歸心逐鴻鴈人生
行路難聊以舟為室

歸游武夷二絕

懸想十洲外遙誇五嶽中何如來此地掣斷幃

亭虹

用世既無才學仙又多欲昇昇何所成空歌紫

芝曲

初得仙巖諸洞

蓮花青削照蒼天百洞雲深虎豹眠却為驅除
分峙整山靈無語但嫣然

千年策策竟何求拋却青山換白頭頭白山青
人復健排雲腰斧不曾休

桑間於福唐見蝶穿花作數字易之

看樹真成蝶橫枝半似梅暖風吹不動纖手拂
能開異種疑莊幻清肌借玉裁欣然為洒素頗
似換鷺來

丙辰愍虎作

日暮山行君莫顧覆釜林中猛虎怒昨日溪邊

林氏兒今朝又報周家孺猛虎甘人人莫何持

弓注藥虎安步嗟哉汝莫騁兇威俟為汝使將
汝誤

愍田謠

高田龜晚禾稿溪雨繞添海潮滯天時人事將
奈何蒿田間闔空自憐堤不修唇舌燥

游龍潭水虹夜歸度溪晚而傷韻作

九鯉虛傳騰珠簾只雪花豈如虹隱現雪裏映

流霞

山行得故溪月隱水疑石怪來雲影翻點破蒼

苔碧

憩泉

小憩山下泉側足窺天際巖屋滿烟蘿風弦響

迢遞

定光石室

宴坐石室中窻窻山翠入莫有世外人曾來開

詩

空

實度

星窩

吾觀此巖中點點皆成象一似渾天儀星辰綴

其上

懸石洞

不見因依地能成空洞天未須誇絕勝大象亦

虛懸

清靜公巖

昔為榛莽林今作青芝洞洞裏一聲猿驚破游

仙夢

天路

雲氣深深出天光曲曲清已知仙路近松籟送

瑤笙

三玉蟠

松葉滿空山仙人在何許遺下三玉蟠白白窺

人去

詩

空

游石竹作

有序

石竹奇處在叅天老樹古藤大如柱繚繞之

峭壁矗立如列屏千危階上別有石洞榕門

踵屬而上綠影搖盪向為王孫園故人不

至也游者直從西徑危仄取普陀巖而上半

遺其勝故以為無甚奇耳今予再遊見有治

途者未半徑折而益西又益東盤曲迂回千

古木中盡取諸勝其絕處稍治橋以度仍出

普陀抵上方出紫雲仙宮之頂舊之奇石皆
剔至根人蟻旋其中有僧為導曰此石孝廉
所作也相國葉公友人吳伯孚來會皆嘆其
殊絕益欲協成其勝他日子再游當與九仙
爭席矣

仙境信為絕茲遊况異前路皆巖裏折行總洞
中穿門劈榕根巧橋將石脚連老藤潭敵樹峻
壁盡展天翠滴枝飄墜蒼移日漏偏已疑清樂

六司志詩

空

近直取紫雲竄空嵌吞身穩高危置閣便凭欄
滄海入柱頰九霄懸萬象生真界千峰伏法筵
鯉湖終遜石蟠穴只多淵濤蕩馮虛氣希夷想
覺仙筍尖聊點屐竈頭湯吹烟靈跡誰披剔良
游亦偶然所欣人好事能使勝收全爐鼎游行
內乾坤夢寐遶覺來身是幻弈罷日為年仙跡
從來秘真詮亦浪傳但將雙不惜到處日踰躔
普陳季立病念之有賦

平生好爭論好友輒相罵及其疾病時皇皇憂
日夜如割一半身如屋崩其瓦百物皆可求好
友難再假久交如薰蘭乍交如佩麝麝性豈不
烈終不如蘭化吁嗟陳一齋使我食不暇

君作五嶽游我為一官住我鑒百洞山君病不
能步清福豈長存良游安可暮奇勝善騎人山
靈擇人付吾兒知我心破家不復顧君病若稍
痊為我移杖屨

六司志詩

空

丁巳四月三日射得一虎于百洞山中五
歲兒福懽呼促烹是時轉觀察徐都護
沈叅戎在海上撫倭因以虎肉遺之劉
以此詩

陟峯揮天雲轟轟早起科頭氣如沐小奚飛報
獲山君里父踉蹌觀塞屋斑文九尺委堦墀猶
見神威存兩目阿福當前料其鬚頓足連呼食
其肉輕披繭淚與糝糊五臟淋漓膏歷轆血牙

齒耳久負嶠一旦胡為隨鼎餗分明天遣告兵符挫猛推強百靈服

百洞

山川到海別生奇洞壑連天今始知未有蓬萊能得似直疑人世少安期

同林清海飲建寧陸羽泉

山泉本自清虛蒙陸羽名不盈知上善靜鑒澹空明林陳溪推白亭秋天漏晴脩然同一酌可

六月六詩

笑

似錫山行

將到武夷作

歸路常恐遲出路常恐疾豈以出處殊愛取須更遠况逢仙聖鄉漸及上游畢於此不逍遙出閩能幾日

戊午元旦大雪次日周光祿蘇尚寶邀玄

武殿看雪有作

連年山東蝗滿野去年飛過江東下今年於此

洪朝元六花浪蕩風飛灑歸來呼酒對妻兒春

前有雪豐可知我欲驅車極遠目俯視萬壑成

瑤池勳卿符卿兩突兀携尊招手臨荒忽玄武

殿前界有無三山門外形滅沒浩然八際不可

分為天為水為英雲上下渾成一片白又如遠

海生氤氲周公大笑蘇公諷六博呼盧杯杯送

振衣更上最高頭鞭起玉龍日光動所喜年豐

羨太平吾徒高咏神不驚只今合作同雲雅天

六月六詩

笑

上遥聞黃竹聲

戊午元旦大雪朝謁禮成沈宗伯以詩見

示和之

曾聞天臘雪往往肇豐成况乃朝元會瑤光滿

舊京霏聲同漏永舞勢逐風橫馬首疑懸月龍

鱗忽在纓容臺齊虎拜被殿肅鵠行凜慄侵

寒骨懼忻洽衆誠幾年憂歲臘今日卜時寧入

地無番毒先春易發生雖魚應獻夢集鴈已銷

聲曉岳遙添聳春流合倍盈同雲花作瑞浩氣
教為精層既符長壽年仍合大明吾 皇申錫
厚往牒降祥輅不待歌黃竹惟應問水耕小臣
知率舞大雅愧同鳴

佛手拈送佛心住持偈以此偈

問汝何心自出手指不開不合一拳如此一似
世尊一似大士指地指天感亂之始借汝一拳
打殺佛子

徙倚時乞歸註籍

端居日不豫徙倚東亭子造次得鍾山洗竹見
池水流咏追時光悠悠思我里豈謂薄雀羅秋
聲感人耳

七夕

天地無終極雙星歲有期只因人意急轉說渡

河遲

賦永靈方采門人陳碧生

望只蒼蒼言追不可航豈伊風浪惡雲水本
無方月白精靈會天秋河漢長從來寥廓者用
意在微茫

偶成

天地本太空陰陽互為宅多少出山雲歸來一
無迹

閉門

閉門乞罷坐消春入夏無秋歸夢頻逢世無才

矣

多此出達心雖貴不如貧千江月色番孤艇百
洞雲光待遠人却笑柴桑無計算林田難醉折
腰身

初冬

天寒屋瓦白庭際廓孤清鳥雀時一來啁啾循
條鳴頗愛詩書味兼之簡送迎愛日臨階坐微
吟繞砌行君看孤樹下梅蕊復將生

感咏二首

麒麟信為瑞乃托牛馬腹結體殊眾形吐能驚
衆物怪恐為災下里非所畜悲哉此姪姪所
害在一積反袂亦何為天意多反覆
靈龜失其實乃作曳塗游生死如可避神聖應
長番龜靈乃在骨物化神來求造物固如此蒙
莊詎能謀

戊午金山作

南條一線自我岷折楚分吳劃到天獨有妙高

臺上月不為南北隔風烟

謗言砥柱在中流幾見狂瀾到此收惟有根深
推不動空中樓閣鏡中浮

卜隱茶園示詹道人移植花竹作

為貪龍井水卜隱舊茶園荒草雖云翳溪聲尚
未喧移梅須作塢栽竹即成垣應笑買山者幽
期賴汝存

海懷

儂本是釣徒了無涉世慮聖賢儂不知還儂釣
徒去

已未登百洞絕頂

絕頂看天外滄溟只似杯毋言白處盡恐更有
天開

沈將軍歌

蒼隼上摩天大鵬下擊水衆鳥徒啾啾焉知彼

所恥壯哉沈將軍出身朱門三尺起后渠陞楯

養侏儒拔出肝腸度遼水遼水十年朔氣寒燕

臺一夜破樓蘭可母林羅卜塞繁纍虜首掛

征鞍群兒伏地乞餘級擲向青樓笑還立片語

風雲諾所知倨強不肯侯門揖竭來開越小試

奇語鉅東凌忽塞旗乘風直掃粵南賊更從黑

水抵東夷料兵飛出鬼不覺談笑成功人始知

經美索市恃內主多少材官不敢拒大編如山

破茶園得君一書甚如坐顧奉威容韋麻郎虎

頭圖出驚龍戶浙帥聞名以國從海波不起狼
舞矧忽報交夷一百四兩功告廟其地麾前
影响陸摩酋力挈游魂生羽翅將軍好殺復好
生更無隻寇逆顏行縱欲豹林蔽秘畧還應鼇
海作長城疆梧之歲為閩起小垵撫倭倭心死
更得輸心犄逆徒東沙一組無遺矢邇來又捉
跋浪鯨收為牙爪鹽海清將軍將軍籌策明提
兵到處振天聲不持一錢官爵輕金符玉帶空
盈盈安能屈節事蒼蠅男兒赤手取功名富貴
大小皆天成奮鬚抵几恨殺遼陽兵追呼千古
衛與英壯哉將軍老崢嶸獨鶚乘風天際橫
題扇
有宅山水間林木互虧蔽偶取壁上絃彈得雙
鴻至
畫扇作叢蘭持贈遠行者為愛此國香風吹時
在祀

乙卯出都胡光六以詩見贈答之
已作三年別還為去國人一竿滄海遠萬里夢
魂新梅真開仙藉蘇門遂隱淪只愁龍卧處南
北有風塵
送林永光之臨安
有天皆可到無地不堪遊莫以臨安遠臨安是
內州
伯起歸自日本又為海將
舌鋒已折肥前島雄劍新開海外天莫說封侯
憑燕領男兒心骨是中權
沙塞雖長尚可乘冥冥滄海杳難憑從教衛霍
雄千古蹴踏風濤能不能
林職方僑寓建寧勉之赴任
是處屋連雲君獨寄他郡室謫日不寬旅食誰
相聞鐵鳥行空塔枯談羨隣醞勸君即前途馬
曹差可隱

六十四初度作

世人如逝波豈我獨能久不用海屋籌但要滄
溟酒

五歲脫荒亂中年荷治平何圖六十四天下遍
徵兵

愛說少年事猶嫌老大形時時從稚子運甓當
熊經

日月如跳丸使我鬢髮改天老恐亦愁雙輪那
今日詩

得急

老不任干戈厭說邊塵起為問宗汝霖當時六
十幾

雲裏變蒼山空中流飛鳥誰云千古心千古人
能了

自嘲

手闌千年洞身披萬壑雲凡心猶未盡又夢武

夷君

題邵見心豹頭書院

曠然天宇清突爾衆山伏一似綠野堂一似豹
林谷

看梅

老人愛看梅豈為傷歲暮賴此數點春引出無
窮樹

看菊花無色尋梅雪不知平生無限事多在歲
寒時

今日詩

壬戌別武夷龍藏

初心分一曲他日或驂鸞不謂風塵急匆匆又
據鞍

武夷山中有持西湖圖乞贈者作此駁之

武夷山水妙天下鬼斧神工不能寫石如錯玉
神太環水似迴腸玉中瀉仙真往往駕彩虹豈

據塵中數車馬君不寫此寫西湖西湖一壑工
容治仙境人境致自殊仙境下得描鐫銖從他

飽看千百日一石一曲終模胡綠雲劈積鏤不
出蛟龍屈曲潛其趺勸君勿作西湖圖西湖佳
麗美且都游人韻士無日無樂人得似林與蘇
促宋俄頃何其吁我欲槌碎與天吳不然收為
良田溝畛直教歌舞化犁鋤

舟行

忽然開纜一帆懸水力初生風力便睡起喚歌
何所見夾江山色落青天

癸亥送丘毛伯直指按河南

宣無八使驅車出獨羨中天攬轡過立馬嵩高
低四嶽披圖洛汭帶三河西來秦隴關山壯南
極荆蠻微調多此地此時天下要乘驄持斧莫
騷蛇

感賦

金城方畧漢臣心遺雨千秋尚可尋兵火本虞
他變作功成不在破羗臨古人憂國從來遠邊

事如公豈至今獨嘆征遼千百萬一時都向燐

湖沉

破壞乾坤繕一隅一隅今已阻皇圖只言關外
長城在獨使西平戰骨枯炬火一連驅澤鴈賊
兵三日見城烏欲知天意扶明主珍重諸公出
廟謨

馬上吟

天啓二年正月

馬上欲看山風霾山不見豈無日行天隱隱雲

詩

王

中現雲開尚有時風霾不可辨可惜此山川都
被風霾過

鷺鴨將就烹猶爭一粒粟縱飽寧自肥何須足
所欲嗟哉爾何愚愚復相續安知世所羨不
是天所毒

破塔看遠山出山二丈五遠山看近塔如草初
出塔高低豈有常遠近失其主山草笑地毛相
去能幾許

于闐樂府

于闐採花女採花愛其容面映朝霞色朝霞還

映空

于闐採花女採花愛其香摘摘不盈把輕風拂

面長

于闐採花女採花浥露滋生氣忽在手春風好

護持

于闐採花女春日行翩翩見花不忍摘正是養

詩

花天

好花不羨枝好女不得老但願霜雪遲不厭春

風早

于闐採花女愛花花不語二十四番風覓汝無

處所

花無千日容青娥生素髮謹莫怨東風年年花

再發

送江戶部督餉延綏

延綏舊在綏德控制
河套易今在榆林

失
失

米珠桂草駱駝城一線魚河百萬兵不信受降

終隔虜可能綏德更移旌黃沙漠漠笳聲壯朔

氣淒淒鐵騎鳴誰繼舊時崔少保直將輪轅作

長纓

屯中賦懷

夷虜何多難徵兵只自摧徒聞軍實罄誰見陣

雲開念國終無力營田不待才獨憐非將帥亦

今月一詩

全

手向蒿萊

買地成丘甸分畦作耨糧仍輸縣官賦且待海

津航守兌無冬夏祈年畏雨暘東氛亦已久毋

乃太披猖

婁姑紅抹額兩作大營田皮袴開新土金城繼

昔賢勤勞當汨賴德度至今傳嗟我同臣僕私

勳亦在邊

澤有東隸鴈田虛太卜魚雨暘勞

聖主秭秭

塊儲膏敢愛胼胝力終非并牧書孤懷徒耿耿
賣夢向南徂

乙丑夢語

秋風搖落後何處得黃金必也花無主天寒照
素心

寄題永平夷齊廟

唐虞不再世殷周事日非夷齊不餓死宇宙無
光輝寒暑固有代履霜戒其微昔安西伯養今
食首陽微播棄尚如此况乃膺冠綏茫茫此天
地戴履詎能達生氣苟不存草露隨朝晞

題岳王廟

今日奴酋昔女真岳王忠憤未能伸不將神武
面天地枉說金牌解阻人

題雙忠廟

睢陽城畔鬱垂楊道是雙忠血戰場半壁東南
誰抵住元勳只數郭汾陽

題永平山嘆

嶺大如斗輪蹄四轅來吁嗟乎夫頭十日鎖
不曾開一官未去一官來索夫索馬如風雷吁
嗟乎夫頭實淮南三槓往返被嫌猜誰為汝哀
安得人人如實使汝飽食鋤蒿萊

謁考亭

廿年登此途三拜考亭下所愧下拜人仍是前
時者

過徐玄叟林亭見梅花盛開作

十年三過此一度一徘徊五岳水中出重溟席
下來勢更行不給興極酒難裁未審飲茶者當
時曾看梅

三笑亭大飲

凍破此飲茶三笑水烟碧我今遇醉翁行行屢
移席六杯傾餘勝不覺日將夕持杯勸古人獨
醒果爾益

題徐玄仗鳳舉軒

鳳凰闕靈響間出表貞符自惜九苞采一舉凌
清都豈無梧與竹德衰非良圖相時誠足貴天
意毋乃孤滔滔如可易何必周與虞

題徐玄仗見龍室

四靈為世瑞患苦不相圖苟不前民患四靈何
有無我欲呼五龍救此天下枯呼吸出六合變
化霖八區萬物皆奮作許汝潛其跡

詩

堯

丙寅聞邊報

出山已辨沙場骨今日生還亦 聖恩忽報奴
酋飛騎近白頭垂泣向江門

聞袁自如破虜袁白議屯田練兵

社稷疆場只汝身尚方賜劍更何人若教早用
鷹平策三岔河邊絕虜塵

游鷺湖峰頂寺

烟吐青林知寺近水經禪榻即池平偶看施食

漁拔鉢笑指歸雲鶴送聲

將至閩嶺作

人日南還春已深飽經風雨度高岑豈無飛夢
歸漁釣終是遲遲去國心

分水關

不因雲破山無路直待流分地始閑總是乾坤
同一軌高盤車馬去閒閒

歸里作

詩

十

官被身藏拙年衰天與閒 聖恩無不到海外

領仙山

已結魚蝦侶猶稱草莽臣從多垂釣日未了報
君身

白髮從天地丹心托子孫惟將風雪月勾管在
江門

架上殘書在牆東半榻暄忽然成獨笑千古共

朝昏

初歸海上作

夕照江心鹿烟波海上寬歸尋三畝宅老托一漁竿
簑笠隨風色尊壘對雪灘不知相見者猶作有官看

諸子初來海上

久雨閣春遊江邊何處舟飄然輕一葉來此結千秋
白漲梅花島青吞碧玉樓雖云懸渡落伐木喜相求

明六復之約水為珠簾以詩見貽答之

正訝山泉隔珠簾何處生因風寒欲濺得雨遠猶聲
疏導非無力洶泓故有情幸茲添一勝轉覺世緣輕

冬日游百洞見桃花盛開時瑞福正烈

別汝五年強桃花空爛熳何意今日歸花開冬未半
似憐衆芳歇預作寒梢伴不似劉中山只

對玄都觀

梅與觀瀑

風生潮擁薄汶我舊漁磯正欲收綸去猶貪瀑布飛

寄題石網

桃源津已絕石網路還通我欲携同侶桑麻雲水中

熊兆履再遊百洞

今日非前日茲遊勝昔遊交情與山色不共世

情謀

答人

有山乏濟勝兀坐只看書笑紋頭如雪將身學蠹魚

兒璋復任番都

吾老歸仍病時危汝又行孤臣恩不絕萬死報猶輕
日見民眉急生愁海氣橫只應各努力勿

作女兒情

送陳碧生北首

丈夫蓄志業飽帆待天風仗劍不辭遠千時寧
顧窮侃侃馬賓王魁魁郭代公一朝乘尺木千
載聲隆隆

三友墓在桑溪成化間郡人吳叔厚築以
墓其友徐振聲林世和而與之同墓也
林已無後吳徐子孫春秋上塚不輟

生為三益死三良蛻骨同歸地下藏宰木總成
連理樹夜臺亦是締心堂友猶同穴嗟兄弟事
出奇聞合典常嘆息延陵能掛劍可曾千載共
蒸嘗

木落陰窮瑤花獨賞見林守一步林和靖
高季迪韻聊拈二韻又自為韻一首

寒陰何日復回暄引領東風入小園雲裡一枝
初破白簷前疎影欲沉昏偏宜薄雪為添艷却
持嚴霜與返魂寄語衆芳休怯凍冷香今已拂

步和靖韻

寒空獨立倚高臺誰把瓊英處處栽鐵笛一聲
江月冷玉鱗無數雪山來竹齋夢罷香浮几草
閣吟成水浸苔不信乾坤消息斷南枝先向小
春開

步季迪韻

獨將枯幹發瑤華妙色如嫌綠葉遮坐對白頭
偏有韻飛來寒雪亦成花懷人遠道娟娟月醺
影晴空澹澹霞寂寞江村誰共賞生香故故落

橫槎

梅絕

却從歲底憶重陽咽盡幽香又冷香只此一年
生計足那知生計在風霜

何物英英絕點埃在天為雪地為梅相將作態
風前舞月下飛香水際來

雪壓枝頭不見花雪消香發冷槎枒醉眼只疑
花是雪不知雪水已泥沙

寒雲感木僵僵何處微風透冷香我欲再吟
清溪白孤山無主月荒涼

雲為客色月為神喚盡東風為寫真描畫不來
空拂拂一枝斜出水中新

愛汝枝頭白玉英科頭終日傍前楹無端忽見
南飛鵲報道春風第一聲

花飛片片雪紛紛落盡春前三素雲白鶴不知
何事舞照人鬢髮兩氤氲

移榻當風受冷香飛來片片點書床只疑羣玉
峰頭坐不數妖粧到壽陽

冷香妙色逐陽回幾月嚴霜雪又催消盡寒光
春始到春深綠滿千枚枚

梅開喜友人至

高齋行跡少君到見梅花一笑簷風細微吟江
岸斜生香如可擬春事漸能加持此歲寒意時

樂玩物華

天虛帶絕

駘駘山難卧餅多泉亦枯短垣聊繞繚吾得有
吾廬

坐對山橫几儼然成主賓無端雲忽過暫失復
相親

老來忘故業病後覺前非賴得東隣友時時叩
竹扉

隱几生寒翠微雲帶綠陰晚山相對罷風動壁
間琴

竹裡度三泉階前積紅葉底事不遑閒夢去猶
為蝶

有跡非真隱無心即太虛長空雲掃盡水月自
如如

與兒為伴讀學世作山人只苦未忘境猶堪市
無塵

海波何自靜海月到烏山月下飛清夢猶從百

洞還

有心吾亦患專足與誰論頗憶昔來者終年不
出門

耳蒙休用洗足棘不須行一味頽如石從他歲
月更

閉眼觀元始冥心咽太和不因天禁足那得坐
來多

百年歸物役六籍出秦餘咄咄成何用坐令齒

髮疎

世有諸公在亭因獨寤清深恩無報答山色與
泉聲

紙窓聲浙浙霜月洗前林獨夜懷良友清光入

素襟

棲跡窓受月年老夜知風何處吾伊者寒燈聲

滿空

寒骨付天地殘書曠歲年心知將了日夢入未

生齋

寄黃衡山

舊為徽州判署縣得人心

南岳神仙令秦中舊有名歲星為楚得山色照
琴清案牘浮真氣巡行長道情紫陽遺詠在晨
夕與誰賡

送陳子榮之衡岳

問子何之曰楚游衡陽山色壓中州南岳一登
天下半劃然長嘯立清秋

智廣乞字

智廣求書與子孫子孫誰復念宗門請君一問
山陰院昔日黃庭今幾存

盤

欲事桑麻計已遲持籃乞葉畏盤饑小鬟報道

初成蘭走向街頭喚綠絲

片瓦看月

西窗月色寒不影入巖腹照見古佛心清光移

古來群山委白雲宿鳥起深谷徙倚對軍持展
曠母太迷

十一 姬巖古松

襟然出天際遠望疑虬龍擘攬絕壁上垂蘿俯
危峰霜雪飽所受元氣厚為鍾枝幹太古色雲
溜穿其胸皮膚剝落盡間出青重重鸞鶴見之
舞日月相追從天老時一游夜半鳴笙鏞雖無
媚春姿而有金石容幸我此僻絕不辱於秦封

能始游我海上枉詩見詒而予適在三山
答之

濟勝無不可卧遊嗟昔人何意海上山得沐君
子塵洗瀟見海氣駘蕩及芳晨看竹不問主枉
詩重見親賓主各自遠披豁定何因

又答能始

詩有中年分幃老而
知非之句因步其韻

天地本混成紛如爭姓氏我愛添園翁物齊因
祇是永落木歸根風橫日翻幟感君貽德音遠

未知猶未

送邵見心之上川

昔云蜀道難今日蜀道易昔云蜀道難王尊慄
慨驅征鞍今日蜀道易何為赴趙薄外吏仕宦
守住春明門縱作大官無壯志君不見劉東山
翰林自乞嶺海間又不見楊石淙八年秦隴開
勲庸男兒不歷諸險地安得心開出奇智壯哉
君此行叩嶠九折不停轡蔡蒙旅平思禹功復
見周公通夢寐喚起相如酒器邊論下諸夷消
內憂手拓西南直際天知君此時方得意我老
所需叩竹杖迢迢萬里誰為致

己巳壽洪汝舍七十朝其遣妾

君年七十我加三君足踰調我不堪老景易來
還易過舊時同社幾同談笑將白墮為清供養
就黃芽是黑甜莫道延年妨少艾仙家姪女變
成男

壽孫母

槐眉縹緲玉為山錦組蕤響佩環浪說瑤池
青鳥下那知金母在人間

舞袖爭隨五色龍琅璈飄下侑訶鐘不知黃鼠
人何似白玉堦前長紫茸

題終南佳氣入樓臺圖壽馬季聲

終南上造天日月行其側嶺脚出雲霞瑤光飛
四極天地吐端倪樓臺借顏色三峰落水中忽

如山倒植彩翠蕩波心顧見三峰直天老正

笑羣真時降陟靈氣忽奔趨隨方為劣削各各
自言尊方隅何偏不誰能為此圖神仙如可叩

吾友馬季聲恨不生羽翼

雷山人索題山人名起四

聞雷何處起或言起處起我言起處起不如止

處止起止總勿爭天地無終始

同雷山人看保新卷依韻答之

海氣深藏寺雲根獨卧僧竹風時一戛松露忽
斯零觀妙空諸有窮幽直幾層已知身世杳何
事欲憑陵

龍舟

彩縷為誰結龍舟競遠空消除千古恨多在鼓
聲中女兒看競渡誰復念忠魂我有懷沙賦
因風寄楚濱

石楚陽以詩見訊依韻答之

何自飛香拂草廬虛林月隱下雲車却教洗髓
餘寒水底用全生學病樗坐處空濛天遠近醒
來癡絕夢消除多公千里遙相問悔不當年早
遂初

洗月峰頭秋復秋尋常夢蝶又觀儵勞生竿木
笑還作著手楸枰懶亦收羞向井中窺造化劇
憐夜半烟雙眸黃梅熟後如相念分得瓊株種
滿丘

次西國乞首贈心開熊公侑之以歌

海雲塞天風震地濁浪排沙蹴山鼻崩崖裂石
雷雨鳴山精水怪驚失視騰騰白氣起沙中天
吳反走蛟龍避何物滕緘尺有只非刀非劍形
不類日光宛宛入魚腸一路血溝壑琇韞頭
坐得白猿公氣韻沉雄若嬉戲吁嗟此物胡為
來乃是西極太白之精化為雙鯉成天瑞若不
梯山航海歷歲年豈是神物生羽翅遠來尤異

詩

九十二

必有歸不歸英雄不得志董生得此渾無用久
在匣中同棄置聞公武庫百萬兵誓與國家揚
威萬里鋤不義古云寸鐵可殺人況此古物自
遠至願充下陳備法器

奉贈大中丞熊公兼制兩粵

鯨鯢振海海島沸樓船簸蕩天吳歛誰驅龍戶
脩前矛一掃氛妖澄海氣桓桓中丞允神武渥
注軼群慙虎怒宗慙長風不足奇士行百甓寧

如難手把天戈出海壖神机呼吸成風雨撫順
鉅強縱所如次第逆酋來舉鼓山箐負險若螭
蟬抵拒輪輕懼莫當移師西指山霧豁功成三
省天蒼蒼我公勲伐勞且苦動身約食同士伍
隨盈巨萬餉東遼更買練疇給豐節大臣明德
提天綱貧民含哺瘠兵強帝詔股肱綏兩粵
直教南土遍甘棠

詩

九十二

崇相集 目錄

書

與卜立齋

答范異羽

答陳育軒

慰林雲麓

與李伯熙

答熊夷庚

答方孟旋

與陳葆初

答朱老師

答林懷瓊

答收米利害大畧

答成生洲

與黃姬璧

答蘇雲浦

答鍾贊宇

答錢見卓

答蔣居實

復黃四周

復金掌科

答朱座師

答郭靈吾

答葉間老

答平涵師論救荒

答郭靈吾

書 答粵中友人

答宋高淳

文

答劉雲嶠

與范太蒙

又

答呂益軒

答葉間老

又

又

答黃玉田

與丁敬宇先生

答劉雲老

答顧太初

答林楚石

與所知

與湯霍林

答友人

復朱座師

答蘇雲浦

答范太蒙

答黃順德

答劉勿所

答張蓬玄

與王省愚

答沈無回

答鄭玄岳

答蔡中丞

答項聰所

答衛中丞

答耿紫潭

與陳匡左

奉葉相國

棠相集

聞縣董應舉者息門人林達

與卜孟齋

丙午

幸托年籍又屬治下未嘗有半杯一扇之歡不
情已甚亦恃明臺介持相照耳獨有千萬之言
未嘗徹聽是以因差使之便而畢其說弟起家
海濱世無顯者為諸生時嘗見螯于鄉官矢心
天地不蹈狂輟通籍以來嘗有一字干人有如
江水之誓非獨自制其情亦以絕人求請但恐
子弟不肖使弟重負鬼神耳前年于孫公祖開
纜時曾有此啓若賜禁絕賤姓名不使得通維
子弟亦不許見使弟信誓于鬼神是為免我于
江水也感當徹骨矣又人情有恃則罪過易生
無恃則惕息自免勢家多敗恃故也有能峻顏
峻詞以相待使其子弟惕息而不敢恃是為預
消其罪過而免其敗也其感又當徹骨矣弟嘗

謂人有四反讀書見千古豪傑慷慨為醉心及
其自為甘淪惡趣一反也微時見勢要縱橫輒
有口誅及其得志不顧非誚二反也聞人說清
白吏有福其鄉贊不容口及其親戚如此便生
怨尤以為無利于己三反也同年有兄弟之誼
師弟有門牆之誼故人相知有通家之誼其情
不薄也及官于其土則浼之以事詞訟則變亂
白黑考試則占阨孤寒以酒席禮節為餌而取
償于分上已受利而以不公不明遺人自非重
怨不至若斯情則不薄事則若仇四反也弟之
愚惛不足齒人至于是非廉恥之心尚未盡喪
故雖嚴戒子弟尤恐仰恃私恩鬼神有誅無所
逃罪是以不避囁嚅更望以愚衷中白孫公祖
并各縣父母俯垂亮察以拒為恩至于未試一
節尤望晉神弟見少時童生談及老名面頭皆
赤後乃不然爭說府縣無帖卷肅齋齋請

托以為當然揚揚告人不諱至使寒生垂泣欲
進無門亦可悲矣非極力挽回盡將考卷從公
閱取明示意图以安孤貧讀書之心閩之士風
將無底止矣敬以為懇惟財啓甚幸

答范異羽

手札動渠誘獎甚溢所謂與人為善之心不難
以已下焉者所云都門事見兄之侃侃矣願充
而養之以至于浩然男子要為天下奇此身之
在天地間不啻渤澥之鳧然狂風猛浪蕩之與
為上下江海固失其大焉吾輩果可遂少于天
下耶不可知不可少于天下耶不可知弟觀古
之有心天下者不惟捨利捨官且捨其難割之
名與難却之情能却難却之情能割難割之名
則天下無不可為矣要在知天知世界事事皆
天則無所用其安排我固蕩蕩焉知日用隱微
皆天則一毫不敢放怠我固戰戰焉蕩蕩則心
戰戰則心小我始得其為我矣吾輩要看身甚
重亦要看身甚輕看身甚重則不敢負天看身
甚輕則不至累其靈臺必能輕身乃能重身也
兄以為何如

答陳育軒

某舉業得碧湖而決所趨某何敢忘顧今溺入
債窟未能自振耳荒園一柩聞之悵然塋亦必
備物耶昔孔子脫駟于館人以館人待館人也
不為櫛于顏子以顏子待顏子也館人以物為
厚顏子以分為安死猶生也生而屢空死而厚
塋則顏子不安于地下矣故待顏子之厚者莫
聖人若某今日誠無以自致于碧湖只有文字

一路能使死者無憾而已

慰林雲麓書 其子死于虎 癸巳

聞長公遭不祥于世法宜以為大感弟人之生
死脩短幸不幸有時有地自含髮墮地時已定
矣智者不能預謀賢者不能規免終日閨閣不
能保其身之必沒于寢蓋郭璞洞數先幾命盡
日中伯牛德行歌其荖苒季子能別列國上世
之風于永言之頃不能免于于羸博范蠡策越
明矣不能出于于獄審叔哭送秦師尸子于殽
此皆非人所為雖明知之而不能脫者也雖然
生不認魂死不認屍所遭有幸不幸生人視之
則然耳在死者或一之也人之生也一點靈光
着于六塵乃有眼耳鼻舌身意乃有色聲香味
觸法乃有世界貪戀馳想交構悲戚欣喜忿競
逐逐之事及其反而之死則此一點靈光倏而
去矣雖其形骸肢體棄之猶如瓦礫况其他乎
又安知其死之如此之為幸如此之為不幸也

譬如瞶睡或在洞房或在廊廡或在松根巖石
或在荒宇雖有安不安適不適當其遽遽栩栩
之時雖使夫窮丐未嘗無南面之王樂也吾又
何爲分別于其間哉望公抑情順命毋重死者
之感于地下也

與李伯熙

去歲得手書知有蘭夢甚喜又承文字相教且
云功名心淡此却不可吾輩要出頭救世不得
不由此路要從此路出頭不得不作文字足下
以孔子在今不隨衆作文字乎則當日何以獵
較使當日有文字功名一路即孔子必不用轍
環柢栖至老也足下奈何云此心淡哉此心淡
即不肯用功作文不用功作文即不能拔出此
路即有救世心腸何處施展此正足下病處而
乃以爲得也殆非不佞所望于足下且願足下
以此語黎生黎生以一布衣倡闢成僧固是好
事使黎生作官豈不能大爲處分而待借手于
人耶以此推之則功名之心可淡乎不可淡乎
吾固望足下自勉且勉黎生也文字大抵要熟
要機流要句短脉理要清要新異數者皆從熟
得多作乃熟熟即病痛自見不待問人足下不

背多作而以數篇文字問我令我何以益焉僕
所望于足下者不淺勉強三年跳出此路更有
天下事可商量也今時事日異當官者不以
國家為意賢者有虛名無實用且無骨力入手
束足十餘年養望博得大官遇事即如嬰兒倉
皇失措殊可駭人不肖者亦復可知吾輩尚可
袖手不一出頭救火耶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所謂果我末之難者即學問何用焉僕常謂經
世出世原非兩事當此時世滔滔沓沓有能以
宇宙為心極力經營此便是出世心腸不顧世
間毀譽得失不顧九族沈幾遠謀凝定果斷此
便是經世手段無出世心決不能經世不能經
世何名出世哉二之則俱失一之則俱成足下
以為何如不佞老矣又被病念此嘆息而已願
足下與諸君子勉之勿使人謂儒者之効踈濶
無益于世也

園口答熊夷庚書
丙午
久欲聞嘉興消息手教忽至慰甚但書中意似
不調暢某君既愿朴不類其土風便好相處至
于獨學無友足下以為不及金陵時此乃所以
更愈夫閨寂之地術業得專拂鬱之鄉心性得
煉此天所以資足下也于此能不挫過便是魁
士平日高談濶論火燄裏不能放蓮鼎鑊裏不
能調息鋒劍頭不能舞手坑窟裏不能瞑坐真
虛談耳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世間亦無適意田
地在我而已勢既不得自主而厭然欲脫徒自
煩苦不如就此一着展弄管子天下才也善因
敗為勝顏子亞聖也善以苦為樂易無全吉無
全凶處得其法者言失其法者凶在我而已天
下之苦莫大于形繫而心颺重為縛也不佞亦
有此病身既不得便隱而汲汲欲去之念念故
園口口海上而一家二十口無處放頓旋亦自

笑作此恠狀然至倉場灰塵中都忘此念矣劉
雲老欲乘考滿即飄然不知廊廟肯放否惠而
好我無忘德音

答方孟旋

承手教累紙知加意鍛鍊又謂不佞費心之言
愈于昔人自燒自煎之喻其然乎其不然乎夫
自燒自煎云者世靡我也煮心者以世成我也
以世成我雖火坑翻為天堂世固不得而靡焉
我亦不知其靡也造化一段好意全在自己識
認知此則無觸不可樂立地清涼矣胡生既是
孤立行一意不以外為欣愜人自當跳出此圈
不應怵結懣悴大凡吾輩作為皆當先有主意
如欲為和同世界受享快活人即當為軟美之
言活套之事于彼處求欲為特立世界孤行一
意人即言不取悅行不取容獨信獨行窮而無
悔于此處求于彼處求求而不得者宜乎有悔
于此處求求而得之又何悔焉若既欲孤行天
欲人知則是立異竒覲世不稱孤行稱孤行者
以熱辱狙狴為應得以顯達為倖倖只欲自致

本性自成本格而不問其他所謂求仁得仁知
我其天者也足下試以與胡生言必有翻然
油然者若因此侘傺至于不可言無貴胡生矣

與陳葆初

宇內之奇山川無加于粵西吾輩之壯遊無樂
于臨不測之淵上帖天之壁入玲瓏嵌巖忽斷
忽聯詭物怪形之峒又莫快于將上指馳使
者節太守負弩將軍屬橐鍔前導後擁之為可
以有所極而不窮于所往而兄乃以為艱險備
嘗耶白門倉吏臨眺佳麗山川瞻仰雲雷之業
宮闕猶峙金碧未寒美則美矣心殊以為未壯
也美兄昔遊若在釣天而來教若有履險之意
何也

貞二答朱老師

丁未

前聞師得吉地曾附熊生奏記書辨至奉手教知地勢平穩志在寧魄安靈不惑于鬼神之說夫地勢平穩則生者心安死者寧固此便是福某嘗笑富貴家聽信地師若以造化興替之權皆在其手眼間無論渺茫不足信即信則是富貴專注一家都不散及他人天地亦私甚矣師之拒而不信誠是也但某以地道貴靜既葬之後願戒興作守墓房子且宜草具蓋土以養人本能尅土陽宅陰宅皆欲閒靜富貴之地多以動作侈大損傷故葬曰安葬安則不可動也事曰襄事襄則不可復加也孔子葬母遇而墓崩法然出涕曰吾聞古不修墓周之先公非水患必不改卜大聖人之意或別有在然其欲靜以寧魄不欲動以生事其必然也且老師此番耗費之餘心力俱竭亦當少息諒有之屋不成三

瓦言不求完也愚意一切墓上無係于寧魄者皆可從省即祭田亦當緩置恐煩措處累其靈墓也又承示做官無益竟欲歸林此特較身世之虛實知浮雲之客寄不知吾輩被造化驅遣出來自不由已有心腸人擔子亦難便脫恐歸亦不易耳莊生有言造化勞我以生佚我以死某亦謂朝廷勞我以祿佚我以退退吾所得自主也然亦有不得自主者總之皆天有意于其間如某不肖又病聾性又煩瑣只合歸卧所以隱忍不去者如老學究頭童齒豁走四方教童子其音啞啞舌燥唇腐隻身孤旅非不念家迫于糊口無可奈何耳非欲有所短長也紙短神疲未盡欲言

蘇東坡林懷瓊

丁未

以兄之品十二年邊方不能得一中郡于年家
少宰不惟見命而兄守益見矣龍城雖惡良足
為理考滿後以太守行事或內轉皆不可知何
亟亟欲解組為兄能忍十二年不能少需日月
乎以無得失心作官則仕亦是隱以得失心求
退則退亦非恬仕無中外遠近皆有可為之事
可濟之功勤其事而功成焉百姓歌舞之上不
知我顯也無其功與事遷官如走馬我隱也故
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困不憫不
怨不憫惠之所以隱也進不隱賢惠之所以顯
也彼視魯國卿相固如蟻虱其視非道三黜若
等夢寐故介不以三公易風可使百世起也何
必亟亟解組乃為潔哉若弟今日乃可求退特
以舊債未了所贖之田不足克口家無一瓦之
覆不得不依依于此其實弟之在仕真若隱居

平生無憾有力不能自割有人為我了手亦是
大恩諸老有欲以美官相祝者無論非真即真
亦非所羨我自有天豈受人憐小官更好做事
也又有一事奉托弟未為倉曹時靈川縣有蔡
秦槐枝有婢名憲姐以槐枝內室過嚴逃出家
官張大志家槐枝已歸其鄉唐天昌認去天昌
將歸此女復逃隣家文氏竊賣党太監姪又被
慘毒今年正月十九日復投大志大志稟欲送
官弟以無主名女律當送官此女既係槐枝逃
婢蹤跡已明不必送官且女已及笄入官必有
不可言之辱勢必發媒媒人例用接客無異青
樓既繫乃賣逃女何罪重此若楚堅令大志養
之以待槐枝六閱月矣槐枝不至党氏告認弟
却之遂集粵西祿史令擇所歸有戶部都吏蔣
弼燦請為繼室弟以此女千辛百苦得為都吏
繼室又同是興安人他日可以歸見父母是幸

之大者遂斷定禮錢書滿鑿字其上行文靈川
廢春錦槐樓墜瓦折來靈鼎查繼此事若非婦
此曲廢此安不測亦未可知非第主張竟氏章
豈亦未可知余既有所歸而槐枝銀有著落又
幸有蔣都吏成就皆天湊之緣但得來文便是
結局也望留意幸甚

國書卷狀米利害大畧書

廢米虧折其故有三一曰廢下濕二曰廢上漏
三曰收米苟且二者責在脩倉若收米苟且則
監督不得辭請言苟且之弊多稻多糠碎及濕
而碎之弊甚于稻何也稻則年久尚存碎則年
久成灰也濕之弊又甚于碎何也碎止成灰濕
則壞廢也常見豹韜左倉廣字廢收米八年廢
墻漲裂屋頂四塌問之則曰此某爺聽分上濫

收濕米發臭三月故至此其在虎賁右倉秋字
廢後墻裂出一寸手可探入問之其故亦然故
曰濕之弊甚于碎也然亦有臨廢濕臨廢碎者
蓋倉場雖廣闊基不過七十箇萬石之米盡數
入場盡數發晒厚可八寸至一尺縱經三晒三
番九錫亦難乾透米多難篩天時不能常晴或
篩未半而雨前功棄矣或篩方完而雨不免收
囤蘆席圍蓋其厚幾何能不濕入乾米遇濕再

晒麥穗不晒而收爲患滋甚豈不是臨廩濕臨
廩碎乎十年前廬陵縣米晒後雨大作席皆飛
去連浮四十日米盡壞糧解典攢泣告後晒兩
日入廩廩裂當此之時必欲乾淨耶則糧解不
知死所矣故不得不苟且收入苟且收入遂至
漲廩遺怨後人安得不設法以處某今計米入
場若有萬石之米只許先進三千發晒一日乾
則即篩一篩即收不過二三日前米入廩後米
隨進亦復如此中間進米遲滯則係糧解之事
某只知趕逐天時竣此後而已若晴久而熱度
必有雨所進不待三千或二千亦各隨便發晒
空其一處進米兩不相妨天有雨色晒不甚乾
亦令收廩以爲經晒之米雖不甚乾猶愈于經
雨而輾轉成碎也凡某所爲法如此雖于三晒
總節舊法頗有相同然晒必三者期于乾節必
期者期于淨米苟乾淨即不三可也米苟溼惡

雖不盡于三亦可也晒篩多寡只看米色若已
驟用之恐失法意要之某心決不敢苟且而已

答成生洲

丁未

陳氏左極推仁丈而夢胥黃石赤石亦每每為不佞言生洲可任大事也乃今有不意之事承示辯揭弟以為在他人則可在仁兄則不必吾輩七尺直須以千古萬古為期一腔子直須以天為對自古雖聖賢皆有毀謗雖蓋世功名扶日月正乾坤豪杰皆遭磨挫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天地生賢才甚難而吾心成就賢才亦甚不易要須識得吾楚橫逆田地正是吾輩絕好境界也且辯者恐其污也今人見污亦何足辯從古聖賢見污不辯吾亦何須辯吾直為今人已耶心以鍊而愈精力以鍊而愈硬氣以鍊而益大益剛志以鍊而益奮仁以鍊而益熟彼之一時污我正天地吾心假手成就我也吾兄何必辯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而塞以及身修德六矣皆告聖人之意深矣仁丈此遣安知

與有慧學其間耶安之無釋述弟病且衰
無是樂與獨惜是云君敬師師有餘聲而皆數
生雖能登侍與志者精周慧是當備如羅絲為
懷高而是有摩望焉以二國基作一國則地廣
而練矣也

用米與黃姬璧

丁未

收米無他術只是派囤欲踈晒米欲薄篩米欲淨放米欲速而已舊時囤基甚密照囤置米則晒必厚厚則難乾今以二囤基作一囤則地廣而踈矣地廣而囤踈則晒米自薄秋冬日和米厚一寸竟日亦乾次日畧晒即篩必無不淨篩時只作小堆每囤作十餘堆則弊無所藏我易于驗然須先出稻碎或貯之空廩或徑坐門上看出出完乃驗驗訖鎖大門乃收則百弊不能作大約不假手于他人而已如此則自晒米至收米不過三日糧長無稽候之苦倉米亦無遇雨淋濕之患彼此兩利雖藏之十年不壞也至于脩理廩座亦須查督作頭不可專恃工部廩固而蓋密則我所收之米可以無壞廩外相地開溝則雨濕不入此事須從容圖之不在目下用力也

答蘇雲浦

時事漸嘉而漸不可測非獨上示其神明兄之所憂弟不敢知也所知者米收米之法須相天時而與之緩急天有雨兆而固拘三晒成法則有以已晒之米霖而濕者濕而復晒則米糜碎矣天有晴色而多米厚晒晒之難乾則有米未及收而復霖者晒而復霖則前功棄矣弟嘗以為米有臨廩濕臨廩碎者其罪不在糧解與倉役在我不能相天時而與之緩急耳相天時而與之緩急有法以處則人與我皆無病此法不知可施之國否弟以為今之天下在上者忘身與名在下者慎職與守四民不失業則民靜百工不失職則天下平口語無益也承兄諄諄述爾張先生語殊可解頤然古語亦有惟捨故達達達故捨朝聞道夕死可達故可也易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論語所謂知天命中庸所謂

其為格種贊財其生物不測此豈識神用事者
從廢傷蠲命番祠可謂非禱要瀕倣倣求可謂
驚騰騰俎制倉堂邁事某何知之有然則不
敢不以愚對竊計當日行事只有一字分上不
聽一酒席不處一粒米還之公用一切節晒仰

答鍾贊字

達者動既命于閔中十不酬一愧歎未已承辱
念惓惓且問倉曹舊事某何知之有然雖然不
敢不以愚對竊計當日行事只有一字分上不
聽一酒席不處一粒米還之公用一切節晒仰
體祖宗法意不泥法以生害而已蓋聽分上
則糧解有恃而守支者有異日憂一寬一嚴則
背議不塞赴酒席則收晒不以時或至遇雨而
中道棄功故有已乾而濕已淨而濕濕而不顧
則非理濕而再晒則米半斷而碎解後與守支
交苦矣南倉不扣過耗安得有剩過耗之米從
正米扣也粒粒正米而以賞人于法不可孰若
以救再斃難償虧折之官攢又孰若以其有餘
者用之脩倉脩牆高則盜難越倉固則米難
損固溝環厥則水不入陰德實大若夫節晒成
法必云不過欲其乾淨米若乾淨何必止三大

穀置圓欲疎兩圓置一而晒有餘地則薄而易
乾之可當三矣乾而即篩則灌水弊絕篩有餘
地多作小堆易于手驗則淨否了然矣淨而不
收過夜則百弊皆作故宜急于上廩大約春冬
晒一日次日畧晒即篩稻頭篩碎即上廩勿使
過夜不過二日能事畢矣夏秋朝露已稀日氣
入地熱騰騰而上寸餘之米俄頃可乾篩淨上
廩一日可畢大約量圓而進米間圓而置米此
其始功糧多者作二三次上場每次篩晒不過
數日于彼易完且晒減篩減倉夫之工錢亦省
篩速收速倉鬼之騙局亦消此不除常例而常
例自省也北倉守支一年米放速也南倉守支
米久未放安得起送但題免過耗之疏原以臘
月上遲亦春初隨題隨起送彼無稽候之苦後
據至四五月守支既久題又加遲大非法意其
會論稿在查糧廳不知後存否也然此皆
實情不忍隱而長者之前而損利者之甚矣

前答錢見卓
晴川來得手教款款備知一往從生死關頭跳
出甚為可喜不暇作病前語相念也所示佛義
弟愚不能深究其旨弟以吾夫子教門中儘可
寢處佛義雖勝不加中庸弟若生在西方當作
釋迦弟子今舍本生父母眷眷里父之賢欲處
其膝下不知可不可也今世士大夫君子排佛
固煩依佛亦贊各認所自来各從所悟入而已
若有禪韻無禪心雖走入雪山只是清談一派
脉于性命何益昔呂先生不喜佛不味禪然為
人簡靜凝然不動澹然無欲蘇東坡以為是禪
作家豈必學佛哉中庸有之其為物不二則其
生物不測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孟子曰知
養性則知天矣夭壽不二脩身以俟悟者不必
借勝于三乘得者不必叩心于西向見卓乎見

卓乎今姑一遊焉以縱其心便為得果溺而不
可遂雖儒書亦病况佛義乎

世 答蔣居實

前歲亡友丘季纘來得手書捧讀感激自以菲
劣固陋無所知識又沒溺塵垢中何足承長者
齒及况其以不朽之事托也反覆太宜人佳狀
益不敢措筆度無能加一辭同之不可異之不
能以此伸紙復廢者久之今乃迫成然不敢謂
是也顧鄙心謂尊翁歸養一看最為出人故疊
疊焉恨筆力淺薄不能太舒發耳如論今世文
章之敝直是透骨此道疑有天授如韓歐諸公
皆絕世聰明又能力學其識路又超所以能名
家名家非三者不能也不然如楊大年劉原父
非不聰明有學問今其文何如矣又不然如尹
師魯穆參軍輩亦嘗苦心古文而何以無所成
就如大家數子也其難可知也足下有其才又
有其識又能肆力于此其成亦姑姑某直待來
世已耳季纘既沒銘孰為者兄能為一狀乎抑

為之銘也有以示我當亦續貂報亡友于地下
有惟此力未能及其子也臨筆短氣

蘇亦復王四周

丁未

弟倉吏也前年水兌改倉之議弟不與聞今議
改折弟亦似不宜言弟前聞兄深關改折之非
矣天聞諸老軍萬曆十五六年水災深知倉米
多積之為利若以改倉之議歸罪繼可則弟今
所放亦是前改倉米不知當時何以無議况一
水兌去年題改倉今題改折未及一年兩議並
上在下者不能自必其說上亦安能終信其言
不知于本部事體有碍否且選鋒七營舊例鹽
菜二錢今獨立標營鹽菜加倍萬一有事七營
比例將何以應不應則召亂應則無措又萬一
有如前十五六年災軍民嗷嗷雖有二十七倉
改折既多倉米易盡兄以為能支幾月之放乎
往時有此漕可借今不可借矣凡事當慮其終
恥乎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弟迂人也故常慮
遠亦幾本也故

不避嫌性又愚固不知通變不
得不明白其說惟兄擇焉毋忽

爾夫之請此臺下憂民弭亂之深慮慈母之心
也。不佞餅餌之喻欲酌貴賤以為緩急計盈縮
以為遠圖為子計長久非堅藏其餅而不出者
亦慈母之心也。臺下恐冬春之交民間積貯已
罄米必突貴先請以為之地然冬春之交十二
月所放米來年五月米也其與不佞所謂待之
來年者其說亦未甚異臺下恐隆冬殞命者多
坐視其死不佞以倉米每石至七八百文時持
而與之適足以救其死其與尊意亦無以異也
其間微有不同者欲借預夫為恩賑明上之
德也計儲積至三四年恐有不繼之憂戶部之
職也亦非故為異也臺下柱石也不佞糠粃小
吏譬之風波大起長年曰南其舟北其舟篙師
櫓手未有不聽者然而或緩或急亦當斟酌要
于交濟使舟無危而已不佞考滿在即何苦自

異以博眾怨既聞命矣尤願為國遠圖所云預
夫三月或當來春一丈視米貴賤而緩急之不
至于後日甚貴而無以處也則幸矣

答朱座師

宋高淳未知師又有卜兆之意某殊以為不然
父母遺骨豈可嘗試形家者言若有若無苟非
萬不得已不敢輕議遷也況可歲議此乎不惟
財用無措于觀瞻亦似未宜願師詳思而審行
之嘗見形家每以小小得失動人異得規改移
之利譬于風寒暑濕之病人時有之而無害元
氣暫且寧靜不久自去無故卜醫而投一劑一

三

時未愈後醫又繼至矣藥不相中必有傳變初
猶小病釀出多端空空以自已性命嘗試其手
世間事如此者多矣散鄉名墓初亦不利大率
體魄入土二三十年方有驗應凡形家言能旦
夕轉移者皆妄也某最愛陽明虎詩東隣小兒
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西隣老翁畏虎患夜
兼老虎銜其頭凡風水日子醫藥鬼神及遇盜
賊小人之道皆不出此凡事信則必為所持虞

則必為所窘不信不虞一聽天命雖有天翻地
覆猶得自如況其他乎狂言汙濁知師必不罪
也

三

答郭靈吾

戊申

廬陵丞至蒙賜札惓然有意當世之材品理亂甚盛甚休近世材品大抵皆有所倚未有一心直達上通于天者理亂之幾在乎人材庶官之清濁治亂之候也公道之晦明清濁之判也生民之治不治清濁之效也國家不能無震蕩之事恃有其人先有其人則社稷雖危而不覆景泰之于謙是也後有其人則社稷既覆而能復唐之郭令公是也先有其人而用之則為寇準之澶淵後有其人而又棄之則為武穆之秦檜千古若斯矣今之當大事能不懾者有幾耶劉東山在郎署時交南之役已占謀慮于少保之成功當時已歷試諸藩省矣即文成之定宸濠盡有傳文定文定非嘗試者曾平桃源戡蠻洞盡有成是審亦已素著故秦瓊必其無患也今有其人矣矣臣子皆知歸咎朝廷不知自責

所謂繫繫直達乎通于來者蓋亦見其人也亦

數時從邸報中見高璫趙撫相繼去遼事可為
吳天聞考選有消息此皆閣下旋轉之力若事
事如此何憂天下哉南中水災異常兩月不退
米價幸不甚貴所可惻者被水之家不下萬餘
幾與魚鼈為隣雖丁中丞徐司空少有所施然
何足救其萬一計水退後墻壁皆倒水土蒸濕
染疾必多甚可哀也處處水荒轉徙流離恐有

意外之變浦口城未築糧為盜資亦可慮也或
以十六年預支之請原借此以寬百姓升斗之
糴不知是時水荒三年米價極貴止支三月又
餘丁百姓各有賑當時南庫頗充北太倉積儲
多故于支賑之後得借北漕四十六萬石續南
軍之食今北太倉既不如前南庫所積無幾僅
儲有千十七倉三百餘萬糧耳留都數百萬入
之命皆存乎此安可不權緩急而用之乎今年

宜惠賑被水之家而預支米春行之米晚何也
米不甚貴也明年若再荒以所請預支三月米
賑餘丁不過費米十萬改支為賑恩歸于

上而百姓亦得買籌以自救且可省賑餘丁銀
以助城浦口此一舉而兼數利者也今宜早募
米之米賂使之有繼如漕運宜令各處不甚被
災府縣輸運如故不許一槩改折又勸富家糴
米入京風以名爵或預括官銀糴之不必定價

使四方規利者爭米則米有繼而無虞荒矣承
念每以某困于鹽米為言某但恐負官縱考滿
在近亦無他覲蓋以拙滯不通之人又有耳病
得容于時已為厚幸閣下愛某不在以官使朝
廷事機漸轉禍亂不生天下無遠近萬萬口齊
歸旋轉之功于閣下某雖伏在田間猶將動色
歌舞慶綴周行之末耶

答平涵師論救荒書

戊申

南中水荒可慮接師所示災畧及與當道書所云米不出境真亡國之言此非吾師不能道從來凶荒閉糴抑價未有不釀亂者而世且踵為之蓋亦有故一則無識一則欲以煦煦收人心使無知小人以上能私我又能抑價以利我也不知此閉則彼不來價抑則米不出富者自恐留米以備荒黠者乘機借聲而搶米紛紛擾亂不可遏止誰實為之古人有言救荒無奇策某以為正不用奇所以無策耳夫閉糴則米不散抑價則米不昂此常識耳然一閉而愈竭一抑而愈昂不閉不抑而米愈以流通出而引之入價貴而趨利者湊焉反以徵賤豈不是奇不奇不處救世事事皆然不獨救荒一節然非真心通識以天下國家為己分內了了于胸中者不能許而亦不敢奇也

答郭聖吾

戊申

董尉到承手教知直指君有薦此猶未足盡大賢之梗概大抵賢者如溫玉初視無奇久玩乃見見猶不盡也吾輩行事正不在世人耳目中着力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不獨聖人為然有必使人知之心者必無出世之事以公真誠凝遠必可大受獎語一惠何當焉雖然真惠亦難以子產之嚴競于大國夫子目之曰惠以仁之行于天下夫子疏其目而終之以惠此其難可知今世所謂惠與仁者煦煦而已苟以取悅無見于大非惠非仁也夫嚴以成惠獨復以為中介以為和不念舊惡以為清正直以為忠厚敬以為簡其道一也此亦可使入必知之者耶南

欲破散餘積以悅未悉之軍萬一天不厭禍
前十五六年間連年水災倉米既散而外米
不入將如之何去年曾力止同僚水兌改折一
議亦以前時水荒為慮不謂今遽見之前言既
驗矣今日力止預夫眾恐叢怨生以事苟關係
國家何怨之恤且生非不念軍人者但欲留今
年預夫之糧為明年救急之用譬如慈母藏餅
餌待兒之乏豈計兒怨耶且名曰預夫後難扣
還孰與改夫為賑出自 上恩之為得體至于
城浦口扼要害保倉糧且以役繕貧人亦救荒
別策不止保固留都而已生陳此于上下僚友
間者非一不知卒有濟否也湖廣江西及東吳
被水固多其中豈無一二府縣無患者耶被水
絕收之地固宜改折無患之地自應漕運若一
舉兩改恐留都後來軍儲不繼有不必然之慮
亦各地方之憂也萬一撫按問及能為分別應

改應輸通中線之路為豐邑銅鑼非以國家為
懷者不能徹公誰望焉生倉差十月滿矣糠粃
小吏猶過計後日事亦甚可笑也

答粵中友人書

戊申

去粵已六年夢寐未嘗不在番山文水間也令弟見枉出手教如就面焉甚幸甚休顧獨有霜蹄之嘆且以滯郎見念僕以為未達吾輩三寸管自諸生至卿相皆從此出然直須時譬之舟治帆楫直隙漏吾事也潮與風至飄飄然萬里或千里百里忽然矣一不至則沿滯兩不至則膠豈吾事哉吾知脩具而已安知其不飄飄蓬蓬萬里千里凌前舟而過之而遽戚戚耶夫士固有遭道固有會繇熟眼觀湏臾為快繇百年觀聚散耳其有足存者乎吾輩須拓萬古之心胸乃能留一生之事業得則豈取悅于人間失則寧攝光于地下愚公之志自必于子孫大雄之念不斷于來世况于達人芥塵萬物呼翕二氣而猶局蹐眉睫哉令弟有奇氣朋友骨肉燕之可樂也樂尤見惠愧無以報千里如晤

此情有心

答宋高淳

戊申

南中水災百年僅見被水之家深可憐恤間有袖錢散人半落光棍之手惠而不知為政此孟子所以譏也不知明年南都當作何狀讀兄揭帖慈惻可掬但須有拯賑之法此事作得精神便是莫大功德弟嘗笑富鄭公拯饑民數十萬便言勝中書二十四考韓魏公拯九十餘萬都不露言二公大小迥然見矣為政者行所當然各究本心何用沾沾自喜哉作意禁米官糴紛然錯出亦非救荒正法前令頃聽所君子人也凡事問之有益

答宋高淳書

已酉

仁兄敦誠慈厚望而知為君子老師于門生中
獨注念非獨為門牆之故也或以譯衆取繭之
術君子所短弟以為不然蓋君子有仁術焉曲
以行愛也有術智焉困以發慧也下是無稱遂
位吾上者之是非何常吾能巧中之哉縱能巧
中不能易吾天民衆是非者也士是非之所察
也士民附吾天定矣何以中彼為哉仁兄至心
與項聽所相似而于世之飛浮譽者興趣夫至
誠未有不動者也昔人有言惟久可以見吾守
仁兄勉之

寄劉雲鵲

已酉

前黃佑秀才來曾附奏記敦敦欲老先生一出
非為老先生也方今亂兆已見危形將成上下
持祿相與為不黑不白之人 朝廷視天下士
大夫如鳬鴈之去來不足為意中國虛敝夷難
交發建夷事大不可測都城之內富室若掃太
倉不丈兩年內帑如積癰遼左心搖矣萬一有
事不危何待自古國家未嘗無亂然不至傾覆
者有人在其間也景泰有于少保不為宋續正
德有陽明諸公不為七國蓋失亂而有其人則
危可扶後亂而有其人則亡可復後亂而有其
人者郭汾陽是也先有其人不用之以及于辱
者范少伯是也後有其人用而殺之以卒無救
者岳武穆是也此古今存亡之大凡今之世有
真大平老先生今日不出後日措手益難夫人
之才性不煉不精雖聖賢亦然今雖知入而不

得展不如養以有待然處不得展之地以身入
于其中熟視隱度監得失探情形于中固得其
樞要焉終勝于局外者矣夫事可靜觀變須近
觀以舜之聖猶歷諸艱禹之明德土工親度今
欲優游林下坐觀天下之變一旦親事遂能有
所建立此舜禹之所難也故某願老先生出出
即不得于權力必得于謀煉得于謀煉天下事
不難矣南中事體與前亦不同即署中如陳赤
石其人者甚少赤石在浙就法甚正然痛懲輒
茹習誠是也亦當開一出路使人知變此輩皆
能為變者歐陽之劉知幾是也若明告諸生有
異才能自反者聽再考再考不悛者痛懲之庶
幾不怨某欲成其美故以此上聞

與范太蒙

己酉

承手教知兄有鼓盆之戚為之愴然恐塞脣不
敢再過兄門矣後人性行不可知納妾其可蓋
勢卑不敢虐吾子也承尊教以知人不真客氣
太重為今士夫之病弟則以其原皆由于立心
不真功名太重之病蓋客氣之重因爭功名功
名爭急則求助不暇擇人一妄男子叢垢積戾
謬助一言便為氣類其害不少此豈真心為國
者哉若真心為國則必惟賢是與肯以同異為
心好惡由己者即如來諭張浚之不能于岳武
穆趙鼎而輾轉秦檜卒為宋禍亦只是同異為
心不為國家深計耳况萬萬下此者乎兄慮某
公者為人羽翼而猶重其才夫才而貪猶可言
也才而貪禍將何如不見王瓊徐有貞乎瓊貪
然能以東南付之陽明卒平國難以失償
有貞過之有貞之才幾搖宗社初勸南還非

謙宋轅矣繼以南城僥倖遂屠功臣陷
義廟兄弟不得終始金齒之禍吾猶以為薄也
宋天以某公能聯合氣類不知彼正以此牢籠
宇內耳凡今建言敗露者率用此術其始亦是
是非非久之十是而雜一二非十非而雜一二
是究則變亂是非以市重持正不交者假手毛
刺曲意重納者鼓唇飛譽雖有賢者既得其力
亦為之用彼此根繩遠近連結目結意投計移
霸尊然則聯今不乃為推劫之資耶抗疏
博聲不乃為行賈之地耶此風不殄天下效尤
成何世界夫賊吏見法而建言者之貪雖狼籍
不妨奸俠見法而建言者之睚眦睚眦皆雖倒白
黑不妨何苦不嘗試焉且作大官不待功次也
異術不亦奇乎而世咸不之察也方今四方災
異百姓窮促郡邑之命握于守令守令清濁觀
司名實不審勸懲不明何貴朝覲吏部精

稽察此際儼平湖銓疏分別清濁卓異不中
補選兄合在事不得有總近竊慮天下吏未得
觀其近處要在真實兄之操當當倍于前通則
易潮苦則難矣苦端能久何事不成試思亦都
谷母冠以清吏兩字其義謂何轉眼維風全在
賢者不可以弟見小而談腐也

興范太蒙

己酉

前與兄言起廢事先須觀疏辭氣以知其養次觀其所論之事所參之人的當與否以知其識次觀其所值時勢難易以知其力次觀其歸里何如以知其守則忠直之名方不為市井者所竊嗟夫今之章疏何如耶弟以真忠真直即于當官時見當官盡心職事恪共朝夕毫不以名利起見者真忠也若官職不靖徒欲以建白自

重

見總是以利起見以利起見則拈筆作疏時已成賈監歸里後益復狼籍卒之以名起官以官得利揚揚自得真無廉恥之極彼此相命猶曰直臣豈不誣哉滔滔世風人人耳食能自審好惡者固少矣兄若在吏部起廢最宜詳慎如弟所云四觀在家尤要要使假者不得亂真方為有益耳以弟所聞惟肇慶區大倫在家有守疏亦粗厚近則陳嘉訓剛清雙美次則劉本如乎

錢清符雖未建白而在官有執守不徇人意可知其操也此中人推錢一本高攀龍浙有劉宗周者恬孝人也在此則王刑部紹先清苦不變鄭玄岳清正呂益軒有識度勤職奉公袁刑部崇友有骨有守袁禮部思明恬雅莊戶部輒慶廉能開獎陳戶部勲文雅出眾可作禮部於倉曹倫官倉稱職項工部維聰不作套數金工部汝礪清慎皆可備拔擢者敝部諸寅多有可人

五十六

弟于保元相處頗如骨肉但弟忝冒殊不自安冬秋之間無憲資地或可假借望兄為我拔去置在小省尤為相成古者量官以授人當官者自量而受官弟之粗疎置之鹽米瑣屑戎馬之場或能自效置之寂寞亦能讀書置之南銓實為非據況從來任職不加于人而龍鍾日甚考功之地尤為百職所關時賢濟濟豈曰無人而弟尸之不羞辱當世起天下僥倖之心耶又

竊觀政鄉人尤易起議弟縱不以贊毀動心而
以爲累人尤爲不德此弟所以日夜不安也弟
本釣徒不堪富貴心亦不知官有好歹家世不
遠授一小官便謂 主恩難報常欲效死今年
五十有三所効力 國家者不過六七年過此
以往益復龍鍾當與螻蟻爲友矣受享厚恩地
下難償故願當此未老之年旦夕效死以報萬
一然非僻小省分亦決不能蓋弟性疎拙大地
不堪而飲酒雍容衣冠輻集強顏媚笑尤弟所
厭也弟自筭前生當是苦行頭陀若楚田地愈
覺安帖不獨妻子泛如萍值即自家形骸常願
打碎目開心醒常見自身白袍騎馬揮戈向敵
如此者十年矣不知何故人不能違天弟却知
天人不能造命弟却捨命弟之事業當在來世
寒威不極則梅花不香受享受用非弟所堪計
當世知我最深者無如兄故吐此一塊血願兄

爲我慶我夫命至可愛烈女自刎不刎不安家
豈可惜忠臣隕族不隕不安性有所受天有所
難移豈獨名教之驅使我死生猶爾况官之崇
卑乎惟我知我故官不厭卑惟兄知我故望兄
以我處我也陶石老議論已白冬間推亦何妨
張養心同年恬靜真實不願考選但願實授南
缺其品尤不易得倘因而成之尤可愧今之冷
酸南北死爭科道者今日挽回風俗尤當成就
此等入加以美官不若遂其所志焦漪園勤學
博文豈可錮于 聖世其人亦直遂近來不推
個也恐後世有失士之嘆實淮南久不起家此
真廉吏未可以人言輕失此公泉州何喬遠匪
若能吏有律法役前在南銓實不易得孫家
廷刻肅有難作爲然寒天至望收銓部之
印不爲科道所累不爲場吏當潔到十
餘年難持無生分用勉方稱此官若享富貴

越美遷非所望于兄也貴鄉海州有張朝瑞者
居官甚好卒在南鴻臚僅有五金耿中丞命弟
作疏表之因阻而止疏稿呈覽朝瑞治跡在浙
尤著著作亦多疏中不能詳兄其鄉人也可爲
查實一字示我當從史南中上之此亦風廉一
機也

答吳益軒
仲未聞車音正在訝想承手札乃知兄有小
恙適南中臭味正復落落元凱欲乞休徵甫欲
者滿太玉未來靖符且北惟有項聽所表儀部
數人耳兄又欲請告 國家何負吾輩賢者皆
欲隱賢讓事自爲高耶夫苟祿者患其不退而
懷臂滿目得力人患其不任而爲累者相踵歸
于遺國而已今浦口城議南省已有建白非兄
誰任之新正章策駕入署開元有報天下事未
可知南都所係不小此當年例大見太宰公之
力劉勿所平心較論李趙二公爲南省所持弟
意正與兄合心平政平議論平天下乃平今紛
紜也其兆將有不測之憂弟按宋史宣和七年
十一月安直始動與一自平州入燕一自雲中下
太原兩道並進至靖康元年正月僅四月耳遂
而食冠履冠半再舉而二帝虜也其時名將

魏趙兩家相視而不能抗者朝議不協也彼自
是州抵汴不下六七十里今都城只隔一遠遼
之疲極一旦有事勤王之師能卒應乎僅有三
四名將徧加推利臨事得力幾人哉且宋之虜
也實以不聽李綱言遽爾散遣諸將遂無救今
舉朝泄泄坐視其變而莫之憂省成何理也

答景開老書

邑西

前承示僧事問之具祠部以為並無假借此僧
色他往矣太抵小人難與作緣以楊紹之清見
累于琴工今之士大夫被山人故舊愚瞽生累者
多矣道學者以學徒累談禪者以禪徒累初示
廣大後悔無及絕之生怨總不如官事其事入
業其業天下得太平也今之紛紛相傾相軋調
之愈甚剖之實難天下之亂真不可知清論漸

冬月集書一

至

明事權漸一維持消弭固亦由人但東虜不測
在于鄒心實不帖席暇取宋史閱之宣和五六
年間妖異迭見七年十月金方南侵靖康元年
正月迫汴割地乞和次年再舉二帝遂北亦此
虜也彼一時也以四月破汴以年半取天下之
非彼雖夷虜用兵實精壯自雲中趨太原一自
晉州入絳澤長驅抵汴四縣已舉矣今之災
累不若昔時矣蓋京師實迫豺虎所恃僅一遼

耳邊之殘敵可為屏蔽乎設以一兵從海抵天津以一兵撥遼通北虜擾邊使我首尾牽制京師內虛外弱天下勤王之師能旦夕應乎宋時种姚二帥皆世家有素養之卒猶尚如此今之名將多被論列新者家無素卒卒有不虞能遇其鋒乎其愚以為事不厭備謀不厭周兩京兵府多公侯統袴子宜擇威望者叅之其于要害務置名將屯宿有急可旦夕應也杜董二麻今

雖被論亦宜使過卒然有急竟是此輩出力劉綎世將宜令移鎮南京或北要地庶幾為應卒之備備而不來猶為得策金再舉而宋虜者亦其時不聽李綱散遣勤王諸將故無救也我明威靈塞天地固萬萬無慮書生強作杞憂亦可笑也

寄葉閣老書

已酉

承示極知困苦至奉勸跪門一節大臣舉動豈得孟浪如此主上聰明強執激將愈格老先生去冬所以通得一二者亦是漸漬感動不激之效也來示云偶有望觸旋已消融蓋居此地不得復看此念着此念則小人矣至執斯言但願老先生堅持之而已今天下災沴異常四邊多事東夷尤急安得云軍國之事不相聞萬一

有誤閣下可以此言告天下耶某意樞要之地決不能辭權無權決不能幹天下事況此時何時彼不吾告猶將召而商之可諉曰不相聞而已杜松老將去之亦難李雖壞事豈無一子弟可使過者彼家丁養之數世終非新進所有南將雖銳不如北西之習聞開原有廢將曹文煥者可用也凡此皆不容易出口聊與閣下言之而已以遼東破壞空虛之場當此方張露角見

爪之虜不怠自培養防護訓練振刷乃急急立
地界彼以數塊石頭為安疆定國計耶某以
國家百病皆可措手惟此夷虜來如風雨卒難
支持也此事恐煩石畫兵部之賢者時與講究
此為三年之艾方今閣下卸不得肩只得直任
之雖欲不任亦不可得不任而聽其自壞責亦
在閣下任而稍有維持人雖不知其為功他日
猶免于失措也

答葉閣老書

已酉

承示二十年來事幾幹旋艱難處真可嘆息但
某以今日所難者閣下信不能使之易今日所
急者閣下猶宜與戶兵二部圖之今倉庫無備
京師蕭條加以東南水災出米之地既荒漕運
艱繼萬一有事人心先搖二部中豈無有心計
幹材能求三年之艾者就中講求終當有恃世
人嘗薄桑孔不知此人在今正不易得何也今
崇目集書一

空

之鹽權皆桑孔法若不以自潤盡以資國豈有
匱乎某公當澶淵之役羽書一夕五至談笑自
若急則直促人主過河真成孤注不知其先此
契丹掠不利引去時已知其狃我先簡驍銳據
要害備之矣故契丹一入而王超已屯中山扼
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已扼其左右捷如左右手
人見某公成功之奇不知其為謀之預今之建
夷萬萬不至此然先事有備不使衝破藩籬猶為幸也

答黃玉田

前歲臨江之命未即就道弟竊謂不賦累問南
客知莊任有期而後釋然我輩何地不可為豈
以一事自塞東西南北惟命何嫌何疑使地方
望澤者之無所也督學使者其任匪輕弟以今
之文敝得如兄者久任數年先正其所誦讀使
有本原即文體不禁而漸漸入正矣文心之精
也誦讀正則心亦正心正則學正學正則文正

文正則世風亦正非有五年功夫不能做透此

書一

事此事做透便是正人心挽風俗事業孟子之
反經吾不多讓也弟此轉蓋出劉雲老弟累辭
之而諸公不相體諤以其強項致之此地弟之
愚拙若在別部或不為人所察而以之察人則
決不可欲請改部恐不遂而述亦詐為一外補
與兄轍迹相近幸也即不然劉君察時弟即自
註有瘡而匹吾輩行藏有數有理相時相幾不

敢愧知己也承問小兒得之廣東者盲矣然弟
心亦不苦自信分數只當如此世之不如我者
固多矣世之如我者當亦不少人人若欲求福
即天翁亦疲且困兄年姪淳厚詳謹自是福徵
又得令孫可喜之極弟之不苦者知天也其為
兄喜者亦知天也獨有一事為不受命弟賦才
甚拙被病支離常欲效死國家隕首不恨天
所制限我必求伸造化不祥莫大于此是為不
知天耳

書一

書一

與丁敬宇先生書

庚戌

某待罪南中九年沐教于先生者最久忽然睽離不惟墮落是憂恐狂言無處可吐世亦無有虛挹如先生者龍江關小河之開于民最便但沙泥易淤開濬不深數年之後復成淺溝今日之功徒費且聽地方求諸衆施亦似非體古人作事必有機權大役大工必有所假而立亦有所專而成今既開上河又開下關則力分而不

專欲求百姓之利而先費其財則功遲而難立若查餘帑贖金在各縣者若干及富民之有罪可以情原者令輸金助役又令和尚之堅忍有立者與分功則彼釋其罪何吝于財彼得其名何難于募化而我且不求諸民而忽然功成矣且開濬之法各役督率食費亦煩冒濫亦衆若撥充一日用開方法丈濶丈深用工若干該費若干懸示而招凡開幾十丈深及丈者予直是

千計深濶受功令閭民自占役則各自謀食不待官府督率其中間要處建立一寺聽僧募化開濬聽民鋪店則荒野不虞于盜賊泊舟者無事矣兩頭開深及岸湏一丈三四尺乃可以久萬一財力未裕僧化不廣則中間數百十丈不開聽其聯絡蓋此河之濬本為風濤兩頭深開風濤可免即隔一塊兩邊有船相苦亦不為苦況留此一塊以待後舉分功于和尚未為不可也凡事不透徹寧若勿為與其多處建立不如一處透徹分名與人則易立圖于久遠則難壞與仁同功又不如與仁同過某所以進于先生者如此

白本答劉雲老書

某以又三月北上四月二十日抵都門五月初
出到任本避忌五月欲速赴不得造老先生家
竟遲至世豈非天下看一毫安排不得耶此地
非某所堪而鄙心未忘鷄肋又迫于遲暮欲速
不達徒增一番心障然亦可以考驗警省推此
以進退將亦有助焉承示誠意兩字實該脩齊
治平舉恐通天徹地頑如石細如蟲無知如草

卷目集書一

五

亦亦此二字透過惟自憫乃不昧真知世界便
已完滿縱竟舜巍巍蕩蕩孔子皜皜周公赤舄
几几亦只此些兒透徹而已老先生廬居極痛
義事極勞擇地極難形家避忌太過反失之凡
事只到六七分將三分與天相成如作文只知
開闢虛實變化數字至于節節中窾句句合拍
所以然而然之妙即作者亦不自知若節節句
句尋此法即下手時亦甚勞天機

亦不暢矣台
見以為何如

白本答顧太初

庚戌

弟在南中每奉拜不得面初未嘗不快快後未
嘗不羨服無論世界風波開口即成罪過但問
見客片時有何補益兄今為人師矣亦豈能舍
所事而役役泛應哉世俗以苟同為賢以曲意
為謙以和會人情為廣大亦大可笑易經三百
八十四爻算得幾箇無咎易曰無咎無譽近世
所謂譽非譽也一時燁然不久則露然終不能

卷目集書一

五

欺靜觀者之眼弟以譽與咎非對待義乃聯接
義無咎即譽有譽即咎也詩曰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蓋無咎之難如此嗚乎此豈求全自免者
之謂哉周孔事業只當得一無咎故曰五十以
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猶不敢自必之辭也兄靜
觀既久于世俗所謂咎與譽者皆不屑存于其
心出而時行必大得力弟勸競未消浮氣可厭
然未嘗不自悔也此地豈弟宜居今亦不敢高

白門一冷曹閉門讀書收拾從前躁妄藉養精神如是而願畢矣兄亦何以教之

答林楚石書

庚戌

某此轉高者必不來卑者必戀而不去某不能高亦不敢卑逼迫出山冀得一觀時事安敢望高邑錫山亦安謂高邑錫山後遂無錚錚也古之君子進退始終不更兩轍今之君子心跡言論若出數人何者名盛者難副路悠者難馳論高者難踐也即如淮上初非不卓卓若少有操守誰敢議之大所言者昔日淮上也使在今日親與共事恐不止有器小之譏世固亦有不拘小節而成天下之大功者矣英雄本色何必曲為之諱以玉晉溪之守卒再起為吏部楊文襄功烈焯矣一不槩于同列為霍文敏所中而名之曰禽獸亦何失其文襄也霍傳陸擁立手持皇帝璽坐死羣臣而嚴延年一蹴樂如秋霜傳不聞名公名聞而唐介論之卒拯介與俱者使淮上被言能如傳陸則不必辯能

如潞公則救與俱去或如魯溪如文襄則決去以謝人言何待借援南北挑激報復為多口所竊笑哉涇陽欲救淮上亦自有說何必以一爐一茗為辭且為之辨古董曰是某家某家買去也不惟無識亦且無術蓋孟子嘗救百里奚矣飯牛之事不辨而于去虞入秦灼灼功業為天下所聞見者推大而張之曰智曰賢而飯牛自解也嘗救伊尹矣割烹不辨而惟想像其耕莘

孟子集注

卷五

辭聘應聘之事形容其驚驚惛然之心而曰以堯舜之道要湯不以割烹也使孟子就飯牛割烹辨之以為無則萬章輩必就飯牛割烹實之以為有蓋事可口設謗可理解救關者不搏截解紛者不偏佐惜乎東林諸君之未足知此也則何怪于今日之紛紜惟其力為之辨而愈以禁蔽之而欲盡洗其有故攻之而必悉其力攻者以守而掩其功救者即以清而愈暴其過是

淮上之壞不壞于攻而壞于救所謂愛之而反害者也丈以為何如

孟子集注

卷五

不平與所知書

天下有三緊要衙門科道吏部是也科道不得人則糾舉不當顛倒國是出則一方受害吏部不得人則黜陟不當或遺議于小官人乘其隙則權輕而兩衙門思奪之而不能制斯失其為吏部矣吏部不能制兩衙門則兩衙門益橫以賄以私以黨皆莫之禁一有彈劾不論當否為其所論者必去不去則黨攻之雖有賢者不得

今日書一

七七

不去也至吏部不能庇賢者故曰失其為吏部昔陸平湖為吏部科論其屬王教平湖救之而以年例處科道為其弟救考察平湖駁之而處道此非私其屬也所以庇賢而為國也自吏部不正而後吏部之權失吏部之權失而後考選不得人考選不得人而後紛紛多事今欲考選先補各部年餘則其人之材品始見從而考焉不中不逮矣吏部考選得人而天下不

治者未之有也

與湯霍林書

庚戌

聞今日南發某以部事未得出獨有一二愚見欲陳于先生者敬托楮墨今之為司成者率病弟子曰是其入也雜不與于文事且習侈淫溢多過無所施吾教也某獨以為不然夫淮陰登壇市里皆成勁卒必才美士而後可教乎則互鄉無稱矣自粟例興而富商紕袴子充斥槐市國家業利其財吾欲惡其雜乎雜則不文富則

宗相集書一

七

習侈其勢固然吾乃以文強率之或寄偵左右伺其過而繩之借手漫應徒相為欺終不能得志夫人未有不利而勸者教未有不術而成者曹璘以金的購射而婦女徹札以手搏運木而陰險立成武夫猶爾况大君子乎某以士曹淫濫肅存無以持其心心無所用不蕩何為吾哉劉絳以施多方以勸使彼欣欣然各就其所能妃能趨者趨能詩者詩能命對者命對能歌者

歌能琴瑟者琴瑟能射者射分門以習因性而誘能者賞以日多能者多賞彼得賞以當日月莫不勉焉且各習其所近則材易成既無苦難之事又有耳目之觀賞引其前同輩所與競者驅其後雖使之從事于淫溢彼且不暇矣焉用偵乎某嘗見監生散班後退入六堂如囚欲出喧喧嘈嘈目射窓櫺之外皆無以持其心而使之無所用又久閉而迫饑宜其然也在內如此

卷一

七

在外可知夫古之教法甚巧今則甚拙人知舞蹈之教所以盪動筋骸不知其為六伐七伐之地人知孔子獵較以為用行之兆不知所以防魯之弱蓋道有陰陽教有文武渾而合之使人不知此其所以為巧也今卑獨為教偏枯為學不通智智不通仁則仁為寡仁智為寡智而諸可為道況能教乎故曰一文一武王道之經六經一綸正道乃成經者綸而合之也故民用

治士用教皆當以術教有術雖富商紙袴子弟皆可施吾教吾亦日見可樂不見其病天下士且接踵于吾庭不待選造而勃勃然有成也必矣蓋物奮于氣氣鼓于術願以此備鑪錘之一惟先生教之

卷一

八

答友人

庚戌

銓部事體不欲相干兄姑寬以聽之安土隨緣則百病自消夫求善地欲適我也欲適我而先苦我以望之後我以求之望未即至求未必得則我益戚戚而我殆矣殆我以求適我不亦惑乎凡處困地之法只有一寬字遠為之期偶近則喜此亦玩心之法吾輩不可不知東坡在惠州無日不生事取樂蓋欲玩弄此心兄以為何

公有書

全

如

復朱堯師

辛亥

千古奸雄敗入國家者以一黨字猶有跡可尋有實可指也無端數年前忽創一脈字脈則無跡無實隱隱不見九有四裔皆可紐穿賢愚不肖皆可擠入大小尊卑皆可波及其害烈于襄陵之水撞東擎西溺南蕩北非有神禹因勢利導三過不入之智且勤不能止也縱有神禹因勢利導三過不入之智且勤一時收拾其流害

公有書

全

後世猶不能止也嗚呼酷哉烈哉今之事勢不亂不休今之議論即亂不休有能挺身于千鋒萬槩之中啖談于屠腸斷首之慘萬死萬生一不介意者乃可出仕否則寧為陳搏龍卧德公詔耕不失一勝著昔張桂紛囂人妖駢首去歲牛恆實為今日不知諸公所爭何事欲以為國斷不其然欲以為身亦非長策今之採人反加擄擄用情雖勤自故一間苟以國家為心決不

搏擲以佐闢樹敵而益傷也蕩蕩世間只少一
愚男子人人皆愚議論可息人人皆愚國事可
平人人皆愚災異可消吁難言哉某以衙門乏
人恐請告不遂杜門廢事益為不便故忍而在
此非能有所為也口語直遂心腸狼率則甚于
昔改口以取容改步以求好則死不能用則捐
軀不用則玩世或試其餘技于一竿一綸莽蒼
浩渺之鄉如師所云某未敢承也一笑

答蘇雲浦書

辛亥

承兄教督累以學脉為言弟以學之一字佛家
所謂運糞所謂乞水我有我脉不須學人學人
將喪我也桃不學李栢不學桃榮者自榮瘁者
自瘁魚以淵為宅鳥以木為室堯舜不征誅湯
武不禪周公不琴于床孔子不君于國文王我
師而親佐放殺身受文祖者與子不忌罵罵猷
畝樂堯舜之樂而載毫自喜之數子者兄以為
同脉否耶若以為同抑何背馳彰顯也若以為
異則聖人固亦不相肖何必曰潛之是見之非
乎曰潛曰見總墮意必兄言學脉弟言本色今
之所謂潛與見者本色耶兄但誅持議者之心
窮張皇者之態不使以贗見售已矣必不能結
天下于一轍畛天下于一畦局局然蹂踐千古
聖賢于一指一阱之內使鳥淵飛而魚木緣松
柏為桃李之類雖天地不能況入乎昔愚公移

谷精衛填海山海未損而力已先竭然必于其
子孫而大陸以平桑田再變志有所就勢有所
極也大雄一念萬年當念即了彌天彌地無所
不成惟其念而已負米飯僧與拈花微笑有何
差別必此之是而彼之非耶使潛為真潛見為
真見皆為勝果我輩何故為造化驅遣出來結
果成就自由不得行睡坐言決不傍人至所云
有不可有異衆自立之心歟心所同職業所當
至我言乎弟屢犯而不能改者非求異也譬之
飲酒不醉不止自滿其欲不為人醉不因入止
譬之縱欲死不暇顧食色性也安可文乎弟海
人也終不能自改其本色此生決不能成事待
之來世而已兄以眼前商量學問人少故世界
不得治安弟以世界不得治安只緣假學問人
多若自行本心毫不回護物各付物天下自治
自安兄以衆心所同為職業所當弟亦以學業

不同乃見天地之大聽之而已兄且潛弟且歸
矣世界事大不可知兄終當一出料理一竿一
褭弟之任也敢不拜教

答范太蒙

辛亥

承教喜讀史甚善讀史勝于作文作詩及虛談
送日此中儘有道學禪乘眼暗者直謂是史耳
兄觀其大畧要發一出世眼方不是史奴也得
意時正可一笑不必痛快既恭破色便是霸王
手段便是聖賢真影子也弟日下即請告速則
秋杪遲則冬底後來出山不出山皆不能定弟
近覺餘心皆盡即生于一節亦如作夢兄蓄一

書目集書一

八十七

解意人伴讀恐是妖精莫認作活菩薩也

答黃順德

辛亥

公才學而阨一第人人嘆惋况某執畿內郡
理儘足自展官評親注民間簿手校不以一毫
私意叅便是奉若天道昔錢湛成為富室雪女
奴之冤留文書不押潛行訪問雖錄事騰謗太
守致疑不顧也竟得女奴而富戶父子不至駢
之市曹號泣施齋以報以此登聞遂叅大政執
法吏固有之矣往往以避嫌兩字埋沒本心坐

書目集書一

八十八

視人死曰吾不得已也嗚呼不得已而避嫌而
得已于無辜而死哉某以如今學問說天說性
說玄說妙都是無益只要不失本心不失本心
不飾本色不虧本分竟舜事業不過如此勤而
行之雖天地可格况人乎門下云不忍推溝
胥姓便不難脫屣一官不難脫屣一官便不推
溝百姓總之一心而已威儀附壁錫我之光不
在此也

答劉勿所

辛亥

兄之為人有才有骨有心有守而不能消一隘
隘則迫迫則露故事發則先敗隘則狷狷則不
能容故為眾所乘其有今日亦其勢也且兄居
南省未一年所破皆世所咋舌搖手噤口而不
敢問者持虎驅蛇必有反中天道然也為今之
計命下日直之任陳臬展采若不以外轉為
意以媿世之垂涎京堂昧心凌競勢得則揚揚

字有上書一

九

不得則垂頭喪氣者且因敗為功轉禍為福此
大豪杰手段上策也其次則請告歸山絕口不
談前事不出一字久當自明前以動失今當以
靜居雖非豪杰氣魄猶見報藉中策也最下則
達人哢哢不已渥火益薪或鬱抑摧沮怨恨橫
胸無濟于事徒用自苦不惟無豪杰氣且無韃
韃吾弟兄必不為此嗟夫時事反覆進取固難
退處亦不容易兄勉矣拓開胸襟包看宇宙男

兒不死會有功業來千鋒萬刃中舞手乃是漢
子素何以有用身與人較是非長短哉已矣勿
復言也

字有上書一

九

蘇轍答張達玄書

辛亥

承教貴家以兄腸太剛面太冷量太隘為病弟
恐兄不剛不冷不隘耳如真剛真隘真冷而故
欲矯之是違本色也違本色而隱忍不甘猶屬
不情久之必露露出之時涵養何在兄不見孔
孟乎蒸豚之賜報以瞰亡兩觀之誅施于聞士
何其隘也往返將命一言不發于教之簡守禮
不移何其冷也兩君好會拱手受成獨請具左

三月六書一

九十一

右司馬卒折齊難強臣僭竊請討陳恒匡人見
圍以天自信何其剛也顏子不敢死于畏匡周
公不避誅于管蔡伯夷遂戍于惡人下惠悠悠
于袒裼其為涵養一也弟謂涵養者只當問心
心正矣即征誅亦涵養也苟為不然徒矯面忍
戢以為涵養弟所不知火烈人畏水濡人溺水
卒為害尤大嬰兒餒即啼飽即笑滿肚太和絕
無留礙此真涵養者也大人不笑其赤子之心
兄以為何如

與王省愚書

辛亥

吾輩生來只有一心全貯天地民物為聖為賢
立天立地通鬼通神只是此心都是愚夫愚婦
得之士君子反失之飾面塗口講道學者更失
之今兄不消講學只要不失本心而已不失本
心便是大人便是立天立地通鬼通神之漢子
便能立脚于是非毀譽人情世態之外獨成一
愚愚到十分便聖到十分省得十分愚便做得
十分聖兄之聖人完全自在省之而已嗟夫今
之君子發口出事有一一由心否而高語仁義
何為也達玄教兄講學猶為身在海中向人乞
水之見弟謂不然令人講學只添一層口解加
一層掩飾到不如直達其心之為愈也兄以為
何如弟到封司未月餘又調甚不自得此中儘
可料理吏部當該亦已當堂掣籤矣刻典故將
就弟雖過司猶欲完其事也

答沈無回

得書累紙讀之躍如今士風日淪矣向送吏部
不過六金今輒至十金且十二且倍此也此豈
交際哉夫交際之禮二金則兩紗也四金則兩
綢也過此則爲賄日日賄而日日黷貪小官極
力巧取數次不能抵吏部之一札曰禮也欺天
乎欺人乎欺心乎欺鬼神乎世風安得不亂兄
以守之一字爲今對症藥某以爲百姓回生丹

孫月峰清矣後來稍不知人三原達人咨詢乃
真冢宰今皆失之冥途以狂走堅壁而拒人柰
何以救世也某初入司未能自由所了者各官
年歷倣年表作也此亦可卑近弊十三他未之
及今之起廢推陞如小兒分塗莫不論高低處
處一塊宰公清正有力耄矣當事者未見一私
不留也嗟夫天地之紀生民之命皆在此官不
擇人以居之欲天下太平不可得已

答鄭玄岳

辛亥

前過貴邑令君來見弟謂令曰鄭兄清正其家
倘有所請幸勿聽令曰歸德諄諄此事然其家
自朴茂有諸生數人不請事也弟乃知兄之教
行于家抵都下見洛人問兄政績皆曰清而才
來書又以才力所限爲歎何也獲上治民昔人
爲一今人爲二蓋有上獲而民不治者矣心乎
上即不必以民獲也心乎民即不必爲上治也

惟不獲而見我之爲心者益微惟不遽獲而知
民之怙生者益篤矣承示蘇令清峭有骨幸勉
圖其終夫人之自樹如實果生成即至墮落摧
折發來又是此樹又生此果四時雖變年月雖
易榮瘁雖殊而性不變乃可名之曰此某果樹
也如生出是桃墮下又變成李便不可名爲桃
生出是松墮下又變成柳便不可名爲松松之
樹品亦復如是凡人順行其志易逆行其志難

通行其志易志不得行而困折不變難是在有
志者自立而已弟初入署不得事事而得以口
事古人有言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
弟亦有言見有益于國與民者如老夫之愛其
子龍之護其珠鷄之伏其卵仙聖之自寶重其
丹也見無益有害者反是但事權未在手將如
之何凡有真正好官不妨詳示吾輩總之為國
而已

卷一

九五

答蔡中丞

某生平獲事先生長者不乏至于煦煦春風冰
清玉潔終始無異者惟臺下與丁敬翁耳然敬
翁猶有欲令人喜之心臺下都無此念攻銀臺
一疏凜然矣且以繹騷疲頓之粵西一意休養
生息不設奇功為子孫地不知五管八桂中造
就幾多生靈也某嘗讀昌黎論諸黃事深以楊
旻裴行立微功為非又見廣西生口沒入為婢
者自言其父母方相杵不知官軍何故圍殺一
時屍首縱橫獨幼穉得累為賞口耳嗟夫此獨
非含齒戴髮同一生氣者耶而以為橫金拖玉
任子地不亦甚乎愚意仁人在上當從冥冥默
默中先事隄防使不至入可殺之科至不得已
則誅之以安衆而天下不見其功而吾心之所
念者本乃可使當事盡如臺下即禽獸草木盡
得遂長豈有動容瞬目之變哉

答項聽所

吉安有鄒南臯可事而其門生倚名相擾者亦衆須以婉言面商一番此即所以為鄒先生減洗閒累而兄亦省許多事也郡守有師帥義各縣季試似不可少賞勸公典歲一再舉清鄉貧士所以養其良心至于所識拔門生勿令開口閒事蓋加之以恩教之以正則士心服而士習亦端至于聚徒聽講恐長虛偽幸慎其初近世拜門多非終始以正慎勿受之對秀才稱諸生二字乃其本等近乃有稱兄稱公者禮教陵夷實自上始蓋我真有作興教化實念久當自感不在以二字買人名正則言順禮立則易使公則悅正則教一曲意將不勝曲矣承示近事變態至此而極發露至此而真天不可欺人心不可死總之不失本心者為是至云戀官與輕官者總雖不同其以官為富貴之場一也至我言

乎近來學問自托恬退人且見其肺肝然世每為此等所欺若弟則理法須退猶覷面于世者退實難處也進退兩字決須清楚進則不必言退則決難再出若以退釣進棄小官釣大官此盜跖之尤者也兄以為何如兄至江西不可不見劉雲老餘則兄自識之中介黃年兄家居何如一訪問之也

答衛中丞

世以吏棄人以武棄人不知此中更有賢者近于南司獄得一人焉丁敬宇所贊賞者于倉得一人焉方為汶川尉其人皆異途中可用者戴金臺前後三薦此轉非優然舊例必考滿九年而轉轉又格于品級往往私改有過願從對品求選百凡小官有薦即陞獨衛歷薦不得力從秉弊政如土迫以金臺一人併有薦者同陞三

六九

人差為此途吐氣金臺自砥錫類及人亦見為善之福不獨自蒙矣使其益自克勵安知楊果遭蛟之遇不可復得也某百事人後獨善善之心頗切不顧仇德親疎卑小得之耳目必出之口雖形迹不避承老先生推舉以示益見大公無我之槩其為欽服何可言盡三司獄傳附覽

答耿紫潭書

自某受老師知時已占射斗之光于社草及官南都而兄猶未第也而幾得之復失之者數矣求之不得其解謬以逆折二字為獻老師曰汝無挫其銳鼓而神王則捷矣某曰然然未幾而師訃至所對欽甫之言猶是也第以逆之一字天文地理人文人事皆然承諭云云第嘗讀孟子矣至三自反豈觀其所以待橫逆者不覺失

六九

六九

笑曰嗟夫孟氏自待誠高者然亦何至禽獸妄人我我乃以橫逆為親生父母為親受業先生我猶未免為鄉人者正其以禽獸妄人橫逆者也何舜之能幾我之橫逆即我之舜我之成舜即孟氏所稱為禽獸妄人者此一念處世甚為恐子與氏復作不我非也兄以為何如弟年五矣一無成就然于世界所戚戚者未嘗不欣欣就中作劇覺有深恩但恨生來即有飽

食先君初年艱難辛苦不能自存之景一未經
涉鍛鍊未深其知不夙故弟于受享之人必祝
其以橫逆為福而論文亦以逆折為奇

與陳匡左

辛亥

敝地承兄臨制外臺甚幸甚休昔軒惟行見知
英廟林一鶚從容定妖楊承芳墨吏自解張時
敏豫絕瑕疵皆用廉訪暨立即敝省亦嘗邀福
示胡永清魯希文章德懋諸名公流輝史冊繼
在今日矣弟嘗與相知評隲年籍所稱能吏傑
品間有其人至于淵弘博大學問文章貫穿今
古卓然足當大受者舍兄其誰弟于文章頗知
趨向而害于寡學于義理亦見一斑而乏于提
練雖亦有心世務而莽莽無統無挫志于病軀
曠才于福性此生終不能有望矣長安風浪日
惡不國是圖而曹分角立敵國在縉紳間至于
實政實務熟視不問巧者佐闔拙者府罪天下
事將不知所終小兒書來承訓督不異弟子雖
路所亦知回頭感佩徹骨所有鏡舌者父老從
六千異外相責知彌數月不敢

江今附上裁
海邊苦甚也

奉葉相國

辛亥冬

出都時承大作寵行兼之腴贐感不可言出都一路冬氣如春抵南乃有雪自徐從水行往往石尤作阻舟行甚遲然得以沿堤散行詢河漕利害而吾鄉陳郡丞譚之亦頗痛心併聞諸一二有識者敢酌而布之閣下夫今之動言河為漕害者豈非以其險哉然而吾鄉市粟溫台潮廣者乎海萬里訖無不濟黃河雖善崩豈固險

于海哉

書一

于海哉縱險然商舶相屬而北者未聞阻害而獨害于漕乎今不畢力治河無端今年鑿一處明年開一處旋鑿旋塞又塞又鑿力分而費多利少而害衆譬如秀才不中只管換經若以換經工夫歸併本經豈有不中者他日汴河恐又有說矣去年蘇雲浦侍御初主由黃之說甚力因黃河一處少阻雲浦毅然命河夫挽漕而一船四纜二新二舊舊者斷其一命再挽又斷

乃主由汴不知斷者舊纜非新纜也又漕船所載者十七八木板糧僅二三耳載重而纜舊豈得不斷又漕軍十名包折者半軍必而力微勢亦不欲由黃人亦無敢力主黃者不知汴河甚淺而上流之衝塞久亦難治又欲專力于汴即不能併力于黃兼治則難給專汴則黃復有他虞汴可久猶之可也萬一不然則黃與汴兩失之他日為費尚不可支此漕道之憂也其見黃

河堤樹木稀枯砍伐者無幾矣而堤

書一

河堤樹木稀枯砍伐者無幾矣而堤往削入久之不治將及于堤間之行人皆曰方治汴無功及此所謂兼治則難周者也今又安能保汴之必利乎廢數百年必由之黃河而前奈時未必可久之汴以立則草創而費高矣以後慮則不得兼治黃而黃恐益梗愚未見其利也若以落漕錢糧養黃有落墊或老終慮漕而為海運說者其非杞之耕而

相與害也。若其害甚，則其利亦別。至秘節者，
其害不利也。閣下試評從來河功。宋尚書禮部
後別生枝節者，幾利幾害。惟有鑿呂梁洪一節，
為得策耳。呂梁既鑿，其他衝決壅徙皆可以人
力補。揀誠得其人，先時預防，因勢利導，漕決無
害。黃之所以為漕害者，一貪奇功，一則責成無
法。脩治不時，而因勢之導少也。何以言之？夫府
同知河官也，責之河，則治河之料宜得預蓄而
錢糧出之。淮庫買料職之州縣，河官不與焉。出
之淮庫者，每百扣數金，又就中扣州縣未完之
錢糧。舊時州縣正官以河工陟黜，人猶戒心。今
則不然。河官所急者，州縣不相應也。錢糧領之
淮庫者，或不買料，其扣之淮庫者，竟不追補。及
河決而後圖之，倉皇直塞，委其佐貳指一報十。
已沈水中，從何查核？而不必固也。夫出之
淮庫者，既無其實入之州縣者，又不相應而欲

河官之有成效乎？且河之將壞也，必先有瑕料。
瑕而瑕預補焉，可以不至于壞。即其壞初猶小，
隙亦小，隙致力可以無大費。今料一不備，矣見
瑕而姑置焉，隙壞而後圖，圖而使佐貳為政，以
河為利，而欲有完河不可得也。向使料聽河官
預買，修治以時，沿堤雜樹，連接木根入土，可以
護堤。其壯者可為堤料，則種樹之時已具。治河
之用，而護堤少損，以草以木，預為幫固，何隙可
乘？則小瑕之日已為大壞之計。功預而費省力
顯，而功成何待？借利于泐，我某所謂修治不時
者，其利害如此。抑人有言：黃河迅悍，愈刷愈深。
夫刷而愈深者，惟其無壅也。一有壅焉，初僅一
舉火，則方丈又久而成洲。此長則被陷，愈陷愈
深，而或至他徙。善治河者，治其壅于初壅，即沛
然矣。今不施人力，使至于大壅，而他徙而徙曰：
河之能刷，非萬之行所無事也。猶曰：決曰排曰

魏曰淪不決不排不疏不淪而聽河之自行其
知其不能也決之排之疏之淪之而因其勢乃
所謂無事而稱智故善治河者不徒橫決之當
防而猶存于初壅之當決初壅能決即可省橫
流之患決于初壅者其功省隄于橫決者其功
鉅而世多不察也往往以壅而成決橫決而後
圖圖之不得其法而又別圖填百萬之金于無
涯之壑而又首鼠支吾以飾功而掩罪河伯有
靈能不失笑乎愚所謂不因勢利導者其言又
如此夫治不時勢不因棄二百年必由之黃河
而偷取新淺之加漕遲則以河為解黃加俱敝
則將以海運為議用心不一守道不堅雖小事
不成況河漕之大乎至于漕之利害則陳郡丞
言之亦詳其言借湖廣江西船為浙直載糧亦
是權宜一策蓋楚船十四船餘十艘載木倘令
糧與木雜則船固有餘可為浙直用而與以催

價予彼不屬也而于理于法亦均平顧不知當
惠者何如耳至浙見實淮南言處船亦不難欲
追究歷年漕運私賣船價可得數萬以之造船
足以集事實公自必五月間糧可盡發不知南
直何如今年漕運再遲貽憂不淺今綱紀法度
日弛一日盜入大內如履閒處吏部假印公行
戶部漕糧歲滯回空船徑自私賣有司不敢問
清江廠歲欠船六百隻二三十萬船價都無
落他部亦然前後朝廷詔旨俱不奉行大小
臣藐視君命奏章無禮百姓又生外心他日
恐人不察積漸之由或以此求多于閣下閣下
不以此時為國家苦爭藩封婚禮之事聽則為
宗社大計不聽則為一身去機稍後將無及矣
奈久荷知拔不識時勢而進其愚知閣下決不
見罪也

崇相集目錄

書二

答林清海

答林楚石

答毛福安

答蘇南昌

答郡理周公

答沈寧海

答俞將軍

答馮督學

復莊徵甫

答蘇子介

奉羅石師

答陳季立

崇相集書二目錄

答陳季立

答陳季立

答陳匡左

答王覺非

答陸山人

答金侯

與呂益軒

與呂益軒

答沈將軍

答陳學凡

答韓晉之

與王媿如

答呂益軒

答呂益軒

答殷太寰

答殷太寰

答葛岷瞻

答林省菴

答陳赤石

答友人

答郭靈吾

與陳景雲

答建寧守羅國善

答林太華

答林太華

答吳繼跡

答趙貞所

答成禔古

答竇淮南

答張天都

答鄭玄岳

答石楚陽

崇相集書二目錄

與陳匡左

答徐按院

與王支提

奉鄭太宰求處

寄奉鳴峴鄭太宰

與張鍾石

與朱升軒

答焦漪園

答施爾洗

答葉閣下

答蘇雲浦

答崔鶴樓

答陳元凱

與林清海

與曾傲炫

崇相集 書二

閩縣董應舉著

門人薛瑞泰較

答林清海書

壬子

聞粵東分考報日想錦旋海濱如井底以故稽候兄丈推升當在開春孝廉貽書云幸勿聽

之人未有能害人者其能害人非前世之孽則

身命之魔借之耳身無魔前無孽雖讒何為讒

有中有不中或被讒而反揚或讒我而自墮靜

崇相集 書二

眼觀之止可發一笑所云從井救人反受其毒

宦途往往如是嘗謂周伯仁救王導不使導知

真大度士雖殺身成其節耳凡救人薦人而使

人知者沾沾老嫗兒女子相為悅者耳救人薦

人非救彼也非薦彼也理自可救理自可薦吾

滿吾心于彼何與而欲人知而悅之耶世俗薄

惡飾言以市感如兄丈所慨云信有之然彼

自彼性能之故鼓容采吐詞華副當習熟怡怡

中竅我能之乎不能而效之舌本強而腰骨羸

反益其醜不如從吾性從彼而遇者十五失者

亦十五從我而失者十五遇者亦十五何也從

彼者世人皆然遇者半從我者不過一二然遇

者亦半也況從彼而遇者久之稍露能使人悅

亦能使人疑從我而遇者終始無可悅亦無可

疑或有始悞而終見察者吾何以彼為哉某拙

人也有時而效人曲舌便費口護坦然直率語

崇相集 書二

羸氣暴或以見信以此益知從彼之無益矣宇

宙間第一好事莫如愚愚則心無事而天不之

顧況人乎

答林楚石書

壬子

承示新刻山川志即敝地多舛勿論漏也如梅
嶺去寒舍數十武江邊與耳而載之連江金鷄
山之下壺江山嵒樓耳而曰一名文筆海水東
由五虎門荻蘆門併入急水門東上南由琅琦
門入皆經閩安鎮邇馬江而上今曰一由粗蘆
北湧一由閩安鎮西湧長樂無北海特有北鄉
而曰海在長樂東北孟浩岳三溪并荷漢香爐

宗相集書二

三

峰仙跡嶺朝拜石叢巖石動石在合北里憶舊
志有之而今何故皆無琅琦山在嘉登里而以
屬之紹惠豈紹惠亦有琅琦山乎雙龜與在五
虎門上形家所謂雙龜出海五虎攔門者林良
箴福斗詩云與合雙龜近門深五虎浮今獨遺
雙龜者何也他如雙髻石描錦屏兜鑿蓮花仙
巖皆勝于合北九龍白雲天竺皆勝于嘉登其
間名跡甚多合北里龍柄舊為鐵冶場朱紫陽

所游也似皆不可湮滅至于連江山川亦多易
位已寄友人查改矣新志他事不可知至于山
川有形庸人能辨而東西南北舛誤若此今探
勝者何所考好古者何所憑何以懸國門為乎
古人作事多不草草欲垂不朽之業非歷覽多
蓄廣詢確據不敢出之筆端愚意志既脫稿當
與各縣有識者苦心叅較而損益焉庶幾少戾
且山川志當法禹貢山海經禹貢山水田賦厥

宗相集書二

四

貢附屬綴聚九州犁然觀其山知其水即知土
性土物不煩別簡也山海某山生某物出某水
流入某地有其恠如指掌然不別尋也今作志
者件件而類之紛錯煩亂固為不可然使削之
太盡附之不屬按之多漏傳之失真則是去纖
而得訛去煩而得畧其愈幾何夫志有宜畧者
至于山川具民勢不可畧靈異表古法不可畧
尺寸易形隱複嚴幻筆亦不能畧來教寧詳毋

畧之見誠是也但其所知者止于敝鄉及近海一二處若他縣他里恐誤而遺者不少幸別托之有識者細心查核核而克詳使觀者爽然可以久傳而不改豈不為千載盛事也雖遲刻何害焉

答毛福安

承示知政洽民和未登薦剡恐顯揚之典格于功令宜有缺然者然而人榮何常哉人子所受于親者此惺然一掬耳一掬不忤雖天地訢合况吾親乎若以朝典為光寵則自郡邑以至部臺閣寺層累而上何可勝榮則亦何可勝願古之士室蓬戶慎身修行生菽水而沒無一命之榮于其親者將亦不自得耶使我違心而媚世

雖極寵隆恩施之生死猶之辱也使我违世而完心雖流離萬里如侍朝夕親之為親即我之為我我之為我即天之為天一完百完一失百失量有道者晰此素矣熊羆未兆比之龍章猶為關係然商瞿五十統膝邵堯夫四十餘始室其得伯溫宜亦非早太山孫明復喻父而受李相迪從女其子不知何名叔梁氏舉子不稱野合于顏氏年非彊也子豈必早哉朱邑于桐鄉

乃曰後世子孫不如桐鄉人屬毛離裏乃在百
姓耶而杜父賈父往往傳道千百世不絕安在
其不為子明府之可為子者衆矣乃猶介介何
也

答蘇南昌

壬子

弟疏海禁原不為泉漳當道見問弟以淮西事
體與河北不同此可窺弟之意矣若云禁勾引
必絕盡敗粟海舶而後可是禁人禍而奪人救
也世間寧有此理吾輩寧有此學問至于明白
勾引有證有賊士夫為之寬釋則是士夫賊也
安得藉口百姓而陰陽利實哉仁之一字不論
生殺觀其心之所主而已所主在國在民殺亦
崇相集書二

天心所主在已名生亦凶德古有殺一人而
生千萬人者有生一人而害千萬人者聖賢豪
杰作用斷不姑息種禍凡姑息種禍者凶德也
而善取名四書五經說仁何處不是除害大聖
大賢之驅絕禍本如孔子于少正卯周公于蔡
叔何處不用申韓之法行堯舜之心兄之除盜
是兄之仁兄之示意發婦人造橋是兄之巧于
行仁兄之三鼓就寐五鼓披衣是兄之鼓舞于

仁乃欲候消息掛冠何也人子報親不在綸恩
學問到手處處無碍側侍也孝遠游也孝有恩
綸也孝無恩綸也孝弟一生無學只任本色總
是一冥然無覺悍然不顧學問不知竟何成就
然使山川清寧漁釣無恙白鷗輕浪竹笠藤蓑
三杯浩笑不敢上擬羲皇也應俯羣鹿豕兄許
我乎拜賜付之酒家便道過三山先期報我得
促膝一兩日而別盧年兄絕才乃有左轉終以

榮相集 書二

九

為榮兄決不可以此介意一念獨往吾慊吾心
而已然世有一往而官愈崇者有周旋八面竟
亦不免者知兄決有定主也

答郡理周公

壬子

承賜拜領感報老公祖之守直辨到一介不取
極處乃過以惠某乎使拜賜者益其愧仕路信
險然到底未嘗不順蓋天下惟至愚者能涉至
險也愚者信心不知世間所謂罪過若免世間
罪過又復違心違心之苦加于忤人且以百姓
而免罪過真罪過矣為百姓而受罪過乃大功
大德也老公祖功德有明受之者有陰受之者
明受者人知之陰受者惟某深知之何者風采
所及作官者望而先歛其手豪惡者望而先戢
其心不惟可以默救我民亦且可以先寡彼過
此之為功德寧有限耶義命兩字已知綽有定
見但天地責成百姓仰望更有許多擔荷不在
一身也

榮相集 書二

十一

答沈寧海

壬子

前見邸報正嘆息時平武節之難為功從古已然不獨將軍然使有志烈者為將軍憤怒投書抵几將軍何媿與將軍勞苦功高五十餘僅僅守一叅將而曰納賄將何人不納賄也世之真納賄不識一陣拱手而取大官者往往不掛人言而功如將軍顧反波及宜乎將軍之撫癰痕而內悲也雖然使將軍不識一陣而取大官使

宋相集書二

士

人曰曰債將將軍耳之乎英雄心骨自與人不同挫而愈厲抑而愈奮昔俞虛江被逮加以嚴分宜父子之貪驚凡上肉耳猶揚揚入轅門大言曰這一番只為我粧點光景將軍何介介于此我捲甲躬耕之言竊為將軍不取今海禁不戢盜賊多有浸成嘉靖季之隱憂邊備尤踈斷為可慮此將軍磨劍以需之日雖欲教子自樂恐不可得幸毋以小小感憤易其盡忠報國之

心也天下事非三寸管者所能為敝鄉築堡蓋出不得已之計今已就十七八為丈三百皆琢石為之費取地價間架錢官助益以先人饘粥之田適將軍賜至不得不拜其有以報將軍也川扇十把奉上麾暑之用不盡

宋相集書二

答俞將軍

壬子

遠勤使命若感激于不佞之留意先將軍者不佞非為先將軍也 國家食力臣之功地方蒙力臣之德而事已忘之冒功冒賞者相踵也無功而借為名者相屬實有盛烈者僅報以官誰論其世哉且文臣持三寸管優游而取八座廣田宅驕妻子何功于國而歿必易名獨斬于力臣不知何說不佞非為先將軍也恐無以風效力致命之臣而鼓壯其氣他日有事無敢先登耳不佞雖文弱而喜武節先將軍被逮而不懾負謗而不詘守策而不易存大勝而讓功此何等學問將軍有意乎未可以少阻牾而介心也海禁壞久當事者向未措意故將軍蒙疑今新公到矣此將軍自見日也沈寧海在浙浙人倚以為重豈以將軍而遜之不與不狂其名不章不挫不折其功不烈幸終勉之

崇相集 書二

三

答馮督學

壬子

閩不鑒前禍民生外心通番種毒以為當然其勢不能以一日安敝鄉沿海五堡皆壞諸山皆童一旦有警將何所逃某不揣愚妄欲為海濱成一入保之所兼以舊堡倡自先承德時在嘉靖之癸亥某僅七歲先承德家產未及三百金既捐二十四又為不肖子捐二十署于城簿曰董信捐二十兩信某乳名也當時豈預知六七歲兒之有今日哉又為一親房不肯造城者出十六金蓋毀家四之一以就此事然舊堡成而鄉日興矣其後人稠居窄有力者斥地自廣幾無堡矣念六七歲時先承德已預屬此事今日不可但已況激于時事之日變乎是以倡為此役以卒先承德保安鄉里無窮之心且以隣堡皆壞有此亦足為沿海之依而將領提兵往來者或得息焉此皆不必然之慮而鄉無素封人

崇相集 書二

四

方燕雀誰肯一毛拔者獨堡後餘田收之可爲
屋地于是捐八十三金買以拓城其地濶六七
十丈深三之一畫地價可得千餘兩加以舊堡
基旁地閒銳畸零地合之得一千二百金爲拓
堡資只爲前作備壞堡者斥地太廣不得不稍
就之或于深泥起基或于水上起基其費既
廣而舊堡所餘零石無幾蓋舊堡一百七十今
拓爲三百而重新砌造拓而非脩也造而非仍

崇相集書二

十五

也費安得不益廣乎前後蒙當道助金及稅間
架錢功未及半而間架錢地價猶不肯完正在
皇皇忽承大惠之辱貺即以給工某之心力憊
甚矣蓋倡此事于無素積之鄉則人吝而不肯
捐倡此事于未有事之時則人玩而不肯信又
行此事于舊堡大壞強有力者基業已定之後
則裁而不肯聽諭而不肯從唇焦舌腐氣竭顏
頰雖有委官從旁嘆息而已其自做教官至倉

曹俱有興造一皆不費公帑成之易易今乃知
鄉間作事之難然此堡成他時定可得力蓋敵
地環水可守賊無駐足之地城僅三百丈大賊
不垂涎小賊不能攻若使隣居諸堡併力完脩
雖海濱可以無患加以游兵往來入保出戰亦
會省之彈子藩籬也某雖勞憊固樂之獨以此
煩當道心則不安耳老公祖江右命下借寇無
緣一念向往感激之私將何以自致乎

崇相集書二

十六

復莊徵南

壬子

僻處海上郵報絕少接元凱所致書乃知兄過此甚恨甚恨三楚卓異兄囊中物耳而為人所中頃刻翻局旋奉內留益見公道之難泯彼下石者方欣然莊生落其手中却乃愈為莊生粧點光景使楚人依戀憤悶歸怨言者奪我召父杜母也夫民心之感不激不深豪杰之氣不挫不迅使兄不遇下石者居然卓異民喜則有之

崇相集 書二

七

矣然治郡之功既酬祝我者之情已足誰有為我不平轉相嘆息流之無窮乎方壺陽在羊城雖掛臺章益香齒頰不二年而起寧國寧國一年儼為監司廣人至今嘖嘖道之則是當時下石者反為此公揄揚昭告于天下耳安在被中者之不為福夫困抑之地可以壓常人不可壓豪杰豪杰被中如金遇火愈煉愈精不惟公論益明亦且意氣益勁夫何損哉此惟可與兄道也

答蘇子介書

壬子

某啓某在南都六七年所見士大夫不乏獨以鄭歸德能不易心其貌雖弱氣雖和而其心有利害不奪終始不變之貞何也以葛屺瞻事知之也方屺瞻在禮曹時留意振刷衆譽燁然及其以寺田見螫于士夫陰鼓諸生煽動搖同輩避匿畏縮甚且有回舌取媚于士夫者葛行之日獨歸德盡其情禮行後獨歸德別白而他人不爾矣賢者因敗而改口不肖者助人而中傷一士夫口舌何關大利害猶尚如此況于死生存亡之際哉因小以知大如歸德者指不能數屈此某所以有取于歸德不獨以其同年也夫忠臣義士正人君子非可襲取非可黨奪非可言文也于無事時即知之耳不負心于百姓者即不負心于國家能加意于職業即能加意于君父能不欺于朋友即能不欺于朝廷

崇相集 書二

六

薛文清有言不欺君自不欺心始某以不欺君自不欺朋友始嗟夫今之朋友朋友我此某所以有取于歸德斷以其人爲可信也以歸德而稱兄丈不離口則兄丈之爲人可知已故某雖未獲握手決以兄丈爲第一流恨不得握手也某平生無他長但見一善即如拱壁即拱壁不如也雖在仇怨猶愛之況其他乎獨恨身既出局不能爲兄丈地耳某以國家之所以理亂生民之所以安危皆在乎人人不易得也有百人之有千人之有萬人之有萬萬人之人能拔萬萬人之人即造萬萬人福也能拔百人之人即造百人福也拔一以風百所拔之人又能拔人是所風者無量所造者無窮也于心不既憚乎夫君子之爲善一人善耳至于衆效而功始大小人爲惡一人惡耳至于衆效而罪始大豈非以其倡我來教今時取人與今吏

足慨心然當此時不爲搖惑乃見君子太山之爲山也洪水不能盪砥柱之爲柱也狂瀾不能摧豈以滔滔濟濟遂移吾心哉夫隨衆而榮吾性不能有也異衆而辱吾性不能移也欲求懔心必至違俗欲求同俗又失本心失本心之害寢食難安心口難過豈獨無美遷之苦耶從來爲千百世人物者何嘗盡絲美遷有美遷而灰滅者乃亦不可勝數君子觀其終而已世觀于眉睫我觀于他日世觀于他日我觀于百世觀愈大心愈廣心愈廣而利害榮辱固如蟻虱之旋于毫毛何足計乎承教體柔用剛云剛柔時而已矣相爲體用亦不分體用相爲體用以達變也不分體用所以守中也君子觀妙固在于時能時即中矣文之無憂武之放伐周公以宰臣而行天子事孔子匹夫也斟酌帝王時而已矣觀數聖行事不結一轍守臣節者不少

貸于崇虎行放伐者不致屈于十三年之前成
先德者不輟行于東山身律襲者不廢誅于兩
觀剛耶柔耶激耶靡耶近世學問不患激而患
靡不患剛而患柔屈過其不可瞞昧之心以強
就世情又文其說曰吾為不剛不柔之學以用
世也嗚呼斯之用世于世何用哉不過飭美官
紳衆譽規避于君子小人兩可之中以自為身
而已矣其愚以剛柔異用當如煉丹火有文武

崇相集 書三

三

或先武而後文或先文而後武文武循環無端
使人不得而測是乃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君子
之所用心也吾鄉先正卓然有樹者大抵以剛
勝蓋南方氣柔貴在用剛是謂出乎其類孔子
曰張也慾焉得剛剛者無慾無慾者利害不動
萬物不移自慊其心之謂也兄丈以為何如我
適卧病初愈言無倫次字又不莊持布鼓過雷
門然而不慙者有鄭子之先我也希惠教駁名

刺過抑不敢領古道相與所望于大君子空緘
見達此兄丈過人處其待某重于百朋也敝鄉
土堡建自先承德五十年矣近因人衆居窄折
毀將盡又沿海四堡皆折諸山皆童萬一有警
民無所逃不揣綿力捐八十金買田拓城即以
田為屋地計間召買凡直一千餘金足供拓城
之費非苦就功不避勞嫌欲以一塊土當不可
知之變其愚且迂如是不知其卒能有就否某

崇相集 書二

三

庸妄一男子耳歸德何譽之深也

奉羅石師

壬子冬

今歲鄉舉某所識者二人皆天道所可卜足以導引世人者一為施鏡光鏡光兄則某襟友也其家世積富氣習頗喜事獨鏡光自少醇雅端正孝友處鄉處家皆謙厚異其家之所為又學問刻厲勤篤此人中可以風子弟之拔于氣習者其一即令姪某私屈指家世仁厚謙遜歷世不懈有加篤于詩書之澤積而不發使人疑訝

崇相集 書二

三

而不知其故者孰過我師之家我師不發而七哥十弟又不發而發之于令姪歷數世漫羨逢涌之流而一朝決之觀者孰不曰善不積積如馬氏有不發乎書不世勤勤如馬有不卒發乎某知善者將益勉勤者益勸也一第不足為令姪賀第而能風世其關甚大故某敢以喜不自勝之心聞于老師且將借老師家法以訓督蒙之人也

答陳季立書

壬子

承丈教我精熟五經誠是矣若以此遂謂天下無讀書人弟謂不然夫讀書者在得其意不在字字精熟字字精熟即好秀才耳武侯讀書畧見大意出師二表爭光日月雲長所讀左傳耳未及六經也而日心數語破的千古岳武穆于左傳差熟而文臣不惜錢武臣不怕死兩語何處得來趙韓王學究也半部論語佐太平雖屬

崇相集 書二

三

大言終是名臣氣局韓魏公勲德臣也不以學問自歎曰某為相歐陽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或以節用愛人四字輔成理或以誠之一字成鐵漢或老易一卷玄化墟外或史漢一冊迹于人間彼數公者或文或武或隱或顯皆能以寸鐵殺人不以器車自舞者也此乃可謂之讀書若以精熟字句實其所見自謂世無讀書人則漢之經學宋之理學非不赫動當時

不知幾人濟用況其他耶讀書不識字誠亦一病而其大乃不在此義之善書而字多誤人即效其誤史漢古書四書多通用借用人即效其用何必曰此是此非此畫彼畫屑然索然別分釐較毛楮標異自勝如升菴諸公等我嗚呼宇宙之寬大道之內何所不有鳥鳴獸走果實草花蠕動竅引有萬其種各保性命各有伎倆各不相學田夫野婦動于唇吻輒中絃咏武

堂相集

書二

五

夫猛卒據地寄書動可採錄彼豈知執筆成韻如此為是如此為非乎學士文人隨世弄藻本非經常薄俗相染遂相煽熾而名亦因以成古今時勢使然弟之文字匡左欲為刊行尚未成家而播其醜弟必不自持送人近見五代史不下史漢此公真得班馬正脉八大家未之先也凡謂子瞻不作誌銘為不謏人所作僅有六篇今觀六篇何篇得似史筆子瞻長于議論耳韓

公不肯任史謂畏刑禍順宗實錄其技畧見古果英雄亦多諱短不似今人不自量度輒自喜也弟無昔人之才頗能窺見其一二然馳逐世勢未能歸併一路追其所見私自慨而已

堂相集

書二

五

答陳季立書

城工費至二千金益以舊石僅城三百丈弟之
出于假貸者已七百有奇矣因始事無統紀召
匠非人故費之多至于城基反張水口迫露所
爭皆在宗族親戚之間費力亦苦十月乃可竣
也竣則出而賣文有大文字入手自度可以不
愧古人得金還債當亦非貪不得已而仕出于
下策兒輩欲借無利銀數百營運自詭六年可
完相其書二

以還債今亦安有如許不責息財主我大抵做
事皆顧不得前後張良弟死不莖志在韓也信
陵奪符志非獨在趙也弟歸而無事志在收拾
先人餘緒豈能顧家哉世間亦未有餓死男子
兄乃爲我過計贈金五兩世未有受山人金者
而弟受兄者度兄游資無餘決不以與弟弟若
不受是以世人自待于兄猶隔一膜也世之所
受者弟却不受世所不受者弟却受之惟兄與

弟能了此也弟謂兄有五岳障者非五岳障也
以能五岳障也陶淵明有詩曰即事如已高何
必升華嵩世未嘗病淵明不五岳也比干之死
不自謂能死微子之去不自謂能去伯夷之清
不自謂能清下惠之和不自謂能和故無障也
一有能心便成障矣即梁鴻會稽周子匡廬堯
夫洛陽子瞻陽羨亦豈必五岳乎即死于會稽
匡廬洛陽陽羨亦適然而止亦豈必求死于是

宗相其書二

天

乎若以死于會稽匡廬洛陽陽羨者是則古
人何必首丘乎孔子曰吾東西南北之人也猶
終于曲阜天下不以貶聖曰是不能死于陳蔡
楚宋之爲達也而以抑于子瞻周子堯夫梁鴻
之下乎且鴻之南也避黨禍也堯夫四十未娶
有司馬韓魏諸公爲之成家反而之冀不便周
子道州放于匡廬皆南楚地子瞻卒于陽羨非
忘西蜀數公皆不曰吾能會稽陽羨洛陽匡廬

也兄引以自放未究其心必欲如是不可謂之
非障也兄既知其障矣而曰吾必如是是障之
障也且兄以不營產業不顧子孫為得乎兄有
能子產業日增而尚待七十老人營之耶子孫
于人亦自不惡戀亦非愚不戀亦非高總之心
無染着在世亦絕一出有心出世亦障但以有
心出世與染着世塵者較自有懸絕耳弟歸二
年塵冗勞併鬚為加白亦欲走出不能責兄但

景相集

書二

三

欲消兄一障且歸而再出少慰人子心亦未傷
高也書解攻後以此大謬兩軍相薄矢石相及
鷹揚在對如林在後不反攻何以得脫血流漂
杵勢所必然孟子誤以武王殺之耳兄又為孟
子所縛曲解其說夫周雖至仁殷民亦豈樂于
亡國敵至而禦禦不勝而逃前受敵不得不反
攻後自相踐蹂勢若山崩崇朝清明自是神烈
而必曲諱之曰後者待攻猶未見至仁之效而

遂以前為周先鋒也不亦迂乎殷之頑民三紀
未化人心之不樂于亡國可知武王特乘其荼
毒之秋條取之耳以至仁之主輔以鷹揚老將
乃能成功如是之速若但恃仁不待交鋒則詩
何以咏鷹揚尚父也天下古今一理一心聖人
亦是我輩人視之過高便成說謊此亦從來解
經之病兄于世事不迂獨解經多迂然其得處
亦甚不少弟苦無暇作此業也

景相集

書二

三

答陳季立書

城工未完年又甚荒弟粟不能至臘又有鄉里饑乏之憂矣今歲夢兄者再夢到南昌者八兄之不歸欲畢五岳且以借書刻書不如南都之便弟以五岳之畢不畢無甚關係若著書愚意不如修書文諸書中圖贊為最古音攷亦有可議以古文為偽書不出于梅某然不足辨也兄不聞假如來之談乎編至佛地假亦成真對佛

崇相集 書二

三

細詰真亦害教孟子論班爵井田不同王制惠能有常無常之論亦非正解宋儒痴而主定一說今人又痴而每事敲推總于自己無益向秀之解莊自為莊也王嗣輔之解易不煩為易也書入有以六經為註脚今又作註脚之註脚耶凡務廣則多罔不如守一而致美古之名家多精一解古之名逸獨占一壑而一解一壑遂以名于天下後世安在其為五經五

岳我弟見如斯惟兄哉

答陳匡左

承教知裏事有期卜吉隣于先壟甚便人子奉先人遺體豈得不趨吉但不可有十分求多之意弟嘗勸劉雲老以六七分法眼留三分與造化成就若魚鰓求全恐反失之此言猶在造化轉中但不被其縛住耳大抵地法與文法相似喜逆喜折喜偏喜透喜關鎖如索如鑰一實一虛其理莖經備矣寧做真三分莫作假十全作

崇相集 書二

三

人亦如是也但令先壟誠吉多壑亦傷若不相妨則善矣雲老為人豈待身後始知至以身後知雲老者衆見也然使雲老不死亦有中傷此事從古聖賢皆然生為當門蘭死為月中桂亦人之常情不必尤世也弟一年中凡五夢雲老銳欲為鷄炙之行而為堡事所纏不得脫今石功十九矣弟之心力大竭口舌焦腐而必成不已者以沿海三堡皆壞不得不脩其一以域民

又以前堡倡自先承德今雖以先人饋粥之遺
繼焉可也了此而後出至南昌灑一掬淚于雲
老前和遂隱深山沒世不悔也

答王覺非

聞將北首不能送而辱賜別于寓所小兒持尊
帖見示深荷雅眷吾鄉見輕于天下豈有他故
兄意識卓然不佞愛莫助之但以苦勁二字為
獻回顧世情必不能直遂本性不回顧世情即
終日瓦石然本性不遂即夢寐皆紛比之終日
瓦石者其苦尤甚陸象山有云學問從人情物
理上理會夫所謂理會人情物理者理會其同
然之性也若非同然真性而徒墮其波波潏潏
者以為情則將以世而失我我既失矣何世之
為我安稱學問兄之為人而不患無志而患為物
移不患物移患為情使蓋未嘗患難未經鍛煉
得力不深非苦勁二字不能結就某嘗自恨氣
柔不能直上故願與兄勉之非以其言為有當
也

答陸山人

前承教三策深感相愛但曠野三椽宜夏冬底
或他徙也天下有聖人學問有愚人學問聖人
天在其手故患不能加愚人不知有患故亦有
天幸愚人覺聖人之為煩世人覺愚人之為拙
然世人亦不免于患不能聖寧為愚而已至若
慮其孤立教以隨欲鼓舞但人各有欲徇之或
至失已失已以鼓人寧其孤也且某一生孤立
雲相集 書二 三五

而事亦成古德有以嬉笑作佛事有以怒罵作
佛事者孤與不孤何計焉

答金侯

某在家嘗曉諭鄉族早完錢糧偶見公使到家
便怪兄弟不率渠以舊欠俱完只是圖漲縣漲
二項各人不認以致追呼耳問漲之故茫然不
知但執原丈底冊步數分釐以為應納之數所
漲俱堆里長名下大約所謂圖漲者畝之分毫
比原丈底冊有差也所謂縣漲者米之銀數年
年有差也承諭知糧道所發則例優免不同之
案相集 書二 三六

繇然某所言特為舊欠非為見在四十一年言
也見在限尚未完漲尚未見也又承虛懷下問
或者優免之數有應除不除者如生員已故數
年及已退者名雖除于學糧猶免于縣也又有
一種派筭之時能有高下賦雖不虧于公數則
偏移于眾此則奸民與吏為市者之為間或有
之耳某為諸生時見縣有易知單備載則例米
丁雖甲首亦有之執單以筭故奸不能蔽執單

以納故頑不能梗上與下俱游于明白易曉之途而無所容其疑格也至若糧比排年雖煩而易完糧比見役雖省而欠多前事惘然得老父母毅然不辭勞動而百姓感遍海隅矣某之爲田不多俱已先期完納其欠者無以其爲口實但不知別里別畝有私立某戶與否某並無寄庄也其在候官如潘某所爲者至今始覺某是以時聞也爲士夫不率先百姓奉朝廷何名爲

崇相集

書二

士夫此亦不忠之類也

與呂益軒

士子

承示表趙王蓮等事尚未到縣連江更有吳孝婦貞小者割肝愈翁事尤奇翁鄭春富老病癆膿血被席貞小初嫁止一被謂夫曰請浣翁被以吾被被翁汚又易之翁卧無苦也家貧甚至不能給朝饔一日翁病篤同堂叔伯相謂曰某死我則醢而殮之野貞小聞而撫心泣堂公室也翁即死不能三月厝乎默自念古有割股愈姑者誠得翁愈身無愛也翁從困始中問猪肝貞小即思割肝又恐肝不可出沉吟兩日是夜夢黃面老嫗命之曰肝可割遂以剃刀夜叩天一割而肝不出又直割作十字肝又不出忽如有從背推之者而肝出矣遂割两片如指大以燈心草塞瘡口忍痛煮其肝奉翁曰乞得猪肝食翁翁食而稍甦令藏其一鷄鳴矣貞小負痛卧同堂人起開門見血被地驚呼家人盡起

崇相集

書二

三

貞小割股也呼而問之貞小徐應曰割肝家之人奔縣尋傳瘡藥適逢一醫在門曰我有生肌散也傳之立愈知縣蕭毅白之監司賜米銀翁愈半年而後卒此婦純孝鬼神為謀亦希有奇事也此婦年纔三十餘居縣郊數里弟前過揚州見割肝婦歸而未見吳貞小心以為闕故以相聞更有陳貞女已旌表矣地去連邑一日家甚貧已死矣未能葬弟為乞賻邑公及諸生為

崇相集

書二

三十九

助成葬事獨墓前一片石未表以請之吾兄貞女許嫁黃某黃某孤子也忽天死貞女年纔十六聞而泣曰夫死姑誰養哉即以麻籠其鞋欲歸黃氏其母止之即欲自刎曰與我去母有生女不與我去母有死女矣母不得已與行至黃家入哭盡哀易服拜其姑及家尊長遂不歸母家貞女與姑孀守紡織甚勤姑死為築墓葬姑閉門隻影而已貞女防身甚嚴凡日用器物終

世不與人共一日懸額巾于戶堂郎叔過而動之貞女不知也出戶望見巾子曰誰動我巾郎叔曰我也貞女立取巾于斬碎而棄之人為慄然嘉靖季倭寇閩貞女先一日負其姑走縣依其叔祖家同時有林貞女者亦在縣中往見之入其房見一帙詩在几上直謂之曰大姐何須作此林貞女服其言連江小邑六七十年間如兩貞女一孝婦其他貞孝者亦多然無如此

崇相集

書二

四

奇今兩貞女皆故只一孝婦又貧格于功令凡割股割肝不得旌表非當道諸公加意則奇孝無望矣敬併以聞

與呂益軒

士子

承示海上事體盜賊責成寨遊捕緝且令護送商船下每視為故紙此近來綱紀不飭人心積玩之弊繇來非一日也聞之諸弁獲賊不難所憚者審解煩費纏繞日月經問衙門或有恩貸武夫力而肆諸原文吏寬而縱諸押不肖鄉官受賄而鼓舌長厚有司不恣于盜賊而以放蛇放虎為陰德凡今盜賊之多率繇于此即通倭索相集書二

之不能禁止其弊亦然如使賊獲必法獲賊者必賞何患江海之不清惟賊獲而賊復生獲賊而兵見苦不惟無功而且又致其罪此所以難也彼不獲賊不過詰責獲賊審放且以賈罪彼何苦為之故兵哨與賊常陰相避凡海上數盜即哨兵亦頗知之而不力為捕甚且有哨捕殘兵自為之者今欲力振此弊當使下人知獲賊之為利不獲之為害破從來積弊士乃用命也

仁之一字不專在生不除盜賊決不能安民不能安民決不能為仁除一二盜賊以救民仁孰大焉除一二盜賊則為盜者戒是亦所以仁盜賊也不然人人皆化為盜賊矣至人人化為盜賊而除之其殘不亦甚乎若令哨兵獲賊者與殺虜同賞地方獲賊者與兵哨同賞決無吝惜則賊之不除者少矣至于水兵數汰為害甚大弟將繼有言焉明臺必不我厭也

索相集書二

四二

答沈將軍

癸丑

某雖文弱却喜武壯嘗謂武夫可為文士助者
三捨命一也決氣二也直腸三也文士得此方
能有益國家今之武夫好為文以取悅縉紳某
甚笑之舍其所有事而從事于浮游斌媚之觀
此有識文丈人所用自悔者而將種亦為之耶
將軍義俠武節少年從塞上手殺虜擲之市中
無慮數百便宜出海不為文法牽拘竟能呼叱

常相集 書二

盟

馮夷赭倭黑水不獨號令指揮三軍加勇而無
戰不為士卒先長刀厭血短劍朱脰使屬甲者
皆若將軍無虞寇矣今天下洶洶有不可知之
事遼陽為甚將軍其何策以弭千萬古英雄只
拚一死便足壓倒古今忠臣孝子俠士節夫與
夫蓋世之勛名雖作用不同根基皆從此立文
士有口而已何用哉願將軍自愛捐軀報國會
有其時

答陳學凡

癸丑

承足下一片心肯以直言告某何其仁哉所云
通有司書無規切語吏部規切人不得吏部規
切有司將使畏而授子弟以實也刻文一節足
下所慮誠是顧愚意初不為文亦不為子弟借
名蓋此事因溺洗迫來主盟不得已應之吾輩
不作事則已作事亦要尋其補益處呂成公有
言不開此門法堂前草深一丈矣世人欲以道

常相集 書二

盟

學誘人某却欲以文章蓋文章中却有真道學
何也文主發理理透則文從此說理學也世人
逐套不安于心者徃徃出之手我必心安而後
出此不失心學也世好作鬼語以逢時我守一
是不以世奪此不徇人學也今人作詩字句必
有來歷至應制時文亦應出自經史百家今獨
杜撰欺人若能讀書淹博以來歷字作解了語
不瞞心不欺人又豈不是行誼作文而有行誼

不徇人不失本心一意說理豈不是道學且文章誘人甚速人亦多喜為之陽明白沙其文具在從之游者多高第湛民澤之文場中先識其為白沙門下人豈可假我今世利祿一途必不可挽能于中救得一分亦是一分補益如作文誘之學問作官誘之盡職猶不失為佳利祿不然愈不可救耳足下畏借名之嫌以刻文為病不佞刻文以傳者使人知不佞主盟之意在原本

崇相集 書二

四

本學問亦呂成公意也足下視生此刻抑以為稍稍異乎以為稍稍有益乎如以為稍稍有益是足下為我轉也足下為我轉安知世人不為我轉世人既為我轉則此刻不為無助今之談禪談道者皆不能無累但轉得一二漢子猶是累中之益耳其間亦有當先防者其性疎而易信欺之亦易所以苦心求友以後某有過切望詳示勿有所諱人不喜人言不佞喜也

答韓晉之

癸丑

承示遯否二義足知自信自持之心然而遯甚于否遯六爻皆遯否則有傾否有休否且有疇離祉之命明救扶在人也故遯易而否難古之豪杰徃徃奮拔于敗亂顛越之際若天以宇宙屬其躬不得不承者二卦皆利剛故陽爻勝否惟初六志猶在君柔而能貞差愈耳遯則四陽皆吉而初戒其厲二固其志恐然惟不能遯之慮慮其柔也然則非陽剛固不能貞天下之遇定天下之危不見是而無悶是非得失孰得而撼之故學以達天天達則可遯可否而況于泰不達天則為世所圈如牛穿鼻是非得失不能自主雖遁迹也而况能出否乎大抵所見者大故能自信能自信故能自持能自持故能持世無二事也遯在否先聖人惓惓于否而聽遯之遯者脉病難醫危症可扶也脉病者不知服

崇相集 書二

四

藥症危者惟醫之聽也肥遯妙矣遯而能肥遯之事業也否至上而傾四已受祉陽剛至而治機見也吾輩玩此而進退得失是非之介可以了然于胸中矣

與王媿如

癸丑

近有三門生興甚豪白雲觀日夜未半擁被坐待見日之始氣下張崎看海雷遂乘潮落海底行下水痕丈餘入蠓山腹中盤旋驚鼻穿如猿猴上樹孔高可十丈下視上如天上人上視下如欲墜海驚叫相應至龍宮入可三丈潭正深黑以石投之逾時而始有聲乃走出遂操扁舟逐某于壺江不得又逐于館頭不得又逐之于

鄭崎不得又逐及于鄭灣欲與上雲居招張生與談忽憶蔽里龍潭之幽絕乘夜歸次日宿官坪次日從浩溪涉上得半練又上得石梁水虹水虹奇幻九鯉珠簾直可剪碎矣又上得龍門高可二百尺廣殺十之六無徑可上尋東壁得竹根側足緣而入則夾山皆削立可二百餘步始至第二龍潭兩壁正西向可千餘尺瀑布可四十丈注潭前故有石屏龍怒而碎之今故在

也兩壁如削曲折不下二里徑無一線掛足
上第一潭不可得日色又暮遂歸不可以徑行
至丙夜穿蓬蒿中渡溪幾三十里足目皆倦矣
其誤跳而傷首然能作詩無恙也某平生善游
此游為窮奇亦窮倦而意猶未已更欲觀第一
潭并第三潭第三潭有七星石有鯉長丈餘身
生苔人誤以為石近視之目光如半月其水瀉
下龍柄入海人皆輕近而驚遠游此則天下不
足游也大約敝處三奇海游以水底鵝鼻穿為
奇山游以孟峰巖洞之多為奇龍潭以潭奇今
親翁見其一矣能如其傷首不悔盡可游也某
憂以游傷臂今乃傷首皆自以為奇事不復悔
也

紫相集書二

四九

答呂益軒

癸丑

正要與兄言海上事聞之戎政水為第一陸次
之倭未有不禦于海而禦于陸者水陸仗倆不
同刀箭筈楯陸之仗也水戰只在慣風濤識風
勢善拋石會犁船精火器而已今以不習水之
陸兵撥之于船以不習水之將撥之管船是以
兵予敵也此弊不更雖歲做船無益且民船脩
船常至十餘年不壞者以人常在船船常燒風
也今兵船燒風草料盡入書房之手苟且故事
船則易壞往往不敢出入風濤卒有賊至何以
用乎船中銃火箭等器架藏不得法往往置之
水堵濕氣侵之加以製銃不牢發而傷人其餘
器械十件九廢無賊則已有賊兵船恐不足恃
以弟愚見寨遊船若欲得用須募海人錢糧不
足寧可減船決不可以陸為水至于水將亦須
就水連陞如捕盜有功不害民者陞哨哨陞總

紫相集書二

辛

擇其灼然有功能者陞一以勸百是謂以水擇
水長技益精將不習水有勇安施今兄一肩擔
着福建水兵水將更須留意弟不出山猶肯時
時入告弟出恐無多口士大夫如弟者今世通天
下皆作楊子學問不肯作墨孟子甚墨弟則甚
楊楊雄韓愈皆曰孔墨不曰孔楊其故可思也

答呂益軒

癸丑

承示玄岳赤石見素三兄到敝省信大快事但
恐赤石未必遽出其推海道亦前部議所及凡
官非久任決不能成功久任賢者之利不肖者
之所惡久任以責成破格以旌異遲于前者越
于後無功不集無賢不勸矣賢者愛行其志甚
于愛陞官弟在銓司每恨遷轉之速况海上事
體關係得失匪輕欲振于久弛之後圖為萬全
崇禎集書二

至

之謀而以日月從事決知其不能也處置銜所
議鑒鑒可行非身經巡歷究心利病者安能規
畫確正如是斷宜詳院他人代庖代庖而已賢
者無一處一日不是心血流注印接在手便欲
終始成緒代庖而不巡歷何名為代巡歷而不
條議何貴于巡况款款皆中窾會即以此告新
令尹猶不失為謀國之忠豈可預逆其異意而
遂輟不行哉幸即詳院為保衛沿海第一策撫

臺初推時或有異同其為軍門以後計安地方
不遺餘力與前數公大異何以不獲留而致其
移鎮鎮一移則海上情形既隔不免卒應之滯
弟曾勸其稍遲數月實為全閩不暇計時局也
景雲有薦徐當有推赤雉之于長沙終不免休
致一疏數年起復猶為穩便弟于陳莊二兄累
薦部中舊同事有知之者不知舊興化是有心
人否近撫院欲弟一晤弟既難于上省又恐羊

崇禎集

書二

五三

原各官謁見之冗不得須臾無已則郊外乎且
弟亦欲從吏撫君勿以時局弛其寧固閩海之
心勢既不得卒代權又不能獨卸自處于難進
難退之地萬一周防稍疎致有紛紜益遺言者
以過端不如坐鎮會省疏疏乞歸既不廢事亦
足明志蓋志之決與不決不在鎮之移與不移
也弟嘗言被論大僚初亦無甚可摘及至杜門
公事益弛于是言者益得持其短而攻之益驗

若被言而素服視事日日疏歸志在必去不以
一日忘國之憂豈非大臣風節哉或以此言為
無恥今之數數杜門者豈盡有廉恥耶大臣無
恥則小臣何視大臣以人言為廉恥則小臣益
玩國事益弛觀此時局真不知所以救之之法
也

崇禎集

書二

五三

答殷太寰

癸丑

衡鑑之堂獲借哲匠不獨衙門之光實爲國家之慶此地此官關係不在一司一職得則世運回陽失則百流皆濁非剛不能砥風波之靡非明不能燭深衷之隱非弘不能兼收並蓄盡人才之用非公不能消融偏黨成泰茹之光非沉潛幾先不能默施扶抑挽人心風尚于忽不自覺之中周禮天官五官之職皆備中庸知人不

崇和集 書二

五五

可以不知天必先不有其官乃能擇天下之官有其官者終亦弗有其見前輩崢嶸勁勁間有挫折而終以大伸者多矣其善周旋而失者亦有要之此心須直達于天而後能稱此職也承貺命惓惓恃臭味之同也不敢不拜雲紗一端表緇衣之悃也金織補一副效補袞之頌也詩扇一把披清風之揚也物小而慙白茅之義也尚冀榮發日握手芋江不一

答殷太寰

癸丑

吾輩此地比之兩衙門尤重且艱兩衙門雖要自我退出得人則治因不得人則亂因治亂由我出豈不誠重至于推舉節鎮薦用大臣雖堂翁之事而采訪待正吾輩亦與有力故其體貌亦自不同兩衙門由我退出常伺吾失反中之久浸違舊規見部過堂常欲從省以駕我我不得守舊吾輩稍有可乘便倒却衙門矣至于

崇和集 書二

五五

采訪失真黜陟非稱常受人指摘而衙門以內恩濫日滋以朝廷名器惠其私伎其弊殆不可言有一司官成就七八人者何以異于口銜王爵手持天憲我顧積習已久縱不能革亦當從省一門官一書辦終任而不許接手出門而始選堅持不徇庶幾可清春秋之法先自治而後治人古人監魚不食魚鮓今爲吏部便以官與下人不可也衙門吏書弊甚多但勤查核

少假借久之便清第于封司刻一典故前例具
在于選司作一教職年表單退而庫一吏亦有
附吏事編係自刻板未帶回也各司之弊其取
賄多在行查在假印弟見前輩摘發假印者甚
多功司櫥中尚有二十四箇功司于衛經歷考
滿輒賄買有過以便陞遷細查文書于有過處
字跡自見封司概辦弊甚多掣籤印簿防其洗
補大抵查門內人須細處天下吏須寬也至于

崇相集

書二

五七

知人一節不論何司皆當究心起廢尤宜謹察
鄉行庶不失人某見清正老成楚有鄭鳴峴我
衙門中如趙高邑之為功司孫月峰之為文選
皆絕出前後其行事可問恐後生不曉也爾來
曹分角立幾成戰國吾輩直當以王道無偏無
黨處之但看其人有益國家與否有益國家雖
仇可用無益國家雖親可棄某前書所云竭慮
以惠公平心以消黨不知有當否

答葛杞瞻

癸丑

江州有匡廬一片政暇與諸子游咏講德其中
且為濂溪為陽明亦云樂矣來教林泉念切此
非林泉耶濂溪不云乎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
必不得已止未晚也兄猶存林泉之見乎鄭兄
來閩士風大變公府無一士迹矣益軒一肩擔
着福建餘皆賢者海國民生外心重以荒困所
恃數公耳某卧食太虛舊隱有竹千箇連度三

崇相集

書二

五八

泉覺世界儘大雖有新命亦因福建缺司官不
便連用新人以某作過節耳私心實未能斷仕
進一路用則往不用則歸用亦有事歸亦有事
實無取必見在亦有六七生共看山雲時聚時
散近况如此承垂問以實告某意兄之歸興別
有桷鑒耶若看兩見亦害道也一入山中便與
世絕豈不是枯漢子經世即是出世出世局易
出賢者局難尊意以為何如

答林省菴

某海曲釣徒絕未聞道宜爲大君子所呵斥且昔在南都鄭鳴峴時時以先輩行事見詔獨再三于台下及轉勳司則見舊所條畫咸當一一稟成焉心往積有年而卒于自棄其情鄙也如此浣讀大刻種種名言某竊謂近世士大夫條見爲奇者多作無頭學問其稍稍向裏者多作自了漢自了了世竟從何處分別大學一部間

崇相集書二

五

架工夫了然明白只是好惡欺慊一線串到底並不夾雜末後所痛切感慨反覆其得失者皆千古萬古受病之端土地人民生生之命興亡之門介在毫髮何其學之有原用之有術也近世說心說性說命說天自謂超看不知天命心性頓在何處古人學問一一皆實今異其實而逃之虛不知其自陷于二見儒效不白蓋亦以此耳承刻葉淇改折事某初亦致恨此事不知

其爲淮安人一念之差流禍至此可勝責哉于忠愍不諫易儲一節在某愚見獨以爲苦心當時景陵意決所畏惟于公于公諫易得名耳獨不思爲成化地乎已決之意屈不得伸必將有以處之在宮中一刻間耳大臣用心有口不得自明者往往如是周公之處管蔡畢竟難說此崇棟之詩所以反覆慟哭也蓋大臣所見者大所慮者遠雖冒不諱亦爲之總是誠到極處耳

崇相集書二

六

高見以爲何如

答陳赤石書

近來黨禍不可收拾皆因喜事淺謀者弄成可惜失一劉雲老無處得商量也夫救世者不偏主護君子者不生敵品人物者不以已格人收同類者不自弊兄筭近來作手更屬何人所名為護君子者曾護得君子否只是加推淪胥以盡耳兄不聞楊畏乎夫求人太過未有不反中者取類太雜未有不為累者托力非人未有不

崇相集

書二

空

倒戈者以大全收天下誠亦至論以救時之學妙轉移妙之一字豈是一一取勝葛藤不了國受其禍洛蜀牛李罪亦平分今之曹分較之牛李不肖也較之洛蜀又不肖也嗚呼何仇于國而為此耶可惜顧涇陽有學問而無大識可惜雲老有深心而無長命已矣已矣兄愛我惟恐我之不為時用弟之憂世惟恐君子淪胥前車較然今亦豈可再誤乎

答友人書

癸丑

弟請告在十月二十方今議論紛攘諸賢踟躕者吾黨亦不得為無過一曰偏而激二曰助我者不必賢人雖至賢不能無一事之差差處正以見其賢也今必曰一事無差其差也人人見之矣必曰無將誰欺乎如此則人將復之曰是事事差也非偏而激之乎君子行道必有正助助者得人則人重服今以不平之人無故生事

崇相集

書二

空

出力如發抄書稿等事天下將曰彼皆若人耶是助而累之也吾輩但喜其助而不知其累不亦惑哉弟觀古今黨禍攻之者過甚皆起于稱之者過當攻之者不休皆起于助之者非人且微獨如此而已楊畏之叛大防惠卿之叛荆公蔡京之叛君實始未嘗不喜其合而竟不勝其叛也叛生于合合生于附然則議論之合者案可盡信弟以人之行已自有本末其人誠素賢

耶議論偶差不失其為賢誠素不賢耶議論雖合猶未可盡信而況許之為助乎至于用人之方則隨其所長無所不可毒能攻疾有時而用詐能脫主有時而使但不可用以為扶持元氣之資耳今欲復元氣扶正脉須用平劑決不可徒恃攻擊攻擊勝元氣愈傷況不勝乎蒙索海禁疏稿欲附覽正此事恐為地方不可收拾之禍也

崇和集

書二

卷三

答郭靈吾

甲寅

時局紛爭起于心不在國心若在國則異可使同必不以意見起戈矛矣且人求盡職亦不暇于議論爭勝今北關艱難患迫神京稅使殺人刳官禍烈閩海東粵西蜀苗夷熾變水災物怪蔓及天下斯何時也尚欲舌戰黨角株善類而棄俊臣耶夫天生人實難老成可惜古人能使盜賊為用今乃以寸朽棄材愚不知其何心夫三陰三陽終極宇宙止此數畫位置得宜為泰為吉位置失宜為否為凶天地豈能于三陰三陽之外多增一畫哉古有此君子小人今亦有此君子小人古之君子可用小才亦有用今之君子可用小才亦有用顧位置何如耳苟以國家為心安可位置失分激而生爭偏而起議繫而蔽明黨而成敵不知朝廷何負吾輩而紛紛若此耶承教虛平兩字信是救時聖藥其亦慨

崇和集

書二

卷三

此又矣承諸公推轂翳徇再陳能不心慙召命
不赴逗留里門某向亦心非之顧典劇考功未
到義不敢先逮其見朝有報乃卜車矣

棠相集

與陳景雲

甲寅

出山兩月始到錢塘其興可知然于山川恣游
矣在謝洞尤眷眷幾不欲下武夷數有仙近來
潘濟其一也濟冲虛觀道童通經呪其師死濟
即狂語不可辨日或不食至數日人與之食必
傭以售之然非晚粳不食也雖隆冬卧必石洗
必水人戲指其衣必入水洗洗即着不晒也或
日再三洗嘗有大蛇傷其足即躍入水洗浸至
斷爛三指無苦色其後水解而去初在冲虛時
人皆以為狂今乃知其仙也其為蛇傷斷指也
有過之者曰此三足蟾蜍意鐵拐蟾蜍所化耶
此地如此者頗時有之書此以增異聞

棠相集

書二

全

答建寧守羅國善書

頃入武夷至第八曲望半天巖際有屋如架壑船者問之知爲謝智所卜躡跡而上從坑中琢巖爲路僅能受足者四五紆盤躋窳屋置巖腹最上一圓洞布置頗巧趺坐其中遂不欲下私以天游眼前奇矣而處不在巖腹城高有菴而無洞接笋處巖髻然近人此處幽高僻坳若在雲表恨來之不早也此巖幸有土可躡若洪水

崇相集

書二

六十七

流盪無地可階歷世而後當爲仙屋第意架壑船并木機其初亦如是耳老木板縱橫風雨不入久而不壞從下望之若船若機矣世人無長眼誰知千百年事陵谷變易等干反手即第家江中石瀘二其一沉水今浮出十餘丈矣壺江有浮地以元天曆二年中秋沉今又出水十餘里此皆第所親見者不著之書誰識之哉然則世人局局爭眼前者真可笑也承遠惠湯附以備聞

答林太華

甲寅

承示諸生里老呈結及捐助穀本呈高誼耿耿將使衛叔慙仁少伯謝義矣然而非常之事未必爲常情所喜而名之所鵠鮮不求多昨接呂益軒書亦以官于茲土者于親翁率有刺詞細思其故不過兩端一則謂貴家多寺田一則謂久居鹽利而鹽之起謗尤甚蓋衙門使用給自親翁者未必到于各手則衙門怨引道交易幫

崇相集

書三

六十八

船進退利所必爭而其勢難敵則群商亦有反唇口以傳口不但腹誹藉藉紛紜皆爲盛德之累某所以苦口相勸者此也忖度親翁意不在貪營不過藉此以廣德心若塞利孔則施予何給所以不得不然不知利與謗來則德隨利減義亦有利豈必在鹽况敗事營私之僕今已見發昔年長公子得病亦自困關似當舍此而他圖也前承教不樂爲此但欲了結前件而某猶

此饒舌者誠恐用事之人但求己利不顧主名
多進疑詞以為後地觸其見獵之喜持為不結
之局也且親翁年算漸高二三公于未長正當
清簡治家恬靜養福與物無競于德彌完事簡
則易守業定則難欺利輕則可長既無防制摘
發之煩益生清白平夷之福豈不樂哉孰與為
此紛紛也昔有吹塵益岱者君子笑之然其用
意不可謂不忠伏惟財啓不宣

榮相集書二

五

答林太華

甲寅

世間能施者不富能富者不施富而能施富始
不虜某有百萬立散之心腸而苦于無財所見
能施惟丁敬宇與親翁兩人耳敬宇托家于其
姪善散而亦善積親翁施廣而名不大章君未
有所托也以某愚見歲歲為德不如立可久之
功立可久之功雖少而傳遠如文正義田是也
親翁歲歲所捐于族計亦不下千金若以千金
崇相集書二
為義田族之貧者歲受穀歲誦義是親翁捐數
年之所施而博千古名也與夫歲捐歲施者孰
久微雨十日入土不能寸為霖一朝土膏至尺
某無財而極能為宰某意親翁賑學賑囚亦宜
明立一田示子孫曰此田以待某用彼田以待
某用并義田共立一簿告之當道用印使子孫
不得更易又立蒸嘗數百畝與諸姪輪收一以
明孝思一以示德于親親總不過二千金而名

且百世矣若以費多難驟當作數年料理有千金之餘料理千金有數百金之餘料理數百金久之必就就此千世名視世間瑣瑣何足道哉

崇相集書二

答吳繼疎

甲寅

某公號弟履已久承示所寄札細讀之似覺心境猶未盡清其語奔而氣率也高尚二字止可許嚴子陵蘇雲卿輩耳若以禹稷心事終日已饑已溺何嘗不高即嚴蘇猶落下乘況其他乎某公而不講道則已某公而講道于此處須當細勘孔子自委吏乘田至轍環老也何日不是禹稷一官一職豈能減却某公孤雲自飛豈能

崇相集書二

七三

重却某公于此處揀擇總落邊見弟嘗謂今之主爵者喜名而惡實有一人焉職職脩心心盡事事實內不顧世外不顧身則爭病而笑之有一人焉顧身顧世予之以官不受也與之言而若楚則爭高而薦之薦而不起則又薦之又薦而又不超以為真巢許矣積薦而至大官則幡然而來若不得已而應是林下課功而致身無效也所得不既奢乎昔辭何心今起何心前後

不兩背乎若曰伊尹固然則請問堯舜君民之功若曰藉以風世得無疑于終南之捷今之用人率推此輩今之起用動必辭官不論典制合不合也不論他日出不出也得 旨極難而日日起不赴命之人庶列多曠而日日煩不就列之推其人若真恬耶屢辭屢起是違其志也若佯退以釣名耶是售其偽也如此不已是使朝廷常不得人之用吾道終無見世日也弟以

崇相集 書二

七

人之恬澹不在棄官即當職自見人之忠悃不在建白亦當職自見盡已謂忠盡心營職不亦忠乎無欲之謂澹不戀之謂恬直已行道不顧時局不以得失為心不亦恬澹之極乎聖賢真實學問原不着跡而求豪杰真實事功原不從名而得聖賢豪杰着根原不從已起念有眼者自識有心者自會兄所謂就眼前引進幾人各幹國家事是矣是矣某公

才氣自豪更須精進
狂言塵穢多罪多罪

答趙貞所

甲寅

斧鉞將東三齊改色荏平有孟我擅諱秋者汶上有吳介肅諱嶽者皆近代名德子孫至不能自活聞之道路實為愴心某前過汶上以東薪之資托任知縣轉致介肅裔孫今過荏平承孫左使下貺璧之使者語以孟氏之極貧想能下周矣伏惟臺下仁心為質先民是程風采所先百吏震懾稍一加意于名賢便能轉易乎視聽

崇相集 書二

七

所謂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先其大而已又孟廟從祀逮及叔疑諸人生前所鄙死後侍食亞聖有靈斷乎不許且從祀本主皆仍元封尤為非禮釐正去留實在今日鄒有老廉周希孔者賢士也激而定之盡洗前誤亦吾道一快事不揣特南中之舊鏡舌上聞將蒙譴宥

答成禔古

甲寅

弟自南來兄已北發五年別緒千里懸心俱付
之一夢得書如晤亦復加悵方今國家紀綱事
體凌壞已極雖有賢俊不能措手方知江陵當
日苦心實際精采百倍未易及也弟過德州德
州之倉向二十萬今僅一萬以一萬糧煩一郎
署豈不可笑至都下聞太倉金僅八萬不及吳
下士夫一典舖而地方有司相促以改折市德

崇相集 書三

五

不顧國家性命忠乎不忠乎夫一省災傷豈無
數郡之完傷者可念完者猶可輸也慙傷而督
完于民何病若真憫民曷若捐贖鍰以代賦已
不肯捐一毛而欲國家之絕命其罪與盜臣等
而世且有譽也凡今各衙門何事不然弟前任
銓曹計辛亥一年自正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二
十五日凡例銀三十九萬七千有奇不知于邊
餉能幾許到也在功司閱吏牒雲貴軍興例踵

至去軍興已十年例停已久且待牒來其人盡
江西浙吳人何以上例于雲貴乎或曰其中丞
印空牒以返故不絕也然則開例何曾有益于
邊徒為此革營私耳後世甚桑孔桑孔權民以
利國世且自利今獨不得廟廊上有實心為國
者耳有實心為國而下不奮功弟未之信也持
柄者為國百執事皆奮而自効如是五年不足
十年不富且強者弟亦未之信也弟狂愚率易

崇相集 書三

五

言語動作不能如人至于為國心腸終始不改
但恨耳病未豁有覩面目直俟來生伸此耿耿
耳知兄索我于形骸之外故輒伸其筆舌

答竇淮南

某往歲僑寓三山時領台教伏沐仁風焦心極慮以裨百姓之急又節庫羨萬金以備嗣歲感激咏嘆何能已已遠屢篤念重以既命披示裏言伏讀倍爲鏤刻今之觀人少少用鑒信哉斯言然王亦有瑕珠亦有類秀林之木澤理完好干霄之材朽漏或形以勝棟梁之任則在此不在彼某以論人貴精須觀大體用人貴恕取節

案相集

書二

主七

亦宜古之取人或于盜賊老公祖所言大臣之道也某之所寬誘世之方也兩可相存濮之清貞竟罹時忌某力爭不能得而反見尤長安議論真如翻瀾惡璫撤回閩獲安枕當事諸公或柔或剛或嚴或正或赴或不赴總以相成不必相病譬如驅虎或踦或逐或呼或距或放出路但以虎去爲幸不受虎之餘毒而已若相是非反失其大古之君子見幾

明決用意未嘗不忠厚也台見以爲何如

答張天都

乙卯

呂益軒向亦屈指老長官爲出色人物某謹心識矣近鄭玄岳有書來極贊極服有云楚雖多材未必如此君之真恨不使兄見之其惓惓欲某托交長官意可知也況在畱銓先後步武我轉眼六年工夫實在今日南都公論一向清明顯臣名德自南都起者十五而南銓起者十八豈皇祖之靈獨盤盪于是抑其地使之然耶

案相集

書二

主八

北察有悞南察大段不差偶遺一人謠言即至亦鮮有遺者諸曹如在眉睫其賢者能佐正議自不患孤在脉脉察之能得一兩人寄耳寄目而陰以相覆瞭然矣至于考滿一項雖不可露其面目亦須默有斟酌歲報考語關乎陞轉南銓北銓血脉宜貫道理想當如是矣某雖在北夢不忘南北之事體大異昔時北而束手不如南得自效三月之終某且再考考竣而圖南也

握手奉令或亦有日承手教鄭重不敢隱其愚
古人神交今豈待面熟布一端取其素也京領
一端白而處上也雖不敢謂緇衣之好聊表微
忱幸乞鑒存南中賢者幸時時賜教某雖不柄
事然欲知之天下事不可知有人焉亂可勿憂
矣有膽有骨有識有心有才五者具之謂大臣
微焉名臣叅半焉有用臣今可屈幾指也

崇相集 書二

七九

答鄭玄岳

乙卯

不意實淮南遂行此公極清人人知之高寒一
節病不在出之遲而在言蓋白刃當前難責人
以必往尉止作難子產儆備後出出遲何妨但
事後輒言已能制璫恐人見怪此語似稍歸過
于人而不察者遂以為樂禍傳至京師乃歸咎
碧海悞矣大抵天下事病皆在于求全過皆在
于護短鄉愿求全反為德賊狂狷露短便可傳

崇相集 書二

今

道君子小人由此分路賢者亦或蹈之可惜也
如淮南清操真不可二不必無取制璫赴難之
名亦已足矣惟其事欲求全益以暴而見短今
若無一字揭疏尚可收拾不知其果何如耳易
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可不慎哉輕去非賢者之
難賢而不輕去乃賢耳君臣之議不明人得自
擅今以為高古之所謂不臣古人有言冠一免
豈可復着去而復出成何道理昔之二品乃有

疏辭今小官輒辭無論非真亦宣典制夫真恬
之品不在山林極清之流豈絕樹築當官而察
其微論潔而考其歸三黜不去者何嘗非恬閑
戒而受者何曾非清耶然辨之不精反以開貪
鄙之門猶未易言在中才當引其趨在賢者當
擴其見所願二三兄弟脫出近時賢局少維天
紀不以已爲去就乃爲世界有賴人耳兄督閩
學上下相信正可行道轉眼秋場尤須選拔科

崇相集 書二

全

舉之文體正則中者亦正矣挽回文運亦在于
此科後再考一番則士人回目他省效之流風
餘韻可及十年之外兄之所學乃爲顯著昔楊
文襄在陝八年所許名世魁世之士百不失一
亦以久而成功弟若不困耳病自信任此六年
不願陞轉立定書程與士相守出題講書不越
程內有差立黜何怨士各精于程內吾亦寬于
法中雖有下愚可以由程漸熟則考即爲教乃

爲成物之實于此察德行甄異材道德文藝相
誘並成豈不快哉昔邵端溪得林致之裴某陳
貞素皆于試日命諸生各書德行人于卷末爾
時士論大公而三人遂名于世今雖士風非昔
猶可風其庶幾如弟所知李時成韓廷錫皆一
心讀書曠視塵外他日可引以入道者也

崇相集 書二

全

答石楚陽

前歲旌節蒞閩而殺通番之魁既移塞上又成封貢臺下此出未嘗不佳何用爲悔即如某不肖被言而去亦不悔也出既無心歸亦無悔這空壘中何處不可游玩這空竅中何物不可容受不待看到百年顯貴而已了了矣臺下塞上更可作事入內更掣肘聞人議論轉舌則失心隨心則取戾此等機關臺下能之乎不如塞上

容相集 書二

全

猶得自由也即有掣肘猶可往來議論不似長安中日日言語關防也貢事完入部旦夕間矣恐入部之日更當決歸山之策也一笑

與陳匡左

乙卯

舊建寧至都門得兄手書弟平生無入細工夫一往自信信心太過行事每至于徑情信天太過涉世不免于多舛不學二字敢或自寬兄之一針猶恕矣至于周慮時局恐弟無心之言或楊其波弟自弟時局自時局弟之意在不失本心弟欲人以不失本心爲學而弟乃不能不失本心何也氣有所激情有所溢見有所滯權有

崇相集 書二

全

所不通皆心之害不能成世不能成心也察之不精認賊作子權之不審以己害物執而不舍以心害心口言不失而已時局之病在失本心弟之病在不失本心其愈幾何兄所謂入細工夫弟一生所欠坐此不中世用也今幸被言而歸尚有餘年可補黥息剝但患無朋友耳都下望兄至以日爲歲國家事決大有可憂建夷之禍不出四五年以汎河口爲候汎河口若失關

原與遼斷爲二徑從一片石犯山海矣諸當事
方泄泄以奴貪十萬參價必無他慮嗟夫彼得
一開原何啻十萬奴酋有子丕商德明之元昊
也都門內綱紀盡壞言者不一究心日日剝削
人才若仇國然海上一竿能無發恤宮中事體
恐有他變未有倫理反常而不亂者黨禍已成
失在前着南昌若在恐亦不免弟不能忍口時
時救正故有此特借淮南事爲端耳弟不出一

崇相集 書二

六十五

辨者正以向來賢者皆受救辦之禍也弟于益
軒服其識畧于淮南服其清嚴彼雖相左弟只
持平天下事非一人做得弟在家時頗能調停
二公行後遂參商賢者之病在意見也弟之恕
于淮南終揚其功恐賢者以一青棄也書與淮
南責其不大欲賢者相成也極力爲益軒重有
用之人也

答徐按院

乙卯

去秋備荷隆款所不一字鳴謝者自以旋歸指
日可再叩首增墀耳承讀條畫言言中會備荒
防海尤荷至心益軒二議既除殘兵作賊之害
又重衛所防守之權水兵以不汰而益精衛將
以考覈而益勵此最得之獨水將一節某向有
膚見欲令把總哨官皆從水擇不必以名色充
授捕盜有功者陞哨哨有功者陞總總有功者

崇相集 書二

六十六

陞欽蓋從水擇將則水技益精而緩急有用也
海國所急者水將耳前言堪任之人亦于海素
習曾以便宜捉倭于海外者非題請不可得備
荒之金至于二萬此從來未有而實淮南司出
四之三某如何不感且前年改折及預放六月
軍糧潛拜荒變某所親知三至福建潔白不改
二槓往返到處皆然某如何不服奈何以纓寇
之偶後遽爲賢者尤乎人才難得有一再潔白

未得所圖而中變者矣有一再潔白得所圖而
中變者矣久而不變則其品已成雖偏雖瑕猶
當寬恕若件件責備即孔門多棄人矣何以行
行貨殖賦粟倍他日身經鳴鼓者猶稱賢哉故
某覆淮南致仕畧其遲而揚其功某與淮南書
就其語而規其不大欲使賢者交相濟也兵垣
不察反以為罪某直受之所以不辨者恐辨則
淮南益受傷也且辨以求白也某不做官何須
求白高宋遷延道路說謊抗 旨敝鄉兩衙門
一時俱盡某又被言不知此事將何稅駕老公
祖其亦終念之乎

崇相集 書二

八十七

與王丈提

乙卯

餘丁錢始于萬曆二十二年為修倉設也往時
修倉必役餘丁餘丁不勝役遂議年十六以上
歲入錢三百文解工部修倉司時餘丁可六千
有奇歲得錢一百九十餘萬倉司以給作頭當
時用其錢而免其役且年十六方算今他役不
免且算及十一二歲兒矣軍家月糧多者一石
少至四斗又有買籌錢所得幾何可復科其幼
兒錢耶弟見倉中軍餘十人九曠多不養活父
母每當分錢月夫妻子母爭者比比蓋窮之極
也又可科其未受糧之幼兒耶弟以脩倉錢自
有所出弟前管倉節剩席銀四五百兩以拓晒
場脩廩座其法萬席上倉入廩實數不過三千
則是萬席已剩七千以給糧解取其席價展轉
存節修倉費且有餘何待困此軍人耶兄幸與
丁敦老商量豁免此項軍其少甦矣

崇相集 書二

八十八

奉鄭太宰求處書

乙卯

為聲贖無恥顛倒是非乞賜罷斥事職至愚極下實聲實贖猥以舊人起補封司叨轉考功因履贊本省布政實子備被兵科叅駁合當引退既不敢邀休致之美名亦不敢託告病之偽跡惟是職年五十有九宿有耳疾老疾一款允所宜居伏乞本堂舉正國法勿私其屬即賜斥罷俾職從來無恥此日可消與寵何殊職不勝大

榮相集書二

允

願

職十四日呈乞罷斥字字血腸必在鑒照職耳既冥蒙性復狼率處之要地動觸人情面面曲舌如割本體雖無人言職亦自厭所以去冬有願南曹之請南非要地猶可覲顏且事得施為少償所恥未蒙允許今果被指摘矣職之聲贖內疚于心一絲未斷醉夢依違幸遭推榜便是導師夫貞女斷喉忠臣隕首在一決而已刀鋸

雖苦不斷不安不隕不安也故安則刀鋸若飴

不安則朱紱為困今處仕途而日夜慙報以耳

就口以目視言當其慙報之時無穴可入而况

有官可戀職聞君子愛人以德番職一日增職

一日之慙斥職一日消職一日之恥存職之官

與愛職之德孰大職前處紀天德許成器意蓋

可見矣豈以律人而忘自處極知老先生愛職

留職出自中心亦願照職之心設身處地即與

榮相集書二

允

罷斥加德愛焉此職終生之感也闕路七十天

漸向炎稗子在抱以和煖為安適伏祈憐察

職再懇罷斥蒙本堂再賜溫答欲同出國門本

堂清正砥柱波流一身去就關國重輕何可自

遂若職則萬不可留留之為辱處之為洗辱速

處則辱速洗且二十五日考功引奏職汗穢姓

名不宜廁于紙尾萬懇及今題處夫辭枝之葉

造化不能固其生萎翳枝頭孰與從風而逝

切懇稟

寄奉太宰鄭鳴峴書

出都至良卿寄

乙卯

回籍郎中董某稟謝某聲贖真悻冒昧出山癡心以職償恥以考滿結局知幾不早遂至取辱已則有病入乎何尤臨行時叩首大明門外永辭闕廷矣孤負朝廷十七年作養孤負老先生數年知遇總以海上一竿收拾四大而已所欲私心規瑱以報知己者昨欲面盡而台駕已到部今敢以書代口老先生清正動慎風為天

崇相集

書二

卷一

下所宗惟恐旦夕不作吏部今日輿論稍稍失望者以老先生知人而不用每每避專而至千廢事有夙夜之勤而無鼓舞之實也某即不敢以人言為然亦不敢不聞之左右某知先生此出本非所欲但迫于君命不得已而出既出矣在此位矣所可夙夜上報者止有用人鼓舞人一事人有已不知而人知者尚可踟躕詳審至于已之所知絕無私意而猶顧盼不用何貴

于知我雖日日稱之無益也某竊窺老先生知人最明而薦賢為國之心腸亦甚切終日稱人而不用者非虛為德也亦非徒以示明也不過避自專之跡而以其權歸之選司外則聽公論而已不知選司有專職有久任或能次第舉行正經之事若署選之人危不自安苟且完一選而出幸矣何暇作正經事然則老先生欲以所知絕無私意之人待其自言必不得也夫以耳

崇相集

書二

卷二

較目則目明于耳以目較心則心明于目心之所知而不用心亦不愜矣署選之知人豈能如老先生署選之真心愛材亦豈能有加于老先生署選所不深知而老先生教之是老先生成署選之明也署選所踟躕有待者而老先生決之是老先生成署選之公也若曰既有署選矣何用參之不惟心之所知者永無拔用之日且亦待署選以不厚矣且大權難久人物易消今

以避自專之跡至于不遂其心之所知將使賢才解體中外致疑其于以人事君之義亦微有不合矣今天下人才為朝廷所中格者既不能得之朝廷而其方起非在所格者隨其器之大小朝夕布之用一人即得一人之用用十人即得十人之用與其起不赴命之人孰若拔可以有為之彥尤有益于明時乎夫拔膠于水非人受膠也而三軍感激拔起廉異非人受爵也而

崇相集書二

卷三

人士濯磨鼓舞天下之機豈在乎他哉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今老先生所知亦稍稍進用矣某猶以為言者望岱惟恐其不高望海惟恐其不納也伏惟涵鑒而味莠莠之言至于莊毓慶已承面許荊州呂純如已承面許加銜昨解掌科亦已出揭公論所推地方所繫之人伏祈留意他若魏說之真醇蔡獻臣之慷慨王珣之清恬陳勲之勇退李叔元之文章

劉時俊之任事錢策之不撓或在位或在家皆非朝廷中格之人亦係公論所與統惟留意某方以贊揚淮南被言而猶不悔者所謂頑鐵消融出亦成鐵可笑之甚者也

崇相集書二

卷四

與張鍾石

某聞之蓮峰梅島間人也居水鄉習水事歸則以水為家以水為業無端而嬰以寇組如魚登陸汲汲欲去之今乃縱壑矣出都之日天色晴麗西山藍蔚橫列天際相隨至涿州猶眷而不捨也作詩曰不出都門那有此况逢晴日更無塵從今以往一鷗一鷺一笠一竿五帝三王一匡九合之事業盡是矣考槃永矢有地可尋蕪

宗相集 書二

九五

葭一方所見惟水宵然而聽宇宙不歇之濤聲壯哉足吾事已矣沒吾齒也過承篤念携尊見別戴德而南飛夢相謝若持使節過仄飛之鶴里則漁父當驅波臣溯白龍江上羞一鱗于貴人前且吹鐵篴唱漁歌以勸也

與朱升軒

乙卯

高家禍閩不肯歸命闕下承大䟽攻發為敝省伸不能報之憤感激何極負罪南還不敢入謁過荷明德拜嘉倍感頃從河來伏思祖意從古轉輸惟明直運督以總兵叅以叅將鎮以撫臺巡以按臺蓋于漕運中默寓有事之備歲漕至必九月虞秋防也故于肅愍當正統北狩時虜薄城下秦留漕卒自益今漕艘不及半卒包者

宗相集 書二

九六

半矣又重賞板物以致沉溺愚意艘傍宜加火號以定所載之限水痕過火號者必禁則沉溺之患鮮矣漕限必嚴毋令過秋加黃二河勢不能兼治若取由加之便淺處更宜加工又恐他日黃因加廢禹之治水也以䟽以濬以決今以築而已或可兼採其法歟臨德徐淮四倉督以戶曹米大減于昔或改折之弊歟此亦關係不少也廢棄之人亦切憂恤總見其妄而已

答焦漪園

乙卯

冷熱二字非惟已不可有亦不可以此相人以
此相人不惟失賢者亦恐增長不肖者之氣不
惟增長不肖者之氣而已之胸中有此成心終
覺未大蓋無心而後可應世也某固未熱某公
猶存此見耶然使二十年老友猶存此見則某
其可知矣尊序極欲得之而不敢請承况亮繹
先生其何敢當顧鄙心以文從質起人各有質
容相集書二

卷

不相假貸錦綺雖麗非吾所有不如布衣朝花
之艷松柏之蒼欲強相學亦不可得今世作家
大半如舌辯慧少年玲瓏爽快諧博動人終非
古人氣色今試取玲瓏輕巧之人命曰古人人
必不信則豈可以玲瓏輕巧之文為古文乎某
今方放棄得自肆力此道感悟平生浮氣直欲
掃除必不傍人行徑雖聖賢行徑亦不傍也惟
先生察其心而時教之幸甚

答施爾洗

乙卯

承問某履實淮南疏宰公改一誤字以相全未
為不可云某一生病止是氣當出山時激于
某公他無好意之言而出明以必破為心者筭
從來吏部持正者十無一全也此是發念之病
到部即爭數事持國是也持體統也挽人心也
勢亦不得不然不止實一事實之聞變而出所
差者未入憲臺耳而謂其閉門竇自為守來歷
容相集書二

卷

與璫左也而謂其右璫非言者之誤歟朝廷
誤而言者必爭言者誤而不與入正是威加于
朝廷也某之不從太宰易也欲砥立于風靡還
吏部公是非之權以尊朝廷也此某不自量之
愚心也總之發念無意于求全故凡事直任乎
本性也任性豈可謂道哉雖然今之時局雖聖
如孔子任如伊尹皆未易為何也黨禍深而君
君國國之心奪于自營主權奪而諭諭訾訾之

風扇于無忌欲全吾心必至違時欲諧時情必失初念某于此稍欲自處矣至于被言之後坦然不辯不請告不請假不改呈不出郭坐以待命叩首大明門而出私心以為得體其于呂竇之間不失其分數于呂交至深而終不掩竇亦嘗病竇而終直其枉面規竇而覆疏贊焉疏揚竇而答書責焉私心以為無偏不知有當于高明之見否也天下所恃者人才吏部以愛惜人

崇相集 卷二

卷二

才為心豈當傾人以自全國家至今日如滿室舌闕不已翁姑不敢問隣里不敢勸直至家道敗壞離散而後已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嗚乎痛哉某自算此生決不能成就直待來世故甘為釣徒而不憾非無心于世而自絕也足下且出而用世鄙諺有云東家打鼓西家樂門外吹笙屋裏聽某之所願惟在公等矣朝廷所慮恐在眼前不止歹商漕運兩事也

答葉閣下

釋綸靡觀風為信樂也然不得之省城而得之福清不得之福清邑中而得之海角愈遠愈寂愈僻愈快也宰官不如道士道士不如禪僧禪僧不如無名無氏不識不知之野人彼猶覺此無覺也舜去野人猶曰幾希然則聖人固不如野人耶吾鄉山水到海益奇捐一石足為他鄉一勝洞天福地無處不有人乃歸命他方不說

崇相集 書二

百

牛首栖霞即說虎丘西湖較實而論吞其八九矣世無如吾郡人愚也夫十洲玄島皆在海中安知吾里之非是耶三山人見海即慄便以為無有富商大賈只逐繁華山人韻士絕無實與則其歸命于彼而冥然不知有此宜也福廬非閣下畢天壤不見耳陳季立每誇某以五岳某笑曰從他五岳我止八仙八仙崑某築室處也然八仙某當自領福廬聲名既大恐閣下不得

獨專且去福清遠每遊必費人徒之衆糗糒之多意興雖快心力已竭即持以易八仙某不敢受也

三壺有蓮花

崇相集 書二

答蘇雲浦

歸來得百洞于虎室蛇園去家只三里耳灌莽埋沒偶然發之奇怪畢出其狀有虎有猿有獅子有桃有仙奕有鯉有鯨有玉蜍有天巷天門天壺有蓮花有仙掌仙几日輪鼇腹相屬爲洞各有次第凡四處得洞百若鬼神布置然者台人遊之以爲天台鴈蕩不如武夷人遊之以爲武夷不如蓋神仙多在海上發作奇崛不似腹

崇相集 書二

三

裏軟美也其洞中蝙蝠作黃金色者二三十餘皆翠倒掛驕人白者一衆黃環之見人不飛弟五十九歲始得之今年六十一矣天畀此物又有龍室龍潭海雷靈椿皆絕奇而百洞之北又通連江鼎巖亦有八九十洞其邑人效弟關之擇兩勝之交爲菴名曰擇勝菴從彼游者自石門而至百洞從此游者自虎洞而度石門十二里之內洞可數百餘雖極天下名山無此洞之

多况福廬黃蘗乎人各寶其所有葉老先生誇
訓福廬黃蘗不欲人壓其上不可謂若已有不
啻出口者近始降心以鼎足講和弟以向之誇
謂今之講和皆成二見此亦一山川彼亦一山
川聽游者自取十洲玄圃與拳石空壘一也兄
言有滋味便無滋味言有光景便無光景謂弟
烏龍潭時執議頗堅今遂爾爾不知弟執仍在
弟無此執不成爲弟雖千聖萬賢不以易我况

紫相集 書二

二

人乎我不傍聖倚賢究竟何執潛父潛父口不
離佛活活人作死死學何也由此觀之弟更非
執兄乃爲執矣南中之任實迫家累糧食不給
無可奈何然亦不繫戀元亮自乞絃歌一遇折
腰即去不知八十日秣田已釀酒否古人渾無
計算如此山人游僧乞書討銀者弟不能應故
速之其非然者爲我郵筒有何不可

答崔鶴樓

出局疵人乃蒙篤念長箋遠鴈情墨淋漓非鶴
樓不能有此矣去歲六月抵家盡力溝洫已乃
尋八仙舊跡剡深莽發奇石有洞十餘明暗穿
受高下撐支倚立拒擣旁通曲復中有絕壑懸
巖自結世界山上石如飛鯨相隨騰躍蹲虎蟠
桃挿列左右築一土室因石爲門遠瞰江海與
島洲渚如劍如筆日月踴躍蛟龍變幻日在眼

紫相集 書二

二

孔武夷謝活水至此嘆曰山海閼靈恨生武夷
而不知此也鶴樓欲遊武夷猶是尋名取勝不
知神仙絕奇山水皆在海外第七八等乃在域
中寧可作第七八等眼孔耶鶴樓不到此地便
是遊籍一缺董生筆拙不能寫口拙不能談必
須鶴樓眼到乃駭青海感頌高誼不置世間都
是一團冷血汙血粧成菩薩面幾箇心熱如鶴
樓耶饒他千聖萬賢跳出山外只要鶴樓來也

答陳元凱書

弟方與八僊作緣兄乃以九列相祝八仙去弟
家僅三里奇巖絕境沒蓬蒿中洞天竅穴玲瓏
穿透明暗相受倚立拒擗旁通曲轉高下輔承
殆天設之奇此冬為此事忙殺今乃築一土室
招山客掠耕雲隙奪虎狼之穴分蛇蟻之室俯
視三江絕島如杯杓蛟龍舞其下鵬鷺奮其上
風帆出沒於滄渺洶湧之墟日月兩輪如跳丸
崇相集 書二 頁一

天亦巧誘逝人耶弟明春且六十不知更有幾
十年相湊少壯時無人指引此路今老矣乃得
樵子為師若入桃源寧可舍之耶雖有新街如
三家市壽官無上任之日矣但恨兄不來看挫
過此生也

與林清海書

弟初得八仙巖謂是奇絕耳迨後旁搜愈多愈
奇去仙巖左三百步得洞十餘置寺其上以洞
為門紆曲千餘步下為半湫四曲而至藤阿藤
阿四曲而至受人巖有門焉一立一蹲巧以相
遜名宛宛門折而入為翠簾洞廣可丈餘深倍
之高九尺可燕坐也南行折而東為星窠舊編
蝠宅也星窠北為懸石洞最奇兩石懸於二巖
崇相集 書二 頁一

之中若造物戲為之歷數級五轉至石窠大可
一室群巖四立中若天規傍有石半覆外垂中
高可床也石窠轉而上凡五曲乃至青芝寺寺
前見石窠前巖宛猿公也寺左有獅子巖三石
夾立如永巷轉折可三十丈上有三玉蟾也寺
左百餘步又得古蝙蝠洞洞穴連屬可二十餘
可藏三百人又左越山支者四得虎館奇不可
言得洞十餘十七曲而至蓮花臺舊虎穴也其

餘隨屬竅穴故為形狀於榛莽中者不可勝數
大約此山自八仙巖至虎館不及半里洞可百
餘直無力開之耳盡開之決然天下無有也又
有龍潭在萬山中相去十里其石夾天立轉折
削而成文高者百丈低亦數十丈有龍門龍潭
瀑布甚奇弟今年無日不游足為腫額為傷尻
為跌愈險愈奇來者亦甚衆僧亦喜導人游穿
洞如鼠也如此光景乃出山真是福薄耳兄歸

崇相集 書二

頁

無屋不如只在南中弟之此景最勝分人也

與曹傲炫

某從戊戌執鞭後私訊吾黨皆以仁丈銳篤學
問當是木天八耳備員銓司陳胤虞以停推見
囑不意今乃出宰新會新會盜區其魁宿率大
家入寬則益恣意則飛語挫我治亦不易仁丈
素心恬操得劇邑而試其長何功不立但東粵
疆地親友先有染指之思多能累人夫朋友相
成者蓋寡矣此地某亦有舊游某在不敢涉他

崇相集 書二

頁

事今或以某為聲者絕勿聽也前有一門生寄
書道有一福清客知某甚熟某知客為何人我
大率借聲者皆如此以聲累人即郭解風屬也
見陳南海吳程鄉皆為致此意新會互鄉則有
橫江之任外海之陳龍塘之何斗峒之任橫江
在銀瓶嘴出海外海與江門對龍塘從水尾出
海下四市恩平現田經水口龍塘抵東亭驛過
江門又過橫江以近海而多盜此得之作教時

今或不然也彼中人喜寬寬亦不可為治酌而
加減重甦宿少株連或者其可過江門不免白
沙一謁足動人心也南海有黎圖者儒而不試
有學行不染事今不知何如番禺有李紹科者
善四六有行有學向亦不干人事能直言某昔
以為益友試密訪其人今變節否得一士甚難
不變節者少能不變節雖布衣吾將師之况與
之游乎幸密而勿露也

崇相集 目錄

書三

答葉閣下

答張長溪

答蘇雲浦

謝黃玉田

與連江張教官

答叔會

答王覺非

答汪福清

奉鄭太宰

答郭靈吾

答總戎送生日

答霍永嘉

崇相集 書三目錄

答韓晉之

答韓晉之

答項聰所

答張郡伯

與張郡伯

與卜立齋

答閩縣趙公

復海道費公祖

答馬邑公

與趙邑公

與當事論哨害

答葉閣下

答魯明克

與黃撫臺

答黃撫臺

與畢見素

答韓璧玳

答韓璧玳

與黃玉田

與黃玉田

與黃玉田

與周章甫

答蔡虛臺

答林樗朋

與沈寧海

答竇淮南

答唐宜之

與於太常

與蘇石水

答李鵬岳

答方孟旋

答方孟旋

崇相集 書三目錄

崇相集 書三

閩縣董應舉著 連江周國祥較

答葉閣下

承教人有病大作過達者古文正自達不達不足為古文試讀史記全文有一篇不達否如此起如此收如此提如此應如此伏如此洗如此接如此度有一篇不平正否眼暗者駭其一二以為奇心粗者茫然不知頭緒遂以為深且字

崇相集 書三

字句句剝而綴之目為古文割死肌以益肉作者苦心正不在此耳閣下文章迴環往復于人所難度者忽下不覺又能將不屬之事紐串生發助勢生情此皆其所極力而未能如志者故知良工苦心非可告人也然前時與調與語間亦喜用見似輕俊某非敢謂能知文然已所窘者時亦絮度取衷諺曰灼艾知痛有寒疾者辨酒二三而況于文乎焦漪園以東坡為鳬繹先

生作序相况某不敢當如尊諭所云質之一字

實不能掩其本色但恨性善忘學不專筆不鼓不能充之以至于成耳夫自唐宋以來大家有八而蘇氏居其三江西居其三又同時也聲氣各不相同而皆相取相友以曾視歐以王視蘇若不同調彼若視為一脉嗟夫非真知其意了于字句之外者能作如是觀耶近代文章居然可數吾閩之有閣下猶斗極然某幸而並世

崇相集 書三

二

又幸在教下默有感發稍窺一二豈與世俗周比諭諭相為悅而已哉念已六十百事無成亦無有意人世獨文字宿業未斷得藉此以受教督亦大幸也

答張長溪

孟浪出山心未嘗不在百洞間歸來益覺山川有味也時局所斥之人安得當于明臺而存念若此得睇髮刻集甚喜某向有善本携以出入壬子春托嚴州守丞重梓竟成虛話而善本亦失是後累累語人竟無成事近過武林與李鹿巢真存古言及因携敝門人所携小本付之更托以立祠置田蓋某前拜臯羽墓時見灌莽蔽

崇利集 書三

三

天墓下且有新穴則如鄧公李紹賢所記里豪暴穴之事死者固不能禁也今日非李真二兄誰任哉夫表章忠義亦當官美事一刻集之費幾何今乃得于明臺尊序發揮痛快足愧士大夫泄泄之心徐山人序及思肖畫蘭事是矣其為臯羽考證謂翺即謝祀此則不然祀長樂人也空坑之敗間關歸鄉自有手記安得附會以為翺且翺能立義焯焯如是豈必待文山一言

而顯其有詩無詩有書語及無書語及皆不足為翺輕重况文山死燕市其平生文字豈能盡傳其或有言及而文偶失傳者皆不可知何必曲為說曰翺父名鑰從金杞從木以為父子取名五行獨不曰金尅木也父子取名亦取其尅者耶此猶附會之論也崔徵仲序亦儘有發揮但中間有茫茫宇宙為向來正心誠意悞成奇變之語不知此語何所考據夫宋之奇變則刑

崇利集 書三

四

公惠卿蔡京父子為之而大壞于秦檜史彌遠賈似道等耳此數人者以新法以豐亨豫大以道教以和議以朋黨以欺君誤國以鋤正人未聞其為正心誠意也獨朱子開口不離此數字然亦在南渡之後何嘗悞成奇變耶且當時舉朝遑遑以偽學為禁談正心誠意者皆斥何自而成奇變今一口而坐之是使元凶脫罪而呂蔡秦賈且含笑地下矣所關于千古公論不少

也蓋道學一途揚之過甚固誣坐以非辜亦酷
但言其無救亂亡則可耳茫茫宇宙誰有真道
學我恃老父母特達之知不厭縷縷兼以請教

答蘇雲浦

弟平生有罵友二一是陳季立一是潛父季立
七十有五去死不遠游遍四嶽矣且欲游南嶽
每言游一嶽鬚白反黑足瘡盡愈以山水為醫
王其勞出伏羲圖直捷圓妙伏羲猶應點頭况
潛父乎潛父不知季立挫過一友矣淮撫雖貪
橫猶有些功郭明龍若在決能處置但其平生
撥置掃除人今日亦是果報更復何說我與淮

撫半點無交但恐他時果報相續且移之國也
可不慮哉天下大器決非一種議論可成古人
盜賊可用何况同朝今時受口禍至毒部部受
害處處受害大臣小臣草莽臣皆因此剝落無
一人肯做實事無一人成就人做實事者理之
一字昔為維世物今為毒世物箇箇把此作賊
頭旗號哀我我潛父教我潛我安得潛我之
來歷被天驅遣落地此生不把形骸外事件件

打碎決死不得所以直前無懼成則滿我本心
不成亦完我本心但見推棍當頭皆是導師嬉
笑怒罵皆是供養我歸也解做事我窮也會做
事放之利害死生千驚萬怕之場也解做事潛
父說屠夫放刀成佛我說捉刀亦成佛待放而
始成佛落下乘矣世尊若不殺人何刻可了近
世學問總是楊子一派討箇些兒墨子也無古
稱孔墨不稱孔楊楊之流害甚大而遠潛父歸
崇相集書三 七

去與一二野衲作伴我歸去却與田夫野叟漁
父牧童俗俗秀才八股時執互相提唱惡妻醜
妻窮漢俗物環于吾前我也不惡只要成就本
心于人無干也

謝黃玉田

歲底承錫扁額不以官不以名不以格套不知
古有此事否今人決無也獨所錫邦之司直四
字弟不敢當弟以直本于仁天理為仁順理為
直仁之作用全在舉直人生也直人生也仁也
不仁不直不直不仁舜舉皋陶湯舉伊尹惟其
切于愛天下故能舉直也說者以舉直錯枉為
智能使枉者直為仁弟以舉直錯枉智也所以
崇相集書三 八

舉所以錯之心即仁不待使枉者直而後見也
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人好直也惡人
惡不直也不身視天下不能好惡不能好惡即
為不仁知好知惡而不直奉其心以出之命與
過而已其去不仁幾何我弟未能仁安言直未
能直已安能司直兄之獎我過矣抑不敢不勉
以副知己者之教督也

與連江張教官

聞貴庠諸生起會甚為欣慰地方氣運都在師帥一腔鼓舞耳施龍岡之在常州立社課士其科捷者二十二人而榜首顧涇陽也殿狀孫柏潭也餘多聯捷至今常州甲于吳下龍岡之教也不佞在廣庠得雋二十餘人元魁在焉半年之間耳心靈物也能變能化地靈氣也能迴能王師帥者地靈之所待轉心靈之所待誘也文

崇相集 書三

九

王之盛也必曰作人言游之賢也必藉得士學之師長士之所歸也士成而與有榮焉公可不勉乎易師病嗟否聖賢棲托之地安有邪干所帖符火之即愈耳其為氣也塞乎天地之間詳味之詳味之

答叔會

小畜以陰畜乾也陰非愛陽也順而畜之則陽不覺而終受其病故九三有脫輻反目之象而上九有月幾望君子征凶之象月幾望陰盛極也君子征凶不能往也小畜之為義見矣上兌兌正秋也下乾變為山漸也漸畜我也乾金也山土也土廼生金乾不與陰敵也初二陽尚未為畜故吉九三則脫輿矣可戒也嘉靖明州

崇相集 書三

十

事之已然也朝鮮平壤又已然也君子以懿文德蘇子瞻以為如子夏在魏子思在魯可也陽方不覺不可有為之時不得不以文德為事愚意如此解是否

答王覺非

來必先訂足下不可以有待之心待客有事即出相左何傷出而近遲足下也遠則走梅塢耳足下過我亦然方不束縛養生主解可謂細心然終不自在此文分五段一冒一結庖下喻涉世順應之法遇難而徐解不犯手之學也公文軒則臨患而順天患至而無撓乎其中秦失則臨死生而不怛化幾于忘情矣總是不以無涯

崇相集

書三

十一

之知紛紜其有涯薪有涯也火無涯也火燃而薪盡知擾而生勞近名近刑皆生于益生知薪火之喻者則于養生主之道思過半矣為善為惡解亦未是此似近來講說手尚有葛藤處也讀莊子當在可解不解之間蓋其文磅礴倣詭恍洋自肆非可字句一一亦不必字句一一也有教不妨往復有疑不妨再示示則彼此皆得矣

答汪福清書

丙辰

讀學割語豁然可為地方長利劇邑久淹天將酌以臺省乃鈞徒私為地方惟恐屬車行速耳明春必荒海上事或不可測老父母其亦預計而先防之乎敝郡土薄窄偷山海之隙為田而多屬之于鄉官人無本業不商則盜先時士夫猶知自重畜田不甚多今且無府踰縣矣掠奪兼併相屬益促迫為盜其勢不大亂不止安得

崇相集

書三

十一

有痛民隱塞亂源曠然為地方條限田之疏者乎此不惟靖民且可養士夫廉恥也夫挹水于溪不見其竭挹水于井或有枯時若以一盞之水盡入于瓶不數挹空盞耳他省沃衍博厚自可不須限田閩地幾何我不請限田民必不蘇不請限田士夫益無廉恥不請限田盜賊益生閩益不可救也夫亂有自生亦有自弭惟豪杰識微之士能洞于自然不救于子而救于母昔

龐惺菴之清浮糧至今見德何古林救饑至今
見思若有條畫限田使士夫不掠奪百姓不至
驅而為盜又當駕二公而上之矣

宗相集書三

奉鄭太宰書

丙辰

某昏冥悻戾塵玷銓司曲蒙題覆得以善歸幸
已極矣去秋復蒙擢拔起丞南棘被言未久遽
轉美官此從來所未有非老先生求某于形骸
外察其不阿毅然為衙門主持是非不為時局
搖奪何能有此卽報初傳人皆驚駭隨蒙部劄
文憑責令上任供職躊躇傍徨覺有不安者夫
某之被言大端不出耳病以耳被言耳未愈而

宗相集書三

十四

出山一不可也某向在考功曾覆此本矣當其
下筆之時輒逐自坐既能責人今豈可為人議
端二不可也從來司官被言輕者調部吳巡撫
曾調南禮矣無抑而揚人亦不快縱老先生求
某于形骸之外世且求多于其內三不可也夫
乘時違會用所未足以致之乎君若民即聖賢
且樂就之顧已所不可世所同病人未言而心
先疚任未赴而顏先覿即有貪進之念亦且束

于形骸之吾矣某審此已熟老先生豈能使天下之人視某皆如老先生哉已矣聞之前輩官非三品法不敢辭而先年致仕者往往為逃考察之地某皆不敢惟是會典有京官再奏養病准與題覆之文或可援此以請又京官告病三年限滿者又稱患疾今所在撫按查勘某病未三年猶在限中何可輒冒榮進今姑依倣前例控疏求覆閒住以終前局伏惟老先生鑒許代

崇相集書三

十五

覆不勝祈懇屏息之至

答郭靈吾

丁巳

某白靈吾大諫足下去歲得邸報知足下以救李御史去職且蒙嚴譴諫臣得此與諫行言聽同恩何也天威嚴重不分洩必聚于一人聚于一人必無幸有足下之謫御史乃可以生御史生足下之諫已行矣所謂陰用其言顯棄其身者也且今為諫臣日疏而日不聽循資遷轉而不譴主上視之如無焉則孰與譴多主上

崇相集書三

十六

胸中固有足下矣是足下之譴逾于擢進也可賀不可賀也直不知足下歸作何況作何學問耳夫位有得失道無息絕君子素位而行是何物位遞轉者也而曰素若固有之也貧賤以富貴為固有故大行不加富貴以夷狄患難為固有故禍至不懼惟以位為素故不為位所縛不為位縛故隨位可行行行其所戒慎恐懼者自性自命自中自和自位自育雖夷狄患難何

嘗無位育哉知位為素則知窮通得喪皆所應
受知素之行則知窮通得喪皆道所無顏陋巷
也而問為邦不為出位可以知素之義矣故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故
無入而不自得也此聖賢之學也足下今日何
所行哉視位非昔而有加損心某知其不然也
閉門掃軌苟以自完某知其不然也孔子曰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子削跡伐木世蓋

崇相集書三

七

有不與者矣而孔子與之老安少懷朋友信之
與之之事也原壤之叩闕黨之將命伯玉之使
晏平仲之阻諸弟子之詰難色色生機件件工
化此聖人素位之事也足下有意乎蓋今之談
學者結黨與亂是非相攀而進誠為不可若無
黨無心自學以求益與人學以發所疑稽千古
之得失考聖賢之所同因以推驗本心而達于
天下之故抑亦其可哉若其質朽年邁但思覓

游無心于當世而去家三里之山多巖洞向翳
于莽得樵子為師菱顏焚烈恠奇畢出某土築
一室讀書其中諸生好奇者因游而談文又因
文而續游亦不寂寂也

崇相集書三

六

答總戎送生日書

古人生日不賀懼忝所生况六十乃脩途未半
乎未覩馬車之屍遽頌鳩夷之酒自甘文弱無
復武節僕豈願之乎老馬一日不飛則躅蹐不
食雖數齒而閒之愈增其悲憤耳十年之後假
天之靈歷險鼓壯鼓聲薄乎耳旌旂盪乎目呼
雷霆而轉日月此真不佞生展耳何論二月三
月我敵鄉奇勝絕不易有將軍發汛之暇能一
崇相集書三

元

游乎驅虎豹而弄蛟螭鼻吸五色雲霞杓吞滄
海恐其易竭此亦一奇也孫吳兵法俱在此間
幸期而報我尤望

答霍永嘉

為邑勞勩然易于自見而深于入人其卓絕者
能以數年為千世即思入柄途者不失作兩衙
門以數年勩而博此猶為不負耳乃若天所寄
民朝廷所寄命日得察視疾苦平衡曲直探其
不能言之狀而手拊手摩若子若孺為之鋤惡
興良同其好惡幽簷蔀屋僉曰我母我父于吾
心獨無快歟此之謂自慊安問其他即世所最
崇相集書三

子

艷者安足多也門下勉之而已終勉之而已悍
頑兩字願勿存諸心書云毋忿疾于頑諺有之
逆子小心恭惟其悍能柔之頑能化之乃見吾
學心誠求之不中不遠今日吾乃求民不可謂
民求我至于德晉民乎掬然一體之後但見其
易不見其難又何勞勩之足憚哉念見存之深
不敢為世俗語葵孺晉江初政亦有煩言惟其
能居于民終以永譽滿郭二君在江西初亦無
急譽久乃相孚今皆入要塗矣伏惟勉旃幸甚

答韓晉之

前得密示感入骨非真正道義相愛者安得有
此承教五款尤寶藥石主敬之說非始宋儒自
堯舜以來凡授禪放伐開天開人忠質文代變
皆是之爲程子以主一說敬亦自精一中探出
精故能一故能時也主敬而不能時者知道而
不知天知天而不知天之用故或拘而未化也
易曰一陰一陽謂道夫一陰一陽乃謂之道則

宗相集書三

三

一文一武乃成王道王道即天德也不能觀變
于陰陽不可爲道不能妙合于天行不可言敬
精者精此一者一此而已此古之道學所以中
用也宋儒言主一既以一該精陽明言致良知
又似以精該一以一該精其失也猶有所守以
精該一誕縱無歸雖不可因流以病源亦不可
不審時以救藥也夫救世君子要于三根皆利
可語上而不可語下可語下而不可語上則愚

者惑而智者狂不可以救世惟本心兩字雖下

愚亦知不失本心四字雖上智未敢自以爲必
盡舉世紛紛攘攘皆從失本心始耳舉今古南
北爭鳴占賢奪聖狼鬪仇擊莫能爲正者究亦
失其初心故某以不失本心四字可上可下切
于人達于天坦然易曉當下可醒豁人也雖一
貫亦此四字盡之來教稍持體統式俗以防脫
畧之弊此維世苦心之言然某初意以人有富

宗相集書三

三

貴容即捨不得官吾猶故吾官是假物故割去
崖角不惟徒行且不張蓋習勞苦齊貴賤苟爲
簡而已靜坐兩字深中某之病痛某一生正坐
動散故神不凝學不專德不就今聞命矣敬用
書紳擇交一節向亦自知但性坦率不能疑人
又好引誘人故來者不拒未敢逆其終始顧心
所獨許則自有所在察足下之意豈獨以文會
爲當慎而已哉深感玉我矣

答韓晉之

足下以某年來旋往旋返為不能自信又云自信誠真雖日彈亦無避惟盡我事而已此未做官之言也即使伊尹在今上無聖主深知下無當事同德安能抗時以自信乎即足下所稱李綱陽明羅峰諸公以為出處合于聖賢足下曾觀史乎李綱條水災于金兵未至六年之前為蔡京所逐後乃以理卿當國難如足下之見胡

崇相集 書三

三

不守定春明門豫拜金禍至危急乃爾哉陽明繇兵部謫驛丞詭死以免後起知廬陵入吏部以南僕少展轉建節非王國華為之內主許以便宜功安能就且既入吏部為考功何不守定掌選而唯唯僕少以出也羅峰以南刑部議禮為時所不容非承世廟獨斷行取入京不次起用恐難措足于鵷行况入相乎之數子者自信非不真自任非不力其進退委蛇猶如此况

崇相集 書三

三

時非昔乃欲以不可久不能久之時與位而責人以留是猶責賓客于群醜罵坐之時而尤其不盡懽也即孔子所稱可速則速何稱焉僕才非數子欲不旋出旋返何可得也所評寧海蓋得之至以邵全評伯起又以賣倭刀病伯起皆未得其情伯起一貪如洗安能卻金其不受倭餽乃得生還此是伯起有筭前韓道賞倭日倭叩頭言伯起不受我物人遂曰伯起能卻金不察其所以卻之之故亦告者之過也賣倭刀一節乃明石道友托賣伯起生還亦友力即為賣數刀收利器于中國亦奚不可今伯起滿身皆債日食難度某猶恐後之苟且若以一介不取望起敢信之乎造渡事乃敝里里長私呈于縣者蓋館渡多雙潮里長苦于稽遲渡船又壞每風起人人有性命之憂故名曰里長渡非不佞之所能止也

答項聰所年兄

同在南曹諸賢惟兄與袁太玉未作監司而亦
雖以制歸陳景雲已登鬼錄所遭不同如此今
之南曹未能如昔時之盛亦氣運然耶弟性與
時違才非世用胃病出山亦非得已棘寺之席
未煖又承乏入賀旋且謀歸矣違家三里有
洞百箇足以藏身獨出門即海海禁之疏已傳
至倭倭知弟名或傳某公之子為之然恃有天

崇相集書三

五

也前年倭至坐掌大土堡幸以無事與王田渡
海橋仆于水而亦無事夜半渡溪點額石盤承
焉亦無事去年七月大風雨山寺覆牆書櫺擊
碎床盡折幸先晚下山亦無事蓋瀕殆者數矣
而孟浪猶昔此別後之景况也兄之火症大抵
生于勞慙勞可習慣慙以老制勝于服藥也然
弟猶未能絕慙別後又得二兒一六歲一三歲
也盲子已生孫不育璋兒三十七尚未有孫年

兄令郎想已森然寶樹耶鹿巢賢者于弟為鄉
同年地方事幸盡告之彼之職責即兄之德施
也其何愛焉潯陽尊俸與前通理憲副宜在旦
夕間乃人求大省兄求遠方不獨見道心之恬
亦且便于自展弟之愚意亦如此也設有雲貴
兩粵一道無人掣肘聽我所為制其治亂之原
竭其綱繆之策格外從事歲月見功使反側帖
心傾危衽席弟雖老也猶或庶幾今之朝堂燭
塘沸羹不知所極不亂不已遠方或可以圖存
又不獨易于展布也嗟夫祖宗養士二三百
年何所負于臣子而坐欲壞之耶內不能展而
思遠方亦北門之餘思也承惠貺不敢不拜理
丞俸薪不異戶曹亦不得不拜也

崇相集書三

五

答張郡伯

蒙發詳稿欲為海民世世救出生路故勤及剪
莠也敢不悉心以對夫免民領引必給票方可
明法且可久也此慮民之深也但聞給票一節
已經徐按君疏禁恐後有執此仍令民領引者
將若之何且今幸遇諸公祖清弊一意為民給
之猶易倘後官不然上下衙門使用繁浩其能
免乎然此猶易處耳若令辦船必須僉造僉造

崇相集 書三

三

之費非百餘金不就一難也灣民家家漁網日
求口食何人往載二難也各灣之往海口鹽場
水行俱經東西落賊淵之地灣民幾何恐遭刻
害三難也硬販以鹽為命自晒自販冒法以救
死彼遇哨捕抵死鬪脫今灣民往奪其利彼能
甘心不殺則刻耳四難也民既認課巡司催徵
運司秤納道府領票其費已多若再令僉造船
隻催人裝運人少不敢過東西落人多即廢業

者多老公祖拘喚集議猶重惜其費況此費十
倍乎五難也聞之鹽場夫鹽十分艱難商大銀
多猶有稱苦況于漁民大約一起裝夫二三十
金之費在所不免雇船雇人猶在其外六難也
蓋鹽之勞費比別官事不同不然商人計利數
倍訖無成家多至敗本者其故何哉老公祖與
畢公祖苦心極力為百姓長利必利弊盡知妙
畫乃定蓋世有苟且為民取具文即止者雖詳

崇相集 書三

三

言無益有真心為民而見不能圖其宜畫不能
善其後者言亦無益如公祖與畢公祖皆有心
有畫極意為民者其故不得不詳以請裁也昨
領畢公祖書有聽灣民領票轉發販船使硬販
不能湧價以害民極為得之如此則造船一項
可免矣又云領票銷票俱于巡司則民更便也
蓋硬販萬萬不能禁而海民以所領之票轉催
夫裝既可消其盜心亦可漸引之法望于詳文

斟酌言之如畢公祖之旨古人所謂減一分則民受一分益者其他一二附註款額伏惟裁定各灣如奇達黃崎北茆去省城二日民又愚極省一伺候便是浮屠一級其給票若全給一年省百姓兩次伺候兩次使用尤便若慮欠課只照鹽法問罪或差巡司臨灣催徵不患不完一灣不完衆灣受累其能容之乎此某可預保者也獨給票礙疏與否幸細商之或謂漳泉納稅

案相集書三

五

罪

即票給與支無有留滯今票從府給何如某愚無識過蒙老公祖特知深照言無倫次幸宥其

與張郡伯

海鹽一節上履德心至極今壺江卜居定海北茆連江五幫地方灣民俱已僉立合同派數造冊共訂二十五日取齊二十六日赴技課兩獨奇達地遠而中有倚商爲利者煽阻小民聞奇達各灣約二十五日至敝處續到技課未知果否也至于連江一幫尚須詳議蓋一半臨海一半附山臨海者可與五幫共議認課附山者須

案相集書三

三

行縣再議方有山海之別已與各灣酌定五款上呈裁奪頃見邸報戶部條陳鹽法款內有興泉漳三府舊例應行九萬餘引而該省咨稱不食官鹽不知此咨出于何手夫國家立幫止取課餉有課有餉即爲官鹽興泉漳三府雖不立幫已有課餉安得謂之不食官鹽若如此論則是不論課之有無國之益否但有商便爲官無商便爲私國家大利反制于商不制于國矣此

事須煩畢公祖剖明查考三府課餉若干以抵九萬餘引又如某所陳山邑可幫用幫海邑不可幫准與認課做貢助兼用之法方無遺利永為三府斷此話柄免致紛紜也大抵山人知山海人知海戶曹諸君未能周知利害地方當事自當為地方計畫陳議明則衆不惑處置當則法可久計大利者不顧小故實益者不以文即如海上單幫已加商二倍之課推而行之福寧

崇相集 書三

三

海上其課益加又推而行之松下海口販船其課又益加不知朝廷欲得加課欲得厚商兩者孰利又不知朝廷欲百姓之安還欲百姓之危兩者孰害也某之所議益民而不益國不為也益國而又益民乃敢以吐而請裁何敢自必焉

與卜立齋

弟所議畢非東西路祖設之幫乃奸商作俑新設壺江丁石連江奇達定海所北茭等幫也舊制只有西路幫設水口以通上四郡其羅源寧德細鹽設于黃崎鎮以通政和即南臺幫亦未有况海上乎海上之不立幫非古人心計拙于今人也彼以鹽出于海口而丁石壺江各灣皆在海上勢難盤詰非若西路去海遠而易查又

崇相集 書三

三

非若黃崎鎮已入港而易查故幫不可設也且海口松下諸處以鹽為命禁極則為盜壺江沿海諸處以魚蝦為命鹽貴甚則不聊生古人不設于此亦以齊獄市為寄之意非計獨拙無心于國課也所慮有大于國課也自奸商作俑創設六幫而海上遂不堪命如壺江顛連冊所載賣妻鬻子之狀可悲可憫他處亦往往類此然使國受其利猶之可耳今總計六幫課銀不過

五百四五十金換至三年始完其利甚微若與民認課一歲即有此數則是歲加商課三倍也于國豈不大益乎若云幫去則私鹽悉化為官鹽不知舊日六幫所賣官鹽乎私鹽乎大率皆盤硬販私鹽以賣是商即為私鹽魁也幫亦私鹽幫也彼盤硬販私鹽百斤止價八分轉手與人便價三四錢夫三四錢之與八分五倍之入也海上漁網貧民每家歲用鹽二千餘斤若買

崇相集書三

三

之硬販費止二金買之商人費不下八兩則是商得五倍之入民費五倍之出也民以此五倍之出養父母育妻子可以救死今盡之商人安得不死乎許商賣私鹽以毒民不許民認課以救死非法之平也商借幫為名以賣私鹽入課甚少民認課即加三倍而猶以幫不當去則是樂課之少不樂課之多也為國者固如此乎若曰納課恐妨官鹽則閩安鎮而上節節有哨節

節有關津私鹽不能飛渡也若恐妨福寧東路則東路鹽商防哨甚嚴肯容他方之鹽以入乎既不妨南臺內港又不妨西路又不妨東路何以曰私鹽悉化為官鹽也且同一海郡與泉漳何以不立幫與泉漳不立幫而課餉不減齷政許之今革舊制所無之六幫與民認課加商三倍猶以為不可乎夫去幫而妨課不可為也今則去幫而課兩倍矣去海幫而妨他路鹽不可

崇相集書三

五

為也今則海用海鹽與東西兩路及南臺內港風馬牛之不相及矣以制則非祖設而出于作俑者宜革以例則興泉漳亦不立幫凡臨海上者可推以利則革海幫而課多以害則革海幫而海民可以救死弟之此議何負于國哉獨奸商及運司書吏欲大梗之耳當道諸公若為奸商為運司書吏則弟議為非若為民為國則弟議為是今幸蒙院道府縣諸公祖鑒其愚採其

議而奸棍薛有朋等已先告擾矣運司書吏亦以府議七款內有引從南港轉發巡簡司之語遂嚇海民領引以難恐之海民至愚若能了領引銷引之事不至爲商所魚肉矣豈有爲商所魚肉之人能了領引銷引之事乎且海民認課歲入視商既加三分之二矣又使之領引銷引浩費于衙門以素不習衙門之人當此重費其何以堪况領引銷引必有一人出頭必擇能者

棠相集 書三

三

海民無能勢必授手于奸徒又貽幫禍矣是幫雖暫去而幫之根猶存也不如即照興泉漳事例凡引到運司即將六幫合用引目三百餘道先行鑿銷免民領銷只每歲徵課若干定要納完不許如商揆延則國受再倍之利而民亦惟守應納之課下便而上逸無煩剝船無俟查掣而國民兩便矣至于閩安鎮諸哨牢守閩安鎮以上福寧諸哨牢守福寧地方以防海鹽混入

又何弊之不清哉宋蔡齊尚書地京東鹽禁使民得以鹽易米救活百萬歐陽文忠爲作行狀不知蔡公弛禁國課有增與否文忠猶稱之况如今之救民而益國課再倍乎以弟愚見閩省多事勢必益兵加餉益兵加餉求多于賦不可也惟有此事可以推行若使各縣認課聽民自相貿易倣許墅北津揚州各關量船取稅縣課派之用鹽地方關稅轄之咽喉去歲正恐每歲

棠相集 書三

三

所入不止二萬正供上供餘額以益軍餉民去商之害不至稱病地方無加賦之名而可以足餉即運司諸官可以裁省而官俸公費俱可留以益公家弟恐數年之後民力既訕必有取弟之說者今尚未敢言也何日按臨海上得面陳其委曲吾輩同是救民益國言語不盡則議不歸一故弟不敢隱其愚亦願詳細賜駁使弟得再以請教完滿明臺與院府諸公救世之心也

答閩縣趙公言海民認課事

承示代海民極言于畢公祖蒙慮硬販借課漏價最是深心以票與灣民轉撈硬販使權自我操又使無裝丈聽候之煩于民亦便但沿海大小灣不下四十所歲用鹽無算非可以斤數定或網于鏡灣海中或漁于灣前海子無月不用鹽非可以時日稽福清販鹽起脚每百三四分到海賣價八九分販者多自晒自販非可以執

案相集

書三

三七

票到場每千斤九錢算既不徵硬販之課不如使灣民二季納課課完者即給照票買鹽不定斤數聽其持與販船或自船自買課完給票則入賦者爭先不定斤數聽其所買則用鹽者不若如此則官益不煩而民亦不掣肘矣至于連江幫一半附山者多係食鹽不可與海同論獨存半幫則不便併課于海則難堪或派通縣米石或聽人承認

四十三兩五錢三分課銀與之賣鹽必官民兩便而後可也

復海道費公祖

承發兵船緝鹽冊仰窺仁臺求瘼虛已之盛心出尋常萬萬者第詳繹本末乃因四十三年海民未認課之先福清單哨長樂請復松下哨當事懲哨而責成于南日海壇兵船止為松下設耳未及認課諸灣也至四十五年畢公因前議激于二總之張皇互推疑大夥鹽船難制或至透越東西兩路乃并令五虎遊小埕與閩安鎮

案相集

書三

三

白石巡司巡緝不知閩安鎮為西南路咽喉兩山如門一港如線往來船從巡簡批驗所几席前過最易盤詰舊時亦有獲勢家船申解未聞借力于兵船者况五虎遊在閩安鎮下五十里彼肯逆上而緝鹽乎不過掠之海上而已海上掠鹽則認課灣分安所得鹽夫厚徵其課而絕其鹽因松下而及諸灣非當事設議之本意也愚意欲防西路止在軍守閩安鎮口不許哨船

飛出飛入爲商人接盤即斗鹽不得飛渡也至
若白石巡司在福寧黃崎鎮與小埕相隔數日
水洋有何干涉或者當事疑小埕後之王岐灣
爲福寧黃崎鎮遂謂近于白石耳不知其絕遠
也且黃崎有分司坐鎮雖有大夥硬販何敢闌
入此不待慮明矣繇此言之松下之鹽西不能
闌入閩安鎮東不能闌入白石爲東西兩路妨
斯已足矣猶虞其透越外洋夫外洋極天無際

崇相集書三

三

除認課諸灣外則日本琉球東番而已亦非松
下鹽販之所能至也愚以國家之法治內宜詳
治外宜畧內不詳則翫法外不畧則生亂今西
路之閩安鎮哨東路之白石哨法所宜詳也乃
聽其飛出飛入爲內商接盤反遠而求多于納
課三倍之海民又遠而求多于田土薄瘠以鹽
爲命之福清松下人夫福清沿海納鹽賦五千
兩正供上場之外稍藉餘鹽以救口此與百姓

田產納糧外得以羨家何異至于松下雖爲販
船出沒之地然去閩安鎮白石甚遠縱聽其賣
與認課海民亦猶上里海口驢馱肩挑之賣與
永福商耳亦何待苦爲之禁而哨之而兵之令
認課三倍之海民食鹽派米之連江民不得鹽
以用乎此不啻孟子所謂入筮又從而招之者
也又以兵哨鹽斤已詳兩院此項無虞則松下
漁船八十餘隻若許除其兵害使之認課當亦

崇相集書三

四

其心何患鹽斤之難處乎且兵哨害除硬販將
變爲小販是亦消盜之一端也夫海上去兵哨
而妨課妨東西兩路不可爲也去兵去哨而課
益又無妨于東西兩路何爲而不可此以海處
海之法利害較然顧恐愚昧不足以當隆指副
德心而覺言無當耳伏惟恕其狂瞽而加察焉
幸甚幸甚

答馬邑公書

林公懋弘在浙以執法整于璫身被逮家亦見籍其夫人陳者方懷子與其繼母丘兄經自閩檻以北至茶洋矣林公事得白蒙恩復任仍詔錦衣衛差人飛釋其家得禍重而得恩亦非常當時陳公敬宗諸公贈送考滿詩文一不拈及可見盛世臣子不以事為名氣象深厚如此也林公復任後為浙除五大寇雪冤七百家九榮相集書三

聖

與趙邑公

某之里曰合北里畝曰九畝甲曰四甲與兄弟共戶某之錢糧免外只七錢耳早已納完別無一粒寄庄于他畝他里也有冒某名立戶者沒官奚辭某嘗戒兄弟族屬早完錢糧有不如某言者蔽民也加以法奚辭某于鄉無敢先無敢不忍萬一家族之人有具兩造于庭者理之所非即法之所繩某無敢白也錢糧比排年則易完詞訟懲畝賴則民不輕命考試一憑文字則窮儒頌德儒童責報于見役逐里點進則無重卷冒籍之弊且卷少而易閱盜賊永錮不與扳窩家則百姓安枕嚴禁牛肉則盜少而耕作有賴力行保約則惡人斂戢地方可靖凡此皆愚見迂腐之談不足瀆台聽也

榮相集書三

聖

與當事論哨害書

某去歲都門今茲海角出見時事日改綱紀日
虧歸見民愁日新民害日益官府未嘗不善而
民不聊生者其端有四盜賊也勢家子弟也鹽
哨也海也請言之壺江八百家以網為命也而
海絕蛙蝦者數月此海荒也某生年以來未見
也而鈎釣之船又若盜賊已剗者給與信票以
為識賊用信票此某生年以來未見也鹽哨緝

崇相集 書三

四

私鹽者也而藉以行劫無端南商創為新例令
海邊小船販魚為生者送上二百三十里受其
鹽自楊崎竹崎白沙水口節節騙過不受騙者
即粧鹽解官受騙者給之票送銀六錢方與
關是惡過于監奴暴甚于盜跖也此某生年以
來未見也勢家子賣鹽向亦有之然特一兩人
未有連十餘家結黨為此持簿各勢家手實用
鹽幾百千担寬以奉其心多招無賴為哨以害

崇相集 書三

四

小民如上所指索銀粧鹽等事且至行劫也夫
海上萬家漁其田也半日無鹽則魚敗故有港
外之官幫壺江館頭石黃崎處處有之就近
而買其害已甚况小船所販皆轉買于海商已
醃鹹魚也今欲使之受鹽鹹魚欲鹽何用乎不
買其鹽即以鹽粧又節節索魚過關索銀哨夫
賊耳奈何勢家子嗾使為之夫海邊西上三十
里有閩安鎮鎮有哨又有南臺哨竹崎所哨水
口哨海民販魚幾何能當此四哨又使之納過
關銀此某生年以來未見也海民釣海者賊既
給票販溪者哨又索票在地方已受幫害至南
港又受官鹽哨與賊商與哨何別乎海民何辜
而遭此也前張公祖提哨夫不出南港官為之
地計欲以久疲苦之而索銀掠船如故某不幸
生海上眼見所未有不為之言則坐視民死為
之言又煩瀆且賈怨恐身受其蜚語相中也

奈何我畧陳百姓疾苦上聞倘能救此海民實
為無量功德若某則無半隻船上溪無半隻船
下海無半斗鹽上城有則乞正法也伏惟涵鑒
而恕其狂

崇相集 書三

四三

答葉閣下

警報未至飛語已四煽謂思蘭女為王妃蔡欽
所子為將能飛躍數十船今來屠某者宗戚皆
恐妻妾皆泣小兒請某避三山而某堅不肯謂
兒曰汝欲我避三山姑勿論三山更不可守且
我與汝兩地賊在彼則此慮彼賊在此則彼慮
此兩慮相繫何以守城若賊至棄堡以走追殺
立盡先事盡室而去人多物貴何以支吾不如

崇相集 書三

四

結鄉社賊至則守賊退則耕萬一不幸走亦死
不走亦死等死耳寧其以逸死也或者求死而
得生亦未可知又謂妻妾婦人從夫夫生亦生
夫死亦死汝欲棄我他避是何心腸乃不敢言
某前上禁通倭疏時曾曰臣言則家族禍不言
則天下禍若欲走則當時不該上此疏既上此
疏又造此堡則今日不宜走矣且某足一移人
心益恐海邊釀成大亂亦未可知

故不得稿情以鎮物也

答曾明克

四五十年無倭警今乃有之通倭之效也反謂
疏禁通倭者致其窮極夫通倭人何曾禁哉即
倭自言亦曰中國歲有五十船往此官遣之
耶抑自通耶而曰禁之窮極何說也禁之窮極
尚有四五十船若不之禁當千餘艘耶夫我之
勝倭者船設通倭船為彼所留則我之長技奪
矣故某慮此而謂其當禁也然亦何嘗禁獨敵

崇相集書三

四七

里人則數數勸之無敢行者私以此為報

朝廷一事耳而吠聲者乃挾倭而恐我亦愚矣
前倭止二船而七遊五寨無敢發一矢至伯起
去而偵始真後倭數船而七遊五寨無敢出一
睨至右伯出而倭始遁蓋彼亦有耳有目彼亦
愛性愛命我恐則凌我狙則襲我無備則刳其
勢然也故知今日戰具不可不修軍令不可不
一士夫議論不可憊而佐倭今年風逆秋盡乃

虞耳某與右伯渡海益知形勢益知兵船不敢
向敵之故益知禦倭之方獨弊孔難塞悞難
更耳坐守龍城無他繆巧只是鑿法鎮壓海上
人心止視吾足吾足動而人心益搖也昨在海
上檣仆于水戰秤崩落而神氣不動亦只是膽
祖無他學識今方與眾議增城堡以壯人膽只
恨我無銀若有銀募勇壯不惟可守堡且能殺
賊地險而多可伏也明克教我以避亂自蒙及
一夜數徙之說我則不能然伯起被倭番已足
洩側目我者一二矣入省更側其目不如止也

崇相集書三

四八

與黃撫臺

海上有三大害有幫害有看航害又有哨船害幫害方在議革甦民十七與請言航害沿海百姓畧海者每有南船盜割其網取其所得之魚鮮畧海者苦之勢家子弟乘之出船召衆立旗幟書某衙某府航船謬爲看守計網取直因而武斷行罰然使真能防南船使不盜網猶之可也今不惟不能防南船且彼船自爲盜私割人

崇相集 書三

四

網而又以誣人指其稍有家者曰彼實盜割苛罰之無敢不從時亦取窮民所得之魚鮮是患更甚于南船也又使航船果在海上如昔猶可言也今則不至海上而亦取其直動以咸初非官而罰人噤口而無訴窮民膏血幾何能供此魚肉乎故某前條議及焉欲以授柄于兵船取其費以犒兵蓋不得已之談黃右伯以爲不可慮兵父之生端也是亦一說今各灣漁民議欲

自看不用勢家不用兵船但公設一船輪月哨守無雇直之費無武斷苛罰威攬勢壓之苦于民甚便而勢家豪惡人終持之必奉明禁立石海上各灣凡勢要人不許出頭看航違者受重法而後民得自看不至無辜被魚肉也此民害之當永除者也各鎮各所巡司稅課司故有哨船本爲盤詰設然其數不多止守本處凡異船私鹽船闖入者察之毋外游也今則招集無賴

崇相集 書三

五

不守本處每每遠出或以接盤私鹽或借搜鹽名乘便掠奪少有違抗羣挺交下輕則以掇鹽解甚則爲不可知之事此從來積患愚意官哨亦不可廢但令在本衙門關津阨塞前牢守譏察不許外遊即有作惡官亦得知銷陰慝而固關防既可察奸亦不至于自爲奸此極易極簡之法哨不禁而自戢者也然非奉明禁立牌于各巡司稅課衙門前不許哨船外遊不許額外

添設哨害何時息乎至于福寧海上其苦鹽苦
哨等項與此亦同能以六幫認課例推行之一
切免其領引銷引國必益課不但救民而已也
某愚無識冒昧塵瀆總體惓惓為百姓德意不
自知其為妄伏惟裁察幸甚

崇相集書三

五十一

答黃撫臺

海警乍聞奸言煽熾謂倭將甘心疏禁通倭之
人某不得不身當海喙以鎮人心後董伯起奉
軍令偵探東湧苦于無船某恐誤軍機不得不
就館頭處置以速飛渡不意竿塘橫山東湧信
地兵船絕無一隻倭船巧藏以伺伯起遂為所
挾雖忠憤激烈于中國事體不無少傷矣近見
方輿求往倭國接伯起歸手本心甚不喜大抵
崇相集書三
此事不可以伯起故開奸徒市倭之門不可以
警息少靖緩選將練兵之舉海用海將海用海
兵不度其宜而責其效決無是理今日所恐在
倭知我虛實今日所苦在奸徒挾倭為市慮
其終當慎其始伯起不足顧也謹將偵倭實語
辛亥禁通倭疏及方輿奉稟稿呈上福州備兵
可借呂孟軒起沈有容叅督海上亦三年之艾
也

與畢見素

海上初十晚始而畧可救禍苗之命尚須馬繫一點也戎政近雖改觀然選操水兵最要選選之于海操操之于海也兵未有不能水而能戰者猶之士人也或望水而嘔猶之海人也或望海而眩習與不習也宜令所募兵俱駕船至定海竿塘能行走自如者真水兵也即聽用把總亦以此選之選得千兵雜以銳手統以慣海慣

崇相集書三

至

戰之時時操于海上則人人膽固而倭不足慮矣其次擇要地而城之賊至則清野令無所得食賊入則尾其後賊出則扼其吭省城可高枕而卧也五虎門最要石可城有此二着即不必偵探坐得勝籌矣今百事未歸矩但欲偵探譬如病人不調理氣血但使巫視鬼巫說多端病亦不起矣撫公前日見教以無事常如對敵誠是也弟所言二着亦宜早辦何如何如

答韓璧老海道

環天外夷狄兇莫如倭狡莫如倭前事可見王直徐海等之殘東南皆在弛禁之後咸將軍收閩血肉以來海禁不弛故亦無患頃自禁弛而奸人挾倭嚇我笑今始萌芽垂涎鷄籠志不在小或收鷄籠以迫我或借鷄籠以襲我無但曰彼志通商逆風假息而已如但假息何以巧掠漁船何以甘言誘之歲倭其中以釣以偵船以

崇有集書三

至

及船二隻倭耳鹿山礮山東湧能有幾日遂掠南吉了船白舫船無慮數十多少寨遊不敢一出探報偵視無一真息設前日不遣伯起伯起不奮危辭再息數日後鯨繼至掠船既多見我兵船伎倆既熟乘我空虛安知所丈夫彼惟不掠耳掠小亦且掠大掠水亦可掠陸初但刻以自資後且勢不自己以數船之衆橫行各郡佐以奸民及海上群盜明臺以今之兵船水將及

諸營飲飛之技能與敵否也且彼志鷄籠以便
于通商為聲然孰與得福建之尤便乎前殘朝
鮮又收琉球又志鷄籠然則閩浙沿海諸郡不
在第四之科矣興言及此可無寒心今之通倭
人必言倭好皆曰彼但利漢物耳夫言倭好者
我人至必奉以女使必優其貨直奸徒貪財蕩
子好色安得不奔命恐後此賈誼五餌欲施諸
胡者彼乃以施我我人畜妻生子其中如陳思

崇相集書三

奎

蘭草不少矣明州互市之初倭亦何嘗不好後
竟何如乎壞殘滅初亦惟好之故也往時之倭
人以為仇今日之倭人以為好往時之倭殺刻
我人今日之倭誘使我人刻數將至人心先迷
嗚乎危哉嗚乎危哉今日之倭謀恐又在嘉靖
末年之上也今日兵船武將如俞戚諸將軍不
能屈一指矣其嘗搏賊能用奸人少有功効者
似無如沈有容有容嘗以便宜渡海破倭于東

番又能却紅毛番于立談之頃此人若起為閩
海將則漳州賊可收為用且敢戰決不至如此
倉皇也今之兵船無一敢出洋今之偵探無一
敢至信地徒拾道路人語回報百無一實老公
祖雖極聰明敏練有心地方安能飛耳于千里
之外哉奸欺既露百計彌縫造言生端群黨相
煽倭至而聲息亂傳倭未去而遂報無事如此
不已恐大可憂為今之計惟有信賞必罰逗撓

崇相集書三

奎

者法偵探不實者法負任使者法毋繫金柅一
飭功令震其耳目而後人可任使也海將素不
習海船兵包多亦無實數賊至而逃勢所必至
今欲擇將必先嘗與倭戰之人其次慣海敢戰
者諸凡有手藝善條陳者皆無所用蓋海戰只
在識風勢會犁船善用火器善拋石而已以不
識海之人戰猶鼠涉水魚上山雖督以功令萬
不能濟今之材官什五擁旗鼓駕船艚者大半

若此矣欲除包兵必清其源欲士敢死必嚴其
令欲責兵船向賊必參募精強海人使豪杰自
將而重其賞欲固門戶必揚兵威欲破倭必破
之于海不禦之海禦之陸吾民糜爛矣蓋倭船
制低結草為篷正風而駕不能作使故犂之易
也某前疏禁通倭者亦恐通倭人以船予倭也
俞虛江有言勝倭無別法只以大船犂小船以
多船勝寡船若彼得吾船則奪吾長技矣彼之

崇相集書三

五

刀法極精使至登岸誰能禦之戚少保寧德福
清興化諸捷雖曰陸兵亦因倭驕而怠之餘有
陳白頭為之前鋒而麾下士皆百戰敢死故能
勝也且戚初至浙亦數敗至海門得陳白頭始
勝耳虛江之掃粵東山賊海賊倭賊六七種亦
造船于福而克有成功故禦倭者海易而山難
故兵船要海將要也至于地方長策臺堡為尤
先倭之蔓延掠我所有以為資掠人以為向導

也設處處有堡處處有臺賊至則守堅壁清野
彼何所掠而能久哉布以遊兵將以能將尾賊
所向急則依堡以戰多鼓鉤聲士氣倍之是又
不獨為守資也今堡臺甚多而存者亦多壞不
助之修決不能守不守則賊據以為巢驅除更
難慮患若周當以他日享士之費十一為修堡
用庶幾患至無虞不至追悔于異日也今出省
城外沿海止合北里三堡而壞其二連江幾堡

崇相集書三

五

不知壞否長樂北鄉獨無堡宜為之處合北省
城門戶也壞者為長灣東崎長灣堡可三百丈
有奇尚能自修東崎堡可五百丈而人多貧非
官助不能完若曰民堡民修終難竣事若為門
戶計為他日賊據為巢慮則此費似不當惜也
伯起生未識海奉軍令偵探為倭挾歸尚能奮
辭恐倭誓死慷慨觀其來書無一毫兒女態某
亦心壯之男兒以王事死異域何所不可但鄉

其家憐其母節彼死瞑目矣決不可遣人迎亦不必陰購熟走倭人作計伯起既甘心死矣何煩台慮乎松下皆鹽賊收以為用可消盜且可敵倭最是妙策今方資民船民兵功賞宜厚不可掩沒其功一船有賞豪杰爭奮矣館頭壺江諸灣人未奉軍令無人敢應若以守門戶勝于兵船十七八其人入水不沒但未與賊鬪急亦可用也今省城不知為何人所噬某之坐鎮海

崇相集書三

卷一

喙安人心也忽傳倭來屠某忽傳某走入省忽傳倭入堡殺某一家四十人忽傳軍門不與某入省忽傳伯起逃歸某家藏匿至使警報初聞堡中人恐某累及皆欲走老公祖親見伯起家書人言猶如此况其他乎若云不肖信義一呼百集彼且傳某反矣承腴惠感刻質言以資噓

與韓璧執

聞道友誓心保塞願以幼子為質彼雖異類亦感至誠至于不難片札助我成功棄其同類願築京觀可謂明于順逆天實以伯起為餌而得此酋也前之搗撫猶為未費矣東沙之後某生六十一矣未見有此不傷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糧不曠時日去如振葉歸若繫豚捷速而完功難而易就使俞戚再生亦當首肯矣而露布

崇相集書三

卒一

不揚鏡吹不震飲至不舉賞賚不破格竊以為執事者之有闕或者臨遣之後圖此殊烈乎非王居華不能身嘗寇而下之非寧海不能驅使居華作誘道友相機合變制勝于心其餘將吏所為因人成事抑當念乎舍命不渝遺功今日者我寧海結此兩局或可免妄薦者之罪明公嫌于同功冲謙雖勝未合大公禹臯陳謨不嫌自伐豈可嫌已而掩人哉明公毋易視此功恐

他日不再得也嗟夫自去夏以來飛語萬端或
言海本無倭或言倭來有仇或言伯起未去倮
在某家或言伯起誘倭為害或言伯起頭髡或
言伯起以船載物藏于某家今果何如乎即寧
海之來亦有反唇今尚不知都下如何傳布雖
然所恃有天有明公在久而傷禾且虞秋旱恒
雨之占謂何或曰奸在下其謀狂顧察之

崇相集

書三

空

與黃玉田方伯

沈寧海之才若以閩事付之造船製器募兵用
人俱出其手賞罰聽其自決勿為飛語所搖兩
年後決可使海上無寇此弟所敢保也今能如
是否東沙之役雖湊天巧然非寧海決不能無
意外之虞若當時上山與戰倭藏礁石間以實
擊虛三千兵不殺其殺反予之搶船之便矣若
如人言圍守令其餓死十七八颺期不知兵船

崇相集

書三

空

壞幾何兵溺死幾何今坐而誘之取道友一札
箇箇就縛分功諸將可謂奇策而猶以為議何
也至發遣道友只在夏至十日內未遲也怯懦
者反謂寧海見圍誑然尤其失策夫兵勢所趨
非親履者不能知事機百變非有識者不能應
今以悠悠之口坐制效死之人誘倭就縛何所
見而議其非萬一少遲颺作船裂兵溺倭逃又
議其罪矣候便發遣即誘其被圍萬一風未盛

而遽遣東漂浙南漂廣致有他虞又罪其早矣
動皆罪府將如之何且今等安子船尚有二隻
惕于彼國重法勢不得歸勢必作賊一有警報
寧海必且鼓行而前勿論兵船調度不得悉如
其意縱如其意乘勢趨使不能保無他言汗言
易受誤事難當及既敗事何以自明爾時寧海
雖欲不束手入獄不可得矣以聘始以罪終雖
童子亦知趨避况特題一將僅管二十四船

崇相集書三

盜

兵不滿千而責之以三路之遠一路失事即受
一路之罪分不足以相統令不能以相及而與
受其罪兵船又少不能奔命兄以為處寧海之
通乎新命雖榮後罪且至此寧海所以決去
也弟前為寧海噴有煩言今幸成功亦欲結局
弟為寧海實聞其退却紅毛番事于國子博士
之日以為此公之舌可以敵手其調度必中機
宜藏之胸中已八九年矣癸丑乃言于益軒乙

卯春言于李旭山先生丙辰因警報乃言于諸
公弟初未識其面也壬癸間彼有兩書無半字
及于功名弟益尚之此以神賞非由皮相度當
今海將決無出此公右者今日本形勢已在其
胸中軍門不移鎮彼不思歸事事湊手彼不思
歸飛語不狠彼不思歸彼之做官利害與弟不
同弟出不審不過失官彼留不審將邀重罪弟
欲善其出亦欲謀其終丈夫肝膽自是當然彼

崇相集書三

盜

留而做得事可為梓里番彼番而事不能做無
利于桑梓有害于相知留之為不情且彼亦英
杰豈能以虛詞借也兄言成敗蕭何何非漢皇
豈能留信信亦豈能為何留夫留信易耳處
置得宜令得展布信亦貪功名者不待何而自
留權不繇信而欲信留信庸奴也則可兄又以
道尚可行孔子安然以觀其自化又非也孔子
攝政纔七日便殺少正卯正卯不殺魯君不聽

孔子殺正卯則孔子之行不待膳肉不至時謂能安焉觀其自化乎夫功之所以成也以其有權也童子牽牛可耕百畝一傳衆咻難爲齊音今日事體譬如托家老婦而群婢朋擠爲主翁者並皆涵容或時而節約其物令當衆膳老婦能之乎兄言當去者不能使之去而欲去其不當去者正惟當去者不去故不當去者宜去耳且弟豈能去寧海也弟正爲地方計思所以處

崇相集書三

空

寧海耳兄欲處寧海二十四船決不能任三路只以小埕海壇令其專轄護省城門戶彈壓東湧一帶海洋勿使群兒與其間緩急操縱一從其請敢爲飛語者不驗必法而後彼乃展布恐更有奇功未可知也嗟夫人各有能者不用用者不能又使無用輩得關其口鬪構是非疑誤事會倉囊擾亂授人以讒即徵寧海孰不危疑乎不知道尚可行否也

與黃玉田

昨見小埕秀才說兵船事甚可嘆有用接木竹釘叅于要害之所者有以蔑肉爲篷厚不可捲落而即折者有以沙土叅火藥試之火藥盡而沙土見者有絞索竹少苟且易斷者有刀不用鋼不用磨製成而挿于沙以見白者頃小埕征操軍手長刀而舞琉球人觀之取其刀而視鼓掌而笑畫面而恥之刀價三錢五分也實不直

崇相集書三

空

八分百械皆然繇造船製器無處不用常例經歷衙門多故蝕價益多蝕價多故物料益敝也設以其價直發寨遊彼船彼器生死所關其敢不精乎今欲出戰決湏先料理船隻器械必堅必精不可草草况倭船數隻實在東湧牽泊甚罕硬攻不得又有白艚五隻時時入定海偵探我之動靜虛實一一皆知年兄決不可輕動有將有兵有具有時出乃利也何也我之勝倭在

犂其船今我船不堅安能犂人我之犂倭當誘
于海今彼負山何策以施時又南風也我船入
灣即彼為主我船不入浪又飄下時亦未可也
萬惟持重選將料兵計定而後出未晚耳定海
要地城守之計何如城中無米卒然有變且奈
何衛官摘文之弊噬軍甚可恨更有老漁父言
攻倭之法附覽似亦有理也

崇相集 書三

空

與黃玉田

前承手示以小冗未及答然己身至于石相度
地勢實省門要害也其地臨海六山倚聚可二
千家業漁習水多殷實有力若因山而城之其
險天設即海上諸城不如也梅花雖有城然在
外此地與梅花犄角內與琅崎門相綰險可城
人可用若創一城宿以兵賊至則扼其吭賊入
則尾其後賊出則要其歸皆便也兄前議設鳳

崇相集 書三

突

甬敵臺甚善有鳳甬臺以東港門之東有石
城以扼港門之南省城可高枕卧矣且石城
長樂北鄉諸村皆可依以入保即長樂亦增一
鐵障也石石對面為張岐亦有山險但人居不
多難以立堡設一敵臺可耳守內固不如守外
然須扼險戰陸不如戰海則水兵之選操為尤
先選選之海操操之海也選不干海操不干海
謾言海邊人習水此與耳食何異兄知嘉隆之

際乎邑造一巨艦募海人為兵皆游食者應出
海率眩暈不立潛鑿船底沉之乘小舟棲島上
呼救以風破為解彼其初亦謂是海上人安知
其至此哉故弟謂兄所募必試之海試之海而
能舟乃可練也選精即不必汰初不選而後輒
汰者其害有二弟癸丑讀書南門陳氏園微行
教場見一老兵太息曰我當兵亦費本錢每汰
選一番輒費八九兩問費之何處屈指應曰某
處三兩某處二兩某處一兩使用二兩有此八
兩老亦可壯無此八兩壯亦可老春壯秋老我
兵會老如此快耶我兵借銀息皆加五借銀得
選年年月糧皆是人有無可奈何此語弟所親
聞也且又兵既汰無生理皆去做賊海上數被
其害弟所親見也汰兵選兵之說好聽而有隱
害不汰兵之說不好聽實可消賊弟意不如初
精選之而後可不汰大約選兵三十歲上下可

崇相集 書三

完

得二三十年之用水兵益老益精也秦經國為
將聽水聲知是何海老而習也今老漁亦然望
雲而知風望水而知海故水兵未可數易也兵
數選則牙官喜兄知之乎用名色聽用把總不
如用捕盜哨官之有功能者遞陞之彼亦得以
益習于海一切聽用用之陸營或可凡兵選欲
精勿取肥大只看精神選精則一船可當十船
之用不精則百船不如一船精則不必汰兄受

崇相集 書三

辛

撫公特達之知決須以身任事選兵亦須親選
海上風波止是如此勿足憚也

與周章甫

出山意興甚關家又不得不挈一路觸熱身燥
目亦抵建寧坐五六日以舟爲傳舍每到有景
處輒思足下前日芋原即別者以恐迫試事且
恐重明六之仇嫉也元凱序并諸作並無佳貶
聊以塞請詩欲拈一句不出幸帶小犬玩弄過
日耳細想足下有如許才而猶未能卓立一家
者半是家累未得肆力以極其趣也今在制中

崇相集書三

三

大事既襄年紀亦不甚少先業既定子息亦早
宜以時圖必就之功此三四年間握定魁柄即
一生學問皆在此時造成戴了進賢冠讀不得
書也舉業古文之暇國家紀錄典制皆宜究
心最足資八歐之文杜之詩皆以本朝事議論
諷咏遂名千載山人韻士專資新語此如辨舌
少年何益事實其于足下二三君所望不少也
吾鄉風俗近成佻薄達之一字姑勿萌心敗風

傷教皆繇此作楊子有言大器如規矩準繩規
矩方圓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破規矩準繩
而爲達則小人之無忌憚者耳願諸公戒之自
視七尺如草如木則無不可爲稍認爲人無論
窮達皆有責任况聰明才美士衆愚之所趨可
苟而已哉凡風俗扶之甚難壞之甚易縱不能
如古人亦不可爲今之流蕩倡也某到南中若
久亦欲請足下與璵來今尚未敢言也復之賢
者得朝夕其益不少瑋有不是幸盡言朋友一
片舌頭渾是仁出今年救我兩事終身不忘以
後可再攻勿惜楮中書也

崇相集書三

七

答蔡虛臺

做提學不止是收得士望還有正風俗之責某平生有兩念未遂一是房考一是提學今六十有一矣目力漸昏矣人說兄于文字閱兩三遍苦心至此方盡衡文之責太宰知兄甚前猶誦山中宰相之疏內召在旦夕間耳南中京堂遷轉稍冷然弟終覺南妙諸公雖年非盡少壯然天苟有意公孫六十應選竟取平津程行湛六

崇相集

書三

七

十為陳番尉竟官御史大夫張柬之六十三為青城丞八十乃成大功彼皆過時從小官拔起也丈夫患無樹耳遲速隱顯何計焉兄之言愛惜人才之心也然持弟之說則銓曹無權不尤快哉吾國降倭一節人慮報復則浙之犂沉一船并殺十倭不慮報復乎且所降之倭擄有浙兵浙捕今固未嘗殺也降之猶慮殺者當如何且生倭殺倭權在海道軍門安可責沈寧海寧

海知擇便成功可殺則殺可圍則圍不可殺不可圍其計不得不出于誘誘之以報命權聽當事于寧海何與焉凡飛語欲害寧海者有數端其一則不幸為弟所屬而已

三

七

答林擇朋

來教脩潔君子不難于力抗勢要而不免于姑
息吏胥每于臨去作虛人情以累後人切中善
宦之病讀浙中均平清查諸刻及處分徐蔡事
正而厚法而教其言足以動人其義足以正邪
有不心折而汗愧者非人也地方賢者我亮亦
何用愜炎炎者之意欲愜其意百姓意不愜矣
不惟百姓我自心且不愜自心不愜何用官乎

崇相集書三

五

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者此類是也王玄亭事白
矣人恠佞佛者何以貪不知佛固貪首金流于
面屋如王者非借清淨以餌人乎何恠從其教
者之不貪弟以凡今佞佛之人其心甚熾百倍
于人不得不以冷水沃之苟得所欲熾炎即然
不但貪財而已兄所卜地是蝙蝠飲水豪吏肯
聽稍虛價直不失為厚凡鄉官作事亦須受虧
些些兄雖貧勉為之此弟骨肉相與之言也

與沈寧海書

世間禮法只是做戲當以戲法處之良馬伏櫪
志在千里寧當以觀魚看鳥自快耶丈夫欲有
所念奚為于規規小節間哉則我之眼孔與彼
等耳姑安之或有別轉未可知也陳彝老操江
到能明吾兄之功前謗漸解弟以待 命兩字
不得逆歸九月先發家眷自以身寄蕭寺聽當
事之所為尋得舊例宋陽山以北寺丞出為知

崇相集書三

五

州許敬菴以南府丞出為僉事以此祈于貴人
或者其許我乎某想天下做官人至于變亂是
非去禽獸不遠者只欲為京堂此即是禽獸胎
也如弟不肖置之蠻夷僻之鄉定有所立何
有一理丞我人說不要做官弟說要做非是做
官做事也人說不要做官者却要官好我却要
官不好更好做事也然又不如削官削官更有
千年事做見小兒道虎洞十倍于前蝙蝠洞近

有雪衣來無數黃者統之見人不飛此是神仙
召我矣明公建牙東崎為省城門戶但恐折屋
太多給價太少人情不安歸罪始議則弟為怨
府則是保安地方之心反為胎禍地方之罪弟
亦何顏以見東岐人乎以此亦欲飛至從明公
審察地勢慰撫人情優處地價與其便利不想
為待命所滯也弟之始議不甚妨民而有益于
省城之門戶故敢出口今為聽用委官地師作

宗相集書三

七

弄其地之怨我日深悔之無及不得明公親為
撫摩少取地而多與價為之興利禁暴則弟何
以自解哉自想年來過慮地方取尤不少矣壬
子揭債造堡得地托處者不以為恩癸丑請改
折備荒而倉前包攬戶以為怨甲寅乙卯為審
公伸枉而言者螫之無妨耳乃至為勢家所螫
為南賊所螫無非為顛連無告申白之故而
展海警至以身死守二百七十丈之堡又身說

長灣東崎令其脩堡為之請金而貧民畚鍤亦
不樂其冬為連江百姓請命于舊令為八將所
譖至今受令毒不可解又為海上散故所無有
之幫進課三倍救出死命數萬家而福清豪惡
人仇我不置丁巳白蓮教不軌之呪摘其亂萌
亦為讒舌所間前薦明公收拾兩倭壓靖風濤
功亦不細矣受去多少謗議今又為省城扼門
戶之險通海上之真息處置不得宜為地方害

宗相集書三

六

則某之內其足食乎某在家無一字讀官府家
田不給食債負歲益省下無一楹同年知厚官
于吾土者不乏皆不自為一毫身家計獨苦心
竭力為百姓猶被疑阻如此今可益之乎今幸
得明公親到必能曲處舊料可用者為之用地
價應加者為之加兵之所處民自受累為之平
其曲直明立條約水兵無故不許上岸擾民別
為數款勒石于

門如此則明公功德與山水俱
長而弟亦可以消萬分之怨矣

答竇淮南

東事初壞都下有言若得淮南督餉斷不捨攘至是今壞極矣言者猶追求門戶不知何心某以士大夫意見雖殊行事雖異至于事關國家仇敵猶應協力況同官耶天下事決非一人能為長柱短椽大樑小桷安能去一范文正論夷簡而後相為用歐陽公論夷簡而薦公著為諫官古人為國心腸如此曾趙相左韓魏公從中

崇相集書三

先

微解鄧羗救故將至于鳴鼓歸營王猛屈意下之楊戲不應蔣琬琬以為快張君嗣與岑元儉有嫌孔明兩解之古人之處朋友即其所以為國家也某雖不才常慕斯事國家之敗非特小人之過今人開口便說伊周誰錄漢臣者試看曹參蕭何何如即某與畢見素徐玄仗以太學時議禮相左其後相知特深或傳某轉南考功二公有力焉不庶乎古人執某故是釣徒今還

本色不曾分毫減明公何見自以為累某耶嘉惠敬領附懷蘭素紗二端亦古人縞紵之誼也

崇相集書三

一八+

答唐宜之

人至無妻無子無家孑然一身極矣病魔猶不相放可知是天驅策也天之所為不能與之抗而常看一無妻無子無家之念填置胸中則益悲益悲益病前年陳季立病臂某謂之曰公但作生來無臂想即愈若作有臂想恐不止無臂矣季立用其言月餘而臂舉矣故季立以某言為醫王為孝廉時病不能與家人請醫某直令

崇相集書三

全

舍下兒呼舞跳躍于前不覺失笑遂有起色為教官時以聲畏見上司愈畏愈聲念既負人千金官不能割只得明言于上司曰某重聽上司因是而聲加洪某以不掩其聲而心加舒心舒而聲亦稍減矣蓋處無可奈何之地不得不然也雖然猶不如松江唐仲言仲言五歲而盲聽其弟讀書暗記成誦後乃聽人讀杜詩唐詩旁及諸史六家文選遂能作詩今著有唐詩解編

蓬集不識字而能詩不見物而能寫其狀天新

其明彼用其聰丘明張籍等之猶拙矣今在白門也某謂此人就天作劇天亦無如之何足下無妻正可寡欲無子而有姪無家而有館就天作劇亦奚不可天之陶鑄足下猶為未甚也從古神仙皆在市廛戲耍從古菩薩皆于剎處隨順足下乃欲脫文字之業懸心匡廬無論能去與否即就目前四岐憧憧往來便是枷鎖當

崇相集書三

全

頭西天之地獄也總是見地不透心身不能自主極熱極熾之心變為極冷冷之極即熱熾之極也某以文章宿業足下必不能脫此中展弄儘有可樂二三友朋資我館穀心便可安心安即為天堂潢注有龍豈必五老峰頭有佛菩薩哉若我宜之作此見解也所寄文字心到而筆未到筆亦欲到而機未到以故費盡砌湊亦是心境不合之病以某愚見將近來所謂見解所

謂冷呼熱棒沙塵山水一切破除心一而不馳
神定而不亂出為文字自能應機應手也拙集
不知何以得當于抑之先生九年前已知有賀
對揚于李愚公矣魏孔時則今日始得之足下
若如來教國家猶幸有人不但吾輩為可幸也

宗相集 書三

與於太常書

來教惠不知人不止為作吏部人說聞一賢者
姓名亦香談亦有味此言何處得來也即問人
物舊時各部儘盛不待弟言但袁太玉何以不
起此東粵上品也鄭玄岳清正眼中少二靖符
之起甚愜人意獨可遺此二人耶畢見素有經
濟才能于手指括民賦抄合不差他日南總督
之選其餘賢者皆兄所知福州推官周順昌清

宗相集 書三

全

介絕俗得士得民弟自有知以來惟見劉明自
與周兩人小价前稟謂蒙諸丈力七月初吏部
允覆不意終不肯覆也若以弟為有罪則削籍
足矣即不然對品降外如宋陽山之以北丞為
知州如許敬菴之以應天丞而為僉事亦奚不
可且弟之待命為 朝廷法紀也弟之必去以
避言者亦政體當如是不獨自為廉恥蓋伸言
者之權以待是非之定賢者得以復出不肖者

不得借以固位關係非小安可以弟一人壞此政體我亦非所以愛弟也今吏部不為弟履杜門已半年猶尚視事則是待命兩字乃延官固位之題目耳今不得已促瑋兒將家先回孤身在此以候再不得已而寄身蕭寺無俸可支妻子分散以兄與諸相知者在長安忍弟至此乎弟自己卯被言歸里三年所做海上事所陰活無算私以為一生無愧在此三年今歸或貶外

崇相集書三

今五

又不知成就我何如事也弟豈以做官不做官

論功業我

與蘇石水

杜門五月候題削籍以終臣義非濡滯也向見九我待命群議沸騰謂其不去弟獨是之抗于群議之中以明朝廷之法且杜有事競逃之禍其苦心更在一辭而退者之上弟向持此論而九我心迹漸明且亦以此繩人故今日不能從俗而徑行也吏部不察以劄見番繼有師命不便再請累懇當事乞削乞降亦不肯應不

崇相集書三

一六

得已而再疏泣血以請夫乞官于人猶或難狗乞削乞降措手何難弟若要官前必不為實獲疏後必不為實出揭今日猶望做官三歲兒可耳只為待命二字結轡于心以削為榮易之困曰致命遂志而其困乃在朱轍酒食之事幸為借鼎當事遂弟之志

答李鵬岳

天地一種專直正氣偏落在婦人女子村童愚夫彼無從受直遂其性也從聞見入者不能如其猛烈從學問入者得失半然有學而得力者如鎔金鎔得盡時色性俱妙不盡雜銅帶鐵為累不少也吾輩終日所遇都是聖賢不待冊子上求不待舌上求雖蜂蟻亦吾師也尊夫人烈烈丈夫真堪作友台丈家庭之間正對古人其

崇相集書三

卷

答方孟旋

建夷之事某已前知之嘗得其要領以告一二科部不之信也但曰夷貪十萬參價某笑曰十萬參價孰與一開原哉以鴟張驚伏之虜而謂其貪十萬參價不亦可笑之甚哉蓋此夷自收五黨灰扒馬三非一拉鷄猛骨字羅諸種後專一誘我邊氓自鎮北至靉陽清河撫順寬甸諸處凡困征役往投者必給田耕作好待之久而

崇相集書三

卷

以耳結勒石了疆場事于是知我伎倆所至窺我虛實熟我形勢乃忽然有撫順之舉矣向所謂夷貪十萬參價即撫順也撫順橫擣則瀋陽清河稍北則汎河汎河者開原之蒂也蒂斷而開原絕矣開原絕則河東失矣河東失則全遼不守而燕薊狼疾矣所最可慮者首若明攻瀋陽以一師暗襲白家衝直薄汎河堡據之約西虜從宋家泊進據蘆野舖即鎖開原于荷包內

崇相集 書三

九

瀋遼不敢救金白二酋不能存彼無後顧之慮徑從一片石破山海關直拊京師之肩背大事岌岌矣然後以一師出天津扼京師之吭而奪之食南宋之轍即在目前不可不慮也今欲募兵必須措餉工部既匱大帑所積恐亦不多南京取用不能過三十萬無已而贖疑獄乎大辟疑獄永戍疑獄自數千金至百金視家有無情輕重為率三十餘萬止耳無已而停兩部事例

直令至遼東餉司納銀加其價即與先退平查核得真歲可得四五十萬然人見危形未必即應且商賈觀望不敢北百事艱難米粟尤急遼民久饑給餉以飽其妻子應者必衆且以收其計無復之之心不為虜用燕齊多奸盜見形蠢動若倣三科募格可散盜為用不待南覓也急卒之變士馬不備利在用間有能入西虜構之從中變計者乎有能構插漢三衛及為奴所滅

崇相集 書三

九

諸種長莫新沒山居人北結黃毛為穴猝虎之計者乎此事之失從前勿論只四十一年奴入種四堡時張撫臺有寬佃駿陽清河撫順境外乃建夷之地之諭有行竄國胤取奴酋甘結之票四十二年郭軍門翟察院有勒界勿說開原官恐其仇視開原復有變動之書當時獨薛國用以為非弟已早知失策又托一武弁探其事知建夷借北關為名實欲從南截斷開原之

計斷定五年有禍不知兵垣當時何以泄泄釀成此變乎兵垣以華子魚吳隱之及曹操分香賣履詒天下之言清者不知子魚戕后始于揮鋤顧金時隱之人品恐亦難得曹操平生恣用凶威殺盡忠良及至眼光落地百體無主惡孽冤對光景俱集心知其後必有效其所為者不勝悲慨可憐之感蕭索蕭索疲無可奈何故發此無聊之言耳人生最真境界惟于落地一啼將

崇相集

書三

九十一

為何如

與方孟旋

戊午

弟出山本以此官可以救人誰知任纔四月言者復因淮南見及乎南中事儘有可做得數人預料理為他日地亦非可緩之事如實淮南置之戶工二部不過三年便有裨益不知何所得罪于言者而故意汙蟻或以其為門戶人門戶如有此人儘可觀矣今母論賢不肖與門戶有干無干一槩擠入其中不知更有何人可以幹

崇相集

書三

九十二

止折五錢不為不輕民間漕糧每石聞費三兩改折只五錢于民不為不利江南大家攬衆戶衆戶納大家者無分毫欠大家不以納官又營改折借口小民以自肥不亦不忠之甚哉其他可取而無害于人者甚多私門室則公利開都無別法也第所以欲外者以外官無掣肘更好做事挽貧為富挽弱為強只在心肝也心肝不在國不在民無如之何甲寅冬弟曾以遼事力

崇相集書三

卷三

為當事言不幸而中矣弟今更慮數大將不相攝有十五道節度敗于河北之事有姚仲二家不協之事郭李分將則成功合則敗張韓劉岳諸將分則各勝聚于一處則否我朝當也先之變于忠愍為中權石亨出獄為大將石彪佐之故能成功即郭登諸將守禦各邊不聚一處也此其所以勝今欲聚五六大將于遼薊之間權不能相攝一挫則俱挫遂無後繼矣弟意宜分

地責成且晉兩員于都門令之操練以待東急則馳而東西急則馳而西以為游盪之軍此一策也且天下名將俱聚于東萬一西北有匪茹之虜卒然不支將如之何此又可慮也且賞不極則人不勸今日之禍比之寧夏朝鮮播州諸處萬萬未有條陳能擒奴首即封伯爵之議者撫順叛降之人固當誅夷彼既出藩籬之外聲誅何益且固其無復之之心曹瑋殺叛卒之計

崇相集書三

卷三

似不如此弟意當懸重賞云有能擒斬奴首者不論邊將及陷沒于夷人但能成功俱封伯爵諸夷中有能擒奴來獻者封王一可以激邊將之心一以携虜收叛人使之自疑一以使諸虜相屠不知唐存憶兄以為何如

崇相集目錄

書四

答胡泰六

答錢受之

答呂益軒

答陳匡左

奉朱平涵老師

答沈寧海

奉朱老師

奉孫愷陽閣下

答鄭玄岳

與友人

與曾商雲

奉朱座師

崇相集書四目錄

與南二太撫臺

與南二太撫臺

奉朱座師

議復通撫家一書

屯議請裁書

答區羅陽

答李給事

答朱明京撫臺

與熊撫臺

與熊撫臺

寄張蓬玄

與海道徐公

與朱孩朱公書

與王運使

與安百朱公

與安百朱公

與馬還初

答金遊擊

崇相集書四目錄

崇相集 書四

閩縣董應舉著

答胡泰六

吾輩出處進退皆非為己若于榮辱得失起念者退即不堪若為朋友以榮辱得失動念者則雖鷹鶚彈冠亦只是私情耳如弟不肖只合山林豈有毫釐關係于世哉退正其宜年兄乃自引以為過不亦篤于情而忘太公之道哉重承

崇相集 書四

下問武將當鄙意者惟沈寧海一人今為山東軍門奪去矣敝鄉製火器伎倆無甚高下聞有羅成者稍伶俐未之試也大都火藥以揔煉精熟為工火器以火筒火毬為便擲船無不焚也記虞允文嘗用此法若火箭有穿過蓬之時未必一一能焚矣水戰以拋石為長技鎮東之工者兩石相擊交于中道而墜能得十人為師教之可當舟之鐵騎也陸戰之法亦在用之何如

崇相集 書四

二

岳飛郾城之捷以麻札刀入陣砍馬足而拐于馬不能支韓世忠大儀之捷背嵬軍各持長斧而捷字也成擒劉錡順昌楊沂中柘皋亦止用銳斧破賊豈有他繆巧哉問器不如問兵問兵不如問將問將之有口辨有材勇未經戰陣者不可用賞罰不明雖韓白不為我使今天下事勢天殺奴酋幸矣萬一不然天下無處不加賦無處不召兵無處無盜賊奸雄無官不思攘剝以遼東為名無民不窮困思亂若與奴酋相持數年不決其禍恐不止如唐宋之季何也祿山之難卒然起也天下猶席殷富之餘粘沒喝撒離丕之圍汴僅四月耳先未嘗徧加賦于天下今兄視天下何如哉靖康之亂王善擁眾七千萬楊進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丁進等各數萬往來觀釁非宗澤生平忠義安能一泣而

盡降之岳武穆所平定芟夷孔彥丹張用李成
馬進曹成彭友揚左等賊及韓世忠所平李復
范汝為等不下數十種彼時有數公尚能收拾
今恐米易耳今朝堂之議誠非年兄所能及至
于全吳當此重賦凋敝之時須一意以收拾人
心為本省禁乃所以清弊寬民乃所以益國疎
節濶目乃所以消亂萌其說若相反實有妙用
即如孟河鹽禁何嘗不嚴民益為盜張士誠當

崇相集書四

三

日得少寬容亦不至為亂首矣此律有肩挑背
負易米度日不禁之文其意未嘗不深遠也弟
度南京如枵然大瓢不易為守而足以聚蓄為
儲胥蘇常內湖外海奸宄實繁天下有變此必
先起圖之實在今日趙氏晉陽功先保障為巡
撫者能收拾一方以待有事其功更不少也至
于拔材武精器械雖為要事而非其所以恃年
兄以為何如呂益軒徐玄伏彭天承廣東袁太

王崇友其人皆決不負國者尹惺麓鄭玄岳清
正有心骨同年之出色人也想在鑒識承賜無
以謝徒此謾語不足採適足為笑也

崇相集書四

四

答錢受之

五月十九乃拜寄下臘月書知今春出山欲自效于一障一堠爲國報仇義不旋踵之意棄卿相而樂死亡真男子也使在事者如吾兄何憂奴酋哉即李伯紀宗汝霖虞彬甫亦止是這一念迫切做出而已徐宮詹練兵之說甚善但無權術當舉朝文武科道膽慄神搖不能措手之時以一詞臣自薦衆人固已側目當時只合就

宗相集 書四

五

平易一局以誘之募兵五千精習一器一技既精而後兼教他技如此則易于供給而戶工二部亦易于應付兵少易精費少易應五千既效而後再請衆見五千之效無不樂從矣即不樂從而五千亦已得用夫兵以氣勝者也一精而衆助其聲勢劉錡以二萬當數十萬之虜亦只五千出戰而已宋自女直之變無慮數千百戰而三四次大捷皆用刀斧岳飛郾城劉錡順昌

楊沂中拓臯韓世忠大儀是也兵在用之何如耳必待數萬盡精數技盡習而用乎況今正闕于財多請益難應付所以屢撓而無成也弟見近來條陳只是夢中做槌床狀都無成事其以多多兵多多餉請者不過度不能從他日有敗得以自解耳非真實爲國深計也宮詹有其心而無其術然竟是國家孝順子孫有事時恐擔在其肩吾兄當何以助之乎徐若谷熊壇石皆

宗相集 書四

六

有才膽果毅皆可爲蔡元履時望所推弟去其家三四日程周景文清貞絕俗心肝亦切但當廣之以理外完理法外成法之事此關打破方是經濟名臣也所寄詩扇已得之顧未能和別錄小作呈覽吳閩雖遠同地同天敝處王丈提恐不下元履也

答呂益軒

頃寄胡中丞差人書到未耶又獲手教惓惓弟走山走海不異于前但鬚髮白面差黑耳家中悉璋兒支撐瞎眼者未孫八歲者知讀書乃蓮湖壻五歲者支提壻也海田亦薄收海賊多通番人甚為漁船害兵船終歲不能擒一賊反撓絕海民納課用鹽使不聊生益生盜也拙集刻得許整遂累鳳林惺麓君符而仁兄所費當亦

崇相集書四

七

不貲矣大序曲為不佞弟洗發運腕掉舌惟恐不極其揄揚璋兒讀之且舞且拜虞翻所謂一人知己死可不恨者此序是也何用入春明為弟吐一腔熱血乎近見黃勉齋集有云某公無他過只是不合與言官辨南宋光景何異今日吾兄縱有熱心處此時勢輕欲伸是非為知己不惟不自愛且非所以愛弟弟既隱矣何用因薦而得罵乎若使國家狼狽衆人奔逃

明主孤立盜賊四起此時冒死赴義或能執鞭

箠以隨左右不然決不出也宗汝霖為磁州年已六十九能止康王之轍獨進勤王洒泣降劇盜六七種屢戰屢勝使其不死兩河可復張德遠有其心而無其才虞彬甫有其才而壯決到死猶或遜焉德遠所差在剛愎自用又不知人總之報主滅仇之心猶在自己聲名意氣之下故爾若真以報主滅仇不及朝食為心安有殺

崇相集書四

八

其所恃之曲端重違岳飛以致悞國耶繇此言之德遠之心亦不能如宗澤也景畧之下鄧羗寇恂之避賈復皆能克己為國王世昌聞老卒逆風利我之言跳下馬拜之選侍妾以賜談邊士此真廓落丈夫不知今有此人否尹兄番心地方操守品格俱不待言但當勉以直前錢受之有赴闕意愚意姑遲數時若兄之起則不可不赴也

答陳匡左書

前歲領教惠以處僻覓羽寄謝之難茲又承教惠于蓮湖手知己 內簡將柄事矣今日事勢當剝復消長之交苟以國家為念須當平其好惡以自己意見分裂天下以一時條陳破碎天下以自己紗帽弄壞國家皆天地之罪人也從古天下不怕亂而怕無人不怕無人而怕黨不怕無才而怕無心心不在 國無如之何張德崇相集書四 九

遠心似在國矣以諧殺曲端以正議違岳飛卒至誤國然則真實為國為天下之人必當以豪杰為司命舍此別無伎倆矣國家遼疆今日至此國家財賦今日至此不可不求其故今之建白多是生亂今之大臣亦當少振綱維酌而後覆苟且依違本畏言路及至破壞天下千古筆舌亦可畏也儒者薄桑孔看其所作遠出桑孔下彼取之商我取之民也漢之賣官鬻爵以供

國用今之賣官鬻爵以實私橐以賞私人以供奸吏假印之資上糧事例十無一真與其為戶工吏三衙門胥吏外庄孰若令至遼東上納即抵二部解數乎海運之策終不可就募民自運而厚其直計我做船搬運之費高價以售之我省其力來者既多價可漸省如必欲終海運之策弟恐其所得不足償所失也且恐生亂悔之無及今日財賦譬如貧人千苦萬辛乞得些米崇相集書四 十

或跌而付諸水或傾而漏諸塗又不自悔日與其室角口必至不救而後已畢見素長于治賦可密與之商呂益軒真有心人決不負國者鄒爾瞻負重望此出將必有為兄可助之弟見近來章疏多作浮語若倣宋劄子不作冒頭詞語易明而且便于御覽每讀歐陽集到此如親見當時行事似可做而為眾倡也因鳴謝之便譏言及此幸笑而置之

奉朱平涵師書

癸亥

去冬聞有枚卜報令我師乃自第三人首點豈
非天乎貴鄉張羅峰全副心腸都在國家故獨
立不搖執法不撓輔成世廟嘉靖之治今欲
振中興之治必先守祖宗之法欲守祖宗
之法必先忘偏黨之心法必行于撫按乃能行
于將吏必行于將吏乃能行于士卒必行于士
卒乃能無憂于敵欲考吏治先辨貪廉欲核吏

崇相集書四

十一

功先究虛實欲寬國家先議屯田欲核屯田必
以省餉為據人無東西南北只考實功官無科
貢吏弁只要管幹實事方今國家如大家初壞
子眾事繁浪破父財者固為不肖若袖手坐食
不肯自討生活亦豈得為子也我門生老矣耳
既贖贖亦復何心于世獨見此危急之時思以
老骨酬天不意屯揅兩事併責之虛銜御史之
身而無一兵一馬令不行于州縣奸人又從而

捷之今亦苟且報安揅一事矣屯田事今且起
手而數年作虛套者畜飛棍騰謗滿京欲甘心
門生門生何足惜哉念此事成則國可支不成
則財殫力匱不待敵至而折今門生被阻姑小
做以發端如天不負國水旱無虞秋收有入後
必有踵而行之者門生雖老死林泉無憾矣

崇相集書四

十二

答沈寧海

癸亥

人生建功立業皆有分定凡建功立業之人皆遭磨挫或始挫而竟成或垂成而忽禍皆看國運國運當隆則豪杰得伸其志宵小不能排國運當替則豪傑為宵小所弄功竟不就總之皆天非人所能與也但真正豪傑必不以軀體性命為自家物但要頂天立地雖老不怯雖死不悔馬援老而矍鑠據鞍充國老而請伐先零然

崇相集書四

十三

男子島中可屯則屯以省餉奴機可撓則撓以分敵想兄必有以自處也

崇相集書四

十四

奉朱平涵師書

甲子

承手教關撫事今日 廟堂閭外必須皆有一
算如召募之必亂天下當于京東州邑團練土
兵轉餉之必匱天下當于京東州邑度地營田
關上兵多芻草難給當于永薊分練以時出防
關上險阻難恃當于關外聯絡敵臺以防奔軼
而營田環之賊騎難敵我騎易走則當勤練步
兵倣古駐隊矢疊陣法以步兵為陣心騎為兩

崇相集書四

五

翼坐而待戰使士知必死以長鎗長刀銃斧居
前弓矢銳炮次之宋之名將挫金率用此法又
當妙揀東方守令習民于兵其田稅所入盡為
兵用其能而有效者加以兵部銜他日道撫不
待他求如此則吏即為將民即為兵屯田敵臺
相為經緯糧餉芻草不遠而復減騎兵之半以
益步省買馬買草之費以寬度支而築敵臺法
須大而聯使不孤凹而凸使互應盡東方之地

推及關外皆如此料理乘暇經營以裕兵力而
以三海將設奇為肄奴之計如此三四年而後
可圖大舉也急急為之必敗必敗屯田事見有
麥萬石苦無措置葛沽屯兵必欲請以自屬天
下有特遣屯臣不得一見在屯兵乎

崇相集書四

六

奉孫愷陽閣下書

癸亥

又闕起居日深馳戀伏審老先生身為長城保寧宗社甚盛甚休今日勝晝近則關外扼險以待敵使不得西遠則海外策應以撓奴使不敢西如是而已今進保寧前旁據覺華關上聲勢益壯矣近日沈帥又出軍島上與毛帥犄角楊帆旅順之口以分其勢相機分襲如火四發疲彼奔命此亦一奇也按海程自登至旅順鐵山

崇相集書四

十七

風便可一日程自登至皮島不過千三百里風便可五日程但海多島多毒龍多暗礁易至損舟此中之舟又無龍骨卒遇逆風往往飄失比之閩廣浙直之海其難數倍故策應不難而接濟之難接濟不前其軍立稿而接濟當在夏至南風盛發之時發遣稍遲秋濤起立為害不少語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而況于海外哉以某愚見二帥出奇當分汎地文龍皮島去奴巢可

二百餘里宜以東路屬之令其相機搖鎮江九連城乘便搗奴腹心沈帥皇城島去旅順金州不遠宜以南路屬之令其相機襲金復四衛進退遲速俱聽其便東路有廣鹿大獐諸島可以屯田南路有長山石城諸島可以屯田一以綴奴于東一以綴奴于南沈帥與毛帥相去七百里聲息可以相通事權不宜相掣如此乃能兩得其用也且沈帥出島登萊空虛就近可以照

崇相集書四

十六

顧所謂去路來路亦守登萊之一畫自沈帥外若再得一將居天津調度福兵使之出奇柳河口娘娘宮之間以瞰三岔又增一奇奴酋益不敢西矣如此布置關上益暇萬全之策可徐收也法曰始如處子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古之名將不輕關敵收保息民內激其士外愚其敵霍然大舉出其不意此李牧所以走樓煩關地千里者零置首級此材官之利非全勝之策某愚不識遠畧謬附聲言祈照不盡

與鄭玄岳書

久不以職事相聞知兄念我也都下縉紳疑弟所任終無結局此誠有之夫以從來所不能成之屯田舉朝所疑必不能安之遼奸合併以責之弟而無一兵一馬一旗牌一勘合一見成輿皂之費獨以兼銜御史一手一足行事兄以為能做乎趙文肅以翰林兼幾不免虎口徐貞明以壘丞兼竟以病去周弘禴亦以壘丞兼亦無

宗相集書四

十九

成效近日徐玄扈猶有錢糧不明之議彼任其一猶如此況不肖而任兩乎然弟所以不辭者何也以國家多難正臣子戮力之秋若逆知其難而縮手天下將無一人任耶弟亦逆知州縣之不吾應矣亦知蔡絲之難理矣以為不吾應者降心柔氣以下之難理者漸漸調停以處之漸以歲月或可成功此弟所以任也初到時土人畏遼人如虎遼人視弟如盜之視主人恨

不欲竭其藏弟既為安土人又終日眊眊以論遼而強悍秀才與猾弁日鼓群愚討賞酒肉之氣逆於人鼻要挾之聲幾於夷虜而莫辨其真與偽也弟亦時剛時柔漸為處置今頗少安矣以安插銀兩責之各州縣以安插信票換其過關執照持此以徵信於部待永平報完即當造冊報部不出十一月中也但遼心終不可測竟當用弟近疏消之之法至屯田一事各處都不肯報弟不得已而買地畝只用三分至五分五釐而止今年若無水災收入可必也弟之買地亦是阻於天津之故弟官銜有直隸天津弟關防刻有直隸天津而百計阻弟借手擠排者盧同知也以操練哄兵道而賺其兵所種之苗以為已物又以廢屯歸咎上司者盧也以一飛棍陳雲漢入弟肘而令之播弄於左學院者盧也欲奪屯地即擅加雙港二字於郭世安守備之

宗相集書四

二十

上欲阻弟屯即令白中軍勿回弟屯而文書一人到後即加誣賴以兵道聲嚇土人不使應雇工以畢白老不欲弟屯播告於上下以移其阻撓之罪者盧也彼亦是南國子監門生不知何意視弟如此今弟歸雙港於兵憲歸何家園於盧而自買辛庄等處亦將禁弟使不得措手乎都下謂弟隱忍弟正隱忍以就國事都下謂弟挨延弟正紆徐以求相諭都下謂弟知不可

宗相集

書四

三

為即當說明如此之事可說明乎天津兵道操守甚好而只為盧所賣觀其申文可見此中人事事要人說明弟則不能弟在南都初亦有許多疑謗矣只是一堅忍稍得有就凡有可疑可教事幸數相示尤骨肉之感也

與友人書

癸亥

今年盜賊縱橫自二月剗固安後縣縣被劫而不報即武清城門亦晝閉矣都城內兵折侍御之屋城外搶侍御之楨此何等光景遼卒策馬投虜關外遼人剪髮投夷其在內者洵洵有惡言此又何如光景御軍無法募之為盜給軍不時汰之為盜天下不危蓋無幾日當事欲裁諸撫以各道兵權盡歸總兵不問總兵為何如人

宗相集

書四

三

榆關一動不降則走不走則為亂矣經撫既驅遼人入關今又哄之出以餌虜反戈不難遼弁不散之各衛遼士不聚之一學蓄憾既深歲奸不測吾不知其所終門戶既立彼此通攻人不論善惡入者為從事不論是非黨則為善權之所奔駛于國命舌之所附勝于王言巧者換數面以取官拙者抱孤貞而兩橐嗚呼唐宋之禍戒之執人傳以在廣寧不知實否關餉乃

至百六十萬何力以支子美詩曰天下軍儲不
自供蓋嘆其不屯也今日無屯決不能兵無兵
決不能屯無兵以屯則不惟開河築堤雇工之
費多即得籽粒無可處發兌他人之軍則驕蹇
而難御兌他人之運則艱辛而多費今年籽粒
已收屯官奔命至于吐血矣屯不得成國將何
救言之嘆息

與曾商雲書

甲子

凡事不從辛苦艱難中做出亦無滋味凡人
從詰屈抑遏處做出亦無景况只論成與不成
世間亦無受用到底人于無受用處尋討出頭
是真受用也弟之前生已自了了弟之向去已
自了了無事不安其命鬚髯雖白心骨尚硬寒
風烈日猶堪一試直到白練練放出無些微存
留乃已耳商老知我此心當為掀髯一笑也

奉朱座師書

門生海上行田一步一惜約畧自何家園至葛沽楊家庄五十里可為水田不啻數萬畝旱地則無數有兵三千在手分布開河築堤盡成膏壤可省餉部召買即津軍津兵亦不至呼庚癸矣無奈為時局體面兩件動輒掣肘奈之何我今門生所屯雙白陶辛等田已成大圍以兵少止耕得六千畝葛沽亦築長圍以兵少止耕得

崇相集書四

三五

二千畝遺地甚多甚為惜之又雙白大圍外有八里窪每有淫雨滄靜諸水迸下田皆被浸今欲從此開至鹹水沽共二十四里開其土以築長堤即有淫霖水自滄州靜海而來者盡歸此河而洩于海自何家園以東之田永無水患旱地亦且無數矣前時以防海之兵屯田頗得古法而未大如門生所議又大而無兵天果欲困窮國家使諸公之見盡勦礪如是耶不寧惟

崇相集書四

三五

是天津海口名為大沽有兵船有水兵此誠防海者也葛沽乃在大沽內四十里雖有水營而無兵船空糜糧餉此處宜造一城以扼海喉從此入七十里始至天津衛海喉有城則天津衛之勢益壯外而大沽益有聲援各村皆有收保此方即為重鎮矣有計無施凡事如是方今兵禍未已糧餉艱難加賦生亂請帑帑竭調兵兵亂關上水兵刻糧各鎮兵丁行刻加以響馬縱橫愚恐禍亂即在眼前不從根本做起愈做愈壞掌兵者但曰練兵何曾練得一箇前日老師處處屯處處練之說乃是根本之談時見所迂不知其確是良畫且如旱地屯兵用功甚省總有半年可練兩不相妨安見屯之妨練哉大家子弟閒則為非況于聚四方無賴之人授之以殺人之器月不數操操不數刻散則花街酒肆呼叫鶯凌錢糧費盡則賭錢為盜勢所必至况

不操而養盜者耶今日本計非屯田決不能兵
非束兵于屯決不能練決不能去盜何也無賴
為兵汰則散為盜賊屯則因其力以開河築堤
能堪者可消其邪心不能堪者不汰自走走得
一人即補土著一人土兵食糧為盜亦少土兵
叅客練久亦精安見澤潞之卒不甲天下安見
充國之屯不成大功哉世皆分兵屯為二不知
何說也天下事皆于合處生奇不于分處生奇
崇相集 書四
三

易曰智者見之為智仁者見之為仁故君子之
道鮮矣學問不明故經濟不至知老師必不以
某為狂為誕也

與南二太公祖書

去冬幸謁武清行臺隨奉手教甚慰後聞老公
祖撫閩某宜脩治民禮啓賀緣迫屯事外阻內
搖幾不得措手身至四所督開河溝日夜不得
暇故奉賀獨闕而台駕南旋某雖奉特遣無一
輿一皂一兵一馬有司視之如郵符亦多
浮沉良鄉之教未之領也六時屯田以兵勢便
而餉足其他募屯亦得自主未有如某之買地

崇相集 書四

天

開屯而飛語猶四布者幸徼天時頗有收入以
工本計子粒大率倍以上畿東屯田儘可救國
若縱某手不患無効劉晏救唐只是商法以彼
其權猶畏牽制況不肖某我閩中地狹左山右
海徒偷其隙為田皆仰上四府之粟而邵武可
通新城廣昌時得其粟以益賤漳泉田少而仰
粟于東粵海上多盜無窘紅夷粟道益艱不驅
紅夷其憂不少福州田少而鹽筴所出豪商為

害海民甚苦盜與商哨為毒迫之且胥為盜此大較也張益州初到蜀兵食告匱令民以米粟易鹽逾月餉大足其在杭值歲饑捕得私販釋之或以為言公曰歲饑且亂亂未易定不少縱之使為生後將如何此明于大計者也畢見素加西路鹽課以抵加賦散海幫以得倍課不為無見其以天啓元年出西路商鹽得利十倍有願加引者閩之兵食無措只非一項可處近議

崇禎集書四

元

省官則福建鹽運司可省蓋福建鹽課不及三萬不及淮揚一商全設運司官吏之費無算東粵鹽課十餘萬僅一提舉福建課少而全設誠為舛也以某意但于福清海口鹽所自出之地設一提舉以出鹽計石而稅不問所往水口以府佐掣之又加稅焉鹽所自出之地既稅則各處之利收其全水口又稅則西路之鹽利縮其口則雖不設運司不立南臺幫不立東路幫而

鹽利固已數倍矣又于海上漁船稍加鹽課愚恐閩課且十倍而百姓無哨害無兵船害得自為生不得棄為盜而海上事益少矣此未易言也某向以條陳鹽策為勢家為商者所毒飛語四布謂某有不利鹽官之心交起為難此某所以誓不馳書當事以遠此嫌也聞諸人言老公祖毅然以閩事為意不憚炎蒸身抵海上日夜經畫所以驅逐紅夷之法至嚴至密昔沈有容

崇禎集書四

三十

以一把總能却退紅夷弭無窮之禍今乃迎之入城生其戎心得賂勾引之人梟之非過何也紅夷既據澎湖倭必來據東湧即不據東湧且與紅夷合而互市昔勾倭于日本今勾倭于澎湖故紅夷不驅閩不知其誰有紅夷無能止恃一銃能制其銃技無所施用兵以謀為主以簡為策以盜賊攻盜賊以亂止亂想幕府自有石畫也

與南二太公祖書

甲子

紅夷恃銳近則難施紅夷恃舟大淺則難施聞彭湖港形如葫蘆上有天妃宮此沈將軍有容折韋麻郎處也是時韋麻郎與高寒為市軍門遣官拒者三無如之何衆推有容有容方為把總得其通事撫之作兵裝直抵天妃宮折紅夷曰吾這裡有撫按無內監汝恃內監不得汝銳誠大舟誠高吾誠不能敵然吾船多委數千艘

雲相集書四

三七

聯鎖港口汝船能飛出耶即用銳打一船破一船補火藥有限吾船無窮恐汝枯死也韋麻郎點首沈有容易衣冠直上其船飲其酒韋麻郎即圖其像而去此二十年前事也今事已至此問一舊為海賊者云此不可以力破可以計誘彼方欲市陽為私市送火藥上其船火藥桶中用小竹筒藏火幸一發而糜爛矣又問一漳人云此事只可用間陽得罪而投彼者乘機圖之

今紅夷截海人不得為生但委土人之有心計者能了此事繇沈言則當不惜舟不惜兵力乘其敵而圖之此正兵也繇後言則當不惜餌不吝官賞乘其間而施之此奇着也兩着並用不必明登之疏法曰始如處子敵人開戶其機在乘地方之怒而用之然不可遲遲則各番蟻附吾力難支此番決不能以空口退賊凡所施設亦不必聞之朝事成而陳之可也始誘紅夷者

雲相集書四

三

法其一二以警耳目而後間可施心懷桑梓愛不覺其言之妄也

奉朱座師

承老師教示兵不宜坐坐則懶勞法即是練法切中兵情某足之曰兵不宜坐坐則懶懶則為盜練法即是去盜法也又示從來名將以奇寡取勝切中兵機某又足之曰古之用多者只以為聲援其收功得力不過精銳數千而已即多而未嘗不寡也近來兵以多敗中國以多兵困四方以多兵亂而猶嗷嗷召募此助奴酋而內

崇相集書四

三

攻者也可為流涕近畿盜賊只有二項一是南海子高景仕之黨一是兵丁若時時操練則遊手為盜者不汰自去隨以土之精壯有着落者補之則土客相參而暴客可少矣若分兵三百屯高家營據賊巢穴則勢必解散順撫書來以舊丁見與而猶疑于分屯則前疏不必覆只得舊丁亦足以慎防 勅印矣老師于兵屯見其合故曰處處屯即

處處練他人于兵屯見其分故動有抵牾亦不足爭也

議復通撫家丁書

不佞之請舊撫丁也非僭越也蓋以知州家丁原止百名後以餉廳丁併之而為二百該道家丁原止三百餘後以撫丁併之而八百有奇其後撫丁雖已調關盧道猶沿其餉數請補故通道之丁獨倍于各道者加撫之丁額而有此數也夫以州之百焉而倍以道之三四百而倍不佞奉特遣建牙反不得比于州道王然一身成

崇相集書四

三

何統體若曰屯撫無用家丁則當此盜賊縱橫之時無論 勅印宜護無論各屯倉場宜護萬一地方有事獨能恣然不問拱手熟視以聽命于不可知之將領乎則此數百家丁似亦不宜獨吝也况因舊撫之丁額用舊丁之餉額不煩設處不用增加有何不可若欲裁丁省餉則道丁之踰額者宜裁州丁之踰額者宜裁而撫額宜復宜裁者裁不失為節省宜復者復非名為

生事且 勅書許某招練兵丁許某招練而不
許某復舊物歟伏祈裁察而為之慮焉幸甚

崇相集 書四

三

屯議請裁書

一冬無雪明年屯利可知東南災傷明年漕運
可知盧觀察前後屯田無實各州縣所報屯多
罔關上之用物既弘而難供各倉庾之積又竭
而不繼高賊出沒無常兵又習盜萬一乘饑而
起不知 國家之計將何所終某此兩年掣肘
甚不得已為變體之屯稍收入矣猶有欲破壞
之而不肯容者獨政府疏及此其謀國之石畫

崇相集 書四

三

在外諸道惟張兵備春袁監軍崇煥加意邊將
惟趙率教而已張兵備之言曰燕建邊關草茂
之地皆可開種如假職便宜不虧軍不損民不
費本惟以職屬兵屯職屬田以出口採辦柴價
即可買牛糴種但恐拘于文法不究其成耳袁
監軍之言曰如今縱有衛霍之將不做營平之
事功亦不成但各將貪懦不利屯田恐以田核
兵虛冒不得趙率教亦被飛舌謂其苦士卒也

此兩道之言確有所見某欲以二道之言入告恐內無主持故以聞之台臺廟堂主意定則下可做手謹以數事請教

一廣屯地畿東荒地率皆馬房備荒備邊名色其好者豪猾隱占某特買其所吐棄者地既老荒用本開成與民三七分收而以七予民約屯十七八萬畝歲入可三萬數千石雖有利然甚少矣今欲某大興屯利莫若盡將此項與某料理不惟倍增屯糧且能為屯院增益糧額舍此無可廣之屯矣

崇相集 書四

三

一議錢糧凡民有地只納錢糧餘收以自養今某既盡子粒兌運又納錢糧是為二科况加力差櫃頭甚至坐為寄庄派以不解部之銀兩并不經開種之地亦徵其糧乎查得王府勲戚此項錢糧猶尚開銷况為國營屯今縱不開消合無盡將各州縣此項地畝見與肥瘠相兼荒熟

相補約定糧額若干應解科道者自解科道應解部者自解部決不可以為國開屯之人等于小民以克州縣囊橐也

一議屯本本出于官不免歲費今查各處窪洶葦草不用發本歲收其利若使盡入于屯即此便可為屯本且古人興事必有所做而成今之事例亦為邊儲然多不得實今捐助地畝者不假一朝廷名寵人孰為勸益救荒樹柳向嘗行之矣納運加銜向亦行之矣豈于屯田有所不可不開其門屯且不繼

崇相集 書四

三

一議水利地無肥瘠得水者強故水利為要然非有軍兵一一雇人費且不貲某今年繞得千兵已開雙港葛沽河堤七八千丈但以種田而中廢明年再加功而此方之屯可利矣至于俞慶甫至梁城所舊有河身或大或小或通或塞約長一百三十里嘗被水患今若開深開濶則

兩邊之地皆成膏壤且有一大利焉天津海運
出大沽經新河口至梁城所水行半月今若開
此河留陳家溝作壩令運船泊新開河口只須
搬壩安行以達梁城所從梁城所傍海抵關好
風不過二三日省新河口迂迴之費且省新河
歲濬之費船脚亦可省利 國不淺矣其役雖
大只須見在班軍為用以七八百金為鹽菜即
能成功也至于北方屯田只宜屯旱地工省而
崇相集書四
三九
得利厚不似水田多費也愚見如斯是在有心
國家者體察

答李給事書

不佞屯事千裡百阻至有面速其去而堅然不
動者非無恥也誠以從來國匱非屯不濟從來
禍亂非練士兵不克譚二華戚南塘皆練浙兵
以平浙康茂才葉文莊皆興兵屯以濟兵況北
人素勁 先朝嘗調出西南成大功矣今乃遠
募驛騷致生他變則不練士兵之過也又況北
地素廣 成祖嘗散三十六萬軍而畀之屯今
乃置而不問并諸備邊備荒馬房等地任其荒
蕪侵蝕而仰給東南截漕召買繁費不支則不
屯田之過也妄意欲為屯練兼資之法忍氣以
待阻厚顏以承嘲冀得一當而效于 國家今
後賢繼之終成大利耳去年屯兵已練今年內
丁亦屯且造教場新旗幟備器械時而操之頗
有端緒且開通海屯河以便海運亦及其半且
思開灤河令百貨萃于永平漸次可以達關外

崇相集書四

早

與袁監軍張兵備約興屯田以省運費不揣其愚以為此事若成是為恢復穩着且亦可以收天下之亂而不意其中奪也今舍稿事而事鼓鑄鼓鑄之利誠大然某以工部而取資于商恐不相應令某何以行事且某此行非獨鼓鑄也荊州為東西南北之樞洞庭大盜友諒遺孽出沒乎其中而楚地既饒米穀甚賤錢利既滋某欲乘便而屯且練以備不虞時而輸米輸銀于

宋相集書四

聖

此時而壯聲壯勢于西天下有變樞不動而可恃以安此不度之愚慮求所以報朝廷未敢輕為人道也今為台臺約畧言之更望時賜督教幸甚

答區羅陽

世之講學出口而媿心夾帶多也老先生無顯隱皆學口從心出故足貴耳戶部是一大講場真可救國家性命口說不得目論不得某向日一倉之任耳何足言然猶救得人者只是畫一不煩愛惜塵垢如自己精血而已當時再做三年必有可觀乃遽轉南銓每以為歎此官若自主事做起歷轉諸司做到尚書三十年間當為國家補益無限唐虞三代人物非是天降只是各職其職徹底不改如人手足五官各有定用故能成人若以手為足以足為手以目為口以耳為鼻尚成人乎故曰惟精惟一精者精此一者一此無非職無非事行所無事而底於成此亦古今之一大性命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其然豈其然乎秋初或得一謁大教祈辱而收之鑪錘之下不盡依依

宋相集書四

聖

答朱軍門書

罪戾殘生仰承照拂錫扁寵門損惠示德感激何已海賊猖獗別無他術只是巧用吾民在福海者刦而用之在南海者恩而收之刦者易除收者難測而皆有奪之之法總不出于用海上豪杰鼓用漁船一着當芝龍初至時能捐數千金以收彼中漁船令其魁自相統率與兵船相為經緯則我得其用賊不能收矣何待遠調兵

崇和集書四

四

船以嘗寇裁蓋以土人而敵土賊知其氣力所極伎倆所短長足以相當又彼中饑貧廣粟不來總以賊故乘其憤而鼓用之是亦一助也若福海之賊初至亦只數隻掠船既多分艚益眾遂至數十餘隻飛哨出沒捉人取贖海人不能營生其實每船不過真賊數人只是漁船無銃故為所併耳今若用海上豪杰乘漁船不能營生之憤鼓之殺賊乘夜飛渡出賊不意必可成

功正恐此法一行賊且先遁何也賊之虛喝不能當我實憤也往賊嘗有言我不畏兵船只畏汝兄弟兵兄弟兵者漁船商船自相為也況今公帑匱竭補造兵船亦難即有補造風弊難祛不能如海船之堅召補水兵不能如漁民之慣水仍舊不得實用孰如參用漁船之為愈哉參用漁船必須用海上豪杰自相統率人乃樂從若分配兵官不惟離心必至悞事何也彼不成

崇和集書四

四

為兄弟兵也故以豪杰而借用兵船資其火器則可以兵官而分配漁船則不可收我漁船不棄以資敵結我漁民可借以代兵用我豪杰可鼓而為將此所謂奪之之法也福建安危只視漳泉漳泉饑則盜賊廣漳泉亂則各府危今聞漳泉一女易米數斗矣恐益棄為盜賊也若稍通米禁一路即為收民之法亂而後圖費且益廣狂瞽之言自知無當臨楮不任主臣

與熊撫臺書

閩海數十年積弊盡被老公祖一札道破今日
狼狽已極若不從頭整頓聞不可為矣而整頓
之法當分水陸二路而海賊縱橫亦當分南北
數種陸兵仗與海不同陸用步騎海用艚艍
閩海風濤百倍揚子江惟以海為命者能安若
枕席否則必嘔吐僵仆故陸兵不可用之海也
海之伎倆善拋石善用火器善犂船善截上風
宗相集 書四 四

乘夜飛出大海出賊不意而擊之而大船隨其
後則賊不能支即海將韓白不過如此禦賊於
海易於陸難有真正水兵船堅器利時出汛地
外洋無賊不滅賊至登岸則地方糜爛嘉靖東
南之慘不能禦倭於水也當時戚南塘以陸將
成功俞大猷以舟師收閩廣之敝用各有宜耳
近來海賊猖獗皆因海政不修將非水將兵非
水兵船非能堪風濤之船明以海上汛地與賊

以海上百姓委賊雖至殺人登岸亦不肯報賊
之初來不過數船見兵船不敢出便捉人索贖
擄船為用擄強壯為役分艚出哨遂至滿海是
賊其實一船不過數賊餘皆被擄不得手持寸
木之人耳賊所索贖火藥絀毯五色布鞋襪絲
線猪羊酒而已火藥硝磺則有通番人買與及
兵船被擄不敢報官亦以火藥數千斤贖回亦
有殘兵被剝窮極無聊而為賊者總是海政不
宗相集 書四 四

脩釀成此禍及至無可奈何則歸咎於無餉而
已善乎去秋洪亨九之言曰只是無人不是無
銀有人則用皆著落不至妄動取敗今宜慎重
再敗則無救耳某每念其言老公祖天挺人豪
聲威遠邇號令明肅事事求實海賊聞風決無
舍舟入犯之想所慮近海州邑寨所便於出入
者倏然大搶而去耳不徒海濱受害也今賊船
既多兵船又脆其勢不得不用慣海民船欲用

慣海民船而無慣海民兵猶為無益欲用民船
民兵為我殺賊而先加騷擾苛責窮治有賊而
散耳勢必上下相通致生他變愚意此事須大
立賞格鼓舞民心凡有豪杰向前立功破賊有
効者授以官中鋒船破者官給其價人傷者優
給則人知殺賊之利不至自適又擇一廢將之
能者統之令之招集豪杰各相鼓舞稍假事權
給糧械隨機應敵如此則船與兵一時皆具無
崇相集書四

隨其後誰敢欺我今賊隨風出沒恐燒我兵船
搶我寨所故以目前應急之說進鄭芝龍受撫
未決聞城內有奸人密貽書挑其反側福海之
賊未除事可寒心所恃老公祖英畧潛機消此
巨慙耳柳生左肘答教遲滯罪不勝言外交趾
銳二乃友人臨安守林裕陽所貽者今附上幕
府不知堪用與否也

崇相集書四

四六

與熊撫臺書

海上事體已在老公祖目下所苦無銀不得副所欲為耳今試舉目前急務而後及處餉之法以取裁可乎諸賊近雖南下勢必後來彼以此為生理也賊自南來必道東西洛其地近於松下向為五虎遊汛地而不能守者遠而險耳今陳學炳募有松兵其首列陳叔銘等皆慣打賊者若募得二百名即得千名之用何也地近而崇相其書四 一四元

父子兄弟爭赴也得此一兵則南賊之來者或少矣今但募有百人其驍勇為富人役使者尚未肯出誠以其名下縣養保約起送三日可集不特可以禦賊且可以消盜此急着也賊自北來出則必道東湧入則必道西洋此皆小埕汛地近來北茭王崎湧被劫西洋失守也誠嚴令小埕兵船往來西洋東湧間賊至不報報而不遇者以軍法從事則賊之北來者無不先知而

陳有用等船疾馳而赴之一日夜可及也南北兩頭扼險之處既有責成而有用等軍視其所急與之併力海可清也此又急務也如此則水標兩翼不設亦可矣又兵以船為命其生死止隔片板船不牢利難以出海即如福船三十隻已出江上不敢出海者楨具未全兵力甚少也問其楨具所以不全之故則歸怨於督造者蝕工價又借節省之名以解咎也愚意此船用之大海則乘風下壓即為無敵之奇兵泊之內港則為無用之鈍物既經大費而不完其楨具置之無用誠可惜哉愚按防海船圖此船壓倭只關船力但不利於內港然則措備楨具使之有事出海似亦一急務也至於梅嶺未修柴敗船及大橋雙桅船統付趙將修理為急不必更委文官文官既不習船徒為衙役利事急則派鋪行為害甚大而船又不停當以兵將生死托命

之船付之不相關涉之人任其稽遲苟且使武弁得指以反唇孰與令彼自修造刻期勒完刻期出海苟不如令殺之何怨愚以此似為簡易直截之法未知有當否也又兵以食為天月初給糧得其實用月中給糧則費半月之息月尾給糧則費一月之息且賒米又甚貴况今出海極寒身無綿衣饑寒併至欲其為我效死難矣此非當日招募意也某極知錢糧缺乏然不可

崇相集書四

五

不急為處即擲撮以應毋失士心賊若合而復上士饑船缺坐費前功尤不可也近趙淇竹議以北糴商船寄糴兵糧十兩此最善策若乘此北路粟賤發銀三千兩寄糴歲至春稍便可增息千餘足抵海兵兩月之餉又若鏡灣看航館頭立漁牙北路沙埕銅山復牙以充餉不下五六百金壺江十石連江定海奇達北茭六處海民所認鹽課加商三倍而哨害兵害為毒甚苦

至於松下鹽販原許海民買用若令每船大者納銀六兩小者遞減歲計不下五六百金且西路南路商船往往被賊燒劫亦當出金助之至於海生學加一人亦不為穢布司差官舊為鄉官利運司鹽引及諸惡少獄情可通者許贖亦可數千金此尤愈於蚱蜢股取肉耳漳泉過洋稅且二萬彼地以此為生禁則閉之為賊此項似亦可開也至於各處禁米上三府之米不下

崇相集書四

五

以故城中米價騰貴宜檄上米下濟省城且改閩候二縣上倉本色照憑時價加折與軍留萬六千石之米於市庶米價可平此則某於癸丑冬力贊畢寶諸公行之而效者敢再以進或言柴販往北往南者每被賊打票不下六七千金若兵船護出令納餉八兩亦何不顧凡此皆無中生有不知有當否也伏惟裁察幸甚

寄張蓬玄

漳泉二郡以通番作賊為生理慣通番者得其大銳利刀堅甲以作賊去截各處通番之貨而入番歸刦各處通番之銀以聚眾因而流刦海船捉入取贖捉船為哨分鯨滿海乘間上海灣燒兵船入內港焚室廬而寨遊無一敢問者海政大壞以海洋信地與賊以沿海生民委賊也其以信地與賊以民委賊者將非水將兵非水崇和集書四

白奪怨深則起而思報賊有牆壁益無忌憚兵恨從賊則賊益得勢此漳泉諸賊之所以蕃也前撫不能了賊只禁米粟販船出海以為絕賊餉道不知賊之米粟皆打刦而得豈待接濟若待販船接濟則是買米作賊矣天下有是理乎上下不察以為消賊之法莫良於此不知米粟未禁之先芝龍船僅百隻既禁之後遂至千艘未禁之先僅有芝龍數賊既禁之後遂加林姐哥梅宇六七種絕賊餉道而賊益多者何也我屬禁而漳泉益饑益饑則益生賊我屬禁而芝龍濟貧之說益足以收人心故從賊益眾也當事不察接濟何物不查接濟何人而猥以加之米粟之商販不亦左乎夫接濟何物也銃藥賊所急五色綉布穗條絲線諸物用以通番猪羊酒菓海所少也凡賊捉入索贖必列此數並無及米粟者接濟之人即是通番窩主役使海

小船為之傳送於米粟販船何與哉誠急米
粟有搶與劫而已舊撫借此以文其不能了賊
之責而一切海政不脩動而愈悞禁行而盜賊
益衆兵船被燒者三之二矣兵被殺及叛而從
賊者亦且無算非新撫熊公接手閩將不可為
矣某聚族海上連年播遷甚苦頗知賊之情形
念無可告語者不意熊公虛心下問極意商榷
故極陳其弊而以精募海兵參用漁船之說進

崇相集書四

五

熊公大以為是遂托小兒募漁民用其頭目為
兄弟兵既精矣又苦無船而用賊已縱橫海
上又托小兒聯絡漁船幸海道徐公道至與署
督府趙公庭親臨海上鼓舞海兵漁船九月十
三日出海十四日即獲賊之先鋒十六夜又出
海十八日與賊大戰海之外洋漁船低小仰攻
其母船即獲勅賊許六等賊為之喪氣而撫公
且出海料兵賊遂遠遁而南矣是後中路南路

崇相集書四

五

報捷不絕即鄭芝龍亦報獲周黨皆以漁船取
勝矣撫公之料兵於海上也某親見其日一食
終夜不寢呼咤之聲不絕纖微之欺必察從未
料兵料器未有如此之精詳亦未有如此之精
力如此之用心者使有錢糧穀其調度海賊豈
足平哉今於無兵中募海兵無船中用漁船無
餉中百方樽節設處以為餉可謂難之難者但
其性善罵一事不肯假手於人又漳泉士夫力
為芝龍請餉而持之頗堅恐其間有不悅者要
之海事大壞之後非此公奮屬躬親堅持決難
振起在廟堂諸公當亮此公之苦毋挫浮議而
已閩之所恃在此公也徐海道才識心膽亦他
日中丞之料趙庭義勇慷慨留心海事調度兵
食鼓舞士卒有大將風而操守廉潔故能使其
下為之用命三公合而閩事可為矣獨芝龍桀
黠燒船殺將為多非為我盡滅諸賊不足贖其

罪今一挫於紅夷再挫於其黨李芝奇或能弭心悔罪效死乎不然天或者授我以漁人鷸蚌之一機亦未可知大抵元氣盛則邪氣消海政脩則盜賊退如使一賊起一賊撫作賊者盡得美官則元季張仕誠之禍可鑒也某家居海上與盜賊為難非保全身家之計且使寨遊側目海防脩船諸衙門側目其陰釐必多然而不避者誠激於桑梓之大禍不得不爾也近 旨閩

崇相集書四

五

帥不用閩人極為有見俞帥敗壞閩極矣今如置帥非其人且益壞見今署督趙庭揚州人也已著有功效如即用為大帥必能與撫公海道成功也小兒南中自有合做之官若為撫公所留日夜馳騁不能脫離今撫公亦置已有頭緒而固結人心通達下情與趙將綢繆門戶非三四月不能了撫公疏留亦出於為地方之公心如蒙 廟堂見亮寬其任期使得以事海中不然某以身家實施小兒以官價寇亦惟命耳

與海道徐公書

漳泉事體與福海不同賊出自漳泉者以百姓為勢家魚肉又困米貴故多從賊故處漳泉之法在收拾人心以散賊黨福興若南賊為害在扼險要以折賊鋒賊南上首犯南日次則海壇又次則東西洛三處皆賊所必經之地三處着力則賊亦破膽今松下扼東西洛最為得策而海壇遊舍觀音灣而徙入鎮東不當賊衝則此

崇相集書四

五

遊為空設矣南日所恃者吉了漁船漁兵前陳奮等以家財出船殺賊正可鼓舞在彼處用乃誘之造福船鬱抑而死於水近又為虐弁殘賊激變則吉了人心稍變矣今欲控扼險要折賊首鋒仍須固結吉了人心除其虐害民乃可使也海壇下接南日上接東西洛其地亦有漁船鄉兵可用該遊若出鎮觀音灣則上下聲息相接灣中可泊船數百艘用力把截賊亦不能徑

上君但靠松兵扼東西洛而海壇遊總任其內
居吉了人心不行固結亦非萬全之道至於北
路以防北賊亦有三要臺山遊宜出臺山不可
長住沙埕小埕兵宜扼西洋不可退居定海各
於汛地扼險賊自無安然着足之路矣伏惟台
裁冬米踊貴不惟憂海且憂荒也奈何奈何

與朱未孩書

向慮福海今北焚沙埕見端矣初賊以十餘隻
嘗北焚不利即去招船不半日從東沙白犬東
西落飛到者二百餘隻而北焚燬獨恠賊所散
處皆小埕五虎汛地水標所往來海也何以不
報使得呼吸聚集如此且有大有大可賊者春汛水
標左翼船被賊搶遣兵金勇送火藥二千斤并
銀贖歸竟不報官今賊暫北秋後風轉復來來
崇相集書四

則福寧殘兵作賊者且與之合恐定海梅花且
為中左續何也水標小埕五虎諸船不堪當賊
也其不堪當賊者何彼原不諳水故以汛地與
賊賊至不報民船被掠則閉目不救兵船被搶
則以火藥贖其弊非一日之積也以故小賊釀
為大賊今以海事責成寨遊必無幸矣計莫如
選用廢將厚募海人參用慣海之漁船商船大
揭告示募海上豪杰能殺賊者不次擢用决不

使寨遊冒匿其功又松下藍盤瑟江人間亦作
賊收之足以殺賊且銷賊而賊勢漸孤矣所以
必起廢將彼曾經海戰熟風濤且知賊情非若
今水標寨遊一無所用也水陸異宜海將非可
以騎射選嘉靖歲倭登陸攻陷郡邑故戚南塘
得以見功若樓船洗海則惟俞大猷秦經國兩
人近則沈有容而已今賊勢如此寨遊如此不
為改絃福海之禍即在眼前不可不深慮也撫
崇相集書四

公雄武不群明公識畧邁等必能滅賊望於海
政大加振刷如海防館書辦百三十餘人加前
四倍何用寨遊把總向在自水哨拔用今悉從
軍門聽用補出兵部除授往往以極不諳水之
人用為水將此其所以多敗事也某聚族海上
禍患切近近作罪言觸尤必多知明公深心大
度必不以為非也

與王運使書

向在天津得覲芝宇邀福照臨海國苦以足疾
不獲趨謁僅一投刺而已心實歉然希老公祖
鑒而恕之也竊惟閩之鹽筴與他處不同正課
不及三萬興泉漳三郡近海而無商幫福之南
臺乃借西引永福認課乃用驢馱肩負之餘鹽
而不下場支鹽凡以因地制利而已自奸棍告
立福海六幫而海民重困丙辰歲壺江一湧男

女賣至一百四十人妻賣至九人不佞惻然以
告當事鴻民情愿每年認納商幫三年之課當
事許之者以舊例無海幫而商課又甚微百姓
之認課利厚也遂聽用海販之餘鹽蓋亦倣興
泉漳三海郡不幫之例又倣永福不下場支鹽
只用驢馱人負餘鹽之例也當事又議以閩安
鎮外為海民認課地不許哨船出海哨船出鎮
一步者論罪今立禁牌院道明文可據也近采

官府不知前事聽信哨夫乘夜出海妄捕海民認課三倍之鹽其害不可勝言萬民置置莫知所訴課則責其三倍哨則毒害如故若然則課何所出乎不佞竊念海灣認課以來課加於商者不下六七千金不知此項進之朝廷乎益軍餉乎抑擲別用乎既厚得海課之利而又以哨虐之滅院道之明禁徇惡之縱橫此等情形竊恐未徹台聽耳故囁而陳其本末并海灣

崇相集

書四

卷三

幸甚

與方伯朱公祖書

當事禁米以為省城某敢言地禁我顧有禁不必地而可以通法之窮以救閩連長福沿海十餘萬生靈死命者老公祖亦欲聞之乎蓋今禁米禁其出閩安鎮門耳而鎮門外十餘萬生靈鱗集海上海田少而往往上仰粟於洪塘南仰粵北仰溫台福寧今粵米為賊扼矣洪塘米又為官禁止有北米一線使得糴以自給則其生

崇相集

書四

卷三

聽信合力查措備荒銀二萬兩畢公又有心計
次年以銀抵軍糧留米於倉又以米易腐令上
府諸邑應上本色者以粟代米上倉蓋至陞任
之日積粟且十萬石留為數年之用此真善於
籌國者今改折已遲矣能買米於浙乎不然稍
開福寧之禁以救諸邑海民免其犯禁於洪塘
抑亦可也夫禁米者能禁米之出不能引其米
上屬禁一行各處效尤溪米不下即省城亦坐
困不獨海民之無天也惟趙公祖裁察幸甚

崇和集書四

奎

與糧道朱公書

前以改折請裁以畢實二公行之而效也隨承
台教未敢遽答者知台意以實倉為重然而攬
納戶自是日高其價每石本色索至一兩四錢
餘矣其以米進者索至一百九十斤夫市米一
石價至九錢倉斛每石不過一百三十斤今索
至此民何以堪然使軍受實惠猶可言也今倉
米領出發賣每石八錢而已民重困而惠不在
軍攬納之為害如此近聞趙公祖許放二惠軍
糧而敝里合北嘉登越在鎮外上糴禁阻曾費
德心矣况今新兵驟集月用九百石米將安出
二里百姓情愿每石本色備銀一兩兌軍二月
應放之糧免遭攬戶魚肉而軍受實惠加於放
糧莫不欣愿愚意改折不可而兌支以利軍民
獨不可乎且新米兌支舊米留倉則倉亦未嘗
不實也伏望權輿隱特批合北嘉登二里本

崇和集書四

奎

色三百六十石准與見兌他里不得引以為例
則既不犯改折之禁亦可存舊米實倉其與畢
見素以銀代糧放軍以抵官糴同功比德矣愚
竊唐突皇恐無地

崇相集書四

宅

與馬還初書

去冬今春曾有二書談海事想並徹覽頃見熊
撫臺書云部咨催覆大疏欲明不佞父子微勞
甚愧且非愚意所欲何也梓里積禍自當鄉官
出力况明知海上利害豈可惜言除當事不相
聽則已矣如虛心下問不悉心以告悉力以從
事是秦越其膚體而同於寒蟬也若以此為功
即如家人被盜大聲疾呼亦何誇以為功哉且

崇相集書四

卷八

同是鄉官愚言見聽亦蒙諸公贊成之力念獨
功歸一人斷乎不可且某所策海事前何以言
言枘鑿今何以言言有效豈非聽而善用者之
功乎於言何與昔介子推恥貪天功甘心滅跡
魯仲連聊城一矢辭封自述田疇忿烏丸賊殺
其郡冠蓋引曹軍間道襲虜終不受封古非人
耶况黠賊伏驚窟穴紅夷諸賊猶在廣海軍需
無出扞禦之備未寧愚父子方日夜焦慮與其

以下原缺

功必當與其罪智者不為也某年已七十三手足拘學福兒十七醇篤而質魯理兒十四軼宕而懶學今身為之伴讀寸步不離新作太虛菴前一亭誓言沒齒何暇問世之浮榮耶既無所需於世焉用薦揚業已力辭撫臺亦願還初再勿提起此乃是骨肉真相知也

崇相集書四

完

答金遊擊書

明公慮我舟不及賊船三分之一十圍五攻兩無可恃某更慮彼主我客予賊以便又慮將吏不相得授賊以瑕又慮間諜潛在軍中口同心異而我不覺也今日所恃惟撫公天威撫公之勤心海事可泣鬼神耳不然未見南征之利也抑某又有疑焉福建精兵皆出漳泉如浙直之稱義烏也今何以無一人抗賊今此海兵乃南賊歷年斬艾之所餘蒙撫公收拾訓練毛羽完僅足自守今乃驅而南征豈漳泉漢子皆已從賊耶以我新集海兵而當二郡積憤之賊加以三大瑕累一折則全海震矣何也今日所恃惟此兵也明公為撫公肺腑其得失所關甚重但求保全此兵無使福海喪氣一跌不復振也則鄙人父子之百叩以請也亦聞郡士大夫之所僉禱以請也

下報者也仁者送人以言不徒能仁其言固不足

崇相集目錄

志記

文廟歷代崇祀志 新舊學碑圖記

助工碑述 杏壇亭記

歲亭記 省牲所神厨神庫記

名宦祠記 鄉賢祠記

觀德亭記 教授衙記

峽江鄭侯觀瀾書院記

李暉如重修黃鶴樓記

崇安文昌堤記 長樂復脩學宮記

散幫認課德政碑 梅與呂公橋碑

長溪張侯德政碑記

新設永生洲參將記

督署文書櫺記 具嚴亭記

倉院南公署記 廷尉署東亭洗竹記

潭陽汪侯德政碑記

遊蒲記

西山紀遊

海遊記

謝洞記

竹園記

古松禪林記

游龍潭記

崇相集

閩縣董應舉著

文廟歷代崇祀志

按潘巒禮樂志編次釋奠儀冠以國朝事例古皆不載尊時制也是矣是矣雖然孔子萬世之師也歷代帝王雖夷狄閭位莫不崇仰其間褒祀典制雖時有得失要之漸極於隆絕不觀其所損益何以知明制之大得也爰采舊聞

崇相集

著之篇以為監古崇今者採覽焉夫聖人者萬世之元命自古帝王君相顯者衆矣各因時立政救弊維衰功之所延多者不過七八百年更革則已未有教萬世祀無窮如吾夫子者也夫子生衰周之季天地否塞世莫能宗以奸者七十二君道循循無所試至於伐木削迹畏匡微服窮矣然退而定六籍斟酌百王垂微言為萬世經後有作者繇夫子則治善安全否則亂下

至氓庶一日無夫子之道則群類息是以歷代崇尚雖當板蕩鼎沸之秋奸雄異類竊據偏主無敢不虔於以見吾夫子之道大而遠故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夫子生不能安其身於一君一國雖見行可於魯莫能終及至晚暮在魯十餘年終始阨於季氏莫之用徒謬尊為國老數問得失而已哀公十六年子卒乃誄曰天不弔遺一老俾屏余一人策輶予在疚哀哉尼父無

崇相集

自律為立廟舊宅置卒守焉生不能用死而誄之晚矣稱余一人非制也君子是以知魯之不復興也周衰秦興儒道灰稿至漢乃厝憲自高祖十三年過魯以太牢祀至其孫孝武帝始表章六經後世知尊吾夫子自此始其後元帝始詔太師褒成君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平帝始謚為褒成宣尼公光武破董憲還亦使大司空以太牢祀明章東巡皆詣孔子宅致祀而

章帝尤殷虔云章帝元和二年過魯親祀孔子
及七十二賢作六代之樂御講堂命皇太子諸
王說經帝升廟西面立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
帝進爵而後坐大會孔氏男子因謂孔僖曰今
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乎對曰臣聞明王聖帝
莫不尊師陛下親屈萬乘崇禮先師增輝聖德
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安有
斯言遂拜僖郎中并賜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徙
崇相集

三

遷京師而七十子之得從祀亦自章帝始和帝
封孔子為褒尊侯安帝過魯率循元和之軌雖
以桓靈不肖然猶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掌禮
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
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靈帝元光元年始置鴻
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畫像以祀自
靈帝始魏文黃初詔起舊廟設卒守如前晉武
泰康二年詔魯國四時以三牲祀元明成漢皆

釋奠孝武釋奠於中堂以顏子配宋高永初
詔魯郡脩葺墳廟北魏道武胡人也然南伐至
鄒山亦以太牢祀孝文太和間親脩孔子祀拜
謁改謚文聖尼父又封其後為崇聖侯拜孔氏
四人顏氏二人官復給邑百戶北齊天保間制
春秋二仲釋奠於先聖先師以時脩葺祀廟梁
元帝承聖初於荊州初宣聖廟自圖畫聖像為
之贊書之時謂三絕南北五代之際多故矣而
崇相集

四

崇祀不廢及至隋文天下合為一開皇中贈孔
子為先師尼父以周公為先聖南面孔子東面
命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至
唐貞觀初房玄齡議請別祀周公尊孔子為先
聖顏子為先師配焉詔從之四年始詔州縣皆
立孔子廟四時致祭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
孔子之正南面與偏祀於天下郡邑學也則唐
太宗始也其後尊孔子為宣聖尼父親幸國學

釋奠令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又令皇太子釋奠
皇太子為初獻祭酒張復胤為亞獻光州刺史
趙弘智攝司業為終獻令弘智講孝經發明忠
臣孝子之義至貞觀二十一年始定釋奠儀以
祭酒司業博士備三獻詞稱皇帝謹遣某官行
禮為永制云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而
長孫無忌等言漢魏以來取舍各異孔子顏子
互作先師周公尼父迭為先聖貞觀中親降綸

崇相集志

五

言正夫子為先聖若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
祭乃詔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為先聖如故至
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還幸孔子宅親奠遣使
以太牢祀墓置卒守衛並蠲其子孫賦役其後
追祀孔子為文宣王以王者褒冕之服衣之樂
用宮懸舞用八佾又定祭期春秋二仲上丁夫
子之追王也與夫二丁之定祭也皆自玄宗始
德宗釋奠詔自宰臣以下畢集每歲說說上所

自署名署畢必北面肅揖至給戶使洒掃林廡
禁樵採則歷世莫絕云五季不造血戰五十餘
年後周高祖至凶暴然猶感夢下拜高祖廣順元年親征
慕容彥超於宛城將破矣夢如有人被袞冕狀
甚異者入城道取委巷直夫子廟駐而瞻像如
夢感喜下拜遂幸闕里廟奠登墓皆再拜或言
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
則安得不拜宋祖龍興五星奎聚建隆三年始詔立

崇相集志

六

十六戟於文宣王廟門樂用永安之曲其後太
宗太平興國中特免孔氏子孫庸調端拱初駕
幸太學祇謁畢臨升輦矣命有司張幕設座詔
博士李覺講周易之泰卦至道三年賜太學御
書六經大中祥符初真宗幸闕里謁廟有司以
帝人主也議止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
之意又幸孔林以古木擁道降輿乘馬詣墳拜
奠又欲追崇孔子以有司議格於周稱王而止
遂加諡至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纥為齊
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伯魚母孫官氏為鄆

國夫人孔子父母之追封也。又自宋真宗始二
聖人加宣聖冕服九旒九章。極主始用玉。其他
賜與給領帶加於前。與仁宗即位三幸太學。用
禘祫故制。禮樂退。閱七十二賢贊觀東序禮器
賜孔氏全監書宋興百十年之間。文極而熙。培
育真儒。濂洛關閩之傳自此作。神宗朝始詔以
孟軻配享於顏子及荀況楊雄韓愈。從祀新
法行。即廟戶亦減削過半矣。哲宗初幸太學。一
獻再拜。其後凡三賜田。勅守廟戶五十人如舊
法。而廟像冠服制度之別於諸賢。則徽宗實令
太常考正之。冕用王者十二旒。袞服九章。圖賜
天下州縣學使式。又御書大成殿額。賜闕里及
正聲大樂禮器各一副。增廟戟至二十四枚云。
嶠南渡播越。孔氏孑族如衛矣。高宗紹興間。
始法孔圻襲封。賜田以祀。其後幸太學。駕止太
廟門外。登降步趨。執爵灌獻已乃御。敦化堂額。

證樂育之意。南渡初。建以文守之。蓋至寧宗
慶元間始定。孔廟為中祀。詔州縣長吏諸當獻
官。非有疾不得輒他委。其後周敦頤程顥程頤
張載朱熹張栻呂祖謙在理宗朝。並加爵從祀。
而孔鯉邵雍司馬光以度宗咸淳間祀。宋儒當
代從祀者凡九人。遼金汴元皆拔跡。墮落道喪
世矣。然知有孔氏。蠲賦給田。置守遺奠。時有之
金大定中。加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而顏孟
章服皆用九。奏歌陳樂。並依開元故事。丁祭執
事諸儒之變常服。則自元世祖始也。是時中書
省言祀孔聖。用王者禮樂。衣冠南面。坐天子供
祠。而二丁執事不變常服。於禮未宜。宜準漢唐
祭文廟。享社稷禮執事者皆具公服。執手板致
敬。從之。成宗初。勅到任官先詣聖殿。方以次詣
諸神。著為令。其後又祀夫子為大成至聖文宣
王。父為啓聖王母為啓聖太夫人。太元延祐亦

遣官齋金幣宣祭至手香加額以授所遣者則所謂夷狄之有君者乎盖用夏變夷者取其意中國折之禮禮於師與君父並雖天子弗敢臣爵弗可得而加也見必以菜為贄明潔也故祭於先師謂之釋菜其重者謂之釋奠釋菜無樂釋奠有樂無尸不可為象也禮莫大於祭祭先聖必用四代禮樂記曰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備酌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

崇相集志

九

肝周祭肺備味也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周尊也備器也拊搏玉磬指擊大瑟中瑟小瑟大琴小琴備樂也自畿甸達荒裔聲教所暨必有學學必祭祭必備禮樂雖三代聖王顯相秩祀未有若斯之隆者或曰夫子生不得位沒而王祀為道德食報故玉麟吐書曰素王生定之矣其說弗經儒者故弗道大抵平世右文亂則否祀典隨世盛衰莫能

一久而益崇亂而不殄損益相受文質相及要其當非天下之至聖孰定天下之大經洪惟我太祖手滌日月重造乾坤雖倥偬兵革中如江淮如南昌皆先謁孔廟洪武初元即傳制春秋二丁釋奠丞相為初獻翰林學士亞獻國子祭酒三獻每歲降香必於正月盡日又遣使祭闕里蠲其子孫賦給洒掃役戶百四年更定祭器禮物各置高案遵豆簋登鉶悉用磁牲用熟

崇相集志

十

樂六奏擇監生之端嫺者與文職大臣子弟之在學校者習舞五年暫罷孟子祀尋復之曰我聞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配也六年學士詹同樂韶鳳上釋奠樂章定舞六佾大宗伯牛諒上禮儀制皆可七年仲春上丁日食改仲丁仍降香如前期十四年文廟成遣官以太牢祀祀神主不設像上遂視學釋奠其明年始詔天下郡縣學通祀

孔子預釋奠儀十七年議大成樂至二十六年始頒樂器於天下郡學州縣式焉二十九年從行人楊砥議罷楊雄祀進董仲舒先是洪武初年宋濂上夫子廟祀議大畧謂遷神南面設塑像皆非古况雄弼遠預融不當祀回參伋坐堂上其父列食兩廡間非不先父食義大成樂襲用漢魏雜律為亂世之音又周立四代學學有先聖取佐先聖成德業者為先師配焉此天子

系日集志

上

立學之法議入濂謫矣然國學成竟亦不設像而雄亦至是黜豈亦有味其言哉

成祖永樂初遣官釋奠其後四年命議視學儀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宜服皮弁行一奠四拜禮釋奠四拜乃自我

成祖始十四年又遣祭闕里其後

聖祖改元必遣祭闕里宣德則太常丞孔克準

禮闈無皆用太牢祭凡九壇正統則趙司業琬祭則侍講吳節以香帛往天順則孫昱往弘治則田太常景賢往正德則張主事潛往自嘉靖而下亦莫不然至從祀先賢名爵位列天下諸郡邑學一彼一此正統元年始刊定成書頒示以式二年又從群臣議進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

系日集志

上

鹿兔以羊榛棗以上果八年爵元吳澄臨川公從祀蓋輔臣楊士奇請之也景泰六年以國學兩廡祭品儉薄從太常請增豕四棗栗形鹽為斤者各五十黍稷為斗者各二南國子並如例成化元年幸學始加牲用樂二年追爵仲舒安國沈德秀各為其地伯其後十二年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聖神廣運帝如元制十二表冕籩豆數如之僧八又言古者堂上

鳴球琴瑟堂下笙鏞祝嘏兩階干羽今干羽居
上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尚書鄒幹駁
之以聖神廣運乃益贊克之辭不若大成至聖
之為有據廟像仍元舊故有冕旒原非國典遵
豆舞佾數有成憲在不敢輟議

上曰尊孔子朝廷盛典也遵三舞佾宜如其請
明年遂增八佾十二籩豆遣翰林學士王獻告
闕里弘治元年三月將視學吏部尚書王恕奏

崇相集

志

古者始立學釋奠用幣於先師今

上祔登大寶正應此經義且視學籍田

列聖即位止一行無再舉者理當從厚今籍田

祀先農用幣三獻且勅所司齋戒省牲而釋

奠獨不然似太簡宜準祀先農行奠幣三獻禮

詔下禮官議以為報功釋奠宜用幣今二丁所

行是也若天子幸學止於行禮不必用幣且古

釋奠無四拜者而

成祖親行之崇隆已極自成化加牲用樂遂致
紛紛今恕欲準籍田禮恐非洪武舊制只宜加
帛齋戒具樂不作為是

上遂詔尊先師當以禮成化間既有其舉之不
必更孔子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為分奠餘並
照永樂儀其後八年封楊時為特樂伯從祀蓋
從閣臣徐溥請也先是國子祭酒謝鐸言時在
宋首請廢安石新經息邪放淫有衛道功宜從

崇相集

志

祀吳澄忘君事元宜黜以格於尚書傳瀚議不
報至是溥舍澄不言特進時故見從焉十二年
闕里災遣李學士傑往十七年建闕里廟成

上親製碑文勅大學士李東陽祭告正德初亦
視學遣使取三氏子孫赴京觀釋奠禮嘉靖改
元文治維新則有輔臣張璁議正文廟祀典請
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四配為復聖
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自

十哲以下及門諸弟子稱先賢自左丘明以下
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封爵存振去黨罷公
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
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祀祀遽瑗林放鄭
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於其鄉進祀后蒼
王通胡瑗歐陽脩改大成殿為先師廟門為廟
門祭用遽豆十舞佾六六以別郊廟其在諸郡
邑學遽豆殺其二舞止六示別於國學又請別
崇相集志

五

立祠祀叔梁紇為啓聖公以無繇點鯉孟孫氏
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稱先儒
上皆從之其說蓋出於吳沈立濬程敏政謝鐸
發寅亦稍稍用宋濂之遺云沈濬著論以夫子
作春秋削僭王斥子路以門人為臣為欺天必
不欲身為王文宣大成謚皆不稱且設像近於
夷教非其形甚不便敏政鐸在弘治間條議無
繇等廡食嫌於子宜別立啓聖祠令與孟子父

配程朱父及蔡元定皆宜從申黨冉何家語不
載伯寮愬子路疑非弟子列且登正諸不當祀
及當祀者其說甚詳皆格於禮官議報聞及璉
得君盡行其說而益推擴之

上亦御製孔子祀典說二頒示群臣事在嘉靖
九年中其冬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十年
二月丁巳釋奠初祀啓聖公夏欽定文廟樂章
舊有曰宣聖聖王者易宣以孔易王以師於是

弘治志

六

從來尊孔子非其道及諸陋習嫌疑累朝
列聖所未及更者至此盡洗矣顧自國初至
嘉靖垂十世百七八十年儒臣從祀未有聞弘
治間言官以薛瑄請或以瑄無著述已之至隆
慶五年韓楫等言瑄本朝理學第一雖無著述
其居敬敦踐無愧宋儒宜從祀從之嘉隆間亦
欲進王守仁陳獻章胡布衣居仁者遲徊至
今上萬曆十二年始定其後二十二年湖廣巡

撫郭惟賢又以宋儒周敦頤首開宋諸儒之統
今程子父珦朱子父松皆從啓聖祀敦頤父輔
成未宜獨闕請如珦松例祀於啓聖祠三十年
國子祭酒沈淮請祀延平李侗制並曰可
承學董應舉曰舉觀嘉靖中文廟祀典集議
甚執其得禮也洪武初正天下山川神號去
爵從地從方不飾不瀆

世廟蓋師其意其他多所釐正非

聖明孰能定之故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
作禮樂焉子亦云祭之以禮世儒小拘牽不
究觀三代神明之道在三之尊仍謬襲舛以
悖為尊待其人而後行信然哉信然哉

新舊學碑圖記

郡學自宋蓋四徙而始考於番山知軍章案尸
之歷有啓建元季燬焉洪武初征南廖將軍仍
闢故址漸次脩治正統景泰間督學彭公珣直
指楊公進再割鹽倉地拓其東天順八年脩學
則巡撫葉公盛勒圖碑陰亭焉用示有永其界
則東抵鹽倉牆西抵承宣街民舍界以壕牆西
下即界故嶺東道橫牆五百四十二尺自北壕

崇相集記

六

牆抵官街縱凡九十六丈五尺舊制文廟展番
山廟後為壇講堂冠以雲章閣遂夷番山為亭
名曰九思而燕居亭在番山北東以碑亭隋其
垣名曰貫道其東為啓聖祠東下為教授衙庫
所庖福膳堂而文昌仰高二祠從而列焉其西
為射圃圃外為學倉場久之田失倉廢番禹縣
借為倉其上學地遂沒豪右矣萬曆間倉場地
又改錢局局廢而外學諸生舍其中歲庚子教

授董某考圖知其狀入白督學袁公公奮曰烏
有官墻地而尺寸可損者乎遂檄府按圖復焉
原侵者以歲久賞其罪所餘殘屋給其直脩之
為齋為堂廬為號舍亭其下為射所前為鄉賢
祠其東則復仰高祠以祀名宦遂新教授衙於
故址及諸朔置恢復一循碑圖之舊凡為役三
十有二皆郡司理督學公及諸縉紳士民之義
所餘文廟啓聖祠尊經閣則得請制臺而直指
李公實發鉅金成之克費前功蓋自嘉靖庚子
重脩抵今適一甲子云

李相集記

十九

助碑述

郡學脩自嘉靖庚子抵今一週就圯矣而番山
諸祠亭為甚屬某事事始至入謁則墻隤其東
馬牧於祠碑亭廢而燕居箴亭將壓其他地墜
甚多懼職之不任迫於公帑不敢請一日府署
陳公三槐謂某學中有可脩舉者乎某唯唯又
問對曰有之顧其力未易為言其狀公曰吾責
也乃發百金為資且饗士士聞之勸此百年一

李相集記

三

時敢不效則奔告其邑之知義者自縉紳而下
若千人簿署所捐金凡五百有奇遂以請之叅
政盛公萬年司憲余公夢鯉督學袁公茂英皆
報可方鳩僦工袁公笑謂某子乃為是然學已
美乎對曰未也學之西偏失地三之一公曰吾
責也即勅有司按圖清復遂欲力振規制正禮
考樂圖其備且助之金某益凜凜不任乃召諸
生擇材校工各告厥成遂作燕居箴亭碑亭三

廟東西牆於後地界於西隅完於隙穴平
於雕甍遂及神牌碑座神祠廟車后座神庫神
厨省牲所藏像三山司府三廳致和談經三堂
分教教授二衙樂櫃樂器公座几筵扁額之屬
無不悉備凡用金八百零九兩有奇前所收不
足則府照林大東番丞林耀訓導蘇一敬杜應
奎各有助餘則不佞嚙嚙成之是役也不及民

王

不駭市物力惟良物直惟平藝事惟備課督惟
勤雖諸生家所自營亦若是已矣前此脩學
無可知大率飭近者易經遠者難計經遠於今
權採二府並作之日尤難非上藉當道下藉縉
紳民之義三子之力懼不終矣是用述之
於誌前歲歲曰子軍事不廟之先而先其後且
知清何居曰細易忽後則履跡罕及故先之者

卷之六

德慈寺壇碑舊在燕居前自歲亭建而杏壇前
被賓面論堂教官坐臨其上母乃甚於曾子所
謂疑微夫子者耶恐非千載北面者之所安所
是師謀卜之番山稍恢前制縱廣各十六尺有
奇高可尺十三表柱以石盤結而上佳木異草
茂蔭挺列取燕居偏小影有顏子從者奉其中
月再禮焉舊碑表其後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王

止過此者其有思乎夫夫子之生也木且見伐
至不能全其跡千萬世之後乃取其一時邂逅
講論之所而模擬之以為壇雖至不肖毋敢嘗
以為非使夫子今而在又不知何如耳噫斷斷
東魯時豈乏人獨顏子殆庶親發聖心蓋至欲
從末由之嘆即諸子所得瞠乎後矣亦步亦趨
樂獨其追隨之跡即使千載而步千載而下一
孔一顏禮不杏時不周真心獨復從事不違能

無庶乎故曰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杏壇沂水何
之而不春風亦何之非是也吾故揭以為世之
希顏者告

箴亭記

箴亭故杏壇址也嘉靖間改創縱廣各二十四
尺有奇稍偏西且置箴碑地上明明聖謨俯而
視不敬今中其位如燕居址高半尋方拓四尺
枚實其亭上格下磚負碑以趺承趺以座前後
沓階屬之庭周以翼路行者避中讀者聳敬語
曰畏天命畏聖言某其敢忽諸亭成凡為柱十
六檐若梁枋角飛泉龍骨馬嘴灣魚馱袋斗拱
拚爪窓格板瓦磚之屬各若干工若干為費二
百一十一兩零

石碑其一則成化間參政舊梧吳公獻臣脩
理諸亭碑也公前在廣加意學官以碑被
六年後行省於此再尋厥功人為建碑立於
箴亭予洗蒼鮮得之以宸翰不可恭也亭
峻移其碑於路左使過者明知焉噫公當
遠時身且不保安與知學而竟之復跼成
公而在額為
執鞭欣羨矣

省牲所神厨神庫記

禮下祭前一日有司具樂迎牲教官率子弟吉服俟於廟門之外入自中門導至省牲所有司省焉重其事也不知何年禮廢而改為齋衙父之不利而所并厨庫並廢矣僅存湏室庫後居焉某至而牲省於他所思復其故遂作室五間中省牲旁貯書籍左右為厨庫湏室如舊而治其東為文昌祠計費五十七兩有奇遂視祭器

官刊

五

治樂櫃修整琴瑟笙簫簋植彩飾之類子曰祭如在以某不肖而於宮牆敢或不虔嗣我者飭諸

名宦祠記

國初廖將軍祀廉吏於論堂東天順八年葉公威建之文廟之左合祀十賢八賢二獻東坡暨諸名宦鄉賢顏曰仰高又為作賦作詩詳其實於麗牲之碑其慎也如此嘉靖間分祀鄉賢於廟西後乃據仰高為齋衙而二祠且移番山後某至拜謁神主無半存者者舊園欲復而止者三身自避舍祠鄉賢至九月初始復奉名宦於

官刊

五

此而稍稍脩葺之虞其久而齋也為築土座建拜臺於前費凡三十兩九錢有奇蓋皆前督學袁公茂英所發助而諸生何大襄督焉於是葉文莊當日崇仰風示之心得以不廢噫燁燁俎豆千古流聲彼何人耶昭茲彝典揭前脩而勸來哲使不肖者仰而思俯而愧愧而有所不為是先王之教也或曰民譽可媒食報多濫然終不能勝千萬世之口實

為之猶賢

鄉賢祠記

噫是嘉靖間所建鄉賢祠哉彼其至德豐功表於南土入其鄉見其子孫猶戀戀況其祠乎祠而據處之不知始自何年乃復則自今日始正月朔吉教授身避舍西廡外率子弟迎入而篤周郭先生實委三金為鄉賢子孫倡業為垣於堂中土座三尺明示人以不可更而次第脩葺考正神牌令如制尤不無待於諸為子孫者耳

崇禎集記

三七

舊祠有石爐神几聞亦篤周先生為之噫安得人人如郭先生遯念本原大為興飭使俎豆有嚴煥於前觀者耶原二座前座尤壞及今脩之尚可省費不知竟將何如其旁宮牆南向者府朔望更衣所也與三司廳并諸處係本府陳公三槐脩建

觀德亭記

古者選士必射於澤宮其教至詳國初士得第於鄉者三日射凡學校有司月再射頒之儀式蓋復古尚德之宏謨已學西射圖自廖將軍宋御史一再闢久之而廢其下為今鄉賢祠莫能尋其跡即欲與諸生講男子四方弘矢之道無所矣爰卜山西之曠薄於窪莽令李生治圃何生治堂費金三十五既成方考儀式與諸生行

崇禎集記

三八

事而某以遷行噫禮教廢而士無行矣即某踰年於此拮据百役不暇勉而為此以待後之君子序德序賢復古禮正習繹志輔文追隆古教化或者此為之藉乎噫此吾心也吾不敢必也

教授衙記

某初至時無舍舍於廟西之荒屋久之知為嘉靖間所建鄉賢祠也復之而避居於西廡之外寮諸生以為湫隘且非體白之當事曰教授故有衙在廟東址猶在今所奉文昌君者即其堂也而文昌祠故在仰高祠後宜移而復當道是之諸生卜日經始某聞而止者三及脩廟動及外寮諸生曰此尚可居乎從之乃舊堂改舊路

崇相集記

三

屏其前夾牆為門鼎室三間列謝五垣亭其旁為燕息之所窪為孟池而東通省牲所可觴可咏凡費金六十兩有奇於教授固侈矣予竇無德而崇其居惟是二三子之賜然弊極而更固其理也後我者可無事經營晏然談聖賢之學矣

峽江鄭侯觀瀾書院記代

古者群天下之士於黨庠遂序里塾鄉校之中而鄉老為之師其教至詳士皆有以自得其性萃處而習於仁義者在而有焉自里黨鄉遂之教廢而學獨在郡邑士而統之學官為之師宜若可以一士習專教化而亦不必事乎其他然其間或又有書院之立既學矣又有書院豈以學為不足耶蓋古之學詳於下一於上如水之

崇相集記

三

坎習漸而達之今獨歸之郡邑而鄉里黨遂之學皆無其教固已畧矣而學官之規矩科條又不能盡如古昔不足以興士而愜為政者委曲教化之心則夫推廣而為書院雖非今甲所及庶亦以勸學興士而詳於為教是猶不失先王之意也今天下書院獨吾鄉最多大邑通都往往有之近亦多廢格而未能復獨峽江之觀瀾書院創於今侯鄭公峽於吾鄉不得稱大邑

濱江為楚粵賓旅舟車所出入之道為吏者疲
於應接宜無暇於興作教化之事侯至而脩文
廟新奎光門加意廣勵既勤矣乃又為此而置
餼田餼士夫士常患於教之不盡吏常患於不
學教不盡則才有所遺吏不學則常以奔走簿
書為務即令甲所及所當與子弟從事者且忽
況能創所未有乎予讀侯所為膳田記窺侯之
用心矣甫田之詩曰攸介攸止蒸我髦士夫以

崇相集

記

三

公卿巡行勸相阡陌之間於髦士宜無與猶不
忘介止思進而教之則古人所以養士而期其
成者蓋亦無所不至侯創書院處士介止莫大
焉而進之以仁義授之以廉餼所以為髦士計
者何如而其意猶若未足者且惓惓以練徐金
魯四君子者為鵠此豈徒以今之教化自任而
以今之人望士耶峽自此興矣書院名觀瀾蓋
取有本之義夫為吏不本經術行不本古人學

而不本道教不本於先王猶之無源之水非侯
所取也予且樂觀侯之成焉侯名耀字某福建
候官人

崇相集

三

李暉如重脩黃樓記

昔蘇文忠公守徐值河漲欲敗城極力捍護得以無事乃作樓於城上堊以黃土眎水所向以厭水也其事若近於戲然自是以後樓之興廢水為戢暴父老嘗歷歷言之有徵故樓雖圯而復興予以乙巳秋道徐登焉入拜公像於樓之下登而履其上蹶然不寧以告同年李暉如暉如曰是在我時暉如謫判是州而署其政也越

崇相集

記

三

六載再過而張仲恢為守招予游則見樓下奧突拓入丈許矣坐公其中登者不犯樓上風檻直出屬於睥睨而三闕其牖前則汴泗二河如虹貫入來自天際亘以九鯉如月內向左右顧視則東西諸山若拱若待若導若伏若飛舞奔走來屬人目下則帶水束抱流光蕩魄連艫欲唱若在席前倚檻而笑若浮空倒影與雲氣相騰忽不知其身之著世蓋斯樓之觀於是乎始

大仲恢曰此李暉如所作也不越尋丈萬景咸集何其巧歟顧予竊獨疑恠夫厭勝之說儒者弗道東坡是樓豈真能彈壓河伯者而輒以自喜天下後世游人墨客相與詩詠以神其事至於漢武宣房築於匏子當時千乘萬騎雷動雲屯親屈天子之尊沉璧馬負新芻為將相從臣先築宮其上以夸世侈觀非不魁然壯也今求其處所已不可復知况有一遺礫之存乎而是

崇相集

記

三四

樓僅數楹無丹青之飾瓌麗之觀乃建而圯圯而復復而拓與二河相敵萬山爭峙則是萬乘之雄威不如一守之遺跡也豈不盛哉暉如從謫籍中能出其心巧為名賢收勝使觀者踴躍其風韻豈下被羽衣樓頭嘆青蓮後三百餘年無此樂者漫為之記且以志予往來之跡暉如名春熙建寧人今為比部郎嘗理姑熟理肇慶署徐有奇政仲恢名正綱亦予同年晉江人

崇安文昌堤記

崇安地最高其水劍而左決瀉東南若建瓴然於法為不蓄且城西環水東決又若跳而不傳者昔蓋嘗病之以後大莫能圖及虞侯至嗜興民利爰采輿言白直指陸公可之遂捐金以倡相水積石漸挽流漫而築壩於決口募民之能義者比次分功令鄉紳黃大年掌其籍一日三巡臯鼓騰沸不百日而壩成亘如山骨突起溪

崇相集記

三五

中隆脊廣臘橫塞東南流而傳之城下遂使建瓶之地化為江湖反跳之流轉若環帶形家大以為便而西南新陽諸田咸得以新河灌溉頗成膏壤士若民呼舞躍謂是役也議且百年瞠瞠縮縮微侯不能就請名為虞公堤侯推而不居成而不有曰本為邑人就此美事且壩形如玉尺直屬文昌之閣宜發文祥當肇以嘉名曰文昌堤下義上讓持而莫決會賓與崇士得

雋僉歸侯功而遂從侯所以名堤者委記於其嘗與侯泛澄溪瞰長流觀所謂新河者歸譙壩上目行心迎欣然有會夫以波瀾瀾倒之勢泝泝不支得壩而過不敢漏軼非砥柱之力歟昔之崇溪清淺見底今之崇溪淵淪滌湧水不加濬而涵浸城郭勢欲上浮若與黃山席帽互相盤盪非挽蓄之功歟夫壤無肥瘠得水則腴新陽南菴視昔何若非潤澤之效歟水至平也

崇相集記

三五

其性善下決東則東障西則西惟人所為而非下不趨非利導之能歟然則亂非節不砥德非蓄不淵功非澤不崇性非導不成君子觀此其可思也已故砥節者存乎果蓄德者存乎學究澤者存乎普導性者存乎仁備是而消息之以幹旋運會又存乎其人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則吾以為崇士稅遂使崇人記之

長樂復脩學宮記

樂之人文昔蓋冠於吾郡蓋其風俗禮讓儉勤敦篤廉耻之教不替於先民學士大夫相觀相摩毋敢軼越故教成而俗美士慤而文興彬彬大魁名卿貞標亮節相踵於前後其教使之然也其後浸不如前或者歸之學宮之形勝變易夫形勝之說誠有之然其興壞得失亦若與風教相乘其興而壞壞而興必皆有人焉為之而

崇相集記

三

氣運亦隨以轉若天有以使之然者吾嘗與樂之人士游考覽學圖推其所以得失之故蓋溪東蝕而路斜飛水既反跳而學前民屋蔽射皆非昔日之舊其故蓋難言之司馬陳公省猗士論歷請當道脩改袖金為資莫克復舊郡守喻同守鄧先後親勘所不利者二家一願受金析屋去學之蔽其一憤加侵地之名於其父與諸生為難不得解是時司馬已捐館事幾寢起部

蔣公奮曰斯非關通邑文運而吾敢憚力遂合督學馮公集合同志李公庭樸以署邑唐侯所丈界刻日折正於是學中尖射反跳虧蔽之害始去十七八會萬侯至與掌教袁公文紹毅然圖成割溪歸學標以界石復橋於其鎖水偃流設屏門於櫺星門外垣於學門坊於廣衍軒豁帶抱實壯前觀又欲濬流引邑前水與東溪合興作捐助計不全勝不已諸生懽咏鼓舞請刻

崇相集記

三

圖於石垂示永永而求記於予予向謂形勝之說與風教相乘觀諸生士大夫今日之意氣或庶幾乎作之以仁侯協以良傳若天湊其會以大昌斯文者復往昔名卿大魁之盛將於是不佞無詞以贊敬陳師友腐語用規於多士曰聖有完學請復其心宗廟百官之富美皆在是毋令蝕焉不如數仞之宮墻也

散幫認課德政碑

為國者計實利為民者除實害實害不除實利不興此今日海幫之散所以不能已也往海故無商幫自李邦寧作備幫於壺江而石連江北交黃崎奇達諸幫因以起遠者五十年近者二三十年皆勢家豪惡人為政借法勒掠粒鹽白索灣價苛禁買生恣所魚肉歲加月甚民不聊生乃至折船賣妻鬻子流徙餓死而無告者

崇相集碑記

三九

在在有之壺江為尤甚噤不敢鳴者久中丞秀水黃公一聞之惻然下其事於府太守張公曰噫海民誰民可令毒虐至此於是呼集諸灣民令條所便諸灣民叩頭言商一幫三年入課僅九十一兩有奇吾民為所魚肉不啻三十倍今願歲輸此數寧益官家脫吾禍公撫几曰如是則課徒矣何以商為遂議散幫與民認課兩院司道皆是之府推周公順昌閩縣趙公時用左

議甚力後猶有以令甲商幫為疑者會新安畢公以大叅繼署道事乃言曰令甲無幫於海者且令甲利在課商蝕吾課民益吾課三倍孰為利時將以入賀行念此事不手決久且擢於是改行期堅主府議定課期立照票條畫曲防務室變動根布信陳令聽民自便兩院皆報可法乃大定於是海上數十年積毒如洗而課大益民懽趨之老婦抱女而笑且泣曰吾不意若之

崇相集碑記

四

完也老稚呼舞交两手祝天有訊予者曰公知散幫有幾功德乎應曰救數萬家大益課如是止矣曰不惟是且消三盜何以能消盜昔幫立而哨陰為盜公所知也硬販虞哨必大其船多其人以敵船大人多出海且為盜吾海民魚肉不支子女賣盡不得已亦浸有邪心今無哨而盜消一販鹽者不虞哨小船往來出亦不能為盜盜消二海民有生路絕邪心盜消三也故此

幫散不惟救民且益課不惟益課且消盜江海
有底此德無量公為我文之以壽於石又指海
上椿謂予此靈椿也焦落而剝矣今始復青葱
豈非德政之符耶吾保之以為崇某乃嘆曰國
家有實利往往在民若不群蠹交蝕使直達民
力益輕利益厚民益感愚者毒民而破其利於
國家無毫益且生亂非獨不仁甚失算也非真
心為民與國計較然於利害之實者安能知之

崇相集碑記

四十一

夫施舍以為仁蠲貸以為德少則不足以溉衆
多則損公雖令人喜而易墮且近權娛孰與是
舉之為恩上下不損一粟且益課三倍而民愈
喜所救數萬家暗消三盜不見經營之迹此何
從來奪之群蠹而已矣故知興利在去害謀國
在救民天地生財總有此數或以殷阜或以匱
乏豈有他哉在明利害之實與不實焉耳是時
海上猶苦於勢家看航賴中丞公禁革哨盜

絕亦海民千載之一時也民以椿為崇吾以海
為澤海可竭德乃滅靈椿長春壽我德人用悉
其事志之播於無垠中丞公名承玄畢公名懋
良張公名泰禎會稽人批照許民陳害則相國
福清葉公有力焉

崇相集碑記

四十二

梅真呂公橋碑

呂公橋為備兵使者呂公純如作也萬曆癸丑秋公視師海上因視龍塘堡降輿度梅真斗門堡民德公兒瑋曰此地承公履吾梁以志之俾勿忘乃浮海畔附巖趾梁以九石為門四乙卯夏竣工監碑友人考功郎董應舉為之銘海之喙溪之委有巖突兀公停轡瑋則梁之周如砥有屹者城永安利潮去潮來公再至

崇相集碑記

四三

長溪張侯德政碑記

張公維誠令長溪三年士民大懽條其德政三十一事於石其大者若禁陶扈山改溪西其流而障之絕水患築堡置靖海關以域民勸亭屋於六印江東益渡艘橋東蜀餽棲雲以惠行旅申豁絕丁免通邑虛賠之累勘水利之淤為斥鹵而徒有其籍者歲省民金無筭請革大盤哨除宿害禁焚骸溺女畧買諸惡俗簡詞訟重農

崇相集碑記

四四

時雖上有所勾攝不以聽固卻之至微色不顧敦尚風教表先賢與諸生講學論文反覆開誘如親子弟惟恐叩問之不竭而恤之甚勤蓋父師之道備焉凡此皆邑之大利害風氣之開塞前後令賢者或不及為或偶舉一二而止至侯始霍然大當於人心民曰我今始蘇士色起曰幸哉我之得與於斯文也然而侯之行德尚未急董生曰吾於戊戌歲見侯文字於曹能始之

邸知其有立也三年前侯顧我於太虛菴氣寂而神守念念在民今果矣其有立也孔門諸賢之才於政也或果或藝惟賜也達達則中竅會悉人情而無所不宜侯其達矣乎或曰侯廉侯知道廉者無欲而注其欲於民道者四應而不滯惟道故達達故能愛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蓋世亦有守廉而人不蒙德者惟其不知道候庶矣我劉國表曰侯昔以道教平湖今以道卯

崇相集

碑記

四十五

某字某號某

新設永生洲參將記

留都挾大江東走不數百里達於海波濤之營若入門戶而京口縮其口自京口東下不百里江海之交南滌孟河北帶周家橋中流而永生洲縮其口勢若重關然國初 皇威四暢東溟為池守於夷裔猶命江夏侯沿海設險承平久而武備踈嘉靖之季不可言矣邇者東屬國之不寧海上戒心前操江中丞陳公為議設常鎮

崇相集

記

四十六

參將於京口以資彈壓護漕運其畫誠善然永生洲地最要僅以把總總巡徼權輕於是侍御朱君周覽要害稍因前畫更置之議欲移常鎮參將於永生洲而裁其把總兼屬南北控置咽喉即有長鯨不能飛渡法所謂阨外險固內防者且無添官更費之煩於計便 朝廷是之下其議僉以為可念不可無記易有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王公設險守國則取諸坎

坎水也水為天險而豫之重門守不於近易之意可見矣世之治也占風納賈其來以德即險安用然而方外不意之變即聖人不能必無惟當豫防之令有所據以為守守內者迫守外者逸守之非其人與扼之非其地者皆不可謂險故夫險也者聖人之所以遠不祥非其所恃而未嘗或廢焉而况魚龍出沒浩渺之洋風帆倏忽如狂兩冥風不可測度者乎宜陳公之鯁鯁

崇相集

四十七

於前而未君酌焉以善其畫也是舉也省一官守兩險易地而不易官守外而不守內於勢審於利周是為得坎之險得豫之重門擊柝使常得人以鎮無論留都即江南北諸郡皆可安枕而卧矣不佞拱手受成樂而為記以告夫後之領此者俾知責任之所始云

督署文書櫥記

予既置文書櫥於錦衣倉復置一於署中何也以便日事也日事而積歲考焉橐而復置之倉倉監督所時臨也署則前後易或暫借焉易與借之際宅中所具有不可知者文書乎何有文書倉事也置之倉與倉之人共守之故置倉便署與倉相遼也日事而日移置之不便故復置一以便日事夫仕以職學者也道無粗細豈有愒日日食祿而不日事乎焉用學某為是懼故慎焉置櫥以便事積日以考歲動而思其過悔而生其善庶矣乎是亦予之所為學也

崇相集

四十八

具嚴亭記

五部之職專刑之職叅大理於刑部非故相違異也重生人必天罰也蓋

高皇帝三置大理親製格式勒之碑令理官守之惕以不如式之刑至今讀之悚然法久而玩性往與格式不相準理官避忌失職日甚書不云乎具嚴天威此碑亭所以作也先臣輩類其上曰靜虛取主靜虛明之說為守法本萬曆戊

崇相集

記

四

午春臣應舉見碑亭將圯謀於工部尚書臣賓侍郎臣朝國繕郎臣明佐請撤而新焉用弘治嘉靖間故事屬右評事萬中選為督召工慮材勤稽物力有覺其極有翼其承負碑以屏夾屏以柱蓋垣以石踈櫺枝枝內持外固施朱布彩廓然中虛稱其為格式亭矣司務臣懋學左評事臣遶奇請易亭名臣應舉易以具嚴明咫尺天威在焉法有所受也夫持法以格人人所不

樂受也非嚴天威孰敢持正則將以無事為靜委隨為虛而所受者廢矣臣輩之言微而遠臣應舉之言顯而嚴總不欲負朝廷命官執法之意而已是役也自中堂前後耳房道塗墻垣暨左右寺司務廳廡不完治殖殖延延登登將將臣不具列獨揭碑亭者重其有所受也承役不滿則有舊君官張大志

崇相集

記

五

倉院南公署記

倉院南宅故寺宅也昔何以失屋小而曠弗居也弗居何以失隸毀志板竊之以賃人也久之賃者與隸謀益其宅遂不為官有也不為官有矣何以復爭利者發其事於林君夢琦也事發於辛亥估宅價於乙卯者寺丞嚴公一鵬司廳項君際明等也估僅五十八金越四年而不能取者力弗裕也然則今裕乎直役透支且半年

崇相集記

五十一

益匱待裕而取是終無官宅也故決意取之稍益前估而網紀燕及自今日始也愛其地之曠清益市民宅湊為兩署又今日也費凡百二十有五何所取之司廳待用之金十有三右寺給役之金二十有七餘則堂新寺新先發以集事也割左一間以益右使中也官莫厭居出同騎入同息心安而無營地勝而神怡帶清流蔭佳木風烟適至流光映射鳴鳥送聲而高咏互答

居者之樂也樂而忘其寂寂而圖其功侶聖賢

於几席之上釀道德於職事之中靈襟發而浮慮消清虛來而大業廣勝之助也然則斯役也豈不大可紀者歟復於久失一也建一為兩二也得勝三也當匱而能圖四也事以銳成新百年之耳目五也居者弗勸繼者拱手以入不至如昔年白塔屋之遞抵屋直六也勝得人和道業弘益七也雖然薪俸幾何能以集事適得衙

崇相集記

五十二

門修理羨繆九十餘兩抵其費而又餘焉施之於白塔屋改其門易其額一舉而三宅成事有湊會勢無終極也督事者誰葛君中選也易之剝曰厚下安宅剝必有復復臨而泰道光矣同事杜君遴奇張君學懋咸相厥美而予尤樂觀其成焉故記之以示諸後

廷尉署東亭洗竹記

廷尉丞署東有亭子藏於竹間紫金山遙來就之竹外清池半積腐葉竹根穿亭下四出不肯避人枝拂窓櫺雨則導溜濺几晴則塞徑蔽景若欲吞吾亭者予入而嘆竹美植也驕則難堪時時洗之洗十之二而山見洗十之三而山見憂玉搖風其聲清越時與客談其中客曰洗之亭非昔之亭也抑竹又有異焉予曰然吾豈能

崇相集

五十三

增美吾亭有力於吾竹哉因其秀挺鋤其驕使竹為亭有亭不為竹有斯已矣天下之驕於枝葉而失其美者獨此也耶故君子介辨以植節

潭陽汪侯德政碑記

徵政於士不若徵政於民徵政於民不若徵政於天然則得士得民非政歟曰政也然而有心者能之有心得士士感矣或不能周之於民有心得民民有不懽然謳吟者乎然安知其不出於驩虞末世之吏得之政失之心者豈少哉故吾以為未若徵政於天夫天無心而責於物者也書曰責若草木應如影響如古反風渡虎化

崇相集

碑記

五十四

蝗召霖之屬豈有心者之所能徵乎然而不如瑞麥嘉禾之益於民詩曰貽我來年帝命率育粒我烝民莫匪爾極又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明賜也夫以來牟為天明賜為帝率育而稷以之粒民此其所以為至德故曰莫匪爾極然則來牟之為瑞大矣汪侯治潭三年士莫能名其德民莫能著其功醇醇悶悶不色以聲潭人化之若孺子之忘於其親然而天應以靈雨地

應以瑞麥若為之徵表然尤可異者潭人知麥而不知數岐之為瑞士知其為瑞而進之侯侯亦不自以為瑞當事有問退然曰今無德何能致瑞地氣和耳其謙讓不伐如此夫自漢張湛唐胡潤博宋錢良範以麥瑞流聲寥寥宇宙僅得侯而四耳不知當時諸君子見麥能不動色如侯否至我侯心不自瑞而瑞顯矣稷以來年歸之帝命周人稱之曰爾極侯不以麥為瑞予

藥相集

碑記

五十五

亦以是徵政士若民亦為之頌爾極云

遊莆記

歲在癸巳不佞某有幽憂之病卧孟溪山中勅童子閉關毋納客使者終日科頭坐睡耽淪靈境久之忽夢一羽衣雪貌絳唇御五螭之車持節招予覺而筮之其繇曰非神非人即幻即真求我於漱王之津予謂弟烜曰僊僊乎命予我予其有蓬壺之役吾聞武夷鯉湖神仙之窟宅也而鯉湖為近吾與若往於是挾雙不借一蒯

藥相集

遊記

五十六

緱渡峽而南馳其日正月二十二日也晚宿義溪次日度常思嶺過漁溪漁溪有石梁二十餘如履齒枕沙泥中宋時通海潮往來今可種黍矣立馬徘徊久之行二十里至石爐宿焉自石爐三十里至江口為福塘南界絕江為梁操網罾而漁者如櫛安知他日不為漁溪者乎過涵頭有河入莆出於海亦一大聚也薄暮抵莆宿於北門逆旅之館館人言部使者欲有事九仙

客舍息逆旅舍縱廣繞十笏穴墻通明近市平
日歌舞其中時遊郊外蒲有黃生者招予登城
周游四望見九華遷西萬山中隱隱虧蔽雲霧
黃生曰此為九鯉山予神已飛越矣侵晨肩輿
從蒲北門繞林薄中行十五里至松林三十里
至石流溪溪可步涉多堯時並命童子揀之輿
人曰此九里之商流瀉入涵頭者即此也道遇
一部鼓吹前導方伯嘗公者意此公亦自夢中

梁相集遊記

五七

未耶栩栩猶未耶自此盤嶺行三十里有溪緣
淨繞山盈盈界絕塵境橋橫其上曰觀音橋輿
人望而笑曰至矣憩於亭下度橋過小阜忽有
僮父迎入道士倚迎仙館笑曰昨者九鯉君見
夢當有異人來君其是耶何眉間紫氣如許引
至蓬萊閣水晶宮入禮九鯉君明日呼道士尋
九漈登九仙閣閣出祠西折而上有石門多名
勒閣後石屏卓立四十丈許勒天子萬年字徑

丈予曰此有奇命童子劍予捫蘿而上登石頂
長嘯雙鶴忽自雲中飛下下窺鯉湖群山映入
簇簇如髻湖面大僅三畝深不知幾許時時有
赤鯉翻波或云乃向仙子所騎者予心動飛下
欲跨之而去湖水瀉石坡雷轟直下八漈可千
丈餘湖外石坡平亘如砥可涉其上竅穴如豆
如勺如履如盎者以十數余卧石掬水飲之石
坡忽下為瀑布自瀑布趨下恠石忽起忽仆忽

梁相集遊記

五八

坐如渴牛飲河厭而不能上也如人竭蹶走坂
而不能自息其下為珠簾洞壁立深溪中飛流
噴薄愈奇余覆石角垂觀令童子持踵大叫欲
墜左顧山壠有亭訝曰此豈觀珠簾者耶遂沿
崖渡湖下石亭則鄧驄馬有詩勒焉予攀木枝
縱觀久之望瀑布如天上銀河傾倒餘沫成帷
崖層霏疊如殼如霧如吐玉瀉珠如鷲毛雪英
英墜地水氣飛上撲人如濯魄冰壺中三十年

塵襟皆淨矣。亟命童子取酒一酌。造物大巧哉。何乃使九鯉君先我據此奇也。道士又為余指下滌望之遙遙。可見余曰。縱盡仙人九滌玉。不如巖頭一杯酒。觀止矣。命觴自勞。連飛十餘卮。醉卧巖頭。放歌湖水。欲沸童子。恐神物驚起。翼余歸仙房。息焉少選。振衣日高春餘。興未歇。獨呼余弟從蓬萊閣下觀。所謂仙跡丹竈丹竈者。湖上石坡忽規如井。深淺不可測。水常滿。其最

崇相集遊記

五

奇者溜入石竇旁出如竈。隱竈突注而不溢。予迫視之大呼。九鯉君遺丹在此矣。解衣欲躍入取之。余弟頓足亟呼止。余兄未了人間事。遽從赤鯉遊乎更三十年後。了此未晚。余忽然自失。上閣徐笑曰。弟愛我使我不得仙也。次早遂別九仙下山宿松林抵莆。一日謝所嘗往來者遂歸途中慨然謂余弟曰。世咸言有神仙。夫神仙安在在適適之境耳。純陽度世於枕上。劉阮遊

仙於夢中。詎庸知吾與若之非夢耶。吾與若持十日糧出遊。遂窮名勝。納世界於一微塵。神仙豈必在遠夢耶。適耶。雖然移足之間。已成陳迹矣。適耶。夢耶。夫大巧者鑄我含髮墜地。莫之能移。夢者我耶。醒者我耶。彼何與吾事。夢者醒者皆非我耶。彼何非吾事。吾計有所失矣。遂相與歸休乎孟溪之山。

崇相集遊記

卒

西山紀遊

長安塵高十丈每於馬上見西山雲氣心輒欲飛有林將軍者於于聚孝廉為族請予遊一日而過數寺嚙嚙不已至九月七日乃謂弟炗曰吾向之不得志於遊也人衆而多所操勢不能久今必無然吾聞鐘而食逐雲而出惟意所適不先為期足吾事矣遂策蹇從一僕直抵香山宿來青軒晨起過西巖堂上流憩亭望長安正

襟相集

遊記

卷

直日下天外藍蔚橫亘而前者古雲中上谷間耶九日遊洪光寺盤旋古松間三折而上不勝摩詰揅萸之感歸至九龍池則同年羅國善王日損吳玄冲携其子若僧據軒呼盧也遂與登流憩亭而別吾郡楊德秀又自下方來把臂叫絕次日繇西嶺縱步祭星臺折而東望一寺隱隱雲際獨出不可徑度乃指神通塔而下墜川壑中旁扣菴門乃得路沿溪歷翠巖過弘教寺

前亭四望天低野曠欣然而忘其倦亭前水冷泠若玉環余掬而飲之其甚時午鐘已寂矣欲從故道還迂乃上繞翠微絕嶺而歸香山僧笑謂予客不乃殮霞吸露御風行者乎必之洋洋可以樂饑君試呬我寒泉孰與弘教寺前亭水其也予曰吾於泉無所不貪耳然而納風受月喻山光而吞野色則此不如彼若凜冽冰雪善鑿萬物使人遇之慄然則彼又不如如此即吾又

襟相集

遊記

卷

奚擇我僧笑遂引予之環翠樓徘徊久之已而東遊碧雲寺抵其東偏小亭有早錫泉松關石洞得巧於水乃吾所心賞者綠竹挺然在秋色中不減南國似復見吾故人耳歸路月色紛墜松蘿間滿人衣袖德秀笑曰吾平生未嘗不見月覺異於是公獨不一為判斷恐山靈笑人矣予曰然山靈閱人實多豈惟我姑看月是時望前一日也次日德秀別去又謂予客都門者至

衆獨吾從公遊又遊者率信宿返獨吾與公飲
於此似世外人者吾老矣勝遊不常請記之遂
諾而書所作與之併謝山靈云

崇相集遊記

空

海遊記

崇相集游記

空

海上多奇山蓋氣極而凝天水涵盪其勢雄又
風濤日震盪穿蝕其石骨立故異於他山琅崎
居海上盤薄鬱積環以水其下為壺江水又環
之若蓬島然予昔嘗游之而未有所極也五月
十日乃從諸孫渡江抵叔父家天且暮且雨叔
父留予予曰是游也非山不宿非雲不食遂肩
輿上羅谷宿天竺菴見方丈逼迫非昔矣叔父
曰衆以昔為隘也而張之予曰地幽者宜陽張
則蔽子見有張之而得者乎語未卒而叔理叔
會大醇至蓋從玉益山雨涉十里也衣盡濕叔
會說夢若前知此游者侵晨出松逕循田畛而
南道拾三短筇曲折行觀所謂承露盤者水從
兩山間飛下承以石如砥流為之曼湛澈淪漣
日光蕩影布玻璃中若貯而瀉若盤然盤下峭
削巉巖水行裂缺中不可下遙望澗裔有若門

者狹不能尺淪為深潭銳欲從之叔會
左右緣滑崖下佐以手飛沫濺人如雪
立草木翦蔚一線下屬若窟若池者數
乃得相牙以休吾足叔理曰昔有飛練
石梁水上今轉之深淵矣惜也予曰安知
山靈不有意乎
天銀漢玉繩亘於天表吾綴以漱王之
閣刺山
草布靈牙此地可仙矣練石何為衆曰
是請溪
名名曰羅溪徘徊久而猶不欲行僕夫促上九

崇相集遊記

一

龍山掖而上北望隔江蓮花爐卓諸山卓立天
際南見積水淼淼絕無畔岸遂躡絕頂下至益
山食叔理等讀書處迤邐西南行指白雲山迴
薄間折盤山而東險絕與上風迥幾欲飛夾右
乃一壑古木蔽天院前有竹洞陰陰雲氣襲人
不知其外之為海也其東際可觀日出以雨其
不果觀晨上白巖巖高風急呼酒浮數白而下
抵張崎觀海雷石石如毬隱萬石中外者朱巖

內者青碧去江可百武潮至則擊聲如雷擊處
成曰白色亦朱殷故老言昔有倭船欲上二雷
浮出擊之鄉以無事今其石歲尚一翻云異哉
郡乘乃以海邊石為浪所穿成竅水入有聲此
亦何處不有耶安在為異而載之過此乃大海
石益奇有跳海而為磯者八九皆奇絕又有若
佛頭若多若鷄者二若鼓者一鼓之下為龍潭
浮鼓而東則壺江白礁諸山也此地舊有樟林

崇相集遊記

一

七里名曰海曲里元天曆二年八月十五日無
風雨而淪於海今復成洲直鼓尾捷於壺江幾
塞海舟乃自沱入二十年前游此未見也滄海
三揚塵果非幻語艤舟上白崖見大椿焉榕葉
槐身三年一結子大如豆小紅密葉濃陰翠綠
不可言絕無鳥棲蟲翳之跡游其下者能奪炎
雖有烈風狂雨樹樹折而此樹自如無故而一
葉脫則損一人故護之尤謹其初不知所以生

且莫知其樁也。番舶至乃知之。其地蓋多壽人。云客有言藍尾石室者。乃在江際一片石空其中。高可三丈餘。廣加一焉。縱如之。其屋若水所盛成者。屋心若有琢芝甚肖。屋上草蒙茸垂雨。過若溜屋內無暑不蚊。可偃息歌咏。或曰是為龍宮。水滴乃見。然耶非耶。是游凡三日海上諸勝。幾徧獨未觀。日當再駕而取之。虞淵也。

崇相集遊記

空

謝洞記

凡洞以石勝。處勢高者尤奇。然未有斷雲膚剝石腹橫絕天際側窺日月如謝洞之奇者。謝洞在武夷八曲三仰峰之南。阻深幽曼絕地千尺。峙齊雲翼天壺鼓子諸峰。竅穴高下傾側穿受。猿獠所宮。一種茶者跡之以告山人。謝智智曰。是可施吾巧。乃躡虛窮。竟召工開鑿。高高下下。因勢構設為洞三。而最上一圓洞。其規如月。牖

崇相集遊記

突

明吐陰景。光吞射。廣寒清虛不在天上。予從八曲溪中望而異之。疑鬼物所為。殆壑船巖機類耶。不然何以能憑空建立。或曰此為謝山人洞。遂從輿夫紆折盤上。騰峻凌險。行於木杪極西而抵其趾。緣線下視。鳥墜雲委。驚顧詫躍。謂是仙游於此。是宿其最上洞者四日。留而不能去。命曰月窟。名其下曰雲巢。予謂謝智道以自然為宗。子之琢削乃及於巖谷。

智笑而應曰。脩道以人予。雖其言故記之。

竹園記

有國於蝸蠃而不靖有國於槐失之一覺雖驅世以君我不受也盖有竹園焉清陰蕭散茂謐閒靜並植而不傷群居而不穢生出而不窮挺立不撓其間多直節虛中清音遠韻晏然而玉鳴悠然而琴思故鸞凰時降焉霜雪避之蝸見之失其大槐見之慙其穴不蠶不幻無覺無爭晉王子猷蓋愛而尊之曰君宋文與可蘇子瞻欽

崇相集記

充

入其園而不可得競貌而生之世傳以為寶韞暉何物乃能奄有其國時招董生曰來吾國可游也董生時一游焉久而不能去此君相與飛翠逞綠若以董生為愛已者韞暉請記故記之游之歲為丁未戊申己酉記之歲為甲寅壽星現日其地為高郵寶應去此國千里樂矣

古松禪林記

佛之教排有還空入之佞佛徒空取有感矣我故世之所佞佛之所訶世之所求佛之所拂以所訶求所拂惑之惑者也雖然彼亦有機是亦有解因惑而刼之生死輪迴果報之說入其中恐怖憂危回向布施之心隨之而起貪痴淫殺漸遠漸消是亦持教者之所助此古松大悲院所以作也院在都門北其地弘闊間曠如臨大

崇相集記

七十一

野人跡罕到莊嚴未備外曲而內夷更成其勝予顧而樂之古松曰吾欲云予謂古松汝所建立空耶有耶空而實有而增地塞而天虧不如其已吾欲汝不起一物焚乎宅之於自然天還其天地還其地不亦空有之實際耶古松曰然遂記其歲月是院建於萬曆某年某月以乙卯佛日記記者閩海道人董應舉也

游龍潭記

萬曆丙辰秋吳山郭役之招遊龍潭從灣坪至行至溪三山周章甫之夔李明六時成陳鴻容衍莊聞脩脩暨猶子璉堅欲從溪徑上溪石大小錯時有絕處驚行猿引以度中溪得半練又上有石如牛脊梁溪上水從上薄飛瀉成簾忽對之笑若有物青綠游盪於簾內者益笑益盪笑止乃息鴻客目為水虹又上溪路窮有龍門

崇禎集遊記

五

高十餘丈水注下不可上從東石壁躡木根相持行乃出龍門上逆折數百步至潭瀑布澎湃下雲影飛遲澄英縹白非常所見也潭前故有石屏為祈雨者促龍龍怒而碎之自龍門至潭山石皆夾立高七八百尺見天曲轉如長規西向日光正射坐不欲起久之雲合山人陳四導併西山頂乘月行上下山髻者八九穿灌莽中時聞虎腥與墮者數矣夜半度溪予視水為石

而傷額焉五鼓至灣坪晨起欲游下潭觀龍雨色泥人溪滑不可行也龍鯉長可丈餘天陰乃出色與石類有樵者見之以為石也迫視之雙眸炯然乃走諸子曰神物難狎良游可再請俟之異日乃紀石而歸

記

五

崇相集目錄

誌銘

少司空碧麓林先生暨配龔夫人墓誌銘

鄭孺環潘孺人合葬誌銘

熊公誌銘

明故司城吳君暨周孺人合葬誌銘

林宜人墓誌銘

沈無回母孫孺人誌銘

周章甫生母吳孺人誌銘

愍貞誌

山東都運使司運同葉公誌銘

薛方山潘孺人合葬誌銘

封承德郎莊肖坡繼室陳安人合葬誌銘

孫門周孺人暨庶林同葬誌銘

周恭人墓誌銘 程臯羽銘

贈御史弘泉林公暨配謝孺人合葬誌銘

故臨安府知府致仕林公墓誌銘

名炎陳恭初元配王繼配萬合葬誌銘

誥贈奉直大夫愛雲曾先生暨龔淑人合

葬誌銘

明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謚

文簡翁公神道碑

戶部郎中李公墓誌銘

南光祿卿一水陳先生暨配潘宜人合葬

崇相集目錄

誌銘

家誌

先慈馮太孺人墓誌

誌堂兄肖浦墓 誌元德姪墓

誌鳴夏姪墓 誌節孝孫氏妹墓

閩縣董應舉著

少司空碧麓林先生暨配龔淑人墓誌銘
吾鄉先進出世閩少貴登大僚持廉至老不以
一字入公府硯然冰雪無間賢不肖田夫野叟
莫不信其為人者則大司空仲山林先生少司
空碧麓林先生予皆及見其行事仲山先生貞
不絕俗而脩然風韻自出塵表碧麓先生樸素
寡欲清而勤事其宦遊所至予輒知之其在粵
東戡黎撫黎定兵變防珠賊輯礦盜絕民禍本
則予教授五羊時所見也其為粵西方伯承前
中丞騷騷之後一意與蔡中丞搏節休養生息
裁減雜稅以完民力其地高孝廉謂予曰微蔡
林二公吾粵不肉矣蔡蔡念質也此予南銓時
所聞也其以卓異晉太僕則同年穆御史亟稱
之予適為吏部其為少司空值

陵二殿工王府第及胡良巨馬箭樓諸使
為費不貲奸商與胥吏交窟其中支至百餘萬
是時部堂久虛司屬更代無常不可究詰先生
獨以一人爬搔宿蠹備極苦心司屬經手錢糧
不明者輒叅予適再起考功核其事冢宰鄭公
鳴峴亦以先生為能及李脩吾皇木廠事發
言者尤其居室私侈不度勘者再先生私謂予
司官諸允脩言其不然意猶寬之其後迫於言
者乃約畧依違以報此先生之不得已也而脩
郤者遂以此齟齬先生先生亦以六年再考累
疏乞歸歸二年殿工告成前後在事諸臣皆
蒙異數獨無為先生言者未幾先生沒又不得
卹典諸子從遺命權塋於其大父旗峰公錦溪
山之舊塋
余嘗御極百抑俱伸其子昌禧叩闕以請始
得予二祭如令甲而其配龔淑人亦且故而祔

先生持身居官極慎歷任不以家隨又嫺吏
事精稽覈愛惜國家金錢如割已體宜無可瑕
摘者徒以一事受瘥微邀

本愚不得禮葬矣且亦何以勸勤事之臣乎先
生名如楚字道茂別號碧麓始祖五代末奉節
令文蔚也宋有戶部侍郎克萬吉安府推官桐
孝廉瑛瑛壤堅接踵而起至曾大父汝和以旗
峰公春澤貴贈戶部主事旗峰公進士程藩守

卷有集 志 翁

三

也年百有四歲以先生考績追贈工部侍郎父
為戶部侍郎少峰公應亮母鄭為吏部少谷先
生女嘉靖癸丑生先生於候官之北與少即穎
異嗜學病亦枕書以讀嘗食角黍家人置案於
硃硯傍先生慢食其硃不知也十三為弟子員
嘉平二成進士官刑曹即善平反歲至減省重
辟十三人踰格異等又善奏牘大為江陵相公
所稱謂不講學不宴會不驚虛名獨林主事一

卷有集 志 翁

四

然而年五十六督學東粵得士為多以不能
選舉直指歸休居與年閑門讀書當事罕窺
其面晚用薦者赴竟至大僚平生淡泊寧靜自
御如寒素門無雜賓室無姬侍與龔淑人相莊
至老龔淑人殿狀雲岡女有賢行以某年某月
某日祔葬先生生嘉靖癸卯卒萬曆癸亥某日
享年八十有一淑人生某年卒某年某日享年
八十有 長子昌世娶某女先生卒孫恂亦
早世恪以先生工部考滿廕次即諸生昌禧為
先生請卹者也娶某女生慎愷愷又次諸生昌
兆娶葉太傅女生忬忬忬又次兆旭太學生娶
某女生悅諸孫皆諸生曾孫見者已十有四人
矣女三適某某其季適孝廉周之夔所著有奏
議六卷詩文十三卷藏於家董生曰予嘗游洪
塘泊舟此與之酒野史為予言先生家居人不
知為貴人也時出行田蔬布不厭諸子言不能

指中解其碎鉉以助家瘁其時為萬曆丙申四
年縣令溫履孺環中面平從矣希字曰國基
縣志附以某月日奉孺環潘孺人並恭介
公墓來請銘銘曰

易有言意承考雖有三牲不如水藻麟山之陽
雲浩浩中有介人完其實誰為之承吾銘之標
子道

卷之九

九

熊公誌銘

熊公名高字時仰以
義聞於邑中歲庚寅邑有難田龜折禾盡稿
樹無完皮君是而太息出謁長吏民亟矣邑
將不可知不腆先世之藏粟可千石願以救享
是時富室困鹿尚不乏黠者以旱為利日躍其
價陽如不欲出者其賢者默默內怯恐以身嘗
災自公倡聲從而出粟者踰二十人謝于志尹
之父與焉邑遂以不害有司上其事於 朝賜
爵一級許樹柝里門褒顯之其後有齟齬公者
邑人皆惜為之辨曰熊為義家三費義可為求
如絲言公以布義故為世所指目反受瘁也公
為人謹厚畏事有信造次要言纔出口後雖利
益無陵於易有索而求雖非理必曲意奉之如
素諸壘嘗謂公有貨以藩身也吾寧能兩手據
地自白於前令耽耽我哉至親戚蒙難或

漢所為肉於漢敵視公獨奮身往調護卒脫
 難新避其難此蓋多公公救友歲三歲孤庶
 難安難於公割腹肉殖蒸燻沒火捐所自卜
 地域焉卜者曰吉且近祖曰此吾父手足猶之
 域也今得地下相從游其有以對何擇焉其內
 行修美如此公父某號月洲其先蓋楚人後不
 知何自而徙於綏六七世皆獨傳以故居積不
 耗至公獨以義耗其半晚獨有意二子嚴督之
 每有高賢至輒曲躬迓入推擊投轄上杯酒客
 前謝曰某老不敢溷客願有以教吾子二子今
 皆為國子生矣予所識者祺也祺即兆履予笑
 謂祺卜大夫所捐乃散畜之餘至使人主布告
 天下爵關內侯拜御史大夫所得過當君父乃
 僅得矣爵又不免於家者無已豈不為并僻
 者乎祺亦笑父本無意聞未能如或走數千里
 所為肉而待漢敵聲聲亦已也銘曰

人有恩惜登鼓山釋之州歲朽腐子孫不食名
 者雖有千箱不如冀成嗟爾等天欄於家主
 者若堂上若齊饑民過是淚如雨隆隆之天
 聽之聚

明故蘇州府知府周儒奉命誌銘
吳伯子公伯曰司城君當示為素廉時
最安中意甚得後十九歲示不為銓費君
以算郎久次當得官月月持牒詣吏者陳說竟
不能得予目主簿吏何以獨淹吳生應曰此為
併行視其闕惟主者所欲取主者有常居則以
次漸及無常居則奔於所急是以淹也予為之
嘆此地固天下衡奈何無定法以意為政淹者
固不獨一吳生矣是時伯孚在閩不以仲故望
予知事權非我操也未幾予歸而君始選北城
兵馬司副指揮人謂兵馬事猥雜多與中閣相
關涉不得自伸縮且直指使者歲四易衆姑難
婦吳生固善賈能善吏耶而君愈益自克聲跡
表諸御史通勢之人又謂吳生竟善吏耶任
職幾數月也能如此未幾君遽卒伯子曰吾仲
自以疏審在都下能惡人困幸得一官足酬其

志能不幸竟卒也子為我張之使仲不死董生
言諸遂次其生平行事而誌之君生嘉靖辛酉
卒於萬曆癸丑得年五十有三以其年某月某
日葬於永福里龍溪山附君葬者前室周氏粵
僉憲周公女孫也先君卒子文琬文玲琬周出
也女適州別駕林守卞子與玲妻施出君族於
福唐為右其父愛軒以賈雄邑中子孫興於文
事燭然秀出而鳴於時者相望君脩父業因以
發其身視夫窮巷詩書藁項至死者竟何如也
銘曰離歧以為名谿刻以為生喘息踵決卒世
而無成不見吳司城有美者纓馳驟乎王京而
以手振鳴不登於年而載其羸嗚呼吳司城

林宜人墓誌銘

林郡大夫將君以歲之壬寅奉母黃太宜人歸
養予來自廣州與大夫之子孝廉君遊私問之
故天決資望深旦夕擁符節鎮方州胡為遽有
此請孝廉君曰吾母林宜人以太宜人春秋高
邨中雖好不如故鄉時有隣嫗族里親戚往來
譚說易以悅暢其志意也吾父深然之以為誠
得太宜人懼歸益健何必方州故有此請於是

小司志銘

十五

南中士大夫皆以大夫為孝大夫歸五年而太
宜人果益健善飯顏色澤好林宜人不幸卒孝
廉君仰天泣曰嗟夫吾母之歸也蓋以太宜人
孰知吾母之不能終侍太宜人也於是備狀宜
公間行屬予銘予讀詩至古勞臣淑婦如四牡
之馳驅不忘將母汝墳之頽尾而以父母孔通
勤勞彼其劬勞王事靡離庭闈上且有如熾之
恩其情誠宜有惻然者大夫優游郎署與林宜

其母邨中左右就養無頽尾之勞如燬之處
其手其心其志其意其業其業馳驅周道有
其五室以為太宜人榮於人情宜亦可以不
歸乃能探微悅志脫屣入榮夫婦相勸以自致
其天倫之樂使周臣子見之且自悔其翩離之
咏失於不早而汝墳大夫妻所謂能憫君子之
勞而勉以正者未必不以宜人所處之幸為能
無所不用其情也予聞諸里人蔣氏世多內德

小司志銘

十六

黃太宜人雖婦人能自必其子之貴不挫於貧
其識有才丈夫所不及者林宜人徒以勤儉柔
婉恭順得其懼其處陳姬惠滅獲莊事大夫而
黃相其嫩德若列於詩皆可歌咏予猶以是數
有世或一二有之至欲以隣嫗族里親戚曲中
太宜人懼恐非純孝者不能也予故特表而詳
其亦以風世之為子婦者宜人生嘉靖壬子五
月且癸未歲曆丙午四月十日得年五十五以

大夫求嘉考績封孺人又以大夫郎工部時逢
恩封宜人兩膺恩命亦榮矣其子為孝廉君
其父為處士公傑傑蓋唐水部林慎思先
生後適宜人幼時從母劉避倭為賊所及賊欲
兵劉宜人挽衣號泣身翼蔽母賊哀而捨之處
士公以此奇愛宜人為擇壻得大夫知其必貴
自請之贈公贈公以貧辭處士公固欲予女自
以羞醪往成禮里人以處士公之知壻與黃太
宜人之知子識皆不凡然而宜人於蔣氏不負
矣銘曰
謂女孺耶脫母於劍鏗畏於其家厥順以章備
德而善祥翟弗煌煌有鳳一雛厥聲孔陽吁嗟
宜人其歸也以姑其歿也鄉我銘其不亡

沈無回母孫孺人誌銘
孝廉沈無回使走三千里至閩為其母孫
孺人銘於墓生其言甚悲童生曰無回庶出
繼其喪孫孺人若不能以自生何哉及讀胡君
狀與無回所以敘述母德者至以膠木江沱諸
詩為不足異嗟夫此無回所以痛摧哀慕於孺
人也夫二南之際非和氣薰蒸時耶然而江沱
嘯歌乃得之悔悟之後小星雖賢猶援命自制
而不能無不同之感彼被服太和者而若是況
在後世哉甚矣女德之難也獨膠木君子志在
進賢鼓舞愉懌上不見悔悟之端下亦無不同
之跡使人交口祝頌名其德而不得直目之以
樂則則非特如世之不姑而已無回直以是為
其母之常孰知先王薰蒸之化僅亦止此哉按
沈孺人歸江烟沈公時值家中落顧陸二姥皆
為老孺人僅場一竈食顧於牀食陸於堂已乃

其二季乃饒江烟公往往日午不得褻也可
謂難困苦之極矣其後家稍起孺人年僅二
十耳即為江烟公置姬姚絕無少濡忍者且
時時慰藉姚不啻肉骨惟恐其神之不怡生不
滋也嗚乎何其遠哉及姚有孝廉君孺人僅一
女慧且孝絕愛之矣然終不以敵弟嘗為女市
寶珥無回方匍匐地上孺人取一精絕者絨之
指謂曰歲是以聘婦獨以其副者與女也其明

卷之六

七

於大義善自割如此無回自免乳至就婚夕始
離孺人懷亦莫辨其所自出孺人於姚盛年而
進之終世不異牢席煦煦愉愉若不知其為貳
者故江沱小星遇之安事嘯歌且不必以命為
解矣非其性之樂只能如是乎孺人生嘉靖某
年某月得年八十有四不可謂非壽無回終以
為終撫自必孺人德直可追配膠木而獨以
為疾且不能婚顧如陸之溪及百齡故以是為

感耳雖然存焉無南如其壽如其壽董生曰予
知無回蓋在萬曆乙酉而余聞是時朝廷
取士太廉廉者不吝始於孝廉宜登其賢不肖
之尤者而無回亦潔有孝行聞其舉於鄉也
眾翕翕望第無回獨不肯計偕曰吾父未葬也
以此為人所稱予心重之亦意非有賢母不能
遂其志今乃知孺人云胡君又狀孺人家法甚
整武林家佞佛優尼塞途無敢一窺孺人門兩

卷之六

二

湖春熙琚珮雜還無回將脩板輿之娛孺人搖
首無以老人開後來侈端嗚乎此其識豈丈夫
所及哉則其懽感於嫡庶子母之際毋惑也遂
為之銘銘曰

女無美惡入宮見猜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嗚
呼彼何為其然從古已如此靡靡孺人視姬如
母惟憐憐憐以存而予是為德淵是為福始嗚
嗚聞孺人風者亦可愧也

周章甫生母吳氏誌銘

萬曆丙辰六月周章甫之生母吳氏同盟奔帛
章甫與三弟斬衰擗踊號絕持通喪之禮甚力
或以嫡母蔡宜人在為嫌予亦疑之章甫泣曰
是禮也蓋出

高皇帝孝慈錄錄作於洪武七年

高后尚在也而不以奪 皇妃之子之哀變敢

忘所自生且變得請於母宜人矣母宜人語變

宜有云誌銘

三

恣汝所欲自致勿以吾嫌語諸兄而無忘吳之
功汝櫛汝浣汝飲食服勤汝家其厚為之禮而
終之變乃敢如此也不然使嫡庶子母兄弟之
間微有介介或貌許而心不欲變無所逃罪變
之今日亦何容易不一布之耳目則何以哀世
予如變者且世亦安知吾母賢予聞其言而
悲之問母德焉章甫曰母宜人嘗語變而母事
我盡瘁而教順昌時纔九齡吾察其謹愿女

適長而以事而父於南雍父守達州生而連

弟在吾側無絲毫譴負自我得而母操作

未嘗脯醢賓客治其諸凌雜不煩而辨又能為

我節其出入施予必咨以履勞而弗專者而攝

不敢懈有汝兄弟不敢改其初吾猶記汝父舉

汝時祖母詒書而父天報汝孝以此子父讀而

大懼謂是兒得當於吾母矣而母無幾微色見

祖母性嚴卞嘗夜呼而母而母方持紙炬翼我

宜有云誌銘

三

下樓不得赴祖母痛杖之終不自明吾至今痛
焉痛其為我杖也蓋宜人之所以稱母吳者如
此變不敢飾變但見母宜人言及必泣而已嗟
夫世所艷美賢嫡庶間無如江汜小星然惟其
有實命不猶之心能止乎其分故夫人嘯歌焉
余觀母吳所以事蔡者可謂淑慎小心矣雖然
生而嘯歌熟與死而追泣又孰與使其子得致
其哀而不以壓之為有以寵其終也吾併以知

慕德矣然非幸生 聖時曠然以慈孝通人子
之至情即章甫能自致如是耶是又章甫所宜
深念者也章甫名之葵弟名之龍之鳳以某月
某日附母吳於奉直公天寧先生柔蘭谷之墓
右奉直公諱仕堦字用晉以禮記魁閨守達有
惠政官至贛州同知先母吳一年卒其子孫婚
姻世次前誌詳焉母生隆慶丁卯二月十八日
辰時卒於今年六月十二日午時享年五十其
父為順昌吳新全母廖也新全以女子張友梅
張以歸周昔絡秀以家敝委身安東將軍遂生
伯仁仲智兄弟母吳近之矣周庶氏之多奇如
此銘曰
漢有蘭其香越爰成我所無違闕從主於隨年
則得禮以終留豐碣

慈貞誌
夏五月延建水大出漂戶蔽江水流
解疑主瘞其西其一女也年可十四五
手掩目一手掩其戶若不令人見者予聞其事
異之為之改葬於蓮峰之石城山墓東向其日
庚戌又三月七日也自王教失綴佩衿結之制
不講於閨庭生而捐恥者有之況江河流轉時
乎而女如是是死而能脩恥者也非其操間值
者然乎使女不遭此幸而成婦則必淑必貞又
幸而為男子且必忠必義不辱國矣吾為男子
愧焉故葬而謚之曰慈貞慈言災貞言操也
銘曰女有知耶形僵僵女無知耶胡以凌洪濤
駕空真抗節自掩於懷裏吾以知君形者之為
然而天地之所不立連山焉婦姑嚴女骨誰
為者落奏而作

山東都運使司運同葉公志卿墓誌銘
公為廣濟府至呼利祿論其精懿於生死之
際嗟夫吾族葉志卿之賢其教為程令程鄉守
永康丞衢州歷官六十餘年廉勤公慎所至有
立竟轉山東峴丞以卒其生也予方為吏部不
能為志卿其卒也獨呼其僕口授訣訣予若以
予真可生死託者嗚乎此豈世之以利祿為悅
者耶予安忍不銘吾志卿志卿之教烏程也豪
宗有云誌銘

三

以僕起爰與諸生為難紛不可解一邑諸生盡
出不能勝有司欲甘心諸生得志卿一一昭雪
解矣豪猶畜餘毒中其所難者之兄弟昵其入
試路志卿一夜十往請於郡得以其名上學使
者又力為之請使者難曰若謂此生必捷乎曰
然捷既入棘院捷矣於是學使者大奇志卿鑒
識而豪固刺骨志卿其存程鄉俗很多盜賊田
賦不均天礦稅使吏為毒害鄉至則均其田使

盜賊相得其賦法置推整使里正自輸自解
不發視直指議包桑礦稅程鄉得兵千力爭
得減又力除瘦馬紅烏賊二害瘦馬者族有
瘠老篤疾人往往推為關鋒急則令服毒或賂
其子弟殺之以誣仇隨而刳其產立盡乃白官
官因為利骨露野不恤志卿大感之出教有市
瘦馬者以子弟殺父兄論又令民掘毒草以抵
贖於是草藥盡而瘦馬之俗亦改紅烏賊者豪
宗有云誌銘

三

惡人誘膏梁子博破其家挾入山中為盜使不
得還甚且闢庫金殺長吏志卿於民甚慈獨嚴
察此輩重法之博亦浸衰而程俗一變矣其後
除逋寇李君爵君爵嘯綠石坑鈎連韓莆二都
銅鐵三關謀乘令謁府從上游舟逆之因以搖
程鄉邑中大震晝閉門志卿乃從陸歸開門視
事茹故陰遣人誘出殺之餘黨解散當是時使
鄉稍張皇賊知深淺益變煽不可知矣其以

程鄉轉而永康也則故所難諸坐豪實有力以
永康為澤地耳因思明龍新談客為州而無城
郭屋宇謂足以致難志鄉嘆曰此為足難我
我輩妻子從數蒼頭至其所則民居不及五百
白茅塞路官署僅土室三楹家人晚不得食枕
藉地上次日召胥皂問皆愕不能對於是請公
帑七百金築城垣建學宮公府吏廨社學廳館
諸役並興志鄉方巾布袍屬民巡工方患瘡家
之人相踵病至不能舉火而志鄉不以懈時時
出酒錢勞米民大懽趨蓋蒼而始就建聖廟之
日祥雲見於殿梁志鄉舉酒祝曰吾閩在漢時
亦傑儒今其何如安知百年後不有名公鉅儒
其於此地乎顧士人不識字無可教者遂收客
於其家入籍就試得士三十人又請學篆兩院為
永康報可而永康始為永康矣志鄉益自喜嘆
其民為大至錮鉛非相耕餘四畝聞之慶至

其年餘家志鄉亦以餉恩明功受賜金豪之所
欲難志鄉者志鄉乃如此志鄉在衛事不得專
其而專職我故時月餉錢發其將給散餉金實
多且以汰兵為名有所利志鄉知其弊條舉之
每給餉直呼軍士至以縣所解銀原封給之令
自分軍兵大感又不聽數汰兵但令分布沿江
上下視望護船察盜賊兵益效力獲宿盜為多
十郡之操舟上計也富者以賂免操舟者率鳴
屈於藩司獨衛無有問之則以志鄉所遣不以
富免也右伯竇公常言衛州好清軍官十郡皆
如此吾復何憂竇介絕不輕許可人也其條免
盤詰鹽之過衛者曰商至太末盤者數矣宜無
過奸無遺奸而又盤之以餌其金於法不可鹽
使者直其害罷免之而因以知志鄉志鄉為人
無所得厚與其條舉善讓為益恭監司亦步
其後每郡符缺必屬志鄉輟告歸邑符屬之

志鄉在性賢得其民字書過龍游常山間民
志鄉不絕監司堵訟謂余告人言清慎
勤廉事業建矣高加等焉白議蓋實錄也志
鄉所至士民皆有祠衢祠作於志鄉既歸後以
乙卯十二月二十七日迎主入祠軍士羅拜若
有生動而志鄉即以是日卒於家異哉志鄉生
嘉靖甲寅十月初一日寅時距卒得年六十二
耳父桓贈奉政大夫桓父澣逆數傳而上為孟
公相集 誌銘 三
明公詔詔與陳編脩全善宋南渡有賀有夢鼎
與考亭文公游考亭顏其堂為龍門堂墨跡在
焉夢鼎江有洗馬元雍其以唐大中二年卜長
樂沙運者為開定公重其鼻祖也妻李氏封宜
公所有祿有祺祺側室宣出女六志鄉內行孝
謹敦睦其妻父母厚兄弟有以新難者諸生時
有微牛齋論之不止則貸數金與之其人愧
願效業其忠於族族如北帝生於無甚異遇

志鄉於地下矣銘曰
為士投荒碑於官牆阨公者死公名起起為母
棄官兩月之懼有子事母即安地下嗚乎脩自
崇相集 誌銘 三
惟其道之無訖我銘其丘

山墳為人盜葬者事已白矣而族之多出金求
分祖穴者又訟之官至被罪不悔因自別為下
薛公善教子伯子喬崙七歲自塾歸有從兄
余數墨水於井食之以橄欖曰以勞汝公聞而
視之有車服勞職也奈何為口體役乎每視仲
伯子字亦蕭蕭然其學與額積超聲誦經書日
夜不輟嘗與伯子喬崙共學於塾其教雖潘孺人不
能及焉伯子喬崙亦應律尤著其為人慷慨廉直有氣
五歲失父不能遂所學伯兄外游仲與季皆早
穉公獨與其妻潘孺人力貧奉其寡母詹極懼
尤能致力先世葬事葬其父停不如功令者徙
其近盜可虞者又能倡族醵金直五世祖象嘉

既病命仲謀撫抑自頂至踵謂之曰
兒子在父母懷中嘗聞聲撫摩及長乃視父母
體若有不可親者獨耶仲伊聞之泣平生信理
直行無所避忌俗傳癆與疫能染人公弟以癆
死其妻走避矣公獨與潘孺人治殮惟謹同居
數百指一時並疫公又與孺人視藥夜則取水
置其床毋使渴然卒無染也孺人之殮其癆叔
也正有身見屍幾墮不以為恐其葬質軒時日
夜任春以食藥者或憐之曰獨汝為薛家婦乎
身懷子獨登登杵臼間應曰正恐產難欲踈蕩
其血氣耳其微婉不欲見賢如此孺人之幼也
母張請女師教其女兒刺屏不使濶則從旁竊
視洎為刺示女師女師大驚後益精而且疾積
其直為查中具以嫁人十指佐其夫抵於畝
種北方山廩學廢者猶得成其孝義不以貧故
格者亦賴有孺人進孺人姑極孝能潔其所

考元慎於祀先牲蔬未薦即湯瀋亦禁嘗公善
香心專手均縷縷矢直病則令仲伊捧爐而立
墓之如一夫婦合德以奉宗祧此其所以有仲
伊歟公子六人皆早卒惟仲伊在仲伊乳名喬
為改喬相萬曆乙卯舉人以某年月日改葬公
與孺人於赤嶺山請某為銘銘曰

會通里肅清衢上薛下薛同根株潔我祠廡進
其醺妻勤夫正義相扶赤嶺堂堂安且娛有欲

考之石如瑜

三三

考之石如瑜

對承德郎莊肖坡繼室陳安人合葬誌銘
承德郎肖坡莊公雲間守徵父父方伯石坡
公不知有貴子身為名茂才退然自藏方伯故
今至則避之年四十七謝其衣冠曰吾不欲見
貴人也徵父既第即逃出之郊曰吾不可以子
見貴人也松柏槐柳之間立一亭曰晚芳枕平
阜面方塘怡然自樂里父見則見里父請則往
郡邑千旌至則使人逆謝其以鄉大賓請則固
辭其恬尚如此其卒也予走三百里吊焉非獨
為徵父也見世之以其父兄子弟舞於車上者
不少如公固可風也公諱以屬字君晉泉之惠
安上田霞層里人其先徙自榭內村三世生方
伯公應禎方伯公早貴公以長子羽冠當戶出
承中歲後以產分諸弟諸弟咸喜母洪太夫人
中歲患嗽也公輒減食禱禱輒痊晚居郊外不

改其子弟朝夕側寬其念時時入侍子舍初
 其德郎時母夫人九十餘矣公服袍笏叩頭
 恩畢與其弟宗坡公瞻然一老率外內孫
 曾百餘羅拜階下更為壽里黨榮之平生至儉
 朴獨喜於為義人有以事質成者片言立決最
 善易談輒奇中徵父之起守松江也以公老不
 欲行公義責之曰外官罕有自田間起者此
 主上特恩敢不疾赴且而王母尚健勉効忠力
 公相上 志名 三
 為老人權蓋徵父行數月而公不起矣時為萬
 曆丁巳某月某日享年七十三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於御坑之原附葬者為慈淑陳安人公繼
 配也元配淑慎黃安人早卒公葬之洛陽北石
 船鄉矣慈淑安人以名家女年十四歸公治家
 法并二十四勸公納姬陳生徵父與親序甚愛
 徵父徵父幼患痘徵母不能全也卒年四
 歲其父與黃氏以徵父得贈生徵父者得封少弟

新楊州縣則元哲監通徵父名毓慶與予善

家門戶人暨庶民同感德銘
 親孫輝嘗言其堂母周之賢及其所以左右
 其資者妹者曰堂母事姑極孝事翁蒲伯嘗置
 鷄子於懷煦令溫暖出而食之以益元精病則
 減膳減筭以禱自孕不育則為納姬林生承簪
 兄弟極愛之林亦善事周嫡庶間雍如也輝之
 幼也孤而翁又盲家又弗殖人多有藐吾母者
 堂母必出言正之時時出飲食佐吾母養翁輝
 少跳越出與群兒戲母輒泣令輝跪竟日不與
 嬉公皆目笑母是孟母耶安知是兒如何堂母
 獨否伺輝困極輒米數輝於母前令輝叩頭請
 改已則微笑謂母兒已悔改乞與我教即携輝
 至其家予食且言母如此艱苦兒安得與他兒
 比奈何效他兒戲輝以是益感憤力學十七為
 弟誦員堂母為製巾服服輝且賀吾母又謂輝
 與承簪當如手足輝每念其言未嘗不腐心刻

骨恨報之無日也予聞輝言而志之今年臘月
某日承簪莖二母於蒲山之陽輝又為之乞銘
且曰周之厚吾母非獨人知之即鬼神亦知之
母嘗與姬績坐輝於側讀書夜深矣未就寢若
有勞苦母於堂者其聲周也母與姬出而謝之
無矣姬驚以為鬼物母曰不然是孫氏祖宗憐
我知周與我厚故托以相勸耳嗚乎吾妹之貞
孝艱苦周之矜寡恤孤神猶知之況人耶吾安
言利集 志名
忍不為銘按周年八十庶林年六十五子一即
承簪以孝聞孫某某皆秀出是足以報周矣
銘曰孝於姑恭於夫矜惻填寡神未呼報我以
真子銘我者誰貞孝之兄彤其猷

周恭人誌銘

萬曆戊午楊月董子執建射擊西歸縣蔡同業
何出克符過爾持顧曰吾弟符養吾母周恭人
藝有日敢以大事請遂手出狀淚承曉言噙口
曰吾同母男女兄弟五惟我巡母恭人親乳之
以吾祖少叅公徵夢命謹視也母恭人又病弱
時時失乳乞乳於叔母俞俞不以女間姪以吾
母賢而睦也吾六七歲時母方妊負我行且鑽

六和集

三

折其齒九歲吾父病幾殆母勸攝生於蕭寺身
率子女茹素禱令我朝夕之寺娛父前寬其意
如是者三年而父愈我之孝於襄陽也實奉母
往掃帆楚燕明月中山影激曜船穿叢蔭而過
則有聲吾晚奉一觴母喜曰亦
過兒其勿忘也越瑞陳其養吾必法持之
是必稱促欲歸歸五津而遠轉旗示三月
恭人仰天哭懼我死杖下已聞無恙手書

我獄中隨飲酒莫動氣吾謹識焉賴

萬曆己丑辰越歸母恭人見我笑且泣問我同
母存歟恭人我以此書其對水轉其書我得全
也原九年而吾少叅府君即世廿一年母繼之
年纔六十四萬曆甲寅八月朔卒辰也嗟夫吾
自落地至今所博母一笑者惟在楚江明月中
耳其他乳哺之苦患難憂痛悲思不知費母幾
許淚哀我夢我之作刺於我心矣抑吾聞諸吾

六和集

四

父恭人之幼也以知書嫺禮愛於其父孝廉公
其為婦也無粧具能使太姑表姑恭人孫視如
百兩其從父從官也聞內井井倫為共慈而惠
父卒分產視庶弟祖如無異於我與標如也
視庶妹無以異於鄭氏婢金氏顧氏妹也鳴鳩
其書恭人過我書其對水轉其書我得全
也原九年而吾少叅府君即世廿一年母繼之
年纔六十四萬曆甲寅八月朔卒辰也嗟夫吾
自落地至今所博母一笑者惟在楚江明月中
耳其他乳哺之苦患難憂痛悲思不知費母幾
許淚哀我夢我之作刺於我心矣抑吾聞諸吾

不否夫人臣釋君生死惟命雖被陷而蒙非辜
有君命在即天也有見無罪之心則氣必動氣
動則終首怨君如鳥觸籠而悲鳴死矣且氣動
則靈動矣得而乘之自古忠臣以怨懟蒙戮往
往而是酒能發氣者也故戒焉賢哉恭人明於
臣子艱貞之義矣子服其教所以全也何子曰
然棟如死且不朽何子父參議公湛之官如其
祖叔淳之為御史何子又以抗璫被逮三世發

崇相集

誌銘

四

聞於吳中恭人參議正配也子三孫七曾孫之
見者一女四皆適貴門方山之陽有堂隆然恭
人藏也去參議公墳里許某年某月某日則即
安之期銘曰坤道順成臣道艱貞氣一用事遂
陳其匹故婦咸乘其夫而臣以君為名吁嗟乎
參相集可為程

太學生程臯羽墓銘

程諱臯羽字翼卿姓程氏其族望於休寧之沐
其祖師文徙金陵父君衡以氣義能緩急人取
實諸若公間翼卿為人類其父喜振人阨讀書
山寺見丐而瘠者殆矣穢不可近訊之其鄉人
也立扶而居之廡下又走百里延名醫為施鍼
石而愈漸以饘粥完其生其他周助姻友生死
惟恐不及家因是益落在家父母有違言輒泣

崇相集

誌銘

三

諫至於嘔血必惟洽乃已母病侍寢與夜輒數
起如是二年父母沒事庶母撫庶弟恩愛有加
其弟振羽言其遺事輒泣且曰臯羽未卒前一
夕猶力疾祀祖恭拜如常及旦血潮湧語不及
移但謂振羽我死必得董先生一言乃瞑嗚呼
翼卿可以銘矣

錄曰生丙子歸乙丑年五十詎為壽毀家市義
義多有厥德孤梓倫則厚子也食之誰其負

贈監察御史弘泉林公暨配謝孺人合葬

誌銘

以子侍御君貴贈文林郎西川道監察御史弘泉林公諱宗者福清遷居入遷江

之林望於福清其先世谷仁公徙自海壇五傳而至公父退齋公一時群從徵辟孝廉明經俊選相望而其族以貴財相轉較長安中稱素封任俠結交當世名公貴人取聲名為華寵者亦

宗有子志名

五

籍甚公獨守儉樸務本實修行於閨門庭除之內而推達於閭黨州邑謁謁穆穆焯然有足稱者父時父病奄奄床褥間公以身為几為枕惟父所憑而躡者累月母沒哀毀幾至滅性遭家之難兄弟五人而亡其立獨與季居友愛備至終夜而撫其背無異侍御君過則必從從則必從侍御君以分痛安季婦心也伯嫂寡公足

宗有子志名

宗傳語勿遽恐傷寡者心其用意微密如此退

齊早世事叔始父有構於官者公毅然敵之

弟吾在而叔操公處何忍我為族有窮乏而家

處崇友者公出資本與為生扶掖之雖耗去數

百金不懈有以俠借聲縉紳間而於兄弟有違

言者公痛絕之不與交杯酒歡雖屢新不恤有

學而進不以正者鄉族皆賀公獨否曰不可為

子弟訓其好惡耿亮又如此以故宗黨咸愛而

敬之少年不事事者見公輒避匿慙恐尤善撫

御下人有貧佃逃責竊禾以逸者獨留公不謂

其黨白為我謝乃公無以報德留此見吾意耳

嘗遊燕有盜偽為寡人求附舟舟人難之公憐

其寒甚納之艙中與共飲食盜愧感不敢發夜

半亡去同舟皆駭服相慶知公之為德人也平

宗有子志名

然後二級首飾表其遠游決其後謝天獨人督
諸事竣其車夫脫簪珥璫鎔成金氏以鎮
中印成吾老君也巡撫勤儉施與公齊德
施體公事竣之心事之下予婦又其祀回
以報謝母凡所建立必以義晚年喜茹素然不
以辦香入僧尼院南遘疾自處死期命諸子治
殮勿用寸帛治喪勿用浮屠至期沐浴子婦取
榻於廳却之婦人豈可當客坐請移之廳曰母

崇有集 誌銘

聖

遂遷內寢而沒其疑定不亂如此公生某年月
日卒某年月日享年四十有九孺人生某年月
日卒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九男五景辰太學
生汝肅即侍御君守塾守臺守空孫六宗鑑中
翹郡庠生必亨郡庠生宗鐸宗鉞宗錫曾孫四
德懌德節德澤德涵而德灌已娶餘俱幼公於
萬曆癸亥年茲林泉之麓坐丑向未已四十餘
年適至是脩備春始奉孺人合塋隲前隧道墳

銘銘曰

古之人乎不顧慕以為華脩於厥家不喻喻以
為權惟倫之端厥德孔勤得厥配以終以升於
蒼穹嗚呼古之人乎豐碑隆隆昭我無窮

崇有集 誌銘

聖

通鑑纂要卷之八十五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

必不卒創耳。蓋迫我兵積弱，非壯金不能成劫。

且使源伴其城南之功格於佐史吾能直之故
其微而即應為我盡力故免也賊驕於首惡既
憐且畏瞻憐憐然恐我襲其巢故不撫往而即
服賊亦令其介畜之而服何異之有蓋永光於
土酋能別善惡一切饋遺無所受而情法無所
撓狗故皆畏服普名聲之奪韓楹一妻也訟之
兩臺屢提不出永光微沙源挾出之遂歸楹一
妻廣南酋長懷紹周新襲惡目逐之欲立其弟

宗相志名

五

紹湯行賄軍吏兵使者將許之矣永光力爭於
兩臺竟復紹周而討叛目四隣帖然予觀西南
諸夷之禍大率起於墨吏以夷為市招侮啓釁
既蠢動不可如何則肉縮養亂自脫積癰一決
遂不可支使有一焉用心如永光夷難且不發
殆且能收何至裂裂不已如今日我永光是時
且以入覲乞身歸歸三年而奢安難作其所援
用源累著戰功人皆服永光知人之明而永

應謝世矣永光生嘉靖壬子八月十二日卒于
癸酉癸亥十一月十六日享壽七十有三元配
陳贈宜人繼室黃再繼陳封宜人永光卒男
三逢年逢經逢平皆邑諸生經則陳宜人出也
年與平庶林出年娶郴州同知龔懋墀女經娶
永平知府陳所立女平娶葉太傅子尚寶承成
學女太傅永光友也女絢紋適某某孫男一目
葵逢平出以逢年沒無男子而以日葵為之嗣

宗相志名

五

孫女六墓下閩縣欽仁里蕉溪之原坐丁向癸
陳宜人已先塋矣永光以其年某月某日塋永
光之乞身歸也滇檄累至而竟不往人曰子何
固曰吾父以曹郎乞身吾德不如先人而位過
之其罪大矣可更益乎歸塋所有建華等堂置
公田與兄弟共有隙地數丈屋三楹顏曰學圃
閑軌自守時述瓊田公遺訓督諸子弟日記所
行事自諍歲入不足自給至毀陳宜人舊田營

墓其病也即治卧具題曰木襖子臨卒賦歸息
詩怡然長逝嗚呼永光達於生死之際矣永光
名裕陽號懷瓊先世繇下邳徙閩河口元季祖
槐徙長樂坑田五傳至太父仲甫生瓊田公世
章始成嘉靖乙丑進士以南京工部郎乞身近
世官無自罷歸者永光父子獨以修潔恬退為
士論所推仍父子祀學宮何其盛也友人董應
舉為之銘銘曰世逐逐我歛其足世外耀以為
名我旋其目臨者深履者薄溫溫恭人集於木
嗚呼永光式其數

歸入士友陳太初元配王繼配萬合墓誌銘
君諱所性字太初姓陳氏長樂沙堤人也父榮
為瓊山令最善評文一日袖太初試文示其友
陳元忬曰何如元忬未應即曰當答已又曰當
高等元忬笑曰公何言之雜也瓊山公曰不然
文有尺幅是文聲牙跳越甚不答何待然讀竟
文雖聲牙句必有祖也雖跳越意必有為非高
才生莫能如是安得不以格外賞乎果為督學
使者二溪胡公所賞取其卷行間盡鴉一如其
父之言太初益自暢務為奇連試高等登乙榜
自謂無番行矣久之不第乃益挫鋒銳就格律
獨將露故態顧獨喜葉進卿先生文指以語人
其言當如此又從林永光所見予文輒大喜曰
此其疏謂予子病在字句而入髓處如有
病於此見必剔乃見也予服其言每為文必
太初初裁時亦有所自出誠哉若君無為太初

視笑初而笑太初亦笑曰不善學我乃為
笑然予之文字自得交太初求光始振也太
初為人有氣義好獎掖後進善諧謔能懲人困
與事風生其相文似其父而才或過之生平豪
爽自喜壓其曹晚見同輩多第已獨踽踽時感
慨自失竟以萬曆乙未六月二十五日卒年僅
四十有八瓊山公尚無恙能出遊庾子晤予於
武林求所以不朽太初者太初不克葬至萬曆

志

五十三

甲寅十月二十七日始與其元配王繼配萬莖
於將軍山祖塋之右而瓊山公亦已謝世矣其
子五知勤申前請天啓壬戌春始得擬次於都
門甚矣予之負太初也昔樊紹述好奇語與韓
退之游沒而退之銘其墓如所謂不蹈襲前人
必出入仁義富若生畜海涵地負不煩繩削而
具食者千載之下讀之猶可想見其奇予非退
之亦安能銘其墓哉初耶太初三子前室生三策

四歲繼配生五知三策果專附於墓迨歲以後
其弟所懷孫知為邑庠生諸孫蒸然夫吾社之
積文不遇而孫繩繩而發者多矣銘曰
曠其目高其矚驅而旋之藏諸谷已矣太初

詒贈奉直大夫愛雲曾先生暨龔淑人合
墓誌銘

昔有君子曰愛雲先生姓曾氏諱志鵬字國翼
以子官詹公貴贈如其官先生故儒者也遭嘉
靖季莆中倭家產蕩析不遂所業則去而治岐
黃家言其術大售而讀書不輟時與其友林誠
夫張及愚丁德陳洪範輩攷析古今事理纚然
指諸掌上各自得也為人敦厚亮直喜規人得

六月三志銘

五

失解人紛糾決嫌疑明是非侃然當於人心隣
有女譚者奇窮無與為婚或以問先生先生曰
世豈無赤手而起者哉無失也已而婚者之家
課本起且多男夫婦踵門來謝人傳為美談倭
變之作也井里臨墟先生偶值遺篋於途金也
不取守之還諸其人其心分以謝不受問其姓
名不答人皆驚先生先生益自喜我固當癡先
生也

嘉靖壬戌三月

官詹公奇愛之稍能言謀之讀身與為卧起而
夜鷄晨霜顏黎火聲琅琅徹於隣里人又癡先

生老幸有子而幾富貴乎先生益自負督課官
詹公益力里塾之暇寢食嬉遊之頃往往以出
師表立雪問寢諸古微懿事浸灌其耳間及近
世士夫家成敗得失以為鑒又曰宋名臣錄不
可一日離案頭是時官詹公尚少也其期而成
之之厚已如此平生篤於義倫父良敏母唐兄

六月三志銘

五

志鳳既沒每遇諱晨輒大哭哀動閭里至老猶
如初喪家世自泉徙莆始徙者為教授公鍾秀
傳信忠智華維榮以及先生父五世矣德世積
而弗耀至先生益涵涵篤培弗懈故斷然自必
於其子也先生生嘉靖壬午十一月廿一日寅
時卒於萬曆壬寅六月十四日卯時享年八十
有八配龔氏生嘉靖戊子六月十四日子時貧時
以手指佐家生三子卒於嘉靖壬戌三月初十

自子時年三十五副室許生男即宮詹公楚
與許皆贈淑人女之壻曰蘇宗銘黃冊劉
驥長孫某甲子舉人次某次某宮詹公夫人
陳出也曾孫某某某宮詹公將以某月某日某
時葬先生與龔淑人於安樂里竹園山某兆背
癸躡丁蓋宮詹公三夢先生神告而得之吁亦
異矣銘曰

勤蒐輯於更業橘隱之日屢遺金於亂離奔駭

志名

垂

之秋必顯庸於垂老一綫之緒迪幼子於千古
名臣之休異哉先生若迂若誕若券而售匪曰
售之將又流之有聿其脩有責其丘鬱鬱乎黃
雲紫蓋藏者魄而神者遊耶銘以昭之百世來

求

明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諡
文簡翁公神道碑

國朝吾閩以射策冠天下者不乏然無至大僚
者至大僚自青陽翁公始其官至太子少保禮
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其階至資政大夫其薨
於家也越二年

今上褒祭贈卹如禮又下禮部議尊其名曰文

簡其葬也京兆陳公狀其行少傳史公誌其墓

公自六中道卑

夫

所以昭德贊烈徵祥宜寵者既歟既備而嗣子
衆藩君猶以隧道之碑屬某以顯示無窮某不
敢辭公諱正春字兆震侯官之方鶚里人也其
先蓋唐諫議大夫承贊之裔自莆徙王融之進
公再徙侯官公之高王父也進再傳而公祖朝
建朝建之仲曰興賢始以文顯四為學官終浙
江運判是為公父皆贈如公官母太夫人沈以
嘉靖癸丑正月二日生公肇其名曰應春伯

樂而改為合名公生而軒然如鶴不妄笑語
人皆大奇之既舉於鄉再上春官不第則俯
首龍溪學事至則芝生於庭雷奮於閣五
雲興於堂人皆異之不知其為公祥也學使者
楚黃耿公定力獨重公以公應浙聘較士公讀
卷焚香告天期得名士果得名士若而人壬辰
遂捷南宮廷對第一蓋出

神宗皇帝親擢云初授翰林院修撰為文典重
字行不中意甲

三年同考會試出封周藩入掌外制已亥丁
外艱哀毀杖而後起服除起原官遷春坊中允
嘉順天試晉庶子擢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庚戌
知貢舉陞禮部左侍郎充日講官是時

神廟高拱大僚少所進用公以貳攝長且直講
則日戴星治文書暮則篝燈卓講憤沉思隱
其權淫忽貞邪之辨未嘗不娓娓以為講廷
所可効納約之痛者止此一路不敢不盡

在部情為罷杜倖則定曆法廣解額盡謚
果外夷貢期定著學政請朝請
公辦條奏災異章數十上不中格於止
王恭姬之薨也公與中貴人往卜兆既得吉壤
矣中貴人有所附以為地廣費繁公正色曰妃
誕育元良他日國母也肯以天下儉乎奏亟
上報可矣復持送嬪遠近之禮說者謂公有呂
夷簡風代藩無嫡子以其所愛庶子為嫡請

字行不中意甲

立禮部亦以為嫡也如其請立已數年矣庶有
子而長者訟之朝言者持此以齟齬前禮部
陰為庶長地公衷其說曰嫡庶立長宜也然訟
父得立是有兄弟而無父子也請以爵予長子
庶幾以前所立者為將軍則兄弟之倫正而
庶幾以前所立者為將軍則兄弟之倫正而
庶幾以前所立者為將軍則兄弟之倫正而
庶幾以前所立者為將軍則兄弟之倫正而

公之於朝也其行若商然其如是其處
也若坐也其言若對也其無所自朋也於
西掖蓋獨福唐書公之在朝資次無
恙命兼公主試而超方公從哲副之仍以公
知貢舉稍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日講如
故事竣公即疏歸侍太夫人養有勸公從時桔
棹以待枚卜者公笑而不答歸即所居東偏築
園編籬時花蕪藥穿池養魚樹木布疏朝夕嬉
笑太夫人前絕不問長安事矣會
光宗即位詔錄先朝日講官公名居首未一月
遷宗嗣服起公禮部尚書協掌詹事府事實錄
副總裁公依依子舍兩辭不允溫諭敦促太
夫人勉之白蒼人亦欲再受
新皇帝恩命為百歲榮公乃就道入朝數月會
後登建疏論魏璠忠賢并奏商大罪留中稿真

公之於朝也其行若商然其如是其處
也若坐也其言若對也其無所自朋也於
西掖蓋獨福唐書公之在朝資次無
恙命兼公主試而超方公從哲副之仍以公
知貢舉稍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日講如
故事竣公即疏歸侍太夫人養有勸公從時桔
棹以待枚卜者公笑而不答歸即所居東偏築
園編籬時花蕪藥穿池養魚樹木布疏朝夕嬉
笑太夫人前絕不問長安事矣會
光宗即位詔錄先朝日講官公名居首未一月
遷宗嗣服起公禮部尚書協掌詹事府事實錄
副總裁公依依子舍兩辭不允溫諭敦促太
夫人勉之白蒼人亦欲再受
新皇帝恩命為百歲榮公乃就道入朝數月會
後登建疏論魏璠忠賢并奏商大罪留中稿真

應如歛而內無城府一切能達輕薄占風候氣
必建人有可薦必屬不顧時局此公平生之大
發也子登宋正配林夫人出為郡學生未孫
而坊公擇叔氏之子登彥為嗣即泰藩君以合
州全城功著名銘曰在嶺有寧威儀定命有覺
翁公凝然靜正不侮不躬不撓而勁既冠大廷
遂操文柄優游木天講德涵泳正禮持倫惇言
卷之六 中道甲
承聖牛李曹分瀾翻不靖公也不隨在勢無競
角無休授命梟獍執纓其歸以言易病還我
國恩家慶齒老親聚離天柱師表人倫
德業移行卓哉主言淑永無竟銘以述之山
東

南宮公郎即泰藩李公墓誌銘
公同年所稱畏者真常盧公皞如李公皆親
穆肅幹是經濟亦然皆然以卒真常官猶盛
時同皞如乃屢起屢躓凡三為理一倅州再為
郎而終不免噫乎甚矣天果無意於斯人耶予
既惜真常而尤痛悼於皞如皞如李姓春熙名
號泰階郎武之建寧人也為人豪爽廓落善飲
酒諧談風發其精神氣魄足以籠蓋人發摘奸
伏如神而尤長於應變筮仕為姑熟李也巨璫
劉朝用擊祿以礪稅至而劉最鵠張乘襄陽南
郡部急吏遠問之後挾郡司馬以下素服庭參
歸如直以錦繡往土堂與之分坐劉離何之皞
如曰錦繡吉服也入朝且服公能加於
公乎且素服於公不利劉無以難也既來報
公復盛蓋訪皞如時親事所皞如引劉拜殿上

白龍能飛會郡縣年陵為若臂不宜震驚
龍首能飛會郡縣年陵為若臂不宜震驚
龍首能飛會郡縣年陵為若臂不宜震驚
龍首能飛會郡縣年陵為若臂不宜震驚
龍首能飛會郡縣年陵為若臂不宜震驚
龍首能飛會郡縣年陵為若臂不宜震驚
龍首能飛會郡縣年陵為若臂不宜震驚
龍首能飛會郡縣年陵為若臂不宜震驚
龍首能飛會郡縣年陵為若臂不宜震驚
龍首能飛會郡縣年陵為若臂不宜震驚

車焚之而燕關之難解當是時曠稅毒天下人
車焚之而燕關之難解當是時曠稅毒天下人
車焚之而燕關之難解當是時曠稅毒天下人
車焚之而燕關之難解當是時曠稅毒天下人
車焚之而燕關之難解當是時曠稅毒天下人
車焚之而燕關之難解當是時曠稅毒天下人
車焚之而燕關之難解當是時曠稅毒天下人
車焚之而燕關之難解當是時曠稅毒天下人
車焚之而燕關之難解當是時曠稅毒天下人
車焚之而燕關之難解當是時曠稅毒天下人

開數道決之一月而洶復為膏壤近徐二十里
開數道決之一月而洶復為膏壤近徐二十里
開數道決之一月而洶復為膏壤近徐二十里
開數道決之一月而洶復為膏壤近徐二十里
開數道決之一月而洶復為膏壤近徐二十里
開數道決之一月而洶復為膏壤近徐二十里
開數道決之一月而洶復為膏壤近徐二十里
開數道決之一月而洶復為膏壤近徐二十里
開數道決之一月而洶復為膏壤近徐二十里
開數道決之一月而洶復為膏壤近徐二十里

堤決視河使者募築者日三千人皞如曰濫其
堤決視河使者募築者日三千人皞如曰濫其
堤決視河使者募築者日三千人皞如曰濫其
堤決視河使者募築者日三千人皞如曰濫其
堤決視河使者募築者日三千人皞如曰濫其
堤決視河使者募築者日三千人皞如曰濫其
堤決視河使者募築者日三千人皞如曰濫其
堤決視河使者募築者日三千人皞如曰濫其
堤決視河使者募築者日三千人皞如曰濫其
堤決視河使者募築者日三千人皞如曰濫其

而歸如怡然歸矣歸五年而卒歸如生嘉靖癸
 亥正月乙未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得年五十
 有八幼時穎異其父避蒙於酒家壁立有報以
 與人自吾子能來我白之公之業無所事此謂
 余天福人而續我飲以相吾子學及歸如貴贈
 於某府推官歸之某府某縣尉計偕絕意仕
 進遂致廢書素履為公壁國學助教錄
 則其始歸也其終其始其終不違其歸如生矣

才而進又若此其將發於其後耶歸如四子
 歸如厚生於天次紹綸紹祖又次嗣玄南
 學其母張也歸如事母余太孺人極孝不
 其產孫男三公恕公憲公懋玄以其年某月
 日葬其父於泰寧縣官丘里索子銘予與歸如
 真常皆受知黃安耿公又同歸如兩榜頗知其
 為人銘或不誣 銘曰嗚呼驥乎束其足鞭梓
 合抱斲以為拳天胡為生人胡為辱已矣李公
 一丘冥冥脫其桎千世而下留芳躅

清德不乏而詞氣溫文令儀令色計無如先生者及考先生當官行事其於死生利害之際毅然不撓必行其志而後已其守襄陽也遼獄方熾同官希貴人指爭為煅煉先生獨默然若有所避貴人憾之甚督漚學攝臬篆也沐鎮虐其民械死無算先生呼五百破其械而釋之不報八十餘各填撫鄒憤淚多亂欲一荑難使震應死諸臣百於沈生察其寃詳奏不聽三司覆免

文徵兄弟尤其著者平生著作鏗然有金石聲
家無一塵悉推其父南安丞所遺與其嫡兄弟
獨與諸宜令奉母丘太夫人懼業其弟瀟舉於
鄉瀟令建昌先生以清卿朝夕子舍十餘年丘
始棄養老猶哀毀蓋孝友其天性也潘宜人儉
勤慈肅其母即年幾耄未嘗惰而侍姑以老子祖
或即遷世教與倫諸生祖性祖德太學生祖道
京衡鍾璽孫其金本為諸生魯孫已二十九

繩繩也先生年至八十有三適室人年亦七十有八壽考矣子孫又多而文母亦天所留餘以償先生者歟鼻祖泰自福清南陽徙新寧之江田世有顯人曾大父則安公以孝廉教武學封戶部主事大父時憲進士湖廣僉事抗璫而死父銳丞南安以先生貴贈戶部郎先生諱洙字伯訓一水其別號也母丘將免身郡丞公若見有朱衣象笏拜於庭者已而先生生族中同時

崇相集

墓誌

顯者六七公車蓋赫奕然而先生最貧蓋歿十五年弗克塋也崇禎己巳八月五日祖仁等乃奉先生與潘宜人塋於候官三十五都靈峰之原群來乞銘嗚呼予猶及見先進遺風幸矣今其何如銘曰有韓先生衆羶而獨割衆馳而獨止歸來乎無家瞬而存之心如水出入於死公多孫子孫子起起公善造士嗚呼生則道山之草廬沒而安於靈峰之趾已乎先生哲者未視

寧太備兵使者廉訪林公墓誌銘

樗朋林公之卒寧太官郎也其子國炳奉以歸蓋十四年於此矣將以崇禎辛未某月日塋於斗坑之陽國炳跣以請銘甚篤以予知公非他人比也予嘗知公於長安中矣萬曆庚戌辛亥間朝廷無事士大夫各樹黨相攻擊

神廟方務玄默不問當事欲以計典決之有所過當公時為儀曹輒言不可已甚已甚必復當

崇相集

墓誌

事大咈之而予深以為是未幾瀾翻波覆中立君子亦為之累又未幾更起更仆勢得者招搖建鼓勢失者至借逆璫為鋒大有所誅鋤而善類盡矣乃知公當日識正而慮遠也然公亦以是不得內留出為浙江叅政分轄金衢嚴三年以卓異晉廉訪備兵寧太則公所謂計典不可已甚者之家在焉是時勢方起能以言語輕重入諸附鹿者率取美官公復踽踽不少徇其終

始持正如此此予所以為公難也公為人廉辨
潔白侃侃自將而能以溫克為政以節儉維風
為本筮仕理梧州薦拔屬吏有自佐貳起為令
者謝必峻却見驛遞倉巡俸至薄多染瘴死妻
孥衰服羈候不得歸條上直指發遣之仍請銓
部省併冗缺勿除免其顛連又請改府廨民屬
於邑寄軍所事權於屬邑招集客戶耕種入籍
七年子弟得與試入庠以實荒墟並著為令而

崇相集 誌銘

主

又精於摘伏陳翠湖之徒扮為估客官吏或艤
舟越人于貨累年矣沉寃無算公計獲之江郵
始清最奇者同邑林尚炅姬亡刻玉為像携以
出至蒼梧為舟人陳亞三所害沉其屍於南亭
峽內公一夕冥坐若有婦人訴寃者旦詰邏卒
掩捕果得亞三搜其賍得玉像公訝曰此非吾
邑林君物耶其屍安在窮其黨得之歸屍於閩
在浙又擒東陽大盜施元池出沒閩浙轉徙無

常公偵其巢穴勦之患始息又見科第京報至
群棍橫索至數百金不恤加困辱焉無不揭貸
以應公曰初第而困之若此他日何以清白請
直指具疏官定賞格強索者罪下禮部議行曰
此正官邪之本也寧太風俗囂競以勢利相傾
奪公至而嚴約束輯豪暴革偽生旌旌德匠人
子鮑志邦之割肝愈母者以示風勸徐宦二子
爭產有司不能決公以一示曉譬報然自釋蔡

崇相集 誌銘

主

氏之婦自剄外家戕其翁姑不可解公檄宣城
峻諭之立解凡公所為治皆奉入倫持大體不
苛細久而入信服之多此類也公少穎異十歲
與葉文忠公俱為邑侯許公所奇許夫人啗公
以果餌袖而不食問之曰欲以奉母許侯聞之
遣吏重齎養其家其至性如此平生喜讀書雖
官邸不輟尤精於字學搜奇扶隱考訂音義窮
極絲毫常有數疑字以問弱侯太史弱侯亦不

能復也所著有訂訛音韻字學書考定正四書
經韻決疑等書以訓正學者又輯證聖錄下及
流丐倡隸之有至性者以喚醒世人其用心精
切如此公諱茂槐字稚虛樗朋其別號也先世
有孟童者監廬州郡居福清東隅有清者登成
化壬辰進士令開化尸祝其地有諸生聞御者
於公為曾祖祖容父俊民以文行名一時並贈
如公官母吳叅知東湖公女也與祖母並贈淑

崇相集

誌銘

主

人前淑人許子國煥娶李知縣允任女早卒後
封淑人鄭子國炳國炫國煒並諸生炫為秉文
忠孫壻公生嘉靖癸亥卒萬曆戊午六月念七
日得年五十有六予嘗謂公與吾邑陳元凱長
樂陳蓮湖並勵操敦素可為後輩儀刑今皆不
可作矣噫銘曰巧宦逢時公乎何為黨角瀾翻
公言始知公職其職爰得我直治本人情言成
閭域不究其有公平誰咎

考正經書以詔來後
金石可消不沒公壽

起信張公暨陳孺人合塋誌銘

孝廉張能因六歲失父齟而失其母二十而
舉於鄉以其師陳學凡之命見予於都門有卓
然自立之意予甚異之而不知其少之出於孤
苦也至是能因將奉其父起信公與其母陳孺
人合塋文山之陽手其狀以請銘辭甚堅楚其
言曰吾父之歿也吾幼不能知聞之吾母父蓋
儒者也能事大父大母篤愛於仲大父為撫院

崇相集

銘

主

主文父當家時出吾母簪珥以佐暇即讀書往
往至夜分不休不幸二十六夭矣蓄志無施臨
歿指我謂母曰必教是兒使我不死毋哭而受
其誡每教我必款款兩泣乃以父所讀經書史
鑑諸大家文字教之及古來忠孝節義諸軼事
提而策之我所以稍稍有聞不敢即於流俗者
吾母教也母亦手集古今賢媛事間有題詠以
明已志有不亞和熊母能為斷鼻身之句其他

隨事感發亦多如聞雷云空中霹靂聞天語夫
在山頭知不知幼子未能傳古事王哀抱塚亦
人兒至今讀之一字一血母二十四而寡三十
而病三十三而歿病亟立我床前語曰爾能讀
書吾可歸報爾父矣獨大母淒涼爾記古人陳
情語耶且爾叔叔母猶之父母也母傷先志乃
為孝子言訖而歿痛哉蓼莪民鮮民矣先生何
以不歿吾父母乎吾聞其言而悲之嗟夫栢舟

崇相集 銘

七

矢死教子無聞畫荻能教矣猶及享子之榮孰
謂孺人節如是教如是而年止是耶此能因之
所以抱痛於風木也然有能因而孺人與起信
公不死矣起信公諱某字某生萬曆戊寅以某
年月日卒陳孺人諱某生萬曆庚辰以某年月
日卒蓋父而始克塋云 銘曰謂天有知胡傷
善而天良謂天無知胡艱貞孤苦挺雪幹而飛
香然則天果有知乎自古忠貞節烈有不形俱
盡者不隸於年之短長於乎哉銘其不亡

劔南蔡公配林孺人合塋誌銘

易之為道至微矣自漢田何焦贛費直三家稍
著而費獨不立文字惟以彖象文言解經故其
傳獨遠鄭康成為之註王輔嗣又約其旨後世
宗之至宋一切推之於理務使明白世用為帖
括其於潔淨精微不可使知之理然耶否耶噫
非精心冥會浸淫歲月不以得失為心者安能
超然獨得於象畫之表哉吾鄉子威蔡君以易

崇相集 誌銘

十

起家取高第嘗言其學傳於其父劔南先生先
生嗜古篤學研易五十餘年屢試屢蹶竟不能
青其衿以卒豈筭瑟難合耶抑潔淨精微可知
不可知之理未易以曉人耶不然道之顯晦有
時非人所能強也予不習易顧獨竊嘆先生持
其終世不售之學以教其子不畏再悞而卒食
其報雖其子之賢而先生之識度卓不可及矣
先生諱一淮字與治劔南其別號也世為藤山

望族祖德元以明經教授判府父庶儒不遂先生繼起而攻苦目不窺園肆其力於文一以先民為宗不屑屑釘鉅以故不售而守之不變家且益落一無顧慮顧獨奇子威傳以易學謂其配林孺人曰天將以是償我矣人多竊笑愚公自悞亦已矣乃至及其子先生聞之教益力孺人亦贊其勤篤篤篝燈佐讀常至夜分不以先生落魄為懣夫妻子母之間自相磨礪若確有所

崇相集 誌銘

八十一

待者及子威為弟子員先生孺人稍慰矣未幾相次卒於萬曆丁巳之五月先生年六十有二孺人年五十八男瑞卿彥卿秋卿即子威也蓋先生孺人沒十六年而子威以進士歸始克奉二柩合塋於某山之陽其日崇禎辛未嘉平月某日也子威來請銘董子曰先生篤古不以俗移竟伸於其子得易之貞矣愚公愚公竟何如

銘曰衆竿而獨鼓衆譴而獨苦淒兮慄兮爰以待乎其人挈白日而照下土古哉古哉爰獲我所

崇相集 誌銘

八十二

諸生薛景初誌銘

吾友薛君和有仲子曰高字景初生十九年而夭於今九年矣君和言及未嘗不嗚咽流涕也曰是子才且有至性六歲患痘幾死七歲吾父中丞公病亟是子朗誦孟子全文於床前王父為一解頤性靜篤溫溫有讓與兄憲章交相愛也然質弱甚侍立尊長久輒疲亦不敢輒引退十七補弟子員學益力於麟經鑑綱稗史無不

崇相集

八三

研究每發一議宿學皆屈時高已結婚督學王公文提女將娶矣會其母詹孺人沒親友有以俗禮權娶為言者高泣柰何禽獸我及服闋而王母趙夫人又逝矣竟未及婚而沒甚矣高之守禮而能孝也當其病之篤也王氏婦力求侍疾其家以未婚不便高將易簀忽有異鳥投幄婦驚呼薛即其逝乎鳥乃告我力求往訣兄以父在晉都須請命姑以緩之耳即高計一不與

聞婦則偵知益悲憤不意支提之函問又至也不得已與孀姐相依歲歲請立孤為歸計甚力今歲乃迎之歸而以長兄次子儻為之嗣入門謁廟謁所尊曲折如禮已乃受其嗣子謁忍淚而携之入居一日求謁高柩於殯所呼天而絕者三欲遂死之儻號泣子母相抱持大哭哀慟路人見者無不雨泣甚矣婦之貞而能慈也又有可異者高卒前七日夢入栢園廟其像女也

崇相集

八四

旦有以女使來者問之則栢園廟前人高其姓為以妖夢晉之更其名曰如珪令與乳姬同侍僅七日而高亡如珪慟欲絕聞王欲來誓終身事之力請迎歸既不獲命則續且悲三年竟嘔血死夫如珪於高非有平時撫字之恩枕席綢繆之愛也且其人微何以烈烈若是豈感婦貞而然耶抑守禮能孝之人天聚其類以相報耶吾是以重念高也予聞其言而悲之已而君和

為高卜塋於永南里之上座山虛其右壙為貞婦百歲藏且塋如珪於側令得自近來請予銘董生曰自古才而夭者多矣然未聞有婦如此者况婢女乎高能孝王能貞如珪能烈皆可不朽矣

銘曰嗚呼景初天生汝何為以汝祖之勤國汝父之克家汝之純明孝悌未旦而折其軸不使汝有一日之馳汝其可悲也天奪汝何為汝有

崇相集

八五

致遠之才汝無一行之虧未婚而夭其年徒使汝婦天貞而如珪從焉聚貞義於九原過者起敬而歎歎汝雖夭也實扶宇宙之綱維汝又何悲語曰蘭摧桂折其香不滅豈不然乎上座之山永南之里汝祖峙其北汝與汝兄環宅其趾魂冥冥手往來禽鳥嚶伊而咸喜汝其寧矣吾撮其實用示無止

玉華陳公墓誌銘

仲謀陳君之父曰玉華公沒十七年矣今始克葬仲謀手為狀博願請銘曰吾父負奇辭至死安得暢其實而久存之俾勿忘宜在先生予請其狀而悲之玉華公者奇激自喜不可一世人也諱應壽字脩齡其先世從自金華曾祖瑄永平教授弱冠與其兄弟三先後舉於鄉祖元祐以貢為臨川諭又舉於江西連世顯名獨其父

崇相集

又八五

位以目疾廢學一生為氣不肯見親戚貴人公少奇警與能始曹公士章游君齊名欲奮起先緒益感憤力學讀古書輒能處其得失尤喜瑯琊歷下之詩若文呼唱群從字比句擬不肯不休然以是施之制舉義或不相中故累試不售諸與公遊者先後颺發公至三十餘猶不能青其衿咄咄自笑吾豈必與駟獵較童子伎遂謝絕舉業一意哦咏書畫圖史連屋自娛是時仲

謀已數歲秀穎出人則買置數椽於北極亭携
之讀書左置鍵鑰右擊石火煮餘茶佐讀或與
齊聲朗誦樂毅報燕書孔明出師表重耳乞土
員尚彎弓季子下機耳餘田實翻覆及李于鱗
毋恭人乞言之狀無不相對款款感慨淋漓不
能自止幾一仲謀旦夕售所望一瀉牢落之氣
焉已矣一日偶與匪人遊為飛語所中破其家
東西遊走匿董與山中者兩年所有北極亭子
崇相集

六

且以償責矣豪氣阻鬱歸督仲謀益急見仲謀
為縣官所賞而大比試又幾得之自期數年間
可以大就而仲謀又不見收又遭父喪哭殤子
遂病肺歲餘益劇自知不起先數月處分家事
時不飲食轉面向壁忽霜夜驟起如廁遂沒
蓋萬曆丙辰十二月四日也公初欲以古文詞
自振不能得之有司則以望其子又遭大難忿
怨無聊不平見世界都無足為者則跳而之禪

與周章甫莊聞備為東林遊深契馬祖大梅之
旨自號真如居士命其影像曰即心園其沒也
章甫為詩五章哭之極其惋惜仲謀屢夢公執
燈藥推仲謀於座曰汝道即心即佛是一是二
仲謀以所見對笑曰汝道一即二也一日又夢
公重服執杖答仲謀而數之仲謀問別來光景
何似微點首曰吾輩俱不免嗔心障道然開同
人直指之宗功行不小徒倚而別且曰異時靈

崇相集

七

谷窓相見也噫異哉公死後傳心仲謀於夢得
果其事至奇世豈真有不死魄耶公娶雲程林
孺人柔順艱貞生燕翼劬翼仲謀即燕翼也甲
子孝廉吾友周章甫稱其奇儒崇禎壬申臘月
十八仲謀葬公於南陽官坑首巽趾乾穿穴得
異石十餘並六棱玉瑩若天以是穴待公者公
可釋嗔於地下矣銘曰

輪囷離奇之木摧折而為萬乘器或斷溝中祇

繫其逢吾安詰其所從悲夫公之不得志於世而得於空也有厚其終有石隆以系公蹤式示無窮

崇相集

八八

夢石陳公暨配林孺人合葬誌銘

崇禎壬申董生手木焚其筆學玄陳君欲葬其父若母迫欲得銘謂其友黃樂脩曰子為我請樂脩曰先生喜剛而薄柔而翁性情似之若以狀請其可乃與偕來董生讀狀竟詫曰世有硯如石者耶此孔子所謂賢於今之從政者也遂誌而銘之誌曰陳公諱銑字若鳴世為福清著姓其曾大父海谷公以仲子東滌公伯諒封御

崇相集

八九

史東滌之弟南山公生永福諸生石潭石潭有文名早夭公父也公為季子纔九齡伯仲已蕩破其產比有室家難大作則跳而之姑蘇歸則挈家如外氏困極矣所治舉子業又落不售時念石潭公不置因號為夢石云是時學玄兄弟稍長竭貲以延名士教習甚力不以家之有無為解及學玄舉於鄉公夫婦布衣蔬食如故終不名人一錢也常志於僻去利懷仁義除

貪免嗔痴其趣操如此性剛直疾惡遇所不可
輒發憤大罵每讀古今節烈慷慨事輒哽塞嗚
咽不能已見有依阿作婦女態者唾之其遇子
弟亦如是勤業者撫摩獎勵浮薄者疾之如仇
終年不交一語後乃以恩柔之平生言行信果
確然不能與世推移常笑曰吾乃硯石至老不
變當為硯石人亦以公所自呼為當公雖硯石
不能容人然其用意每依忠厚嘗讀蘓東坡劉

崇相集

九

說至剛則必仁撫掌自喜以為名言嗚呼公可
謂仁矣此吾所以為公銘也公配林孺人海口
林廷語女家世華撫既歸公辛苦操作姑疾禱
柘漿以進人稱其孝孺人與公同生嘉靖之丙
辰崇禎己巳三月三日丑時卒公以壬申六月
十九日戌時卒合葬於遵義里南山之麓坐巳
向亥子男三長世澤諸生次世濬即孝廉學玄
也又次世浩孫男六具狀中銘曰

有硯者石與劉為類傲德訂頑惟義之畏外則
巖其中孔粹我銘其藏德音不墜

崇相集

九

王允黃公暨配鄭孺人合塋誌銘

王允黃公名有成字百魯永陽人也自其大父太學公浚出嗣龍興續公徙居會城遂爲會城人。性至孝七歲喪其母林孺人哭甚哀長則塑像以祀每食必薦其父諸生志遠歸隱龍興歲必迎入城居朝夕服勤色愉而禮肅事其父之庶如母友其庶弟六人產必讓性嗜學多蓄書尤勤點次至嘔血不休凡經史百家靡不手錄

崇相集 誌銘

。八七

而誦之無一畫苟前後督學使者並擢以冠多士其失既廩也蓋有平生不相能者強以其徒附籍永陽屬公爲保不得已而聽之遂爲所累人皆爲公不平公曰命也彼乎何尤旋而復餽人始服公之量平生喜急人困有冤不白者白之不自爲德永陽陳山戊子有隄符之寇官兵靖之濫及無辜公力爲昭雪得免者甚衆其厚德不伐如此惜也不永於年食餼二十二年

所成而卒也公配鄭孺人幼失恃其父教以戴記能通曉歸黃初入門王姑授以金畫孝敬字爲笄終身被服不去首事二代尊老庶姑並得其懽隣有孀母節甚堅事之如其姑王允既逝教督其子甚力因謂其子曰汝輩讀書翻閱坊刻耳不似前輩後六經性理通鑑諸子中來因指其女刺繡吾前時女紅如彼今乃如此亦猶是也其明識如此所謂女士非耶孺人與公並

崇相集 誌銘

。八八

生嘉靖壬子公卒某年月日年四十八孺人卒某年月日年八十子男四伯儒即丁卯孝廉而需也仲備叔伺並邑廩生李倬早卒男孫五甲爲邑增廣生有曾孫阜崇禎癸酉六月某日公與孺人合塋於侯官德勝鄉永安里西山之陽陳侯光曰吾與而需結社二十年見其持身若處子焉不變蓋其父母之教也董生曰然則黃氏之福蓋未艾銘曰

有璋者黃龜年以昌披奸伐檜于燎方揚定魁
大廷尸祝一方惟槐惟雍孝友貞良澄銳勤瑤
繩武有光麟峰龍興奕奕相望發聞三山自今
始彰脩修玉凡南劍同芳釐爾女士克開厥祥
何以賁之我銘其藏何以慰之蒼蒼永陽

崇相集 誌銘

〇八九

肖山吳公暨配黃孺人合塋誌銘

予與吳伯孚遊三十餘年矣能言其家世遠者
不論其祖潛軒公連世孤弱爲宗人所斲齟齬
忍而不報然有丈夫子四宜山其長者也以貢
爲惠州教授次即愛軒當嘉靖倭患狼籍之後
井里蕭條生計促狹獨能跳身之燕賈遊有端
緒即挈其諸弟諸子以往能公其利賈大得獨
番宜山長子肖山治門戶事凡田賦里役卜築

崇相集 誌銘

〇九十

禮際及延師教子弟諸事悉以委之肖山爲人
外侗而內明朴直無欺而事有終始故能使諸
叔無內顧憂一意於賈不十年而賁雄於邑中
矣予嘗嘆其家治生有法驅使子弟各當其才
至萬曆庚寅辛卯間其家諸少爲肖山延師而
教者並皆成才鋒出後起者不絕蓋至今日潛
軒之孫曾若玄來且千指其爲諸生魁壘者不
下二十餘人噫盛矣哉此向者爲宗人訖齒不

報之效歟蓋予聞於伯孚兄弟遺其家世者如此今予老且病吳氏諸君多物故肖山逝且八九年矣伯孚復狀其行與其配黃孺人之內德未請銘曰將以今歲嘉平月塋於其父冢山先生永福里楊梅林之兆子知其子養貞忍不為銘予曰諾肖山名震字子隣於潛軒為冢孫宜山為冢子其行事具於前與其配黃孺人並生嘉靖甲辰肖山以天啓丙寅十月七日卒享年

崇相集 誌銘

〇九十一

八十有三黃孺人以萬曆丁未七月三日卒享年六十有四孺人婉淑和會與公合德同邑方興文學黃仁器女也男三穀碩娶陳氏副馮氏生承蕃臨机承芥而臨机為邑諸生穀碩娶黃氏陳氏無所出而机嗣之穀願即養貞也為邑諸生娶陳公維中女吳縣知縣陳志廣之姊生承芳承睿而承睿為郡諸生曾孫男七毓祥毓璋毓玖毓毓環毓璵子孫詵詵福亦云脩

銘曰巧者營拙者成不見大於隣朴訥渾侗混合元氣而勿撓坦坦率率物歸其誠安往而不得吾平噫斯亦可矣胡為乎糾糾轉轉舞機智以斧其生考實要歸世不明吁嗟夫于隣偃然先宅安且寧

崇相集 誌銘

〇九十二

先慈馬太孺人墓誌

萬曆丙申十月廿一日不肖孤應舉應讚奉母
馬太孺人塋於連之安慶里安定山新兆也於
禮宜有銘舉不肖無以求諸當世之顯者懼遇
先德重不孝罪且墓與父相遠也不詳所繇何
以示夫後之為子孫者遂涕泣而誌之於乎吾
母生十七年而歸吾父至貧也冬不能具衾絮
晨無突烟徒為人傭織治繅雖在乳不得一食
宗相集誌

而王母又老矣伯氏又讀書父日負粟連江山
中喘汗踵決幾不能自存乃從人假貸為生父
之稍饒則父又以所有者推之昆弟矣已又域
其叔獨室其宗姪德賢族之貧者粟而聘者資
迺已又祠於族譜於祠塗於田梁於塘堡於鄉
構於堂廡於途及焚券已責不下數十百金又
錫爵吾欲云云母則哂曰公莫忘與伯氏勞茲
時耶蓋其與伯氏同作苦饒拾一彭嶼而

謝公之為父也其所知者與眾者常獨
有也其若亦何哉分炎族隣鄉者慈窮丐之
聞食穀食當飲輒飲而適得其出而推
遺亦為忘傭織治繅時乎蓋母從父困苦為
生夜晝分功以有一廛之聚而相勸為義如此
而尤仁於婢妾善護人短至枕席責義則烈然
有丈夫風父壯年嘗從鄉人飲酒不相得詈而
歸母微知之笑謂公自愛卧矣夜半酒醒力為
宗相集誌

父言公長者某甲於公專行奈何從座上語侵
之彼未嘗觸公一語也蓋未明而父已攝衣冠
謝諸所常飲者矣父亦因是節於酒宗有醜而
詈者門焉父從枕上聞之誰侮乃公者母談亂
其聲而以他父老譙讓其子對也且結且慰伺
於寢熟則潛出諭詈者曰汝嘗而人不應猶置
衆事者及去婦誠數有酒過伯氏常帶之母數
其德傳衣德傳衣德傳衣德傳衣德傳衣德傳衣

陽陽長意欲新教無素者幸竟遇此當自致
其善矣其後高舉登第獨吾也每歲讀書不
懈每歲歲家不內外間多此類每嘗為孤
苦事而父四十餘年惟恐有過端聞於人若慎
念我久謂讚汝其勤家以逸汝兄於學謂舉必
無廢先志不肖舉讀書三山十餘年無所成母
輒齋裝珍脆累累乎相屬也曰兒慎無謂母煩
吾豈無賢長者適汝我以是具杯酒歡閒質疑
義不亦便乎及辛卯之役報至母喜且泣曰孰
使汝從膝下受書不憚十年館穀業他子弟於
塾以異汝今不及見之耶父沒孰使汝袖書帖
嘿如在父時一不以家為意者非弟也耶勉之
惟孝友于兄弟勉圖厥成蓋母雖絕憐愛不肖
舉不廢義方而不虞其子之為高爵也於乎敢
忘吾母艱劬之自裁母出樂邑嶺南名士馬公
壽順南永樂時稱曰縣有錄有其宋也母母陳

氏以嘉靖壬午六月廿五日時生母母生十餘
歲而孤十七歸吾父二十六始有飽食得女兒
之喜又四年果溢於康得女兒姐又數年猶
男子多不育為父納姬王氏時方三十六也其
年應舉生又二年應讚生而倭難作竄山谷間
又避之三山其後避倭連江歸女於劉明珍又
數年歸女於君竹任廷柱年五十七為舉娶嶺
南名士陳公誦女冬為讚娶本鄉林迪卿女母
有婦矣猶晨夜持籌身自鹽米凌雜而不厭老
也又二年得長孫鳴珂為歲辛巳父卒而鳴璋
生珂璋皆讚出年七十見舉舉於鄉七十三而
卒卒後一年而讚生媳女孫四一許聘游叅政
伯子東州之子文浚一許聘郭應元子克卿一
許聘劉明璉子玉成其許三山高誼子獻可者
舉出也卒之年為萬曆甲午七月廿五日亥時
蓋從舉徙家於三山云於乎吾母之徙於三山

也蓋警於饑則出所藏疏糲分諸同舍婦及諸
戚獲以去若訣然而丐者聞之往往哭諸途也
太奶出去吾無所得食矣及沒則又泣曰吾竟
無所得食矣是嘗輟其口以哺我者也至有伏
地長號者於乎此孰徽之哉宗老又為孤言先
王父弘菴公擇婦之明往太孺人之兄弘菴公
壻也弘菴公往來壻家從樓上望見太孺人方
韶謂八姑此誰氏女為我求之以配仲仲即吾
父所謂龍泉公世道者也姑曰諾未幾弘菴公
病欲見馬氏以瞋太孺人遂歸未一日而公卒
矣哭之如成婦蓋不就寢者七日夜云於乎我
子孫可不念我母故有壽藏秦川山平園為前
後坎歲辛巳孤葬父於後坎矣前坎微狹與母
柩不相受故別營安定山以葬蓋去秦川山十
五里而遙定安墳三墳坐甲向庚中葬太孺人
旁以待子婦之供養太孺人地下者秦川前坎

則以為庶母王氏百歲之歲蓋吾母生不難以
姬事父也且姬無所出附於父庶幾後世不為
莽我於乎分葬非古也而朱子猶為之子自為
銘若表非古也而永叔之鄭國子瞻之同安其
文至今在獨愧孤無朱子之賢與歐蘇之文且
顯也則何以自致於吾母者我於乎孤舉之不
肖成矣十餘年三山讀書歲定省不能三月幸
而計偕又輒病以為母憂生不能養又貽之憂
猶蓼莪志也銘以待夫後之君子

誌堂兄肖浦墓

嗚乎此吾兄肖浦移葬處也兄於先贈公為猶子服勞承志不異家督弟是以得逸於學不幸贈公沒而兄繼之托我以姪玉而不能教也兄塋孟溪山姪玉未有兒息或疑其藏予蓋心疚焉乃今得奉遷於祿庄之陽嗚乎兄心直而平行果而剛直枉扶仆斤惡挫強抗義張族施及於鄉宜大厥後百世其昌或者此地為之祥

宗相集 誌銘

〇七

耶兄名應策字崇禮伯考珠浦中子也母宋兄誠弟謨子即鳴玉吾族舉秀才自伯考始兄早歲苦學久乃入闕庠升翼子弟繼起而大其門其功有可思者第某幸有尺寸不敢忘德萬曆乙卯年臘月十二日以南京大理寺丞視兄葬事聊誌其概如此

誌元德姪墓

嗚乎元德汝竟以酒死耶汝少吾九歲吾舉於

鄉汝始入庠嘗與試冠其偶然嗜酒不善學不

能得第時有酒過吾輒責之不能改吾成進士

歸汝年三十餘矣召數汝過汝立受責無愠今

之子弟有勇焉如汝者乎予子吾歸自銓部見

汝面赤髮焦知其傷於酒也汝亦自赧不時見

未幾汝卒嗚乎汝平生無機事機心無隱口徒

以一酒之過不能自克故醉則人求多不醉人

亦暱就生則訾譽半死則人思吾於汝更悲也

宗相集 誌銘

〇八

汝父老矣權厝汝於太林山陽吾欲卜地葬汝

志汝銘汝有待也姑記汝厝之時日以貽汝子

館

誌鳴夏姪墓

君童姪鳴夏名也生長溫飽故無營惟酒是事

竟以是得疾卒於萬曆壬子七月十二日未及

捐壽妻亦後君三年亦卒君性相見人欣欣焉

率世無訛聲無愠色無奇得亦無絲毫子弟過

足不出閭醉則頽然卧而已與兄无德皆沒於
酒父謨母林老送壯子入穴可悲也一子緒能
孝於祖殊為君慰君塋於鶴頂大林山之陽趾
丙七世祖彥慈公墳左三十步其日萬曆乙卯
十二月初四日叔大理寺丞某誌其墓銘曰得
全于酒天其年無怨無惡不尚有天

宗利集 卷之九

〇九

貞孝孫氏妹誌銘

嗚呼此吾貞孝孫氏妹從叔思泉公女也通連
江諸生孫君逢機逢機篤學敦行君子妹事之
甚謹翁守德病目多忌諱善怒妹言不及目食
雖蔬必時以潔翁怒不作逢機無祿甥輝纔七
歲耳妹督之甚嚴一出嬉戲輒跪不與飲食夜
績則坐輝於側令諷所業與一老嫗相將不丙
夜不休一夕有若勞苦妹者其聲則所厚如周

宗利集 卷之九

〇十

也與嫗出謝之無矣嫗疑以為鬼物大恐妹曰
無恐此必祖宗憐我故假是聲以勸耳治葛如
故妹之治葛甚細如穀人貴重之目為節婦
葛故多售而厚得直以此具翁甘旨為子聘婦
築墓塋姑塋夫無闕然竟以是勞瘁積久消鑠
骨立不能飲食輝婦乳之經年竟不起臨終語
輝吾少見天上有異物焉意其為祥不意汝父
賢而夭也幸汝讀書康於學汝父生平孝謹汝

Z121.7
20d(102)



ZW 21181888825147

伯祖極愛之伯祖無子宗老議分其田資汝父
汝父固不受也伯祖有三姑月必往歸即閉
戶讀書嘗中夜寤起攬衣而泣吾問何為泣曰
夢試不前耳吾慰之曰試亦有分乃至夢泣汝
父曰讀書人何可言分其志如此族叔某之
有難也汝父傾身為之奔走烈日長途中饑渴
困倦竟不忍費其錢一文汝父為人如此而不
獲其年或者其有待於汝耶不然吾少所見何

空同子志名

五

祥言未既而卒翁守德哭之慟且拜曰新婦虧
汝苦汝吾再生當報汝也家之人亦皆哭且嘆
孰謂嫠婦男子不如卒年僅四十某年某月某
日卒辰也初塋利坑再卜朱翁響石下

以天啓某年某月某日同孫君逆機改塋銘
曰嗚呼妹貞而艱勳而淑孝於其翁有婦來後
朱翁之廬孝子所止德夫履之安且煥

